#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六六冊目次


古廉李先生詩集十一卷 （明）李時勉撰 明景泰七年姚堂刻本 〇〇一
白沙子八卷 （明）陳獻章撰 明嘉靖十二年卞崍刻本 一〇一
類博稿十卷 （明）岳正撰 明嘉靖十八年吳逵刻本 四二八
竹巖集十八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明）柯潛撰 附錄一卷 清乾隆刻本 五四二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十一卷

（明）李時勉撰

明景泰七年姚堂刻本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時勉撰。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終以不附王振為所搆陷，前後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勉尤為人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為文，則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行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騖心盛氣以大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為人，脫稾多為人持去，故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人戴琥所編，其孫長樂知縣容所刊，併以墓誌傳贊之類附錄於末焉。

古廉先生詩集序

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古廉李先生既卒之三年其門人南京國子祭酒吳公與儉裒其平日所著賦頌古選及五七言律絶句總計若干首分為十一卷藁既具緘封質於奉

勅巡撫江右都憲東吳韓公永熙公重與儉篤於師友之義屬予校正序其首郡守四明姚公堂過予所獲覩焉欲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古廉予先達也素仰其節行之高問學之富詩文之工為天下之所崇重非一日序之作雖欲無言

可乎竊惟

國朝統一萬方氣運混合巨儒碩彥接踵挺生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治化之盛在洪武初有若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繼入翰林為文大冊震耀海內自是迄今司製作之柄者率以為去之

文雄詞輿論鋪張神化斧藻休光有補太平無前之治至若擅名胄監宗主斯文以文章道學化成天下之士効用當時卑隆至治又有滑郡宋公訥豫章胡公儼臨川吳公溥四明陳公敬宗古廉先生時勉其

人焉先生世家安成由進士為主事
為侍講為御史為學士陞于祭酒
以身任斯道之重四十餘年其學
淵而弘其行貞而固其為文也春
容而雅暢衍迤而弘肆溶溶乎
仁義道德之轂陳其為賦頌詩
歌也雄健俊逸浩如洪濤之怒奔
鏘如金石之迭奏至一語而抱規
諷忠愛之形著乎閭之署曰路心
醇神融恍若進登古作者之庭不
知今之為今也信為一代儒宗而
世所表與先後諸名公聯芳接武
而有耀矣又況嘗在
先朝嘗抗章建議知有其國不知
有其身觀其讜言確論光昭烈
日忠肝義膽天地實臨直節正
氣激摩霄漢視古忠諫為無媿
其所以崇國體光彝倫植世教
有功治化為甚大歟知先生者
當以是弗苟拘拘於文字之末又
曷足以知先生之大哉是知先生
立名兩間振耀不朽為天下後世
之所景仰者固在著述之工尤以
節行為之本也借使節行不立
雖詩齊李杜文並歐蘇亦奚足
尚此予於先生不能不兼取而致
重也予素知先生者重以都憲
公而奏予

朝請加贈謚祭酒與僉公能篤於
義郡守姚公能成其美於是
辭述此爲序云
景泰七年龍集丙子六月既望
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
弋陽李奎文曜書

# 古廉李先生詩集目錄


卷一

賦

壯京賦　麒麟賦

獅子賦　白象賦

頌

平胡頌有序

卷二

五言古詩

曾學士新館燕集　杏園雅集

南園別墅得豈字　送少師楊先生還建安

寄興十首　送王同知五首

遊小西天七首

送許守信還毘陵八首取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爲韻

秋夕書懷寄友三首　存心堂

融子遠來示之以詩以道其志

題德潤堂　送彭教諭赴臨清五首

立齋　友桂庭

觀種蔬

予自家至庄所欲西上訪親故去伐曾約同

行至是果来遂臨酱而往雖值雨淹歷
廿餘日暑無厭倦之色庶幾有始終者
既還當別以道意


雨晴　三友圖
中元燕集　蘭竹
閒居　春日遊平坡寺五首
題趙松雪所畫東坡詩意
七月十五夜飲對月呈同遊諸公
酬蔣御醫用文二首　送王大尹昇歸羅田
送范助教往北京國監
拙存　溪山行樂圖
壽菊詩為王備撰賦
送陶給事僉憲福建


卷三

五言古詩


哭幼子剛四首　雪江獨釣
送羅侍郎致仕　和荅棨侍郎
山水小景為徐以道賦
流觴曲水圖　歐秀庭
揚頤道壽藏三首　送王高
送殷布政二首　送王僉事孟堅歸湖東
送羅誠心
元夕後一日士暘開宴王侍讀宅得韻字
送祥符劉廣文　雙梧[illegible]
秀野堂　[illegible]堂
送王御史貴莊　耕樂
送呂僉事　冬至判字
送王公軾還臨川　題山水
一絲江表　素軒
畫山水　元夕分韻得雲字
送陳尚書致仕還閩得去紛二字
耕讀軒　送羅知州得斗字
題澄心老人卷　挽楊惠進士
送陳祭酒得橋門二字
畫山水　蘭畹一首
學古齋　怡樂堂
劉寺副梅竹雙喜圖
送羅知州赴口北理軍餉
止齋
清江浦福興閘與苗侍讀留飲樹陰下

過淮陰驛夜宿南鎖垻與苗侍讀飲柳下

郭尚書挽詩

伏日燕吳吉士宅得雲字

送陳御史　送獨孤郎中二首

聽鶴軒　魯菴為太守賦

除夕宴吳編脩宅　中秋宴彭編脩家

九日燕集　花朝得雲字

貞壽堂　蘇武伏節圖

送王大尹守貞之桐城

江鄉歸趣為楊先生賦漁樵耕牧圖

金華陳氏宗遠嘉會堂

輓倪郎中維哲

# 卷四

## 五言律

送張景良省親還永新

九日呈同飲諸公　紀夢

寄子欽

余到城中逢與肅同歸過寺從留宿明日早别去伐欲留有不滿之意作詩贈予予勉強和之云耳

一夜夢中作詩覺猶能全記移時止記後四句及天明止記第三聯曰曠野雲千里平林樹萬九字而忘其韻昨夜睡覺忽記結二句是十陽韻遂徧念韻而後能全記焉

梅月軒　浣溪圖

三坳浮嵐　竹岡夕照

蒼筠急澗圖　題山水小景

送人下第還鄉　送人之官廣西

送友還鄉　夜過高郵湖

過高唐寄東昌守田德弘

客舍憂幼子翰　憶次子墉

和鄒侍講所示夜坐韻

送彭孚恂秀才館于安卿伯家

送羅主簿歸江寧　元夕午門觀燈

送利貞謝大尹之桃源

送人之官吳中　挽曾參政

鳳凰曲　古栢竹石

送劉思清

正月二十日夜宿朝房與苗侍讀劉脩撰感

懷有作


琖樓書屋 二首　　題小景
梅花　　和章處士韻
楊村驛　　十五日晚舟中作
過寶應入萬光湖　　早膳八里鋪槐陰下
晚尋西澗
冒雨至沙河棗林訪章公寓所
往撫州過武陽驛
過進賢行路皆稱長丑有善政
夜宿梅根中夜風稍息乘月行舟
淮安遇姚善侍御彭太守相送至南湖賞
夜過清河寄李太守
夜行新安河中嚴令
送楊少保　　滄江吹笛
仲昭竹為韓侍御題
東郭草堂宴集　　李處士挽詩
送積中上人歸天竺


五言排律


鳳池春雨為袁中書賦
中和堂為胡氏題
春日遊海印寺至月庭上人方丈
挽學古先生　　除夕醉後聯句
大雨水至　　送陳理知府得金字
中伏日謝進士席上作得揮字
補贈倪吉士癯翁卷
薊門曉騎送周博士


卷五

五言絕句


題山水小景　　題梅
路傍林禽鳥　　烏鵲
中夜飲酒　　月下吟
夏夜　　夏日雨中
征婦怨 三首　　商婦怨 二首
楊柳枝詞　　白頭吟
桃李樹　　古意 二首
流水曲　　雜詩 三首
子夜歌聲　　題畫竹 五首
畫馬 二首　　題菜
雨止


卷六

歌行
瑞應甘露歌應　制
元夕觀燈　麒麟歌
福祿歌　駝鷄歌
馬哈歌　耕樂
送恂如周員外徵賦兩浙得江字
送人歸文江　桔栢渡送劉通判
山水圖為校書賦
雪舟同載為傅知縣玉潤賦
九峯樵隱　送進士漳州教官
石泉歌為顧應文賦　送毛祿勸復任
陳主事行樂圖　清風軒
東園別墅　泉石生涯為凱工人賦
播州書屋　送陳師周還求豐
趙大年花鳥圖
畫山水為惟上人賦
雪景　畫山水
李都御史所藏錢舜舉金碧山水
夏珪荷亭聽雨為李都御史題
將進酒送僉事黃公

卷七

歌行
題王節行樂圖　王古用筆華軒
歲寒三友圖　王峽書房
雲林書屋　所翁畫龍
送陳廣文子友改教繁昌
春江別意送董元英復任海州
過魯橋驛望鄒嶧山
歌鳳臺　中秋宴集得月字
清潤書屋
和答王偕撰五南京見寄
鵜鴣圖詩為通州黎汝剛賦
題林郎中邑歸卷　一樂堂
嵩隱軒　澄懷堂為王指揮賦
龍州書舘閣　拂雲樓為衢州李庠賦
白門霽雪　樂耕亭
送高陵令　送人歸鄱陽
龍溪書屋　雲松詩
送詹知縣之寧德　悅槐堂
送胡以寬人材歸老

題成以節赴春闈行卷
卷八
歌行
題瀟湘烟雨圖　秋江蘆雁圖
題黃鶴山人秋意　送羅伯初陽江訓導
折楊柳送鍾中書還南京
畫馬篇　題山水為陳太守賦
畫梅　題竹
將軍獵虎　獅子衮毬
五明馬　送王行敏歸泰和

聯淇軒　壽泰和楊先生六十
送彭毓智兄弟　送滿叅政
送劉顯忠省親還鄉
蒼山小隱　海天高興
停舟清隱訴風伯
入鳳城襄城諸公來迎就會襄城家小飲即
辭
耕樂堂　鳳山書屋
送劉校書往泗州學正
冰蘗堂　學圃
畫山水
白鷺洲送人下第歸文江
送瀘渊新安訓導　送楊副使赴雲南
漢陽樹色送蕭大尹雲南
送鄭慶大尹還猗氏
邯鄲烟樹送朱珏叅議歸河南
岩岩亭送陳叅政歸山東
朝陽丹鳳為李僉御史題
卷九
七言律

元夕觀燈 四首
送李暹主事使八達黒裔
和胡學士中秋韻
送鄭中書雍言還南京兼簡周編脩
送人赴河南　送蕭深州
送劉僉憲咸還河南
送呂尚書歸省　送郭給事叔父歸文江
胡學士挽詩
松溪隱為查主事乃兄賦
題方壺小景　送新安龔令尹

閩山霜露卷　送王士華歸寧波畢婚
贈秀才從軍
鍾鼎曾狀元婿也既字之來求詩以勉之
送周文褒復任河南
映雪齋　和答盧吉士翰二首
鑑湖樓閣　送張布政還山東
白鶴山房楊學士讀書處
送羅侍郎還葛臺　詹林懷思為孔太常賦
山水　環溪八景四首
送傅僉事　三山曉月
五渡寒流　同江烟樹
玄潭釣石　送許公儀之夏津
贈陳醫士
新春五日送汝良還鄉兼簡謝二桃源利貞
送子潭還南京　春日陳檢討宅燕集
送尚友知州　吳楚在望圖
草亭小隱畫像　天水一清樓
送梁多象還吉水　婁衆里
蒼雪軒為渤上人賦
送潘參政　送開上人歸德清
南鎮舊墅　學書軒
送劉英進士　斗山風木
送章克安歸紹興因寄聲其兄郎中
送錢僉事　七夕二首
中秋夜飲呈同席諸公
新鴈
處州妙成觀有軒曰撫蓬甚清絕鎮撫孟廷用為予言宋何丞相有詩刻之軒中誦其辭甚習求予和之
初度日酧謝同寓諸公
九日再酌　小窓
吳尚書惠炭兼餅醞
得毓敬書酧之以詩
挽方正履端　題楊郎中寧公勤堂
卷十
七言律詩
為曾侍講賦龍潭八題
送宜韶還故鄉　九日得飛字
和答楊吉士相　驟雪喜晴和胡祭酒
和曾侍講所示禁中對雪

憶諸兄　雙清軒為王引賦
九日後吳沈二中書自南京至得楊吉士書
詩以酬之
送伯翼劉縣丞歸龍溪
與陳吉士秋宵步月
寄啓先胡吉士　送顏端人材歸南京
和答表太常　彭蠡湖
瀑布泉　五老峯
二賢祠　白鹿洞
青牛谷　米王澗
雲錦屏　南溪草堂
送瀘淵從子體上歸故鄉
送余通判復任蘇州
平原耕叟　送胡忠大尹復任
送人遊茅山　送人歸毘陵
送人之官閩海　送熊自誠歸文江
長林書屋　哭姪子孚
樺峯疊翠　寄吾侍郎
送存有貳守致仕　送廣文之上杭
送元不武致仕　送表檢校還南京

綠陰樓　送梁尚書還鄉祭祖
梅花　南思堂為彭誠賦
送許檢校歸省　送武陵訓導鄒孟發
送貴莊進士　送蕭江
送王教授善廣　忠義堂
送彭教學正　送周知縣訓
送劉推官希陽　送劉學録兄弟歸梓桐
和長兄　江南春為蔣少卿題
送馬學士父
畫山水為致仕王守真題
遺愛祠　送李司務觀志
送胡推官肅　送王孔目
羅都御史過訪　息齋竹為與肅題
與從弟兵曹燕集　宜陽鄭齊愁坐
湘潭烟雨　慶王千户遷秩
送周崇孚中書還鄉
送熊太守歸鳳陽　送鄭寺丞道昌
送吳方伯
慶王學士乃兄行敏壽旦
茂恩堂　送彭素銅梁教授

冬日懷弟五弟七二兒書懷
夢萱堂　冬至前一日寓興
送齊百戶使蜀　送洪縣丞歸樂清
送張友讓照磨　立園舊隱
東昌　松筠書屋
送周庶子姪擇吉水
送如德赴郯城　送嗣夔楊先告老歸鄉
七月初一夜渡大江懷在京諸友
上呂梁洪
濟寧道中　自桂平夜行至高唐
晚過黃家渡
七言排律
壽椿堂
卷十一
七言絕句
送黃主事還鄉祭祖
題翎毛　山中小景
紀夢
夜寒諸公多甚酒予獨與孟成二公清談樂
辯和之　題畫竹送陳京
題翎毛　梅鵲
題鶺鴒　沉鶯
鶺鴒　寄友
杜介溪二首　題萬竹烟雨圖
和答去伐見惠詩韻五首
戊辰冬十月往郭村
承惠菖石菖蒲　小景
山水小景　蘭
畫竹　題小景三首
鶺鴒　題陶穀郵亭夜宿圖
墨竹　題方壺小景
陳無拓小景　山水小景
鶺鴒圖　子英跨鯉圖
畫梅　題折枝竹鵲
白頭　枯木竹石
畫竹　畫山水
山市晴嵐　烟寺晚鐘
瀟湘夜雨　洞庭秋月
漁村夕照　平沙落鴈
遠浦帆歸　畫龍

題伯牙鼓琴圖　牧牛圖
山水小景　春江獨釣
茅堂書隱　青溪
新橋驛　兗川芍栽
開戶　青山白雲圖
行次騶至沙河　午鄭侍御留飲沙河
十四日曉至陵下　玄猿圖為魏侍御題
寒曉聚禽圖　梅花為與潔題
宿拓磯　小景
謝苗杜送菊栽　題畫魚
春山喬木　秋林泉石
三友圖

古廉李先生詩集目録終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吳節編輯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賦

### 北京賦

惟
皇明之受天命也我
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寔惟朔方倣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
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
皇猷以省方仰
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羌經營之伊始徧夷夏其懽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嶮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醫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

神祇獻琛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氏
子来兮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乃縣水樹臬識景
表管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群力畢舉百工並興遣
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
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甍宇之縱橫顧
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强榦而弱枝
居重以御輕展
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砥
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
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跳平
疇沃野之綿延滹沱恒衛徑其野濡磁淶滱匯其
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泒以大茂井陘之連山
包絡趙魏襟帶齊晉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
極于黃河伊穎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
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萬巃層巒敞蔚長城矗
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
莫開俯左盤而右顧宛鳳翥而龍飛宜磅礴而欝
積粤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
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
女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滔
遼棗之類犬羊之群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
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泇濼淶灌注縈迴疊峙
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田白璧神仙琦臺超
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暘谷日出
之涯固已遐哉邈乎亦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
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濯巢蓋不知其幾千萬
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
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
闕瓊華之室墉城岩莞金臺岑嵂紫氣丹青景雲
縣日靈圖偓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
出入隱見而恍惚瞻
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驂鸞駕鶴之髣髴其西則崇
山欝峯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峰擁閼
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烟浮篸上巖巢兮倚空下
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決決塩溝
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漾汪洋澒千里會流
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緣丘彌谷
澤瀦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
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飛躍翔翥
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遵車徒

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
輅擁翠蓋出天閑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
威戎誇狄娛樂騁意蓋將取不掩而除苗害狩無
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
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
厲皆知夫仁者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
何必珍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
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
遵乎
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
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
處乎中央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
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屹以
翼乎四表瓊樓嵬以立于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
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
存誠彤庭玉砌璧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驤闕
閶闔其蕩蕩儼
帝居于將將玉戶棼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
煌寶珠焜燿於天關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
綺窓玲瓏建飾聯絡複道迴衝軼霄漢以上出疏

日月而鑑炳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illegible]
雲紅其後則奉
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脉麗穹窿掖庭椒房閨
闈閫通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森
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
宇之齊設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劃文武
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將王侯貴戚之邸第
櫛比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
而有四衞莫不井列而棊布各嶷壯而偉異若
廓之上則有皐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
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際罄謨猷之誠懷忠良之
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之盡美是以
朝無缺政德教漸暨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
聿來趍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勸人和既極休徵爰
至慶雲瑞露之瑞降于殿廷素烏玄兔之獻于丹陛
醴泉屢出甘露數降麒麟騶虞之珍[illegible]獅天馬之
類紛紜襍遝莫能殫記于以見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
於天地埰繹奏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羅粢盛
既潔牲牷既豐鬯郁以芳達靈繽紛其來降鑑

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
帝躬將消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衮冕御
帝座闢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内侯甸而要荒
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匐方
物溢以充庭麥絢爛而駿瞩率蹈舞於階墀效華
封之三祝爾乃決和會昭景鑠鏗鍧鐘奏雅樂
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王兮芳馨羅璆
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桃蠻夷之荒服莫不酣
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塡城而溢郛藹歡聲
於寰廓斯可以媲太古之無為奄羲皇而蹈栗陸

顧
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
刑罰薄賦稅決冤獄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
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
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夷裔蓋欲使人
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
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躋
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
之意所以紹
鴻業繼

先烈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並經乎前古垂
休於後世固可必
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識陋忝職文學
頌賦
帝都之盛際揚
國美於萬禩後為之歌曰煌煌
帝都兮逾鎬豐負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
氣所鍾窈窕造天兮惟
帝之宮廓氣浸兮開滉瀁鎮萬夏兮宣皇風王道平
平兮四方來同頌

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麒麟賦

惟
聖德之廣運兮屢感名夫禎祥畢瑞世之仁獸兮乃
復見夫遐方榮光溢其輝耀兮佳氣鬱其莫洋羅
靈晃以下燭兮海波靜而不揚盎羨聚而來觀兮
佪徙徜而彷徨徽往牒之所紀兮叶瑞應其彰彰
緊含仁而懷義兮復步履之安詳彼生草之不折
兮矧生物之或戕不蹊躐兮相及寧群居以為亢
咲枝乘之總總兮敢接跡而隨行遭

聖人之在位兮需恩澤於窮荒乃曠世而一出兮昭
皇化之無疆實中國之大瑞兮豈小國之敢當爰卜
日而命使兮爾惟戒乎舟航羞脩之以方物兮于
以貢天神京離袁壤之僻遠兮道瀛海之滄茫神
飈颯以清路兮百靈縮其在傍波灝漾其粼粼兮
雲飄拂其靉靆偕神龍與為侶兮挾蜃鼉以為朋
鯨鯢伏浪而屏息兮鸞鳳下顧而回翔遵阡漫以
徑渡兮肆陸㢠乎康莊羣兕紛以襍沓兮騶虞[illegible]
其蹁蹮彼熊羆群于虎豹兮暨貔貅之與鵝鶴徒
飛走其誰美兮咸錯愕而相望乾坤蕩而清肅兮



山嶽煥其焜煌踰重譯之迢遞兮爰始達乎
帝鄉望九門其既闢兮雙闕鬱其光芒翠華絢日以
冉冉兮金莖浴露兮瀼瀼
冕旒儼其既臨兮瑞物儻其在庭性振振以自馴兮
乃不擾而不驚龜文燁而濯濯兮龍首挺其昂昂
方引脰而一鳴兮叶律呂而諧宮商
重瞳載顧于丹扆兮百辟歡動乎巖廊曰麒麟之為
物兮實瑞世而匪常昔軒轅之至聖兮來苑囿而
徜徉或遊憇乎郊藪兮後一見于成康周詩托詠
于仁厚兮傳記徒載其荒唐惟我

皇之仁聖兮勤宵旰而不遑洽化隆於三代兮功德
媲乎羲黃既禮備而樂和兮惟端拱而垂裳此至
瑞所以特見於今日兮實有徵于太平顧微臣之
謭謭兮幸遭逢乎
聖明惟盛德之深厚兮欲稱頌而未能竭菲才以為
賦兮于麟趾其有光祝
聖祚於悠久兮與天地而同長

## 獅子賦

偉西域之奇獸性猛戾而形殊匪羈束之可制豈
羈絏之能拘雖中國其既遠固難得而見諸惟



聖皇之御宇德無遠而不被越侏儷與左衽率獻琛
而奉贄眩茲物之是遺歷重譯而俱至觀其鉤爪
戟利鑿齒錯潔首同蜀山之金鑛壯昆吾之鐵紺
眼晶熒蒼髯熾燁體性稟金精之剛毛質得中央
之色尾冉冉兮綴衣腹皎皎兮凝雪清風飄拂乎
柔毳赤日眩耀于廣聽哮吼則威聲雷奮頓踴而
目光電激林谷為之震動江河為之蕩潏躍迒
奔則千里倏忽奮怒揚威而百獸戰慄萬牛失據
六駮奪魄貙貏喪氣猰貐屏跡白甝懾以奔竄玄
熊跼而辟易按犀尾以飛延礫虎豹而啑血茲所

以為毛群之特而非可至以人力也昔軒轅之盛時曾一見于東巡歷億載以逮兹荐有生之逢辰碩西極之綿邈沐膏澤於
皇仁椎姿弭其如擾猛氣婉以自馴固將遠攄鶚立接迹祥麟游乎靈囿之內違夫寂寞之濱安能蹤跼於吟嘯之地與歲月以因循爾乃憑祥雲贊雕閬法流沙踰玉關倚天路而喋是望都城以怡顏
金門既丐洞開
龍駕儼以臨軒與萬物而並進伏丹墀以盤桓咏禽奇獸同來

聖人之所重而獨風義乃遠人之所先亦惟我
皇上有懷遠為近之德居重馭輕之權故四夷咸服
中國莫安仁恩溥洽而茲獸白致乎苑囿之間是蓋同符於越裳之貢雉而實
盛德至治之應豈徒夸以為奇玩若亦為白兔之與角端也哉嗟淺薄其何膺忝進退於金門同百辟以拜舞覩盛美而欣歡繼頌聲以獻賦効微衷之惓惓願
皇圖之鞏固祝
聖壽於萬年

白象賦

炎海之濱和氣熏蒸山川毓秀禧光降精祥氣瑞靄熉熉焚焚而奇獸於是生焉其色浩潔厥狀瓌奇脩牙玉潤柔毳霜披燭青霄而有耀瑩白璧而無疵洹甘露以澤質飧沆瀣以充飢崢嶸乎宇宙掩映乎朝曦鼓舞踴躍風迴電馳爾乃出林谷歷嶔嶔遊廣澤憇郊隴祥烟被體白日凝輝長鳴而山谷震昂首而紫雲霏濯清流於碧海飲素采於咸池行大陸而莫敵步皓月其誰知若乃賦性易馴任力莫敵動若嶽從止猶冰積恍雪山之峩峩訝瓊島之奕奕首不以觸齒不以齧其產也固由乎天造其致也不藉乎人力進退步趨必由規矩蹈舞跪起寧勞於訓飭巴蛇為之欽慕文犀為之辟易茲蓋異於伊水之長洲豈獨產於弗林之大食使媲旦見之應獨驅於虎豹軒轅得之亦何羨乎白澤此其所以罕聞於前古而兩見於今日也爾乃錦首燦爛羅絡玲瓏擾以群類從以胥童顧眄煒煜步雍徐容辭荒服之遐徼獻
蓬萊之新宮豈比夫深山之糜鹿徒接迹於蒿蓬固當與騏麟而為侶儔

盛世之遭逢遊靈囿以自適沐膏澤於無窮

頌

平胡頌有序

臣時勉稽首頓首上言伏惟
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德纘承
太祖高皇帝基緒日夕乾乾不少暇豫華夷蠻貊咸
底寧謐雖海外萬國向風慕化奔走來朝納土獻
貢莫敢有異獨瓦剌僻在漠北暴嘗與其醜類自
相讎怨攻擊摧衂其衆流散不能自立
皇上憫其喪敗假之封爵以重其勢錫賚撫循藉其



部落由是憑仗
皇威得以休息生齒畜牧頗繁于舊此宜感德佩恩
以圖報稱乃背違信義率其醜類侵擾邊境拘殺
使臣於是
皇上赫然震怒詔告天下奉將天命躬率六師以正
其罪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虜來迎戰一鼓敗北追
至剌河虜酋悉衆來拒我師奮擊又大敗之狼奔
豕竄錯莫失措弃弓捐矢號呼奔竄遂殺其名王
以下數十人斬馘甚衆餘虜遁去乃詔班師車駕
還京百官奉表稱賀臣惟昔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革胡元猾夏之習未復我中
國衣冠之治驅其遺孽遠出塞北然猶不忍棄絕
遣使撫諭使不失所我
皇上即位之初念其摧敗覃恩施惠俾獲自存實
太祖高皇帝之志而天地再造之恩也乃卒懷異心
阻命絕使驕侈縱恣自取滅亡此
天討所必加而勢不容於自已是以
天戈所指莫不敗北妖氛腥穢悉以盪滌神功聖績
卓絕萬古何其盛邪誠宜播之聲詩以傳示無窮
臣才識疎淺不足以稱頌



聖德之萬一然躬覩盛事不敢以默謹撰成平胡頌
一篇稽首頓首以進頌曰惟
皇聖明溥施恩德流衍洋溢洽于萬國椎髻卉裳左
衽侏離聞風慕化莫不率來惟是醜虜沙漠之潘
不自量力憑其醜類殫慮竭勇敢抗于兵少籌拙
謀不能自勝摧敗沮喪忸辱震恐衆或不制亂于
流亢
皇曰嗟哉惟虜之愚我懷以仁豈惟彼殊乃厚其賚
乃錫以爵假以勢力安其部落十餘年間生息以
蕃乃背于德以肆其奸驕侈縱恣挾技以逞殺我

信使擾我邊境
皇帝曰吁虜惟是狂不恤其利乃趣于亡爰整我旅
奉行
天討揚旂旆旆震鼓考考臨于朔方戈甲晶熒不
疾不奔不震不驚陳布沙磧虜衆來萃
天戈一指悉以奔潰維河之濱越維虜巢我師征
之不譁以啖虜酋慓慓惟險是據率其餘衆敢來
我拒手弓指矢躑躅睢盱奮其螳臂欲以當車我
陣既列虜衆敗走六師奮擊追躡其後殺其名王
殄其兇渠轅轢其餘是鏄是屠攙搶既殞妖氛既



息萬里腥羶于是盪滌
皇廻沙漠沙漠肅清乃班我師以歸于京
皇歸于京歡動海宇論功行賞萬國咸覲百辟卿士
頌聲洋洋曰靖胡虜寔惟我
皇我皇仁聖不暇以逸礪精圖治惟
太祖是式惟昔
太祖文武聖神爰革胡俗禮樂一新我
皇繼統繩于
祖武凶掃腥羶功蓋萬古惟功之崇惟德之隆巍巍
厥後世世攸同小臣作頌咏歌

聖德刻在貞珉傳示無極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一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二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五言古詩

曾學士新館讌集

高館得幽勝適遇金城坊廣庭絕塵雜曲逕迴康莊
忻逢數還往慰昔遙相望環垣佳樹繁汲井寒泉香
親交歷高會歡讌坐華堂嘉肴薦蘭俎仙液酌霞觴
諧談契衷曲清謳協宮商樂飲日西夕高城澹餘光
辭歸步華月寧用秉堅良幽懷既昭曠餘興猶激揚
撫辭竟未達敢繼瑤華章



杏園雅集

疎雨過郊園草木生華滋良辰得清暇可以遂遨嬉
杏園既宏敞亭館亦靠蔚林深日光薄花發香風隨
鶴舞臨廣除鶯鳴在高枝景會神已超目暢心自怡
從來調鼎資能幹造化機萬彙各有適而我亦奚為
陶然發高詠焉知西日微

南園別墅得豈字

幽尋偶自適閑居因應徙棗柘繞園林人烟藹墟里
户庭絕塵鞅山谷歆奇偉嘉樹淨含滋溪流清澈底
竹間豁開徑朋友時來止秉興狎尊酌清談到經史
俯仰中自得高懷孰能擬久曠山澤遊聞風遠翹企
鳳毛忝交懿撤辭昭厥美自慙才蹇拙分韻復得豈
徘徊望餘光含情未能已申章愧蕪謬知音吾何冀

送少師楊先生還建安

聖朝有元老德邵顏未衰離家三十載今始得一歸
公卿盡集送車馬紛相馳臨祖誰不羨而我念遠違
憶昔擢桂日每恨識荊遲從容笑談際文史究陸離
先皇注隆眷出入被恩私朝下趁黃閣日[illegible]
論思與獻替密勿[illegible]能知光價連城璧[illegible]



頻年扈仙蹕遠踰沙漠陲茫茫屬車塵萬里常相隨
雄驂天廐馬美服宮錦衣運籌奮士氣飛檄震天威
能令驕虜滅致治洽雍熙禁中有頗牧朝端見皐夔
捧日青天上盡斧曾受遺三孤歷四世一德佐
萬幾穆穆
聖明主端拱以無為公義既少遂先隴恒在思惟
皇體孝念霈恩忽然垂顧惟鼎鼐問碩[illegible]良已稀茲
行且慰意暫往寧久辭東風吹征旆[illegible]長
河乘新漲畫鷁去如飛倏忽望閩粵[illegible]

老識顔采奕梓增光輝故鄕雖云樂滯留豈其宜
聖心正虛宁四海想容儀調元在台輔屬任非公誰

寄興十首

以杜少陵燈影照無寐心清聞妙香爲韻

我昔少年時讀書日有程悠悠北窓下矻矻對靑燈
愛此淸光好夜久心愈淸如何今夕見不寐翻可憎
光輝豈有異愛憎由人情世事固如此已矣焉足評
蒼松無改色脩竹多直影共惜桃李顔明媚艷陽景
常聞渥洼産千里在俄頃蹋顱緬曾澁迍足何由騁
崎嶇歷崚嶒欲極蒼梧項林深豺虎多蕭蕭倏已瞑
白日麗中天寰宇無不照春陽布時澤品彙仰光耀
朝見蜉蝣飛窮陰固其兆能令作霖雨吁吟爲歌咲
試玩九疇辭庶徵惟人召勉旃燮元和無貽傅岩誚
陶公種五柳翩然遷得廬醉臥一片石不知身有無
劉生得美酒飲啜寧復餘生死了不顧尋常携一鍤
季子六國印相如駟馬車聲名同不朽焉知能與愚
姬旦負才美懷懍三公位上欲致君堯下欲與民利
終夜思弗獲達旦不成寐握髮與吐哺賢哲聿來萃
載觀王會圖功成塞天地媲美有阿衡後者誰能繼
昔者管與鮑無嫌多取金張范重然諾千里遠相尋
伯牙奏流水鍾子辨知音如何同舍郎未識不疑心
凄涼[illegible][illegible]憔悴白頭吟貞心倘不諒不如匣中琴
墨翟善爲守智施公輸名雲梯極工巧九變卒完成
李廣遠斥候匈奴皆膽驚一出守邊郡萬里沙塵淸
從來說名將不在多奇兵斯人不可作感歎寄歌聲
沉陰乍開霽濕氣蒸爲雲憑憑翳落照空庭倏已昏
金風屬秋節涼雨仍紛紛隔墻歌者誰長夜非喜聞
反側至天旦起來候朝暾聊與二三友消愁對一尊
峩峩天台山山水特淸妙祥飇駐林巒白日廻光耀
隱映赤城霞飄拂滄海嶠誰識碧桃花往者晨與肇
我欲從之遊願聞煉丹要指途重回首踟躕眷廊廟
蘭生在幽林回風散淸香深谷産靈芝五彩爛雲光
紉蘭以爲佩採芝以爲糧終歲常不飢濯足歌滄浪
靑山何逶迤滄江亦渺茫俛仰意何適爲君誦斯章

送王同知五首

以李謫仙渡遠荊門外之句爲韻

窮陰積潦雨秋草失行路長河浪濤湧斷岸蛟鼉舞
美人隔遙津望望不得渡咫尺間徽音況爾千里去
蕭然坐長夜幽懷誰共語
凉露滴梧桐一葉落秋苑金風吹鴻雁逼此寒景短

隨陽渡紫塞側翅猶宛轉瀚海積氷霜飛飛不顧反
去影長悠悠青天白雲遠
王喬雙鳧爲幾度入瑤京黄覇在潁川烈烈著休聲
龐統負才猷驥足方遠行獨憐顔與仲去處難爲情
何由餞王祥相與遂班荆
彭澤陶元亮好閑厭世紛歸来蓺松菊五柳正當門
高歌無與和時復傾一尊斯人去已遠清名今尚存
經過訪栗里爲我道殷勤
知音何必深相與在傾蓋結交三十載中路忽云改
秦臺怨白首思苦心腸碎倏忽即分離杳隔關山外
月明楚江上扁舟何處在

遊小西天七首

簪組愜幽賞古来莫餘俱獨此得清暇乘時遂與娛
膴膴芳郊近懷望西北隅迢迢携一幢孤往無與俱
兩山各對峙一水中縈紆沿流渡谿石清風吹我裾
岩嶤石崇岡四望盡平舒高懷既超曠煩濁亦已袪
攢峯是何許森脩凌空虛牧童爲予指中有金仙居
前山面壁削磴道緣欹傾傍礱歷險嶝仰眩逼稜層
倦来數憩息始達維摩廳因岩斲梁棟弘邃由天成
不見古時僧空餘舊碑銘至今松風来猶爲掃門庭
殿窮上浮屠躡級縈崢嶸山果落秋實林鳥窺人鳴
世言極樂地何爲勞我形誰知衆峯表曠然敞雲坪
貝葉錄白馬歷世爲千載翻演極三乘空術鄭已大
睠兹石經堂窈窕無窒礙磨礱萬琳琰鐫勒自隋代
風雲爲旋繞鬼神亦呵衛金石固爲鎸劫火不相逮
昔名雙林下說法觀自在眞源既了然豈慮患與害
大道如青天白日燭冥晦澹然無所求斯石焉足賴
岩泉自消流石池亦深寛冬春無盈縮泓渟少波瀾
下視不見底知有蛟龍蟠嘉禾結秋陰霏霞生晝寒
靈神儼像設凜然不可干過客雖久留居民恒致虔
時還出雲氣彌空浩瀰漫如聞風雷動殷動層霄間
願言作霖雨長遣生植蕃無徒享民祀深居貽自安
上高下崇崒徑險躋屈盤探奇自忘倦攀緣極層巔
臺趾上羅列塔級亦騈聯昔時縣經處片石邊空懸
俯視飛鳥背仰矚白日前群峯下迢遥引睇入浮烟
恍若見恒河可以擲大千山童知我在歌舞来蹁躚
擁雲鸞鳥集殷空簫鼓喧清興爲飄揚何必求神仙
嵯峨豈殊此周覽亦已窮睠言尋舊術返步歷榛叢
天秋木葉下龕響若墜空童子六七人踏歌復相從
翩翩携餘興迴環玉堂中主僧具佳茗清言殊未終

忽陰憩古栢激籟迴長風昔賢此遊詠碑誌猶穹窿
蒼苔翳白石慨想徒遺蹤後來知為誰應與此心同
下尋步微徑緬級西山趾沿迴渡前溪喜見雲居寺
老僧知客來出迎蕤薄裏珠樹發華滋空庭淨如洗
開門坐焚香幽談悟玄理高閣聞疎鍾澹爾煩情弭
白鶴忽飛來夕陽明水底欲將窮勝跡歸思浩然起
飄颻馭長風飛騎不得止還望舊遊山幾點蒼烟紫

送許守信還毘陵八首

取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為韻

君家好兄弟文采俱不凡伯也仕京國仲也居江南
往來時覲省古人亦何慙池塘夢草句風雨對床談
非才忝交際旅館時盍簪艱難愧深念環報何時御
古人重交誼今人重黃金青雲少汲引白首未知音
掛劒豈必舊心許方在今千里訪海南一棹度山陰
如何程公門憔悴無過尋所以管與鮑萬古知其心
娟娟秦若蘭靜織流黃機金梭度巧思宛轉成苦辭
翔鸞與舞鳳粲粲揚光輝良人天一方將欲遠致之
豈但觴離別白頭以相期寧當不我諒使我長相思
金風吹祖席不知幾何人他人憐遠別所重骨肉親
立馬灞門道解纜潞河津浮雲獨南征纏綣情未申

仰睇清秋鴻俯視滄海鱗願言數寄書豈獨慰慇勤
昨者不見君未遠至京洛綵雲籠金雀紫鳳巢阿閣
五侯七貴門車馬紛交錯白日沸管絃高讌縱歡樂
錦衣與玉食慮恐不知作龐公歸鹿門豈厭長寂寞
繁華市朝隘閑適林野娛蘭省雲外綠水環在幽居
門前種松竹屋裏藏詩書採山有美茹釣水有嘉魚
客來泛清賞歡宴歌唐虞興酣任所適此樂誰能如
竊祿念天顯廿載居瑤京纍承許劭顧獲識士龍名
舉世慕牛弘而我愛姜肱錦衾每同臥荊樹長敷榮
三族得儀軌一室無乖爭薄俗爲是道元方難其兄
張翰到家時落葉方滿地應有菊花開三徑饒秋意
鄉隣盡相候共話昇平事回首望京華閶闔邈迢遞
繡服栢臺人正此憶難弟重來如有情遲爾春風際

秋夕書懷寄友三首

疎櫺當暗室待月時來昇坐久自成寐不知清露零
夢我平生友尊酌聊共傾半酣弄秋月瀟洒如有情
浮雲忽飛來黯黯混太清旁有萬丈崖倒影極泓渟
安得垂轆轤輓汲上銀瓶
汲井作晚食遲遲及深更新濕火不燃釜寒水無聲
愁心恨夜長飢腹驚雷鳴引瓢解餘渴爨木已成[illegible]

漠[illegible]何足惜有若鴻毛輕深恩殊未酬區區念餘生
飢依思一飽飛去如蒼鷹
深幽夜色早悽惻眠獨遲尋常不見月況值陰雲垂
蛩響苦不堪聽鴈聲亦何悲匪獨感時節念與故交違
相望音云遠異月間容輝空歌不得聞激烈誰將知
沉鬱意何為塞默徒相思

存心堂

我有方寸心實為一身主虛靈本天賦萬理畢以具
惟人既有欲豈無外鑠慮操絃未發時省察將萌處
一息苟有間放逸無根據所以君子心惓惓常反顧



玉臺貯清氷洞徹絕纖污良田秀嘉穀螟螣不能蠹
一源既通會內端不膠固義以事君上仁以事父母
勇以樹勳業孝以繩祖武制事與待物皆由此心著
君能知所存成德冠終古勉其慎厥脩以副當時譽

勵子遠來示之以詩以道其志

爾從故園來念我何辛苦相見非昔顏慘戚淚如雨
勸汝勿深悲收淚聽我語父子性相親君臣義所取
我生雖庸愚遭逢
聖明主明時負才賢致用惟所舉棄餘世所欽貪冐
誰後與列郡少龔黃廊廟多伊呂四方仰盛治歌謳

頌堯禹
皇心乃謙抑圖治尚延佇效忠志不渝徇國身已許
誓欲報恩眷焉知避鑕斧心赤言不諱衮職竟無補
羈縲固宜然安得復凄楚勉爲忠與孝愼勿自摧沮
便佞莫交際柔剛莫吞吐爲何譽世徒孰若觸犴侶

題德潤堂

人心萃萬有出入乃無時何能使之正審此善惡幾
好色惡惡臭力行不自欺慊然以快足至理諒在茲
靈臺既昭曠四體恒舒怡譬彼石蘊玉山谷含華滋
温和滋內直君子固若斯愚者未所從局促令心悲



勗我崇令德堂揷生光輝

送彭教諭赴臨淸五首

取應德璉凡百敬爾位為韻

索居正遠念忽聞來自南如何催乘馬不得一盍簪
鷹鸇宜特達寵擢異乎凡振鐸君自慊離別我難堪
安得如翔風飄飄戀征驂
青春負奇才遠遊事觀國騏驥騁逸足駑駘皆辟易
鯤鵬備翻燕雀空累百武城試絃歌棄縣飛鳧舄
雄才未及展悵怦困沙礫
賢哲信所適窮達固安命昔者柳士師三黜不爲病

羨異常流豈獨元龍敬時來自軒昂何用事矜夸
薄俗咸多憐為君發孤詠
我昔與讀書豈為榮名修遵途範遠轍斜徑不復發
影纓幽士林結交嘉君子俛仰企蘭金終竟誰知己
倥偬固宜然感歎徒為爾
賢達宜高秩德隆功亦倍任重苟不勝不如在末位
君子安素食至理為是賴蘇公昧燮和千載以為愧
豈若敬蘇湖清名至今在

立齋

講學志已篤更欲求名師鵠立在函丈虔聽其指
豈不思退進進脩當此時朔風吹前庭雨落向霽霓
凝心往道妙不覺寒切飢自非秦心堅安取清名益
陽春激高唱冤苑諸言辭徒然駭衆聽名教竟何裨
探字慕前脩將殊世俗為軒名既曠達豈徒積詩書立
勗哉崇明德賢哲與同居

友桂庭

庭前有桂樹托根固且深鬱鬱蔽灌木亭亭出層岑
冬春不改色當夏團清陰儼立若端士幽閒然迺尋
獨此偶貞諒悠然諧素襟商飈動金英芬芳被倚林
有時得醇酎對酌還自斟低枝拂羅袖深□□□□
欣賞豈有極因之發孤吟谷風既絕響遂闕諸知音
惟有蘭□聲可以諭同心

觀□蔬

列藝樊隙地鬱鬱葵茄蔬蕪穢既燔雞畦隴亦平舒
勃綠豔葵藿深翠緣瓜瓠清晨起灌溉寧辭筋骨劬
觧茲艱難際肉食非所需豈惟甘澹泊玩適情以愉
食之幸可飽日給不頹餘如何貴游士市利紛相趨
俛仰恐齊相不得奪園夫安得見其人擁□□吁

予自家至庄所欲西上訪親故夫伐曾約同行至是果來遂聯鑣而往雖值雨潦歷涉甚艱可累無厭倦之色庶幾有始終者既還當別以道意

乘興暫辭家西河訪親故曳馬以代勞不役晏守苦
時維閏二月道路多風雨僕夫見泥潦已有惓行慮
戴生我舊人素心膠漆固曾此前十日言約同行去
及茲騎馬來忽然到孤寓但云隨爾行不問方何處
危山既屢登漲潦凡幾度昏雲鸛鶴鳴深壑蛟鼉舞
朝遊不離群夕息必同處親知盡相迎尊酌極歡聚
去日春始分返路春已暮衆林布谷啼楊岸黃鸝語
忽憶我壯時君年纔十五負笈從我遊聰明好訪古
及我上京華送我江之滸徘徊不忍別維舟已停午

睽違三十載歸來舊時侶壯者已白髮老者為黃壤
悵望林谷間念爾叔與父若負英俊才可以繩祖武
我有數男兒與汝心相許二子今不見見汝情悽楚
死生有定分棄置勿復舉斯須終當別聊為具尊俎
大江有急流喬林多高樹高樹可蔭休急流愼勿渡
清颸吹廣庭別意難久駐臨分述苦懷非君誰共喻

雨晴

一春久滯雨溪壑浩渺渺今日始開晴窓外聞啼鳥
雲去山色佳水落江聲小坐久心自悟興發吟未了
山途尚泥濘來客經過少惟有西南風時時度林杪

三友圖

蒼松蔭脩竹色映寒梅清大雪忽飄灑澗谷積層氷
山鵲忽飛來不知寒氣凝愛此幽絕境時還啼一聲
物性自相悅感激念浮生欲將謝塵鞅永結歲寒盟

中元燕集贈劉王事琢之蜀藩分韻得雨字

上陵值秋陰歸途冒風雨中元修祀淌華筵忽復舉
餞爾同袍人奉使巴江去蘭酒孰與倫聰明少為伍
青春擢高第出身事
明主茲行到王國典禮在稽古儀文有定制毋或無
違迕勗哉愼
君命勿言別離苦

蘭竹

誰寫幽谷姿深叢琅玕碧暈疑渭川近頗覺沅湘窄
清芬發晚芳翠浥淇園色庭秋灝氣浮窓曉嵐烟隔
何當紉為佩逍遙遂閒適截取長釣竿臨流坐盤石
微風飄香散萬籟空中寂援琴發孤操幽意那能識

閒居

廈屋無人居廣途少行躅日夕幽軒中何不厭局促
勢利昧者投仁義明所燭消搖一榻內八荒恒在目
有時馭中車獨往遵平陸悠悠觀物化紛紛自相逐
浮雲隨往還浴然遂其欲窓外鳥聲閑庭前草新綠
此意誰復知為君歌此曲

春日遊平坡寺五首 以山遠在空翠為韻

聖情春百僚優詔輟朝班許以三日期遊樂宗戚間
同袍五六人悠悠望西山高陵浮雲去遠見飛鳥還
欲訪金仙宮聯鑣去閒閒前瞻曠原野回盻遠天闊
和風扇寒郊萬物俱歡顏岩巒錯崎嶮不憚躋攀
出郭天欲曙到山日初暄相邀下馬行迢遞涉層巘
崎嶇數里間磴道幾迴轉陰壑凝氷陽崖柳舒暖

高高上青冥始及給孤苑烏雀下庭除山僧猶未飯
白雲忽飛來傍簷自舒卷萬籟寂無聞頓覺塵慮遣
法此本天造千古鎮長在磅礴延昆谷巖業把恒岱
珠樹隱嶄岩寶殿出烟霧綵流四五輩袈裟遠相待
焚香擊鍾磬引客窮勝槩高閣峙崔嵬曠望極無外
仰探天漢表俯瞰飛鳥背誰能悟真源澹然忘俗累
龍湫在何許引睇東南峰傍崖下斗絶緣徑披蒙茸
歷嶮頻憩息始與前山通岩竇瀉清泉神物潛其中
林谷颯森爽烟景相冥濛無時乘雲去靈雨飛長空
枯槁回鮮榮年穀亦以豐效惟亨明祀錫貺垂無窮



秘岩訪老衲石龕小留憇為言近山側猶有前朝寺
相從步苔徑倏忽已云至臺殿既蕭條松柏自蒼翠
徙倚雙樹林徘徊布金地感彼阮生言繁華有憔悴
平生慕勝境於今始云遂莫忘去來蹤茲遊尚可繼

題趙松雪所畫東坡詩意

東風忽然來吹我杏花落夜深凉露繁清香被籬落
惜春不暇懶杖策出高閣褰裳步微徑明月矚杯溥
同袍慨幽賞置酒花間酌吹簫萬壑靜餘韻入寥廓
油然清興發高歌有餘樂此意誰能知坡仙已騎鶴
偉哉松雪翁丹青殊不惡只尺寫幽趣見者皆磐礴

往迹如可尋遺芳俱寂寞俛仰增慨歎念昔遂有作
嗟哉雕虫技媿爾青蠅託

七月十五夜飲對月呈同遊諸公

落日將暝色孤蟾吐夜光河深蕩輕爍露坐飛瓊觴
蘭殽稍羅列客思隨飄揚凉風自西來飄飄吹我裳
黍酒袪薄寒草露發清香平臨原野闊仰視河漢長
豈不念自忠慕轄駐汾陽聊此慰今夕幾日上河梁

酬將御史用文二首

旭日麗宗煖家鳥相和鳴佳人慨心賞清謳叶新聲
春風從東來淡蕩千花明殷勤敘交意繾綣離別情



言咲難可與申章聊獨成
幽懷浩已盈清光殊未央明月出高樹流輝照我堂
斂襟不成寐起來步長廊沈沈天宇淨皎皎河漢長
不見同心人俛仰徒彷徨

送王大尹昇歸羅田

昔別羅川涘今逢磧陽城寂寞羇旅中尊酒聊屢傾
春陽散淑氣細柳開新鶯離恨坐來慨遂此平生情
如何忽歸去迢遞遵王程東風吹薄袂積雪開初晴
留君不可住送行至長亭回首客愁夢關山同月明

送范助教往北京國監

集066-029

新雨乍開霽旭日曜郊畿紛紛隨車馬客送別龍江涓
江波起浩蕩遠色相依微桃花散紅纈岸柳揚翠菲
豈不惜光景柰此當睽離祖帳對行色橋門待來時
當杯易為感後晤難可期關河阻千里明月長相思

拙存

吾觀陋巷士蕭然獨無營室中何所有簞瓢與簋簠
終日寂不語詎能測其情道存意自適神超愚乃名
如何後代人巧智以相傾而予敦朴素不自矜其能
拙訥世所棄至理中自形斂之方寸餘擴之天地盈
希賢慕喆斯在遲爾垂休聲



溪山行樂圖

幽居久獨閑山溪有佳興携琴出門去過橋得幽徑
不逢山中人澄波見魚泳白雲空外飛蒼苔樹底淨
坐來彈一曲澗泉入清聽悠然得深趣不覺歸途暝

壽萱詩為王脩撰賦

百卉春向榮佳萌更芳托根復得所花葉何焜煌
欣言擬其榮置之白玉堂盈盈綠華采馥馥散餘香
徘徊晰香林蕭瑟摧風霜而此數寸莖敷榮固如常
無乃近寄地膏澤自江洋頌致和氣充不為摧折傷
微物有若此對之幽思長豈復愜芳玩晚節永相望

送陶給事僉憲福建

驄馬被雕鞍長鳴在路傍繡衣出青瑣燦燦相輝光
天空爽風勁鵰鶚凌雲翔朝端懷碩望憲府資才良
閩關南海上緬邈川途長行矣意自適豈為離別傷
翠望杳莫扳回首但彷徨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二終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三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五言古詩

### 哭幼子剛四首

汝生二十載我未識汝面前年侍母來喜得一相見
從母過我見汝體貌亦豐健談笑愜人情應對如丸轉
親戚無不愛賓客喜相羨有子得如此足遂平生願
忽然別我還中心猶眷戀

前年送汝歸今年哭汝死汝死不復見我哭何能已
肝腸寸寸裂愁思誰能理老病苦相侵如何復堪此
日暮無人來獨坐空齋裏恍若夢寐中見汝忽驚起
有淚如懸河可到黃泉底

古者賢達士何以成高名嗑面不自拭欲涕泣入情
方今慈愛子視古尤可愧我甚失汝教遂汝戕其生
涼飆吹庭樹颯颯送愁聲晚聞慈烏啼悲咽填我膺
空齋獨懷感憤然何時平

汝有父母在如何忽云亡亦知有返父子情難忘
悲來輒垂淚淚盡情愈傷生死不相見既徒從他鄉
翹首望南雲遠見孤鳥翔安得有羽翮飛去隨汝旁
補益一慟送汝歸山岡

### 雪江獨釣

朔雪浩漫漫何以慰幽獨理棹垂釣竿乘流任迴復
翠怠帶瑤林滄洲翳瓊玉巨鱗不貪餌群鱗盡潛伏
輕颸動微瀾寒色延遐矚彷彿七里灘蒼茫渭川曲
豈必在得魚聊將遂真卜歸去歌滄浪清風滿林谷

### 送羅侍郎致仕得之寬二字 汝敬

同年復同道出入同禁闥詞林與栢府同持敕恩私
不才忝舊服高爵君自磨伊昔俱壯年白髮今垂絲
優異歷故林獨得賜車歸聊持一尊酒送子長河湄
雨聲何處來隔岸風度之依忽異南北宗盟難爲思
和風吹征袂往駕不可攀閱河坐起趨忽見門前山
昔我釣游處幾人尋舊歡拂我衣上塵飲我林中尊
路長多險阻海闊饒波瀾適此山水幽始覺襟懷寬
閑來歌一曲翛然縱遐觀方耽靜中趣塵俗莫相干

### 和答蔡侍郎

朝回送君行出郭已後時睽離歲月遠焉得不相思
盍簪豈無人知心良獨稀邂庭暫有托宇執衆所期
行當建長策政切志不迷卿佐既隆譽斯文亦增輝
但令世運昌敢辭精力疲皆哲每如此與嘆歸來遲

山水小景為徐以道賦

遠峰是何處瀑布決雲流仙人不可見但見空中樓
移居少陵並勝境誰與遊亦有知音者尋琴遠相求
過橋俯清泚舉目眺層丘岩松蔭庭綠石磴躋崖幽
鳴琴契心賞可以長淹留無論世中事不肯入門愁

流觴曲水圖

時物方暢茂佳境亦清幽脩竹繞林綠韶光綠稠浮
群賢畢已集列坐俯長流觴至輒快飲溪聲代獻酬
錦鱗泳碧水白日麗高丘詠諧浴沂趣樂勝濠梁遊
山川自今古不知春復秋俛仰已陳跡千載空名留

獻秀庭泰和王先生之子禎希稷為縣學訓導

芝草生于齋庭故名

靈芝本無根發生自和氣祥麟斯可徵尋常那得致
君家名父子文采照當世況爾英妙年撰德誠令懿
少小服詩書出入能孝弟家室既雍睦門牆盛桃李
二儀鍾中和三秀盈庭砌盈盈清露滴郁郁白日麗
商山寧可同謝庭寫足擬世澤從昔來于以衍厥美
看君非凡才榮進方自此夢松亦有期徵兆豈徒爾

楊顛道壽藏三首

讀書在山中書成有餘歲[illegible]屋多田園出門[illegible]蒼翠
黍稷可炊飲園田可藝種春秋作美酒酒熟還自酌
醉來臥北窗世事都遺落浩歌無與和餘音滿寥廓
守拙安貧賤富貴非所求故人不我諒欲我辭舊丘
階生書已達還有清名流雖得賢王顧何如山澤遊
歸來藝松菊林壑多明清高詠終日夕為知雪滿頭
林居觀大化千載猶一時有生必有死視死其如歸
萬事世不預勝達誠亦稀青山薜蘿遁壽穀何巍巍
一朝歷塵俗澹然與世辭高風既已遠令名萬古垂
使我後來人空自想容輝

送王高

暑雨少近出而有萬里行獨攜
帝城酒遠餞臨長亭看君負才器難與時俗并將付
遠大期聊試鳴琴程嚴君久懸與林卧閑且清汝歸
見汝喜門庭益光榮我有子充家與汝猶弟兄於今
獨何在送汝傷我情無心對尊酒有淚如雨傾為我
視諸孤可有人中英丈夫四方志豈為離別縈所貴
為人子立身以揚名行矣慎操執勿為衆所營歸來
當顯擢霄漢蜚英聲

送彭布政二首

憶昔相從念我平生交一去萬餘里闊別望不[illegible]

瀟度大邊雲蕩岬門前柳相思日幾回振望空翹首
金風從西來忽然折握手論舊暫得歡離情復何有
看君負奇才磊落誰為偶雄藩布膏澤大野回枯朽
時來報政成偏豫
主恩厚親友且相慰殷勤在盃酒
京邑多佳麗可以共游衍如何忽乘違煩使情緒縈
征驂曉當發冠蓋出相餞涼飈吹洪河望望行日遠
遙驰長淮度浩蕩大江轉楓葉楚岸秋波平映流淺
岷山雲欲断滇池路猶緬君入望回轅局促思一展
雄才膺重寄藩服暫爾還從來宗廟器肯取重瑚璉

送王僉事孟堅歸浙東

昔時送君還觀者誰不羨輕飈飈浮雲自謂難得見
瀟洒西莊翁優游北山彥林泉可娛老如何復膺薦
亦有濟世心惜然別鄉縣繡衣青驄馬外臺佐刑憲
學校育賢才士習頼丕變三載真有成報政上霄漢
豈惟厭飛迎年老志亦倦鑑水浩微茫嵇山蔚葱蒨
松菊待陶潛蓴鱸憶張翰薰風吹征袂飄飄遂歸願
千將既小試良玉不再衒芳草綠楊陰美竹青沙岸
浮俗那得干山水足清玩白雲與鷗鳥消揺可為伴

送羅誠心

君從故鄉來能言故鄉事山川一如昨人情或相異
累日聞多感歷歷皆可愧置之勿復道尊酒且慰意
平居不出門如何涉萬里自非獨賢勞良晤那能備
觴詠記昔遊清談流離思夜闌月將落相對自忘寐
歡樂殊未決契闊復云始遂行秋雨中驚壽燒泥滓
倏忽望已遙曠望徒翹企輕塵蔽門外閑雲迷山翠
奚言關路遠音書可相寄

元夕後一日士暘開宴王侍讀[illegible]得字

正叅暖律回况爾值元夕良辰得休暇嘉賓道所適
故人有高致開宴藉幽僻縈廻西城隈孤敞王猷宅
雖微山谷遊而絶塵俗跡列坐盡英賢諧謔匪狂客
密雪忽飄洒中庭皓盈積酔来不知寒清光满瑶席
豈惜歸途艱為喜見三白滿揺樂清時相與歌
帝德

送祥符劉廣文

十年一相見倏忽又別離尊酌未盡懽惻愴當路岐
春風吹紫陌桃李正芳菲撫景豈不樂而與故交違
驰車向何許遥望西南馳新
息亦已厚舊路當自知立馬日當午折柳鶯亂啼臨
分何以贈愧此涼薄辞

雙節篇

胡家有雙婦相與守孀居紅顔為新婦白髮為老姑
姑昔得所歸未幾喪其夫撫養側室子成人事詩書
娶婦既入門庶幾遂歡娛如何未四載亦復歸黃壚
慼門無侍子婦姑力提扶白日照素幃明月照虛除
天心以自守之死期弗渝姑老沒泉壤婦年在桑榆
死者既已矣生者念殘軀會當見地下不愧盟誓初
嗟哉雙節婦允為後世模賦宜栢舟亟名與天壤俱
視彼薄俗徒泯滅竟何如

秀野堂

嘉樹繞村麓脩篁蔭庭除開門對芳草幽徑迴縈紆
鳥落秋濤淨鶯啼春雨餘客來共清賞尊酌不用沽
神閑心跡靜地僻塵事疎俛仰中自得此樂誰能如

景賢堂

昔賢宰名邑政教何優裕百里亦曠邈民物無爭忤
四郊徧禾黍飛蝗不能駐化孚及禽獸仁洽到童豎
遂令古今人俛仰增慨慕況君綰銅墨踵跡意猶注
撫摩範餘矩食息懷往度循良古來有效茲名始著
勵志企前聞媿吳激中懷勉赴以同歸功成豈殊路
故當昭簡冊無令誇獨步

送王御史貴莊

高堂何崔嵬翠栢相蔽虧柯葉鬱亭亭凌寒設華姿
于時送君去臺樹生光輝清風吹別袂旭日明繡衣
晴雲逸高蓋遠思祥烏飛玉驄帶秋色白簡肅霜威
謇諤在言路不負夙所期才望更誰似冰蘗諒自持
行矣保終譽以慰長相思

耕樂

守拙不用世獨分山中居原田繞林麓自能把犁鋤
春耕始秋穫食力寧厭劬種桑南陌上放犢東城隅
蠶絲既有望稼庾亦有儲上以輸官稅下以給妻孥
俯仰無愧怍取適不須餘雞豚滿眼前酒熟爲用沽
興至時一酌鄰舍更相呼醉來忘日暮擊壤歌唐虞

送呂僉事

朔風吹喬林落葉聲蕭蕭冥鳴飛不度驄馬行獨驕
繡衣帶
息光赤日麗霄鳴珮別雙闕驅車上河橋嚴冬氣
已屬送君寒更饒遲持薊城酒聊以永今朝浮雲淡
緬邈關河鬱迢遞別促會日難何以慰寂寥

冬至刺字

去冬到家時百務苦相逼終朝無一忻竟夕恒刺刺

今秋別鄉園復作京華客同遊喜我至爲我開瑶席
況逢佳節會故交盡來即欲報之瓊瑶相看少顔色
尊酒豈爲乎聊將豁胸臆道長乃自此勿替崇令德

送王公軾還臨川

初暑見君來抄秋送君去晤語未云慳辭行亦何遽
客遊豈不樂鄉夢縈離緒庭前五柳陰堂上雙親具
菽養自古然而我爲不顧白雲遥在望速駕雖久駐
知爾不能留聊復具尊俎一杯歌一曲不覺夕陽暮
金風西北來蕭蕭度疎雨征帆去如飛指日臨川路
我有一逕莎因君寄尊府此物何足貴伋此表中素

題山水

何處秋色佳滄江秋見底巍巍江上山疊疊虛雲起
瀑布半空飛響落深澗裏長林幽鳥啼斷岸危橋倚
行人騎馬過不是爲官理既析時序成復變丘壑美
嘉樹隱岩巒霜葉淨如洗風來林壑交日出綵霞綺
此中有幽境不異高陽里安得一相從滄洲弄烟水

一絲江長

俗吠有長絲渭川有脩竹間來何所營垂釣淸江曲
烟景望不窮滄滔日相續綠蓑聊備體寒暑任往復
一竿長在手六鰲非所欲豈非絕流人素心恬易足
日出島嶼分波光奪人目鮮鱗自南去芳餌不復屬
曠懷怍有適浩歌山水綠

素軒

軒居自淸幽況爾謝雕斲碧草上階除黃花繞籬落
盡日絕塵囂不知在城郭泊然忘世事車馬任交錯
客來共淸談有酒可甚酌時還歌一曲誰知此中樂

畫山水

靑山何稠疊多在白雲中危橋度深壑樸樹連蒼松
溪邊有微路實與仙源通漁舟杳然去不見桃花紅
獨看圖畫者似是商山翁載歌紫芝曲何當一相逢

元夕分韻得雲字

頳峰如西死俯瞰太液濆華燈燭銀漢良夜如淸晨
承恩拜權賞歸來向宵分中天懸明月四望無纖
雲爭觴具尊酌盛矣集賓親談諧自忘倦與酣未覺
醺人生在世中聚散如飄塵勉旃樹勳業庶以揚休
芬

送陳尚書致仕還閩得去紛二字

群賢在東朝惟君播嘉譽從龍登赤霄八座承
恩遇天邊聞履聲退狂西淸步時時發高論可以梱
深趣胸中無襟言興來有嘉句白髮雖已多丹心紙

知故悵然念鄕邑悲與却歸去路人盡想次何殊漢
䟽傳
佳時羨傾蓋今朝惜辭群都門秋雨霽馬何紛紛
連雲列祖帳接席羅芳尊此別隔千里相思邈無垠
且爲留斯須觴詠暫得親悠悠彤闕外漠漠炎海濱
敢金日開宴鄕里俱歡欣深恩猶在念回首天邊雲

耕讀軒

城居厭紛擾別築西山陲園田極膏腴材竪深逶迤
喬柳蔭門庭流泉落淸池閑情在東皐耕穫恒及時
公家輸稅足伏臘有餘貲兒孫滿眼前誦我書與詩
朋友或相過有酒斟酌之溪邊白鷗下岩際孤雲飛
陶然共淸適世事都不知

送羅知州得斗字

昔別是何時薰風折楊柳引領望南天遥回瞻北斗
三載一相遇乖闊念已久暫晤慰我情且復握君手
虛懷爲傾瀉豈在接杯酒漢庭輔相人昨者頒小守
丈夫志遠大功名垂不朽無爲傷遠離都門重翹首

題澄心老人卷

結茅淸溪上遐矚遂沖襟輕雲起西嶺倏忽滿泉岑
流泉赴大壑泓渟浮其深明月澄素光鮮鱗自浮沉
悄然一室內靜坐彈鳴琴消搖中自適調高無知音
惟有淸谿水可以鑒我心
東隣盡豪貴西里富園田金碧滿室中車馬盈庭前
寂寂揚子宅寥寥唯簡編客來共淸賞無事高枕眠
澹泊何所取中情常晏然睠彼區中士誰能祛塵牽
獨有淸溪人可與同周旋

挽楊慈進士

閩邦多才雄子是英俊資讀書抱經濟昨者來京師
蔚爲多士冠時論盡相推騏驥志千里鵰鶚凌雲飛
豈徒文章事懋德世所期托交媿涼薄道契即相知
如何忽淪没寂寞令心悲消搖在冥漠夢寐想光儀
終知不可見怛然雙淚垂

送陳希酒得橋門二字

念昔同寅日知心非一朝秋蘭翳叢薄翠栢凌寒霄
不才果留滯迅足固遠超但使意恒親誰謂關山遥
心情不獲展寤寐終無聊何當有翅翮飛度辟雍橋
來判最嘉績遷秩荷深
恩拜辭黄金闕餞燕城南門同袍五六人相與劇若
尊明霞駸華轂駿馬嘶青雲丈夫貴得意離別焉足
論行矣暢情志親交誼在敦

畫山水

瑤島倚沙横瓊峯揷天起野樹翠凌空江流清見底連林帶瀑布一瀉千萬里幽處是誰家門庭靜臨水髣髴洪崖仙招邀赤松子誰能從之遊不食亦不死世事了不聞長歌白雲裏

蘭畹

數莖叢華滋滿目光風轉對此暢幽懷何必楚鄉畹從來君子德可以隨舒卷頤言厲雅操芳時又清選

學古齋

持身既有道為政亦有方聖賢遺訓在簡策垂昭彰學之可成德不學如面墻看君有高志懷古心不忘讀書恒會友積書應滿床游心羲皇上慰跡翰墨場出身為有遇確操固其常俛焉企前哲庶以登循良勖哉慎無怠百世其流芳

怡樂堂

弟兄自和好華構亦翬飛豈惟寄燕佚將以奉慈闈一闋塤篪奏戲著斑斕衣嘉肴頳玉盤美酒黃金巵競歌獻壽觴綵絢晴霞飛詠我春草句歌彼棠棣詩慈親既已暢昆季情始怡何必御杖輿遠覽極王畿願惟一堂上歡樂殊無涯君不見張仲篤古清名垂

劉寺副梅竹雙喜圖

西湖晴雪後踈影波上横惟有渭川色可以伴孤清靈鵲何處來並立相與鳴豈必梁州石見此忠孝情時來苟實會自應傳喜聲

送羅知州赴口北理軍餉

暑雨乍舒晴秋風忽然至送君出郊郭指途趣征騎握手岐路側尊酌且慰意讀書貴適用豈徒文章事古來重守邊芻粟宜有備折衝賴勇夫贊畫勞智慧君才既特達專城曾一試廩實氣不餒志銳敵所忌歸來膺寵擢籌邊惟爾寄西北要害地屬任良匪細行矣懋嘉績夾輔易以致臨分述交誼匪為傷離思

止齋

閒居適志意消摇足自娛園中種葵藿架上積詩書苴蔡充我飢讀書祛我愚靡心逐窮巷浩氣盈寰區富貴與貧賤人情各異趨違方昧者投守正明哲居相如乘駟馬袁安卧弊廬通塞豈足異居泰信所如高懷絶俗態允矣君子儒止此一室内從容味道腴陶然更何求擊壤歌唐虞

清江浦福興閘與苗侍讀細飲樹陰下

雞鳴發桃園度淮巳亭午靜隨榜謳去遠入清江浦嘉樹攢綠陰遥望是何許為言福興閘古廟臨江滸上閒暫維舟登高遂容與憩陰投佳茗芳樽亦復舉清風東南來白波激沙渚涼蟬鳴不歇飛鳥來復去彼此更獻酬觴酌亦無數雖乏鼎俎味聊得幽閒趣沉思蘭亭會緬想山陰墅高興詎可同為知有今古

過淮陰驛夜宿南頓堤與南侍讀飲柳下

落日度淮陰平湖暮煙紫遥遥過城隅暝色忽已至卸帆傍堤岸客舫畏卸避行舟感為促登陸少遊憩延目四無人憑高愜幽意自從泛舟來終夜不遑寐徘徊雙樹間尊酌且相慰夜深月未出天高衆星聚零露滴垂楊涼颸拂衣袂醉來得高枕翛然忘俗累悠悠俟天旦一任扁舟逝

郭尚書挽詩

峩峩堂邑山高墳何峥嵘徙倚望松栢哀哉泉下人昔為廊廟資英偉誰與倫京畿識桓典郡邑留寇恂藩閫得賢佐閩洛無羅氏義譽達霄漢正氣泣鬼神清名海內重嚴聲天上聞一心抱忠悃不為時俗埋秋菊晚逾茂霜竹寒更繁古稱仁者壽如何忽沉淪悠悠滄海波漠漠遥空雲含情寧有極萬古懷清芬

伏日燕吴吉士宅得雲字與修

邦彥亦何盛接武在青雲涼雨薄煩燠華館開芳筵修景回北陸高窓來南薰雅論襟諧譚豈與居山村清時慳嘉會感我
聖明君酒酣樂賡唱不知西日曛

送陳御史

春雨逾兼旬新晴纔幾時君子有遠行驄馬當路岐欲將述苦思握手且躊躇
聖朝重民牧簡任深所期政教亦有以豪猾恣貪欺高木集梟鴟大野號狐狸豈無觀風使餘論或及茲肯顧度疎雨蔓草益以滋嘉穀無由殖荳菽更何希君子既特達清譽早已馳松栢儔孤操凜凜凌寒姿持斧每一出颯然飛霜威
朝廷耳目寄黜陟恒在斯風聲苟不樹憲度將奚為茲行頻激揚好為蘇民羅湖山千里外政革風亦移傾耳聆清塵以慰長渴飢

送獨孤郎中二首

憶昔少壯日聯步登雲衢於今三十載齒髮各蕭疎獨懷功名志不惜筋力劬幸此
明世拂衣歸舊廬

息光照委佩秋色逐行車顧惟廊廟資逸此山澤娛
英聲動寥廓美譽重璠璵臨岐羨行邁聊復傾一壺
昔年讀書處山水還如舊蒼松與白雲豈爲他人有
江上垂釣竿門外種楊柳白日照閑庭清風度虛牖
荒徑每自鋤時時接賓友吸我㵎底泉旋剪園中韭
雖無絲竹娛殷勤在杯酒清貧誰不厭閑居堪獨守

聽鶴軒

華軒面幽勝淸絕靜者宜蒼松旣亭亭脩竹亦猗猗
白鶴在庭除濯濯青田姿仰風時一鳴天淨孤雲飛
長日無人來靜聽心神怡何必汗漫遊三山弱水涯
顧惟一室內翛然太古時咄哉世中士營營那得知

曾菴爲王太守賦

平鄙非所志質揩誠所希賦質美不足復禮仁可期
內省豈啻三日夕恒孜孜力積道乃獲理會心始怡
孰知學問功卒變愚鈍資文質旣炳煥圭璋生光輝
擢科歷高爵所至皆有爲居無赫赫名去則常見思
美譽播霄漢淸節人共推歉然懷不足揭扁視爲規
由來謙虛意允爲進德基拙訥惜所從慧智固若玆
有善不自伐有勞不自施仰瞻誰與同爲君頌此辭

除夕宴吳編脩宅與倫

薄宦已淹久未能忘鄕關衰老意逾切況此歲又闌
往昔光景流來念筋骨艱爲樂信幾時且盡今夕歡
顧惟席上賓俱在親故間藍田戒松客獨有好容顏
殘更共尊酌侵曉聯朝班迎新勵高節無爲效疏頑

中秋宴彭編脩家敬

秋色倏已半佳節忽又臨遥空絶纖翳虛庭無餘陰
華筵啓良夕群彥皆同心交誼本自昔文會匪獨今
當杯不須勸杯盡還復斟對此明月輝忘彼更漏沉
誰能感屢寒甘受寒氣侵興來發高詠悠然治世音

九日燕集

寒日經短簷涼飈吹素衣病肺伏衾裯歡會良以稀
幸此佳節至念我故交違招邀娓涼蕭集燕洽襟期
豈無相識人所貴在相知蘭金同已義段王亦有依
乘來黃金花壽以瓊瑤卮欲酬殷勤意聊復歌此辭

花朝得雲字

開歲曾幾日春光已平分林花暖舒豔靈鳥鳴索群
顧我同鄕士接武在青雲值此佳節會安得不相親
勵志固有立輸懷各能文高詠繼靖賞忘知西日曛

貞壽堂

人生遭艱虞辛苦尤可憐所天既已失淚落空潸潸
呱呱一孩提敢望餘生全幸爾得成立宗祀庶有傳
悲風忽復至庭樹颯寒蝟慄感史何促舉目情悽然
素帷寸心在青天白日懸單居幾多感瞬息四十年
顛木茂餘枿頹此雨露偏養志在重闈舞衣亦蹁躚
優游享遐福甘旨供壽筵長生有餘榮何必瑤池仙

蘇武伏節圖

牧羝羝不乳慷慨瀚海隅大雪為我膳大窖為我廬
長懷明主恩日夕思捐軀天地有終極此志難可渝
君胡不我諒兩為腥膻驅富貴君自取爾家我[illegible]娛



矢心勿復道白日當路衢君看持節生死與之俱

送王大尹守貞之桐城

殘臈苦多雨十日猶未晴雨中嘆契闊况復送遠行
遠行將何之西望桐安城立馬岐路側酌酒江上亭
暫晤聊自慰欲別難為情揚帆在俄忽遐邇卽前程
白雲逐飛舄赤縣迓行程安得與俱去日聽絃歌聲

江鄉歸趣為楊先生賦漁樵耕牧圖 石首

春雨蘇萬彙歸雲還舊山維時國元老引領念鄉關
鄉關在何許荊郢雲夢間湖江幾千里水闊多層瀾
昔時釣遊處扁舟任往還今持濟川楫逐棹良已艱

[illegible]閣渭濱叟長纓青竹竿任重方自此可逐烟波隱
荊南倚山水望望多喬林日出煩霧開青青見層岑
東風度[illegible]谷[illegible]鬧[illegible]採育雲飛遶壑靜泉落幽澗深
勝彼中林士伐木[illegible]喚禽亦有負薪者玩奕蒼松陰
如何花台[illegible]丘壑心頗同傅[illegible]作商家霖
山川[illegible]驛騎萬室樂耕犁三時服勤苦
[illegible]晴[illegible]閒人棗栗好禾黍雁落南湘秋鳥啼衆皐暗
[illegible]已[illegible]陽村村響機杼雲端馳歸思[illegible]發圖
[illegible]天遺衰職尚思補肯使耕莘人專美耀前古
朔[illegible]大野照晴旭百穀且收穫牛羊散閒牧



清川帶女薄赤壁延平陸何殊桃林野可以資蕃育
不聞扣角音齊唱昇平曲感此時代謝歸來藝松菊
父老日相過散金燕華屋消搖得自怡浩歌山水綠

金華陳氏綜遠嘉會堂

勝地激華構前峙金華岑經始諒由昔踵武還自今
楚楚堂中人逍遙逐閒心良辰啓芳燕歡會情何深
酌以金屈卮奏以綠綺琴載歌伐木詩雍雍有遺音
芝蘭散餘馥桃李敷榮陰未言繼前烈因之播清吟

輓倪郎中維拮

故人忽遺棄往跡不可求暑雨洒高柳颯然涼如秋

飛鳥爲我悲停雲爲我愁行道亦悽惻情誼况綢繆
感嘆念疇昔淚下爲誰收
贈御史尹循有規之任南京
除書初下衆情歡衣繡南行拂霜冠琴臨固留客
醉風霜不獨到冬寒冰晴關路青驄遠雪落江楓赤
葉乾誰說馬周才獨美會看風裁肅
朝端
贈有規考滿復職還南京
春最南還指鳳城都亭祖餞列簪纓曲霄曉日天門
迥翠柏秋霜憲府清歸思不隨斯馬緩離情偏逐斷
雲生臨岐握手將何贈願樹殊勳答
聖明
贈有規長子仁器
憶自豫章相見後于今已是兩年多[illegible]
望重水芳齋忽見過此夜更深論往事[illegible]明年秋[illegible]
高科從來寄望留勸苦好把詩書更琢磨

古廉先生詩集卷之三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四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吴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五言律

送張景良省親還永新
天邊辭鳳闕河下泛蘭舟千里還鄉思孤雲送客愁秋分京
樹曉帆落楚江秋獻壽萱堂後應懷覲
冕旒

九日呈同飲諸公
園門逢九日清坐得相陪正對[illegible]嶸然送酒來
狂風吹破帽黃菊泛深杯盡醉歸陽裏題詩愧薄才

紀夢
暌違渾相視無言但淚垂寧知父母變不問死生時
深負趨庭訓空吟遊子詩慚虧忠孝事人世竟何爲

寄子欽
虎榜得聯名秋曹獨有聲不堪離別後長遣夢魂驚
文水孤村樹蒼梧萬里程相思何處是永夜月同明
余到城中逢與肅同歸因作此以留宿明日早別
去伐欲留有不滿之意作詩以贈予勉強和之

云耳

城中逢舊友返路喜追陪欲到壺丘去先過剡曲來
春野江上柳風度竹間梅留住堪能久無端歸思催

一夜夢中作詩覺猶能全記移時止記後四句
及天明止記第三聯曰曠野雲千里平林樹萬
九字而忘其韻昨夜聽覺忽記結二句是十陽
韻遂徧念韻而後能全記焉

日出水中央人家接混茫門墻分竹色樓閣擬霞光
曠野雲千里平林樹萬行但聞歌吹響不省是何鄉

梅月軒

窓前梅影動見月倍分明光照庭除淨香浮几席清
步蟾胥折桂列鼎待調羹作賦憐希逸還能敵廣平

浣溪圖

山外白雲浮溪邊綠樹幽試看浣花水何似渭川流
詩客朝回轡漁郎晚泊舟坐來清興久泛浦有輕鷗

佛嶺歸樵

荷擔侵晨去長歌薄暮歸穿林巳瞑色出谷向斜暉
松徑長聲杳蟾宮桂影微鳳池回首處幽興可能違

三峨浮嵐

山勢高低起浮嵐遠近迷陰連青嶂合潤浥綠楊低
不見行人度唯聞幽鳥啼春風忽吹散崖谷可攀躋

竹岡夕照

脩竹平岡外蒼茫落照沉人家三徑僻廻樹一村深
鳥度流寒影樵歸步夕陰忽然懷舊隱公館罷彈琴

蒼嶺急澗圖

碧澗吞鈎繞微風六月寒清陰連水次直節上雲端
不覺臨岡盡渾疑宿鳳鸞長年無翦伐何用報平安

題山水小景

溪壑涵微茫風迴草樹香入村荒徑斷隔岸遠山蒼
沙嶼臨寒水烟波釣夕陽扁舟隨興往不省是何鄉

送人下第還鄉

年少志窮經才文衆所稱馬蹄今蹭蹬虎榜後來登
春雨辭幽壑薰風度廣陵到家無俗事慎莫廢青燈

送人之官廣西

送客都門道蕭蕭征馬嘶離筵芳草地鶯語綠楊堤
客路鄉山外花封廣海西獨憐仇覽去相望益悽其

送友還鄉

薊門相見處客思正依依細雨寒猶薄扁舟遠獨歸
河平秋水闊天淨塞鴻飛想到家於日清霜落葉稀

夜過高郵湖

聚水歸湖闊孤舟乘夜行野蘆連岸暝漁火傍沙明
波亂驚禽散堤長疊石平長歌隨浩渺猶得寄餘情

過高唐寄東昌守田德弘

緣入東昌路西風馬去遲故人爲郡處黎庶頌歌時
鴈度秋聲遠雲低暮雨垂行吟不可見將爾寄遐思

客舍夢幼子翰

別離行地遠骨肉繫情長汝小猶堪念家貧不得將
夢中還引笑膝下每牽裳忽覺仍千里潸然淚幾行

憶次子墉

旅館悲幽獨憐渠每憶家㩓書纔識字見客會傳茶



樹底攀新葉堦前踏落花何由更拘束惆悵雁天涯

和鄭侍講所示夜坐韻

端坐過中宵重衣不禦貂燈殘花欲盡爐暖火初銷
霜氣凌虛牖寒聲遞遠飈若爲高興在不問夜迢迢

送彭乎恂秀才館于安鄉伯家

薊北秋風後相逢慰遠思自憐爲客久翻憶別君時
匹馬金陵道單車易水涯孰知千里外還得話襟期

送羅主簿歸江寧

朔雪曉初晴依依獨送行一杯異鄉酒千里故人情
旅鴈江南遠寒雲閩外平長亭留別處絲管尚餘聲

元夕午門觀燈

燕月出中天曈曨映綺筵鼇山雙闕外風吹五雲邊
發承丹幄金爐散紫烟更看仙仗外舞袖逐風旋

送利貞謝大尹之桃源

作捧除書出爭看列宿名雲隨鳬舃遠風送鷁舟輕
縣古應留洞花開故滿城政平人吏喜那惜別離情

送人之官吳中

江上送行日離尊對別顏雙鳬雲外去獨騎夜邊還
種樹連城暗彈琴盡日閑相思更何處迢遞望吳山

挽曾參政



政自雄藩重名從太史傳紫微深委寄栢署浮烟
身外推孫劍囊中無一錢至今雕隴路過者指新阡

鳳凰曲

人間和氣合天上羽毛成名自詩書重祥應聖世生
聲隨韶樂舞色集潁川鳴此日看圖畫因之頌德聲

古栢竹石

平沙連岸淨絶島倚江危露浥脩篁翠風驚古栢枝
誤尋將詡徑疑到孔明祠更有林泉趣因之起夢思

送劉思清

衰老恒多病那堪送客行聊將京國酒且慰故鄉情

匯水秋容淡梅開雪色晴惠州施教儀帳下羣英

正月二十日夜宿朝房與苗侍讀劉脩撰夜坐
至三鼓感懷有作

鼎湖龍去後仙樂不聞音時序將春半衣冠坐夜深
燭殘還淚落雪罷歷雲陰更想趨朝處愁懷自不禁

假接書屋二首

築室發臺下頻年只讀書芸香浮度閣鳥跡滿庭除
獨對青山近相過俗客疏清時多暇日何必在三餘

一從來
帝里共說別鄉閭鳳沼天邊客螢牕海上居宮清衣
玉署歸夢繞村墟何日雲林下能懸廣德車

題小景

江樹遠蒼蒼江亭帶晚涼白雲最深處清境是何鄉
疊嶂連銀漢幽泉度石梁無因並舟楫相與浴滄浪

梅花

靜坐對梅花心清興有涯西湖是何處寒景到人家
色映揚州鶴香分石鼎茶清吟渾未語不覺夕陽斜

和章處士韻

無事到城稀林居與靜宜晴沙鶯[illegible]篆煙[illegible]桐絲
地僻名從隱身閑力未衰興來移杖[illegible]

楊村驛

小驛臨河口蕭蕭草上壹門邊一枯井堦下幾垂楊
寂寂塵生榻喧喧鳥過牆逢迎惟驛吏未偶被衣裳

十五日晚舟中作

晚窓初睡覺一望少人家夕照孤帆影秋風兩岸花
舟人歌引索稚子笑傳茶為報新橋驛前頭路不賒

過寶應入萬光湖

古戍臨河岸輕風吹浪花白鷗離客舫綠樹[illegible]人家
湖迴天連水堤平草護沙開窓時極目[illegible]天光[illegible]賒

早膳八里鋪槐陰下

舟臨八里鋪古廟倚頹墻客路[illegible]
兩岸洲渚淨風送芰荷香[illegible]

晚尋西澗

西澗幽尋遠縈回秖獨行深林[illegible]有蟬鳴
石澗苔痕紫山涼水氣清還瞻松栢[illegible]煙生

冒雨至泇河[illegible]訪章公寓所[illegible]有約[illegible]待至
則謂已前行矣

傍河迴小徑敺馬來林間張蓋[illegible]若求[illegible]還
冥鴻過紫塞威鳳出丹山羽翮雖同[illegible]

一徑撫州過武陽驛

初鳴南浦上日出武陽濱不擇閑河遠應情故稍親
野烟炊曉賽社鼓賽秋神不識臨川路時詢稼穡人

過進賢行路皆稱長尹有善政

試問有與者應知令尹名飢羸俱樂業兇暴少横行
犴獄無因繫山村有頌聲誰言漢卓茂前史獨為榮

一夜宿梅根中夜風稍息乘月行舟

入夜風初定滄江水自流長年歡理楫乘月好行舟
挨拕隨人意掀篷破客愁悠悠從此去日近
帝王州

淮安遇姚善侍御

唐時外相裔今日内臺臣文采名猶藹風霜勢又新
別離京國邸避近社湖濱畫鷁勞相送相携更愴神

彭太守相送至南湖觴舟中坐語良久始別

一別逾三載相逢開素襟論交坐款久經
國意猶深鷗狎沙邊侶鴻飛空外音莫言披老事頻
欲遂民心

夜過清河寄李太守

去年從此過秋水望中平未見黃雲墮空懸張范情
低離經一載夢想話平生重擬來相就扁舟乘夜行

夜行新安河中嚴冷

汀蘆秋色淨岸柳葉聲乾疎雨孤篷夜長河九月寒
閑吟知曲極清坐覺更闌衰老猶多病無眠就枕難

送楊少保 石首

元老關西裔名儒席上珍位尊聲望重
眷厚寵恩新補衮雖多士調元更幾人暫時離別意
杯酒且相親

天上承恩去荊南衣錦還尊罍歡父老名譽動鄉關
竹裹歸時徑門前舊日山庭堦多玉樹清映舞衣斑
昭薦先塋罷回舟未可停漸看熊樹綠微見楚山青
駿馬雲途路嬌鶯柳外亭薰風待來早天語更丁寧

滄江吹笛

吹笛滄江上維舟綠水灣何如遊赤壁正想泊君山
波浪連天湧烟霞盡日閒桓伊去已遠遺響在雲間

仲昭竹為韓侍御雍題

渭川一千畝此地兩三竿盛夏那知暑隆冬豈畏寒
清陰連野外翠色上雲端不是全高節如何耐久看

東郭草亭宴集

名園初過雨春氣曉來和一徑穠花發滿庭芳草多
尊罍留上客絲竹間清歌還說歡娛少相期更一過

李勉士輓詩

不見紫茱客黄花空自香江通張翰宅人識鄭公鄉
三徑餘芳草孤墳慘白楊秋風谷平里寒月夜凄涼

送積中上人歸天竺

承
恩辭北闕飛錫返東林柳帶天邊雨松迴岩際陰峩
空青嶂曉戒靄白雲深坐對湖中月能忘去住心

五言排律

鳳池春雨為袁中書賦

亦知春雨好多在鳳池頭細浪漂萍散潛鱗出渚遊
隊分還逐鵷獨躍忽驚鷗唾氣風雲合從龍沛澤流
日邊晴影動花底異香浮勢量任公釣名宜賈至留
聽鶯臨上苑珥筆近瀛洲綸綍乘時重才華羨獨優
波光搖寶帶柳色隱驊騮何必濠梁去看圖興更幽

中和堂為胡氏題

棟宇遊高敞中和合性情襟閑宜自得衷在欲同生
虛養初無兆流行吻與平天光凝湛白抱氣藹融清
砌北萱榮早樓南棣萼晴名從安定起道自洛中行
至正人難到居群鳥不驚由來君子適景行必能成

春日遊海印寺至月庭上人方丈

禪刹凌空出山門近水開遠尋衹樹底針過禁城隈
鳥競當庭下僧閑愛客來一燈遲續火壁語獨餘灰
傍岸宜看月談空想渡杯佛存金碧像苔古石扶臺
方丈無塵到危巢有鶴回長廊閑款竟歸騎夕陽催

挽學古先生

鄉郡多賢達先生獨有名已堪成國器况爾發家聲
年紀方童丱襟懷過老成看書心自得落筆衆皆驚
客到詩仙所人知美李膺才華今少逆文字古爲程
德重傾前輩心卑接後生乘時膺薦剡受職佐專城
誰信青蠅汙能令白璧輕罷官歸故里種柳近前楹
桂樹宜招隱滄浪可濯纓自多逃壑貴獨許狎鷗盟
制行祛流俗開襟向友朋共言矜式在遽使棟梁傾
何處尋蹤跡居人思典刑書囊塵縹滿繐帳細虫縈
寂寞揚雄宅悽悲孺子情停雲纏綣流涕故縱橫
欲著先賢傳愁看太史銘楚山春雨裏忍聽夜猿鳴

除夕醉後聯句

為客仍千里俄驚歲又闌陳不聞喧爆竹李猶得頌
椒盤陳銀燭華堂讌金樽綺席歡李清談間珠玉良
會盡衣冠陳膾縷霜刀細李駝峰翠釜寬陳醉隨春
氣感李年逐漏聲殘斗柄低銀漢霜華上錦鞍陳共
携嵩祝意不寢謁

金鑾

大雨水至

瞑色凝陰霧濃雲翳碧天一時傾暑雨四壁湧春泉渾似蛟人室何如海屋仙聲疑三峽近勢覺五湖連可擧任公釣堪乘范蠡船剥床應及水泥竈故無煙寸步誰將引舟心自可憐幾時見白日隨地得周旋

送陳理知府得金字

正爾懷離闊安知忽見尋京華一杯酒故舊百年心綠樹凝春色黃鸝送晚音歸期容易遍別思苦難禁望與南天遠情隨河水深也知高義在誰復重兼金

中伏日謝進士席上作得揮字韻敍

盛時多令節嘉會未能違鳴珮趨清禁聯班近紫微太官應早到方朔豈遲歸華館開朝燕青尊對夕暉金家時伏火暑劇汗沾衣玄鳥先秋去蒼蠅傍席飛羽觴從數勸紈扇不停揮明日南行客歡逆似此稀

補贈倪吉士巵巡春

聖主巡方日仙郎扈蹕時榮光隨鳳輦佳氣結龍旗仗簇鑾聲度雲連豹尾垂暖風催草色香露滴花枝貴重名偏重鄒枚賦更奇錦衣橫寶帶駿馬絡金羈行殿陵霄漢周廬肅虎貔天顔常咫尺御路自逶迤待詔趨朝早承恩進食遲周南留滯者悵望在書帷

薊門曉騎送周博士

延馬薊門前驍騰不用鞭朔風隨迅足殘雪煥連錢城闕翔鮮迥河冰聽度堅長鳴向岐路獨立待[illegible]延日色明璁瓏霜華拂錦韉駑駘焉敢望騏驥許偕肩不識羊腸險曾逢伯樂憐逝超千里外名重五[illegible]壁水承新命儒林憶舊遊關山行處遠相望思空懸

容齋李先生詩集卷四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致仕大理寺左少卿弋陽□□

五言絶句

題山水小景

薜蘿暮雲深燕泉春樹緑冷冷清谿琴彈□□自思□

題梅

西湖寒景外度嶺暮雲隈不有真心在何□□□□

路傍林禽鳥

路傍林禽樹朱實亞枝垂行人不敢動山鳥□□□□

烏鵲

烏鵲頻啼噪狂風日暮時人心自相喜凶吉爾□知

中夜飲酒

中夜渴欲飲起來還自斟數杯悲不醉□□□□

月下吟

夜卧不成寐淒涼誰見覩起行明月下□

夏夜

斗轉銀河久朧悤瞰遠天夜溶明月

夏日雨中

黒雲半空來飛雨門前度但聞□□□

征婦怨 三首

前年征塞北今歲戍遼西幾□

獨夜登樓望如聞笳吹聲月□

歧前相送處緑樹葉皆飛借問南來□

商婦怨 二首

百歲以相期安知有別離去時兒在腹今□

憶昔結髮時兩鬢黑如漆但恐君歸來白□

楊柳枝詞

章臺臨大道乘里拂門前若被行人折何□

白頭吟

交頸鴛鴦思鳴琴誓此心如何未終曲已□

桃李樹

托根遊宴地異樹亦花開獨在淒涼處春□

古意 二首

落日銅臺上當歌忽自悲空令翻白雪此曲□

江上望仙山巋然響珮環如何一水近不□

流水曲

滄江無日夜脈脈向東流曲岸□

雜詩 三首

幾年種桃李日望成大樹結□

杏桃作益梅氣催 周無與候
饗康食田穀日向田中賜鉤

子夜歌聲

子夜歌聲起華音襟月吟亦知非雅調聊取散愁心

題畫竹五首

白石倚危坡疎篁蔭淺莎清秋新雨過翠色覺偏多

翠羽隱邊堤脩脩拂澗寬狂風吹莫折留待鳳凰栖

綠樹蕭疎陰蒼苔一徑深流螢飛不到只好撫瑤琴

種竹依庭戶閑將三徑開秋深芳草滿求仲可能來

不為風霜苦那知歲月多會看栽鳳管吟嘯協雲和



畫馬二首

長河堪洗馬波靜午風清看取驍騰意驊騮空得名

幾度到沙場歸來野草黃未能脫羈勒學似華山陽

蒟菜

名園初雨過嘉蔬英色新性應清淡者可以長相親

雨止

日日船窗去颺輪忽向東舟人無相報正是渡江風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五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六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歌行

### 瑞應甘露歌應 制

聖皇撫昌運大德被八埏致敬奉
宗廟潔誠以事天天監厥德神享其虔和氣既充塞
休祥寶騈闐麒麟已三出騶虞亦屢呈嘉禾朱草歲
常産醴泉叶應黃河清白烏及玄兔卿雲與景星紛
現疊至不可殫名惟此甘露瑞復降于



孝陵孝陵松栢盛森鬱濃濃柯葉光玉潔萬里惟看
嘉氣浮滿空祗覺香芬苾其凝如脂甘若餳禽林璀
璨聯珠纓祥飈吹之不墮地赤日照耀逾晶熒都城
父老盡驚喜爭先快覩如雲委共言茲瑞無可擬我
皇孝德協重華昭格天心有如此是時
鑾輅留北京
儲皇探珍盛金盤容緘馳使獻天庭天祥烟瑞霧隨飛
騰芳聲暢達天氣清
聖情悅懌受嘉貺凝神肅穆薦
太廟單忠頌賜逮公卿粵稽瑞圖驗祥經徵祥歷歷

皆可憑俗淳政治世太平天樞不動天乳明軒轅降
精仁澤零豈蓂莢時寶甕看長盈大鈞播化陶瑞物
採而食之光可掇能使天下人民盡壽康何必金盤
承之食玉屑偉玆
明盛世嘉瑞欣屢覩惟
皇續鴻基功德超千古仰惟
太祖雲陟降在帝所眷言錫靈貺謳吟遍率土小臣
樗散材淺薄何所取操觚秉翰媿無能忝職詞垣竟
何補作詩頌德焉足數願同擊壤之歌歌且舞萬歲
千秋奏

明主
元夕觀燈 己亥
聖人御極四海寧佳辰令節樂事并正逢元夕天宇
晴
詔令萬國同歡情千門萬戶齊頌稱拜荷
聖主恩澤宏都城城門夜不扃香車寶馬往來輕三
神之山何崢嶸丹丘閬苑接蓬瀛六鰲戴之翠霧凝
欻從海上來彤庭瑤林瓊樹攢蔥青絲毬面面相綠
繁萬炬齊列空中明忽訝春回暖氣盈東風巖岫花
寘寘纖塵不動八柱擎天星璧月光晶熒玉霄辟僊

降瑤京金童玉女扶霓旌驂鸞駕鶴青雲城偓佺羨
門安期生寶幢羽蓋紛相迎祥烟散彩霞流頳九重
仗出仙樂鳴榮光燁煜浮太清千官侍宴儼在廷瑤
筵綺席羅公卿金盤珍饌敷芳馨宮壺仙醴酌瑤瓊
中使傳宣敎優伶教坊伎兒多伎能新翻巧戲爭來
呈當空躍出無所憑翻飛千尺搏雲霄鸞翥舞不
暫停口中吹笛手彈箏兩柱高高撥絲絃蹤躡渾如
地上行鐃歌絲管相喧轟俳諧俚語競嘲爭炯飛寶
柱骨璃英種瓜植樹如生成千態千狀不可名更蠶
快覩喜且驚爲百辟萬祚揚休聲小臣何幸沐

恩榮作歌頌德情不勝願祝
聖壽千萬齡歲歲年年歌太平
麒麟歌
麒麟之生何環奇天佑
聖德出盛時麕身散彩御雲翦馬蹄踏鐵天風隨角
端有肉不以觸豐隆瑩潔崑山玉龜文犛尾豈常態
龍頸鳳臆非凡育嬉遊每避生草行綠茵毛質生光
晶沆瀣朝餐白日擧天池晩浴彤霞榮偉哉瑞獸真
可羨前古傳聞今數見我
皇仁德被八荒遂使蕃方亦來獻拜伏龍墀懾不驚

昂首望
闕時一鳴
重瞳再顧天顏喜百辟抃舞騰歡聲微祥昭德有如
此超軼嘐虞古無比
聖子神孫摠孝仁不獨周詩咏麟趾

福祿歌 番人呼為福狸至此改曰福祿狀如驢其文白黑相錯内瑩潔可觀

奇獸生來毛骨殊不與凡類同馳驅玄章素質粲雲
錦霜蹄綉尾踰龍駒神物尋常懷猛氣倏忽應須竄
千里五花連錢難可同玉驄赤驃寧堪儔騰嘶蹴踏
長風生朝刷濱海波濤驚眦同疊疊蒼璧萃雪嶺片
片玄雲凝鶩駘蹋蹴弗敢顧䧺逢大道騁獨步青從
辟璧團奇材欲向天衢駕鑾輅五雲威閣宮闕開九
陌噅傳福祿來王階立近榮光繞彤墀行逐祥烟迴
藻庭龍馬曾入貢一時薦舊誇歌頌若教覩此奇異
姿寧遣清名渥洼蓮

駝鷄歌

駝鷄之生西南之國溟海之濱屹立崢金距延頸崚
秋雲玄翎間素彩玉翮無纖塵初日揚光耀瞳朧絢
烱霧飢啄禹日粮渴飲堯時露獨迎扶桑景自識蜡
挑搨晞大陽憩朱垠游曠野避荊蓁怒無與鬪行無
與群鴻鷗雉鶩之頊獲焉足論刷羽瑶空忽飛雪一
鳴天下皆逢春感茲太平時飛走各得所栖宿良自
由况復懷樂土欻然飛來渤上國内苑追隨鳳凰侶
不知大鵬之搏九萬里一息果何許却笑赤鷄羣長
守藩籬下

馬哈歌

海天漠漠雲山蒼茲獸之産特異常體纔數尺不勝
韁勻圓瑩潔滄積綱頭上雙角過膝長黑如凝漆飛
玄霜赤日下照粟虹光柔毳熠熠相煇煌或游豐草
懸崇岡驚鶩岩夜之山麞對獺不敢與同行玄豹或
遇猶傍徨逡從竄徵貢
帝鄉天階徐步甚安詳有如堯日見神羊豈羨白雉
來越裳遠人率服由我
聖鴻恩需澤被遐邦執琛奉贄爭梯航此物亦復陳
明堂蹩跫首長紛趨蹌拜舞長跪獻壽觴顧祝
聖壽齊天長

耕樂

山邊結屋溪上耕山溪樵漁知我名平原雨足扶耒
出綠樹春晴聞鳥聲田家種田少閑暇虩轤纔入作
禾架陌上分畦植豆苗墻陰隙地栽桑柘東郊牧牛

斗盡肥自從樹藝多及時秋穀登場看獨早公門於稅未曾遲西風酒熟會隣舍但說年年好耕稼盛時無事身得閑縱飲高歌到深夜曉來門巷散雞豚發家烟火接孤村不言倉廩多儲蓄猶有書聲在白雲

戲恂如周員外做賦兩浙得江字

文江才子尚書郎英姿俊爽無與雙年來三十聲名震椎辭健筆森落如濤瀧鯤鵬奮起驊騮蹴蒲雲路遺棱社功名富貴在指掌蒲牢萬石筵可撞鯨魚焉能久處涓滴之流淙忽然一日啣命出金闕道傍觀者何紛龐急管繁絃促離思朔風大雪隨飛馭國賦東南十八九試令佐理待經邦使節翩翩向吳越錦帆迢遞渡三江關山千里遙相望歸來握手心始降綠楊啼鳥雲霧怒興酣白日倒金缸

送人歸文江

侵晨携客登高臺送人獨向江南回半酣落日更呼酒醉來不管驪駒催看君磊落多意氣一生不省山林事欲窮湖海縱遨遊豈似尋常作生計今年又買西江舡放棹中流心浩然東風花柳金陵道細雨帆檣江浦煙覽觀壯觀情未已北上金臺渡淮水千里

雕齊郊一尊邂逅都城裏都城繁華天下無淹留延賞形神舒忽望鄉闕動歸興使理行裝逼歲除歲闌握別亦何苦朔風吹雪紛紛下寒經驛路見鴻飛春入文江聽鶯語文江春日正相宜佳人應念行人歸到家樂事知多少還憶金臺送別時

括栢渡送劉通判

雙江合勢匙閩城絕岸通津何所憑曹劉連依駕空廛能使行人渾不驚急湍澎湃盤渦轉孤光蕩漾雲霞絢天際長虹晴不消霧裏行舟疾如箭回風吹浪凌空虛江干白日幺須呼文鷁翔舞不敢下三靈蟲鼎安其居送君歸時從此去江水江花宛如故憑想爲訪少陵翁舊日題詩在何處

小水圖爲劉校書賦

高山横蹙挿天起綠樹叢陰碧雲裏絕磴崔巍不可扳深處人家知有幾東風吹雨度林西江頭一夜水平堤雪浪洪濤洞庭渚晴沙綠岸浣花溪武陵花落春流急赤城霞漲蒼崖濕谷口如聞幽鳥啼潭深疑有虬龍蟄鰥鯛鱷吼滄溟東潮頭怒勢欲凌空扁舟艤棹無人渡只尺江津那得通勝境從來少能識五湖水綠蒼梧碧安得幽閑作遠遊隨處看山訪遺迹

雪丹同載為傳知縣玉潤賦
卿家伯仲才且賢共誇折桂秋風前翩然並轡上京
國彤庭射策五雲邊衆中喧傳好兄弟金榜前頭一句
名字聲花列宴盛光輝結駟鳴珂多意氣憲臺欣羨
那得同相携出入蓬萊宮闕齊鳴朝日傳雲勤
翩特扶風驊騮千里誤一蹶顛今荊樹無顏色扁舟
迢遞上金陵長河道路當冰雪蓬窓有酒聊共傾陽
春奏和誰為聽稍似幾雲入京洛何如風雨對彭城
經年復得承
恩遇曾許還家畢婚娶冠蓋何殊往日歟枕福猶記
来時路歸朝又喜拜親除雙鳧飛緣别
皇都杉関瘴霧連閩粤五湖烟景接姑蘇夙昔相看
不厭久客鄉離索難為守芳草池塘夢思暮雲春
樹堪回首昨来迷職一經過鳴琴不羈室高歌悠悠
孤棹劃然去舊時同載今如何春雪紛紛逐歸舫忽
憶他年暝猶往㧾今帳望行獨遲那得徘徊共清賞
関河綿邈歎驅馳故將幽意寫新圖丹青所及止如
此骨肉深情那可書
九峯樵隱
山居絶遊衍安知山淺深出門無所適惟聞樵採二

大山蒼蒼盡喬𣗳小山荊棒欲無路一望雲林入渺
茫壁嶂層巒是何處詰朝礪斧還自持隨意行歌離
得知負薪肯過城中市坐石聊觀松下棊松陰瑤草
徧旅長山鳥林須見来往逐伴多愁絶磴危抜崖亂
折枯枝響歸来變室稱閒情能將藜藿炊香羹心中
不自知憂樂世上何人識姓名姓名闊得深趣駟馬高
車更何忘明時官府少徴科暇日朋遊懽欵衆更愛
藏書不討錢閱君依賦度華年壁紛斷絶塵宇淨始
信山中别有天
送進士漳州教官
幾年折桂揚英聲今春就試来
神京西宮落筆驚風雨金榜爭看進士名篔貴榮華
眼前有獨喜儒官少奔走雙闕封章感
聖情一日清名滿人口承
恩曉別蒯門前遥持教鐸興悠然客中離思縈芳草
堤畔揚花拂錦韉長河迢迢從此去南行遥望移閩
路雪浪雲濤 海潮榕陰椰葉漳州樹漳州自昔多
賢才泮林數日待君来定知明年桃李樹春花盛似
今年開
石泉歌為顧應文賦

石泉生何所管閑居蕭散不求名尋常亦自得幽趣
潄泉坐石心逾清况是雲間好山水竹杖芒鞋隨意
行九峰崢嶸如削玉嶙壁倚崖帶平陸香泉迸落谷
水流掃石臨流時濯足薛澱湖中泰望遙吳淞三泖
遙相連顧亭林下訪遺跡仙人洞口拂晴烟有時揮
洒見胸臆石林松逕何寞翰墨客騷人每共尋樵夫
漁父能相識忽然赴
召來神京石泉久別獨關情望餘震澤三江遠夢入
崑山萬壑青東南茫茫海天迥到處逢人說幽勝展
圖似見故園春猶可高歌寄餘興

陳主事行樂圖

青年白皙秋曹客意氣相傾爍金石寒氷炯若顏玉
壺暖日照耀連城璧刑清訟簡春日閑芳街紫陌驁
遊盤盛金銙服白銀帶紫絲驄馬雕玉鞍繡韉玉漏
報天曙珂馬堂堂拂雲去通籍朝聯玉笋班退朝夜
著甘泉賦蒼頭兩兩蒼松陰携將寶劍綠綺琴碧桃
翠柳猶春色乳燕嬌鶯啼好音香車寶馬如流水蹴
踏芳塵半空起貴遊不羨七貴門咸椅異平得如此

送王祿勸復任 潞蝸

憶挹少年游泮池與君出入長相携春雨杏花共吟
興夜窓燈火接光輝我慙落魄無與比世人見我誰
相喜惟君倜儻好襟懷魔肝瀝膽宗交契余既嚼臭
在倘徉君獻賦登天衢才高大學詁不羨名重鈴
曹誰得如家林後自歎年滿出宰花村別京國三年
堂上但鳴琴百里人家樂耕織忽然報政來天官獨
持使節不辭難登高覧古思湧泉氣凌泰華晴雲端
我時攀桂留詞苑恨不相逢一聚歡雄藩大臣重國
器文章特薦金門召朱輪皂蓋向湖南五馬雙旌照
秋水喜因廻蹕正南還一壺相送大江邊東風吹雨
落杯酒楊柳飛花撲去舡從茲一別又幾年離情有
似亂絲牽金沙江上莎草緑蘭沅城頭明月懸黃金
臺前忽相遇未愜歡娛復歸去湖風蕭蕭送曉寒霜
雪峩峩役行路蠻邦民俗久相安思君望君君早還
須令到郡慰饑渴寧肯臨岐慘別顏氷積長河北風
起騏驥飛騰躡千里晴過巫峽帶行雲夜泛滇池渡
秋水龍雲山下春鳥鳴昔渡河邊民吏迎黃堂無事
有清襲可得緘題慰我情

東園別墅

葉園之東得幽趣別築華堂向深處千里縈廻擁翠
峰一片葱蘢隱嘉樹明時無事遂閑居獨對琴書聊

自娛松篁林下開三逕楊柳門前種幾株軒窓玲瓏
白日靜溪聲流泉入清聽客來命酒盞交觴興發幽
吟適情性當階蘭芷淨芬芳開窓散帙飄芸香俯臨
碧沼看魚躍仰睇青霄見鴈行難兄令弟才經國三
鳳翩翩好顏色絕澗招尋異考槃玉堂暉映真勝壁
昨來薊北喜相逢忽念園林歸興濃邀我銜盃索詩
句詩成告別何匆匆歸去優游樂山水空遣相思在
京師何日南還過宇江訪君直到東園裏

清風軒 此存[illegible]侯我北京好清雅愛植竹不共清和故其居有竹一本號清風軒來求詩

隱侯裔孫愛幽獨客舍開來便栽竹六月涼飈拂檻
楹一片秋陰似山谷誰言此地寒不宜看君種植曾
幾時凌霄直節自堪賞絕俗高標那得知雪霜凋落
歲云暮獨見脩脩對庭戶翠色疑連嶰谷雲雨聲不
辨瀟湘路綠苔三徑遠琅玕清風蕭瑟生書帙飛塵
不到得深趣好客相過許借看世人紛紛競浮靡況
復繁華在城市空羨春風桃李花那識高軒有如此

播州書屋

聞君家住播州湄環山綠水含清暉屋中藏書數萬
卷世業相傳寔在茲牙籤滿架不可數口誦心惟未
言哉白晝開窓日照帷清夜捲簾月當戶却笑傍人
一享希[illegible]俟幽興誰得知同風每覺芸香度翻帙時
[illegible]詩承卿家自是簪纓裔況襲餘芳尚高致入學
誰聞弦誦聲出門肯競錐刀利幾年宦遊在雲路延
水繞山隈烟霧迷興偶遂歸來頻訪播州讀書處

泉石生涯為凱上人賦

真修之慧好出家只將泉石為生涯嫩餘勝地流寺
水坐久優曇落花跡比閒雲絕塵想向石清泉征
幽賞暝入雲根那得移晚汲江深不聞響松陰岩竇
日烘烟霞蒸霧濯無纖埃點頭也自悟空寂見性經
教客塵灰滄波浩浩杯中渡誰識禪心無所住不酒
破石引帆檣篙宸齋網任來去一瓶一鉢無一錢閭
歌渾似葛洪川與飛碧海昆吾淨夢入[illegible]爐[illegible]而燃
眠來都門忽相遇杖錫濟留對春雨城內旅館幾延
過邀我覓詩修長句為訴隨緣契六空人間剩住若
為容何日金山復歸去長臨泉石坐談空

題大年花鳥圖

安安諸孫多俊才遠持圖畫到金臺展圖便覺東風
起千樹萬樹花爭開鴛鴦鳩鳴時春雨作綠樹樓棲太
平湖芳洲杜若散幽香對谷流泉注深壑恍若朝臨

澗水濱忘機鷗鳥長相親遊看欹岸盡脩竹不見當時漁釣人欲問桃源在何處洞口桃花餘幾樹沙暖王睢鵰正酣渚暝鷺鷥飛不去浣花溪上徑路微陶令門前楊柳垂金縷鸂鶒忽然出白日鶴鷗不敢飛一望江村迥無際春風淡蕩春光媚疑從上苑聽新鶯宛在中年見馴狎是誰工遣似入神趙家公子無與倫不覺丹青得筆末力幹造化回天真我家住往瀘溪溪花徑園林正如此為爾題詩更把看坐令無恨江南思

送陳師周還家豐中書之子

雨中枉顧幾幾日沉滯當門未曾掃可憐尊酒接歡遲復理羈車促歸疾歸時天雨忽晴明路岐喜得送君行七月秋來無過為孤亭柳暗尚聞鶯鶯聲恰似知人別前聲後聲啼不絕當杯相倚那得停握手難情可堪說取來京國省嚴親相逢多是故鄉人學禮從知過庭慣倚門應想望歸頻以茲繾綣難久住南行遙指鄉關路綠岸沿洄挽水舟問吳縈繞思江樹太平官府少追呼況是名家千里駒庭前白日莫虛度好趁閒時多讀書

畫山水為僧上人賦

秋江水流清見底江上連山翠如洗綠樹平林嵐彩浮白沙遠渚烟光紫崩崖嶠嶷然層巒玄雲漂渺生晝寒萬里春濤葉杯渡半空秋色少人看此中不是人家住四邊無隣山無路自非三峽幻遊時渾似變林談空處空中飛錫未曾下山險馱經不容馬布地人疑對給園過橋誰復尋蓮社從來蘭若盡深幽吾師蕭散亦何求心清智月無圓缺跡比閒雲任去留非入都城寫經罷到處隨緣亦多暇松偃雲岩未得歸謾向燈窓看圖畫

雪景

北風捲雨忽飛雪萬山積素光玉潔細泉既凋凝不流老樹枯梢總摧折山中人家几幾家青竹當門石逕斜寒侵翠栢不改色凍入江梅未作花層巒傑搆排飛閣疑是仙家白銀闕一望遙空絕點塵高擁隔臺閣林樾山深雪積猶未消是誰策蹇山路遙不將清興賦梁苑何處逢人問灞橋昔聞謝莊獨才俊朝回雪片飄衣潤忽見高堂列畫圖為爾題詩想風韻

畫山水

江邊欹石淨臨流白沙翠竹涵清秋松栢回環簇[illegible]爽人家居住更深幽童子開門人欲曙獨起看[illegible]少

趁遷陽岍雲連何處山沿溪水漫滄洲路幽人杖策
故相尋帶得蒼頭携素琴石苔徑滑行益遠凝望遲
迴綠柳陰小橋風景宛如昨極浦微茫見孤鶴主人
不知有客來猶自褰帷坐高閣杜陵破屋倚江千秋
風捫樹又摧殘使得幽閑有如此豈復長思千萬間

李都御史所藏錢舜舉金碧山水

高山盤盤入紫清攢巒疊嶂何崢嶸平林積翠淨葱
蒨凌空絕磴相縈日出滄溟綵霞散丹崖翠谷光
璀璨晴天瀑布飛半空細雨流泉漫深澗春泉出澗
大江流江波浩蕩無時休渡頭風急小艇急煙外斜
陽多釣舟山中人家有餘樂負累石橋度幽壑故令
芳屋住高源盡把松枝作籬落沿溪路入武陵間平
林遠岫不可攀彷彿匡廬竹林寺依微還疑天台山
是誰畫此獨奇絕坐者只尺凌丹闕紙絹勝境在眼
前未覺丹青寄毫末聞堂公子所愛之故令圖畫生
光輝朝回玩適樂清暇獨守忠貞誰得之

夏珪荷亭聽雨為李都御史題

小溪浩蕩春水寬荷葉擎青綠可觀著亭正此樂幽
賞誰遣狂風生晝寒狂風拆我亭邊樹黑雲如凝雨
如注忽驚暝色一時來亂捲寒聲入空去開窓假臥
聽不付菱荷被折隨風流明珠𦗟落蒼磨碎波濤洶
淅瀝更愁天光漏雲欲解薄萬里風迴忽復作稍沙
瀟湘竹下聞何如喜雨亭中樂須臾雨止風亦停笑
源歷亂如飄萍晴川一望淨如洗落日長歌無限情

將進酒送僉事黃公

將進酒待秋風秋風吹征騎嘶向都城東城中冠蓋
集送客壺清酒琥珀鍾臨岐引酌不辭滿當筵意
氣誰可同竹林士柴桑翁一生酣醉杯酒中何如飲
酒日不醉醉來衣繡還東騘清風激烈下孤旱草間
狐兔都無蹤將進酒為君歌歌聲長誰相和請君留
須臾聽我重徘徊愛君不忍別送君直上黃金臺知
君他日在廊廟願得澄清光華來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六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七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吴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歌行

題王節行樂圖

幽人蕭散蒼松陰薫風飄拂開素襟褒衣大冠白羽扇玉軫金徽綠綺琴鶴鳴九皋山水深調高何處求知音採藥歸来煑茯苓丹砂可得成黃金江湖渺渺烟波外惟有閑雲知我心

王古用筆華軒

王郎製筆天下奇天下學士爭求之洩朝相國未應識秦世將軍曾爾為援蘇翰頼誰不會之拙從来自殊態羲之能用柳公嫌伯英豈知仲將愛爾忽夜作無人来毫端五色春花開絶似江淹劉清夢骸令李白增雄才汝州高士今何在吴中自昔多□来入神妙法匪言傳精藝猶為衆人最生平有志在臨池心情懶拙誰能知頼得王郎贈圖便興来揮洒風雲隨昔年曾到華軒下淨几明窓絶幽雅不用仙筒置壁間世人也自知高價為君作歌歌正長春風忽来吹墨香濡毫一掃紛熳爛更覺滿室生輝光

歲寒三友圖

天官清勁無所營結交愛結歲寒盟此来有松少梅竹開軒圖畫如生成蟠柯屈鐵蛟龍走玉蕋繁開雪霜後此日相看更有誰江左王猷渭川叟紛紛薄俗好繁華春風桃李自相誇亦知繁艶幾時好居然凋落擇蹉牙一望平林獨蒼翠孤心固有凌霄志磊砢終為梁棟材烹調更適和羮味淇園如簀盡尋常逢人何必問瀟湘傳説岩邊發精采丁生夢裏增輝光貞心勁節有如此盛世繁華孰堪擬清名千載自流傳却羨畫師巧盈紙

玉峽書房

峽江江頭幾百家高堂傑棟盛繁華山房幽僻何所有積得詩書餘五車牙籤緗帙多無數開閣芸香滿窓户燈火秋来坐夜深庭除花落知春去春去秋来歲月過少年事業莫蹉跎讀書自擬登雲路扶策寧能守薜蘿尋常往来無俗客吟詩作賦窮朝夕行輩爭傳賈誼才時人盡識楊雄宅富家有錢不讀書生来一任子孫愚看君意氣何倜儻貽謀獨與常人殊君家自是簪纓裔為君作歌發深思接迹前脩莫浪夸好遣芳名著青史

雲林書屋

恩許南過連雲林幽人結屋稱閒心屋中貯書幾萬
卷傳家雖恭多黃金飛塵不到庭宇淨雲外書聲溢
清聽滿架縹緗富五車穿林更喜通三徑客至論文
夜不休清吟高詠以開愁也知賈誼才華盛卻笑王
充市肆遊一從下帷謝儔侶門前芳草深知許不信
張華挾宅時絕勝揚子談經處鄉家豬綠自蟬聯奕
世書香君獨賢徵書早晚貢岩廊看取雲逵飛字傳

兩翁畫龍二首

江風捲地黑雲濕蒼龍夭嬌爭來集赤岍淋漓露兩
腥涎濺洶湧波濤立須臾三五縱橫翔呈[illegible]何
耀睥三山不見神仙宅一百里[illegible]黑雲
吹不盡海水微茫接天近[illegible]海若秘[illegible]喻盤
拏勢猶奮昔聞僧繇善畫龍[illegible]變化[illegible]然
如對九仙館何必下見驪龍[illegible]有如此不
此消[illegible]前一展看[illegible]雨至
嘗聞所翁親見龍所以畫此偏能工[illegible]猶盤
薄役使神物驅雷風老龍奮起烈[illegible]拔木明
冥濛混淋爪甲出雲霧左拏右攫何[illegible]
海若避百姓洶湧銀濤中乃知靈物自有神變化翕
忽誰能窮其款筱弄在頃刻怒氣振撼馮夷宮我願
蛟波暫停息且施恩澤蘇疲羸飛騰上下作霖雨九
州四海歡年豐

送陳廣文子友改教繁昌

城頭日出鶯亂啼送行直過都城西綠楊拂地霏殘
露紫陌香塵逐馬蹄青春冠蓋滿京國衆中見君好
顏色華嶽三峯雲外高花枝幾處墻頭出祖筵江上
征馬嘶吳兒蕩槳江鷗飛烟中遠樹猶堪辨卷裏新
詩醉亦題此別迢遙向何處高帆裊裊空去牛渚
潮痕落淺沙洋池草色迎[illegible]雨鳳臺斜日[illegible]風湖
水雲山知幾重開來倘有相思字題封好寄南飛鴻

春江別意送董元英復任海州

江邊人行向汀沙綠樹紅亭傍酒家欲行不別更携
手海州北望近京華客路相逢情不改剖符何年出
滄海又見功成入奏來滿懷明月看長在古來作郡
說循良只今龔黃名更香
九重詔出爐烟上五馬嘶來御路傍海州人吏紛相
待曉日晴霞擁軒蓋虎度河壖識舊威花明棠樹知
遺愛五雲低覆鳳凰城驛車出城相送行春從花外
探春色卻向江頭問旅程歌殘舴折春江柳柳外鷗

飛盞回首不管風飄幾片花且共亭陰數杯酒海國
南頭識使者畫開爲雀下庭際欲問長江別来吾恙管
舍看雲對畫圖

過膚橋驛望鄒嶧山

客行幾日見山少忽見此山看不了高出齊飄海上
雲低飛欲傍天邊爲舟人爲說鄒嶧山疊嶂積翠紫
翠閣〻參高標倚空淨未說長河行路難秦皇昔時
頌功處野火燒碑斷行路樹影遙傍黛色寒爲行直
帶秋聲度舟行益遠山亦移遠影蒼茫看漸微坐来
氣拂琅琊近日出陰連岱岳低夕陽酌酒船頭坐却
對嵯峩忽然過恋關心隨北斗懸驚逢雨逐西風草
昔日玄暉窓裏看如何對此泛晴嵐待得金臺會朝
罷還應回望五雲端

歌風臺

君不見歌風昔日有高臺古人不見今人哀露砌荒
涼餘白石斷碑剝落生蒼苔憶昨歌風臺下路風輦
歸時花滿樹錦筵戲樂天上來嬌娥舞袖雲中度威
加海内未可論何如歸見舊山村青雲北士古来有
白髮遺民今少存秋日經過路荒徑野草夾花誰
主遠色平分碭北雲天聲將〻〻兩屬何當形勢

[illegible]前此人相逢那得知好看漢祚從此啓銅雀妨蘇
空爾爲

中秋宴集得月字

霜葉飛丹桂花發金臺客舍中秋節玉署人閑對綺
筵碧漢雲消吐華月月圓照處人不看客中有酒情
猶豁天近心依北斗懸酒酣興與南溟闊才輪欲叉
更飛觴露冷金風漏聲咽扶醉歸来促曙鐘不寐鳴
珂向
金闕

清湘書屋

昔人讀書參山谷君獨臨湘結書屋風颯青蘋水面
来雲度滄洲落際宿常時度架散芸香波影灘灘清
晝長不向中流寧杜若獨將蠹簡對幽窓秋今作官
在雲路還憶當時舊遊處參差相逢爲誦吟只尺清
湘不能去

和答王脩撰直南京見寄

長河雨過流淅水白鴈飛来秋色裏喜得仙郎尺素
書却笑傍人記生死昔許雪案映隣輝秋今追逝隔
天涯薊北寒聲落霜葉江東樹色生遐思別來誰是
知音者猶自逢人說東蜀萬歲山前少詠詩長安道

上多騎馬落日寒空孤鶴群西風客舍正思君却向
黃金臺上望白雲千里遙繽紛

鵁鶄圖詩爲涌州樂汝剛賦

異林之鳥思故山鵁鶄長在高原間盡日相看不相
失有時飛去復飛還世人見此空歎息應有閑情誰
復識斷續多嘶百鳥喧卑栖寧似孤飛覆原頭雨過
散晴曛東風吹暖菰草春溯鴻成行忽南北猿梟猛
鷙傷其群何如此鳥能相顧對此令人得深趣芳草
池邊逐夢回華萼樓前伴歌舞君家兄弟盡相宜少
長怡怡人共知情深不用姜肱被醉後多吟康樂詩



一朝遊宦去鄉里却憶高原隔山水故舊能將友愛
情殷勤寫向丹青裹關山迢遞不可蹤秋深悵望青
雲衢欲識別來原上意官舍常時開畫圖

題林郎中應暉卷

東風吹暖春茫茫
天子乘時巡朔方翠蓋霓旌出雙闕天衢紫陌生輝
光萬騎奔騰度江去卿雲縹緲隨龍馭扈車按節逐
輕塵暖雨飄風淨前路從官文武如雲屯枚鄒衛霍
非所論旅矢金錢每殊賜玉纓璘弁多臨軒南宮郎
官越中客才俊當時獨輝赫錦袍絢日散天香白馬

嘶風驕玉勒六龍宛轉隨天行萬戶千門開不驚聖
人慶賞行時令天官黜陟樹風聲聲教能令被寰宇
八駿長驅寧足數行宮夜靜傍星河輦路花深聽鶯
語迴首都城隔翠微鳳凰臺下春日遲獨立江東望
江北綠雲千里從龍飛

一樂堂

輕裘駿馬塡郊郭誰家得似君家樂堂上雙親髮未
華河東三鳳人爭誇未說榮華在今日却憶嚴親樹
勲績曾逐元戎西出師馬蹄踏雪氈爲衣幾度沙場
心不厭殺氣稜稜吞長劍辛苦歸來知幾年榮名囊



得世人傳東風不種門前柳還對椿萱酌春酒東家
窮獨恒苦飢西隣無事傷別離人生有情歡不足萬
事由來如轉軸篋裏多錢廩多粟不及眼前多骨肉

嵩隱軒

幾年結屋嵩山間喬林右磴窮躋攀身將麋鹿共遊
衍與逐雲霞自往還苔深文徑人來少綠樹柴門偃
深窈風度堦前掃落花夢回窓外聞啼鳥閑來倚石
獨看雲却似愚公野谷村溪頭種竹繞林麓澗底尋
芳到水濱世人幽趣未曾有還惜山中往來久松陰
涼拂芰荷衣秋色晴熏菊花酒落日山邊放鶴回滿

庭芳草無塵埃不須更向武陵去東風綠野別館花洗眠

澄懷堂為王指揮賦

將軍身貴心事閑作堂正在高城闉樹隱疎籬伴清
晝竹深曲徑回雕闌常時燕坐朱門裏遥山翠倚簾
如綺不將情思競春華獨得高懷比秋水通衢車馬
日交馳紛紛榮耀知幾時何似君侯保終始能令甲
第生光輝憶昔青雲逐旌旆飛騰適遇風雲會猛士
讙呼氣勢豪勍敵驚聞心膽碎回看白日麗中天論
功更數將軍賢壯節寧隨衆人後丹心秖荷
聖情憐由來懷抱多磊落萬里秋旻飛一鶚曉超

金闕侍
天顔夜歸高館論韜畧錦袍駿馬照青春意氣從來
不顧勲欲將一劍報恩寵只今四海無風塵眯來相
逢得交契邀我作歌道深意歌罷蘭亭對綺筵草色
花香滿芳砌知君寧肯事閑居此心長傍承明廬却
笑貴游狂狹子平時無事貪歡娛

龍洲書館圖

身閑杖屨不出門門前車馬多如雲閑中盡日少紛
雜窓下常時對酒尊青山對門翠如染碧溪散彩晴
烟斂曉鶯喚客似多情夕鳥歸林知幾點有屋不藏

金與珠愛子秖教書與詩家貧蕭散更何事業成富
貴應有餘山村亦有尋幽侶載酒携琴過烟渚王猷
溪裏雪盈船楊子庭前草深路來游
京國亦多年結交喜得嵇紹賢看圖却惜龍洲趣那
得相從竹樹邊

梯雲樓為衢州李庠賦

飛軒伏檻參差起高出憑陵碧雲裏半空暖日上簾
鈎幾片晴霞拂窓綺夢回下瞰銀河流明月掛在重
簷頭金風吹散廣寒殿桂花爛熳清秋滉漾如將
見牛女暗織機絲隔河語仙人飛珮下紫烟白兎斜
眠濕寒杵興來作賦凌赤霄酒酣落筆如湧潮姮娥
驚起睡未足盱拭鉛華捧翠翹天門勃鬱霏殘霧桂
樹亭亭滴香露折得高枝控紫騮驕嘶直上青雲去

白門霽雪

漠漠凝雲乍飛雪登高遠眺同天色九重城闕曙光
寒萬里長江浪花白玉樹璚珂繞石頭蒹葭白鷺失
滄洲香街積素隨風起斷港殘冰帶水流初晴踏雪
都門外千山萬山出空翠日下徐看暖氣融城陰亂
落璃瑤碎此時酌酒送君歸梅花折盡向南枝尊前
僻唱郢中曲醉後何知有別離北風正急潮乍起幾

日孤帆到鄉里憶得都城雪霽時好數頻寄相思字

樂耕亭

長安年少多騎馬獨結孤亭向舊野亦知勝處可栖
遲故有閑身樂耕稼秋雨初生布谷啼驅牛扶耒過
前溪山田犁破晴煙暖村逕歸來落日低歸來有書
還自讀肯將歲月閒中過數畝納屋邊白雲滿林芳
草迷黃犢秋風禾黍已登場新酒旨客至
琴尊且相樂與爾世事都已忘逢人多問躬耕處柴
柘門前綠楊樹何許歸伏貿薄田也築茅亭共君住

送高陵令

城頭烏啼天欲曙披衣起送郎官去征馬嘶鳴木落
時仙晃飛向梅開處梅花帶雪歲將闌君行幾日見
南山藍田日出雲若函谷雞鳴月滿關高陵昨者
多遺愛歸時人吏紛相待路入柴間雖不驚風生堂
上琴猶在對此如何不自怡獨憐故舊多別離鴻鴈
封書寄能及莫令羈旅長相思

送人歸衡陽

鳳臺春至雨偏多綠楊晴日管弦和衡陽郎官忽歸
去車馬紛紛擁岐路嬌歌急管動春聲送君多是故
交情却惜別離容易久握手更酌尊中酒網衣昔者

在朝端臺中凜凜清霜寒自從作縣別京國幾處彈
琴有成績去年考最來天官客中聊復得交懽片帆
晚別秦淮水倏忽相思又千里鸚鵡洲前芳草青洞
庭湖裏春波平湖邊識得舊游處河陽城中盡桃梅
樹底東風秪待君歸到花開定無數

龍溪書屋

一泓溪水環村流幾年結屋溪上頭屋中只留舊書
籍牙籤滿架芸香浮門前種柳深成巷數家烟火閑
來往竹間客到自留題水面風回忽生浪樓棠不定
滿羸舍讀書長是惜分陰中流肯學採蓮唱落日猶
聞漁父吟鷗飛渡口花滿樹花底漁舟任來去未識
滄浪把釣徒還弄楊子談經處豈有書將與人却
羨常賢不厭貧詩禮相傳誰得似令人長憶清溪濱

雲松詩

青松亭亭雲滿山每憐先壠在山間昔時見雲憶親
舍松色蒼茫接柴柘紙令得祿親已捐空想雲松掛
紙錢心苦還應對雙衣淚枯耶復及重泉陽江縣中
望鄉里迢遞關山隔烟水日落猿啼暮色中月明鶴
唳秋聲裏雲移落落悲風纏夢魂長是到墳前官舍
沈思耶可見獨對新圖淚如霰秪望他時錦誥榮顔

蘩猶可松門篛

送詹知縣之寧德

雕鞍紫騮馬驕嘶出都門紛紛冠蓋一時集遠送郎官到水濱郎官本是臨川客青春才思真高絕十年厲志事燈窓一日携書遊上國自從作縣出維揚曾是鳴琴不下堂邊淮春到葉陰蒲綠樹鳥啼夜月長昨來紫陌重逢處幾日承恩又南去極浦帆開綵鷁輕長堤挪䡴黃鸝語吳江迢遞越山青仙凫飛過合沙城海邊人語潮通市縣集花開春滿庭政閑官府無一事獨騎行春見馴雉山田到處有人耕鄉里何曾識胥吏楊花飛雪還紛紛別後閩山隔斷雲孤館遲回忽相憶離思悠悠那可論



悅槐堂

植槐不在多種德如種樹前人解種後人傳故有清陰滿庭戶高枝凌雲低覆關晴光翠色生書案客過停車尋徑入開來隨意捲簾看人家多愛種桃李樂日春風紅滿地何如此花開獨遲三公庭外秋香細課兒讀書書滿牀更將幽興引壺觴半酣獨□□□下啼鳥數聲清晝長

送胡以賓人材歸老

胡君平生好讀書老來只在山中居忽然徵書到鄉里便辭丹壑謁明主都城冠蓋多如雲紫陌輕風飄暖塵五鳳樓前駐征馬雙龍闕下承恩君恩有待身已老濟世功名惜未早天上難將雨露歸山中着得荷衣好歸來無一錢長歌酒酣高枕眠□□獨尋三徑見夢魂還到五雲邊都門六月霏殘雨雨中猶喜卿出祖回首閩山隔渺茫明月相思定何處



題成以節赴春闈行卷

成君自是青雲器生來讀書負奇志今年秋闈催入試折得蟾宮一枝桂到家幾日促裝行片帆遙指鳳凰城洞庭湖裏雪未消鸚鵡洲邊春草生乘流千里忽超越五雲深處瞻龍闕趨朝紫陌月將斜射策彤廷日初出九衢雲集盡英豪劍光文彩動星躔獻賦多傳揚子在論才須讓賈生先只今相携送君去萬里鵬程從此逝總說明時得俊才翹首相看上雲路他年歸來着錦衣却令鄉里生光輝丈夫功名在少壯莫□□□□以傷別離

古廉詩集七卷終

#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八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歌行

### 題瀟湘烟雨圖

是誰畫竹真絕奇脩脩一片琅玕姿密葉叢梢鎖森爽淡烟疎雨何淒淒高堂相對清如許恍然疑在瀟湘浦耳邊宛聽鷓鴣啼空外彷驚鳳鸞舞曾是青青雲後看雨中翠色猶可觀雲來陰拂淇園暮風度聲連渭水寒虛心直節誰與並歲闌獨立風霜勁安得栽向釣臺為爾長歌寄餘興

### 秋江蘆鴈圖

平沙烟水何渺茫鴻鴈飛來蘆葉黃淺渚何處有矰繳秋近江南多稻粱成行相呼不相失帶得秋聲落沙磧瞑宿霜寒羽翮清夢回月轉滄洲白幽人居住足雲蘿尋常鷗鳥來相過忽然堂上閱圖畫獨立江頭秋興多

### 題黃鶴山人秋意

大湖揚波北風起湖上遥山青若蘚高閣憑空何處開霜樹林邊秋色裏林深石路盡苺苔天清幽趣淩雲開山人高興獨蕭散賈客扁舟往往來靠花欄邊照秋水孤礀朝光臨窓几悠閒帶鴻三兩聲一望雲濤幾千里吳興老人百不憂金陵夢想白蘋洲草深黃鶴山前路坐對新圖憶舊遊

### 送羅伯初陽江訓導

春風吹雲雨乍晴城中留人人欲行紛紛斷馬送君出折柳江頭惜別情舟人艤棹吳江曲酒更再進杯中綠黃鸝送巧近離筵碧樹飛花亂人目故鄉君到莫徘徊海南士子待君來泮池乍見芹藻綠門墻使有桃花開知君對此情更樂旅館寥寥望千里閩山共月明翹首相思倚高閣

### 折楊柳送鍾中書還南京

日出薊門前楊柳含朝烟朝回騎馬送行客手掇手心茫然柳枝猶帶雪春風未曾來留君更須史絲管莫相催徘徊衢路側且酌尊中酒別促寧更長行須折楊柳睹此故交情去去遥相望北鴻南燕各自君翻飛都在青雲上勸君看取楊柳枝江上青青君到時

### 雲馬篇

憶昔曾騎天廄馬白日從龍自天下騰空躡影度陰

山回首方看汗流赭戢回逐虜沙磧中根嶷長鳴駐翔風條來忽往若驚電衝群一出萬馬空歸來共喜脫羈勒放牧萊郊誰復惜還想當年出塞時朝薄扶桑暮西極莫言潦倒筋骨衰餘力猶堪一戰柂豈比駑駘空飽粟伏櫪長閑無所爲

題山水爲陳太守賦

萬疊青山拔空起一道長江清徹底隔岸蒼茫不見人人家多在晴雲裏匡廬五老蓬萊山滄洲白鷺烟波間隨風客棹任來去落日歘歌自往還絕硼孤亭倚翔樹彷彿天台石橋路欲訪群仙踪鶴遊浮來五馬專城去五馬專城幾歲華頻令千里徧桑麻問閻何處見驚犬田野無人說捕蛇宜陽太守有高致筆端寫出仁民意雨過崇陰滿路蹊春深草色連庭砌秪今考宗又南歸螺峰蹬水生光輝窮簷蔀屋有悍獨待爾重臨慰渴飢

畫梅

補之畫梅花不繁老幹踈花真可觀後來畫者皆不及徒艸人精神未能及此梅不知何所爲筆法稍似楊補之清淡之中見閒野一段高標孰能寫君從何處得此圖華堂燕時形神舒何必清吟在東閣不教歸夢繞西湖西湖舊時讀書處湖邊一望梅千樹風回空外盡聞香雪落林間欲無路自從別來今幾年此心忘却泛湖船看花不復眺幽趣調鼎終期繼昔賢看君文采誰能似廣平詞賦清如許鐵石心腸人共知歲寒高潔真堪比我家居住舊梅溪忽見梅花興欲飛爲君諷罷和羹句却望江南一棹歸

題竹

子昂寫竹天下奇清新瀟洒誰得知尋常圖畫空滿紙此地蕭踈帷雨袚踈枝窓葉翠可數白石蒼苔潤如許坐裏渾疑[illegible]雨寒空中宛見鸞鳳舞廣陽將軍欣得之公餘相對情自怡客來不詩孫吳法興到長歌淇澳詩雅懷高致有如此更精韜略那堪比呂尚鷹揚自古希七賢六逸徒爲耳

將軍獵甫

將軍一生膽氣雄六韜三畧蟠心胸閑來校獵擁雜虎城西倏忽又城東彎弓走馬若驚電草頭雲外人不見射飛彈鷹應弦落殺狐逐兎隨風轉昨聞雨在五里岡出門飛騎何鷹揚指揮猛士盡踴躍直前殺虎如封羊有時嬉遊到鄉里千村萬落爭迎喜挾彈歸來烏欲棲口落營門暮烟紫自是名家富貴人同

華遠蓬明聖君豈肯偷閑度時日長懷報國擬功勳

獅子衮毬

西南諸番濵海國來獻金獅重幾譯効靈禁苑成一雙弄影層臺皆五色綵毬抱得嬌舞時掣電持風趫若飛依微合浦明珠湧髣髴銀河星斗齊鬣如長絲齒如鋸目懸夾鏡精神聚呼聲動地滄海翻猛氣騰空震雷怒雲林掩睽渾不驚傍人未覺是丹青自非絕域遠王化安得雄姿到帝庭異物從來歸有德崐崘山高塞門闊展圖一覽皇風清始信軒轅來白澤

五明馬

龍媒迅足駿且良蘭筋樹骨何昂藏玄蹄表像白玉踠行驅燕驚飛黃驊頂雙顴夾明月四蹄猶帶天山雪曉浴瑤池玄霧凝寒經瀚海層氷裂東西南北萬里遙追風躡景不終朝離群滄海日初出歸秣金莖露未消世間神駿有如許雄姿逸態超千古蹀足渾疑白鴈翔淩空只覺蒼蚪翥由來天廐有真龍一出騎斯凡馬空五花偉跡傳圖畫八駿悠悠[illegible][illegible]

送王行敏歸泰和

都門車馬多無數紛紛送君出城去離亭握別歌老林吳兒蕩槳催行舟江邊柳疎秋正好江楓葉落凉生早歸去青山有白雲夢回幽處多芳草君家嚴君能作官吏看今翁在朝端重來問訊鳳臺畔幾度趨庭南海壖伯華有才入盡識論交况是非今日自惜年來見面稀別後惟應重相憶尊中有酒為君勞歌殘更酌君莫辭須臾別去不可見翹首遥空鴻鴈飛

聽淇軒

城中人家起高屋屋邊剩地都栽竹白日風驚翡翠毛清秋雨洗琅玕綠知君愛竹竹滿庭天寒雪落獨青青龍公不到幾曾識王猷數過得同行淇園憶昔移來種三徑清陰有誰共羅琴掃石坐應閒只好材問聽鳴鳳

壽泰和揚先生六十

西昌老人好風格今年六十頭尚黑幾日春風初度時玉夜星芒動南極子孫成行多讀書斑衣滿前酒滿壺謝安掃石坐能久揚子談經意有餘青松門巷倚脩竹翠霞落映杯中淥海屋仙籌添幾回王母墻

桃看又熟蕭散雲林亦似仙豈必還丹堪引年齋中
初蔫公孫子池上應同白樂天君家白是簪纓裔翰
苑文章説鄭弟更識王戎有俊才五色雲中見騏驎
昔曾來遊
京國徛高樓雅度人共知白從歸去陽山嶽令子青
雲惜別離政逢壽旦在林谷上日開筵宴華屋想見
南山揷斗傍遥遣長歌寄心曲
送彭毓智兄弟
别来自昔交游稀昨日逢人今又歸一片征帆江上
起幾行旅鴈雲中飛人情相看異鄉好見爾来時秋
已老客舍無錢情有餘為除斗酒相傾倒小軒恰容
三五人開軒静坐無塵壓墻邊㣲柳葉聲淨堦下黄
花寒色新湖風吹雲過城去星雛雨散江東樹樹
猶聞嘶馬聲江中不辨行舟處池陽回首豈
京華倚蓬忽過長風沙山侵廬阜雲逐水接濾溪
直到家鄉隣相見盡歡喜胡援從来最知己倘及歸
時問我名為說官閑只如此
送潘參政
金門曙色照初晴朝回冠蓋多出城城闉酌酒送君
去絲管啾啾帶別聲憶自同年識半來十載交情未

曾改作官已是重朝端奉使多應度滄海秖今分政
大江西駿馬長鳴出
帝畿離亭欲別見鴻鴈盡省初臨看紫薇遥想居民
盡相待千里春風郁氛靄韜軒不出庭户間人心自
得湖山外父客相思獨不勝悵望關山路幾程會當
報政来朝日遲爾雲霄説別情
送劉顯忠省親還鄉
朔風吹雪何紛紛雪中送客出都門遥看寒色逐征
旆更向離亭創酒尊嚴君夙負凌雲志久住侯門多
意氣
京國趍庭幾度来夜燭寒窓說離思相逢多是故鄉
人往来只覺情獨親可堪倏忽又歸去使我臨別驚
心神君家湖邊住華屋門前五峯削寒玉舊日開軒
好讀書歸時三徑仍栽竹連堦草色愛春暉東風戲
綵向慈闈嚴親獨宿更相憶待爾重来又幾時
蒼山小隱
蒼山東来忽然住十里盤回衆峯聚我家令弟心獨
閑為築幽居向深處開門種柳臨清溪溪中水流惠
白肥懸崖日暖雲生石緑樹春歸花滿蹊閑時著屐
入山裏山行踏遍莓苔紫牧童吹笛送斜陽仙容敲

春落松子我昔從此永日留竹窓幽户對清秋烟霞
倏忽別成久至今夢想蒼山道昨來金陵忽相邀遊
我題詩便歸去尊酒聊将客裏歡片帆遥指郷關路郷
關到時雪乍晴山中草木回春榮日長高卧白雲裏
須記天涯離別情

海天高興

滄溟茫茫闊無際瑶島滄洲遥迢遞萬里清滄極望
平涵空浴日浮雲氣往年曾見海潮来勢如山奔聲
如雷鯨鯢怒挾波濤立仙客愁隨鸞鶴迴自從今守
到為攺盲飈不動滄波静帆集朝看蟄船多月明夜
見珠光迴太守閑時一縱觀天吴海若皆騰歡極目
寧知碧天遠放懷豈啻滄溟寛雙旌 去竟何在錫
水蓬瀛壹寘晦至今海上有甘棠能令過者皆垂淚

停舟清磯訴風伯

嗟爾風伯神且靈八方之風惟爾行送迎舟楫任来
往皷舞植物俱生成昨来我欲回
朝去掛席長江藉神助如何不與一帆風極力船頭
遥相拒朝朝暮暮自北来驚濤怒浪聲如雷島嶼崩
崖白鶴驚蛟龍奮亂滄溟開排空欻日無時歇直恐
天傾地維裂勢欲鋭濺八月潮光摇帆領千峰雪夜
宿江氷對日明蕩漾逢怒如電驚算程計日心猶切
歆枕通宵夢不成嗟風伯兮誰爾使一月呼號猶未
已我欲攀天訴天帝擲爾荒郊誅爾死

入鳳城裏城諸公来迎就會裏城家小飲即辭

去年到此未入城今年聊慰離別情自娛疎狂一衰
老可勞廊廟諸公卿諸公握手盡歡喜亂把金杯酌
仙醴就中賢豪貴公子華筵坐我春風裏近来多病
少銜杯只今且去待重来来時當待投壷飲我懷不
飲為君開

耕樂堂

山邊結屋溪上耕山溪樵漁知我名原頭雨足扶耒
出谷口春晴聞鳥鳴田家種田多閑暇轆轤繅收作
禾架壠上分畦植豆苗墻陰隙地栽桑柘東郊牧牛
牛盡肥自從耕稼多及時秋穀登場看獨早官家輸
税未應遲西風酒熟邀隣舍共說年年好耕稼
盛時無事身得閒縱飲高歌到深夜曉来日出始開
門幾家烟火接孤村只今倉廩多儲粟且向城中買
書讀

鳳山書屋

鳳凰山在何處緑蘿青松結烟霧家中有人能讀書

積書歲久多無數深林厦屋清晝開白雲飛落蒼崖門散帙秋螢案頭聚閑蕪夕鳥天邊還當時蔡邕書滿簏後來有書無人讀何如陳氏多才賢文采風流世相續羨君青年才更優不將白日作遨遊月色當窓坐深夜蛩聲繞砌吟清秋明時不遣卧空谷已見鳴騶出林麓彩纓與組在雲衢思續當年舊書屋與鄉回望獨凭闌關河迢遞歸路難誰遣片青解人意鳳山只尺眼中看

送劉校書往泗州學正

城門初開征馬嘶出門送客繞長堤翔風吹雨欲飛雪岐路香塵暗作泥過橋駐馬且沽酒雨裏携壺到江口開筵押坐縱高歌亂折梅花不停手梅花飄香落酒杯杯殘歌罷更遲回朝中故舊惜君別泗水諸生待早來揚帆忽渡滄江去流澌臘月邊淮路浮蒼沙頭石吐霞淮渦水上雲連樹泮林到日得閑情馬融帳裏好談經桃李門墻散光彩東風啼鳥送春聲可堪羈旅在京國遙望河山渺難越五夜相思待漏時獨立青霄對明月

氷蘗堂

鐵冠御史繡爲衣烏臺六月清霜飛蒼鷹擲拔起雲漢驄馬騎驍當路岐人生所貴在清白辛苦由來事馬鄉寒入金壺夜貯氷志堅鐵石朝飡蘗前年攬轡渡長淮淮邊千里淨氛埃輶軒所至動山嶽平原不見狼與豺歸時瀟泊恒自守氷蘗堂中何所有古來萬事皆等閑惟有清名可能久

學圃

不從隙地起樓臺獨看小圃青山隈門前開徑林邊入溪底通泉竹下來春風初回好耕作時時入圃耶厥畝帶雨携鉏分壠塍攀叢折棘拱籬落幽軒多暇閑簷攏滿園新綠紛手茸日彩輕浮兒葵菜露華淨裏蒜踏菘有時親友能相頋旋向圃中摘瓜瓠掃石松間綠蔭稠開尊花底清香度昔聞灌園甘苦辛不顧黃金寧頋貧廣川猶有下帷士吳郡誰持傲主人如君豈是悠悠者幾載窮經竹窓下待看白鶴降天書不比傍人老耕稼

畫山水

青山峩峩幾千尺廻崖沓嶂凌空碧萬樹花開洞壑陰千岩日出烟霞赤何人結屋倚喬林朱閣綺檻閟幽深泉聲曉漱澗中石花氣晴熏窓下琴小橋流水

清見嵐江遶白石紛紛髙軒燕坐不出門遠客幽
尋到山裏山深鳥啼山雨晴東風忽来春草生不知
滄海有蓬島疑近天台見赤城赤城迢迢更何在山
中芝草無人採清興悠悠誰共問一曲長歌白雲外

白鷺洲送人下第歸文江

君不見白鷺洲平沙漠漠江中起萬里雲連水氣寒
三山島下烟光紫東風忽来如有情吹得滄洲莎草
青萋萋垂楊送鶯語潮回初日射沙明蒼茫望入呉
江樹兩岸人家住無數嬌春羅綺任行遊賈客兒檣
自来去送君從此獨南歸征棹摇摇掠斷磯滄浪不
見濯纓處故里還思下董帷霜蹄蹴躞身未老到家
讀書應更好上苑花開待爾遊莫向滄洲戀芳草

送盧淵新安訓導

橋門作客應已久磊落才華世稀有去年折桂得髙
枝今年政是作官時一官迢迢向何處獨將行李新
安去别袂初從江上分征帆却在烟中渡維揚回首
見都城過淮新水漲波聲山連齊魯晴雲遠路入幽
燕莎草青新安自昔風景好泮水諸生待来子執經
鼓篋謾紛紛馬融帳下窮探討知君振鐸清獨關都
門還望隔關山誰道相思遠難寄秋来鴻鴈望南還

送陽副使赴雲南

十年烏府聲煇赫此日承
恩別京國豸冠遠作外臺臣驛路還迎驄馬客驄馬
驕嘶不可留餞宴紛紛臨道周春深杯酒意難盡日
轉離筵歌未休東風吹人忽分袂南去黔臺幾千里
巫峽猿啼碧樹雲滇池日照金沙水行看鵰鶚厲青
天下視狐兎俱蕭然桓典曾令世人避蘇章更有清
名傳我生落魄從来久惟君於我情偏厚一室頻年
似磬懸贈君遠行何所有君行不用說埋輪激揚要
使枭鸞分丈夫守道貴得意莫厭清貧同衆人

漢陽樹色送蕭大尹雲南

漢陽孤城江上起緑樹環城幾千里平林迢遞帶秦
梁遠色蒼茫接烟水遥村近郭有人家春来處處種
桑麻雨餘窮巷聞啼鳥日出晴川散綵霞蒼松翠柏
寒森欝豈如洞庭唯有橘漢水巴江樹底来農歌牧
笛烟中出送君遥望漢陽城漢陽樹色還青青嬰兒
快展雲霄翼百里初聞絃誦聲也知明年種桃處花
發多於漢陽樹矯首相思隔斷雲臨岐謾作江海賦

送郭慶大尹還錡氏

夏日雨初霽赤日赫層城城頭烏雀散門外車馬鳴

問君昨來待幾日倏忽相看又成別尊酒長亭歌吹聲綠柳平沙送行色舊聞善政得民心三年百里有棠陰春行桑下見馴雉晝臥堂中懸素琴秖今又向汾陽去歸旌却問來時路𪗌馬泰山樹底行雙鳬函谷雲中度亦知到日不勝情邑中老稚盡相迎昔時種桃桃滿城明年花開多頌聲

邯鄲烟樹送朱玨參議歸河南

邯鄲古城人到稀岩樹蒼烟入翠微烟深草綠無行處樹底逢人歸去遲東風吹雲忽飛雨千樹萬樹花爭吐紫山欲斷滏山青一望嵩高在何許前年驛馬過城西城邊舊路今不迷春深柳市看人醉日出桑林聞鳥啼邯鄲人家多賣酒且上高樓呼一斗豪來不讓謫仙人半酣落筆詩千首遥指邯鄲送客行滏陽西望洛陽城紫薇花底一廻首雲樹相思無限情

岩岩亭送陳參政歸山東

岱宗磅礴不可擬翠色橫秋幾千里硝石巉岩倚天外孤亭屹立當山趾亭前芳草沒路岐古砌蒼涼苔蘚滋幽花拂檻無人採獨鳥時鳴聽者稀夜登日千峰紫一杯遥見滄溟水昇元觀東曉鐘聞岱嶽祠前白雲起聖賢大道誰不由乾坤闔闢同周流泰山氣象偶為喻誰遺名亭獨此留君去薇垣有閑日隨處登臨訪遺跡想得凭闌一望餘懷古清吟興何極

朝陽丹鳳圖為李丞御史賦

鳳兮鳳兮爾之出也何所為必有聖人在上鳴舜當其時所居崑崙石千仞河流直下向海歸羽翮三百爾為長九苞五采真奇姿栖必丹穴食必瓊芝刷羽毛於崑崙吸沆瀣於天池賓盛世和氣之所產彼尋常凡鳥烏可以為儷昔簫韶九奏於虞廷一來舞而有儀厥後岐山之下亦聞之噫家家千載世莫見兮陋緱山之長生鄙蕭史之善吹欲將盻瑞圖瞻望洛水湄長鳴白日九天上誓令四海皆春熙豈肯學蒼鷹一飽輒高飛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八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九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七言律

### 元夕觀燈 四首

珠星璧月拱神京春到元宵淑氣盈九市笙歌連巷
陌萬方黎庶樂升平金莖湛露晴光動華蓋中天瑞
彩呈自是
聖朝無事日華夷處處有歌聲

宮闕巃嵸萬戶開六龍扶輦御瓊臺鸞旂影向雲中
度鳳吹聲從天上來仙苑已看佳氣應禁城先見早
春回金吾放夜承
天詔玉漏璚籤不用催

月殿星橋碧漢通彩毬蓮燭炫層空三陽煖旁千岩
綠五夜花開萬樹紅彩映玉樓晴雪外光浮寶座瑞
烟中太平
天子崇佳節歡樂還應四海同

五雲深處錦筵開山繞鰲峰御膳來風送異香浮玉
案春催煖色上瑤臺瑤池遠獻千年果蓬瀛海深獻萬
壽杯喜溢
龍顏天日表更看佳氣渺蓬萊

### 送李遲主事使八百黑商

遠使輪臺萬國兩煌煌玉節照金泥曉臨戎落聞番
語夜宿沙場聽馬嘶慈儀去鶴寒雪早玉關回望暮
雲低龍宣
聖德懷殊俗歸荷
恩榮孰與齊

### 和胡學士中秋韻

萬里山河拱
帝城秋清月近倍分明金莖沆瀣雲中出銀漢薦蒲萄
醉裏傾幾處歌舞催曙色九門銅漏送寒聲玉堂傳
得陽春曲更向通衢頌治平

### 送鄭中書琳言還南京兼簡周編修

少年擢桂羨諸孫翰法精專衆所尊玉署選留還續
學鳳池曆著獨承恩春風來日辭仙闕暑雨歸時到
薊門若見故人周茂叔為言離思繞詞垣

### 送人赴河南

細雨沙乾不作泥雨中送客過長堤薰風綠柳黃鸝
語芳草紅亭驄馬嘶夜坐燈窗對月曉行驛路獨
聞雞也知萬洛遥相待英向中州惜解携

送蕭深州

作郡多年別帝京昨來朝見廣陽城雙旌曉日承恩去驛路春風騎馬行桑柘連陰無虎跡甘棠繞郭有鶯聲但看望之何事蒸不徒循吏著清名

送劉僉憲成還河南

雙闕曈曨曉退朝携壺送客上河橋繡衣初帶天香出白日偏乘驄馬驕寒傍薊門春尚淺雪殘嵩嶽路非遥外臺久別懷風節到日相迎總舊僚

送呂尚書歸省



朝端碩望似君稀千里寧親許獨歸丹詔曉從天上出白雲時傍馬前飛秋風華嶽迎仙蓋旭日萱堂映舞衣養志須看勲業盛不言閭里有光輝

送郭給事炘父歸文江

仲容秉筆立螭頭千里能來慰別愁望遠每懷蘭砌美到京殊勝竹林遊客窓樽俎猶佇月歸路孤帆白鴈秋此去文江尋舊隱閒雲綠樹轉深幽

胡學士挽詩

翰林儤直禁垣東内相名高位益崇步武傳宣勞

聖眷御樓侍立許誰同金蓮宷寶過殘夜玉樹凄涼對朔風懷望瀛洲空舊跡不堪揮淚夕陽中

松溪舊隱為査主事乃兄賦

百尺清潭幾仞山幽居正在萬山間門前種竹原通徑窓下看書獨掩關泉落重湖春漲闊陰連五老暮雲還季方霄漢多歸夢長繞星溪綠水灣

題方壺小景

絕澗懸崖架石梁白雲深處是何鄉萬山泉落秋聲滿一徑春歸草樹香江帶平沙烟漠漠水浮孤嶼樹蒼蒼夕陽誰棹扁舟去遥望空林牖渺茫



送新安葉令尹

西風落葉鴈初歸秋草萋萋去路微樽酒城邊留客住雙鳧日下傍雲飛桑間馴雉行春遠堂上鳴琴聽訟稀為報河汾王教授故交音耗莫和違

閩山霜露卷

久別先塋事遠遊閩關迢遞白雲浮雨深草沒荒山道霜落猿啼古樹秋大野茫茫春自去寒溪漠漠水空流夕陽回首遥天末望斷鄉園無限愁

送王吉士華歸寧波畢婚

征馬蕭蕭背朔風長亭獨立送歸鴻杏花金榜名應

若山雲臨橋路門通占夢已期冰泮後檢書猶在片
明中離情杳杳隨人遠直過吳山浙水東

贈秀才從軍

少年聞說薊門行到得從軍白髮生枝獵雲中過細
柳防秋雪裏度長城也須騎馬隨邊將強學弯弓射
虜營却咲讀書空白負不如學劍早成名

鍾鼎曾狀元婿也既字之來求詩以勉之

實路千金未易酬青春文采與常流壯年任力輕烏
獲盛世銘功重列侯聯句空驚山骨友和羹終副廟
堂求也知已有成人志萬里雲霄[illegible]游

送周文褒復任河南

曉來駟馬復歸裝象簡朱衣帶
龍光路出金臺辟薊壯山連嵩嶽入河陽清摒客散
紅亭杳畫省官閒白日長不獨雄藩重才器行看黼
黻在巖廊

映雪齋

積雪空齋絕點塵看書夜坐不憂貧霜殘每訝寒光
早窓淨長留瑞色新白勝囊螢當永夕何須鑿壁向
比隣華堂銀燭多歡賞得似閒情有幾人

和答盧吉士翰二首

千里遊觀杳別何每懷聯步上鑾坡客程未往風霜
慣宛路淹留故舊多春到邊鶯還出谷潮通遠水自
生波欲知薊北懷君意月滿關山雪滿河

昔別裁書幾度封都將客意付歸鴻漢庭有策曾三
對頻巷無愁任屢空松柏寒深猶傲雪鵰鶚秋勁會
搏風須賠綬步青霄上始識尋常未可同

鑑湖樓閣

樓閣巍峩鑑水東曲闌回檻倚晴空天邊雨過春雲
濕海上霞飛曉日紅樹色平連青嶂外漁歌遥度碧
波中老來積得書千卷閑日長吟興不窮

送張布政還山東

經營洛邑太平年方藉論功美獨賢客邸送行殘雪
後薇垣歸到早春前五雲宮闕千門日十二山河萬
井烟自想政成無所事別離空遣寸心懸

白鶴山房楊學士讀書處

住近先塋心獨閒山房遥在萬松間興來得句應題
竹盡靜看書不掩關金馬玉堂天上路石泉烟凝夢
中看展圖豈少雲林思欲效忠貞未得還

送羅侍御還烏臺

明時共說作官清獨立烏臺有令名攬轡霜飛巴子

國盡督雪落濮陽城官亭把酒驪駒發翩路衛寒驄
馬行歸夫若逢胡侍御殷勤為道別離情
魯林懷思為孔太常賦
一從南渡隔天涯洙泗還孫訖與期春草獨深吳地
雨秋風不盡魯林思遲暗松檟非今日欲薦蘋蘩定
幾時簪紱幸能逢
盛世朝庭洒掃未應遲
山水
石橋飛瀑畫潺潺坐對江亭心自閒琹客有時看竹
到漁翁何處棹舟還蟠雲松樹偏臨水隔岸人家多
傍山忽憶故林春雨後沿溪晴步石苔斑
環溪八景 四首
青山萬疊鬱崢嶸紫翠空濛楚水瀠雲氣盡含壓草
雨花香晴拂武夷春苔封絕磴樵歌靜霧隱層崖樹
色新惟有郭文清興在觀遊不惜往來頻
右茶峯疊翠
源泉深匯鏡湖平水闊秋澄愛月明岸曲低涎蟾影
又風來渾覺桂香清光浮幽壑潛虬出波漾寒蘆宿
驚鷺賀鑑當年詩勝槩若為相對更多情
右泉湖夜月

平郊十里有孤亭驛騎紛紛見送迎南接關山臨海
徼東連驛路上神京寒衛感霧霜凝轡曉注平坡日
絢纓忽憶當時題柱客獨乘駟馬洛橋行
右南亭歸騎
梵刹巍我倚碧山疎鍾杳杳出雲間聲聞下界清風
度響徹空門白日閑紙樹葉飛驚鳳沓靈岩泉落失
潺湲少陵曾宿龍門寺聽罷長吟欲忘還
右北寺晨鍾
送傳僉事
楊柳西風葉未凋送人折柳傍危橋也知還闕承
恩厚不惮河陽去路遙驄馬獨乘寒氣重繡衣猶帶
御香飄外臺風采依然在好紹公忠答
聖朝
三山曉月
三峯嵐氣曉來清初日纔升嶺璧明深樹葉敧知鳥
散平村烟靜見農耕樵人逐伴山中去估客揚帆江
上行得似玄暉窓下裏吟成相對有餘情
五渡寒流
伍渡溪邊寒水流水深沙淺正宜秋灘聲不似黃牛
峽柳色遙連白鷺洲書舫閑時從客渡碧潭清處見

忽遊君看江漢朝宗意誰向危磯理釣鉤

同江烟樹

緑樹陰陰紫翠團晴烟一帶俯江干行人策馬穿林去使客停舟隔浦看春暖叢深鶯乍囀日高花底蝶初乾何應長似臺前柏共守清霜到歲寒

玄潭劒石

誓袪妖孽使人安白日惟將一劒看動氣劃令山石裂清光遥射斗牛寒名邦遺跡留長在終古神功著不刋却咲長房懸索處得成仙去又難觀

送許公儀之夏津



雙闕承恩歲晏時夏津南去近京師城頭日出烏啼早河上冰堅馬度遲花縣郎官期蓋鳳池同氣惜分離也知運幕多優暇好寄清吟慰所思

贈陳醫士

妙傳仙術不論方自有清名達帝鄉夜鼎虹光丹火伏春林日暖杏花香金門待詔青霄近柳市懸壺白晝長可是文園多病客墻理欲報意難忘

新春五日送汝良還鄉兼簡謝二桃源利貞

相逢旅館歲應闌幾日東風不盡懽冰雪漸消春向暖閩河遠去路猶難邊淮潮浪平時渡入楚鄉山好處有令弟桃源如問訊不才猶自侍金鑾

送子潭還南京

雪晴沙暖早春遲河水流澌欲別遲客夢遠隨青雀舫宦情多在白雲司滄江潮落風濤靜紫陌鶯啼楊柳垂悵望鳳凰臺下路先將歸與報親知

春日陳檢討宅燕集

十年文苑著才名進秩爭誇侍從榮已喜承恩趨北闕還看載筆入西清華堂尊俎留春燕綺席



笙歌借曉鶯不惜東風歸路晚醉來高咏有餘情

送尚友知州

天上承恩香滿衣雙旌迢遞向南歸離筵酒共孤琴羅驛路雲隨五馬飛澧水郎帆情獨喜薊門見鴈念相違黃堂清坐無餘事秋草滿庭人到稀

吳楚在望圖

白髮慈闈在故鄉難兄遊宦亦殊方情飛楚塞關山遠夢入吳門道路長堂上歡娛思戲綵客邊風雨憶連床政和縣裏鳴琴罷極目江天思不忘

草亭小隱畫像 荊司務父

丰姿偉岸眼中稀蕭散江亭隱翠微青竹林深知掃徑白波鷗近為忘機夢醒聊作東山起賦就空慚栗里歸寂寞獨留遺像在令人瞻望思依依

天水一清樓

湖邊樓閣聳崢嶸水色微茫泛大清灝氣淨隨春浪遠雕闌依拂暮雲平晚看赤日波心上夜覺銀河池底行登覽誰知王勃美雄才高詠使人驚

送梁多象還吉水

每憶難兄嘆遠違獨將行李望京師到來未識荊州面送別還吟常棣詩客路亭邊分手急故園江上卸帆遲也知正及東風後草緑池塘有夢思



麥桑里

桑田何處望滄瀛此地猶傳往昔名衰草烟深迷舊跡空林霜重落寒聲幾家茅屋聞鷄唱僻路斜陽見客行遠送雙鳧從此去傍碑吊古不勝情

蒼雪軒為滿上人賦

方丈前頭綠萬竿清風五月不知寒陰連窓下馴龍虎翠入雲間宿鳳鸞自覺空林無俗氣何須每日報平安幾回出定臨高卸隨意題詩到處看

送潘參政

昔年金榜得聯名顯宦朝端獨有聲藩閫待宣
天子化都門惜別故人情悵餞闌瞻
天近春渡重湖見底清想得澈垣多暇日還將歌詠頌
皇明

送閒上人歸德清

昨承喜識遠公顏忽捧除書出
帝闕江上浮杯隨月渡天邊飛錫逐雲還官河行見新春柳梵刹歸尋舊日山回憶金臺相送處離情都在畫圖間



南鍾舊墅

南鍾昔日有亭臺竹樹園池碧澗限遺趾每從行處見好花還似舊時開桂林習隱題詩到苔徑閒遊愛客來紆綫只今懷久別楚山西望首重回

學書軒

閒說幽居與靜宜鍾王書法是吾師閒時獨對來禽帖長日多臨洗墨池索請銀鈎能自得李邕仙手少人知興來不用芭蕉葉一筆書成字字奇

送劉英進士

桃花開徧柳絲垂拜
命南還輕別離虎榜久看登第日麟膠初就續絃時
薊門祖席聊須醉楚岍歸舟莫遣遲想得到家娛綵
處壽觴雙舉樂無涯

斗山風木

卄載蒼翠九華連一薦蘋蘩一愴然封樹淒凉寒雨
裏悲風蕭散墓門前感時泪滿清溪水樹葉哀啼碧
嶂烟久別去為驄馬客不堪回首暮雲邊

送韋克安歸紹興因寄聲其兄郎中

明時
詔許暫歸休東入鄉園遂舊遊岐路獨看征旆去一
樽聊為故人留金臺曉月清宵夢刻曲叢風綠水舟
到日難兄如問訊海天相望思悠悠

送錢僉憲

西安行李幾時歸南去閩中衣繡衣辭
闕九重瞻日表乘驄五月帶霜威近看海上三山出
遙望雲邊一鴈飛莫歎寄書無鴈到往來使客未應
稀

七夕 二首

天孫神彩獨飄飄如聽催聲動

九霄雲淨銀河初度影風清烏鵲已成橋蒼府那違
松人巧竟夕能令別恨消但得一年一相見斷居應
不恨蕭條
盡說窮陰七月多忽驚此夕見銀河欲令霄漢星辰
會不遣陽臺雲雨過士女茶瓜爭乞巧天孫機杼暫
停梭可憐猶守潘生拙團圓詩成只自哦

中秋夜飲呈同席諸公

窮陰近夕忽然開天淨虛窓月影來莫嘆光陰如過
客且將歌笑共銜杯醉中自笑花心失城上誰知刻
漏催飲罷夜闌還剪燭賦成佳句愧奇才

新鴈

春深一去幾時歸忽見凌雲作陣飛塞北天寒氷雪
滿江南水闊稻粱肥風清絕域秋聲苦日落長空夕
影微憑寄音書到鄉國莫令親友嘆知遙

處州妙成觀有軒曰挹翠其清絕無盡廷用
為予言宋何丞相有詩刻之軒中請共賦甚
習求予和之

軒居幽奧碧山前萬壑千峰擁一川窓外每留騎馬
客榻陰常繫釣魚舡丹房石室寧無路琪樹瑤林劉
有天安得與君同載酒挹遙吟𥚃白雲邊

初度日酬謝同寓諸公

初度蕭條對素秋多情開席慰窮愁競遺香帕青雲
綺縮濁深杯綠蟻浮鏡裏衰容看易醜郢中高唱和
難酬冉心不為艱危變聯珮終當覲冕旒

九日再酌

幾年客郭留
京國今日淒涼度夏臺知已清樽聊共酌故園黃菊
為誰開情緒禁雲長遶月極遙空雁獨回與合暫
因愁思失更將談笑共餘杯

小窓

小窓頭巧近將前高處遙臨河漢迸開簾為媽主作
雲虛與共管窺天庭空縹緲看雲處夜靜似弟兒
斗懸哉陽塵清俗慮題詩吟咏且陶然

吳尚書惠炭蒸餅醖

冬宮獸炭出華堂幽室寒輕意更長熊豹伏蹲爐底
氣珊瑚錯落散虹光擁爐閉户通宵煖對客烹茶滿
座香更遣愁懷為我減松花仙餅薦瓊漿

得鏡憨喜酬之以詩

久羅沉憂更相思忽覩來書滿滿憐我雖踰肯
肉緩人愁苦共親知暗蛩砌畔鳴桑白鶴松梢戀
故枝一段深情吟不就片言那得盡襟期

挽方正蘿端

東風欲暮百花開却恨斯人不再來南郡遺民思劉
駕春坊舊友惜雄才兩深潞水銘旌去斤吟杉閣吊
鶴歸悵望閩山松栢裏玄猿啼處不勝哀

題揚郎中寧公勤堂

奉
命初從南詔去歸來聲價重兼金明刑已著無私譽
補衮猶持不懈心行佐元戎當伐叛坐看藍霧盡成
擒豈徒
鳳詔崇褒典彝鼎勳名照古今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九

古齋李先生詩集卷十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 七言律詩

爲曾侍講賦龍潭八題

一帶青山數里寬幾年相對倚江干九疑路斷蒼烟合五老雲深紫翠寒風送秋聲來遠谷樹迎春色上層巒蒼藤盤石無人到秖許玄猿坐裏看

右九峯疊翠

空潭深處隱蛟螭雲氣常時拂翠微斷石斷從沙際起隨風多近日邊飛光搖斷壁疑山動影落滄松帶雨歸倏忽更能成五色還從闕下絢朝衣

右龍潭出雲

天寒雪落覆長堤虎度堤邊失路蹊綠水冒冰孤嶼迥素花着柳幾枝低賦成每憶遊梁苑月白渾疑過剡溪不似長安馳道上寒迎曉騎印霜蹄

右虎溪積雪

平湖深闊湛寒泓際水烟消月乍生氣湧銀濤通海白光涵珠彩傍沙清虛疑姹女空中度秖覺姮娥地底行何用乘槎霄漢去堤邊有路到蓬瀛

右平湖夜月

野草荒烟幾處村嘉林喬樹鎮長存清陰滿地春猶在積翠張蘿日易昏歲久秖疑楊子宅雲深多近董生園別來還憶高標在更與殷勤護小軒

右喬木春陰

曾聞絃誦倚柯阿高閣幽軒近若何詩禮昔傳東魯遠絃歌曾在武城多窓間霧走開緗帙樹裏鶯啼隱翠蘿文采獨能承世德青雲遠路逐鳴珂

右武城絃歌

寒岩幽處散烟霏寶殿珠林出翠微潭水自深龍臥穩天花初落鳥啣飛空門雲擁疎鍾靜祇樹秋深墮葉稀久別林僧霄漢上溪邊草色幾斜暉

右竺臺蘭若

送官部還故鄉官部與家兄恒心最相知

蜀水氣寒正授衣西風忽與故交違馬嘶去路多秋草葉落離亭滿久暉客舍不堪千里別故鄉今見幾人歸到家若遇吾兄問極北雲邊一鴈飛

九日得飛字

金臺每憶故人稀佳節相看願不違菊到寒深花自發樹迎霜早葉皆飛西風載酒隨秋盡落日吾鞭信

馬歸醉裏忽驚為客久殘砧幾處搗寒衣

和答楊吉士相

都城別後憶離堂千里題書到朔方要誼才華還重漢杜陵詩法獨稱唐黃花滿路生秋色白鴈西風送早涼玉署寒消清漏永相思多在月中央

驟雪喜晴和胡祭酒

昊雲欲雪與城連虎衛彎弓盡擁鞬迥積玉階光映明輕沾衣袖冷侵綿觧陰忽逐晴霞散佳氣還臨苑樹鮮郢曲歌聲誰和得夕陽猶自拂鑾箋

和曾侍講所示禁中對雪

曉來聯步入西清飛雪搏風拂袖輕上苑花枝低玉砌中天樓閣俯瑤城捲簾靜逐寒光入看地深連御路平待得仙郎高詠罷滿庭瑞氣透虛明

憶諸兄

行李蕭條在析津西風窗下更誰親故園兄弟多離思客路風霜獨此身葉落寒塘初下鴈冰生秋水不通鱗那因得有封書到一望関山一愴神

雙清軒為王引賦

舊栽脩竹盡臨湖清興遂多在隱居陰覆菱花連石嶼潤添苔色上庭除人閑林下春開徑客到堤邊夜

得魚可是曳裾懷直御別來歸夢杳應踈

九日後吳沈二中書自南京至得楊吉士書詩以酬之

菓風搴別上金臺又見黃花此日開旅館一尊逢客處故人千里有書來霜清薊北知秋早寒近江南見鴈回旅路祇今誰得似漢庭多說子雲才

送伯襄劉駙丞歸龍溪

尊酒離亭送返行雪晴沙暖馬蹄輕薊門到日多秋色客路歸時有鴈聲九載江南思善治雙松林下見閑情朔風別後還相憶月傍杉関幾處明

與陳吉士秋雨步月

天上朝回見月明與來携手得閑行通衢塵淨無人過紫禁風迴有漏聲涼影獨隨千里客清光多傍九重城歸來猶有殘燈在共待寒更賦詠成

寄答先胡吉士

葉落西風動早涼懷人不見始難忘客中對雨清秋晚閣下看書白日長別久蓬窓虛夜月朝回衣袖拂天香也知京國多親愛還念離人在朔方

送顏端人才歸南京

都城一別早秋時薊北相逢雪正飛孤館幾回看鴈

設一尊又復送君歸
金門曉色移征旆沙路晴光上客衣自惜故人今見
少天涯此去更應稀

和答袁太常

蒲輪十月別
京門千里遠瞻
帝闕尊沙暖朔方知雪霽天無比極覺星繁衣冠多
際風雲會霄漢偏承雨露恩我有好懷無處寫開窓
應得幾同論

彭蠡湖

一水遥涵萬頃秋織萍何處覓芳洲西連吳楚三江
匯東到滄溟萬里流仙島淩空沙上出漁歌斜影門
邊浮知君獨得乘槎路不向滄浪倚棹謳

瀑布泉 泉下有清玉峽高潭潭上有淑玉亭

湖上青山勢最奇山頭瀑布半空飛濺光晚映澄銀
漢翠霧晴看拂翠微玉峽煩肝疑路斷石潭深處有
龍歸聞君每上林亭望風路輕嵐半濕衣

五老峯

巨靈高起聳嶙峋翠擁蓮峯倚斷雲天闕秋陰千里
合風清靈籟半空聞松岩過雨泉聲遠仙掌飛雲□補

邑分終古名山留勝境幾回臨眺到斜曛

二賢祠 濂溪紫陽相繼守南康民至今春秋合祠之

雙旌相繼出湖濱千里疲□雨露新遺廟尚存今日
祀青山曾是古時人空林門掩蒼苔合啼鳥烟深綠
樹春幾度維舟臨水曙欲從祠下薦青蘋

白鹿洞 唐李渤讀書之所嘗畜白鹿□□山公閒因名曰白鹿書院五代時□爲國庠宋國五經朱子守南康皆重創興之祠前有釣魚臺流漱橋

幾年棲鹿此幽尋小洞名留知到今人去獨餘芳草
綠山寒長共白雲深橋邊目卧春臨水臺下歸鶴曉
處林何日扁舟湖上過遺基猶在許登臨

青牛谷 在紫霄峯下

仙人飛珮下青冥來往空山只獨行紫氣已臨關外
去青牛還記谷中名瑞脂雨溜懸崖潤瑶樹雲通曲
徑清每說蓬萊誰得到却從此地學吹笙

水玉澗 劉凝之父子所居之也

昔賢栖止郡城東澗底流泉到處通清透寒潭光欲
合淵浮漱石聲初融書聲曉度蒼烟外殘齒春尋細
郡中千載高風無復見空林斜日滿蒿蓬

雲□井

山迢遞傍湖邊疊嶂踈巒翠欲連雨過石林留夕
春歸花逕散晴烟捲蕪獨對香爐淨長日遊看瀑
布懸聞說軒窗最幽暇別來歸夢繞南天

南溪草堂 新淦張充茂始居南溪今寓居周江亦名南溪故以名其堂云

移家別築草堂成只尺雲林入望平五柳當門新得
徑一溪流水舊同名芸窗客到琴初罷漁浦舟回月
作生秖想浣花幽樹裏荷衣新製稱閑情

送盧淵從子體上歸故鄉

嗣宗喜有仲容賢千里應能到日邊尊酒相逢驚晏
歲扁舟歸去又新年山光暖映梅花雪江色晴分柳



樹烟自想盧溪溪上路白沙青竹到門前

送余通判復任蘇州

平江佐治共稱宜考最天官今又歸京口揚帆潮下
落吳門接節燕初飛棠繞郡清陰在別驚行春舊
路微南去五湖何處遠滄浪亭上望
京畿

平原耕叟

老人久住楚江邊自說生來解種田黃犢壠頭銜細
雨綠簑林下帶殘烟幽居春到閑堪賦小榻秋深醉
獨眠但得官家輸稅足不知牢裏少閑錢

送胡忠大尹復任

蜀中出宰有清名上國初來報政成
雙闕趍朝天語近片帆歸路曉風輕亂山樹底經巫
峽細柳江邊見錦城潘岳河陽花滿縣到時處處須
歌聲

送人遊茅山

君去南遊輕別離三茅洞口幾人知行逢羽客多仙
術過盡青山少路岐雲外吹笙聞引鳳松間掃石靜
彈棊歸來應是無金玉可信囊中有紫芝

送人歸毗陵



闕樹秋深落葉稀倦遊初望故園歸雲隨征旆收殘
雨水滿長河漾夕暉舊業獨尋桑梓路明時寧負薜
荷衣西風香杳隨人遠回首吳山入翠微

送人之官閩海

除書初下荷
恩榮旅雁飛飛帶別聲祖帳夕陽尊酒盡官河秋水
片帆輕獨留官舍情千里遙望閩關路幾程後夜相
思更何處涼宵孤月照層城

送熊自誠歸文江

送君南去不勝情千里平原芳草生淮浦春風催五

淵旋鄉雲樹入孤城門前種柳山當戶松下敲茶月到枰想得龐公歸隱處閑身只愛芰荷輕

長林書屋

齋居迢遞白雲間林壑蒼蒼晝掩關當座綠槐含雨潤滿庭芳草對人閑玉堂金馬承恩寵文水滄洲夢故山猶有舊時書籍在幾回西望未能還

哭姪子淳

每見封書慰我心春來鴈斷到冬深又知汝病綠多病只望人來說好音旅夜思酬驚遠夢客窓愁極歷

長吟忽聞消息肝腸裂坐對寒燈淚滿襟

終日昏昏若夢驚寒窓坐起更何情朝冷對案渾無味暮騎逢人不記名殘葉風前和淚落孤雲空外共愁生家林脩竹依然在歸去誰將伴我行

青年好學最聰明瀟洒襟懷玉雪清死去無由見顏色歸來何處聽書聲空餘六籍憑誰理賴有諸孫慰我情若見雖兒詢後嗣不才端不負平生

客來多說好丰姿為喜今年入泮池便把六經守入去只愁千里到家遲誰知旅舍題書日正是鄉園哭汝時憔悴獨留衰眼在不勝無望淚雙垂

禪峰疊翠

塗水東南一望寬諸峰聳翠入雲端霞光遥自天邊見樹色偏宜雨後看岩古更無禪客隱湫寒還有毒龍蟠陶潛歸去堪乘興父老相從可盡歡

寄吾侍郎（侍郎嘗許龍尾硯故詩及之蓋去秋過南京時事也）

秋風蕭瑟別江干薊北停驂及早寒把筆嘗懷龍尾硯逢人先寄鹿皮冠右軍只擬臨池見司馬偏宜退食看自是文園多病客可能一遣老懷寬

送存有貳守致仕

離亭勸酒且停驂一曲陽關正疊三投老承恩辭薊北牧民遺愛重湞南門前綠竹新開徑溪上青山舊隱岩昔日交游今幾在壺觴多暇足清談

送劉廣文之上抗

寒色蕭蕭滿路霜都亭送客對離觴驅車此日辭京國振鐸何時到上抗督省庭闈桑里問郎看桃李滿門墻可能念我疎狂客垂老蕭條滯廣陽

送劉丕武致仕

白髮悠然與別帝鐵驄駒歌罷思依依曳裾不向王門去掛席應從楚塞歸五柳庭前巻到早

九重天上夢來稀惹予獨守濳生拙一送君行興悠
飛

送袁檢校還南京

賛畫詳刑不憚難一時名播佩誠間芸窓散帙清宵
永蓮幕鳴琴白晝閒考績春風三月到承
恩曉日一舟還也知歸去文書靜吟對蒼松湖上山

綠陰樓

綠陰深處起高樓伏檻重簷夢欲流凉葦潤含松杪
雨晴窓簾度竹間秋興閑書簽堪長對客過琴尊自
可留不獨凭高還縱目青山流水許同遊



送祟尚書還鄉祭祖

能吟謀略靖邊疆歸近
龍顏荷
寵光忽憶先塋遠洒掃暫辭
魏闕望江鄉一尊踈雨孤亭霽獨棹西風八月凉莫
戀故林桑梓樂須懷忠悃在岩廊

梅花

窮冬飛雪正交加老幹凌寒盡作花竹徑清香長襲
郁芸窓踈影自橫斜畫閒東閣情偏逸月滿西湖興
更賒不是霜風猶相識都將吹落別人家

南思堂為彭誠賦

發親萬里佐花封一片丹心孰與同正好宣威夷徼
外誰憐埋骨瘴烟中歸魂迢遞悲明月愁思淒涼咎
朔風翹首南天揮苦淚終天遺恨可能窮

送許檢校歸省

憐別庭闈歲幾更明時歸省獨光榮一尊蔚北孤亭
酒疋馬山東半月程辭闕漸看丹鳳杳到家自覺綵
衣輕稱觴獻壽春風裏山鵲林邊送喜聲

送武陵訓導鄧孟機

不向山中老歲華獨遊京國早辭家相逢已謂他鄉



遠送別那堪去路賒泮水春風初解凍武陵桃樹盡
開花馬融帳裏誰堪在坐對諸生到日斜

送貴莊進士

曉來携別到江頭江雨霏霏送客舟鄉樹鳥啼孤月
落苑梧風下五雲浮蒼苔古砌珠璣爛綠水晴烟白
鷺洲歸去倚門何處在趨庭還得慰離愁

送蕭江

揭年定省上
京師新歲南還喜及時但得雙親同日去不愁千里
到家遲讀書秋待攀仙桂侍綠春隨獻壽卮把酒都

門何所贈御溝堤畔綠楊枝

送王教授善廣

還秋承恩歲已闌曉辭鳳闕出天關驛程驅馬寒猶
往首泮傳經盡不閒水滿滄江揚子渡雲連綠樹富
春山荒壘欲訪番綸處七里灘頭碧草間

忠義堂

忠臣自昔不求生義士于今倚寵榮謀國無成多死
節救荒有備少飢氓睢陽盡識張巡烈漢室銷傳卜
式名萬古不磨餘慶在更將詩禮繼家聲

送彭發學正

駿馬長鳴鶚綠莎臨岐欲別奈情何
九重雨露恩波闊幾處門墻桃李多舊友祖筵[illegible]
不諳生泮水詠菁莪欲知後夜離心苦遙遂征[illegible]
衛河

送周知縣訓

橋門積學已多年新拜郎官羨獨賢晚日鳴珂辭
魏闕春風祈郊向離筵雲凝廬阜平湖上水湧香山
大海邊須遣政平民俗厚琴堂靜坐聽鳴絃

送劉推官希陽

清時拜
命作刑官佐郡公勤政在寬遊諸痛升波湫湫杉圖
廷馬路漫漫訟庭處處雀羅時候公餘詩書盡日看從
此一尊離別後客中相見實獨難

送劉學錄兄弟歸樟樹

令弟懷君思已深昨來相見慰愁心夜床風雨燈前
語春草池塘夢裏吟十載別離看過雁一時和樂對
鳴琴還歸樟鎮雲深處直待魁與擬過尋

和長兄

南望鄉園問訊頻異鄉迢遞更誰親夜窗夢覺推看
月秋雨愁來不為貧寒雁久歸雲度影客居多病夢
隨身可堪伏枕無聊處憑慰蕭條有故人

江南春為蔣少卿題

江南風景簡條條惟有梅花最可人獨與松篁當晏
歲不隨桃李競芳春霜稍雪幹偏宜凍玉骨冰肌不
染塵況是蓬壺清絕處能令仙客獨相親

送馬學士父

春有賢郎在
帝廷褒封近侍一官清錦衣舊製承歡處紫誥新頒
荷
龍榮千里謝

恩朝魏闕三春歸騎別都城到家父老紛相過尊俎從容語治平

畫山水為致仕王守真題

舊日山莊景最佳歸來絶處閱年華松林荒徑陶潛宅石磴盤雲李愿家翠壁雨晴飛瀑布滄洲日落漲流霞閑軒獨坐無人到掩卷閑吟興更賒

碧樹滄江是故丘別來何意泛歸舟門前絲柳皆新種湖上青山總舊遊斷岸危樓看客去懸崖絶澗見泉流鄉隣父老時相過尊俎高談可話由

遺愛祠 尹孟黎洪武中為龍州有善政民立祠祀之其子用以進士為御史

花縣彈琴已十年一朝竟與世相捐雉鳴山下悲風雨人去棠陰鎖暮烟善政清名從古重高風遺愛至今傳孤城寂寞留祠廟過者傷心淚泫然

送李司務觀志

慈壽今踰八十齡明時歸省荷恩榮暫辭京國一杯酒遙望蒼松萬里程萊服舞時供美饌潘輿遊處侍歡情也知剩有天倫樂莫忘撝謙答聖明

送胡推官甫

與君相別又三載今日重逢我白頭解組欲尋盤谷宅送人還上岳陽樓馬嘶岐路篝燈曉帆卸平湖蘆荻秋想得刑清無所事扁舟隨處可遨遊

送王孔目

故交惜別愴離顏為寓新圖贈爾還楊子江聲連震澤洞庭雲氣接鍾山劍門情似來時好翰苑官如舊日閑莫道兩京關路遠寸心都在此中間

羅都御史過訪

十年持節鎮邊陲駟馬高車獬豸衣名著青霄旋日彩令行紫塞肅霜威曉進鵷序長臨陣秋覲龍顏暫得歸寂寞橋門能往顧頓令衰朽借光輝

息齋竹為與肅題

一幅生綃竹數枝渭川千畝勢如斯鍾金戛玉聲逾壯覆雪凌霜色不衰衛武高懷誰復識王猷清興自應知蔚丘健筆真難取賴子珍藏莫謾遺

與從弟兵曹燕集擬古

清時嘉會不須期歡洽應忘契闊思共對簡尊聊適意獨憐芳草更題詩舞迴花轉東風裏歌罷烏栖夕照時自是天倫多樂趣月明不厭醉歸遲

宜陽郡齋愁坐 擬古
萬壑千峰環郡郭坐齋閑坐息閒愁風驚碧樹花猶
洛雨濕寒塘水亂流憔悴一身堪在客蕭疎兩鬢柏
逢秋忽聞木落天邊至先映滄江蘆荻洲
湘潭烟雨
一川萬玉蔭林垌半幅生綃畫得成翠葉露垂風盡
落碧梢雲淡雨初晴不聞楚客紉蘭詠好聽湘妃鼓
瑟聲六月華堂凉似水秋官相對覺逾清
慶王千户還秩
侵曉提兵出郡城擁旌飛騎逐風輕江津草淀亘達
巴山谷雲連殺氣平淨掃妖氛安境土高書禄秩荷
榮將門組武皆如此何處風塵不肅清
送周崇亭中書還鄉
封章曉達五雲深詔許南還遂此心上國離筵資勸
鄭故園歸路入桑林共憐客裏多行卷遥省囊中有
賜金遥想東陵種瓜處閑來應不廢淸吟
送熊太守歸鳳陽
考最承
恩下九天春深相送薊門前纔悃不得辭河内黄霸
應宜在穎川但使民閒皆有粟從教襲獨無戯古
來循吏多知此留取清名與世傳
送鄭寺丞道昌
楊柳前青黄鳥啼承
恩初出御橋西金臺曉別千花發沙苑晴過萬馬嘶
帶上鳥琴還自奏客中尊酒爲君攜明時莫歎之官
遠會見歸朝奉紫泥
送吳方伯
驛路征驂且莫催當筵聊共醉餘杯
九重魏闕承
恩去八月閶闔逐鴈回到省好尋常簽廟過家休上
越王臺只今廊廟需賢輔行李都門想再來
慶王學士乃兄行敘壽宴
堪羨稼軒今六十酡顏鶴髮住林泉籌添禾瑞春逢郊
外令子賢孫滿目前花甲一周重紀歲春風二月正
閑庭季方王署頻回首獻壽遥傳祝萬篇
茷息堂
褒封幸得及庭闈偕老同榮世所稀
天上恩光隨綍誥階前喜色上斑衣林居白髮情偏
逸祿養淸時願不違豈但栢臺巡歲賞他年進秩更
光輝

送彭秦銅梁叅謫

潞城學教共稱宜又向銅梁借鮮旆帆度兩淮看鴈落路當三峽聽猿啼都門送客寒應早津水談經日欲西獨抱悲懷無可贈強將拙句為題

冬日憶第五第七二兄書懷

憶別剗庭幾歲華況逢短景倍思家鴈歸遠道書難寄鵲噪虛簷日易斜夜卧床帷誰共被曉燃爐火自烹茶何時得離拘幽苦咲詠寒梅數落花

夢萱堂

萱花堂北舊承帷旅館今從夢裏看自喜還同春日好寧知已逐曉霜殘夕陽誰倚闕門望草砌空餘遶露溥幾度覺來愁絕處凄涼惟有淚汍瀾

冬至前一日寓興

嚴冬短景滯關扉寂寞窓前對夕暉陽氣使應回后土寒風猶復襲人衣庭空鳥雀初靜天霽殘雲影漸微今夜不眠須秉燭坐看律管候灰飛

送齊百户使蜀

東風初到廣陽城使節乘春獨遠行未得臨岐傾別酒却慚狂駕話離情明時報國丹心在華館題詩一匆攙坐想祖筵歡餞處紅亭[illegible]尚[illegible]歌聲翻征旆過興元傳入褒邪迓使軒一路鵑聲隨去馬萬山春色聽啼猿雲連棧道經巫峽水遶巴江度劍門若到錦城逢故舊為言淺薄負

皇恩

索居非與世情違寥落寒窓對夕暉髮白自憐為客久愁來轉覺故人稀心懷魏闕臨丹陛目極巴山入翠微莫遣秋風吹葉落海榴花發待君歸

送洪將丞歸樂清

東風征旆別京師出祖無由使我悲白髮久為持節棄舟心還有故交知傷離悲絕題詩處意關情深策馬遲劍北江東明月夜夢回鴈蕩不勝思

送張文讓照磨

幾年曆薦到京師迁擢南行赴臬司瀲灩鷺啼分手處鑑湖春盡過家時栢臺替盡霜威重蓮幕深幽日影遲案牘刑清無一事二山相對好題詩

丘園舊隱

先公歸與已多年為惜遐庭未晏然故遣勳名當世重更留翰墨後人傳林園春雨迷陳跡禾黍秋風蕭義田好是諸孫清隱處能承世業共稱賢

東昌

謫仙去後見危樓還想題詩興未休不有[illegible]
重能令勝跡至今留滄溟曉日迴瑚檻[illegible]
素秋君去試從吟眺處可堪一醉撥輕裘

松鶴書屋

松鶴結茅蔭書帷讀易長閒少見知簷翻徑開霜落
後丁生夢覺月斜時晴雲天矯蒼龍幹寒雪蕭森彩
鳳枝講罷先天何所事高歌竟日頌雍熙

送同族子姪還吉水

令姪遙從故里來秋風又見別金臺謝安本有游山
興夷簡能無治世才潞渚蒲帆行處掛文江書室到
時開高堂若問元方訊來歲承
恩定可回

送如憲赴郴城

烏臺敭歷久傳名新拜除書佐郴城別思已隨歸夢
遠離杯聊共故人傾雙松澗水留吟興五筦雲山愜
宦情想得行春花縣裏搭陰到處有歌聲

送嗣府錫先告老歸鄉

薰風滿路逐驂驔綠樹紅亭送客行花底退朝雙闕
迥山中歸老一身輕舊聞潘岳閑多賦此去龐公厭
入城疎雨滄江分袂處夕陽回首不勝情

七月初一夜渡大江懷在 京諸友

相逢幾日又相違承
命宵行遠
帝畿天淨躔星皆北向風高旅鴈自南飛江津月裏
孤舟渡苑路花邊疋馬歸客思獨隨吟水遠未應多
在董生帷

上呂梁洪

此上扁舟泛遠河西風幾日呂梁過岸欹欲合連潭
石水激遙翻到海波浮樸獨憐民俗在饕𩤂猶說禹
功多客行漸喜中州近細雨孤蓬鳴踏歌

濟寧道中

濟水行舟路已窮平原馬上過齊東土䈂叢家家
侶隰拓連村處處同驛路水深秋後雨客衣寒近曉
來風金臺杳杳何時到引睇晴雲送落鴻

自在平夜行至高唐

烟凝暮色遠天低十里平沙路不迷谿入草流低復
起鳥驚車過散還栖秋原露下行看月曉驛城邊臥
聽鷄中使起來催早發疎星殘漏馬頻嘶

曉過黃家樓望北京微初晴忽起遠山偶然有
作

中使臨程處處催客行近比晚晴開雲移山色天邊
出樹檣河流地底來幾片殘霞將日落數聲新鴈帶
秋回宸遊王氣知何處遙望氤氳紫翠隈

七言排律

壽椿堂

考功郎中會稽章公壽誕其子璡侍養京師
求諸公作壽椿堂詩將於是日歌以獻壽於
膝下不鄙謂予與公交有年不宜默默且求予
排律雖居愁鬱之中辭不足以達意然眷惟
故舊之情不能復卻勉為拙句以道餘懷

靈椿高聳欲參天閱歷春秋不記年厚地托根深雨
露喬林挺秀出雲烟潤涵石砌凝芳翠拂芸窗護
簡編五桂門前清興耆三槐庭院綠陰連尚柯日煖
迎□□殿簷屋春融燕列仙南極老人星彩繞東曹郎
署縣□傳香分醲醁浮璃琖光絢斕斑映綵筵衎畫
見曾知幾度蟠桃看摘又三千舞斑萊子時調膳朝
退三公正注銓珠履雖容今接迹彤墀還憶舊隨肩
思深□樹青筤外心切金蘭白日前莫致南山延壽
祝謾將衷曲寄華箋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十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十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門人　吳節編集
致仕大理寺右少卿弋陽李奎校正

七言絶句

送黃主事還鄉祭祖

南還六月别都城獨阻臨岐送客行捲地朔風如急
雨綠楊何處有啼鶯
荆門昨夜雨如傾驟漲諸潮水波浪驚自是虛舟能獨
往商船檣重不堪行
經過渤海暫停舟曠野高低有舊丘試問徐生浮海
日曾將秦女此淹留
一見都城思惘然高擡曾醉酒中仙河流有吉歸東
海極目烟波憶屢連
歌風臺畔有心知五六年來嘆別離六路相逢如借
問只今兩鬢已成絲
南行誰喜說南風獨棹扁舟逆浪中夜宿廣陵逢此
客幾人相語此心同
陶潛舊縣碧山阿一望桑路不多君到莫移楊柳
樹綠陰還有後人過
重湖綠水落星灣石磴蒼苔翠竹間為問征南歸老

客幾人得共白雲閑
帆轉青原是故鄉頓令桑梓有輝光因君遥憶先塋
惆悵望南天淚幾行

題翎毛

海棠枝上净無塵獨立東風不怕人嫩緑粉紅晴影
裏一聲啼徹萬家春
幾回朝退禁城西啼鳥春風滿御堤忽憶山中無事
日花間清坐聽黄鸝
高柯蒼翠拂雲長金粟迎秋浥露香不到廣寒清絶
處獨看山鳥啄餘芳
踈花動歕倚空林獨許山禽哢好音正是朔風揺落
處可能相守歲寒心

山中小景

蒼山緑水隱清溪翠檻紅橋接御堤落日扁舟任來
往風烟渾似瀼東西
空江水落見平沙漁艇歸時日欲斜一騎度橋還獨
往青山深處有人家

紀夢

往歲居燕夢至一所居室華麗階除淨潔車輿僮僕喧然而集諸賓紛者之都于貸詩一首四句覺而忘首兩句因與諸公談夢況懷前事以追足成之録于此



風蓋蜿旋擁翠霞玉京仙侶集如麻獨將天上雙龍
管吹落番揚幾樹花
夜寒諸公多喜酒予獨與孟成二公清談詩曰
美酒能消客裏愁知音久坐爲相投夜闌盡醉虚窓
下忘却樓頭數報籌
乘醉和之
胸藏韜畧更何愁不學班超把筆投一劍長留思報
國誰因樽俎借前籌
題畫竹送陳京
欲向離亭話别離殷勤持贈碧琅玕堅貞不爲風霜
改莫作章臺楊柳看

題梅

春光漏洩到前溪倚罷闌干月欲西一枕夢回迎曙
色花間如聽翠禽啼
璚梢顔玉映晴空不比春光艶淺紅白是洛陽人見
少故將寫入畫圖中
蒸霞含霧絢虹光絳雪丹砂未可方鐵笛數聲吹不
落小窓風度自聞香

題翎毛

碧樹薰風緑竹枝雙雙黄雀自相隨深林挾彈少人

到食飽身閑無是非
幽禽清立在瓊柯暮色蒼茫積雪多欲向鷄林尋鳳
侶渭川冰水淺難波
疎篁老樹碧參差翠葉凉梢澹夕暉山鳥也知幽興
熟秋風相對不驚飛
棲息瑤林知幾秋剛雲飲露亦何愁微軀獨有丹心
在一任春風催白頭

梅鵲

玉蕊飄香雪作晴琅玕雖琴伴餘清杜陵東閣題詩
罷山鵲飛來送好音



題鶺鴒

濃花密葉倚參差不似庭前荊棘枝獨立蓋風誰是
伴含情謾賦鶺鴒詩

流鶯

梨花如雪映春晴忽聽林端萬穀聲獨有流鶯深樹
裏隔看風雨不曾驚

鵪鶉

中星曾見應春時流落荒村作伴稀毛羽飢雖甘白
醜獨慚名玷卜商衣

寄友

龍江江上送君時酒盡離筵更賦詩獨卧小窓明月
夜夢魂長繞楚山涯

往介溪二首

石磴縈紆遶碧山山高泥滑倦躋攀到門頻遣愁顏
破綠柳濃花滿竹閑
三十年前曾到此故人溪上喜相迎重來惟有垂楊
在愁聽鶯啼流水聲

題萬竹烟雨圖

故人一到剡溪端寫出瀟湘綠萬竿椎得連朝風雨
作頭令六月盡生寒



和答去伐見惠詩韻五首

謝事歸來已暮年便從西郭學耕田春風堤上栽楊
柳有客相過好繫舡
水繞山田居可移不將此事付諸兒周公亦欲明農
政安養閑身在此時
一春風雨晝常陰野老門前泥水深盡日山村無過
客抱琴何處覓知音
長問新年憶舊人殘冬一別到深春不愁無馬無人
伴地僻山深老且貧
故人家住竹林中隔水青山路幾重八角朝前有船

渡多年不渡忘行蹤

戊辰冬十月往郭村戴氏至于岡嶺不知[illegible]得田夫指示遂到江畔渡船至八角廟又失路行逢軍人指示遂上大路足見潦倒之蹤

山谷今年幸有秋雨多禾黍未能收愁來何處堪消日夢想君家百尺樓

曾從銀漢泛仙槎看遍瓊林萬樹花衰老歸來堪寂寞翁與時得到君家

黃蘆鴈落大江秋收箇漁竿曉盡收一任汀洲風浪起不妨高卧在松樓

乘車乘舟似乘槎兩見重陽不見花却憶柴桑樓處處興來肯到俗人家

承惠菊石菖蒲

金錢帶露紫雲光九夏開時分外香若使當年陶令見賞心不但在重陽

仙家瑤草種初成此日分來獨有情頓遣山居塵俗遠何須嵩嶺說長生

小景

滄波渺渺漾晴湖雲淨山青過雨餘獨愛晚涼看飛瀑連峰參差是匡廬

白雲縹緲冨春山七里平灘水一灣不遣客星傳大史能留清譽在人間

平湖水碧晚風和楊柳沙頭閑舒歛忘却功名何所事扁舟隨意泛烟波

萬山積雪倚晴天梅萼初舒向臘前清絶可人看不厭西湖湖上有逋仙

山水小景

秦塞山高渭水深坐臨盤石綠楊陰長年垂釣滄波外過客誰能識此心

蘭

芳叢香葉發深幽白石瑯玕翠欲流自從移生承雨露無人紉佩向清秋

畫竹 為與嵸題

猗栽脩竹蔭書閣獨自青青待客歸飽歷風霜餘勁節幽閑還與世情違

題小景 三首

青松飛瀑石林隈藥菉沙邊坐綠苔一望白雲千萬里不知何處有塵埃

極浦遙汀是何處孤嶼蒼山渺烟樹蘆聲蕭蕭澹夕曛獨棹扁舟[illegible]歸去

紅樹低臨杜若汀西風黃葉暗閑庭小橋曲徑無人
度獨立孤亭望翠屛

鸂鶒

石鳥喧爭不可聽荊花猶自滿前庭秋風何處堪同
賞漫向沙頭詠鶺鴒

題陶穀郵亭夜宿圖

綺閣香消暗色迷含情猶自對娥眉當筵不奏相思
曲驛館郵亭更幾時

使車萬里到江東一望河山在眼中底事獨無經國
慮故將絃管醉春風



墨竹

林谷春風鬱翠積不知深處有棲鸞巖霜零落無人
問獨對寒窓耐久看

高堂清絕意如何疎影涼雲拂檻過不識瀟湘何處
是坐來渾覺雨聲多

題方壺小景

山下幽居倚翠林白雲縹緲結秋陰江邊石路莓苔
滑孤客携琴獨遠尋

陳無垢小景

綠波白石瀰滄洲漠漠平沙帶淺流碧樹青山

入武陵何處覓漁舟

山水小景

野樹林居隔翠微滄江綠岸鎖烟霏山中瑤草無人
採秋葉飄從何處歸

鸂鶒圖

秋水殘荷帶遠汀微茫何處望滄溟荊花樹底無人
到獨立江皐詠鶺鴒

子英跨鯉圖

養就丹砂碧澗陰降龍伏虎歲華深如何乘鯉騰空
去縹緲雲霄何處尋



畫梅

老樹疎枝檻外斜凌寒冒雪盡開花畫閒相對多清
興不減西湖處士家

幽居正在梅谿上寒到嘗看雪裏花一別于今二十
載展圖不覺倍思家

木落霜清歲正寒橫梢疎影倚江干乍開已着調羹
味莫作春花一樣看

傲雪凌霜非一朝嚴冬何處望清標膽瓶留得寒香
在盡日狂風吹不消

題折枝竹鵲

上枋倚竹與雲平乾鵲尋常送好聲玉國城頭看落
日寒侵野草不勝情

空山老樹不禁寒惟有踈篁耐久看三徑荒涼無過
客時聞靈鵲報平安

白頭

不向三山與十洲肯從丹穴鳳凰遊空林幽處閒來
往底事閑心也白頭

枯木竹石

獨樹空山也自奇風饕雪虐半無枝相看三徑惟脩
竹寒色青青似舊時

畫竹

何必瀟湘有萬竿踈踈紛御上雲端尋常不種桃花
樹與爾相看到歲寒

渭水分来碧玉枝春風撫操有誰知霸天搖落空林
晚翠色猗猗獨不移

遥空初日淨塵氛百尺琅玕曳綵雲忽見凌霄丹鳳
尾晴霞光動九苞文

風急孤山雪正深踈花不怕苦寒侵樹看惟有淇園
竹憫守貞堅共此心

畫山水

人家底事住雲深落葉西風淨滿林龍澗高山流水
遠閑心相對欲鳴琴

萬山積雪水流斷高閣看書暮景遲策蹇獨行寒色
裏吟情可似灞橋時

一派飛泉出亂山小橋客去自忘還雲林自是多佳
趣草閣涼亭到處閒

白雲綠樹似仙家出洞沿溪石逕斜山下驛程車馬
客豈知深處有桃花

山市晴嵐

峰嵐欲淨見嶙峋山市家家趁未春自是一迹塵非此
日晚來只有賣柴人

烟寺晚鐘

江烟漠漠樹冥冥一望滄波萬里平沙岸即帆猶未
穩忽聞山寺暮鐘聲

瀟湘夜雨

夜宿瀟湘聽雨聲孤蓬清坐到深更閒心只欲蒼梧
去明日天晴放棹行

洞庭秋月

洞庭清夜獨憑遊月色波光萬頃秋不是此中風景
好何人更上岳陽樓

漁村夕照

淡烟綠樹晚風和自是漁村客少過幽興更從何處
得平沙遠渚夕陽多

平沙落鴈

水落平沙少白波黃蘆欹岸石盤陀忽看鴈下西風
裏便覺湖邊秋色多

遠浦帆歸

不說江湖行路難滄波渺渺夕陽間誰家知是何年
去今日扁舟始共還

畫龍

深潛洞壑有誰憐忽覩風雲接海天欲卜九霄作霖
雨會看四海盡豐年

題伯牙鼓琴圖

一曲鳴琴靜入神故交相見獨相親空山流水應長
在猶有知音似昔人

牧牛圖

自從買犢到城稀來往東郊徑路微倚竹林邊斜照
裏閑騎牛背唱歌歸

山水小景

罷琴坐石興逾清時聽飛泉瀉澗鳴忽見天邊孤月
上蒼松翠壁與雲平

松陰坐石罷琴時翠壁飛泉瀉澗鳴夜靜天空明月
上此中清興有誰知

靈巒晴峯上碧霄入冢深隱不須招白雲綠樹江邊
路絕似青陵架鵲橋

綠樹蒼山白日閑風波渺渺隔仙關扁舟無意尋綸
去載得斜陽溪上還

春江獨釣

天上歸來坐綠陰春江獨釣水雲深清風高節何人
繼惟有賢孫識此心

茅堂書隱

一室蕭然樂靜便更將義畫究先天春來秋去從人
老惟有蒼松識歲年

青縣

曉過小邑暫徘徊舊友相邀醉一杯高枕西風隨棹
去不知明月上船來

新橋驛

垂栁陰陰拂戶低人家砧杵夕陽西鳴蟬驚起忽飛
去帶得秋聲過別堤

覓川芳栽

趣清絕勝似仙家每摘川芎煮細茶滲沾從來多雅
趣食前方丈竟誰誇
臺邊墻下菊花東尺地新鋤細雨中為愛川芎香味
美可能分種與人同

開戶

臥病空齋七日多今朝六腑頓調和起來窓外開新
戶為恐天晴有客過

青山白雲圖

門外青山自古今懸崖幽壑白雲深小橋盡日無人
到水滿滄江風滿林

行騎至沙河

清晨獨騎去如飛德勝門前見日輝直過沙河纔早
膳草頭朝露未全晞

午鄭侍郎留飲沙河晚獨往山口

開筵列坐對清秋盡醉西風更欲留獨騎雲飛到山
口夕陽猶在柳梢頭

十四日晚至陵下

昔從多士侍明廷嘗對
龍顏展寸誠今日共來供祀事獨聆松栢不勝情

玄猿圖為魏侍郎題

𦶜林清曉醎晴曛欲歷層巒尚顧群舊日主人齋滌
上不須更誦北山文

寒曉聚禽圖

竹林梅塢雪初乾翠葉疎花獨耐寒山鳥慣尋棲穩
處不勝回首五雲端

梅花為與絜題

江南到處有梅花不在林邊在水涯此日畫中看芳
意令人相對惜年華

有柘磯

柘磯小港碧山限一夜江濤起震雷欸乃不眠誰共
語天清明月入窓來

小景

滄江垂柳綠依依野水橋邊一徑微隨處風光看不
盡夜深獨棹月中歸
暇日相攜野外行蒼然白鶴不曾驚臨溪為指前頭
路此去仙家沒幾程
峭壁蒼松拂翠烟危亭伏檻俯長川遥看瀑布空中
下清興何如李謫仙
山溪漠漠水雲平溪上寒梅映水清莫是西湖林處
士閑尋猶在雪中行

謝苗杜送菊栽

每歲清明種菊時今年亢旱獨栽遲專當五月逢甘雨西坂新栽許共移

黃壽分苗送得來為言此際且栽培雖然長得無多大花到重陽一樣開

隙地分栽向四隅中間還少十餘株欲求好種須中禁不識如今尚有無

題畫魚

隨意浮沉楚水隈世人那識有靈鱗一朝奮鬣乘雲去始訝為霖偏九陔

春山喬木

分家桃李傍門栽過客春遊日幾回匠石不來林谷杳深山空老棟梁材

秋林泉石

碧樹蒼巖翳綠陰忽驚涼葉滿蹊林清泉白石無人到明月閑雲自古今

三友圖

徂徠翠擁雪初晴庾嶺風高渭水清寂寂空林搖落後相看共守歲寒盟

右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古廉李先生所著識頌詩乃辟雍師友之所共集也先生致政還安成未久而物故平生遺稿多散失節來南雍泰其孫弇交游所録得若干篇分為十一卷將求尚德君子刻梓以傳其續得者則俟編附文集後俾無遺憾云景泰乙亥冬門生吳節與儉識

古廉李先生詩集卷十一終

# 白沙子八卷

（明）陳獻章撰

明嘉靖十二年卞崍刻本

白沙集九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諡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麤野不可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 刻白沙子叙

夫道貫古今匪明弗[illegible]盖昭如矣唯　明嗣興有白沙先生者其周程之徒與盖先生起於南粵獨悟道妙而非有能授之者是故其見道明故其體道至其體道至故其言論簡易而弗支且多夫其弗支且多也故凡形諸動靜存諸語默播諸詩文徵諸出處罔非道妙呈華譬諸化工流形萬彙森布各止其所而其文固煥煥乎莫之繪焉夫豈雕鏤綴奇



苦思模擬從心垂後而故存之簡冊者哉雖然其猶先生之緒餘焉矣乎是故道裕諸心精明應妙固莫能覿矣而自有與天地悠久不滅者存非賴是能彰之也然志士君子非得之其胡所考見儀刑故其門人張東所既采集之梓諸其里矣四方猶罕覩焉予柄維揚敎與諸士講學暇偶談及茲書共以未得爲憾遂出予本命下生來也葉刻之因訪諸吾友沈汝淵氏得遺集二三冊焉爰增其未有者削其不必存者以付梓人來也葉亟欣然成之其志可知矣因謂之曰茲刻也豈徒存載籍已哉將以求先生之心焉耳不然彌文而已矣生葉謝曰謹受教因識之且題曰白沙子猶孟氏七篇而題曰孟子之義也

嘉靖癸巳仲秋吉旦前進士　西蜀後學高簡謹序

論白沙子

茸泉子曰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矱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



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后得焉之真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后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中和之永嘆優柔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情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

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焉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殊于頌頌殊于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誥殊于訓訓殊于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后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於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間則惑也夫然后知先生之詩



文不可以后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門人高簡曰吾師茸泉先生選維揚謂寧州亦刻是集乃吾師平父柯傳部意也先生既手校付之而因序焉此論是也簡請觀之真足以破文人才子之譬矣因畧其序刻之由而附其要語乎此以俟明者鑒焉

白沙子目錄


一卷
前叙
目錄
奏疏二首
序十八首
記二十二首
論六首
二卷
書簡八十七首
三卷
書簡八十九首
四卷
墓誌銘表十五首
祭文三十首
賦二首
賛一首
銘四首





啓四首
說五首
批答張廷實詩箋十首
傳狀三首
題跋三十二首
五卷
古選一百二十七首
五言絶句一百九十首
六言絶句十一首
七言絶句二百一十一首
六卷
七言絶句四百七十首
七卷九十八葉
五言律詩二百九十六首
五言六句一首
七言律詩一百三十一首
八卷
七言律詩

四言詩四首
五言排律四首
七言排律三首
古風歌行三十八首



白沙子目錄終

# 白沙子卷之一

## 奏疏

###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白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輙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

聖旨憑部梟還考試了當擬職事來說欽此欽
遵臣特方在床褥聞 命媿悚未能就試郎令
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
治再歷瘕痢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
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疵薄未堪筆
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
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
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易書
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
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
仰恩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
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敎育生
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
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
有甚不得已者孰敢竊虛名飾辭讓趑趄進却
於 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



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撥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
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
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
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
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
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
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
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
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臣母以貧賤
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
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
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
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効分寸於旦
夕豈復有所借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
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
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上
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

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
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
年願仕之心憫臣乆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
勑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
餡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
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
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
干冐　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
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陳
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令親
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
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
欽奉　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令自
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　菲才誤蒙薦舉
又以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
云幸矣而又　慰之以温言　寵之以清秩使
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　天地之量　日
月之明　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
雖至愚亦知銜負　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
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遠臣子
効用之初心也但身在床褥實難動履輒欲具
本稱　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即令姪男陳
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強勉



赴　闕庶幾少伸報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
中肢節沉痛卧不能與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
新病復繼恐非旬月可愈不惟有孤　謝之
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　詔心未酬而罪愈
甚矣臣瞻望　朝廷雖遠在邇雖圖報有日而
遲遲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

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毁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毁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

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



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頗覧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

用而愛人

奉餞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爲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爲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爲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往往欲置之門下近者疊以(緘牘)言僕何敢爲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徇一已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以己與公進退並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其辭曰去夢勞精爽梭書阻歲年壯遊軺車蓋虛臥老江烟公德清南服



帝心簡時賢神仙休囑付御相待回旋

東曉序(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潜榜其居曰東曉盖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昕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已然予謂潜之畏不終無也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

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溯



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恠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嘆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眉眉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

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乎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初若宾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嘆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悶而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胤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為序之於乎自予為兒時而獨恨未識其心



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消棄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艴然矣懼其艴然而且爲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



可嘆也天下之僞其自玆可憂矣澹齋先生姓某氏名某秋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秋坡一人而已秋坡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余以秋坡事縷縷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秋坡之門存者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世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

我雲也今爲梁氏甥戚也藉是三者死也能無哀乎哀而後爲之詩詩之發率情爲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 綠圍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爲嶺南第十二將卒于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綠圍之伍曰朝佐曰朝惟今爲綠圍始遷之祖而坻又始遷之祖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坻以上世次莫詳今斷自可知以坻爲第一世自坻而下或隱



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之美無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吾友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室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斂爲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爲問業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余知之余交最久光絶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

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之時遇有得輙若亡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余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絢眞伯兄裕成申之曰絢等殆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眞乃至句鍜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煙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夕惕任君竑吾省問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勲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歳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

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盖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玆當 聖天子登



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郷裹粮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第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旣不忘于心



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

非見聞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



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将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嚮之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内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

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令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　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輙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絶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



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和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覩公如覩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中之所存尚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聳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

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嘆者乎烏虖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媿人之不能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　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庵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泠庵陳公大參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己任謂余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迸衡宇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



所不能諸公即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年姿秀發言論是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

賦詩以贈帙成俾子序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月共飲延綠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一絶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于之亭矣因撫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



士即予蓋寓意耳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雖無地從予游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熖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耻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之蹤繆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未底于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果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　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文安知足履平地者果爲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先生習志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道學傳序 成化乙巳年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



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脩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

筆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慒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誅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弊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



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守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 禊詩序

余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興動輒過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可爲懷反乎中堂董子絃歌躍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聲積句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閩韭閩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若干詩微覺曠日既反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挾風水之術過白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渦謂余曰仰天湖也余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崑崙之麓出入十二丱環以青山蒙以白雲余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嘆仰天湖之勝以爲奇絕余於李君蓋各適其適也作詩以貽之

##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主丁侯景仰一峯羅先生於既殁乃以學生

容貫充吊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聘于先生之子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慷賁無間存歿可壯也歌以送之詞曰還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今朝何事又離群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蔵都未定老夫扶病欲随君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



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既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滸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于茲或荷丈人蓧或抱漢陰甕與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飡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樫陰竹影之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爲適醉則曲肱而卧藉之以緑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爲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也規别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昂李太白賦感遇詩一喜一愕規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無以娱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則未聞也詩曰一老胥江卧瀨江一圃開林春煙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静得丘園樂清無市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絃哀細雨携鉏去輕



舠看藥回江山吾晚暮梨栗爾嬰孩天上群龍遠花前獨鶴陪誰爲求仲侶心蹟總悠哉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丁巳冬作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裨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風度樓相望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謁文以表之夫自開闢逮唐自唐逮宋至于今不知

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
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公二人
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而何其
寥寥也則公之風采在人爭先睹之爲快如鳳
凰芝草不恒有於世也可知矣如公之才得行
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
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
能盡公哉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
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



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
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
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
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英乎勉諸毋
曰忠襄可爲也聖人不可爲也

## 古蒙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
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
喜而相告曰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州

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跽而言曰是再造我民
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　國
朝洪武間革爲古眉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亡
者過半比年以來猺獞橫據其地盜日滋而民
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軍
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獞老李恭著首遣其子
來納款公前以參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立
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憂
無控縣之地以居民耳州徙則民定尋請於



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
鏞都指揮王公輔吏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
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岩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
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
以此傾信招所至猺獞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
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
之亡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
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
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

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宮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群寃之納欵州亡州後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曁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以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盛觚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文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



州守謂文山澤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孜孜其傳寖多其化寖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 程鄉縣儒學記 弘治癸丑七月作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事雩都袁公慶祥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某往來爲之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教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歟廟前樹杏爲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門之內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爲兩齋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

神庫西齋之上神厨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北列廨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令俾成之總之爲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敎落第二義追惟古先聖王立學敎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以望於程鄕則不可不以告也今夫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竝立乎其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敎未始不存也夫子太



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況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予嘗聞程鄕風俗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縣令辛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栢鍾晷楊儒咸以義官董茲役栢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揮陳昻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



人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

程鄕縣社學記 弘治庚戌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鄕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鄕首以敎化風俗爲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里得大桔村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

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所在南北者咸無焉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於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旣成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東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拮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而來迤邐南下峯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橫於坡陀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而樂之又愛溪之名尋卽其地構堂於曲池之上最高處圖太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爲樓房樓外鑿二石井泉甘而冽謂之天泉井榜其門曰周溪書院周溪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雲洞與太極堂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谷之號侯政暇輒往游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



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已上諸役及買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成之一不以擾民敎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祿具圖與事遣生員鍾宋走白沙屬予記之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敎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敎之之具也社學敎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敎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敎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侯之心猶未但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資於何以敎山名水名我思古人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十數年間東西行過

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之心者侯豈敢必哉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侯何心今且去程鄉矣侯其埃𡏖斯世將高棲而遠遁乎以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併記於是

## 重脩梧州學記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官之不稱亟選地于



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脩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關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交映乎前禮堂勝堂並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具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脩斯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



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荊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是乎書

##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脩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敎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敎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敎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絶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敎也大哉敎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敎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



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敎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岡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綏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宋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即其地而新之既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謂其子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脩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敎

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閾俛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謝氏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有摩睡接盛於



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父兄之敎子弟之學抑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學於龍岡者一短築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丁侯爲縣六年卒于官歷觀我邑令自洪武迄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己恥以俗吏自居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濯於修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産上無以爲教下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按民丁産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便民受其害矦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雖以此得罪不恤也矦之性畧於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齊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敎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



其不應祀者毀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蒞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矦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矦以仕爲學政暇必走白沙往返歲月内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矦亦無所不顧學而切於救民急

先務也死之日耕者吊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嫗夜哭於其廬亘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開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已故矦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已焉者思矦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斯乎矦名積字彦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弊弘治癸



丑冬郡守黃矦撤而新之命生員陳晃來徵記侯豐城人名琥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劍水嘗一宿其家自矦來守端陽三年愈相傾慕安能已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

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曰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亦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説者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爲學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蓋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畧



## 恩平縣儒學記

恩平古恩州之域　國朝置恩平驛隷陽江縣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高凉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　聖天子念兩廣寇賊未平　命將討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既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恩平地四達難守簡昇我邑令讃林陶侯素有威畧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既殺其桀黠者遂以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慮其向背靡常即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將何以待之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右都御史彬陽朱公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既至環眡列郡昔常爲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之衝送往迎來民劬於道路者無虚日不如以堡爲邑便會我陶侯亦以邉功累陞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經畧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既定悉以　上聞



乃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戶三千戶糧一萬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於其舊城之中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宫既成諸士子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之聲盈耳過者嘆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壘今爲詩書之府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於學宫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於保民也自有邉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

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
以鬬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
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衛靈公問軍
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弊
民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
寧謐文敎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耶
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敎而
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



而俗正敎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
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
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志寧不亦
樂於斯乎予不文謹具其事始末與其所當先
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考焉君名儼莆
陽人

## 新遷電白縣儒學記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邑何遷遷避寇也先是電白在高州府治之東
按察僉事陶公提兵過之顧謂其守宰曰形勝
不足以守邑宜遷遷必於神電衛焉其地廣可
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茲
弗圖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鏞以公之說聞於
上遂遷焉時成化戊子歲也學宮在縣治東南
當是時寇賊未殄草屋一間奉　大成木主而
已歲丙申公以秩滿遷副使奉　璽書專經畧
是方每一過之未嘗不瞻顧徘徊以學校之興
廢爲已責而嘆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寇乃克平
是方之民寄命於盗賊之水火者幾二十年至



是始逭公往來巡省諸郡縣俾勞來匡直咸盡
其方越二載而民之病者蘇仆者起矣公顧力
可及以狀請於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
史朱公首創學宮次及諸役許之於是闢土爲
基度財爲用而屬是役於某官某使督之以己
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告
萊焉宮宇峩兀門觀軒敞神像清嚴器用具足
縁之以宮墻飾之以丹漆誠壯誠麗遂爲一郡
學校之冠其他若縣治若城隍社廟若藩臬行

司以及郵傳郵舍橋梁道路一一區畫成之營材於山民不知勞爲陶於野財不妄費而皆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故役之煩者化而爲簡難者化而爲易公勳庸著於武事不可勝計世稱公通變無方亦焉往而非是也弒韓君其來守是郡既至睹衆美之具成乃嘆曰偉哉功乎歷審其爲之先後又嘆曰公留意學校功先庶務其重如是乎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記之辭不獲推古學校之意而言曰學校一



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

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公名魯字自強廣右之鬱林人也始　恩授吾邑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義云

## 新會縣輔城記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



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凌高凉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強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

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赴取之民故椎牛灑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算毫餘矣今夫治兵於閫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



每以偏師從事況夫深山窮谷民猺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夫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乎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餘三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綱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 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峯最勝者爲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荊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子



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

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
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
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
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
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
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
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
爲雲潭記



## 潘氏祠堂記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
多也傷俗之益偷吾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
在乎多言也善者吾斯進之而已矣潘某氏者
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
子猶子也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
以執豆籩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
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
卒嗟茲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
與也堯之時比屋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
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鬩于墻婦姑勃
谿朋友按劍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
其私而不忘其後某也致孝乎祖禰委祝乎兄
弟其生也若遺其死也若虛非求焉於唐肆者
歟未可知也伯氏某成某之志以其地三畝搆
祠屋三間以奉四代神主其田若干畝以供常
祀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其斯之謂歟某之
從子上舍生漢也有一日之雅於白沙來請記
其事予不能辭也於是乎書



## 增城劉氏祠堂記弘治癸丑九月作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
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
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
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愛而死相弔百世不

相志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邵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豐靡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汚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況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絶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捘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



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仲明自南雄遷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瓛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頹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瓛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瓛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瓛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瓛之兄瓚又卒其族兄躬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今年秋瓛因林時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 永慕堂記

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絶若是耶比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槩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循情於妻子其思慕其親其不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被 命清理軍伍于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于堂予

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憂之餘耳君之孝而訝
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恒怵惕於凡人之親
戚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丱角所疑於孟子
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它日
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
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
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至
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
皆性之所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



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老
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非
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
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以
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聞之
悅命左右滌硯乞書為永慕堂記

## 潮州三利溪記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
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古之
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
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
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為已也其仕也為人
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已斷不疑矣今守令稱賢
一於邦利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聞於我嶺南十
郡之內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東南
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船
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運



潮人共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
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
治西南形若昂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
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
東抵韓江西流入于港正統間湮於大水潮州
瀦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于海遍其
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于溪
甃石為閘時而開閉之凡役民千畚鍤畢之為
溪也高之為閘也僅一月而成農夫利于田商

覔利於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
溟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
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
由是觀之謂周潮州仕而爲人也非數吏於潮
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
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寘頑之鰐造廣濟之梁其
事顯於爲人不可誣矣今潮州以三利溪配之
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
惠於未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



蕪及氣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湻翁之所
稱者非濂溪先生歟潮州遺子書曰我故春陵
族也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
聲其尚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
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
之久不至歲宴淨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
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遙栖梧枝長飲
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而不可
得見見其族之雲仍若此者殆可與言矣然則

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關三利溪而已耶
潮人相與立碑頌潮州之功遣生員趙日新來
請文予以其事幷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爲
人者有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潮州名
鵬字萬里道州之永明縣人先生文既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
之利無實因作一詩以代跋云欲寫平生不可心紙燈挑盡哉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傳人
間閣筆金其意欲示後人失於衒也其後王侍御哲至潮見之嘆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噎斯言
行之矣弘治甲子秋門人張詡識

##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
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
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
衣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
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
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自覺爲坐爲樂耳每
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愈
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
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

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余何足以知之　雖然有一説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語已光宇整衣而出充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 風木圖記

莆之李侯某由進士官戶曹員外郎出爲廣東按察僉事每出行部至新會輒一過病夫陳某白沙坐小廬山精舍半餉始至攜所得誌銘文幷挽詩一大帙來授而讀之三歛衽先處士默庵先生與林夫人之賢皆可考而知矣尋以風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歿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



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弗逮養曾子悲之矦亦悲之矦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謂盡思矣奚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爲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豈其養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

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爲至矣吾恐聖賢之意不明於後世也旣撫圖而悲復引其意謂疾曰疾死事盡思無負於曾子矣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疾念之疾念之是爲記

## 處素記 成化八年六月爲外兄何經作

一夫傾然始弱冠爲生員事進取不偶退耕于野作室三間榜兩處素字于楣曰吾不了其義



當否吾以問白沙子白沙子聞之絶倒閒數日抵一卷請曰爲我記處素白沙子命出硯研墨汁相向詰之曰夫記紀實也爲我具狀吾爲女記即應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即不應謂我處素我即應之但子爲我記足矣吾知其狀云何兩手捧硯躡席揚眉進愈恭白沙子不能却墨其卷歸之

## 慈元廟記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猷獻旣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壅蔽玩愒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當



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父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曰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著龜萬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

崖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至崖門吊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叔龍甲寅冬祠成是役



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閑愧頹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弘治已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天下力疾書之愧其不能工也

## 夢記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既倦而卧夢與應魁殿元克恭黃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余應魁途遇涅潦予呼童子取行具童子不應余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魁屢嗟不置克恭顧余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漠然若無所聞焉既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同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熟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說



之有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爲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爲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群怒而逐之乎然則如何曰守其爲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 又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

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掩鼻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于後早爲之兆耶抑夢幻虛無同異端之說從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記于此以俟明者決焉

論

## 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 中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



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邪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

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擧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下

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



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状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状之以天則遺地状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状也曰道終不可状歟曰有其方則可擧一隅而括其三隅状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状之術也然状道之方非難按状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状爲難其人也

安土敦乎仁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乎曰寓于此樂于此身於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



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念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於乎心術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

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 無後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



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足開哉作僞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邪

## 仁術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

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厨也夫庖厨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



君子因是心因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迸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寓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迸除裔戎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

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厠其間矣周
公一金縢大發籓持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
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白沙子卷之一 終



# 白沙子卷之二

## 書簡

###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七年適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
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絶於耳曩聞先生在喪
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不問其詳
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
所値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
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



下羸傳之塋古今未必以爲非然亦有非其情
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
之心也柰何柰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
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孰矣然事往往有不期
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
牽制於外爲之弗遂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
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頃
歲承惠貞節堂八詩真領南竹枝也李世卿巳
收入縣誌門户之光非言語可謝也藤蓑尚欠

補葺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
臈然後歸蚤晩會試入京區區裹病百狀問之
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懐他人愛我
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張進士附此不能
盡所欲言粗絹二匹表忱外芋一端奉時用不
別具

與鄧督府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
憲鄧大人先生執事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



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為世用執事鴻
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
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
縣月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
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
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
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
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
古之名流其忌於自脩亦甚矣引領蒼梧衰病

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
盛徳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
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美此野人之志也伏
乞鈞裁

與朱都憲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
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
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
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 當宁進位都憲奉



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
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
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
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
執事則為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
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
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
進之說且令四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
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

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躕躇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説耶僕竊以爲執事好崇奬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且老踽踽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聞而遣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訊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



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

又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衡茅惠以羊酒粟豬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何人可以當此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喻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是固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有未蒙照察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自汗若雨或遭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沉綿反復元氣寖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

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我願終教之僕不敢固執也承錄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焰當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使回謹此申覆辰下



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又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賴蒙　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世　我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我執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既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口喻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駑疲豈無飛動之意我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長去年秋自汗幾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自行起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于冒威嚴某不勝戰越之至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先生冒大暑負痾而出動靜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未涯贈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托周汝愚具稿早晚錄上轉達

又

亡妣葬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

月八日去始袠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感之至崖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錄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別無佳思作得文字強勉塞命無以老朽爲嫌也祀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進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

又

得五月二十日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未必識也章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昔者寄去慈元記稿幸一字批破還示爲感

又

賞倪指揮知感激矣弊邑民得免於盜賊水火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 活國者手段固如是耶感服感服里人問徭役告以昔者舟中所聞聽



者雀躍交慶如赤子之慕慈母不審比日斟酌何如拯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竊謂徭法雖更必痛懲一二貪黷然後法行之可久也祭田事料理恐未免水火之相射欲乞少緩裁之如何恃愛饒舌

復彭方伯書

古岡陳某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執事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



執事手書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閱諸人執事以賤名汚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焜煌先後疊至太守執幣宣喻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廟堂以執事爲柱石執事一嚬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爲輕重取舍甚哉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

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爲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閭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廉恥未興将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将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如僕者忠信不脩章句爲陋才旣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汚薦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将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而後决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彼玷缺庶幾丘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奔競者愧而恬退者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僕不知其可也矧今自汗又作俯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強焉幸甚幸甚



與陶方伯

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周二來得書人情世態相見多不合柰何慶之交游中有不勸人進者乎其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非高明莫能亮之承問改題諸墓石可否書法與銘旌畧同所以存其名不當云某府君忠烈公則書其自得於　先朝者至顯矣後來恩典所加宜列諸神道碑不必改題也李世卿久在館中恐要知不多及

又

潭溶拘留稍舫稱大府下差人果出於尊意否耶乞降指揮比歲鹹田之入僕於執事所謂待晏子而後舉火者也然非鄧馬二生僕安得坐享此田哉僕與二生約每歲入三分之僕猶以爲愧焉黃田第四蓢諸姪與易贅共成之贅比二生用力尤難所費十未酬一伏惟執事擴造化之量垂不朽之仁念僕平生不苟取之小廉不負人之小節無易舊圖則僕始終受賜大矣恃愛輕瀆不罪



與歐總戎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　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搗病畏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話也

賜謹已拜領感怍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復張東白內翰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其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



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

於見聞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哓哓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竊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畧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内翰倘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與賀克恭黄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瘠不能自制與死爲鄰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柰何柰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黄門賀黄門亦蒙廁賤名於黄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將以是大賀之門盖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冊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

又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箇切案如此



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黄門歲首已託鍾鐵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悞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紙所錄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象之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畧不過此而已亮之

與吳黄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先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

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

與丘侍御

承差廿東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宋先生旦夕臨弊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惓惓如是耶感怍至矣　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民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盛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道路其有藉耳酒楮不瀆謝

與葛侍御

古岡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事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白之今者趙知縣自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袵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



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

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江右藩憲諸公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俯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殖化原輔相　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不宜謙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心與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

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覆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覆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共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　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須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還惑於衆口期匹休



於先賢收田東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効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李白洲憲副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干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一一論之如法加强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肯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外別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爲盡耳亮之裁之干瀆死罪

又

郁丞來得手書幷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筆作殊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喻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答張主事書尚未閑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留馬之惠孰與弘農公今且使病夫爲邵堯夫乎爲戴顒乎病夫得附驥尾爲羊城添勝迹



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爲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缺後乘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視融峯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者其超出六合乎顧別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委人承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又

劉門子帶來書信必欲自致白沙不附他人卒

歸之水府對之太息而已數日前鄧督府附到東山手書獲聞東山好消息喜慰無量項者雖遭劾者之口討不足爲盛德累周生行時有奉懷拙詩想聞之一笑區區憂病之餘精力日不如舊但偶未死耳無足爲故人道者尋醫南岳耿耿一念未能出門蓋自去秋七月感風手足不仁至今尚未脫體嶺南地方冦盜日益民已窮而徵歛無已天下理亂所關誰何誰其憂之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



之爲朋友慮至此乎周生倘及面必能盡所欲言劉門子告回病中草草致此不能悉

又

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彼有來蘇之望此有卧轍之憂柰何柰何不審何日啓行制中但有心送南北日遠日踈歲云暮矣復有盍簪之期否耶北門園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劵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償之餘年者託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之

復陶廉憲

使至辱手書承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言足以取信將來如一時諸公會於省中可謂盛矣不自操筆而以委於不能者僕者素無文彩比年以來益以衰病愈見荒落無足觀者強顏爲之徒爲有識所哂況於多言干譽尤非退者所安區區之私執事能亮之使回



謹復

又

昨縣如彥誠其賢未皆古之循吏邑人懷其惠矣議立廟以報之倘以聞於執事領之民將歸心焉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况丁今在官簡於事上執事嘗抑而教之今因民之請廟而與之而遂成其名執事之量宏矣抑聞之千金市駿骨況生馬乎僕知執事百歲後俎豆於斯民當自我[illegible]始則有徵

矣

又

比日邑中閭執事至[illegible]尤近年以邑科取民者皆罷之民大悅服爲可賀也前此豈不恤其情而強徵之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頼執事永矢此心所以保功名於晩節期俎豆於將來耳愿病中聞此消息不勝慰喜之至謹此布悰未涯瞻奉惟冀以時調攝以慰注仰之拳拳

又

李剛田具審福履康佳甚慰懸仰近傳方伯之除的否造次未敢奉賀竊惟寵辱在外惟以時倍加保嗇事獲已力辭就閑此最上策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荷公厚愛不敢不盡

又

秋暑既退伏惟體況清和納福勝常頃者陳都閫過白沙具言當道所以論薦執事之詳想朝廷不日命下班次必崇付畀必重執事自此可以樹大勳業酬平生之言而東西託處亦惟



便之圖令名不失公私兩全此人情所至願而不可必得非積累之厚其孰能當之某病卧一齋寄名於石而無其實英德石形峭立或層起十數尺奇絕可愛者能致數片置庭兩隅朝夕趺坐對之志願足矣然須得便舟可付閑然勞人則又非所愛欲也不具

又

厚手教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暫停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决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彊之慶執事固有之奚容贅

復趙提學僉憲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辨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爲說本之經訓　與僕所以爲學所

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畧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横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



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絶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擧自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



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又

易元至辱手教數幅幷諸作見示更相規益有交友之道幸甚幸甚然謂僕示諸生詩末聯有

激而發則恐觀者過於求索僕之意往往不然也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汲焉告之冀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聯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　若但　如楊朱爲我而不恤人則彼　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闢楊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反復言之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作詩者爲意於



此訂頑砭愚咸此焉在何嫌於人我爲敵與自任孟軻之重耶記語類所載文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楊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執事顧以爲不可乎海雲更號極是率爾敢不承教執事錄示張東白詩且疑僕更號逃禪不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請問今所疑於僕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白未可據也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未深契而料想

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爲至論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者云陳公甫喜荊公輩人直如此草草　僕平生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怪也聞執事將赴京不獲數侍誨聊復此不一一

又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事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亦至矣僕一顓愚人耳凡百無所　通曉



惟知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懵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己者少疑己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爲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遊之日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

凡於數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爲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爲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輙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



口而浪爲憂喜耶其晦也不乆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爲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工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畧其迹取之群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況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爲踈放比於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 復當道跳

頃者士妣出殯之日伏蒙藩臬列位老先生大賢遣使臨祭備極情文光生泉壤不肖孤無任感激慚負之至今者仙舟來過江門扶病褰帷引領流涕不敢任情乖禮以遂謁見之私徒抱

哀恍無由上達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徐嶺南

切見本縣近年以來盜賊日生訟牒日繁人情放濫畧無檢束風俗惟見日不如前矣未聞有反復之機於乎安得賢守令識理亂之源者與語是耶頃者誤蒙寵顧衰病不出無由進謝自念老病山林徒負虛名無涓埃可以答一顧之辱謹以是言進惟閣下亮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俗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張憲副廷學

京師一别遠今六年中間不幸彭年早世僕自己丑得疾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雖承訃以與哀乃無疏以奉慰尋自度於閣下如此宜得棄絶之罪然而終不復疑者誠以閣下愛僕亦猶僕之愛閣下故也比者獲手書三四讀之然後知衆人所以待僕之心異於閣下之心然閣下不欲正言之但微示其端於僕非僕有嫌於閣下乃閣下引而不發其不可者以意示之將使僕深思而識之耳雖然僕何敢以望於閣下者望衆人哉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竊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綮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僕之所守如此閣下信以爲何如哉僕不善交人數十年間所交其在上者久而不衰惟閣下與莆守潘舜絃而已然止於相愛之深知已則未也而以

望於一切之人此僕所以不致也僕受氣本不多疾病乘之近年以來齒髮都耗精力寖衰故又不樂與人俯仰方將投名山選幽谷枕流漱石而老焉幸而老母粗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畢往無日矣閣下仕於朝爲臺官其在外也爲按察官可謂進得其地矣大丈夫欲行其道於當時自宰執而下宜無有先焉者矣閣下謂鷹鸇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之而不爲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志不爲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此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嘆耶閣下昔何所自任今忽諭以乞身之圖僕之所不敢聞也恃故縷縷辭多率易伏惟恕納而賜聽焉幸甚幸甚



## 與黃大參

某啓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優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夫絶塵步驟固知其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韋丹詩耶流傳世間識者咲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臥山樓聞此信息竊以爲喜他皆未暇論只不爲苟出始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何如哉未審何日就道專此馳問伏乞飛示



## 與戴憲副

恭聞執事榮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陪增喜躍不知微痾之在體也小廬固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者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之賜也幷此叙謝怕二方表賀忙耳不拒爲榮

## 與胡僉事提學

惠曆久不謝罪罪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珍感無已僕常粗涉郭景純葬書愛其辭約而旨奧反復讀之益無難曉及乎眞形在目美惡雜陳則又茫然無所區別以此知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況此經鄭玄默所注穴法處謂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易了李君經宿



別去非久當面白沙其人頗謹厚而又爲高明所與疑亦有過人者第患無能深扣之耳承喻欲來新會企渴企渴子久卧衡茅未即進拜則有其說布衣陋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自重以爲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病天下有識方以爲憂如僕者縱不能救忍助之乎惟亮察幸幸

又

奉別忽已踰年想望之私無日不爾昨者生員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庵丘蘇州書札得知先生體況安佳深慰勤企某近又以人事過煩自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卧竟日絶去思慮酬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問尋聞往梧州昨晩兒自五羊回乃知先生自梧州還尚未知何日得拜見也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舊歲甞因有一舉人林體英來訪白



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如也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疲極未由往拜專令學生持此候先生起居別後相遇何人伏乞垂示幸幸

又

某啓昨來枉駕感愧無量承寄示遊山詩改定次聯又佳又佳上下二句大小氣力停勻自是實事魚鳥亦指隱居而言晦庵詩云我是湖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意亦如此或以爲形

容道體之言則恐涉於太深上下承接不來未知是否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比見閣下於此詩畧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詩雖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於他文如何深以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曰令兒輩誦此二句以爲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茍有如此宜



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恠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使回謹此奉瀆不罪不罪拙作末一章爲意尤切尚未知何日可遂此約男女一大俗緣比於軒冕外物誠未易盡湖山之盟信如何也江山魚鳥何處非吾樂地閣下旣以此自信而無疑於僕望終賜之首肯

## 與王樂用僉憲

以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乃尋常聞人說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爲工與拙罔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暘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嘗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爲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風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愳其見譏於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爲凡學於僕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



## 又

執事懷抱利器退處林下者幾三十年晚用薦者復起爲臺官出臨嶺海首舉盛禮酹於亡妣墓前遠近聞者興嘆不肖孤無任感德愧謝之至一峯先生墓木拱矣執事言必稱一峯豈但

思慕之不忘而已亦將以一峯平生念念不肯忘天下卒莫達之天下者小試之見道之可行耳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執事安於所遇不求其迹之似其未憮於用者姑置之以其能者用之而益小心爲幸甚幸甚某病且老無足爲世用或能爲執事紀録一二成績以昭示後代愼無曰人莫知我也過辱厚愛謹此復制中不果自書



又

惠州孔子廟作者不自爲記而以委諸人某所棄筆硯事于今三年矣吳秀才請試之不亦左乎國家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戎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内夏外戎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扁曰大忠謹書法也今廟于海陽直取文山所存與其所遇括出碑之以風勵百代其亦可也不必襲大忠之名與厓山同也拙見如此可否幸裁之弊金留面謝奉和佳作三章近以附五羊驛送去不審經目否餘不及

與左行人廷弼

片腦大惠也前此寄示傑作無喻以風水所宜感慰之極不審比日起居何如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因想足下能飄然自適益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近蒙十數首録在別紙早晚東遊則此紙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呵呵黄秀才行令大子專此馳候基茗山蕉貧者之獻于人止此勿笑



與光禄何子完 先生門人

久別想念無已比年承貺不一張秀才南都還又承寄到坐几一事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坐竟日甚穩便也好事者或借出效爲之多荷多荷近陳汝學報子完即日謝事歸矣不知其

實非也昔者致幣於定山者儀多不足非子完誰其助之然以爲求文者可也爲老拙非也諸公始作嘉會樓白沙以地參焉耳記者自有其説子完嘗一日在館下顧不能以謙恭自處掠他人之美以爲已有耶竊爲子完不取也子完出處語默進退之宜子完自知之非老拙所能與也獨憂定山先生平生故人或因子完之言而爲斯文留意焉則未免爲識者所議且笑之矣故具此白餘不悉



與羅一峯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嘆可賞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峯叙文并諸作實有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者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絜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斡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鷄耶一笑餘不具

遺言湛民澤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覧者深思而自得之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而日勉焉非但爲美言以悅人也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哉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民澤足下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老朽以民澤告之冷焰并騰殆出楚雲之山蓋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

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五月十二日石翁書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墻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田萬一高堂意有



未安亦未可率尔行也珍重草白民澤進士

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畢闋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然也耶病中不欲多言率以意推而盡之未可草草也五月五日石翁書復民澤侍者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病輙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嘆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且愈日高音耗亦無黃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



服周敎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此外有脩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戊午季春三月初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與莊定山

李上舍回辱賻帛爲感承口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尚未全愈今專托范生往視未知此生能了此疾否耶聞諸李學錄之子數日前謝病疏已上甚慰翹企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太虛近往來石洞否向揮使處不奉簡因見爲道下懇病中不一不一

又

不意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前九月龍克温報繼又得周文選書連紙不勝驚怛仰惟先生孝德純備不幸際此荼毒心死形留何可想擬伏願撙哀自防勉副憂禱其支離之人不堪走哭東務之忱可見于此惟照察不具



與張廷實主事 先生門人

盜走海上及今不即料理今盡絶後難圖比方信息不到耳竊以爲憂也順德人謗李世卿由吳獻臣王嶺南惟李世卿由其多言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緝熙㛐家謡選不過白沙以書來别今有一簡復之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也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吾意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緝熙畏天下清議苦不肯承認耳今此簡與之更不道著一字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何與吾事耶謾及之

又

孫侍御歸置公事千里一顧别後連枉數詩不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其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爲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幸甚幸甚



又

來詩感憤之速足慰所望著此一鞭無難於天下矣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

兮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大子應科在省百凡可告教之幸毋吝

又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欲祇嘆賞不已林郡博何日過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吳瑞卿携所作雲窩圖至白沙題云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消息黃鶴樓前望五峯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湛民澤近無一耗廷實能過白沙一話爲慰然未敢必也

又

陳留市隱使不遇陳后山黃涪翁一市儈而已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士哉得手書讀之喜而不寐所惜者拙疾拘綴而雲谷已老雲谷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



所有者吾安能揣摩之而得其真耶獨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爲快也把渡人去復此病倦不多及

又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秖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措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并此告

又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斬釘截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比觀與民澤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

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它往來疎數不計也聽起憒憒不多及

又

譬之詞曲遺響直唐調耳近見偶拈諸作斬新以爲絶倡而何求和者多耶百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此據景元口告李子長懐集之行恐未免内顧之慮能照之否石翁白廷實地曹

又

數句來無一的便故不奈問後山不意騷擾晛聞之焚王石雜處能無誤傷者乎承示諸作嘿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



也據拙見如此不審然否世卿修志邑中近方下手其行恐在冬春之間厓山之遊不遂約秉常早晩可得一會否近稿頗有之倦不多録侯續寄

又

簡後張君席珍足下僕知秉常秉常知足下故不待面知足下過人遠矣老拙無所爲但願足下葷能樹立於世俾斯文有頼幸甚幸甚蒙示諸作健逸可愛但得稍入規矩乃佳耳拙稿數篇録去以代面語浮謗未息老母眠食不忘其無聊不多及

又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

冗煩暑爲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旣

又

近來弊邑夜寇甚於前日有盡殺一家十餘口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蚤爲之所況有大於此者乎意欲就省城內求一地頗幽僻且寬廣及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以此爲言與鄙意正合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幸爲我裁之數日後令兒輩詣左右聽處分也所欲與語非筆札所能盡非相愛深者告且容之切囑切囑



又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近稿錄在別紙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童復廷實心契前日半江遣子來白沙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照

又

章因起倒傷煩諸疾乘之自汗耳鳴心氣虛損肌膚由是不實得七月五日書承養生在去其害生者章之病多自取由不介意生死故一切任之今則未如之何矣古人漏舡之喻良有以也他日見雲谷丈人試爲叩之曰閭丘之命将懸於豐干之手屈乎數語盡攝生之妙或者知之而爲之弗蚤終亦無補於漏舡不如探囊中一丸與之又恐分薄緣淺者無以當之如何書中斷制平湖去就章亦未敢率爾蓋一時事體所關萬一有甚難處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更得其由折詳細是非不難見也別紙報袞德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此於天命亦何所增損而使人動念耶是豈無害於生終不如坐忘之愈也

又

近得林子逢書頗悉平湖履任來消息大都是雅不勝俗寡不敵衆非但所執者古之道祖宗來制典昭昭亦依不得了可歎可歎緝熙此出固不得已終是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直圖歸計耳別無分付也秉常想已就道前承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感感歐太素傳好章舊亦聞鄉里有此人但不得其詳耳周文都如省託渠一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恐



亦未易謁也溽暑不審體況何似朋友凋落交道陵夷士風頹靡莫甚此時置之勿以汚筆墨可也

又

左廷弼遺來白金二十兩箇中疑似若只出於東白借助之意則僕已辭之矣會間爲叩其的還一字東白敗紙失利故不欲受

又

曩辱佳章幷賀儀媿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餞倥偬不及奉簡亦謂與世卿相知不待面安事簡耶世卿闊達善評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異寬廣以來天下不一之善別有贈章勿愛垂示

又

承示諸作以拙者觀之近體可躐看久看則別古選絕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拙庵記文字議論好非拙者可及但不知



較於古人情性氣象又何如也更須自討分曉大作規模不墮落文士蹊徑中乃佳也九月四日章復廷實廬墓詩若未登卷請更作

又

近作皆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脈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大畧如

此難一二指點病痛處欲告又恐見難而止反爲所沮故不欲輒言耳子長亦未有捉摸撞來撞去不知如何用心也如李世卿平日自召至論詩則以爲甚難不敢出一語亦近方得覺也粂常南京寄來諸稿讀之不能竟又不知所養者近來何如也別紙錄去拙作附呼子長共讀之懷世卿末一聯以問容一之亦不能了知音者真難得也正月人日石翁書復廷實侍者前東相違見漢清屬匆遽恐倉卒生謗也草率石翁云



又

半江十詠接引意然有次第前後一一相照求東所爲作一跋爲此號者謝德明居邑之南郭疇昔有桓溫少年之習喜其勇於改革閉户不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跋中畧見此意然亦不必專繫其人也若興動和拙詩亦可不必跋也高作每見跌蕩可喜但不知置之古人文字中能入得他規矩否如王節婦墓表只似信手寫出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此等處似未能無少缺也何如觀其言可以知其人彼沉酣世味者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讀漳州功德碑絕句別紙錄上兩山先生一笑得便即寄去也餘不悉

又

承屢寄示近作得之憂病之中雋永之味咀嚼不來尋常喜言詩但小煩惱開卷釋然今則未如之何矣合是障得重後與物扞格非干詩力



弱打不破也藏之篋中以俟他日披閱

又

文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墜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後爲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頑姪景鍾最爲老母所愛今之士也正如來詩所謂柰

何柰何老朽此句來體中頗熱甚無聊不一一

又

李世卿承箕也不遠數千里來訪白沙朝夕與之談英偉特達鄙陋當世欲於聲利外立脚者非但文辭之工而已朔過秋方還嘉魚因便能一來會否耶

又

東所寄與壺字韻下五首遣辭寬緩稍就沉著可以望作者之庭矣謂非學力可乎自餘皆不



及此至日在病數首近日方寄到近作皆勝舊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瑡翁自云初學陶詩平仄皆依韻閒門兩箇月方得逼真自古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為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略無瑕纇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台字韻首句以開字易眠字何如間字韻第二句當改途字韻俯慚作每慚佳目昏筆鶩不能一一

又

久病未脫體得蒙督府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無以報之甚懸懸也昨承見示和答督府見寄高作病中牽勉次韻一首少見區區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如不及之時也東山先生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甚以爲疑故末聯及之雖受饒舌之誚所不敢辭也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如何耳且如我兩廣地方雖遠然用人小



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與如何耳倪指揮可用之才久被誣在獄人共惜之當道處分如此因循不決下人不免有疑且將以倪共爲覆轍而怠於立事此事雖微所關於國家用人之機當轉移以救一時之弊則甚急也若見督府言次可及無吝一言謂此能分理一人之冤尤未也有益於地方用人有益於國家不可不慮也切囑切囑

又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幾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曰心亂不成詩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執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緝熙書中怨非已者云一涉宦途即為棄物天下固有棄之者矣章何敢棄朋友也報帖即封寄緝熙雖非所喜然不可不報也五月十八日石翁書于碧玉樓雨中廷實閱此簡畢有便轉寄民澤可也



又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于累於人今歲創脩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正為此也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為識者所談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苟也亮之亮之

又

承示楊柳之曲情饜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然耳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為慰慎無若區區之懶也近來弊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家遭害焉默齋輩剝床以膚可畏之甚眼中惟倪舜祥可委捕盜一事顧今無可告語者未信



而言將不免於人之我疑况於欲取一善之長而遺衆疵之短主者豈能聽此一夫之言而遽為之予奪哉但為鄉里憂盜之至不得已而有言耳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乎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也仁夫會間多為申覆見示諸作實有意思更不奉字章白廷實從者

又

前後寄到病中志喜及寫懷諸作讀之嘆曰進

修在我成我者天也两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豈非惑耶今而後父子間自爲知己也人莫能與也率甚率甚潭州功德碑絶不類時樣文字亦一奇也中秋食冷羊腹中作痛連日痛已當爲作絶句詩寄潭州託林蒙庵刻于功德碑陰以彰太守之美可否俟報

又

近承寄示手稿讀之比舊稍勝莫有悟入處否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辭氣終欠自然廷實秉快時有犄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正在平日致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章告廷實侍者稱道五紙看畢煩寄秉常以代一簡

又

秉常近會否何久不聞耗也前承録示贈安指揮詩序讀之令人快意亦一時傑作也章閒居和陶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爲近之欲録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



不必不作道固爾也近看祭鱷魚文作絶句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潮州老鱷魚録去一笑

又

袁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其跡可駭不審當道何以處之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云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天道於善人如此如國家何平生交舊凋謝殆盡聞此殆不能爲情也哭而爲之緦踰月乃已聊以申吾心而已兩山先生近眠食何似服藥見効否古今庸醫誤處方殺人如麻此不可不慎也非久遣大子往莫德純先生不知柩行在何時便示一字近稿奉寄廷實見意承惠書已悉近况行人告急不及奉簡惟心照

又

右稿寄東所收閲病久轉覺淹淹無以自解倘還一字以自廣是所望也卜者多云此病至立冬節脱體立冬在今九月二十四日去此不遠

令病如此恐未爲的斷如何如何只得順受而已此外更無他可仰廷實將安爲我謀哉淹病之餘聊此草草

又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長病小愈曾親見之否耶子長服黃栢不死必且以黃栢爲有功諸君爲子長憂黃栢也白沙村裏老人呈縣發去渡船一夫造言百喙交翕亦有數乎哉數旬來左



手足不仁每於中夜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後疾乃可平是亦數也實安道白曰殺人可畏比方信息近復何如民澤還增江非久龍志明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行柰何病卧山樓如在井底凡有聞但頻示數字切望切望九月十三日韋簡復廷實足下送丁一桂詩不可不作就附來登卷石齋書

又

承喻出處與遊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偉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滞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滞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更似他日面論以決之見示與時矩詩痛至然知其不能回矣惜哉先夫人挽詩不詳善行只如此亦何益於死者聊以紓足下哀思耳奉去茆筆書通六紙凡書視筆楮工拙固不能工也勿許



又

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携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以給之使内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槩以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自廷實別去每念廷實至此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實者不敢不盡也李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

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廷實世卿錄與世卿紙此不再書

又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夫次韻廷實見寄二首其言因廷實而發非專爲廷實也



又

承錄寄近稿讀之作者如是豈易得然便謂之然竊恐未然不審廷實自視以爲何如也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詩耶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何與論斯理也病中不多及

白沙子卷二 終

# 白沙子卷之三

## 簡

###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蓋有之矣時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略與老朽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頃歲有荅林府主壽老母生日詩云有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卻揣分故難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 與袁進士書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

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諦之揆之凡足下之事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許人遠矣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伏馬間乎此非僕所敢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乎旦旦過我其問足下也告之

復林府尊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厚未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幸甚幸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倘可以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與黃太守

聖天子即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參政病夫某聞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于後病夫之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



絹一疋以表下悰伏希鑑納

與張太守克脩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爭趍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趍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于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茲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

切囑制中不他及

與丘蘇州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跧伏海隅比於縉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承喻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蓋未知之也爲絶句一篇并前次韻錄去以發千里一笑



又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如昨今龎然一衰眠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黃耳不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關吊賀不䆟不䆟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氣所發藹然藹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蓋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茍吾之所爲不畔乎道不悖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祿之失得弗計也閣下以爲何如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奉飛示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



與鍾地理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

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涅墊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似有拘着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墊隴宜淺之說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塋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況此山來勢極是雄猛必得融液之土方爲全美亦不可草草也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幷手扇二握仰仞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祿仕明矣要能脫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況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爲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下之位矧今髮白就種老逐病來病與懶遭於世間凡百事脫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



起居甚慰周先生爲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丘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德步月閑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閱此紙羅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遂成拙詩渠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爲清靜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皀蓋不歸去應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發一笑故併錄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足當一簡也

與吳惠州縡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薦錄之乃不自矜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然僕之所以不辭於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

事於不賢而辱且禮之況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奉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蓋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擬於萬一哉使回并此布悃不罪



## 與汪提舉 弘治戊午九日作

白沙陳某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意足下垂愛之至非尺牘能盡葦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幸相與忽之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称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抑孰知修古之實著之於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屆也慕竹記文章心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耳不多及



## 又

足下事功之奇襟韻之勝安得一寄目於冷香以盡作者之妙令之畫圖能令武夫俗吏見者莫不鼓舞称快況吾人哉雖然非病夫意也病夫何足以當之足下以是心求進於古之人庶乎無遠之不至矣嘉貺不一照領錄來諸作每讀一篇輒欲奉和而病未能慕竹記文大書表襄均之未可牽勉小詩四首錄於卷中徒於阮從事過江門一次依准還海上耳高明必能亮

之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所已辦一杖双屨隨我顧今病勢尚未可動餘無足道者

##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弊邑者今日之事欲爲名教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托始於僕以爲之名伏惟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沙問於我府主林先生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老先生侶斯和



之與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知勸有餘年閒嶺海之内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僕何人俾以虛譽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悚之至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亭之建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不但紓民之力而貧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以貽玷諸賢尤見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

## 又

山樓小搆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此僕所以每受賜而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是若徒以身爲滿堅無所規益含已循人與時勢上下非僕之志也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刻俟復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廵檢詩何不類



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曆日分付一一感公盛德弁此爲謝

## 與余通守

某啓今日里長付到黃曆五本前此寄來鄉試小録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墨辱台貺豈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惟炤亮不具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群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托倪指揮送去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畢官爲喜古之善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矣詩本温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爲然也卧病餘旬不能縣動感兹遠别又重遠左右強勉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戀之私想能亮之書璺弁此謝

與左知縣

章啓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别去匆匆一語不能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兼多既硯石之奇尤爲難得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酬王佺惠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循吏傳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贈柈未涯



謹奉啓不宣

又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之言知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儻封得此賢牧幸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爲生靈喜況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與順德吳明府

頃者從事至辱書睍爲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即裁荅仁夫說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閑與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草幾於失君矣顧今乃蒙不鄙贈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堇俟壤頌聲之來足下将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又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爲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俟面盡

又

梁生至辱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凡天禎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称潘時用之賢倬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昻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矣復何憾承一一示明府豈徒美彼者耶陶邦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便可當一面之寄其它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鍊之則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



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泰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屢退之餘恐收斂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亮之



荅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章多病少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爲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十郡內賢守宰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民俎豆之以此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識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搆祠祀之與厓山同奉甚幸

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是
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腳板
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某
已心許執事矣顧今拙病未能脫體少延歲月
爲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餘
不一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久病未得脫體精
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



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爲賢
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
日又蒙多貺之及感怍感怍以新作之邑遇新
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
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爲天下之事成
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
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
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曰侍貞
節堂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裘工
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人目雖不見
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
俯仰今昔情如之何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
足以行志而竟不爲世用或云見曹長官於京
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
事無可托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
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



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爲乎
世復有斯人乎執事以某之言爲然則凡世所
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
執事也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
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潭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
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令之從政
者豈必盡如古之人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

叓目之美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将來必大有可覩牵卒勉之老拙之望也比者小廬山塋封粗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奇娘子毋計各安好漳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恵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

與鄭知縣兄弟

丁明府彥誠令之良宰官也遺愛在邑邑人思其徳欲爲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爲之倡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往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與嘉會樓相望亦其平生所樂遊之地晋題真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先生門人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氏見毋夫人豈非幸耶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祿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毋不待且毋



與襃之恩孰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毋之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　先帝之仁寧免終天之憾耶緝熙孝禀自天豈無念毋之誠因丰升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晚之宜偶欠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恒人非沉酣利欲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爲之動心而變色況賢者乎自玆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爲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群惑於當年如毛義嗎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以盡言之定山近日之出識實啓之其意云何希晋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塟只看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未由奔慰謹奉疏不盡欲言

又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于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爲慰是月

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于小廬山與先妣同處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孔而不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欸此翁明年滿七十世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無補於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朶頤而不知止耶李世卿自嘉魚來與湛民澤徃遊羅浮今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



爲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爲盜地方多虞白洲李先生爲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宜落莫耳目之用不息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嚣之境恐卒不能成其美未易哉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先生遣人走定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録書中間報莊驗封以去秋八月復任尋得疾卧家至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謝病未審然否想欲知故及

又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爲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耿耿于玆幾年今發於此適有客叉門求見不暇詳答然大畧具矣如何如何

又

遠闊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亡兒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



窆積痛成疾帝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必究之喻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書中間一二近况與悼兒之詩想次第經目矣餘非面莫究去考聞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録好文字想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别紙見示奏草此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撰諸易果不當欸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徃而不得哉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月俱積録近作一

二見意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君實如桂陽未返張憲僉日夕至學貴易惟課訪足色諸姪營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

又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足完全病臥在床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



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感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能任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于人足下持此孑孑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



為耶頃者何廷舉在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甘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匆匆聊此復不能悉

與湛民澤 先生門人

來諭與拙裁意不相涉無怍乎前此之多言也

久居於危不在仕止之間蓋嘗兩遭不測之變
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爲謁銓之行所以避之非
出處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朱
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往往寄聲以不能去離此
邦爲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遑恤其他
特患不得其胙耳康節詩云幸逢堯舜爲眞主
且放巢由作外臣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今日
所恨子孫世家于越老朽亦欲爲後人立少基
緒使可傳也目今要建幾祠宇修幾墳塋政恐



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措辦不來更一轉瞬
大祥至矣吾事不了柰何柰何憂病相持歲云
暮矣安知其終不汩没於塵土耶區區可疑者
吾子其深亮之

又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
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
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
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游甚樂第恐心有
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黄龍朱
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
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録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碧玉樓卧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
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
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
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　　奭病精力大



不如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
萬里之途前程未有脫駕之地眞自枉了也思
於吾民澤告之非平時湯浪得已不已之言也
倘天假之年其肯虚擲耶附去藥錢一百煩手
九寄渡子回景雲在病也

回祝主簿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
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
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其於今日之賜不敢不

受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閤下之庶以養公也僭率不罪

與寶安諸友

韋喪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纊之初老母哭之欲絶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于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此遠平湖數口爲他忙江山舊宅香林老籬落西風荳角長小與先生分出處扶胥窓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手閑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去秋與張進士唱和絶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攬山之宅南

川之歸無日矣景易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于於人一也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懷抱作惡希得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



其氣矣衆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衆之平生費多少麴蘖醞釀來也爲我謝平湖衆之雖窮使其心觚翰如箴用輩低佪於卑墊窮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蛻又聞一跣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

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乎與語未嘗不增感感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爲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愼勉之毋以畏難止也承枉陰陽家諏日等問僕不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爲術家之書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爲令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



足下将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

復李世卿先生門人

圭峯山靈相俟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圭峯爲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拾志中愼勿留意拙作爲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晩陳伯譏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扶意不審閫於邑主否封去其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爲何如朋友間評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爲讀畢還一字示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董子使召大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頂與乃翁語至今歧嶷可想生猶畧記老先生面目乎味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風疾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來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荅陳宗湯先生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

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案我於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識已信人洞見肺腑二公爲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也宗湯念之一時交游東顧西覆民澤可期遠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餘亦無足顧者所須縣誌謾往一冊世卿爲此書蓋亦自以爲未足云

## 與周文都先生門人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爲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口不違主之命是亦報主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則明物溷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曰以友輔仁

## 與梁貞先生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虛靜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鄺珙之覆轍念老朽之狂言惟在正

## 與羅晃先生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老朽旦夕往來于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亡妣得安小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粗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建塋前小屋爲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



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幸未即死吾子無爲老朽戚戚也官富牛商云於館中便畧此見區區不能悉

## 與鄭文吉

童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內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

人致之不及裁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待知愛瑣瀆爲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在鎮鈐吾敢蔑焉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山茗二褁表忱

與黎潜蕭倫先生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



畢穴在小廬山園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往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深言之切老朽何以荅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默默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然問之者未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餘不具

與太虛

太虛師其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別紙錄去舊稿試爲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太虛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

切當置録事於何地耶録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遷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尺寸壤得未足為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己而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為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先生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幷惠米布諸物具審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為慰某奉毋之外無他況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

與趙壽卿

恭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蒴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於李氏者委之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為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塟封甫畢三月而塟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為殯宮論者

紛紛令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擬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與范規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孟



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凡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刼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奉

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寘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蓋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



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内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園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到今尚未脫體臨紙草草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嘆秋試捷否不足

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子然客帝京忍寒餓二十年爲毋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峯頭采薇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一一

又

得正月十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爲達填潚埜爲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室



家無錢財作何措置況於東吳反埜水陸數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一二粗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拔济水羅漢柰何柰何情切事遥心邇人遠撫紙興懐徒增悲怍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喻欲爲小孫田議婚以平御之孫女平御善士與古愚先兒游處亦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是叩諸蓍得大過之豫蓋吉占也未審果如尊意否夫量才求配闔之先賢討產許婚甚於流輩癡孫疑未中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儔之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幾爲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積

閫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柰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爲禱

復陳晃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侁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兆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羸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刼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旣絶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性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復制中不具

與容一之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昨筋力倍子令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爲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況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夫聞之遂阻此行柰何柰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往往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



也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令思之但有慙負而已柰何柰何先妣墓即日瑩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著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兵福往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與陳象常 先生門人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其情苦語足仞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湝時用姜主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耶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匡山慈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生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諭不忘在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徐薦草果神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其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重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爲之不能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

白沙子卷三 四三

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熈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

又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待又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



又作遂辭去晡時甥姪歸自南山具審比日遺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也陳后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知之卒能行於世后山亦到今不死夫茍有可恃雖死可也况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今存亡不可知况欲與之握手耶某別後況味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其如野性難拗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勝悵惘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庶士資送其子有嚮一犬而足者今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嚮也不嚮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其何敢不從脫尚未免於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牽其筆苣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叙與幣易之而



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恕卑擅開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有所感便判了一箇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賤疾幸火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著便有由已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秪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



與湍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發嘆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使倆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也呵呵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馳賀餘不具

## 與林蒙庵

其啓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庵之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庵於京師則拜蒙庵今思蒙庵而不見見蒙庵之書則拜其書如對蒙庵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庵之書知蒙庵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



庵也雖然有甚愛者有甚憂也蒙庵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蒙庵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庵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在人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爲人憂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庵所稱胡提學亦如蒙庵之憂

者也彼其意以爲古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之心本然也蒙庵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無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踈踈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



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可不也持此以廣蒙庵之意何如

##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恭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慟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舉不幸遭此痛極柰何柰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為怨何者為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畱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于道其能合於親者幾何吾重為時舉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吊惟強粥自大不宜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酬於鬬矣老衰無能為援請竭端末利害為子籌之知貪得之為害絶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蔕之蹟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廚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軌田而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開來一話

##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便為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卽如對面耿耿達旦



##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旣不獲披接又不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敘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爲已之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試區區迂闊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諸君之留意焉

##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為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于謁人之戒又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揖長官前山僧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之連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為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為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有鳳雛麟種降為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 慰鍾五

令兄竟為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

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往此紙惟足下亮之

###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筵何待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兗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



毋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奉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可當言而默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不討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三卷 終

# 白沙子卷之四

## 墓誌銘表

###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贈右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大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歸老于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寶生公父保覲勤儉理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公長者初補隊長卒伍爭較曲直不屑為辯而以理譬解之



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少回護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黄賊之患將至挈所有赴城老幼扶携塞路守閽者為不便於民公力爭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民有急宜早為之所奈何拒之既而賊奄至城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日

日享年八十有二先是子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公化爲嬰孺嘗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噫豈非數也耶公娶同邑訓科周旋之女賢克相公先公若干年卒葬歸德里之鳳山子男六人長曰賢先卒次曰能即都憲公曰英曰俊曰秀曰傑英秀皆蔭官俊未仕傑陽朔訓導女二人適何宏葉蒼及公之存孫男十五人曾孫幾人壽祉子孫之繁人以爲積善所致也都憲公由進士官戶部以其官封



公署郎中事員外郎贈母宜人初有司命選武衛子弟之良者入學公環眂諸子以都憲公克選蓋識之於稚孺時也都憲巡撫甘肅公訃至解官歸遇於路諸弟奉公柩將以今年丙午冬十二月十九日合葬于鳳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吾先子處士與公舊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其所與猶父也不銘公墓奚以辭銘曰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庵先生之第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敎凌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籍戍偏橋衛有司以君克戍母夫人胡氏謀盡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以志偏橋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歟太夫人心室如懸罄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不



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有横蠻黃一奇奪嫡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儕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從盜憂不見容以所刼帛獻君從容喻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其由是重君爲人將誅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老

哀嗚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閭太奉夫人來廣就其兄參議之養遇搵商餽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亨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男子四人恒亦選節女二人長適何紹箕次適胡紹海君生於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於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十人玭珸璠珂琨珦琯玠璸瑤恒與諸弟卜今年十



二月辛丑葬君里之粟坡節以其狀走南海千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泌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與於誠惟我徵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昴字子高別號鈍齋少孤奉母王氏孝謹處于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称之景泰庚午之秋毋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慟絕失於顛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鄉黨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瞑目以死甚可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又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琭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



於予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昴英宗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一人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瘞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状稱君長厚恬靜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詠春秋致嚴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我誣也銘

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虖子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處士忍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慼上下原隰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鑱大笠往來於蕉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



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括士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既而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余遊崖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余既與東淵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畧無一言及于銘余亦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敎授南雄儒學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處士于曾岡頭祖塋之左未



銘烏虖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既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眞西山文章正宗及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克也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已非與人異也父歿於官母挈諸孫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既醉而歸率諸卑幼迓於途或徑至飲處扶



前曳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寵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李氏之先世自西江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譚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貞洪武間舉巡檢父善敎諭叙珙咸以第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董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季曰田曰

郊田即所謂貴寵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聞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葬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偁子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毋疾子



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箇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日新葬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蔡升蔡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姓快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

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勸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備兒兊曰樹立冝如是乃范文正晝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録與兊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兊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兊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勦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兊既領鄉薦未即仕未與余游君益爲喜兊詠茅攬山爲脩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兊録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已兊感而嘆曰父師覆育兊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頷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兊既杜門攬山同時士往往有紆青曳紫照耀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栽君爲不省荅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益



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君處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咈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徃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盧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式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兊弟也孫男一人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兊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侁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攬山



##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一年歲值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于白沙陳

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寻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乎閱狀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詹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



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率其弟琎璿璣以某年月日葬處士于三岡社馬鞍山木巳珙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網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茲耶

##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歸同邑朱氏爲誠庵先生夫人誠庵先生者故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拊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爲股肱晝爲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爲心以心爲孝和氣蒸于一家閨從公于外常攜挾孫奇奇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奇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既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爲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爲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爲解衣衣之

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佑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敎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棗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爲吾以觀於夫人事往往槩之公不約而同殆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害決大去就確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統己巳盜起閩浙閩公以名御史治盜番夫人於北京時　英宗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賊夫人盡去諸夫人面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能爲設有不幸臣爲君死義也柰何去之夫人先後累受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眞無愧也夫子五人



守平守順守謙守蒙守貢守平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順守謙未仕守蒙領鄉薦守貢生員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視之二女皆適官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夫人生永樂某年某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熈等塟夫人於高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曰德之愛孰與色之愛柰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之華柰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繄夫人之澤兮百世可志歸骨於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以某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塟邑之永泰鄉石馬山祔其親之兆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生事余余悞與廷矩比諸生咸進曰是生廷矩者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以其賢

銘予乃閱狀母姓周氏諱其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庵何先生諱淵之妻性
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
縷刀尺巧不俟教絶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
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
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
居流離未嘗窘戚爲臧獲平居處於娣姒得娣
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



不哀也自澤庵殁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
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
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
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将試廷矩一日謝去公
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群來譁廷矩廷矩閉門
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
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
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
有廷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
墓以永於傳

##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蕖軒莆之耕埧里
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扆至君連三世不
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衎陽居四十餘載
爨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
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廪倒囷而出
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
勸借助脩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焉



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損之弗計也有司以闓官
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
酒邀賓客飲於荃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游
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
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進
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
卒之時年七十二将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
惠川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
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役別駕卒與予書曰必

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歌歸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猷衈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岩穴之間蓋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常讀書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童冠三五高歌走舴艋遨嬉于江歸則焚香佔畢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爲常尤喜飲酒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居士頹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倫皆鄉之名士非四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没于賊居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始爲請于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纊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植之勿替書詩先其義後其利薄己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窶弱之施則致隆



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後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生子男六人浩瀚淳淑瀞沂女二人繼室簡氏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瘞里之羅山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瘞

其地儷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瀞始至白沙從予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曰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知老之將至

## 馬甘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羣莫駕九世曰楨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附于馬洒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 陳晃墓銘

伯道有子劉賁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爲子顯于千春

## 志孫杌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范氏生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杌悔亡因以杌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十五亡于疹杌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其異未幾婦携杌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療弗及張目視左右泪潸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日也杌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曰似其祖又歌察其寢與啼笑晝夜之有常曰無不似天畀我杌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哉是月已丑瘞白沙蔚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其壙以畀予哀云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哀極生媿何以寫之爲壙記

##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滘村自西滘鼓柁歧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孚曰有恒人少力田給數口無羸衣食不爲耻晚歲既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輙自稱姓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漸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即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爲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貴富而弗

驕則不失義不離道入於患得患失祿祿爲鄙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爲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莚西林鄉之某原望之木巳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娘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巳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用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余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羅倫榜進士黍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徵時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 祭文

###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爲災孰非天造探殃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緩赤子

###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爲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爲令我民是軫敬祈神休蘇我民窘



### 謝雨文代丁知縣作

令今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巳政教不修何以爲邑徒食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閔民之窮降茲甘澤誠忻誠荷謹具牲醴用荅神賜惟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謹以牲帛醴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永秉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徛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

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述
轍秋菊之芳寒泉之洌奚而薦之用表其潔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廿又一日己丑孝子陳某敢昭于先妣林氏夫人友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饈用申虔告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于先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　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

自況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跡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南摳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鑒斯文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庵先生文代陶廉憲作

烏虖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方儉約以事乎其上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者足以爲功昔者兩廣盜賊克斥自西而東韓公率師擣穴撲兇兵由義勝民以盜竆公來繼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

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故人之遂其生養者若亦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枯槁之遇春風其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寔惟兩公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雄食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自期胡天之不



慭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乎哀哉尚饗

祭誠菴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越初八日己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菴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

有補長鋏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疏叩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委齋斧　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廟堂當爲砥柱公去廟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綱閱兩寒暑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莽鹵胡天弗弔禍來二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宜惟門生匹夫匹婦遂



哉郴陽欺我疾苦太子執危往莅墓土索紙題情淨下如雨於戲哀哉尚享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進士宰邑太平再涖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來巡弊省未至而予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託詩以宣君口

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
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萎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
君司風紀寔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必留吁嗟
君兮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蕪素之訃
繼此亦聞海內知己存者幾人爲慟哀哉尚享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揆
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賁始終四十年來



杌弋捲甲力能誅夷成足鎭壓公在嶺表長城
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悲恭也於公雅匪朝夕
東望仙城有淚霑臆昔者枉棹扶病過予笑語
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
忽此顚沛乖庠將去逝人徂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
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
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秋老病日益
跬步莫支敬陳溥奠以寫我私尚享

祭顧勉庵別駕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往貳端陽實惠一州
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于郡僚暫府之薦公車
翩翩愈勵愈奮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
受知當路衆論同與孰識其故晩節不廚浩然賦
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神
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彦誠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



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趾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
謀私常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
於豪右而惠可及乎氓黎汛掃涵祠綱維化典
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
華面兩考于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
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滂滂此見
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
兇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
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

之末士故碁高之可觚烏乎哀哉尚享

祭黄君朴文

於乎逍遥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主峯以放懐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巳有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夭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逢榮枯於疎柳有肉在俎有羮在豆公死如生薦淵一斗

祭李磐石



公卿之父兄行也予弟輩事公于兹有年矣公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屨雖極粗垢不恥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乎哀哉尚享

爲景昜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毋爲命爰有室家内外各正古之賢母比得則同母於施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録於乎哀哉尚享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屢屢而強其執則固其詠則方惟其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寖近乎數仞之墻乎觀之子久矣予初爲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予者謂予好伐乎於和而軒於直乎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人之



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使其辭煙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燮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若是者非予之望而誰望耶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彷徨顧士之

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豊于才而嗇于命者多矣奚獨子哉惟其不待生而存乎故不待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先字其何可志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子陳景雲持庶羞粢盛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虖士而好奇擇道則離士而無奇罔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茲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奠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于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



既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某一病多年老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總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鑑斯言

奠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辰鼠肝蟲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於乎先生

奠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哉尚享

奠汪海北文

烏虖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氣雄萬夫德周二三子何人哉爲公指南脩古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甘其所甘江門秋月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

不酬從事數至命我則懃我賦白洋句不待採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充之奚適不堪烏虖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負大冥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往來莫覩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尚饗

奠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月永謝於呻吟囬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科第未殫其胞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而歿蓋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牲特柔毛粢盛酒果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髮祖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往哭烏虖哀哉烏虖痛哉兄年七十不爲不壽兄有二子不爲無後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虖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事我栖栖自幼情若兄弟爲足爲手吾行東西不離左右矢心靡它乃君之厚庭有佳植雪霜爲寇如何弗顧身亦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享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某應　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羞告于士友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爲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畎畝之逸民出則文華

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動出群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儗先生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柵弗類及見目於榆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録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　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致死而勿顧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過先生於南蠻盍簪之讙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



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己硈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撫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絜醑尙享

奠容彦昭文

白沙先生聞生容彦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炙鷄之奠告于彦昭之靈曰烏虖彦昭顔子之壽過于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彦昭居吾門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乎吾將以悼彦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虖哀哉尙享

奠容彦潛文

白沙先生聞生容彦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隻鷄酒果致奠於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而鳴咽望雲岫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瀉



尙享

奠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伍光宇卒樂齋撫物興懷潸然瀉涕遂命子景雲持炙鷄絜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虖光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緑逐日新光宇何之斯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聯句想見辭富負荷一𣪚精神耿耿不滅天道子

善斯人也而不永年烏乎哀哉尚享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于亡友伍光宇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幸光宇早世某在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摹刻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有氣



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易來鶴亭詩并拙作數首奉去冥覽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峯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盻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群彥撤百氏之藩籬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緼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客有張瓌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擾兇盜兮孰偯偯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徇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看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汚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敷用數表貞塚兮嘗祭禽行路嗟嘆兮揚聲教於海隅彝兹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令侯之繼執兮瘞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於書

## 贊

###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 銘

###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抱寃自是以來我家用闢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 家廟鍾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 丁氏祠堂鍾銘 代誠甫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鏜鏜震于無疆

### 改鑄樵樓鍾銘幷序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我民不信視此鍾銘 鍾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



繼之者何以考故錄之

## 啓

### 聘啓 成化癸巳二月代兄作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士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盖風分之雅同豈強能而苟比玆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閥閱儁而著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疎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難諧必東床而獲選鄭高楊鄭幸扳貴邑之甲

科馬聶鍾容徒竊弊鄉之爵品倖四姓敢贊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憖魚贓之莫塈念雁幣之宜将浩矣滄溟寧卻一蹄涔之水巍䟦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慰沍仰謹奉啓不宣

又 成化辛卯十二月作

文啓伏臣得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於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盖屬於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第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徧肩於執巾茲焉比兩以姓克諧期待乃惓惓於舉案正将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斯合於天人素志何疑於夢卜片言賜允束帛宜先悽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絶矣接清絃以奏流水風韻悠哉謹奉啓不宣



請期啓 成化辛卯十二月代兄作

文啓伏臣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高明雁幣将誠盖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况逢桃李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戴畢車而擲盛斯文未喪故事宜遵絶言貲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聘依承至况之匪加奚勝悚悶謹奉啓不宣

與李宗成化壬辰正月代兄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子于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某號菊逸盖賢而隱者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皆以菊爲悅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

而隱者也其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贅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産姸媸高下美惡不等盖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産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淸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余余旣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稍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



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㝡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以佚茗飮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盖亦不爲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爲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爲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

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鄕諺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聳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羨者名曰大頭蝦其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鄕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然余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悖塞或起於



鬪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譏取貧者反捨彼搞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悖塞鬪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弟類有之盖其才高意廣恥居人下而雅不勝俗事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酬與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

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敎誨之道也孳孳於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悋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 批答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與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賣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晋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



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模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眞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絶句諸詩事事比喩是多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焉其失在人不在焉

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琳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切須訪古人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 傳狀

###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與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羣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令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



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學者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凡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殊未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武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

之客晨至畨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乎之比擧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擧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乎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賤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



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容珪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彦誠别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爲時輩所苦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脩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爲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



以助塟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劵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于干謁之來輒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

解冀其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冤忤當道繫獄
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
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
愼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
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
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筭民
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
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
胥東時役赴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



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當每丁
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
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
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頗似丁明府甲首
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役且借侯爲申
明洪武禮制祭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
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
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
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

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
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
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
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絶頂築壇禱雨時當
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
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
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羸
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
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



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
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
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
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
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
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
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

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矣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于家隣人恠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了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珪邑人也矣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爲嶺



南第十三將曰坻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世世爲士夫家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已已所欲爲必以強人爲之嵗四十始交於余余之所可君亦可之余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余言之適從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坐艇尾

賦詩傲睨八極余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所居之北爲巖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閴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風疾未除鬚髮日耗其爲學也盖不能無日暮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于亭焚香正襟趺坐竟日闃若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盖自成化庚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



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于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既而果如其言學主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砥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束凡出藩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己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爲間與余論爲文必曰黃培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畫之論書曰

免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公
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冲淡之流
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爲之
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而
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謂
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不
省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田
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爲祠有事於此
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端



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歲
辛卯秋始大營材爲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度
玆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死
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懼
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中
滾滾不絶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咸
勸之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余與
訣父兄子弟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日
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日

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爲君後云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
青子蒲澗清泉白石在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鄕先輩菊坡先



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鎭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
曩夢拜公坐我於床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
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附不知其已翶翔
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
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爲摹古今幽明一理人
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
也耶今書遺其後後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閫公由吾邑長進秩憲

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携恩德碑文一首詣余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爲營以塞四境要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



之允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爲事務實而不爲虛文故能取必於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公家廣右之欝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遏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發墳將伐木取坯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

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真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豫襲故能使人畏之而卒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



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

##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虖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

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鬬靡而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余讀二氏之辭有感故錄而藏之

##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余覽之嘆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



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以爲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或亟稱之必深頌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也

## 書蓮塘書屋冊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庵三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生與予同事吳聘君予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輝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



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侍御賀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誡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舉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嘆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毁之言請勿相聞君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



尙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毁他人此得失恒在毁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毁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尙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毁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毁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毁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

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犧羊猶存也此擧雖過然究其爲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擧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錄算一過諸君其誌之



喩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其今日方曉待深之道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徃喩俾悉知余意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墻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名分相繫爲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乎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其實命之而云自書者貫不自以爲過導之使知悔也貫之此擧其初蓋以爲可卒歸於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愆義規畫無度皆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錄矣自罰必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恨復深責望之昭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其可侮哉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登晩死者恒多烏虖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湯浪虛擲卒之

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蚤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



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崖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致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厓生並世余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厓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既未及見因附論鐵厓之後如此云

### 跋梁暁挽李唐詩

暁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幸然暁之於唐既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暁之不



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暁說苟無聖人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暁不能以一日活世間況於唐乎暁之爲人諒亦踈矣暁乎其自處可也

###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鉠一

見驚絶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淸江以手書問先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鎭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二月豊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歲當鎭求跋語時屬纊來一年矣烏虖悲乎先師道德名與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其爲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動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邇者乎後生可畏鎭其念諸門人某謹識



##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璜字德輝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謂之父也

讀漳州功德絶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閒郡人欲識蒙庵老也傍斯文捉一班作碑者林蒙庵㬅於京師見其人愼許可人以是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庵見拙詩想爲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云修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者也後人識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有得焉閒擧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絶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世欽世欽必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旨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領聯言爲學當求諸心

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狥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塊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秪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末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爲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爲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恥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速勿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必有聞義而興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

書鄭檢討所編劉閣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其平日所得於其友劉閣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孝行聞于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學而鄭先生不沒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可也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

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乎貧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旋渦底佛安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於余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余無一日之雅矣以亮余之能東子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子而無子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之

## 書王枕山詩話後



余又有回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鍾雨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充王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鑪煙第三聯亦以王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假論

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譏呵太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君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 康齋其爲晏嬰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生王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乞詩榮莆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予既贈之詩復錄近作七絕於此莆有大理黃



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傳采衆芳汎汎輕航鴐言出游不涯一邦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

汨汨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翺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余題中流砥柱圖余讀彭秋官序文雖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段結果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使君使民不厭真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詘信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欲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偶書遺湛民澤襲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愛長鬚翁遺予羅浮山畫四百三十二峯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節之入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便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錄來見示爲李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

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光内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溷於酒而飲者也烏虖安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旣研于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浪盖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白沙子卷四 終

# 白沙子卷之五

## 古選

荅張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學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玆不竆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



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閒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代簡荅羅一峯殿元

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銜宇悵望曹溪約獨與光也語 一峯約會南華不至

贈張叔亨知縣

栖栖白沙舫影弄寒江月夫君沙陽令胡事顧

微步我祖在九冥願君爲基碣三夜蔣簷下寒燈坐來臧感子心意勤愧我言詞拙明發江上舟踟躕與君别

戲贈館賓

遲遲歲將暮戚戚懷故里館中飢凡多旅食驢兒尾垂德於不報世間寧有此行李無一錢還家對妻子

冬夜

長夜氣始凄木綿被重褁端坐思古人寒燈耿



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坊奪田蕪廢鉏耰高堂有老親徧身無完紬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水菽吾當求明旦理黄犢進我南岡舟

又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剸屢遷言爲夕多苟平生昧慎獨即事若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顔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鹵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樞紐頹顔

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眠晨星燦東牖

經鱺洲

夕舫凌大波北風吹我席冥冥鱺洲煙宛對君山碧來雁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

崖山看大忠祠竪柱阻風七日後發舟用舊韻

青青奇石草上有牛羊躅洶洶崖門水遠帶湯



䑸山名綠浮雲散孤嶼初日明村曲言歸輙風濤無乃疑張陸遲遲重遲遲畏此波心木漁人植長木於波間置罾俗呼爲罾棟木罾之能覆舟

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顔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嘆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

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湖西八景爲羅倫撰作效一峯體

太極充春

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山名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翠玄洞天

翠玄在何許乃在金鼇麓石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繡壁誰可緑丹房我當宿呼童買金鼇膏



此千丈木

一峯來秀

湖西有一峯天地得撑拄旁有龍塘峽北有浮香塢我行崑崙丘一望一延竚歸來二三子抵掌太極語

三峽廻清

一峽蟠一龍群山莽回互武夷雖九曲三峽誰勝負澄澄水上月歷歷谷中樹焉得千丈節坐弄潺湲處

金鼇霽雪

一鼇海上來頭戴雪花白諸鼇起相拒千秋歸不得仙人羅一峯永戢金鼇側借問別離時西佛生彌勒

玉晃晴雲

玉晃臣諸峯左右羅絡之雲來中共顛得雨不復疑豈無澤物功雲霞在何時悵望百谿春廣濟蒼生飢

飛鸞橫翠



我昔遊太空太空雲冥冥歸來控翠軿力與金鼇爭巍巍太極尊揮置東西行如何千載下空擬飛鸞名

大流番王

大流無此奇偶位銀河傾顧回銀河流免與世濁拜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題冷庵江西僉憲陳琦白號

舉世好近執予獨畏之猛投身向埜雪冰謝白

日影玉壺貯清水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于
世非絶屏假令務絶屏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
觀天下方肯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
庵中人不熱亦不冷

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來顧白沙兩不
值賦三側韻

行舟石門浪不識扶溪口時時聞來往日入喪
水手昨暮黃巖鄺來嘶白沙栩惜我兩不遇獨
坐空搔首



我有一斗酒願與子秉燭子來復空去值我不
在屋稺子呼不至踉蹌走入竹明旦歸我艇先
後迓以告
閑居不假出偶出貿佳客問客來何許來自黃
巖謫長安接笑語中道有睽隔悠悠百年內與
子異顯默

感事

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復旋誰能萬里浪安坐駕
此舡傷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
士乃自全

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變化

孔子曳杖歌逍遙夢化後我夢已逍遙六字書
在牖聖愚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
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即死無所
憐乾坤一芻狗

貪泉

蔾藿可養生栢棺可送死瓦礫是黃金貪泉亦
清泚飲水心不易豈獨夷齊爾山鬼笑儂家儂



家笑山鬼

九日諸友會飲白沙得雁字

黃菊有佳辰良朋樂呼喚爭持淵明杯來接子
桑飯落葉迎馬鞭斜暉轉沙岸雨聲靜秋竹池
影入江雁酒酣獨高歌呼兒續我斷諸君極留
戀十觴亦不筭雖無孟嘉量且免落帽亂百年
能幾何去者已強半來會安可期細把茱萸看

贈林汝和通判

在昔黃金臺與子初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

十年昔爲禮曹官今插慶陽鞭常聞太華峯峻絶峙中天雅志在登陟矯如孤鵠騫適來南海旁問訊滄洲壓語猶未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煙行則爲在田止則爲在淵勞勞夫何爲贈子千金言

贈馬龍如湖西奠一峯先生

晨興坐捫蝨有客窺我床客來問何許顏色慘不光去歲秋在季文星墜西江而師羅一峯季視我弟兄相見不得語失聲淚滂滂子行詣湖西問訊我有將風昔夢見之恍若芙蓉城覺來索苦句句就涕未停何以告一峯寄意於瓣香索火化奠文一峯其洋洋我病久南海欲往未得行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

贈陳秉常

遠色霽初景清風振遥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瑶池音

黍稷雜萑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鹵莽誘曰天



之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

大舜卷婁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僦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清淵

藤蓑

一蓑費幾藤南岡礪朝斧交加落翠蔓制作類上古吾聞大澤濱羊裘動世祖何如六尺蓑滅蹟蘆花渚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今夜不須歸前溪正風雨

人好蓑亦好月光水亦光水南有酒媼酒熟喚我嘗半酣獨速舞舞罷還舉觴所樂在知止百年安可忘

挽蓑欲何爲新月出東嶺獨速舞不休凌亂何由整瞋我添園吏自形還自影

新蓑縢葉青舊蓑縢葉白新故理則然胡爲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東風吹新蓑浩蕩滄溟黑須臾月東上萬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

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頭白髪少攤地青蓑破千卷萬卷書全功歸我大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

賽蘭

南有賽蘭香名花人未識光風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來氤氳在肝膈乃知方寸根中稟天地塞誰爲續騷手俯仰空悽惻窓戶悄無人圖書共昕夕



天人之際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

荅梅侍御見寄

群龍盛朝野弱羽聊山林行春忽傾蓋對擲山花深引我一杯水寫君龍唇琴永言歌大篇風雅有遺音乃知鷹鸇氣未愜鸞鳳心王事有驅迫暮雨別江潯離情落晚趣再枉三洲吟何以舒我懷青天盼遥岑

寄題三洲巖

我行蒼梧道息棹荒江湄連岡一以眺石室涵晚暉前哲有題字執炬徃讀之遅回北壁下目擊元公遺今古一相感光風吹我衣虫鳴丹竈中葛仙胡不歸對之發長嘯宇宙今何時圜嶠夜冏冏蝙蝠秋飛飛頽言托高棲行矣無是非



病中寫懐寄李九淵

出門見齊顏十日不一逢以我腹中滿憶君頭上風頭風尚可灸腹滿何由通受氣我亦薄況乃疾病攻五十去始衰三四謝春冬鬢顏倏巳彫血氣少復充客來索我書頽秃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以玆日衰衰求負全生功長揖謝茅君安靜以待終

和梅侍御見寄

飛蓋凌滄溟高臺拂朱鳥乾坤一水浮日月雙輪繞塵埃紛局促正坐眼孔小景山千丈松慰我氷雪皎萬里一春風東西逐驟雯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暮雨江門舟含悽問封草假令鮑叔在一士亦不少誰云越臺近舉目河山杳冥冥白沙塢雲煙共昏曉

題劉氏雙節卷

阿姑與阿婦守此芳歲闌三十寡且貧紡績供朝飡孤兒泣長夜秉燭更抱看苦心兩咽絶芳顔亦彫殘持此雙白璧輝映天地間　聖皇重民極門閭合施丹煌煌東白碑終古埋空山我毋寡更早賦詩涕汍瀾弱草因風靡頽波良獨難

送李劉二生還江右用陶韻

夜聞桂樹芳晨起山鳥喧客從遠方來歷我階西偏手持諸侯書徵會在匡山我纇結其人遂往不復還滯形宇宙内俛仰獨何言

中年見二子楚楚西江英問訊徐蘇李千年有餘情開尊對滇月高歌亦心傾胡爲别我去感此秋蛩鳴贈處各有言慨然盡平生

漫題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愆常編絶周易錦囊韜虞絃飢飡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晼與田提携衆雛上啼笑高堂前此事如不樂它尚何樂焉東園集芽本西嶺燒松煙疾書澄心胞散淌天地間聊以悦俄頃焉知身後年

仕者必期通隱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群肉食安可饕聖人履中正白首濟川舠悠悠荷蕢者果識聖心勞浮雲馳白日黍稷生蓬蒿飯蔬食飲水曲肱謝遊遨汶上去不顧陋巷貧絶交徒聞武城宰割鷄以牛刀

拉馬玄眞看山

官府治簿書倥傯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勿往枉是最閑人近來飲酒

者惟我與子真能移栖閒舫同泛江門津

感劉琨與盧諶事

越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晋運微奔走風塵下晋陽笑明月胡雛夜田馬并州困石勒後事爲別駕成敗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和陶一十二首

歸田園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槍榆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西渚收菰田游日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後鹿豕遊我前冷冷玉臺風漠漠聖池煙閑持一觴酒懽飲忘華顛逍遙復逍遙白雲如我閑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忘想今年秋又熟讙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克償量廣醉即拍手歌東西臥林莽

近來織畚徙城市售者希朝從東皋耕夕望西



巖歸貧賤業紡績燈下成歲衣但令家温飽不問我行遠

移居

萬金論買隣千金論買宅豈不念子孫而以營朝夕長揖都會里來趨白沙役壤地何必廣吾其寄一席隣曲獮樂今園林尚懷昔吾志在擇善無然復離析

留連晡時酒吟味古人詩夕陽傍秋菊采之復采之采之欲遺誰將以贈所思所思在何許千古不同時四海倘不逢吾寧獨去茲願言秉孤貞勿爲時所欺

九日閑居

無錢撫秋菊向夕涼風生誰爲白衣者頗識江州名映杯碧水淨耀日丹葩明天際雁孤去草根蟲一聲荏苒委時節裵徊閱年齡興來發長歎意盡還一傾儉德苟不慙厚祿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話渺遺情人生亦易足何必勤無成

和劉柴桑寄袁道見懷一峯之意

當年臺城會執手多踟躕四海一爲别寒暑逝不居遠意屬羅浮擧頭望匡廬胡然金牛谷奄忽成丘墟䵷骨歸復土靈衿存爲畬庶幾百代下攀駕以忘劬衰侯西江英好德眼中無尺素每欲近十年不作跡磨劍患不快快則隨所須永願磨此心恢恢快劍如

和郭主簿寄莊定山

青松出喬木遥望十里陰少年不結友歲暮懷同襟同襟問爲誰定山携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辯古與今在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觴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茫茫宇宙內與子契其深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工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歟剪其蕪



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晩況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飲酒

木犀冷於菊更後十日開清風吹芳香芳香襲人懷千畝無入腹五內無一乖雖靡鸞鳳吟亦有鶺鴒棲昔者東籬飲百榼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復與此酒諧一曲盡一杯酩酊花間迷赤脚步明月酒盡吾當回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遅明向南畝疎星在簷端夫出婦亦隨無非分所安道旁往來人下車時一觀問津津不知仰視飛鳥還遲留遠峙夕濯足荒湍寒吾惜耦耕好焉知世路難伐鼓收西畬黃雲被江干聊用代糟糠作粥歡賓顔隣叟携兒來嬉戲松下闌齊聲鼓腹謳永謝攢眉歎

懷古田舍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阻溺去千載相

知恒若新出門轉觸厄得已聊一欣甘雨濡夕
畛繁花幕春津獨徃亦可樂耦耕多近隣百年
鼎鼎流來從耕桑民

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

海布剪黃雲嶺綿裝白雪製裘爲道人衣方直無
周折吾老不出門躬耕莫鈌黃昏披此裘坐
望梅村月美人遺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發浩
歌聲光眞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

紫菊吟寄林時嘉

嚴霜百卉枯三徑挺秋菊綠葉明紫英微風遞
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
在江一曲遺我盆中金南窓伴幽獨時無續騷
手憔悴誰當錄且脫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感鳥

有鳥不知名皎然閨中清育雛止庭竹衆鳥不
敢凌暮雨啣虫歸喚雛雛不膺以翼覆雛宿夜
久巢屢驚小僕極殘忍不眠伺東榮扳巢襲其
毋毋去巢亦傾一雛墜地死二雛尚咿嚶平明



視竹根群蟻正經營子弱毋護之無毋何以生
嗚呼號者誰究有雌雄情入簾逼我枕爲我再
三鳴此鳥初來巢卑卑近前楹我無害鳥心人
謂此鳥靈終焉失所托此禍將孰懲吾甚愧此
鳥感之欲需纓呼奴撻其背流血非所矜再拜
謝此鳥此意何由平

賓陽樓八景 爲丘侍御作 今存其三

穀城呼月

微月瞰高樓樓中酒初瀉旁見穀城山孰是呼
月者騰騰露光景寂寂開迫野笑問圯上翁何
如此山下



牌山樵唱

日夕樓上飲瞻望南山阿樵夫睨林木會意豈
在多白雲滿山徑負薪行復歌人生異出處貧
賤奈爾何

羅水漁歌

有月來照人沉竿坐羅水意與羅水深夜靜歌
亦起江湖雖云樂天地俱然否豪哉賓陽子發

蹟異姜呂

題萬碩司訓風木圖

把君風木圖識君風木心賢者不易貴遠者寧
務令嗟於鼎與茵克足時所欽

築室

辛勤結吾廬經始築一一廣狹更度量卑高在
平秩堂以備薦享閣以邀風日前樹貞節門後
治渭川室四垣謝粉飾牡礪高爲骨仰瞻勢微
峻其間僅容膝既以儲簡編猶堪斂袍笏是年



秋在仲筵日欣得吉良友交助余衆工告易畢
把酒對梅花浩歌新突兀

讀林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
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故有是作

言笑不可親中宵馳夢想君行幾千里道路輕
閩廣忽見囊中詩區區謝官長深淵或遺珠努
力試一往微官亦何事感激童欲上行止各有
时姓名忌標榜此言誰爲傳聊以慰俯仰

将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

吾衰何所如俯仰在一席舍旁有小水相望渺
南北静久動乃宜住多行亦得朝往暮南還路
旁事舊識故人邀我飯半餉吾未惜東老對回
公神仙無惡客

秋興

西風振庭木虛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雁雙
飄颻天地岂子獨知音不可招冥心祈有合悵
望空雲霄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爲爾載籍多



見之翹首面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
詠秋風誰

海上有一士來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飯或投上
方眠游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
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謝琴月惠荔枝

長夏風雨過西良荔枝熟晚有好事人提筐歸
我屋老母不肯嘗馨香聞隔宿上以薦祖考次
分及僮僕第令筐中有不畏稚兒哭爾惠良足

嘉吾親素多淑在德不在物豈謂竈口腹東坡三百顆日啖不知足長爲嶺南人千載拔心曲

贈世卿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飡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

青青墻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花歲寒香不歷新知詎未足遠別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淩厲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番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絅道人能辯憂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修怠此之謂流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可以參兩閒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舞雩氣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䋄䋄竟奚取老夫嘗用力茲以告吾子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容珪輓

師友道久衰窮鄉無可者是非真妄間彼此不相假所適一以偏較然見翹含滔滔復滔滔風俗日益下珪也何所之終身在陶冶



四雛一母乳衎衎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母衰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別悄然傷我心蕭蕭暮色起脉脉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雍門琴

容氏多兄弟西良此白眉源源來講席稍稍樹頭籬行可鄉人敬心惟我輩知臨危傑且至忍死待斯須

有懷世卿

仙鶴去不歸黃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

何許出門望東海默默空延佇月出潮復來鳴
橈下滄渚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綠白雲被重崖下映寒
塘曲情結竹上言竟消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
至不可讀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絃久去耳風韻今
何如灼灼花自媚嚶嚶鳥相娛高臺久流盻古
道行人疎
傾囊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烏交交春

雨餘少年耳目冗衰老不能虛安得曾連子從
之泛江湖

觀自作茅筆書

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
由臘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
鋒萬茎秃

益母草

有草人不識弃之等蒿萊時來見任使到口生
風雷溲也佐未足益以蜜與酤生者得其養死
者無遺胎岐黃開本草夭札人所哀一物具一
用神功不可猜佳名夙所慕廣濟真天才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未別情何如已別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
一角江門卧烟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清
風灑孤鶴

遊圭峯同世卿作

窮居無歲年老夢得迂朽求托山水間東西事
遊走幽幽鐵橋花悵望未得手杖屨聊此躋微

霜正踈栁歛襟欲無言會意豈在酒滄海當我
前崑崙卑我後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

示李孔脩近書

昔別秋未深今來歲方晏吾衰忘筆硯月記詩
半板或疑子美聖未若陶潛淡習氣移性情正
坐閑適晚為我試讀之如君當具眼

莘韶州書至代簡荅之

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整音塵中斷絕官若墮
深井忽枉尺素書開讀喜不定庾嶺秋正高揚

旌下松徑君才足理郡韶民日延頸古來水火
喻子產功在鄭歲計諒有餘願聞下車令

八月二十四日颶作多溺死者

坐忘一室內天地極勞攘頹浪雷殷江流雲墨
推障高田水滅頂別塢風翻舫大塊本無心縱
橫小兒狀江門三兩詩饒舌天機上

讀張廷實主事近稿

世惟識寶人惜寶如惜子寶爲物所捽念之容
色悴一朝此寶來輒復喜不已喜感由寶故以



識爲心累

贈鍼灸楊飛

昔吾見爾翁賣藥金陵市手持一寸鍼鍼落病
者起我主大行人翩翩酒相值京中多異客飛
蓋若流水一峯挾一囊有藥能醫世時當引疾
去東西各飄逝歲月忽復多囊括鍼亦廢君來
還見予俯仰相悲喜何期二紀下重睹無雙技
瞻彼老定山風波五千里金陵多舊游存歿寧
復記人生若浮煙爲君語如是

聞陳宗陽湛民澤欲過江門遇颶風不果

用張廷實韻寄之

斬蛟須射虎水石敢誰欺老夢不知遠客來何
怨遲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衰白如曾見斯
言或可依

與民澤

漠漠黃雲岡珊珊鐵橋水宇宙幾千年洞天今
有主借問主爲誰平生子湛子

題民澤九日詩后



我思陶長官廬山一杯酒世遠道彌光歲歲此
重九酒中有歌者劃然金石奏謂從秦漢下藩
籬士夫口藩籬苟不顧其中更奚有寥寥二千
載長夜不復晝俛仰宇宙間孤光映跡郴民澤
長者言藩籬自茲厚茲晨偶拈出以洗薄俗陋

付民澤

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右也不明了了心
到頭反異憧憧擾

拾遺七言

擬移木犀於上游黃雲示民澤

木犀金粟散天香在秋之季廬山陽湛生期我上游庄移根千丈黃雲岡萬丈黃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閑金粟氤氳塞兩間先生與爾同歲闌

右以木犀贈民澤還植黃雲之麓異時諸生候我於黃雲這早晚便是木犀花開時也

與民澤 四言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廷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養吾德性

正月二日雨雹 是日雨水節

雨水不雨水雨雹胡乃然小者如蓮實大者如彈丸仍聞隔江言有雹大如拳吾　君古帝堯神功格皇天雹往而霰來無乃爲豐年 後二日雨霰

五日雨霰

北風卷長雲晨光坐來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謬悠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瀍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不習書絹殊失故態已付梁師作碧玉老人卧帷矣呵呵拙詩紀與録上顧别駕先生以博一笑

用絹不用裡下筆無神氣何況關其行大小難更置能書法本同萬物性各異茅君疎而野拘

拘用乃廢我且毛頴之安能免濡滯書成始大
慙未忍水火棄持以付柒師經營卧帷事作詩
告先生共契茅君理

贈黎秀才

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誰為弄影人吾與黎
生耳黎生青雲彥偶借薇垣使明日還端陽贈
君惟有此

寄李子長

仙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覔栗兒跱無郭



元振經年斷往還使我勤問訊寧知造化心天
地無情盡
祝融我當往往處還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
是仙是身元有患天道豈無緣難逢俗人說可
為知者傳

卧遊羅浮四首

登飛雲

馬上問羅浮羅浮本無路虛空一拍手身在飛
雲處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風雨簑笠将安之徘

徊四山暮

度鐵橋

一度一萬劫飛空本無鐵何名為飛空道是安
排絶夜乂天宇高霜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
弄碧海月

下黃龍

天風吹我笠吹下黃龍頂兩手捉笠行不知白
日暝赤松見我笑却立千丈影童子問赤松雲
深各不領



望羅浮

山大必有靈土高豈無異翠浮幾千丈日月東
南翳我尋五岳來未問仙家事絶頂望九州衛
山正西峙

贈周文都

十年兩别君一别一回老問藥朱陵遊吾茲恨
不早平生憂樂心相對各傾倒遠别望眼昏浮
雲不堪掃

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

既上桐江臺復弄桐江釣不食桐江魚不怕嚴
先笑衣巾人笑儂羊裘終未了堂堂范公碑今
古稱獨妙

寒菊

菊花正開時嚴霜滿中野從來少人知誰是陶
潛者翡玉歲將窮端居酒堪把南山對面時不
取亦不舍

寄賀柯明府

夷狄侵中國妻妾凌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



由申仲尼憂萬世作經因感麟伴者宋元閒適
逢大運屯仰天泣者誰屈指張陸文臨事誠已
疎哀歌竟云云一正天地綱我 祖聖以神鈇
典誰表章厓山莽荆榛寥寥二百年大忠起江
濆慈元廟繼作爛映厓山雲近有陽江尹一念
何精勤作祠比崖山兩廟存三仁大封赤坎墓
昭昭愜衆聞深悲魚腹冷一躍海門春厓海風
波隔陽江面目新自然聲氣應坐使風俗淳短
卷心先賀神交夢每親琢詞告萬世老病敢辭

君

偶書所見

崖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春覆茅於
其巔一爲利所驅取便世爭先漢陰喩桔槹所
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謝鄧督府惠交藤酒至

使來遺一樽百金不願易遇藥如遇仙奇方聞
在昔卓哉李文公作傳其詳悉感公嘉會心何
以酧公德但恐命不齊服藥也無益



曉枕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儔誰爲自
然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厓者乃
我之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題端陽李太守甘霖重應卷

嶺南名刺史端陽有成績端陽問爲誰長沙番
今德曰惟長沙公善非一代積去年苗欲稿公
寢不安席手拈一炷香須臾見昭假今年事復
然斯民忻目擊甘霖雨丁土郊野望四塞滂沱及

憐壤秋田足民食公惠寧有心斯民感公德口頌遂成碑擧手還加額安得長沙公爲我大邦伯坐令十郡內廣布陽春澤閭閻興孝悌四野無盜賊共育太和春絪縕謝叉側

偶得寄東所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遥有物萬象閒不隨萬象凋擧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



和羅服周對菊見寄

春來苦不早春去常頗遲嗟哉造化機萬物安得知歲晏菊始吐鮮鮮在東籬不汚桃李塵永續徵君詩

龜山夜月

萬古此龜山萬古此明月開簾對龜山代宗固無別但恐山多雲風吹亂人睫

馬牙香

爐中煨白木坐上是青天綺季樊未畢夷齊上西山沉檀皆下品欲語不同年

題心泉贈黃叔仁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呆照面白日多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槹頻

贈伍弼歸覲

諸生胡不歸九月望庭闈山北山南道紛紛落葉飛呼兒巾木榻謝客掩荊扉不盡來時約堪沾別處衣



得何時矩書

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汚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寄李若虛憲副

我吟白洲詩神爽自清絶平生磊磈心盡向詩中泄詩成輒寄子所得遂盈篋藏之石室中至實防盜竊

五言絶句

曉起

偶然風折木村犬吠成群此事真難免問君聞不聞

辛苦南隣臼遠鷄方一鳴夜來風極急吹斷到窓聲



冬眠不覺曉開門見白雲雲中何所有童子兩三人

湖西九巖爲一峯題其一光霽岩

風月佳名在乾坤浪跡空從來岩下客秪與異人逢

翠華巖

來說湖西者不及華山頂誰知巖中仙觧作石柱屏

清風巖

聲從竇中來可以塞天地借問采薇人便知風動處

府教巖 宋教授羅開禮所棲之地

府教英靈在虺蛇不敢居從來巖上月只是照虛無

極清巖

聲名野老畏草石貴人爭劉却巖中有悠然是極清

英公巖 今名鍾英一峯所更



翠掩千尋洞青窺一竅天人間無絶境不要問桃源

扇和巖 即石柱岩

山骨短圓稜初疑削木成乾坤藏一柱猶得鎮巖扃

卧龍巖 岩有龍潭龍床床之旁有石仙人

龍出潭水空龍歸潭水黑君從龍床來誰在龍床側

月巖

閶闔月墮地忽在天中央墮地人不覺中天照四方

題慈元廟

慈元一片石長留何處山崖門潮日至雪浪飛天闕

題畫

金籠鎖鸚鵡山木綴斑鳩巧拙知誰是天機不自由

髮與疎梅白身將寡鶴親孤山殘雪夜清絕凭欄人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

松乃木之雄公亦人中龍何須看畫本千丈在胸中

對酒

放歌當盡聲飲酒當盡情門前烏桕樹夜半子規鳴

荅丘侍御送酒

石齋書本拙酒力巧相扶欲報霜臺貺山中一物無

雨後

久雨妨行樂花前望玉臺人間見花樹不似玉臺開

村步雜書所見

疎花明委巷細雨得今晨點綴非無意紅芳不是春

公飯何曾接衣冠不作人齋中有名酒分爾一杯春



晚食南山稻堂堂媿野人平生無可說一個白頭親

村笛鞾牛背山花結帽頭騎牛勝騎馬曲坂没卽愁

趁罷江門市商船奪港歸溪山愁引望城郭更須知

日照南浦口初喧江市人小奴性嗜酒出飲畏吾嗔

戲贈求書饒大中還江右

書法一家成風波幾月程孤舟愁度險薦福有雷聲

代簡答方伯彭公

大賢望於人往往非獨守難将一人意滿足天下口

氤氳復氤氳東君欲放春梅花何太早早報越城人

絶句

清曉乘驢出北風吹澗藤沉吟澗邊道天意莫



留行

行止皆前定出門愁北風西郊不成往昨夜夢逐窮

贈鄺知縣雲鄉別

又送夫君別芙蓉花可怜水深難折贈留伴老夫眠

與諸友夜過貞節橋

人影荒橋下蛩聲滿月中連翩雙大袖聊得颭溪風

雨中月不見雨雲月還多雨被風吹去無風月

讀張主事近稿

奈何

對菊

淅淅西風至爲秋未有涯江邊聊一醉信手得黄花

不落龍山帽何須九日風更煩将小雨向晚洗花叢

春事歸桃李西風響未休長官三徑晚丞相一



坡秋 菊坡先生崔與之也

好個重陽節誰家酒不賒果然殺風景吸著對秋葩

天地花無數寒花色乃佳古詩拈未出除是長官來

九月木犀花盛開偶成寄賀黄門克恭

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邊城

洗竹

風引一叢竹搖搖四五莖横斜今洗盡道眼看
圓成
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膝洗
吾詩
一洗一四踈相将洗到無客來莫問我北壁有
團蒲

曉起

籬頭過井水不打陽齋門手揑南陽布纏頭數
竹孫



老不愛春華一籬孤負花胡爲聒我枕稈子打
朝鴉
自有無情蝶孤飛不傍花白頭閑見火鬧動羽
虫嗟

贈張叔亨侍御

天下元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
更深

觀群兒釣

群兒齊弄釣其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挼竿來
上樹
仰面看垂釣失脚墮危石若是謫仙人水中眠
亦得

閱丁知縣傳

模樣從看拙丹青只寫真乾坤如許大具眼豈
無人

夢中作

翩翩復翩翩天生我亦仙江山足風月吟弄到
何年



夢丁彦誠

與君生死别三四歲星周夢語分明記相悲各
點頭

對竹

竹色上墻多南薫緑線何時無分付處野鳥自
來歌
窓外竹青青窓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元來無
兩個
北風卷頑雲陰晴安可卜海月出漸高獨照南

窓竹

隨筆

苟能深積累豈患無高譽如何世中人茾心鐵爐步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爲心患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

斷除嗜欲想求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小雨閑空齋青青竹映堦道人終日靜一枕到無懷

予羨詩之聖堯夫更别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火能無

梅下雜詩

朝凭曲欄西暮凭曲欄東欄裏梅花好看花了病翁

久共寛閑地濃薫自在香折來何所寄只是寄



逸陽賀黃門歆也

贈人

萱親垂九十遊子尚天涯莫羨仙城樟南風夜引旗

讀易偶成

南乎不可比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睽

張克修别駕約遊羅浮

重疊四百峯鐵橋在何處莫將别駕來同到飛雲去

張克修見訪

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

題劉鑑松

劉生於寫松能以酒力遺酩酊氣正豪蒼龍自舒卷

題扇

風檣拗欲折五月瞿塘過何如此庵中終日抱

膝坐
張帆海上回帆掛鐵橋樹鷺起白蝦蟆跳上飛
雲去

贈胡地官次韻吳明府獻臣

有一范仲淹人將重名節馬上地曹即翩翩起
吾粤
引滿花下杯延綠坐中客醉下大柚歌執云此
門窄

題林府尊壽家慈書後

馬尾綠封事魚緘壽老親占今誠一揆藉用白
茅人



題顧通府集古倡和卷後

滿眼珠玉光高才極雄騁對之不敢言稚子來
弄影 出化書

訪客舟中

船頭酒多少船尾闊春沙恰到溪窮處山山枳
殼花

夢後作

策杖獨行游青山一何深道逢采藥人問我松
脂林
見月時一吟夜涼天稱心回頭望東川流水無
古今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
蘿襟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卧不出門不知秋
已深

贈鄺鈞巢

山中一夜秋老屋居然別丈人不飲酒共坐看
明月



客乞題隨時子軒

無雨笠且置未晴蓑不捨蓑笠用不窮我是隨
時者

題扇

東艇拍西艇小拍庸何傷夕風起驚濤艇艇爭
低昂
一夫眉正揚一夫鬢盡禿日暮船正歸前江風

拔木

蔣韶州世欽挽詩

治郡聲名遠如何是我詩青山韶石老回首盡交期

往事形骸外如今一夢休曹溪分我茗猶說蔣韶州

周京聞母喪歸弔以是詩

萬里無歸耗形將一木親遺言入肝肺真得太夫人



題南窓壁

南風吹面處不省是南窓此意無人會乾坤落酒缸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

一雨變新凉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

秋來亦滛潦日月閱共光乾坤丈夫事千古空堂堂

漫筆

幅巾是秀才袈裟是和尚彼倆人共知長篇事標榜

神泉八景爲銑鑑賦其四贈之

太極涵虚

混沌固有初渾淪本無物萬化自流形何處尋吾一

浮螺得月

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東山月出時我在觀濱處



茶山分香

江門白藕花我擷廬山頂君若去茶山茶香復誰領

神泉漱玉

焦明亦是鳳螢熠只疑燈安得石上泉爲洗世中盲

九日

霜前淡淡花瓢內深深酒今日陶淵明廬山作重九

同俗不同俗山杯映秋菊仍聞席上歌不是人間曲

歌舞重陽酒今年有去年山中八石榻榻榻是回仙

讀李評事承芳文

著論必無同乾坤孰此容人扶周孔教用世且無功

一囊包宇宙到手問綱常所以東坡老嘐嘐薄武王



不薄論交意因書稍稍知還將天下眼照破老夫痴

送劉宗信還增城

夜宿黄雲塢秋登碧玉樓歸時一片石見月過羅浮

山到鐵橋西青天一角低送君高處望天與帽簷齊

菊花笑我前梅花撩我後問花花不言駐楫增江口

山人偶出村送客村南道江山風日佳歲月乾坤老

贈張叔亨侍御出按雲南

到治一萬里使君行莫遲梅花開樹樹不是向南枝

碧玉樓晚望

樓遠見諸山目短意不盡天陰水怪興碧玉所以鎮

贈克脩別駕還梧州守來別白沙贈之



甲兵滿一船江門來訪別贈君欲何言笑把梅花折

少年恣行遊老病徒拘絏送君今夜心還到蒼梧去

贈陳韺湛雨

說到忘言處無詩可贈君許將臨別意一點落黄雲

君若問爲魚爲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送李子長往懷集取道謁張梧州

春棹去江門浙流焉汲汲點筆煙外山歸來看懷集

不聞端別駕敬士如子長問道蒼梧下登歌刺史堂

贈范能用

溽暑不可處清風時滿樓如何傳別教衲被坐蒙頭

阮籍見孫登只聞孫登嘯針在繡不傳繡傳針不妙



西良容倫饋荔枝非桂州本色戲以是詩

口溢桂州漿眼定西良色我是荔枝仙何人解漫得

壽南山翁七十

朝看亦南山暮看亦南山南山長不老聊以永君年

萬株松上花千日杯中酒兒孫戲膝前一舞一回壽

贈太守黃公

水白端陽色梅紅嶺上花春風迎度馬秋月候歸槎

題宋丞相陳俊卿畫像

御史鐵爲肝張秦掛舌端至今湖嶠月猶作太師看

題宋狀元陳文龍畫像

文章甲天下氣節愧當時公毋亦滂毋千秋名共馳



梁惟正鄭德昌往來白沙途中遇盜惟正以舟泊淺奔于岸避之德昌抱書立船頭盜不加害戲贈以詩

道逢惡少年打破兩生敬試問鄭德昌何如梁惟正

曉枕偶成

采義非采薇食薇不食粟遥遥望西山千古嵯峩獨

西北多奇峯雲深杳難認漢廷無謀臣黃綺皆

眞隱

度危橋

事至絶安排放脚踏高崖如何謝上蔡旦旦習

危堦

贈閔督府還陞南京秋官

司冦今欲行病叟山中卧如闘經綸憂未向泰

風破

吾聞用世心中外無異等何由一送公細話東

西省



贈林府尊

彼曰春㴎人此曰人㴎春晨朝出相送向夕望

歸輪

贈李克常

桃花被東岸江水日日深贈君豈無言亦有花

水吟

感事漫述與王樂用

丁侯爲縣時不與謁者通古稱奉法吏秉筆惟

至公

留情重留情獄事果難明無輕赤子命爲官急

書程

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卓哉安心人外事若

無好

舍己莫委命從人莫登山嗚呼羅一峯送善如

轉圜

寄淮上秋官姜仁夫

問客淮南道停舟過此無廬岡一端帛爲我謝

仁夫



答王按治求乃翁挽四絶

樂善堂

樂善機應熟番聲教不窮江山無盡意猶在典

刑中

月湖别墅

水月非無主長懷别墅秋湖光一萬頃端爲此

翁留

此地還成趣庭柯幾度扳亭中人不見月照門

前山

吳山壽藏

山隱一坏土人思百代傳無窮身後事未若子孫賢

題丁長官廟

何時重借寇此地一桐鄉四海諸侯望千年一炷香

會翠亭

東也久寂寞會翠得佳名小詩拈未出去尋玉右丞



吳主簿詩 主薄名則字平人吳黃門仕偉之父也

軍門止殺 按狀正統己巳閩城賊流劫處民蟻附朝命大司馬孫公原貞戡之知先君謀畧禮致幕下贊畫百協邑有三巖民多避難於上偪脅之衆亦有聞義而歸者命先君統之推誠示信無不感服寇平孫又欲行法先君泣曰殄厥渠魁脅從罔治矧既歸命殺之不祥竟得免奏功授鮑

村巡檢

立諫天應見坑降地不知自然殃慶至天道不須疑

過與弗取 按狀景泰間分嚴水爲宣平後命先君董其役伐木於山役力於民期年而功成孫曰難平邑作皆爾之能餘木尚多可治爾居先君辭曰功成於上愚下何有明公戡大難布德於瘡痍之民一方獲安其也受賜多矣且官物不可入私門未敢如命孫益敬之



百世高公綽千金謝詹連胞中無雅度勝事竟誰傳

卜築西溪 按狀鮑村任滿陞華亭主簿愛民如子處國如家凡有議讞多稱平焉且疏子下民濬河渠禁賄賂等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于蘇而漕數反出其上又爲民陳情得減北運一萬石事載雲間志在松十年勤勞罔懈僅五十而二毛

蕭然嘆曰天道四時功成者退庸可不知

止乎遂乞致仕而歸卜築西溪之上

主簿能經濟中年未乞身西溪看卜築知是晏眠人

寄嚴州林郡傅緝熙

萬紫千紅外知君故可人桐江都滿樹海驛尙含春

寄東所

春江正滿時未具衡陽楫還携鄧俊圭江門與君別



夢林緝熙

酒闌歌不起老病無奈何夢滿桐江雨相對不成歌

山樓本無夢我自夢嚴州嚴州誰夢我白雲天際流

荅柯明府

終秉循良筆難逃俗吏嫌不知三考績課寂竟何須

贈雷少尹還汀州

桔槔滿天地抱甕古來難哦松非俗吏哦松不在山

覺後

馬圖不出河鉛刀不割痴上下幾千年掩卷一沾衣

謝姜太系惠酒

名公遺我酒洗琖自開嘗何以酧佳貺商歌示不忘



武進八景爲徐嶺南紘作

龍山春雨

長夏龍山曉人間望忽開長風捲雨去復送雲歸來

笠澤烟波

何處煙波好公乘笠澤槎我泛江門月乾坤共一家

龜山夜月

夜半龜山月能開萬頃秋試從開處望照公湖

上樓

陳湾疊嶂

丹青○○○陳湾疊嶂新我詩君莫笑還屬姓陳人

薛堰通津

薛堰歸何處披圖想具區古來探本論無欠也無餘

亭山夕照

亭山不可踰華頂凌天台卑高本自形夕照從西來

廟墩靈跡

拯溺如救火造次遂捐生金陵人去遠拗鬼不來爭

板橋書屋

板橋藹吾伊名稱已蓋世誰云龜山月不照新堂牖

荅無錫諸友

碧玉通書久青天感興新江門動秋思聊因寄



故人

送米與何侃

野饌家禽小村舂晚粒香莫言無厚餽吾意在分甞

九日用舊韻

新芻壓兩壷落英攜滿袖我非陶長官廬山還九九

送黄希顔之太平推官

有官五馬後無官百揆前不將前後看須着有無言

題髙瑁詩集

神交傾盖上心遠著詩時無由向人道人亦豈能知

紀夢

一別三十年相逢不相識骨肉爲路人春風涙沾臆

寄潘留鶴

有時牛亦坐何處鶴還留天台二萬丈誰踏紫

寘謳

題伍光宇碑陰

松柏孤高處春風更可尋如君有賢配昭德在
碑陰

荅廷實有懷見寄

白雲淌中野此地即衡山莫擬西來棹須防失
路難

謝孟芳遺腹生男

充閭人所喜今日愴還深憶我初求乳誰知毋
氏心



贈吳惠州繹思

皂蓋朝天闕青山道故鄉高堂開壽斝酩酊別
莆陽

鴝鴿

初日上茅簷江邊有畫舩八哥莫饒舌有詔許
歸眠

鴝鴿能言鳥能言我恨無白頭書小楷不及蔡
君模

九日諸生携酒飲白沙醉中和荅

老病得狂痴讙呼九日期自補登山屐誰供把
酒巵

諸君爲飲會老子不須期盡數籬前菊一花拈
一巵

九九八十一去來無窮期元精爲我酒大塊爲
我巵

對酒用九日韻

秋花新氣味秋月舊襟期獨唱花前曲閒傾月
下巵



行年三十許已卜入山期處處開花徑林林是
酒巵

飲酒何必多酕醄以爲期不辭亦不勸三危或
五巵

作詩尚平淡當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器用瓦
爲巵

梅花

水陸花無數南枝愛殺人遥持一杯酒江上酹

花神

逢人問除日君得地曹即此意憑誰寄梅花隱石床謂東所也

九日懷麥岐時往江東未返用前韻

東西塡脚債已過一秋期今日拈花處思君第一巵

茱萸何處酒勝日與君期漁翁歌獨釣江月夜明巵

羅浮

羅浮海上來高高幾千丈鐵橋倘不閑諸峯竟流浪

世人未得仙斯事安知妄九等眞洞天朱明惟上上

題子長寓舍壁

子長亦何病夜夜此呻吟世無白家媼誰會子長心

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



乞茘枝

逢春思種樹垂老笑開齊未厭青紅在從君乞茘枝

六言絶句

周鎬送白菊乞詩

陶令黄金送舍君家白玉滿園千古清風廬阜幾叢細雨江門

微醉不須酩酊半開莫待離披安得季芳與語相思欲寄一枝

白菊偏宜素髮青山只對蒼顔嚥罷秋香滿腹風吹不到長安

邀丁縣主賞菊

社會賦詩不就公當酹我杯盤小酌倘尋舊雨東籬還對長官

題枕

太華峯頭一枕千秋萬歲通靈不怕惡蛙驚瞎鼻端三月雷鳴

漫興

風洒數莖白雪月臨一丈青筇餘事歸詩卷裏
殘年放酒杯中
景斜厓碗方食日宴柴門未開五柳前身處士
一瓢今日顏回
晨光沿上魚戲夕陽村邊鳥來東隣小兒識我
一日上樹千回
翠煙綠樹歌鳥青水紅蕖浴鷗笑問五湖范蠡
風濤何處扁舟

贈陳聰還莆

緼袍不妨學道絶穀可以求仙相府胡爲慢士
紙田自有豊年
青錢不滿杖頭雪纈徒勞免類相逢浪勸歸耕
實欠蘇秦二頃



七言絶句

伍光宇卜室白沙爲讀書之所

君此卜居君亦足空村無人山多木參差芭蕉
藂晨旭新葉新心遞相續
競晨登登聞隔竹東隣老人事幽卜蘢甌厓盆
不供俗我不到門此翁獨

答段錦衣惠藥

藥來詩往共誰忙野老無金與段郎泉石旌旗
俱在眼不應泉石獨膏肓

聞攬山近有車馬之蹟因贈緝熙幷寄竹
齋丈

白日俾吁攬翠崖誰家王樹碧雲埋只疑冬酒
開松逕定有山靈怨竹齋

偶成

墻角經春卧短筇千秋搭骨不如公科頭坐轉
茅簷日閑看蛛絲蕩午風



夜坐與童子方祥慶話別偶成

晚飯跏趺竹几安秋吟滌泪閣燈殘一詩可送
方童子千煉不如莊定山

往潮連人事

獨速蓑衣舞我舫數家煙樹隔淼茫不將起倒
供人事秖爲看花也未忙

柳渡月下承茗溪翁約賞中秋月於潮連

年顏欲比茗溪老酒錢同揮夜月圓來共主人
秋半醉更回楊柳渡頭船

次韻張叔亨侍御見寄

酒舫當年興未涯清宵人語白鷗沙如今縱有
相思夢不到長安御史家

看柳

淺塘低竹小堤村黃土墻高白板門望見西頭
楊柳樹行人都訝是桃源

雜興



曲肱深閑倚山關照眼不堪臨路花一身老去
何須出兩脚朝來只欲麻
倚檻終看一兩花不堪終日雨斜斜先生已結
僧趺坐還與人間管歲華
白日飜時生羽翼金丹負我不神仙東家茗椀
頻分啜兩腋清風也可憐

溪橋晚立示諸郎

溪邊明月掃不去竹下清風時一呼天與乃公
供打睡莫安橋杖引樵漁

齊大父忌作舊居在道娘墳東

道娘墳西近官路朝朝暮暮行人多世事百年
渾不省滿堂賓客竹枝歌

贈釣伴

短短蒹葭淺淺灣夕陽倒影對南山大船鼓枻
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得陳德雍書年九十餘矣猶有碩學之志

越客初披手翰新天涯暮雨欲沾巾可憐一片
長江水日夜東流不待人



望頂湖山

客子正歌山鬼句篙師欲進頂湖船遙看落日
蒼梧外獨立橫槎古寨邊

夜過三洲巖讀濂溪題名示諸生

山容寂寞紅葉老江月照耀青天高題名夜半
尋周子秉炬相隨愛爾曹

歇馬大徑山

數家烟火隔林塘一樹寒花晚自香黃葉塚頭
聊歇馬鷓鴣聲裏近斜陽

華盖仙蹤爲謝布政作時謝已物故

華盖山頭雲起時群仙雲裏坐彈棋謝公不用
登山屐借得千秋一鶴歸

東軒獨坐

桃花寂寞梨花開山中薄酒三五杯村西有客
可人意風雨今朝期不來

虎夜出

虎頭繞淵雨即下山中白額還遭打今年雨足
汝不知稍出人間食牛馬



次韻趙提學見寄

蒿萊封徑不腰鐮長夏山齋睡正甜風送歌聲
滿天地驚回殘夢雨廉纖

老大行藏敢不疑晩川紅日睡醒時昨宵共對
崖山雨如此乾坤那得知

古有所思

朶朶紅芳日欲斜盈盈珠淚落天涯東風忽攪
籬前樹惱亂春愁不爲花

卜日修外海赤涯嶺祖墓値雨

冬雨墳頭蒿已生年年披草祭清明晩風吹落
携鉏艇又聽軥輈隔水聲

與景星夜坐

撥悶無人致酒缾哦詩燈下一郎清夜深笑拍
胡床語忽亂堦前落葉聲

西樵山下感舊

西風吹老錦巖春遺跡荒凉此水濱雲氣不遮
西望眼青山剛對獨歸人

西樵山前瞑鶴歸縞衣雙拂錦屛飛凄凉夜半
孤舟客一聽遺音淚滿衣



徳孚先生留此眠南山揮手白沙船伍光宇號小南山
江山此日三人別誰道人生無百年

示建推節亭役者

照耀乾坤功不小此風此日更須扶泮宮春土
皆民力不共城郎一例書

次韻趙提學留別白沙

列炬溪邊樹影斜隔花遥逐使君車酒杯欲別
微風起吹動馨香下柳沙

蕉巖望羅浮

翠錦爲山白錦雲盡工傳影不傳神今朝蕉巖
江頭望䰟爽何由得傍身

黄連滘即事

青草橋邊船未歸曲川微雨晴荊扉江村盡日
無來往夫在東皐婦給炊

上帆

蜻蜓翅短不能飛款款隨風墮客衣此是天人
相合處蒲帆高掛北風歸



南川風雨上歸舟水國蕭蕭昨夜秋鍾鼓不來
南海岸夢䰟深遶白沙樓

蕩舟映雨岳岳濕江練隨風滾滾流不敢乂貪
山水勝白頭正動倚門憂

初晴

初晴樓上燕飛飛樓下歌人白苧衣一曲未終
花落去滿林啼鳥送春歸

落花

落花半落流水香鳴鳩互鳴春日長美人別我
在江浦欲來不來空斷腸

清曉

清曉有人來款扉風吹衫袖白披披昨宵雨打
山窓破莫怪先生下榻遲

對酒

半開半謝花相催江水東流不復回扶杖江頭
看花樹不知笑向酒家來

喜生姪

兩翁筋力少翁衰竹杖先堪付若兒只恐暮年
詩更逸出門須背錦囊隨



新設紙帳軒中

如雲白紙罩方牀翠篳眠穿我固當世到葛天
終不遠先生枕外即羲皇

堦面苔侵牡蠣墻小軒容易領年光只從今夜
牀頭月已照先生鬢脚霜

送鍾地曹入京

十年自汗不曾乾枕上殘書白首看莫道無心
與君別樽前更覺別君難

感事

人間骨肉薄秋雲一事朝來不忍聞何處青山封宿草欲將衰淚灑孤墳

平生交態如兄弟此日悲歌聞路人欲寄秋風兩行字九原無雁獨憐君

宿倪麟所石榴花秋開

老蟾半影秋如水曙角一聲霜滿街白髮山人到城府石榴花下借眠來

催諸友九日詩課



九日樓前客今新黃花愛酒不饒貧勸君火急交詩課線到明朝罰主人

題杜少陵小影次韻柳文肅

孟子詩肩高聳山杜陵談笑古風還世間還對愛時畫美酒花前已破顏

與舊童子

神樂燒茶伴老夫昔時童子今生鬚青春過眼如流水白雪滿頭非故吾

謝惠酒

白髮蒼顏老石齋出門秋思滿天涯極憐紫酒逡巡有不負黃花點綴佳

五月二十七夜颶風作屋漏

燈殘四壁漏痕斜老屋回風落細沙乾坤更有晴明日爲報家人莫怨嗟

題畫

赤壁磯頭天欲曙縞衣和夢掠舟西欲尋故處何由見長恨令人畫亦非

題月溪卷



月出東方白漲溪溪翁行樂溪東西相思欲過隔溪去南斗無光北斗低

贈周鎬兄弟

周生兩馬齊兩鞭京指長安鎬在山今夜尊前看秋月明年秋月憶尊前

秋日

山河一望仲秋前楓葉初黃水半川路上行人不歸去北風吹爾過殘年

木犀未發蓮空小女來方剪綵工不信哀榮

是天道冤花無處怨西風

閔馬氏均田文

王侯尙愛槖中裝何况田家弟與兄孟子未知
人世事獨將仁義敎齊梁

贈鄧其家其人貌似伍光宇

南山面目偶然同又向人間見此翁碧蘿窓下
一杯酒猶勝良宵夢裏逢
此老若是石曼卿此山便是芙蓉城高歌獨控
青騾去是有風流萬古情



喜雨

淵眼珠玉不足珎甘雨一灑萬家春昨日蒼頭
木洲至又道木洲饑殺人

將知東莞聞途中盜發不果

扁舟東過扶胥口一日二日之便風何故三旬
不成往仰船岡下賊旗紅

題朴軒

葛洪亦號抱朴子安知朴翁不是仙莫將甲子
編年看人道翁生大撓前

題應憲副眞率卷

今古一杯眞率酒乾坤幾個自由身春風回首
黃巖會醉插花枝少一人

茶園曲寄治香櫃表暉

峽東彎彎一水長商船無日不蘇杭千村萬落
無窮樹盡是表郎櫃裏香

插花

巖前上馬興難拏卯酒三鍾帽半斜兩鬢簪香
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



訪山家次韻

樛枝遝口即迎馬語烏籬前安掃雲笑殺主翁
忙出戶手提筐果喚廚人
淸泉煮蕨愛山家夜飮西岩望月斜澗底白雲
留不住半隨紅雨落天涯

蕭黃門書來見責久無書用舊韻答之

諫官一字照天涯南海年年問釣沙滄波不與
黃門信笑殺龍鍾百姓家

平鄉伯陳公以紫茄花絹爲家慈壽詩以

謝之

吳純衫色紫茄花老親着時衆口諍小兒奉酒
歌七字持獻軍門表拜嘉

景雲偕范規海上割稻

犬子給炊海上舟范生打槳兩同遊田中割稻
家中望逢着諸仙莫浪投

招訟者歸

越王城裏塵隨馬刺史衙前吏喝人此日王孫
不歸去舊遊芳草可憐春




中秋期諸友不至

山妻有錢肯沽酒諸友賦詩期不來范生也逐
吾兒去一夜清光對玉臺

贈鄭載道之淮陽別駕前御史謫黃巖

十年花縣眼中人別駕淮陽又幾春曾共烏臺
高十仞鄭郎今着白綸巾 鄭紀也

感事

齒本生來不着唇啾啾衆口劇鵝群鼻雷自炒
元城耳夜半鍾聲那得聞

木犀四絶寄倪麟

正月山桃委地紅杯塘還攬落花風木犀一樹
渾堪賞盡日相看煙雨中

風雨歸來問小奴藥欄花架費人扶黃昏雨歇
茅簷月只有木犀對老夫

春城無日不思家風雨經旬損物華竹色四時
長不改平安先報木犀花

風吹雨打只傷神白首龍鍾尚愛春花意未應
嫌老醜十年前是種花人




題兩山居士卷

墨水翻騰作巨川兩山何處洒雲煙醉中亦有
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

題東所卷

東所詩成月滿衣乾坤無語鬼神悲卽今欲到
飛雲去說與兩山居士知

問鄭珙病

鄭生病肺今何如獻歲初驚得手書我有丹方
欲傳與小黎床上半跏趺

次韻陳冷庵僉憲見寄

擊壤聲中酒國春海風吹老石邊身桃花幾樹衡門下我是唐虞一華民

乹坤盡筆久荒蕪誰作臨江五老圖聞道遠師將結社華巔猶得照鄱湖

五十四年居海濱偷將水月洗心塵今朝偶得西江使溟海猶堪把贈人

別意

江閣醒眠秋正凉西風殘漏轉離腸不知天道平分未巳覺人間一夜長

悼林暕

一日之雅亦爲哀鍾淑相随入夜臺此生未了男兒事也向扶胥打坐來

木犀開時江右李士達劉希孟已去容貫范規江浦未還因有獨賞之歎

嶺北書生嗟去早江東遊子惜歸遲重陽將近無風雨正是木犀初發時

先子忌日作



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月下螢五十四年天頻近諸孫羅列拜成行

題畫

茅簷秋颭酒旗風舟入蒹葭月半籠醉睡不知家遠近醒來依舊五湖東

寒山鍾近不成眠人在姑蘇半夜船何處明朝正堪望吳王宮苑草芊芊

金陵城西趂市郎負戴不厭江路長百花橋頭換美酒歸與漁父歌滄浪

古耶道中有懷

翠煙浮壠麥初齊社樹青青獨鳥啼何處相思不相見木綿花下水門西

小湘峽食嘉魚

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引满阿儂生日酒微吟空記屬牛年

自三洲還至禄步村

江流夾東午風柔城郭歸來禄步舟惆悵碧桃歌舞散黄茅烟裹一軥輈

過清遠峽

行人初上峽西頭已有心隨下峽舟天下名山
皆可愛夢中慈毋不來遊

讀鱷魚文

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如何皇甫
湜逢吉不及潮州一鱷魚

食蜆

家住東南蜆子村小鐺風味勝侯門眼前下筯
非無處芹曝猶堪奉　至尊



社中

桑林伐鼓酒如川秋社錢多村社錢盡道升平
長官好五風十雨更年年

社屋新成燕子來山丹未落野棠開三三兩兩
兒童戲弄水扳花日幾回

社酒開頻一百家春風先動長官衙東君也解
遊人意紅白交開樹樹花

社日年年會飲同東原西埭鼓鼕鼕無人不是
桃花面笑殺河陽樹上紅

夜雨

侍子焚脂弄小孫藥爐分火暖殘樽東風不管
黃鸝怨一夜飛紅滿樹根

問李深之病

竹林花埭酒旗風秋賞春遊事事同伏枕六旬
猶未起相思紅日滿簾櫳

沙上

村逕西來入社松北山終日白雲封往來獨把
梅花笑只有沙堆不負公



秋江喚渡

何處渡頭風浪喧陽波仙境似桃源瘦藤倦向
人間去喚得船來便上船

春寒

清明天氣如初臘雨脚雲頭枉是春堦下荼蘼
開自晚不隨紅紫怨東君

一春光景在花枝三月殊非陰雨時只有木犀
偏耐冷小枝簷下對衰遲

看花何處輾香輪江上春寒著莫人衰病未堪

供起倒且便高枕過殘春

題棲霞巻

紅霞小塢地仙家日出耶溪十里花秋竹垣低是何處有人窓下讀南華

雜興

數行屋犧下庭蕪墻角扶留緑映裾正是滿棲

山雨過夕陽惟好鵓鳩呼

讀朱晦菴註參同契



神仙不註參同契火候工夫那得知千古晦菴拈一語可憐無及魏君時

大水浮舟至七星巖頂題其上

七星巖下醉神仙猶占龍床水底眠我有一樽延壽酒月明今夜對南山

蒼梧寄陳庸將館潯州

山形西上水東流獨泛長江十日舟無翼可隨飛鳥去相思時復到潯州

題林良爲朱都憲誠菴先生寫林塘春曉

圖

煙飛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嘗不似人得意乾坤隨上下東風醉殺野塘春

出肇慶有懐馬玄真

紅塵白浪去來年細雨秋江看木綿何處思君君不見羚羊峽尾七星前

金州別陳晃

江上東風捲暮旗木綿花下進舟遲金州未是窮途別莫贈黃金只贈詩

漫興



粉墻經雨舊成痕青被扶留直到根俗吏款門教暫去隔簾抛果戲諸孫

畫鷹

落日平原散鳥群西風爽氣動秋旻江邊老樹身如鐵獨立槎牙一欠伸

木犀枝上小鵲

翠裙白領眼中無飛上木犀還一呼乾坤未可輕微物自在天機我不如

贈周成

虛無裏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迷誰到鳶飛
魚躍處絶無人力有天機

春中雜興

春寒著莫絮袍輕遊走何山更乞晴夜夢蘚翁
作人拜安知不是白龍精
小雨如絲落晩風東君無計駐殘紅野人不是
傷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
香煙裊入袖中蛇讀易山齋日未斜領取乾坤
分付意扶留生耳木犀花





端陽後一日里人送角黍酒至

荷瓢童子問誰家老婦簷前駐紡車角黍呣囬
端午夢還從艾𥰭得松花

九日木犀未開

野徑香沉舞蝶稀柴門樹老菊花遲含章此日
無窮意只有堦前拄杖知
菊來栗里何須酒悔到孤山不欠詩老去未甘
詩酒廢木犀其那放花遲

木犀花下待陳東常

常疑楚客飡秋菊不信唐人醉牡丹何處木犀
香可愛須君曾到玉臺山

謝九江惠菊

誰將此菊種江濱物色當年漉酒巾若道淵明
今我是清香還屬隔江人
紫菊移來紫水濱白頭對著白綸巾花前酌酒
笑未足酒後簪花笑殺人
故根迢遞九江濱歲晩相看此道巾不用詩流
強分別種花人是賞花人





鶴袖披翻野水濱黃花𥰭破小烏巾腰間我有
坡翁帶解與西鄰賣酒人

夜夢見太毋急呼諸孫前拜

欲覺未覺夢中夢有形無形身外身喜逐悲來
呼不得曾孫前拜太夫人

馬㦸文惠油酒并録示哭一峯先生詩及
送林緝熙掌教絶句復以香一束賦三絶
見意

誰以三年報一峯舒剛盖有古人風一詞亦到

君親地何處無天廏馬龍
淸油濁酒慰家貧老子山中但白雲君欲看雲
須乂坐晴窓端爲起爐熏
南川釣艇已橫波裏水漁翁又放歌今日未知
明日事且傾君酒爲君哦
贈周二仔入京 文都家傑
故人訏我乂無書只到長安夢亦踈萬里周郎
知此意杖藜江上送長鬚
次韻張廷實東所寄與見寄



天邊嶺色將秋至海上長風送月來何處無人
識東所夜分樓上了餘杯
明月淸風放兩頭一節挑到古厓丘而今老去
無筋力欵坐江槎看水流
扳緣千尺采松花服食爲仙未到家我得丹方
欲傳與肯拊妻子入煙霞
路自飛雲過閬壺仙人迓我久次且相期汗漫
歸何處猶占煙波理釣魚
放倒瑱林半醉間半留醒處著江山病來只有

冠裳在不帶朱門一事還
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長安一馬無伯樂未來
幽冀北憑君傳語到平湖
邯鄲枕上看三台誰撼藜床喚老萊幽事不應
全廢却夜來風吼淵中雷
西風吹老木蘭花水閣氛氳帶晚霞溪上行人
不相識隔舡對語問誰家
海上峯巒今屬誰携來四百布囊垂或嫌珠珮
多遺恨化作長鬚未可知



門下諸生無一個山童撤却皐皮坐與儂七尺
靑團蒲今年換與張東所
沽酒
酒店無錢與酒遲初晴天氣菊殘時乾坤不放
閒人醉也到江門酒盞知
題南浦送別圖爲蔣方伯
何人更貴雲御獲我昔曾歌孺子亭欲寫別離
非此日西山南浦認丹靑
對菊

花開無酒醉江濱莫笑人間破葛巾廬阜長官歸未得看花還共去年人

飡香誰亦到湘濱西崦東籬濫一巾去歲金英曾照我今年玉蕋又驚人

白雁南飛到海濱吟邊芳氣襲衣巾門通水竹三丫路坐對求羊一輩人

秋英如雪照江濱扳折須妨小侍巾曲檻两頭門盡掩先生元是惜花人

日日狂歌菊澗濱花神應識玉臺巾西風爲掃繁華去不遣紅芳近老人

花舫誰撑緑渚濱道人醉脫碧方巾東籬不飲江州酒彭澤當年未盡人

精魄當歸楚水濱天涯聞訃忽沾巾西風吹醒蒲團夢獨對黃花憶故人

扁舟何處剡溪濱夜半歸來雪滿巾爭似一瓢秋菊伴漆園風暖蝶疑人

我貌不如蘇頴濱秋風華髮巳盈巾有錢不買重陽醉籬下黃花也笑人



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巾丞相九回徵不起碧虛長揖夢中人

知章投老鑑湖濱還戴華陽羽士巾元亮也歸三徑去至今人笑是痴人

陶家園裏舊開叢復入山窓對此翁一曲一杯花下醉人生能得幾回逢

種扶留用舊韻

輕落藤梢淺打溝種時須共小遲留浮生日月供眠外付與携鋤把甕休

絜矩工夫但一溝山中夜雨長扶留莫教看到詩人眼千首蟲魚也未休

漫興

娉婷鄭女著纖羅能爲襄王激楚歌一曲霓裳都掃盡尊前無地舞陽阿

贈麥岐出遊

錯敎人意向花濃萬樹香飄一夜風行過東津莫回首一番春事又成空

我得無言贈麥岐乾坤遊走到何時千山萬水

無竆意分付芙蓉杖一枝

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云生生德俊逸超全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覺後紀以絶句

八字光騰斗外天碧雲西去擁群仙乾坤此夢無人話起步中庭月正弦

贈人

誰將兒女浪千情春雨來時草又生夢亦是眞眞亦夢石泉挑火對淸明



悼周鎬 京之兄也京以母命赴春官鎬亡京南歸在道

一封長夏寄京書不遣歸來待拜除誰與行人報消息高堂今日要人扶

一雙玉樹出東濱豈意先隨曉露傾三十六年惟一女老夫垂淚寫銘旌

叔子還家定買碑墓旁將刻老夫詩詩中不借閑言語只寫人間母子悲

嗜好平生法帖詩偶逢方士問刀圭何人擺脫浮生事得似周郞易簀時

里巷三年六七墳老年無淚哭交親數聲頼借遼陽鶴喚醒人間未死人

望白龍池 在本邑崑崙山頂

西望不見崑崙池白龍上天歸何時望中心逐飛雲去半掛玉臺松樹枝

涵虛數尺鏡光懸舊是頭陀洗鉢泉又有山人來洗耳白龍休占水中眠

雲影天光共一池池中消長白龍知仙翁騎龍上天去只有明月照漣漪



梅花

一枝低壓塢籬斜細路穿雲竹半遮忽被暗香相引去小塘詩景在西家

老樹眠江水齧之茫茫水月浸花枝暗香捲入滄濱去不是漁翁那得知

沙籠寒月樹籠煙香徹龍溪水底天斜陽竹林窺未得更尋西路上漁船

南枝照水忽先開漁父灣頭有釣臺罷釣歸來溪路暝暗香幾度倩風媒

孤山山下一枝梅春到南枝尚未開酒醒西樓
看月坐清風湖上捲香來
朝來溪上弄花九天地氤氳日月還無覓暗香
踈影處笑呼歐九問孤山氣象壓倒孤山
梅花撩我又冬殘落日深山一凭闌病眼不知
花妙處只將花作野人看
梅花如雪擁溪扉漁父村南負酒歸縱飲不知
花落去酒醒船上見花稀
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開處酒家眠青山一片




無人買誰與先生辦酒錢
樵客入林聞鷓鴣梅梢殘月暗溪沙沿溪路盡
無人到更說林逋住處賒
含南朝見一枝梅含北桃花昨夜開笑問花開
何太急青春皆逐酒錢來
南北枝頭月正懸月中誰此弄溪船晚來吹入
梅花去吹到林逋木榻邊
蒼煙裊樹溪冥冥夜半江樓笛一聲悵望錯疑
溪女折淵頭只慣挿金櫻

懷張翊

南北東西一馬塵相思何處不傷神竹邊閒閣
長無事猶厭山雲軟素巾

玉枕山

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
元無用責與江門打睡人

魯兩生示民澤

九五當朝須勸駕兩生朝突不留琴想見古來
交會盛鴛鴦譜裡畫傳緘




黃雲右閣

萬丈黃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吁嗟乎金
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黃雲左閣

萬丈黃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金粟氤氳
塞兩閒吁嗟乎金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和鳳山見寄韻 乙巳冬十月

白馬山前雪滿扉隔江雲樹晚依微津頭日日
行人過不見長安舊布衣

江浦有白馬庵曾寓處
相逢記得入京年夢破邯鄲不受牽更說莆田
風景好木蘭溪裏木蘭船

讀陳庸詩稿

天上霓裳久寂寥人間何處不詩瓢寄言雪月
風花好都在騷人仔細描

張巡

獨蔽江淮阻賊兵乾坤回首盡羶腥何人肯救
睢陽急不使忠臣付忍名



許遠

援絶城孤力不任逆胡天討竟成擒却憐當日
奴羨進酸盡平生長者心

南霽雲

萬人回首看浮屠肯試將軍躍馬呼誰續睢陽
三口命進明先斬後擒胡

桃花

雲鎖千峯午未開桃花流水更天台劉郎莫記
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
山中兒女不知秦無賴漁郎最惱人溪上桃花
君莫種東風不貸武陵津

題袁氏知歸卷

鳥在蒼岑魚在淵水深林密保生全秋風莫怨
茅茨破白首眠看搨頂天
陰厓水必到滄溟石罅涓涓勢已成萬古乾坤



流不盡望湖亭下更分明
示我陰陽闔闢機春陵墨雨灑門扉直從図象
前頭見人與乾坤一處歸

界江八景

河橋柳色

盧阜清風長官宅渭城朝雨王維詩東西緑遍
河橋路長與離人照酒卮

驛館槐陰

槐陰覆庭日卓午小吏夜出迎當路長江閣盡

徃來人淦水西邊此槐樹

爐渚晴煙

香爐紫煙生一縷天風吹落蘆花渚江東行客
歸去來雲衣猶帶金陵雨

古埠漁燈

埠頭半點夜燃枯釣得淞江一尾鱸漁父聯舟
向東岸東岸人家有酒沽

界江霽月

玉宇簷輝秋展鑑界江水色夜磨銅乾坤好景
誰無分只問靈臺得屬公

西僧禪梵

竹徑風傳西梵聲隔墻深夜有人聽山僧老去
無功德還倚禪門誦佛經

東閣書聲

開戶書聲午欲乾夜闌燈燼落蒲團　朝廷若
問觀風使猶有書即信長官

大橋牧笛

山花爭插帽頭紅蘆葉嗚嗚弄晚風橋大板平



牛步穩老牛差役不愁儂

讀周朱二先生年譜

千年幾見南康守嘆息人間兩譜開但使乾坤
留一緒聖賢去後聖賢來

一語不遺無極老千年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
門路別君從何處覓高蹤

白洋潭魚

白洋風起釣絲飛夢裏漁蓑此夜歸明日冷香
橋上望海鷗相對便忘機

白洋潭上浩煙波何處漁歸此放歌月下聞之
開口笑江門三尺有藤蓑

白沙子卷五　終



[seal]

白沙子卷之六

七言絶句

戊午秋開化吾廷介縣傳校文於我省念
太夫人初度之辰在十月八日撤棘之後
奉公程之便趍歸爲壽詩以送之

高下元從脚板分江山富貴幾般人吾家子弟
官情薄欲把行藏壽老親

題伍光宇碑陰

幾年滄海一碑成身後何須嘆不平天遣老兄
生少子千秋寒食祭公塋（兄伯饒近生一子爲伍光宇後）



喜黃在登科

半醒半醉一儒巾黃卷青燈二十春晩醉鹿鳴
君莫訝龍頭還屬老成人

龍頭還屬老成人夜半雷聲已變春莫爲晨昏
留不去安車扶上白頭親（存有老母在堂故云）

安車扶上白頭親徐積當年也爲貧憶昨扁舟
淮上路青山吾拜墓中人

題松雪圖

元時有個趙松雪松雪于今又屬誰一幅丹青
一瓢酒廖公來乞老夫詩

半江十詠爲謝德明賦

江湖城市氣交呑誰放蘭舟繫柳根肯與漁翁
通水界白頭破浪在江門

獨速溪邊舞短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
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多

水面煙濃白鳥低數峯青鎖夕陽西隔波莫是
仙源否恰到波心路已迷



隔波晴色梟孤烟萬樹桃花錦一川夜半天風
吹海立探花人在半江船

水到江心五百弓白鷗雙起雁孤衝竹篙點碎
菰蒲月如此風光我共公

畫紙敲針一杖詩水生花落两天機西風捲市
塵高起也到江心不解飛

溪摇汎汎月中眠横占波間一半天何許少年
三五輩夜深催舫叫攤錢

碧海雲深鶴夢勞人間無地著廬敖不知若士

曾來否試向波心問小舠
醉則高歌醒復悲老仙那有獨醒時江間碧浪
三千頃都與回公入酒巵
半江秋水映斜陽幾個神仙坐水旁酒是逡巡
花頃刻一尊韓愈對韓湘

經陳氏家廟

牡蠣墻高一廟深綠岡松栢晝陰陰我家俎豆
茅茨下只少黃金不少心

題萬松菴壁



昔年曾賦萬松軒一飯松根有俗緣旋摘黃花
傳白酒真成東老對回仙

過東涌 周貢士抱乳兒父往出迓

鄉曲論交大父餘耳根狼藉病翁書小兒莫道
無靈性也傍寒塘望筭輿

經縣日臺 周鎬所築鎬亡無子止一女

何處依聲更斷腸夜聞孤女哭凄涼淚痕滴著
臺旁樹綴到春風亦少芳

寄袁暉林敬

頗憶江湖林子巽小齋留飯更袁暉人心人面
人人異賢輩如前共飯時
南州香櫃乂流傳亦賣東湖草屨錢莫共諸賢
理鉛槧只治香櫃過年年 暉白香櫃自給近爲杜學師矣
歲首詩緘寄早梅路傍先倩東之開而今兩眼
西風淚誰解傳聲到夜臺
若道鷗夷解了心五湖何用更千金魯連長揖
平原去風月無邊碧海深

林緝熙縣傳張廷實進士何孝子子完先
後見訪既而緝熙往平湖廷實歸五羊子
完還博羅因賦四絕



春水江門一葉舟幾人來此看垂鉤浮雲一散
無蹤跡飛盡桃花江水流
昨夜江門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五羊城中
消息斷君去東吳幾日還
四百峯頭白鶴知老夫八月有幽期爾家正在
羅浮下莫向春風怨別離
長髯遺我一囊山鐵橋流水非人間我今決策

山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

夢遊天台

路入天台第八重洞門剛與赤城通脚根纔到
虹橋下一笑那知是夢中

伍伯饒送蜂窠至用韻答之

獨憐溪竹隱花叢待得南山後到蜂昔日往來
函谷口如今只用一丸封
曉蜂隊隊過山房何處歸來嚲脚香辛苦奉君
臣子分可堪奴輩日偷嘗



賽蘭花開

晴光三日轉花枝坐對微馨忽有詩滴滴未嘗
花上露南風莫只報人知
曲欄砌下少人窺戲蝶遊蜂忽滿枝君欲尋花
須早計只今猶是未開時
微風中挾細氤氳楚畹叢中別有春嫩茗亦嫌
風景殺明朝載酒是何人
山花豔豔綴旒傍君愛深紅愛淺黃楚客見之
揮不去向人說是賽蘭香

次韻南山送蜜

萬古西山朽骨叢中有冤寃化爲蜂餓死空窠
不飛去猶爲君王守故封
寒花索寞不成叢口腹吾慙入臘蜂寬蜜嬌兒
啼夜半未成新釀又開封
知從何處宿花叢清曉飛來又幾蜂定有香魂
招不返遠尋芳氣落花封
巖處山花好蜜房細縕岩甃爲誰香相思道遠
無由寄此味年來只獨嘗



戲贈館賓

松風和雨洒紫關過午雕胡飯始飡今日華鄉
休恠訝往年飢鼠嚙陳山 館賓 白沙

讀林進士信宜祭母墓文

淚血今朝灑鳳山鳳山元只在人間非關旅殯
無尋處不與 皇華共載還
天涯四尺不封墳一去鳳山三十春莫辭更向
山前問恐有漁樵是異人

袁侍御道龍川訃至

何處龍川去不歸山南山北雨雲飛晩風晴捲
三千尺好與歌筵作舞衣
憶昔靑陽動海濱陽年草木預知春如今行路
無顔色盡是靑陽去後人

次韻柳渡頭呑鄕友

溪南溪北荔枝垂五月荷花欲捲旗忽有酒船
邀半路三杯不記主人誰
飯罷雖胡坐石磯白雲開與鶴同飛神仙若道
吾無分那得身輕減帶圍



題林進士廷玉繼母陳氏挽卷 廷玉幼嗜醬其母每求於旁舍給之

與兒醬醬兒勿號前母生之後母勞大統回頭
寒食酒一杯和淚洒香茅

五月菊

露飮霜湌不記秋黃花三昧室中求區區形色
多相似爭得先生爲點頭
小變春紅作淡粧山亭初見一枝黃醉中忽眩
東籬眼起視金錢著屐忙
二頃南風秋正靑曾鄒未到長官亭眼前雖有
黃花在不與陶公管醉醒

題梁景行天壺書屋

打土編茅費幾錢白雲深夜一燈懸知君未是
壺山主只借壺山過兩年
饘粥朝朝長白寺衣冠夜夜百原山三年枕席
何曾設一紙家書亦不看

元夕

村南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在處恐妨
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



正月菊

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更當時東風自領
芳菲去也爲秋香作意吹
廬阜高歌九日杯盡將秋意放花開誰敎也向
東風裏點破千紅萬紫堆

次韻吾縣博別後見寄

聖賢生處是中華何處天涯何處家夫君認得
幽棲處江門月底釣魚槎

昨夜江門詠月歸今朝又領衡山詩千仞岡頭
一振衣乃兄廬岡點化機

題一峯遺墨後 何知卷

穆穆熙熙在眼中君家卷裏忽相逢蒼煙綠樹
湖西路何處金牛吊一峯

何生告還新喻因憶希仁先生平生故人
不相見十有六年悵然有作附生它日見
之爲我道之

忽忽人間十六年與公信息兩茫然不知今日
江門路還到湖西是幾千



淵明愛菊

白衣剛到黃花下醒長官爲醉長官社裏新知
僧酒主門前高枕石蒲團

和靖愛梅

懊惱梅花未有詩孤山馬上又攢眉後人拈出
前人句作者元來自不知

茂叔愛蓮

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我即蓮花
花即我如公方是愛蓮人

潘岳愛桃

潘郎本自愛桃花種向河陽幾萬家世有長官
如孟子還除花地付桑麻

廢宅逢梅

花間無主竹籬空小徑斜穿曲巷通賴是暗香
能不息短筇破帽得相逢

與客夜飲

擊節歌聲未出門照書燈火已眠尊老妻喚醒
蒲團夢更與殷勤煮菜根



辭微文者

平生語默鬼神知破戒隨人老可嗤三日罷糧
無此客手携空卷下堦遲

崔潛送翁坡先生遺像至適鄉人送紫菊
一株遂以答之

高風千古鎮浮華儗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株
紅帶雨冊青同日到山家

舩子

此身天地一虛舟何處江山不自由六十一來
南海上買船吹笛共兒謀

木犀

曉枕東窓睡不來木犀造次陋籬開阿田（小孫名也）
拍手黃鸝到寫盡春風得意杯
東風披拂滿林塘脚債東山也未償押亂不禁
春意動日華初吐木犀香
茗碗朝朝怕侍兒采花莫采稱心枝床敷愛就
東窓暖分付東風敵面吹
人閒花草鬪春肥粉蝶黃鶯接翅飛也愛白頭
肝肺好木犀墻下照朝暉
名花得見太平年擊壤聲高壓管絃化日熙熙
春蕩蕩華夷何處不同天
白頭無酒不成狂典盡春衫醉一場只許木犀
知此意晚風更爲盡情香

書易隱求銘旌後感而有作

一題八字八低回淌眼凄涼筆下來春社去年
人不見茅簷燕子又飛回



山林交分晚相投詩在寒江業菊舟君去落英
還對我獨吟春雨看江流
半雨半晴鶯亂啼溪邊丈人還杖藜不見舊時
遊走伴白頭衝雨更衝泥

移海棠花

小朶輕紅帶雨香柔條深翠引風長道人不是
看花客肯把墻隈借海棠

曉飲忽醉擁禪衣坐睡

三杯過卯得瞢騰坐擁禪衣問殺更下砌揑刀
山竹冗閒門夏水海棠生

弄筆

白日一醒塵土夢青山誰計髑髏春時當可出
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
弄水忘歸真洒脫看山扶步小逡巡等閑未許
丹青手搭颯平生盡此巾

鴝鵒育雛于貞節堂東壁壁高且危二雛
墮地下乃就而哺之悲鳴徬徨如在無人
之境予憐之取雛納之巢紀以是作

将雛無力上棲題聲斷殘陽翅忽低高棟托身
君亦慎鵂鶹安穩只卑棲
海鷗來往未忘機鴝鵒能言掠砌飛毋去巢危
雛落盡嗁蛋巢畔待雛歸

江上

遲遲春日淌花枝江上群兒弄影時漁翁橋足
船頭坐笑卷圓荷當酒巵

有懷故友張蒹素

穆穆熙熙只此風令人未見古誰同意中我了



牛醫子且放山齋水墨中
長安風雨閉門閒陌上浮雲沒馬鞍從此江西
人勿論夫君高只比廬山
萬里長安看我病夜闌兩馬出携燈如今只有
西涯在宿草江邊露淌莹

何宇新赴南京來白沙告別云此行且復
見定山時秋已盡矣以詩送之

孝子已為人所稱世間留者乃何情故鄉莫作
多時別阿母墳頭草又生

浦口柴扉幾日開江門煙艇暮秋回交情亦似
長江水南北年年送往來

閔光宇傳 光宇艤舟學齋白沙讀書吟今寮光宇長予壬病始每晨作便一畫寄責拉之黃紀太元年士曹歸忘其病也

君艇君齋古所呼忘年忘病辟之徒莫言外史
無憑據曾見當時拉背奴

戲題顧進士瑗林晏圖

黃屋門前綬響行上林花映賜衣明惟來老眼
模糊甚道是尋春杜少陵

梅花



湖上詩仙骨已塵江門半樹復撩人携田拉晚
朝朝去江上田家秋酒新
雲隔溪扉水隔塵梅花留月月留人江門半醉
踏歌去紗帽籠頭白髮新
春風處處馬蹄塵岸北花神冷笑人二十四番
紅紫醉一番零落一番新
馬蹄懶踏六街塵閑憶當年拄頰人江海衣冠
零落盡梅花還對白頭新
精神交月不交塵看到黃昏故可人拈出孤山

難狀處一年詩債又從新

桃李安能踵後塵玉妃全是耐寒人瘦笻拄破
梅村月要看南枝出格新

梅塢風高不起塵短笻聊立探花人山塘水淺
時窺影喜與年光不鬪新

風遞微香洗渴塵獨行山路不逢人梅花歲歲
還依舊只看何人著句新

詩思梅花兩絶塵破窓殘月夜窺人明朝走馬
東西去壁上空留醉墨新



雪崖江畔杳香塵天與孤高遠俗人不忘滄波
別時意一枝還遣到圖新

次韻廷實進士送倫長官出遊

我愛名山爲點頭名山到處是真遊床頭買酒
黃金盡那向長江更買舟

新年田家

古田同井令同村同坐杯盤到子孫合是田家
愛元日白頭拄杖拜人門

麥秀夫於城南小渚中累土結茅居之客
一之馬伯幹取酒共醉桃花下各賦詩爲
樂秀夫謁余同作附其韻

春光淡蕩桃花潯絶岸回風落碎金一路潺湲
煙鎖斷無人知道此溪深

川練縈紆島上花世間遙望赤城霞仙源不比
函關路老子來時坐一槎

我愛桃花何處潯水清蘋白一籬金美人家住
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

手拄藤枝鬢插花夜收沆瀣曉飡霞貴人已隔

門前水野老還通月下槎

紅白花開綠渚潯風光買我不論金輞川不借
閒人看只愛詩家著語深

漠漠春煙淡淡花竹邊孤嶼閣飛霞春江水滿
秋江水更著新槎換舊槎

安期只在海東潯何處名山浪鑄金欲向桃花
問消息柴門深鎖碧溪深

武陵春盡水流花洗却耶溪十丈霞晝坐竹根
看未足滿篷明月夜縈槎

東潯披卷盡西潯海月秋連萬頃金卷裏我能
題百首溪篷掛酒莫辭深
閉門春雨可憐花誰共花前傾紫霞但放此杯
深似海四公肚裏得橫槎
得倫長官詩疑其果於遊而未可以遊次
韻復之
一百青錢解杖頭鐏中有酒勝閑遊門前春浪
高於屋莫向長江弄破舟
短檠細字寫繩頭衰老而今尚好遊何處與君



談半偈玉臺留作濟人舟
贈張進士入京
五年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難寫別離
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
有心誰莫弄兒嬉孔老枝條我亦知風日小塘
君不顧竹林藤簟自皇羲
能將糟粕委諸書影響人間不受驅五百年中
名世出先王政教果何如
津頭日暮送夫君別意那堪更遣聞芳樹鳥鳴

山雨過柴門空閉一溪雲
玉臺居士玉臺眠碧海三山病枕前君欲有爲
休問我白頭世事已茫然
會餘湯餅欲春闈徃即公程亦不難不獨有官
兼有子老親贏得一開顏
南風吹上石門舟又到西華寺裏遊記得聯舟
此相送而今空有雪盈頭
昔曾寄住長安寺潦倒滄溟夢不回何處思君
還有夢青山斜日兩徘徊



次韻東所送薑酒
寧知生蚤與生遲真鳳真麟出以時何處氤氳
薑酒氣香風吹入野人卮
病起朝天果未遲出門剛遇鳳來時兩山居士
何如喜一飲從教累百卮
與廷實看李世卿題竹
來看竹上舊題名已有清風挹世卿夭矯龍蛇
不堪捕安知不是野狐精
題熊氏桐軒

胡海逢君四十年破琴殘韻尚依然棹歌本是
閩南調傳到于今更不傳
桐軒云是匆軒孫何處江湖何處村古錦囊中
風韻在幾時彈向白沙門

飲馬氏園贈童子馬國馨

日轉芭蕉覆竇鳴飛飛蜂蝶喜新晴爽翁醉卧
溪園裏一曲春牛和國聲國馨六歲能誦予春牛之句
白髮跏趺溪樹根還從地主見諸孫醉中白眼
漁家傲擊碎花邊老瓦盆



喜晴

西林收雨鵓鳩靈卷被開窓對曉晴風日醉花
花醉鳥竹門啼過兩三聲

得沈大參時暘漳州發來書荅之

前後題緘兩度收春風無雁到漳州青燈一榻
南都夢回首于今二十秋

悼舊

里中興沒一浮雲六十年中幾度聞只恨墳荒
無祭掃前村更有未封墳何潛死踰十年并其毋皆未塟

馬文祥寄五氣朝元鑪至

隱者年來少在山白雲幾片落人間玉臺小徑
蓬蒿底吾對吾鑪盡日閑
人間葷血共歡娛誰作朝元五氣鑪自汲山泉
煮春茗不留俗客炰江魚
合是神仙太乙爐旁通五竅似連珠如何水火
收功用去問劉安下手初
眼前詩景浩相撩何處丹爐火又消莫笑道人
歸未得秋風雲路幾扶搖



五月二十六雨民謂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豐

時雨時暘歌帝力今年今雨卜年豐路旁酒價
知天道何處醉鄉眠此翁

六月一日不雨民謂此日有雨主旱

窓眼陰晴曉未分一年憂樂稍相尋山林自慣
清涼極且放今朝到鑠金

圖新書舍中植蕉數本壁間李世卿題句
潮州饒鑑至讀之有所興起勉以小詩

一寸芳心卷却春竹枝遺響落圖新潮州客子

來何暮還對芭蕉索楚人

贈梁景行赴春闈

宗烈平生讀書處老夫題作小壺山壺山不鮮
留君住君著壺山夢裏看

夢亡友袁德純侍御

再試宜與劉鷄手置之栢府公巖巖如何不返
龍川駕遺恨千年在嶺南
自別君來十九秋江門暮雨忽相投當時呼酒
留君語却到如今羨海鷗



周侍御文化将訪白沙阻風江上連日以
詩送之

長風不打畫船回更爲山靈掃玉臺走馬城中
具茶果青天白日繡衣來（積雨是日得大霽）
将晴積雨此何時我病山中久不知驄馬今朝
任何處江邊人吏望旌旗
昔者吾聞周柱史青牛紫氣出函關有心來鼓
南濱柁信息朝來已到山

懷胡大參希仁

魯連謝去都無事范蠡歸來未了心三十餘年
竆學道而今方識古人深
先生齒髪今如何我髪秋來白又多君與先生
論出處江門只好聽漁歌

梅下雜詩

虛名無彼許家聲素艷常遭俗眼嫌開向人間
非得計移根天上白龍池
向暖南枝已揩詩北枝向冷尚遲遲肩輿欲過
江門去爭得春風剪拂之



梅花信是菊花傳賞到梅花又一年處士豈非
詩俊傑長官元是酒神仙

題瑞鵲卷（序云成化九年余被薦入京過江浦訪孔暘莊先生先生遣子揚州偕行至六合縣經宿而去當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後八年莊先生病猶卧家乞終養歸伴下亦衰且老周君以監察御史按治吾廣過寒舍道舊於是周君舉莊先生昔者所爲賦瑞鵲詩俾予和之）

瑞鵲多年我眼中笑烝牛喝夜燈同如今栢府
開詩卷還對樽前兩病翁

贈化州守鄭順觧官歸

湖上鷄黃久買舟淸風明月幾宜休未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贈羅梁還程鄕

一峯諸子在通家生死交情俗可嗟泉壤有知開口笑江門來共看梅花

飛出一帆何處風道人眠處玉臺東春光一路相隨去朝雨渡頭花欲紅

世道如今覺我非衡寒猶肯到柴扉江門春酒無多少須勸羅生一醉歸



翩翩雙屨一長笻意氣憑凌四百峯肯向程鄕留一載長官真好主人翁

一客三旬住玉臺梅花正傍玉臺開客心暗與梅花契去到明年臘又來

蓬島煙霞圖贈羅定直 一峯先生之子也

丹靑誰弄煙霞筆題贈湖西公子行遊過羅浮莫關看羅浮怕有異人爭

輓林别駕汝和

昔歲逢君郫隗臺揚眉撫劍泰山摧紛紛白眼輕豪俊只有余公解愛才

别駕一城聊寨比短檠諸子自江南平生抱負何由見塚上銘詩仔細參

赤江經雨草凄凄山北山南路欲迷怕到使君投轄處黑雲堆擁鷓鴣啼

有時江畔倚秋藤鼻息如聞擊楫聲春色眼前人不見江花江水總含情

大田看山

春泥没屐大田潮溪北初經獨木橋千丈峯頭望東海三山正對杖頭瓢



縣取脚色

蕭蕭白髮映春潮脚色年來自不知淵眼江山難只報只將年月載公移

炒硯憶世卿

貌酒三鍾一曲歌江邊長袖舞婆娑如今歌舞人何處慙愧春鑪硯子多

奴拾枯枝給早炊鑪中風味此奴知春風解憶江門否正是江門硯賤時

雨中漫興

種桃之歲在單閼種竹如今又幾年竹長桃枯人老去釣船春雨日高眠

急起翩翩白鶴雙黑雲將雨欲迷江人間未有高棲地何處深山著老龐

問厚郭胡父子起居於其鄉人蘇

居僯厚郭一鷄飛桂樹于今大幾圖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

讀宛陵先生歷覽昔賢皆泯泯尋思魯叟



白波波

几上凝塵封王軫南風不入琵琶引仲由言志夫子哂當泯泯時須泯泯

着漁蓑了唱漁歌受制江山老奈何溪上女兒閙抹鬓東壓西市走波波

泯泯波波世與身都官兩語到頭真後生更把遺詩笑公亦人間半醉人

波波泯泯不同時靜久無憂動輒疑聖人坐比吾曹逸天下蒼生怨望伊

次韻羅明仲先生見寄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令人忙處古人閑

高軒頻過武夷山曾聽仙歌九曲間披公莫被山僧笑只得今朝半日閑

誰輕朱紱愛青山回首波波泯泯間萬籟無聲天宇靜先生還似野夫閑

三月啼鶯正滿山傍花隨柳水雲間古來曾點稱如許不是天公不放閑



武夷碧水照丹山按部時還到彼間東坡也被山僧笑只得今朝一日閑

偶閱岳季方題商山四皓圖次韻

道窮夫子不東周歷世紛紛講智謀四老若將三傑比真成飲水勝封侯

水墨誰將畫此圖山人搔首看廬胡花水諸峯流落盡白雲猶爲隱居蘇

虎困龍疲戰兩間孤標千丈起商顏不將老眼看人世肯爲留侯誤出山

定惠安劉理不難紫芝歌已動長安試將脚色
從頭看高（烟柤）何敢溺冠

閱周溪圖作贈劉景林歸呈尊甫翁蕭庵

程鄉令

太極無堦不可躋却從樓上望周溪（周溪書院在太極之南旁兩樓）夾天泉（井名在書院西旁）十丈無人汲雲谷（亭名在太極之東）庵老翁來杖梨
月色溪光盪兩楹酒醒開眼得蓬瀛試問老仙
誰接引春陵雲谷兩先生
兩仙何處舞霓裳天上人間思渺茫脚底飛雲
三萬丈隨君不得到程鄉
月下溪邊逐影行還聞何處瀉溪聲扶君直到
源頭看七尺芙蓉贈一莖

丁明府置莊肅二節婦祭田邑人訟而奪之

歲月人間豈待深等閑興廢遞相尋祗應節婦
墳頭月還照當年茂宰心

贈晋江掌教陳昌期赴任

身爲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教授蘇胡
元何樣莫將資級小儒官

村晚

漁笛狂吹失舊腔采菱日暮鬪歌長老夫獨面
東濱坐月上孤琴未解囊



對菊

溪遶廬岡宅遶沙眼前酒伴眼前花登高此地
從頭記三十六回無孟嘉
因花催酒酒催詩詩酒平生兩不虧秋到若無
詩與酒看花元似不曾知
菊遶旁通水背村秋光蕩漾短籬門與儂別樣
何粧點笑插金英滿鬢根
映山映水兩三叢移上山亭愛殺儂千古冷香
吹不斷長官頭上帽簷風

籬前水色映花光來坐漁竿弄晚芳西北酒姬
觧人意問人沽酒壓糟牀

代簡答吳撫州次定山韻

何許蒼生望不休翩翩皂蓋擁諸侯定山也未
忘情在更把黃州贈撫州

送子長遊玉臺兼懷林緝熙張廷實

十里崖雲古色黃白龍高映玉臺光山僧莫信
閑饒舌那得神仙此處藏

山肯留人月肯留好山好月好人遊誰還望見



羅浮影疑秋平湖五字謳（緝熙有圭峯詩云影落簡小羅浮）
來時濱海許同到曾聽圭峯踏月歌今日君騎
地官馬白雲招手奈君何

贈袁暉用林時嘉韻

白首看雲共此臺青山明月小屋回何時得見
春風面更到明年二月來

風雨相留更晚臺邊爐煮蟹餞君回扁舟夜鼓
寒潮枕又是江門一度來

植竹爲垣土作臺野橋分路到溪回江門若比
瞿塘水何處遊人肯上來

青山依舊鎖溪臺前度遊人去不回賴是山人
無許牒有人真本賣山來

冬至日示袁暉用前韻

面壁山人不下臺老陰消盡少陽回白雲影靜
千峯裏紫菊香騰十丈來

袁暉又在白沙候容貫不至以詩來和之

冷雨淒風寄我臺香林草屋夢空回山中酒伴
何曾見水上詩瓢只謾來



擬於精舍旁結小庵以處袁暉

精舍巖西擬一臺松高竹密路斜回草庵半屬
袁郎了好帶茶園一櫃來

次韻贈胡地曹

梅塢傳觴是偶同小桃催放數花紅人間愛見
春風面天上還看斗柄東

今雨到門君又同四人對飲夜爐紅眼前莫道
東濱遠我欲乘槎更向東

答蔣方伯

筆下橫斜醉始多茅籠飛出右軍窩如何更作
山陰夢數紙換公雙白鵝

得蕭文明寄自作草書至

草聖留情累十春熙熙穆穆果何人如今到處
張東海除是譚生解識眞
魏晉名家是一關前驅黃米未知還却疑醉點
風花句四海于今幾定山
東茅十丈掃羅浮高榜飛雲海若愁何處約君
同洗硯月殘霜冷鐵橋秋



送柑荅之

遺我紅柑索我歌狂歌不歎奈柑何大崖山下
無人寄日盡千瓢舞破蓑大崖世卿讀書處也

雙鳳石在七星岩其一爲好事者取去族子晃以書來索題

雙鳳巖棲豈遠而玉臺西望斗光垂蓬萊水闊
無因到願借山人一隻騎
覓鑿寒巖萬丈開翩翩雙鳳忽飛來而今石化
孤鸞在何處人間去不回

龍山吟次韻陳晃

龍山氣象小終南行者何年住此庵黃雲道人
飛兩脚也到白龍天際巖
何處龍山吊古墳忽傳佳句到黃雲始知佛是
西方我報荅人間父母恩
老柱高攀何處天滴醞洗蘚認當年山僧猶話
飛來日撞破龍山一道煙
第一山人俗姓盧脚踏塗字也碑趺寺旁老塔
依然是却道乾坤種種無
浮生日月易消磨回首龍山月一阿想得當時
盧行者笑人又手縛諸魔
風雨江門羅晚墟隔船燈火夜呼盧驚回一覺
龍山夢閑對雲僧講地圖



次韻蘇伯誠吉士

曾水何剛愛一沂江門新浴試新衣長風夜卷
殘雲去公抱大江明月歸
我浴江門點浴沂滕蓑白椽製春衣尋常只著
滕蓑去細雨斜風釣不歸

喜楊敭至

笠影于今落海潮十年雲水夢相撩一雙我辦雲御樓萬丈携君訪鐵橋

新年試筆

舍下水生春水閒竹間波弄碧洄洄東風日日江門道不盡官船打鼓來

對影

風月情真詩浩蕩江湖水濶蓑飄翻丹青不是江門影又畫毘盧又畫仙

雨中偶得

島浪張燈何處舡客邊風雨夜如年行人自有明朝路莫遣陰晴不屬天

題陶憲長畫唐詩圖

詩中是畫畫中詩晴雪孤舟蕩晚暉同在五湖煙景内是鴟夷不是鴟夷

雨後觀園

二月平原水亂流微茫生意盎初浮黄茅翠甲驚人眼是我曾無爲草憂

僉憲莆陽李公自海南征黎過白沙



鮀窟縱横木短弓霜風何處捲飛蓬清時欲獻征黎頌血刄猶誇甲胄雄

飲名酒

徐孺眼欺湖水碧龐公心死鹿門深尋前水月千千頃手上絲綸萬萬尋

觀競渡

快意深時恨亦深干戈何處不相尋誰將五月龍舟水盡洗中原虎鬬心

贈茶園何視履翁

讀易溪邊日已斜晚風吹落釣魚槎江門水月真無限也照先生帽頂花

題王廷直畫

曲肱帯酒眠花閒有月穿松到我前人去華山今已久丹青猶畫在山年

贈李君虛憲副

欲別未別情難吐白龍雨過黄雲暮莫辭寫盡金盤露明日玉臺君不顧

次韻李憲副君虛見憶

此藂烟月此溪心隔水樵歌盡好音若向東湖傾此意先生真個似儂深

贈畫師

高枕松根不記秋秋來春去幾時休山中此夢公能畫我有黃金贈一舟

次韻馬廣重過白沙

綠榕陰裏早秋天又借漁翁半日眠三度檎梧携過此如今不記是何年

陰晴十里不同天獨樹溪邊看雨眠何處引杯歸未得相思真有日如年

葵山小瞌次韻謝天錫

閒到忘閒始是閒閒中消得幾葵山曲肱枕斷踈桐影夢逐白龍池上還

無心可比白雲閒白雲被風吹出山道人肯比桃花水流向人間更不還

送劉程鄉遊玉臺

春草揚數曾醉處秋風又拂長官衣黃雲不是棲賢地幾到黃雲便說歸



葵山受諸持齋者拜戲作示之

山花山鳥共諧嬉山石危横步不知笑領頭陀稱老宿真成老子是嬰兒

次韻張別駕古勞望白龍池

一泓何處瀉天池泡沫君看水面縈若對崑崙修鈌典數篇休欠白龍詩

睡起

天地蜉蝣共始終十年痴卧一無窮道人試畫無窮看月在西巖日在東



候方伯東山劉先生

幾處龍光發夜函畫船信息滿東南津頭小吏殷勤報坐爇爐香月底庵

贈夏進士昇

春日春風江漾沙官船不發對山家山杯一舉山翁醉笑對青藜數岸花

顧別駕欲人以號稱不以官曰號取笑

別乘官高上元簿夫君英氣蓋東南何須不學程明道只要人稱顧勉庵

書稱顧別駕勉庵別駕詩以博笑

勉庵別駕今相隨書法兼之盖亦宜君道是名
皆外物因君分別却生疑

顧別駕來教民板築復以詩見示次韻奉
答

斛板親傳易簡方旁觀點點復行行無人不拜
先生賜茅屋家家是土墻莆中呼板築之具曰斛板

宿雲卧軒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小睡正酣
童子問公今是夢是醒時

不妨到處與人群借宿山齋酒半醺我得五龍
傳睡法枕痕猶帶華山雲

了無意緒向諸緣到處茅椒可借眠白日與人
同在夢不應疑我是神仙

讀漳州張太守功德碑

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
蒙庵老也傍斯文挺一斑

次韻黃澤飲酒見寄



南山北山花笑人有酒不肯延佳賓請君試向
西園看又減黃鸝一半春

拚飲如何更問人樽前不見李元賓晨朝有酒
晨朝醉莫待黃昏老却春

謁鄧家山墓

擲谷鵙聲向此沉遠墳春色爲誰深紙錢灰冷
桐花落已被愁風捲到心

送扇與萬松庵

山中團扇織朱藤小把還詩入手輕見說高齋
致嘴赤夜深來搽老先生

次韻劉方伯東山見寄

一爲雷雨沛西東十郡民歸岳伯功我有江門
水千頃春來只好浴鳧翁

松隱輓詩薛廟寔父也

清靜忘機樂未休水風何處弄浮漚典刑今在
山頭月曾照疎松枕畔秋

送薛廡憲江門

江上看雲獨送君廬山雲亦華山雲解衣半餉

雲中坐絶出雲來路又分

無端聲色謝音聲多少人心弊弊中萬里青天

今日送江門津口一帆風

東山於我問漁磯君見東山詠我詩莫共越人

謀出處直夫先謝外臺歸東山劉時雍也陳壯字直夫江西僉事山陰人

謝東山惠廣西酒

月下花前舞影欹桂江酒美獨斟時眼前莫道

都忘却也向東山有報詩

李評事題其弟世卿詩卷曰采菊蓋取于



贈世卿古詩首句語名之因題

是處江山有釣蓑相逢休要問如何閑吹黃鶴

樓前笛即是廬山采菊歌

次韻世卿再至白沙

脚底白雲無定方風流到處賀知章遣回却是

無人見走共漁翁酒處藏

茂卿評事惠扇荅之時世卿在節中

遠望不見大崖山君家兄弟果皆難不知風動

今多少也到先生掌握間

度楚雲臺前小橋

一木欲度溪岸高江門丈人放步牢脚底太行

開幾片秋風隨處濕鴻毛

用前韻荅張直兄弟助修楚雲臺

託契青蓮意便高千秋分付此臺牢先生醉拍

藜床笑笑殺楊朱靳一毛

偕一之世卿詣楚雲臺偶作呈世卿

小立三人靜楚雲水田漠漠向秋分千峯笑指

來時路黃鶴樓前月是君



半牀明月半牀雲光景行窩到幾分眼角東濱

秋一片邵堯夫也不如君

代簡奉寄饒平丘明府

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回風吹不盡

寒蕉月影過松梢十丈來

寄廷實制中

東閣摩挲舊兩琴青山回首又秋深制中面目

今何似折盡寒燈半夜心

聞黃澤發解

笑領秋風第一花文章誰敢謗飛沙狂歌欲買花前醉不怕無錢付酒家

和林子逢至白沙

一樣春風幾樣花乾坤分付各生涯如今着我滄江上只有秋香撑釣槎

秋夜楚雲臺小集贈俞溥

新秋有客來信豊風月此杯聊此同江山闊幅無人話六七青袍一病翁

憶衡山呈世卿



身輕何處謝炊煙石洞松脂不記年尺牘已通南嶽主一丸還有白龍仙

今日山齋擁敝綿幽懷抱膝又經年湘中憶我無歸路更住衡山幾日船

楚山西望翠重重說著衡山便不同九尺仙筇倚墻角待君來問祝融峯

曲肱何處枕湘流不到名山死不休高詠祝融峯頂月與君當作逍遥遊

即事

照眼春光爛不收江亭一雨欲成秋道人不是閑鷗鷺肯為陰晴一日愁

謫仙亭

遷客一亭眠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世卿還黃公山

黃公椽子李家山水國初歸作夢看變殺在家兄弟好一壺春酒對承顏

謝金方伯曆



扣門驚睡雲霞曉洗手開緘日月新莫笑士林空耐冷薇垣又借一番春

聞周京春試下第遣黎公往報其家

浣壁小兒期大魁倚門慈母夢歸來春榜未登非惡報開緘莫欠老黎杯

聞東山先生領都憲之命脩理黃河以詩寄之

踈鑿紛更日已多乾坤無奈一黃河天生會有龍門手人世空傳瓠子歌

題山水小畫寄姜知縣

泉聲山色正邦心誰寄漁蓑渭水濱解黙無中
含有意世間除是畫工深

送𢑥誠之考績入京

塵埃局促非天遊大翼豈肯搶榆休王明受福
在今日野老放歌田白頭

沈石田作玉臺圖題詩其上見寄次韻以
復

到眼丹青忽自驚玉臺形我我何形石田雖有
千金晩老子都疑一世名



得世御永興書

山堂見月白鈎簾一榻秋光中酒眠何處傳舟
來嶽下晩搖山影過湘川

方伯金公顧白沙次韻荅之

晩飯對公山閣雨尊前又拜歲書新別來試把
梅花數三十六回江上春

題一峯傳稿後

一峯獨去江湖遠千古長留列傳新歲歲桃花
淵東岸只将榮謝記冬春

閔都憲惠曆

前曆将窮後曆新臺端兩度拜山人東西嶺外
今何地飛盡嚴霜是好春

送林時嘉

南川愛裏舊青湖何處青燈一榻孤留取幽禽
守花月鬧林還與畫情呼

次韻陳晃

課試失期無了日酒杯觴影有長春風流倘帶
龍門選不愧當年第一人



西遊笠頂是青天每愛前村酒處眠秋雨閉門
人不見依稀猶記下江年

晃與張别駕約遊清淇

長江月色浩無津愛月撑江别駕真借問此來
誰主約翩翩猶是未官人

寄題邵西澗

澗裏仙蒲幾節來澗邊塵跡尚封苔賒君澗水
西頭月并與蒲香入酒杯

悼區孟章 序云章姓區氏順德人四十不娶樓遁空山委志遁迹漠然不知人世之欣戚何如亦一奇士也

一坐虛寒誓不歸病危何處覔刀圭青山若問君來去只有當年海月知

悼馬龍 序云龍從一峯先生游頗見意趣一峯賦道南詩送之後焉仕進早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亦命也夫人生貴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嘆嘆焉終其身而不知反若林玭皆覆轍可緊惜哉

道南詩卷出湖西恨失當年馬上携高枕何如一峯好夕陽回首萬山低



次韻顧別駕留宿碧玉樓 序云弘治七年夏六月按台廣東侍御熊公欲創樓于白沙水湄爲往來相接之地謀始事於我郎主林先生遂盡聞于藩憲諸公議既定別駕以按治之命來相地是夕宿白沙碧玉樓遂次韻答奉

白雲滄海共悠然病櫪年深別駕眠領略可勝諸老意一簾踈雨對江天

信宿留公豈偶然山中麋鹿避人眠乾坤多少登臨意一洞天深一洞天

一弛一張皆自然嘉賓未醉主人眠兩嫣相對山樓午喚得晴天作雨天

不相同處是同然三十年來辨一眠何處白雲堪作雨白雲封斷白龍天

勾引漁郎恐未然桃花巖下笑人眠白頭我亦人間睡不是桃源洞裏天

偶憶廷實還居之作次韻示民澤

君將肝肺托諸詩我道溪山是外圍人或有容未信已如深信不妨疑

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真樂如無地傍柳隨花也屬疑



湛民澤携諸生遊圭峯甚適奉寄小詩

天風吹入紫雲層高閣逢秋快一登多少傍花隨柳意還餘一個玉臺僧

秋落遥峯翠幾層不知何處嘯孫登而今小坐黃雲看誰道方袍不是僧

洞崖秋蘚碧層層奪竹穿松際曉登想得紫芝初入手汲泉鑽火欲呼僧

閣天孤峙老稜層萬古荒臺萬古登君逐我來

無記性東坡言是德雲僧

山斗爲羅一峯作

青天白日一峯尊碧玉先生歛衽看四海未知山斗價一錢相售是君難

曲論迷眞亦異扎乾坤何代不生才今誰敢避愚公號曾作夫君北斗來

觀黎林坡先生畫像

羊裘不釣世間名考蹟桐江更考情散髮松根坐磐石葫蘆無酒對先生



無詩無影不留眞描畫先生到幾分賴有當年親點筆一聲孤鶴在秋雲

次韻周憲副盂中見寄

黃花簪滿碧方巾已作人間了事人籌策廟堂無我夢只將杯酒托經綸

金帶纍纍夢欲通庭柯忽撼夜來風白頭相見知何日挑盡殘燈碧玉中

代簡荅黃守

韓山片石舊空聞尺札秋風此拜君隱几獨憨非老手得逢青眼斵斯文

次韻廷實見示

擊壤之前未有詩擊壤之後詩堪疑風花雪月人人是又墮風花雪月圜

騷壇處處自張圍我不操兵世莫疑琴壁青林端有句傍花隨柳却無詩

寄題張主事小西湖次韻

咫尺波光對五湖淵城况是眼中無山禽自鬪聲音好來傍竹林眠處呼



人間風月幾西湖居士園中亦偶呼千樹梅花一隻鶴可曾認得主人無

龍江鄧翘送晚菊

氤氲何處送花舟歲晚相看碧玉秋笑把一杯花亦笑年年公酒爲花留

次韻送藤枕

萬事無心一片雲再來西華打眠人紫藤一枕誰分付盡日酣酣紅樹根

悼陳晃

不飲亦狂飲亦狂醒中說夢醉中忘乾坤早落
䍐䍐化不是芙蓉不耐霜
東方欲白星漸稀一塲春夢曉鍾時伯道有子
常事耳劉蕡登科人不知
風入梅花遍少香月臨江閣有微霜去年此夜
客劇飲此夜今年人悼亡

寄左行人

白狐可攻先公墓我許還公尺券書漢老未還
東白記也憑門下一吹噓




左行人寄惠倭金酒戔醉中賦答
睡鄉元自醉鄉分醉與深時睡與深六十七回
春又過茅柴不管注倭金

劉景仁自雷州別二親還求豈過白沙贈
之
何處寒笳動曉風江門別舸太匆匆半肩不是
雷陽物何得雷陽在夢中

與鄭鈎巢求蘭

楚畹當年不盡花每逢秋露憶君家白雲只隔

扶溪水不使餘香到白沙
墜露聲殘楚水昏一杯何處酹湘魂山人口是
遊蜂嘴不到扶溪竹下門

次韻王樂用僉憲見寄

春到江門好放舟放舟處處是天遊能將公事
此中了何曾于今第一流
拍拍滿腔都是春一聲未唱已通神新詩若道
堯夫是只問堯夫是底人

謝生得京醞以爲美使致白沙開幕視之

空樽而已乃因發一笑




十千美醖酒家開屋裏茅柴且賞真偶對泥樽
開口笑先生不是醉鄉人

題李子長畫

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徑微偶出洞門
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扉
谷靜山深樹幾叢溪邊白石可青節詩中此景
多相似只恐詩家是畫工

寄鄧俊圭

韶州西去是衡山，楚客舟從嶺左還。時李世卿取道廣西還武昌 欲語祝融天上事，思君迢遞見君難。予與世卿約遊衡山云候世卿歸途過榮昌更與後期定今不果實念之悵然

外祖父無子以姪孫林廣爲後 廣之曾大父以一身當丙戌籍不能辦而一之屬子孫世役父之業盡人亡惟有廣耳有司今又以廣補北京鎮南衛伍自是而後林氏子孫在新會者無子遺矣丘壠之守委之誰耶予力不能振之故二詩贈廣庶有識而憐之者

茅簷家具盡隨身，老婦嬌兒口可親。有夢只尋丘壠去，不須回首問耕人。

淚盡廬岡失母家，塚傍枯樹也無花。平安莫遣無書信，一度春歸一度嗟。



贈劉別駕肅庵解官歸永豐

西來雙棹不曾休，再過江邊碧玉樓。共說湖西歸去晚，客心應未死金牛。

一簑歸去釣秋江，花近漁舟水亦香。却笑此翁閑未慣，水中鷗影尚回翔。

朱門誰道不如貧，笑把狂詩寫贈人。日暮孤舟向何處，野花啼鳥故山春。

得廷實報定山謝事歸憶東白仲昭諸先生有作

也曾收得定山書，三月天曹謝事初。見說定山長在病，當時不出意何如。

當時不出意何如，得喪難逃眞數書。更憶往年張學士，西山對面說河圖。

西山對面說河圖，遠志誰將小草呼。今古聖賢不同調，各留一影落堪輿。

各留一影落堪輿，嘆息乾坤幾丈夫。脫贈藤蓑君亦愛，江門春雨憶皇都。



江門春雨憶皇都，個個先生六十餘。必有嘉言告當宁，他年應得史臣書。

題空夫卷爲余行人作

三十年來學鍊空，凡身猶在有無中。到門有客求題句，不是空夫果是公。

題吳憲副累葉傳芳卷

壺山八面照莆陽，吳氏傳來奕葉芳。莫向通衢高綽楔，只談世業教諸郎。

答張梧州書中議李世卿人物莊定山出處熊御史薦剡所及

德行文章要兩全乾坤回首二千年自從孟子七篇後直到于今有幾賢

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眼中誰是醫和手恨殺刀圭藥未投

右李世卿

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病時此是定山莫髙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右莊定山

賀羿南岳去尋醫七十今年病不支傾蓋獨憐熊御史肺肝今徹野人知

右熊御史

鄧督府欲得慈元記上石答之

西涯許撰慈元記大手文章不要多拙作豈堪傳勝事如今此石未須磨

東山規矩趙生成頊者一緘傳到京有廟未應無祀典老夫重敢告先生

偶得示諸生

平地工夫到九層不知那個主人能他鄉消息無尋處去問嵩山戴笠僧

江雲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涼夜一蓑搖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

寄李世卿

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

永順彭宣慰世忠堂

宣慰之堂名世忠雲溪水與滄溟通如今百丈髙鋼柱又見兒孫起故封



次韻送林紘之任廣西

病裏逢春實怕春對花著語未驚人今朝縱有狂詩送不是當年翰墨臣

東西嶺表非無事經濟術中怕有心何處老仙來救世刀圭倒盡藥囊深

碧玉高樓架紫雲世間應笑此樓深忽聞夜半鵬風起九萬扶搖好在今

夫子當時見逝川一聲浩歎不知年東溟更比

川流闊不共東溟一泒傳

和答姚主事

問我平生遺我詩清風明月想襟期此心若道元無事似我江門看水時

雖之向用之才忝有晦蔵之地引歩朱陵寄懷青玉李拾遺徵之不至上疏何爲張乖崖抹火事嚴徒勞分華因而有作

海北多年一釣船大翼遨空魚躍川盡言天下知音少白雪不知何處絃



題徒齋貴子克殿元號

化機浩浩不曾停剛見群龍面目成誰道各齋無此意江門月上看潮生

讀罷有感

坐掩殘書慨古今白頭契分向誰深頂門欲試回生手爭得名家一寸鍼

海北汪廷舉新作懷沙亭修古書院冷香橋於海上遺使歸圖并求慕竹樓記值予在病復以是詩

海邊西望海雲遮何處懷沙不見沙壁上畫圖君試看冷香今日落誰家

忽然土木見經綸嶺海于今一使君忙殺多年薄書手可能談笑起斯文

獨憐不見竹坡翁慕竹樓高月已空欲點山茅照西所一瓢無計引春風

次韻送海北使阮刊

春日溪邊送阮郎桃花半落溪水香相逢休問來時路大舶不知何處洋



次韻李子長寒菊

四尺霜莖一寸葩幽香何只暗浮丫借令歲晩無人見不做人間九日花

水北一叢含數葩梅梢寒月過籬丫茅茨可傲從人愛不賣廬山半畝花

羅服周呈所作丁知縣祠詩因憶舊臘寄示菊花諸詩比今爲又長一格賞之以詩

醉舞黄花落鬢毛當時詩語太矜豪春風再詠甘棠下又長黄花一格高

鄧秋波六十一偶失一賀小詩索笑

六十光陰一鳥過一瓢還許醉秋波只今那有
茗溪叟日日尊前鬧放歌

寄吳別駕獻臣

一官萬里向西行雪錦樓高別駕登若問野人
何處所朱陵洞裏白雲層
羅江許薄偶然逢又得成都一信通惟有大匡
李居士洞庭何處醉春風

贈烏文瑞



回首長汀路幾多琴書又打鐵橋過趨庭若問
東南事曾聽江門一放歌

某昔過淮見平江總戎禮遇甚至都閫王
侯厥配陳氏於平江總戎戚也一日過予
白沙相與道舊平江今爲天下兵馬元帥
相去萬里無由奉會雖隱顯殊途然於公
之舊德未嘗一日忘也因事賦詩托侯爲
達之詩曰

不見平江十七秋春風秋月夢何悠病中忽見
東林面却憶淮南是舊游

和答王僉憲樂用

春在城中不見春城中春不是長春湛生羞作
春風面故向人間更避人
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公今料理
春來處便是乾坤造化人
春王正月衆家春望柳尋花我自春先生欲學
程明道莫厭尋花傍柳人
一物春知物物春一年春亦萬年春總在乾坤



形氣內敢誣當世謂無人

寒江獨釣

我道非空亦非小萬事含糊終未了搠風吹雪
滿江天我只弄我桐江釣

杜甫遊春

碧柳黃鸝三月盡江湖風雨萬篇詩花前濁酒
不得醉驢背春風空自吹

秋江晚渡

扁舟何處渡長津水闊煙生不見身莫向西巖

歛高揖天涯時有暮歸人

莊子觀泉

珊珊瀉下天花爛仰首白龍高十萬丹青已會識者心誰道添園非具眼

荅石阡太守都致和

六年飽讀石阡書習氣于今想破除雪月風花還屬我不曾閑過邵堯夫

程節婦詩鍾氏狂客之女

風俗當年壞一絲直到于今腐爛時欲論千古綱常事除是渠家節婦知

贈按治侍御王公哲

明朝驄馬又何之眼見東巡西怨時短歌忽被風吹去都落人間作口碑

偶得

白雪陽春誰會彈更愁天下寡音難江門夜半看明月想到朱陵青玉壇

朱陵我居青玉壇五岳雖雄無此山鍾期老仙還未還高山流水我須彈



次韻送陳秉常之荆門州任

不辭遠道赴荆門不避兒童笑稗官閑望白雲飛絲水脚頭落處洞門寬

紫蓋垂陰宿霧收下臨雲夢此何州黃鶴飛來一回顧不盡荆門天際頭

得手未償燈火債設心豈異賢良科世間膏火煎熬外無奈箕山處士何

題山泉爲林節推

高崖百丈到滄溟咫尺寒泉萬里清若道眼中惟見水老狂何意向詩傾

吳瑞卿送菊用東坡韻荅之

江山搖落見霜葩桄畔香風到細丫不是先生愛孤芳人間回首已無花

題畫雲窩

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踪跡黃鶴樓前望五峯

送人

寒水江門可半篙漁翁江上理魚舠狂歌欲送

夫君別却顧樽中無濁醪

次韻張廷實見寄

兩脚着地此何關白雲與你同去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

歲月人間古又今斯文興廢遞相尋崔嵬百丈皆平地西上一筇何處深

黃別駕報世御將來白沙

君去廬山幾度春君來不來桃花新花月喜逢黃別駕共對廬山說故人



送陳仲治用舊韻

萬言策進大廷對三百人爭甲榜名醉放漁歌此相送白頭閒動少年情

北斗非將列宿論乾坤五岳太山尊俯仰四時觀物態雨餘何處步高原

久病吟

梅花未發先爲臈臈盡梅花未整巾明日廬山春又至仰眠樓上歲華新

卜室大雲山

雲屋久住大雲山我亦雲中借半間未愁此地雲封淺擬帶朱陵一洞還

縣送春至

四角圭田酒入唇長官送我意何勤莫言自有長春在也共人間一歲春

謝伯倚得孫送薑酒至

七十一年雲水中半江老隱舊知儂一杯引滿爲君喜伯倚今朝又作翁

漫筆



一蓑春雨江門釣萬里長風海上吹南岳歸來無一事小廬峯頂臥觀時

喜聞劉亞御得請還東山

平生畏就人間飯向晚還同此鶴棲今夜開懷看邸報東山歸卧祝融西

觀時

山雲將影過桃溪晚脫萬紅何處溪年光也逐溪流轉已送啼鶯過隔溪

寄陳仲治金臺

萬里傳聲仲治裒上林吞好任卽遊而翁八十
二春秋浩笑江邊碧玉樓

憶世卿

楚卿迢遞廬山春客來不來花又新引紅踏爛
廬山月折得梅花懶寄人

題湛氏澤家廟

忽然突兀見新堂遠抱飛雲萬丈光七翁合見
比閭長此地還成禮義鄉

張廷舉送酒至




七十謬爲人所尊直從西埭到東墩一杯引滿
爲君喜廷舉今年始抱孫

別廷實張主事

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
傳不去都沒賢今畫幅寬

寄題五峯爲葉本厚作

清世誰堪住五峯石牀三尺白雲封祝融三畝
終留我略與先生脚板同
扶溪作飯江門喫五峯丈人予未識何當坐我
五峯前共對梅花說周易

贈張不已

不已心期不已知明年八月戰秋闈摩天氣吐
三千丈蟾闕高扳第一枝

感事呈宋督學先生

祿位升天元有命情懷化俗却無醫道不易行
休怨已仁非可讓更由誰

寄廷實主事

稀薟爲內還丹意枳殼壚邊待酒心明朝許約




西遊步一寸稀薟地萬尋

和答林方伯待用春日見寄

對花把酒春無幾宴欲安心老合知病過冬春
遠引望中天月色幾盈虧
簷雨春歸鶯不知雨晴鶯老落花時月露滴開
鶯眼膜乾坤不了一盈虧

答陳靜軒過訪

公是登堂拜母人往來不倦拜丘墳通家無論
鄉閭舊八十頭顱事事真

丁長官祠示里人

古人冷淡今人笑此黃山谷詠徐孺子祠詩也此義足起人閒聽莫遣蘇蘿終得意頻令簫鼓不聞聲

寄李白洲都憲

東南遺愛望重臨萬里滇南恨正深引領東山歸去路騎牛踏鳳許相尋

諱日有感

十二月逢我生兒江山爲爾生愁色黃昏庭樹烏上啼一聲何處江樓笛



送梁宗烈赴春試

夢入天門看春榜榜中不記狀元名世間此夢眞何夢說到梁生似有情

君持素履向朱門五色雲中見至尊且莫輕言天下事須將風俗究根源

枕上

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共嗟吾道衰總爲乾坤元氣薄聖人誠處衆人知

與張東白

入仕救火張忠定正遠飛章李拾遺何故山人都不作山人貪睡起常遲

答陳中貴見訪

積歲江門幾度過不將錦繡薄藤蓑雪坭鴻爪他年夢記得漁翁此放歌

題慈元廟呈徐嶺南紘

前有東山後有徐慈元風教萬年垂嶺南他日傳遺事消得江門幾句詩

江門釣瀨與湛民澤收管



小坐江門不記年蒲裀當膝幾回穿如今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敝箒錢

皇王帝伯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江門漁父與誰年慙愧公來坐榻穿問我江門垂釣處囊裏曾無料理錢達磨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釣臺亦病夫之衣鉢也茲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託珍重珍重

與湛民澤

六經盡在虛無裏萬里都歸感應中若向此邊參得透始知吾學是中庸

江門釣臺

何處江邊著釣臺楚雲濵月盡收回若比桐江還勝槩千年埋没一朝開

再用韻與湛民澤

日斜劉九放船回層起江門水底臺浩浩碧波山鎖斷潮打崖門兩扇開

民澤祖樵林居士搆堂於上游庄民澤乞題

入雲堂搆昔人開蘭桂香風次第來黄雲山高幾千丈后山前日寄聲回



次韻張廷實讀伊洛淵源録

往古來今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令且莫信人言

曉枕

聖賢都從一上來時止時行道與偕若使舂陵為孟子光風霽月更襟懷

漫筆

浩笑江門點舊詩詩中幾度見承箕他日携書南岳住却話山樓浩笑時

贈楊中順德楊明府之子

山下柴扉不浪開楊生端為老夫來欲報封君無一事只將狂句贈生回

哭景暘

詰杖為楹四十秋幾醒一夢便長休名登鶚甲死亦枉老撫諸孤病只愁

影翳山樓痰吐夜寒生老屋病交秋渡中短紙誰封附遠大為詞解我憂 廷實有疏



聞東山先生得請歸賦此

青玉之壇横素琴絶無人地五峯深碧雲鎖斷元無路東山東山何處尋

聞馬默齋病於其姪孫馬大年

荔顆紅時酒正多口瘡不飲奈公何即君解記舂牛否還為而翁一放歌

林楩貢士入京告行于白沙贈之

乖崖拔火出人間造次來分太華山收拾如今到山處明朝不見鶴如船

枕上謾筆

正翁眼時元活活到數散處自乾乾誰會五行眞靜靜萬古周流本自然

答容彦文見訪

褁糧縛鴨問廬山久病勞君每厚顔君問廬山近來事重陽過後菊花殘

次韻東所見寄

若水清風當額出山人莫道不前知拍手江門春信早黃鸝飛上綠楊枝



答文定上人

下金帖子忽飛馳洗手開緘只汗顔前代呂黎今我是恍然海上記留衣

神交今在識前再結前生未了緣果蒙道力相扶起蚤晩東林對长官叶

鍾太守美宜輓

詩人自古例多貧恨殺滇南金帶新公與定山貧到老已有陳黄一輩人

天下功名無我關只緣我自愛江山君對江山元没興紙錢灰冷未知閑

夢遊衡山遇南極數老人來過却須先生作主與諸老對酌洪崖壽崖在傍歌詩以侑觴合座皆喜予以詩一首識與云

衡岳去天能幾何一株松下月明多南極老仙騎鹿過一瓢斟月兩崖歌

題任明府思親樓卷用定山韻

人間何處不樓居亦有如椽大筆書定山丈人都不管一拳不屑老何如



碧玉樓晝夢扶病出遊村徑甚適忽安福羅進士携彭秀才來訪遂書以贈之

春早春寒着眞人黃鸝囀處暖初勻任心剛被風吹動走遍南坨到北津

泉石爲順德張氏題

江山幾處堪還我泉石邊頭合有人高着一雙無極眼閑看宇宙萬回春

羅浮春寄民澤

海上花開萬玉林開門碧玉夢相尋不知開處

花多少折盡羅浮半夜心
九肋蹣跚清楚闊九苞真與黃雲深復有鳳凰
山上月遍照羅浮玉洞春

陳海蓬諸子冠畢來見贈以詩

兄弟參差作雁行春風碧玉喜同登近午天風
吹雁去翩翩吹入紫雲層

周方伯至白沙

天上客來尋故人江門月下足音聞便傳一點
江門信逢著桃源且問津



偶得

一碧光橫南岳前靈壇秋玉青相連道士來鶴
三尺木高山流水一聲絃

讀常詩

夜雨齋燈卷未收清謠白首對蘇州腑翁兩眼
秋波碧也爲先生一點頭

寄廷實

南北東西一馬塵相思何處不傷神竹邊閑閣
長無事猶厭山雲軟素巾

弘治已酉春姜仁夫進士以史事貴州還
取道廣東過予白沙自已卯至丙戌凡八
日辭別二首予亦次韻爲別明日仁夫至
潮連寨方十餘里遣隸回并得三絕和之
通前九首吾與仁夫之意皆不在詩也豈
尚多乎哉仁夫浙之蘭溪從李章先生德
懋吾廿年舊好故吾詩兩及之

江門淺路幾人通兩月公程來向東何處敢勞
君着眼短墻疎竹是家風



雲去雲來等是浮獨凭高閣看江流南風莫送
東歸客更共江門一日遊

家住桐江舊釣臺鳳林何日暫歸來平生章子
如相問道我山中日閉齋

次韻仁夫湖連見寄

進到鳶飛魚躍處正當隨柳傍花時今人不見
程明道只把中庸說子思

樂歲呈楊大尹

舍比歌童搥破鼓舍南春婦着新裙田家少遇

豊年樂畫道今年是十分

壽東靜軒七十次世卿韻

甲子如何管得翁全無白髮有青瞳亦涅便是
遊仙枕兄卧西頭弟卧東

對壁聞李賓之學士和予藤蓑詩偶成奉
寄之

西涯一曲我藤蓑對此相思可奈何今日玉堂
應說我江間何處扣舷歌

午睡起



道人本自畏炎炎一榻清風捲畫簾無奈華胥
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

次韻奉答李方伯介軒潮連見寄

姓名秋榜忝同鄉四十年來守故常拄地撑天
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
不恃氷顏累十秋可堪相近阻相求此心未許
傍人識公在山齋僕在舟

用韻寄鍾美宣

綠楊黃鶯紫水涯市橋沽酒醉春沙江花一與
詩人別如此風光屬自家

晝睡爲雀所喧

野風吹隙簷翻雀晝撓床風雀撓眠若道神仙
無一事老夫當日未神仙

失僕

粥罷腰鐮亦上山晡時悵望負芻還乍疑乍到
忘歸路月滿東橋未上關

別後脉痛甚於前日本無詩悰獨念吾與
廷實不可無言以別故及之



五年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難爲別離
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

定山許撰一峯墓誌東白許墓表久不見
示

先生老去銘當出東白人來表可聞却愛大派
山上月清光先到一峯墳
今古多聞遷史記一峯何必我同年先生存作
無千古東白曰然我亦然

南雄書院讀羅一峯碑

丘墳何處草離離千里湖西夢覺時落日小池橋上路催人下馬讀殘碑

金鰲閣

橫浦秋成百尺橋金鰲閣上見山遥凭高無限歸來思何處飛雲不可招

玉枕山

一枕秋横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

鐵漢樓

鐵漢元來亦是誇羈魂入夜泣天涯數聲羌笛樓前月落盡寒梅一樹花

携琴圖

松崖日暮水聲深何處携來緑綺琴礀石隔林人不見只疑罔兩是知音

墨花臺東坡遺跡

汝弼即是張長史堯夫方愛陳公甫何處思君不見君墨花臺上廡纖雨

橫浦橋





乘興十月猶溱洧子産未知為政在隔河騎馬是何人下馬問訊張東海

濂溪臺

黃菊花開又一年南山無分對陶潛不知風月隨儂否惱殺臺中一夜眠

葵庵

葵花愛日臣愛君臣與葵花共此真試問春來桃李樹紛紛同者是何人

曹溪別諸友

相隨征路二旬餘笑指前山別老夫却到前了心未了西風孤燭兩踟躕

天柱山

天柱山前望故鄉西風淅淅鬢蒼蒼愁腸暗為慈親斷誰信青山是劍芒

剡溪

剡曲溪中雙槳鳴老翁訪戴是虛名雪消月出歸來夜只有詩情與世情

雲封寺有曲江遺像戲題

嘗疑大塊本全渾不受人間斧鑿痕今日雲封
禪寺裡曲江遺像任塵昏

庾嶺有懷張曲江

天地風雲會有辰開元可是欠經綸千尋松下
看流水十八年中庾嶺人

與王知縣

劍水相逢梅始花春風吹動長官衙詩家到此
須分別不共河陽一處誇

挽劉先生顯仁



曾傾白下郎官蓋忍讀青田太守文今日九原
誰是伴里中新有一峯墳

崖山襍詠

北風半夜捲滄溟杕纜船頭候曉晴滿目寒雲
吹不散一帆細雨濕湯瓶

萬古青山自落暉白鷗穿破水雲飛孤舟江畔
無情思閑與兒童詠綠衣

訪敎諭何宗道

樹隱肩輿行欵欵花催春鳥鬧關關蘇公渡口
雲連水宗道廬前雲滿山

不寐

舊雨今雨滑湔湔長更短更聲相連何人酌我
金尊酒暫醉慈親卧帳前

次韻吞丘侍御

五月江門荔子叢繡衣下馬擘殘紅兒童爭走
烏臺節笑挽青荷立水中

峽山別胡提學還至九江作

峽行飛出兩三舫淌載離愁下九江夜泊孤舟



不能寐自燒銀燭倒秋缸

過羅一峯墓

一峯原上夕陽斜雲掩閑門幾樹花見說西風
吹不死散分春色與鄰家

彈子磯候諸友不至

軍人打鼓泊官船黑霧濛濛水下灘隔岸相呼
不相見竹籠牽火上桅竿

石門讀貪泉碑

芙蓉花發西華寺遠訪殘碑到石門一曲貪泉

歌未了夕陽紅近水西村

贈曹侍御璘謝病

飽厳青山更飽眠褒陽歸去自今年眼中未有
如公早柱史前頭或姓錢

雜詠

過午城中走帖還老夫對酒社東山詩家進步
如撐艇又上前溪一兩灣

傍花隨柳與飄飄㴸水牽情到石橋勃率未堪
還自笑眼前剛好被春撩



不坐人間彩鷁舟怕逢漁父問因由君家酒艇
輕於葉試遣長鬚爲我謀

柏月紫爐一小舟欲觴仙島路何由須君一見
安期老指點蒼茫爲汝謀

得世御詩

笑顔別後幾回開詩到褒翁輒擧杯擊壤狂歌
千首在一春無計寄君來

東野功深偏洗削退之意到每優柔眼前一二
聊拈掇正好承箕對孔脩

東白張先生借予藤蓑不還戲之

水北原南秋更多滿川明月濯纓歌長官要結
溪山好去問南昌乞釣蓑

咫尺溪光谷口分谷中人語隔溪聞明朝便下
山亭去溪上清風可送君

夢中作

木葉爲衣草爲屨鳥共唱歌花共舞袖裡青蛇
三尺許六六洞天中作主

風動微香洗得塵獨行山路不逢人梅花歲歲

還依舊只看行人著句新

日出東山尚未眠閑尋溪水弄溪船人間一種
惟予樂只在溶溶浩浩間

躑躅江邊水沒橋沿溪貪賞不辭遥獨憐歸馬
無鞭策未忍臨風折柳條

題徵仕郎張公孺人區氏墓誌后

銜幕已鐫東白誌西涯又撰孺人碑莫道不傳
家世事當年兼有兩公知

種苧麻六首

山渠面面擁草麻鎖盡東風一院花江上行人
迷指顧老夫於此煉丹砂
短檠他夜照書床一艇草麻也借光老去圖書
收拾盡只憑香几對羲皇
紅朶青條攔弄同人間無地不春風莫輕此草
麻子也在先生樂圃中
草麻得雨綠成畦如此風光亦老黎飮後小庵
搜句坐山禽啼近竹門西
草麻逕竹徑通雲雲裏樵歌隔竹聞手把長鑱



種春雨風光吾與老黎分
種了草麻合種瓜青山周折兩三家老夫來攜
弟茨畢別種秋風一徑花

次韻李憲副若虛白沙別後途中見寄

江門春浪兩涯平半醉船如天上行坐冷燭花
歸問夜逢逢津鼓欲三更
咫尺圭峯不見塋春雲將雨幾時開山中一徑
無人到除是青天畫舫來
江城無處不通潮風壓寒漪色更嬌許舫飄飄
向何處高涼西去不勝遙

和鹿步韻

黑甜一枕鼻呼雷江浪如山夢裡來乾坤何處
留雙眼不向三洲鹿步開

贈湯地理師

春泥沒屐大江潮溪北初經獨木橋千丈峯頭
望東海三山正對杖頭瓢
錦囊以上不堪言老郭元來亦是仙笑殺城中
諸年少欲持阿堵問君傳



南越山川拄杖交東風何處送歸舟一條路打
朱明過直下潮陽看海濤
雲水相逢是偶然江亭燒燭話新年眼中但有
牛眠地指點青山不要錢

贈鄧處士還合州

人間憂喜也無期萬里間關一馬歸莫灑東風
別時淚春光又滿老萊衣
石城米賤雲門鎮吏目身輕翰苑官歸去山中
偏好睡家人不用遠來看

題也可庄上見一空
交交黃鳥弄春晴也可山庄隱几聽莫以山林
笑流俗山人元是此山靈

青山何處倚鳩藤回首塵埃幾折肱林下一壺
誰共醉淵明只好對高僧

醉中作
酩酊高歌掩舊書青山日月笑居諸一番春雨
無分付枉種桃花三兩株

酩酊放歌何處來東風吹笠上溪臺臺傍有脩



高飛鳥飛向三山去不回

觀物
一痕春水一條煙化化生生各自然七尺形軀
非我有兩間寒暑任推遷

早飲輒醉示一之
清晨隱几入無窮浩浩春生酩酊中我若扶衰
出門去可能筋斗打虛空

得廷實書
洗竹添花張戶曹忽抛閑散事煎熬東門春水
無人釣又長溪頭幾尺高

忽聞戶外歌聲以爲馬玄真將至不知其累約而累違也諷以是詩
花前誰共引杯長風送歌聲到赦郎莫唱雍門
絃上曲從來此曲斷人腸

荅送茄瓜
兩頭肥綠壓脩斜五月江園始送瓜童子近前
與翁語小籃瓜底是新茄

同將形色委人間竊比高松一鶴閑口腹累人



都未免茄瓜籃裡又詩還

田夜讀 田白沙孫也
朝來窓壁尚塗鴉燈下吾伊且賞瓜不是風雲
天上夢阿田家世本桑麻

掃突炊秔及早鴉東皐時有未芸瓜田家樂事
如翁少男戀詩書女戀麻

憶年童稚髮如鴉稍稍東陵學種瓜今日肯嗟
頭似雪江門三畝但草麻

紀夢

偶然嘉惠得憐封無數金錢出袖中欲向箜閑
談此夢隔簾斜月未聞鍾

得世卿子長近詩賞之

漠漠江天對把詩竹壇風日引杯遲翁歌此曲
兒當繢聞者别人都不知

飛雲高起大崖深兩處天教兩島吟莫把壠山
來比並山頭鷃鵡被人擒

詩到堯夫不論家都隨何柳傍何花無住山僧
令我足夕陽庭樹不聞鴉



鄒吏曰書至有作兼呈吳縣尹

傾盖投緘不自輕人間造次幾晨星天涯放逐
渾閑事消得金剛一部經

落花遙對石城春半篋殘書一病身茶笼粟瓶
供客盡不妨人笑長官貧

天涯遷客病渾家閑過東風幾樣花容易江山
得重九問君何地落烏紗

張侍御叔亨將赴京遣人告行求贈言不
已賦此以答

不爲泯泯即波波天命委之人柰何秋雁未來
君好去文章覆瓿不須多

梁文冠抄詩

口誦吟哦手謾抄風壇疎竹晝相敲不知今日
滄溟上天放何聲此處高

雪月風花信手抄皇王帝覇入推敲伊川擊壤
三千首都共南風一項高

君到詩情毎被抄王臺秋磬借僧敲門前荷簣
知心否雲鎖千峯月正高



屋下塵編不暇抄狂歌試把鐵橋敲秋風背取
詩囊去且看擎天柱杖高

夜行

流槎泛泛月中眠橫與波間一半天何許少年
三兩輩夜深鄰舫叫攤錢

夢緝熙

花前把酒問平湖君到閩中憶此無夢裡征帆
西下疾兩人江畔笑相扶

雜詠

西林收雨卜鳩靈巷被開窓對晓晴風日醉花
花醉鳥竹門啼過兩三聲

宗廉送明庵屏風至次韻答之

小中雖異大中同明處顯光暗處通三直五橫
真本于人間無路獻重瞳
庵木鋪排得此身乾坤何物到頭真道人具得
屏風眼還向小齋來卜憐



白沙子卷之六 終

# 白沙子卷之七

## 五言律詩

### 題新村書齋壁

日色催江渡潮痕上石梯趁墟村婦出索哺穉
兒啼樹接黃村塢船移白石溪落花誰省記何
必武陵迷

茅棟依岩靜柴門洸竹通桑榆巷南北煙火埭
西東一逕漁樵入孤村井臼同憐家得美酒吹
笛月明中



### 新年

陰雨方連日新年擯物華呼兒酌我酒騎馬到
誰家黯黯寒雲密蕭蕭暮景斜人心正無賴狼
藉任桃花

今日勝元日江天乍放晴呼瓶汲井水煮茗待
門生山鳥鳴將下桃花暗復明所嗟人易老況
復歲華更

朝雨黃鸝靜春風暗蕋低極知來令節未肯踏
深泥狼藉桃無語侵尋草滿蹊還聞騎馬客躑

躅向沙堤

止客宿

爲恨開年雨江村馬跡稀諸君能枉拜今夕不須歸歲酒堪投轄人家欲掩扉仍聞僕夫語畏逐駿蹄飛

暮雨客去

入郭路初暝過橋客已勞僕夫亦吾子馬跡徊吾曹春色歸詩妙花枝愛酒豪良宵只孤負遮莫雨蕭騷



送客

濃綠新春酒踈紅隔水花官人坐馬醉江路逆山斜桃李成春徑牛羊散暮沙林泉無宿客興盡且還家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爲別情何如已別情猶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一角江門卧煙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孤松清風灑孤鶴

登陶公壯哉亭

新亭開石窟遠勢借崑崙天地雙眸逈滄溟一口吞公來席不暖士死廟長存憶昔干戈際南征萬馬奔

是夕范生小酌

日月雙輪轉乾坤一氣旋是時冬始閏細雨夜如年人語斜風外天機落葉邊憑誰給燈火更坐讀殘篇

至容貫宅

在昔偶相遇如今共白頭敝衣寒露肘破屋早



知秋家業憑觚翰廚烟管去留老翁如辟穀與子入羅浮

福童灌園

縮瓶行百步池在小橋東抱甕雖無忝寒衣却未豐數畦仍待綠十趾遂流紅口腹終同及能無愧此童

寄胡寧壽康齋先師之甥

年華當轉烏詩思更塗鴉父子皆吾友箕裘一舅家人猶思嶺北書不到天涯莫作妻孥計浮

生日易斜

石門

白髮非公事扁舟進此門山雲寒不雨江路曲通村玩世吾何有長途馬不存晚來堪一醉江月照空樽

恍城

山作旌幢擁江緋鏡面平舟航乘曉發雲日入冬晴鼓到江心絶槎衝石角橫經過恍城曲無語笑浮生



歲晚江上追次王半山韻

山寒煙錯寞江曉日荒凉水際風巾動梅邊鶴屐香低頭挐小榼拍手笑輕航何但供遊走而須此日光

辱和拙作見示九日醉中再次奉答

激楚嗟難和霓裳更可同更闌朱鳥下聲断碧雲中稍歇沾花雨還吹落帽風萬松期不至半偈欲騰空

九日馬默齋送姑蘇酒至次韻奉答

姑蘇一壺酒九日到山開即事爲能賦頹齡漫愛杯清風生菊徑落日滿溪莖酩酊黎床上雲來覆老萊

求荔枝栽眞節堂

高榜近東濵朝光滿北楹欲使清晝曬須待綠陰橫名木從誰假幽居賴毋成君家多黑葉火急送雙莖

華山飛翠

何處青天外穹然起一丘山名疑屬我詩景畫歸樓九夏雲長潤千岩翠欲流野夫好遊走襄



病只羅浮

對鶴

潦倒溪翁誰人疑鳥不疑閒将鶴起舞不作老無奇任病還親酒雖慵不廢詩悠然清唳外一枕到皇羲

吾晚病兼貧麻衣穩称身朝來叅兩鶴花底作三人日出東南雨鶯啼宇宙春三杯下衫袖拂拭舊龍唇

題羅一峯贈馬龍道南卷

花發春來少愁添老去長高才想傾蓋昨夜語連床天下羅公佛湖西馬子香雖莛一杯酒歌苦莫相忘

飲陂頭

入崦花叢密遵陂石路高柴門過午飯村老對春醪水白都如練風清不作刀自然五字句非謝亦非陶

送梁國鎮

蓋有蔵器人我病元非果徘徊思遠道欲往悲定跛梁生千里駒東西無不可飛轡入長安垂楊春婀娜

吳村尹莊節婦墓

豺虎何由近風濤浩若無行人看墓榜英爽在清都江暝雲長合原寒草不枯乾坤不朽事持此報君夫

此里有此墓千年亦不磨世方逐蔡琰吾甚敬曹娥淫盜死殊色良人又逝波江翻練裙帶激



烈有遺歌

懷古次韻王半山

三徑五株柳孤村獨板門先生正高臥衆鳥莫交喧晋宋當時改乾坤此老存手中一把菊秋色滿丘園

相逢踈柳下賓主兩忘言處士乃無屐江州初到門低頭入茅宇散髮對金罇長揖朱輪別狂歌向小園

即事

龍溪一片水何處是真源沉吟搔白首竚立向黄昏宿鳥爭投樹歸牛漸滿村少年誰氏子歌吹隔江繁

經故居

到溪田作圃環堵樹爲門老憶先廬在貧知草座温三遷時已後二紀恨空存舊事無人話斜暉滿故園

容琴月生孫以詩來賀之

春意復西良孫枝茁更芳自堪爲喜極誰肯笑

詩狂竹杖還渠撰金杯與客長簪花垂白髮疊暎綠衣香

贈何廷桂羅館歸

科頭行百里笠影落烟霞四十親書卷尋常過酒家兒童非講席鉛槧此歸槎共待春芳發來看舊種花

贈謝德明有事赴廣還

畢嫁吾何有勞君作大商釵裙是剎布歲月勝資粧月動江濤白山衰木葉黃無錢入城府來往但輕艕



月落五仙城天空一雁鳴離愁動江色歸纜觧鍾聲鷺應舡謳起溪尋酒幔行經過不買醉貪嗅早梅馨

有傳羅一峯覲化

悲風何處起散作斷腸聲乘彼白雲去湖西閤死生四海方懸仰一峯何可傾平生不下泪今日盡沾纓

問訊南川子東莞林光也 金牛有是非憂為妻子地淚濕故人衣歲晚流言惡天涯信使稀西風吹落葉故故傍愁飛

四月

四月陰晴裏山花落漸稀雨聲寒月桂日色暖酴醾病起初持酒春歸尚掩扉午風吹鈌蝶低趂乳禽飛

生意日無涯乾坤自不知受風荷柄曲擎雨栢枝垂靜坐觀群妙聊行覔小詩臨階受新竹抽作碧參差



風雨夜有數十客挂飯達旦不寐

老覺生涯少貧添食指繁雨中誰舉火夜半客椎門室暗承塵濕階黐墜瓦喧平明不曾睡貧鍾理花根

聞方伯彭公上薦剡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為者先生非過欤長歌扶晚醉短髮向秋踈坐惜蘚前水垂竿試釣魚

骨相合長貧岩棲累十春忽傳邦伯疏見笑比

山神伎倆只餘子行藏獨老親古來稱水鑑誰
是鑑中人

初秋夜

四時相代謝已度一日秋風吹露下蕖月照水
邊樓堯舜今當御巢由竟媢幽山靈邀夢去昨
夜又羅浮

自我不出戶歲星今卜週丹砂求未遂綠鬢去
難留時節來將晚山河值早秋西風捲雨去星
月滿池流



秋夢

山斗英魂在江湖秋夢深還將百年淚滴破一
峯心絮酒熏天地金牛恨古今龍泉不挂惹吾
欲殉吾琴

南海五千里不來莊定山何由到江北此會非
人間短短目相屬悠悠心自閑莫言但是夢好
夢亦云慳

夜來何所夢洗耳白龍池秋月下相照天風高
自吹來持一瓢水細酌萬年枝山鬼向我拜先

生是希夷

荅惠州鄭別駕惠葛布

惠我一疋葛縫衣笑不奢賦詩酬別駕愛酒典
僻家獨酌秋風裏浩歌山月斜醉魂不覺遠卧
探惠陽花

世澤

世澤由來遠何年播廣東吾廬依外海分派自
南雄家剩爲農業山餘佃斧封千秋文物類并
與刼灰空



世澤由來遠時當阨難中長鬚躬墐畝赤脚話
兒童骨肉危相保干戈晚益窮存亡一絲髮端
爲謝蒼穹

世澤由來遠中更幾替隆市廛懷直道夷險任
陰功地接華山隱家嚴涑水翁百年還舊物報
爭亦無窮

世澤由來遠誰興啓迪功令無夭顏子古有聖
重瞳想像千年下淒涼百感中痴兒何足了徒
只愧家風

江門墟

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壓行人思店飯過鳥避墟煙日漾紅雲島魚鹢黃葉川誰爲問津者莫上趂墟船

中秋期友賞月遣蒼頭致餽以詩迓之

籠鵝并榼酒食有一金携寂寂慙吾子依依向陽溪開筵面華月出戶望青藜若負今宵醉何不西山棲

即席賦



夕風夕微凉池塘散月光呼兒看酒具待客歡江郷月對歌筵徙風拖舞袖長人生行樂耳歸棹夜相將

盆池栽蓮至秋始花

栽種已後時花發秋將遲雖無女伴采亦有山蜂知菓稀因地力香遠是天資安得三間手臨軒賦楚詞

秋露開炎蕚非時不遣誇盆中玉井水溪上春陵家酒醒凉風發詩成缺月斜願爲若耶叟種水作生涯

開花恨不早花落却生愁白露能消物紅蓮不耐秋頻來痴小女對此泪長流不識榮枯理哀樂空相仇

此夕不能寐此樂殊無央下堂步明月月印花白長涓涓花間露夜滴池水香但惜花月好那知風露傷

圭峯閣

勝處不在遠杪秋何處尋步崖碧澗落眠石青



松陰地少滄溟入山高雁鶩沉此時閑佇望誰識倚闌心

庚子元旦

風日住元日乾坤自此春燕空雲氣濕照水梛芽新笑語聊供客杯盤少對人能寬吾老意花鳥不無神

春興

野晴花簇白山暖樹更青卯酒醉欲睡午風吹又醒閑拈曲江句勝讀法華經自在山窓下跏

趺趣已寅

晨起

群雀曉啾啾開門春事幽下床花到眼招手鶴朝頭永日還書卷衰年但酒甌醉來江榭下笑引子陵釣

早起

推枕起新晴披衣向小明坐忘新病減夢少風心清軋軋開傭戶鼕鼕殺縣更跛奴呼具盥旋起遶花行



春懷次韻陸放翁

江發溶溶綠山開面面青春風何氣力吹動綵雲亭腑物歸春雨交游散曉星十年江海夢誰道不曾醒

清明日往孔家山墓

舊隱經都會佳城入孔家春雲低拂馬山路曲縈蛇只隔飄香處猶疑壞園花九原無曉夜誰管夕陽斜

春興追次后山韻

萬物各得性天開一歲春風柔翻弱羽波暖躍纖鱗穉柳初成趣芳芹亦賞新川雲將岳雨何者不供人

雨坐

風雨坐前楹關關雙鳥鳴正當落花處更作送春聲大化歸無極斯人樂久生不知川上水東逝幾時停

弔陳毅卿墓

微風松下起落日照蜻蜓絜酒知吾輩春山憶毅卿由來都大夢終寄一浮萍極目蒼岑外波濤滿地生



蓬萊山祭伍光宇墓

道骨成仙蛻名山是閬丘雲中騎款段天上叫輈輈人世黃粱熟吾儕白髮秋仍留一杯酒何處酹金牛

樹穴蘭

樹穴疑生理花開不記年靈根那藉土芳氣直薰天瘦比飡芝老清於辟穀仙平生誰得見雲

嶠但蒼然

大托千尋樹真堪托此生春風卷騷怨秋月照琴聲南極峯連起東溟水一橫所棲非近地持贈若爲情

家兄携秉常看山子病不能往

行色千崖裏風光三月中山家愁酒少造物愛詩工好鳥簧爲韻新花錦作叢吾能騎瘦馬不惜遠追從

題龜山小隱賀鄭清碧新居

瀕海地三畝連雲厦數間龜山變清碧在清碧不變龜山笠屐誰同往江湖我自閑芙蓉小溪水曾此照衰顔

山下別業

家脚有濡需乾坤胡適隨看雲因坐久抱瓮得歸遲家累無多口生涯但一陂歸歟五湖樂吾未羨鴟夷

弄孫

畫棟三重簷曈曨曉雀穿一兒卧我膝一兒坐



奴肩風日秋逾美詩書老未傳二雛當慰我心賞獨悠然

戲贈都老

蔡坑黃野舟獨坐小園幽被命爲都老傾心向縣侯萬家春且至一紀俗全偷莫倚無言化須君九借籌

帚夫人挽兩山先生配謝之姊也

人生如朝露死亦同歿蟬有子能如謝夫人可以仙春瑩花灼灼秋浦月娟娟喚醒何州夢歸來泪迸泉

次韻何宗濂

洒落儀曹句遺名得自求如何行不顧膠向漆中投無事由來得多言大抵浮結趺檮木下即此是良謀

至陳晃家

遠樹晴堪數孤雲暝欲遮自憐江海迹能到友生家落日明江色輕風動麥花相看吾鬢白不必問年華

金洲石 在江中

舟楫公餘日金洲不少留中流幾丈石明月五湖秋日擊金山寺春來白鷺洲西風從此去幾日到羅浮

吊李九淵

水竹更新主風花失故權夜臺無起日春草自流年萬有終歸盡千秋不必傳倒巾此相對只有王臺山

古椰寄周京



西來何處水千里不平流入海魚龍喜懷山草木愁雨邊明落日石角上孤舟寄語周京道勞生不自由

德慶州舟中呈伍南山

江漲麻墟雨天低德慶城正當擊楫處空有結䟦情入夏尋雙井沿流到七星同行鄉道士勸我學長生

德慶峽是年大水舟行不由故道

客路一千里羊腸百八盤時時行樹杪往往異人間竹纜牽江暝絺衣入峽寒倚門應盡日誰與報平安

和尚石

舟楫行天上斜睥卷浪花迴流忽吞吐鳴櫓極嘔啞便可通星漢還堪著釣槎雲根僧一個疑我不袈裟

南歸寄鄉舊

家在桃源裏龍溪是假名蕉衫溪女窄木屐市郎輕生酒鱘魚膾邊鑪蜆子羹行窩堪處處只少卿先生



居士舊茅齋蕭然倚王臺獨尋寺裏去每到日西回魚躍水萍破風推巖戸開小橋殘板在長許有人來

省事除煩惱端居養靜虛栽花終恨少飲酒不留餘山徑兒吹笛村田婦把鋤殷勤謝閭里勝事莫相踈

碧草東西埭黃鸝遠近山岩春花氣足簷日鳥聲閒文字虛堆几園林不設關一條煙際路朝

往暮來還
江邊逢野叟叉手問官名立雀黃牛近斷魚白鷺腥西田餘故宅北崦多新㟁駐馬斜陽外悽然感廢興
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諸孫乳鴨爭嬉水寒牛不出村墟煙浮竹杪田水到桑根憐叟忻相遇笑談忘日曛
自愛愚公谷誰過野老家時依當戶竹閑數上墻花鳥立溪槎靜牛爭崦路斜懷中嬌小女學語解呼爺



茱水圍沙北黃雲古刹東樓呑滄海日幔卷玉臺風物色求鍾乳丹砂訪葛洪芙蓉開十丈天際白龍宮
出處有分付將非人所能君看飛鳥輩誰不願高騰放意三杯酒留情半夜燈常丹非俗吏靈澈自高僧
沙渠風日美弄水愛群兒花落鸎猶語春歸蝶未知惜芳心未已高咏社公詞四序每如此獨憂無乃癡

春興

野鳥飛窓靜春蘿補屋穿時時燕花氣𩥇𩥇傍林園山鳥日暮至長鳴芳樹煙喚醒閑令醉驚覺華山眠

社西村

孤村比屋靜踈竹小塘幽何處還三徑如公也一丘晩田行布狗春草散鞠鞦没潤誰家女金櫻挿滿頭



結茅依里社村以社西名客至惟談稼年衰不入城隣鷄上樹宿水鸛傍人鳴向晩尋牛去前岡笛又轟
君家里社西我家里社東平分社公雨不隔馬牛風瓜地妻能種衣巾俗與同雲邊采芝逕高盡玉臺峯
社主對諸阡居廬散百煙共來鄉社會同樂帝堯年折花潮浸屐吹笛月隨船偶尋社西去又賦社西篇

社西逢酒伴埭比有花枝詎識愚公意聊同牧豎嬉圍碁松崦久度馬板橋遲袖有葳蕤草還家不告飢

卜築真何意施爲但自由鄉音還杜阮家業且陂頭野老眠看客山童坐飲牛無生知樂否更爲問髑髏

寄馬默齋

山陰元有興畫舫在須登閑閤思君子開門見老僧騎驢山路穩挂席海波騰揣度安危事如



公恐未能

倒載輕騑駕徒行謝衆扶無錢欺老杜失策問長鬚山雨醾醾病林風枳殼踈待君君不至春盡又何如

月坐

林深月到遲愛月坐成癡平生不戚戚衰老尤嬉嬉曾西卑管仲孟子述宣尼何事由求輩區區欲有爲

懷古

千里拜林宗行藏未始同諸賢皆好義夫子獨時中東漢非劉氏西山是闌風堂堂四百載載籍爲誰空

讀西涯李學士撰趙貢外滄江别墅記

江空秋月清月出秋江明水月自相得乾坤誰與爭作亭趙貢外屬記李先生何時理烟艇載酒下南京

思親堂

父子自天性誰能詠蓼莪聲容想如在風木悲



奈何草露滴秋壠庭烏號夜柯思親兩眼淚萬古注江河

送鄭巡檢休官還莆

卑栖一枝足高舉入雲層大鵬非斥鷃斥鷃非大鵬卑高各有適小大不相能歸去木蘭溪溪魚美可罾

懷古

皇皇復皇皇閑闢到陶唐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閶闔盡孝弟簡冊無禎祥乾坤十二會巳

午在中央

寄容一之

直以傭爲業何妨睡作魔吟詩終日少飲酒一
生多坐久頭鳴籟行遲脚有鵝林居三十載一
室小維摩

萬松草屋

南山愛夫子夫子愛南山孤鶴去千載萬松棲
半間無愁催白髮有藥駐朱顏夜半風雷作龍
來問大還



畏途千百轉回首見諸山若個幽求子結茅松
樹間希夷歸華頂黃綺在商顏分我青精飯從
君亦不還

寄太虛上人

太虛石洞居孤絶少人依遠客携琴至逢師乞
食歸一蒲青草上四面白雲飛盡日無言說岩
花落滿衣
定山聊作主石洞更無儔勸我無多事如公是
一人朝聞履虎尾莫見批龍鱗莫笑楊朱小楊
朱解愛身

九日寄丁明府

病裡登高意村邊社樹蒼有歡開酒禁無力控
詩狂老鬢簪花醜秋襟水照涼如何丁明府不
肯共重陽

菊節後五日丁明府彥誠携酒來飲白沙
社賦補會

秋色上籬尖天高霜氣嚴對花無阿堵笑我似
陶潛節去杯盤在公來吏隱兼江門賦補會勝



話無窮年
此日還供酒人情盖亦難暫隨明府醉斷送菊
花殘極浦明秋日臨流弄晩竿遥憐張闓幕相
憶在長安
百里非無地東籬不借人因君九日愛傾此一
杯春菊謝人間世官閑酒處身想無厭花意援
轄暮江濱

對菊

種菊不盈區揮金每顧餘古今閑計較俄頃失

歡娛西廩高堆粟東樓賸貯書路旁楊栁樹顦
顇不成疎

秋晩

皎皎月又缺鮮鮮菊可收汀雲迷島嶼山雨落
扶留市有屠牛杌江連邏吏舟恐無賒酒處吾
白對清秋

陳方伯耻庵挽詩

乾坤如此老没齒向斯文公自滄浪水人無㦯
綀君衣冠全素履江海抱清芬病起須持酒青



山欲到墳
中年倦俯仰上疏乞山林黽勉南州牧遲回北
極心民豪三日雨世病一鈞金殄瘁聲悲處龍
蛇歲直今

苦熱

揮汗書難繼清心雨未來手提弱絲去風撼社
門開指點封君句摩挲土棟苔松根吾欲卧返
照又相催
晩涼慰我渴秋暑著人煩拄杖緣溪足看潮到

栁根哦詩衰骨痛開卷病眸昏六月飛雲冷相
思只斷魂

晩歩

水國秋先至江村晩更幽泥筌收郭索山網落
軥輈涼入社門樹陰連渡口舟獨憐經略地吾
得放歌遊
居常懶出戶肯到社西頭海國諸峯暝乾坤六
月秋微涼生浦樹返照下西樓今夕蒲團上前
山更卧遊



崔清獻公裔孫潛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
予既書紀夢之作於其還也贈之詩

積雨皆吾上經旬斷屐痕誰爲門外客公是菊
坡孫澤與流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
日照江門

太夫人晩歸攜諸孫候於貞節橋下

寒花明隔塢暝色欲歸潮未愁山路黒莫放板
車揺耄耄供人事兒孫候此橋殷勤望四崦風
急暮雲飄

延緣看落日伊軋到溪西丫路依岡轉畬籬拂蓋低喜從中道見痴效小兒啼報賜心何極乾坤　聖壽齊

枕上偶成

翰苑無官府蒲團了歲年岩雲交樹白水月印沙圓懶甚陶元亮閑於魏仲先吾曹生分薄於福敢求全

梅村詩次韻黎雪青

梅村梅發早已過賞花期玄酒初無味名家豈在詩井寒人汲少川暝鳥飛卑高枕滄濱者神仙定不疑



次韻秋興感事錄寄東所

醉眠山影裡恨不與君同松下泉來冷鷄鳴日過中就床梳白髮開戶納清風起視滄溟暮孤鴻沒遠空

秋露落芙蓉河山日不同物情詩卷裡天道雨聲中朝出馬愁坂暮行船逆風欲投雲谷隱鞭鶴上層空

崑崙一池水色與銀河同問子爲誰氏從師向此中短檠非世業破笠是家風四首唐虞際浮雲點太空

首陽非立異柳下不妨同歲月黑甜外乾坤軟飽中腐儒甘糲食烈士死長風今古誰能討賢愚併一空

得林子逢書感平湖事賦此次前韻

平湖千里水浣濯與誰同咄咄諸魔裏冥冥一夢中支離深歲月感慨極秋風點檢希顏處吾瓢合屢空



同人未爲失子不善爲同窟況浮雲外生涯大虌中孤篙撑急水弱羽試衝風佛者空諸有吾儒有亦空

與梁文冠

鉛槧誰分付閨君有義方紙田須樂歲書果豈堪豐得雨花蹊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

與客

客訪貧家少連句牽作東笙簧都萬籟俎豆亦千峯冠帶迎人懶情懷傍酒濃白頭君莫笑醉袖舞春風

四月廿七日五鼓起索衣往來房戶門失脚仆地傷面咎在不謹然亦衰年久病氣弱無力之驗也爲詩以自悼

脛骨衰無力顛危剛莫支少年非一蹶今日獨多悲形模廿老醜面目對人疑呼兒敎滌血不忍報慈闈



風捲芭蕉雨南窻夜擁衾人當懲樂正我已媿曾參一一覩天命時時動此心林間子規鳥那更助悲吟

寄張進士廷實

是詩難入俗正坐不雕鎸水淌魚爭躍花深蝶喜穿日高雲卧處春在鳥啼邊不及陳無已能無賞自然

秋中寄興同前感事韻錄遞東所燕呈雲谷老隱一笑

山人無外事白首稚兒同弄水溪堂背爭棋紙局中盆池秋見月竹院夜呼風觸事成唐句狂歌向碧空

偕伍伯饒揚伯順甥舅順德李子長遊李村山

遊走意何窮天樞日夜東青山都老脚破笠又春風逕草分遥碧岩花墜小紅乾坤渾欲别何處問壷公

晝睡偶成寄玉臺文定上人



老脚春還短名山夢每登玉臺天上寺文定意中僧得法休臧鉢傳心信有燈道人北窻下一枕一瞢騰

春日書事

開年今日雨疎柳小塘春紫燕將歸社黃鸝欲喚人未明事南畝選日聘西賓元亮朝朝醉江村白酒新

春日江村

時候花先覺陰晴鳥自知登山嫌避客得句樂

呼兒蔓草披香徑喬楊覆淺漪美人期未至江月幾盈虧

草帶籬腰綠花簪石頂紅林園開畫景鶯燕語春風 山靄霏霏合 江流渺渺東獨來橋畔路高拄過眉笻

驛吏送酒

市榼通郵吏三杯洗侍兒十分春意思一副酒肝脾江嶺長看畫風花不盡詩混然天地內公是醉鄉誰



春日醉中言懷

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兩鬓白於舊三杯狂到今子雲休擬賦元亮已忘琴南山千丈石可以明我心

古人不可見空見古人心春風開我瑟流水到誰琴無說可傳後何才敢議今玉臺花信少扶杖更西林

與客談詩

風雅餘三百唐音僅幾家夢猶將影說癡莫偏靴爬豈是安排得胡爲孟浪誶超然不到處應是用心差

雨中李世卿往還

助談風滿席伴宿月流衾貧賤交游冷江山脚跡深惠連何處夢孟毋此時心稍歇松齋雨還來辨綉針

得林憲副待用書有懷故友張兼素

蹇蹇張兼素從君致匪躬天來今日定書展故人封賈傅生還慟湘纍死亦中平生兩行淚萬



里寄秋風

寄容貫圭峯

西峯扶策上病骨快新涼乞米分僧飯聞香過梵堂閉門秋竹靜語鳥暮鍾藏浩浩蒲團上還同在醉鄉

落日荒臺上疎松古塔邊身休論出世趣欲到無絃峯闕初生月渠通自到泉亞菴憑借問許住過殘年

江村晚望寄世卿圭峯

一望一逕緣諸山進目前鄉邦無一老知舊半重泉黃葉寺旁下白雲池上連無窮幽澗水日夜注東川

贈黃進士廷章還京

錦衣在親旁飲酒日百觴樂處嬿春短離心向夜長青雲冠蓋起黃甲姓名香五色持文綫千年補舜裳

白雀群飛益高

取勢翩翩上江空暮雨餘情輕鳩並婦聲細雁呼奴白雪洒孤嶂青天開一圖安能隨蚱蜢跳躑在泥塗



得林別駕書云去秋九月嘗夢予於廣信舟中兼示道路所聞

潦倒年斯邁芳菲日自遲忽聞天上夢又落世間疑扛鼎須憑力無才敢與知浩翁亦秋思謾寄賴濱詩

重過大忠祠

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欽青山遺此廟終古厭人心月到崖門白神遊海霧深興亡誰復道猿鳥莫哀吟

春陰偶作寄定山

浩浩川流疾冥冥嶺樹陰共憐春錯莫更覺老侵尋宿雨衰花氣朝陽絕鳥吟誰能盡天道俛仰此懷深

次韻寄廷實

吾猶堪起倒吾肯謝親賓在世寧須此知公故可人百年應得見一面始能親獨向湘江去無忘越嶺春



無才慵作吏有酒喜留賓老更耽高臥時還近俗人鍾鳴山寺遠月出土床親何處期吾子笙歌玉洞春

築室

吾老無筋力寧非板築人居常只謾過即事始知貧海國秋風早山房夜氣新癡兒解了事吾坐養吾真

一室無多事貧家每作難從來無厚積況復不

能慳貸粟千知友賞材入遠山三閭開土閣聊
得奉慈顔

送景易赴秋試

未達窮通理難忘得失心安能謝朝市且莫厭
山林烹鼎須兼味吹竽當好音文章無定價敝
帚不論金

圖新書舍懷世卿時別白沙半月

月上齋垣白踈梅共主賓偶來對月飮不見如
花人已覺書難至常疑夢與親海山猶在眼何



處却逢春

龍眼

龍眼何年種嗟嗟舊主人畢柯今蔽日腐骨已
成塵春雨沾花足秋蟲食實頻流形非木石髮
脚半搔銀

始聞秋風作

西風中夜起天地始肅清白雁霜前意玄蟬露
下聲幽人亦何事版築初經營何時登此閣坐
望羅浮征

題容氏輓冊

中秋悲蹟掃秋思忽依依此夜月還照何年鶴
始歸猶啼新宰木巷納舊蓑衣大塊終同爾誰
能駐落暉

梅花

山竹深深逕梅花淺淺塘青冷朝弄影芬馥夜
浮香瘦骨交撑月横稍直過墻喙英終飽德靈
鳳或來翔

探梅非探梅梅花滿玉臺北風吹盡日踈雪點



蒼苔色得乾坤正精成造化胎無人知老子剛
坐一牛來

何處尋梅好羅浮海上春樹環鐵橋盡地與葛
仙憐煉藥香生鼎披崖影落身西湖千頃水未
洗往來塵

彼美枝頭雪微𩯁嶺上雲低迷明月寺掩映葛
洪墳北海罇能倒西湖地索分幽香偷未得衫
袖細氤氳

手種梅千樹山寒半欲花歲闌知此意溪上問

誰家素豔明爭雪青蘿倒綰蛇還須邵康節来駕白牛車

逐客

笛聲且莫哀逐客過江隈還到此邊去盡因何事來著書多在篋遇酒輙斟杯莫言生意盡寒雨濕枯荄

得張主事廷實書

千口雖無累三年不易更春雷轟令問枯木辭官情長夜鄉心切何時會計成登高望東海到眼是蓬瀛



新涼欺老臂索被過殘更月到思君處書通在客情有家寧免累作吏轉難成日踏皮鞋破思量舊閬瀛

三口丘園舊離群跡半更幾時重見面中夜獨馳情眠食今何似頭顱尚可成定山名教項賀老却登瀛

持燭圭峯寺宵談僕屢更一爲方外友都没世間情面壁僧猶在栽蓮社未成孤舟破危浪載月下東瀛

次韻寄潘時用

文章豪自寄丘壑靜還更久病依人世長貧慳婦情（原婦岳氏嘗止原赴秋試）人爲知己惜天與後生成更約齊州外從吾泛大瀛

久雨

樹隱雲深黑籬崩水亂流凌風快燕子上壁定蝸牛老更憐兒病人多爲草憂朝朝稽叔夜誰辨不梳頭



用韻寄姜進士仁夫

書愛八分小來書喻率更雲霄初接武江海尚留情世事非難料人才怕小成諸賢須汲汲吾老獨觀瀛

用韻寄林緝熙平湖

秋懷耿不寐更靜復聞更水向潺潺注心含種種情士應强到底官豈怠將成舊業羅浮外東南望隔瀛

用韻劾寒山

貧賤恥爲拙富榮常好更高論古今事中懷名利情堂堂無復見小小或能成浪說神仙在從來不住瀛

四郊多竊盜村裏夜支更爲語長官道能無患盜情家家愁日暮處處望秋成飢飽倉粟苦海變蓬瀛

贈劉程卿別

爾卷今又別酒醒問主峯秋色此溪樹暝煙何處鍾功名悲夢蝶丈夫耻雕蟲故里荒墻在歸來拜一峯



病疥用后山韻寫懷

癢極肌難忍爬深血有稜老親令就枕小婢問留燈屋漏頻推瓦床搖屢束縢同袍誰問疾端愧王臺僧

呻吟不盡痛夕枕傍慈幃安得身長健朝朝見綵衣無膚臂奄赤乍腫髀疑肥睡過西廊月寒空淡不輝

缺月生殘夜微風引洞簫心閑髮少白人老病難消出戶行看月移舟釣落潮酒錢不挂杖著處解奴腰

病枕愁更永籠燈對夜長千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兒請栽瓜地妻評作麴方花時呼酒伴酩酊出扶墻

贈黎蕭二生別

白髮孤燈坐青春二妙來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至樂終難說真知不着猜濛濛煙雨裏歸思若爲裁



野坐

團蓋青松午重裀綠草春野晴鶯得意花盛蝶傷神斷靄生西塢殘潮下暝津竹根酣共卧不覺蘚沾身

梅花

世傳詠梅句天下共稱奇花有無言妙人間都未知正嗟同賞絕又過半開時安得邵康節爲我問庖羲

風月交狎淡江山几席閑夜深花睡去時有夢

來還引步尋香易無心弄影難乾坤留此妙何
處覓孤山

謝客

客舫初辭岸主翁仍在床十年今轉數一飯故
難償竹杪風生汗天邊雨送涼所思王叔度嵗
晩得同嘗

漾漾湖侵岸蕭蕭風引旗問兒打鼓處是客發
船時鬭饅時將暮迎門俗父裵衹應巢許輩掩
口笑人癡



寒雨中作

有期久不至旦旦問童奴雨過荊扉濕風回樹
葉踈興移剡溪舫詩在灞橋驢風韻今誰繼千
年勝事虛

喜梁文冠至

駐槳梅村夜風光勝早春直知花是路不覺月
隨身草木皆知舊江湖多賤貧短蓑來往數等
是最閑人

雨中栽竹

心被清虛引非關索竹看檐前幾數箇淇上已
千竿微雨土初濕北風天正寒昆丘有孤鳳何
處啄琅玕

楚雲臺呈世卿

三杯拈鐵篴見月上瑤臺初弄山石裂再轟仙
鶴來夜闌試靜聽曲罷仍遲回何必楊州去前
村多美醅

行窩還幾處雲水且吾臺兩脚風吹斷潮頭月
湧來野橋牽木度沙逕逐牛回亦有采樵者放
歌行負醅



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悠悠百年內又見一
人來水檻秋逾好山雲暝欲回相逢各心醉一
語浹春醅

爽氣通秋服溪流靜晩臺高樓多自愧真賞復
誰來對月詩方妙看山夢始回市沽堪便醉况
乃是家醅

寄吳明府同世卿遊玉臺

主峯雨初霽策馬向松關流泉忽滿澗白雲長

在山棄置千般事來投半日閑上方禪榻靜坐
到暮鍾還

生日荅吳明府献臣

生日何人記南枝報長官酒香同客醉花少避
人看後甲惟元祀浮生又五寒凭軒一長嘯風
日滿江山

尋梅飲李鴻宅用服周韻

今晨風日佳策杖去尋梅獨樹山中老危枝石
上開時看殘臘盡人望早春來誰解忘情得神



功付此杯

贈世卿別

客路經南岳湘帆背岳開江湖閑老夢歲月是
君來相見兒童喜別離琴瑟哀惟應楚雲外更
起望仙臺

豈無千日酒花下與君同客思朝臨水歸旗夜
引風一槎當浦口謂莊定山一枕在遼東謂賀克恭何事
今爲別藤蓑還贈公世卿乞予藤蓑贈之

贈世卿遊山

萬丈崑崙頂冥棲憶老閑君看白龍水何似黃
公山有酒終日醉無官到處閒南風乃何意又

送楚舟還

朝來生紫氣此地亦函關帽頂花沾雨雲中人
下山相逢欲大笑不語是真閒晚向東亭醉猶
能騎馬還

世卿將歸

曾有還鄉意深慚不自量母留兒作伴妻爲客
求粮臺榜明朝旭松堂閑夜涼延緣過殘夏消



意泛瀟湘

與君雲水別何夢得商量合是真調爲能忘老
貴粮還山非爭計舉棹是秋涼有路通衡岳無
詩弔楚湘

贈饒鑑

君又去東津東津月送人周游千里道細問百
年身野色淡將暝江桃疑是春丹青如可贈畫
我小崑崙

梅花

草木自有性湖山更乞靈氷霜仙骨瘦桃李世情腥惹袖香全別和樊子木青未須萋鐵笛吹月上湖亭

喜何竹窓重過白沙話舊贈之

此君爲別久不逐衆芳彫白葛身已老青雲即獨超春風吹細浪落日泛輕橈楚雲有高樹未肯挂公瓢

憶年四十許公弟立如山行止相料理漁樵共往還餘情空耿耿秋鬢各㫰斑不是公憐我清顏誰更攀



聞林緝熙初歸自平湖寄之

短世淵明醉長愁子美詞高情誰復爾久別公如何淡月初出浦好風來颺蓑買田滄海上耕亦不須多

張地曹寄林縣博用韻荅之

無心雲自在得意鳥同調白骨可人醉（杜詩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蒼生如命何漁樵真有道烟水別傳蓑想見滄溟外東南月更多

安得李太白樽前同爾謌自從識象罔未始離無何草長迷人路風鳴挂樹蓑東偦古大嫂搶口笑何多

和子長民澤論詩寄興羅浮之作

飛雲千老夢拉作騁遥臨揮手謝人世閑歌生我心今年春又過何處洞還深相憶山樓暮依依向遠岑

再用韻示諸生

賢聖低回久千年想一臨希顏非樂道疑孟失求心逸駕行應速寒泉汲務深嘗聞根本學不盡泰山岑



贈李司訓別

江門雲水地不絕往來交巳恨栽花晚寧辭抱甕澆月疑窓下枕風語樹頭瓢精舍明朝別何時還見招

再次寓懷

孤形將影住一臂與誰交矯矯志欲競栖栖習恐洗江山一得手風月盡歸瓢始覺逍遥外人

閒未易招

代簡荅府尊林先生慶老母生日

有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安敢却擒分故難任錦段拈香拜仙酤洗醆斟獨慙非節孝未了百年心

秋坐碧玉樓

造次中秋過商量九日來詩將秋景淡菊共老人閒時節陶潛醉江山宋玉哀平生滄海意不受白鷗猜



山中猶遠志小草已人間（近得東白先生書在山遠志出山小草故及之）不是無經濟誰能斷往還江魚肥入饌霜橘綠堆盤問我心何住紅藤柱杖端

碧玉架雲端朝朝倚玉脊時情膏火裏世事奕棊閒古榻多便靜華簪不博閒籬根散髮醉又對菊花斑

憂楊數道定山事

夢語者爲誰湖西舊見之聊寬野老意未了定山疑貧病吾猶是多愁俗豈知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

九日嘉會樓登高

引步下前除兒扶杖亦扶會於何處勝客有去年無天道常流轉園林又變疎暫留賞今日醉莫看茱萸

蕪有吟詩病何妨着酒扶景逢佳處少句向覓時無醉去乾坤小醒來伴侶疎今朝嘉會會不盡看茱萸

半酣壷矢折又減兩三扶九日江門有千年栗



里無山形當晩瘦脚跡向秋疎問我登高去都忘菊與萸

溪邊菊一區溪竹兩相扶草木從吾好風霜殺此無閑同九日醉浩笑一生疎試問千雲檜何如小沂萸

楚雲臺觀民澤所栽菊寄民澤用昨九日韻時民澤還五羊未返

當軒玉朶孤植竹翠堇扶香細風初動神淸俗本無寒深溪井涸月出山瓢踈何處異鄕客求

懷歌茱萸

野菊吟寄子長再次

野菊生何處尋香杖偶扶孤標猶訝絶佳色舊知無老弄真成獨秋來不作踈金樽誰九日引淵對茱萸

吳明府送菊次韻荅之

黃菊有名花淵明無酒官酒多人自醉花好月同看老木厭人世天教共歲寒未應携不去高步達茱山



荅周潮州萬里

今代潮州守濂溪是一門乾坤吾道在歲月此心存行次天邊路書授海上村夕愁空坮望風雨暗高原

汪巡按見訪

嶺南經略地柱史不誅身料理安危事更張文武臣風行光動草寒極正開春傾蓋江樓暮揮杯勸故人

寄題小圓岡書屋和民澤韻

四野雲飛盡圓岡一室清至虛元受道真隱或逃名有跡微言塞無為大業成一聲聞絶唱五岳看全輕

劉少条見寄次韻奉荅

西川一杯水為我浣詩塵身落滄溟遠心將翰墨親江樓初見客野徑别藏春十郡停車地千峰擊壤民

贈李世卿

楚客復歸楚青山此送君往來十年破精力半



生分著意當時見留情異代聞若非真有見何處謁浮雲

三尺短春簑山風吹薜蘿人材非管樂吾道本丘軻送老諸名岳全生一病窩相思憑寄語路打祝融過

落日蒼梧望清風發棹謳楚山正西上江水自東流作伴春攜酒談詩月滿舟洞庭看未遍更上岳陽樓

題黃公釣臺

小小離人意半裵却未工今人多白眼爲我誁黃公弄釣浮沉見登庖撥剌空浩歌泉石裵況有古人風

晩枕示湛雨龔白高

二千六百丈脚底是飛雲悠悠四十年欲往念徒勤多謝紅藤子扶吾還數君鐵橋問何如見景勝於聞

萬年如一瞬莫問我浮生風雨将秋至山河載月明語簷幽鳥樂對竹小童清夜夜湘江夢與君何日行



再和晩枕寄廷實

仰見雙白鶴高飛入紫雲苟無脫俗意安用看山勤好句能傳我幽期敢後君異時鐵橋詠莫遣世人聞

萬徃皆有復左車不復生西風今夜起朗月四山明天馬非常步鐵橋相伴清去去莫復顧衡山頂上行

晩枕再和

平生老黃石引望空白雲無人知感激爲我盡慇勤何處尋吾契名山訪道君洞天三十六步步聲相聞

外生即非死胡爲樂久生去來大化内俗眼未分明我壽元無極君才亦太清五峯南斗上何日踏歌行

中秋

平樓時穩步身虛欲翩翩明日秋始半中天月最圓武昌書未返督府句堪傳衡岳那能去羅浮何處煙



廣寞天自然浮雲任飄翩隨特有憂樂與物無方圓酒底月未咽水中神莫傳去年今夜艇吾欲破湘煙

彭司冦挽詞

男子固多奇如公更不疑經綸思昔日功業聞當時見牽村巫小棋還國手知杜陵秋月下與盡八哀詩

侃侃亦誾誾行違榜要津鳥還江上暝人老世

間春祿盡休言命愁多不爲親武夷最高處東
望一沾巾
斗氣空遺劍林燈不照琴春懷不自得老病忽
相尋事往浮雲變山餘宿草心平生孺子意絮
酒一何深

題雲津書院奉和劉氏

雲津杳何許試向卷中尋不覩六經敎空餘百
代心嵩陽思識面白鹿尚遺音家有鴛鴦譜何
須更問針



春日寫懷

水際尋芳去花枝隔水新可憐今日望不是何
來人紫袖垂垂下黃鸝樹樹春東風天外至南
岳夢中身
一觴復一曲不覺夕陽殘好景我只醉春風人
未問靑紅令滿路風日未登山何如海中鳥鼓
翅蓬萊間

贈周文都

君行無日矣奈此別離何道遠書難寄年衰病
更多行行愼自愛浩浩不同波若見東山丈徵
言共琢磨

贈黃希顔春試

北風雨如注是底別離時黃色眉端動靑雲足
下馳兒童酣世豢國士醒心期去去江流疾還
君一贈詩

詩罷懷白洲先生

山東無近耗白洲時爲山東左方伯海上立斜暉童子覔
牛去漁翁罷釣歸登舟人欲別周文都赴會試將行見月
烏還飛何限相思意千峯獨掩扉



贈丁一桂

初日照井崇千門一炷香南風催返棹西望欲
沾裳有廟旌遺愛無金歸故鄕未知忠定者先
請問崇陽

奉寄鈎巢翁

昔別鈎巢叟如今是幾年華顚將望百碧玉屢
添年寥寥千古下望望五峯前何日扶溪棹還
來別老仙

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後
以是詩
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多畫虎文字笑
甌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
得見昌黎
張綱
漢廷張御史何事便埋輪欲作千年計都忘一
個身堂堂見意氣默默愧經綸却恨程明道丹
青失寫真



吳節婦
江山逢此會真地作光輝路轉扶溪北山來越
嶺西春光流聖澤明月照霜帷碧玉遙相賀雲
中卧賦詩
汪海北訃至
西所今亡矣皇穹宵不仁眼中還見此天下豈
無人海闊書頻至神交夢亦真人間秋半後回
首一沾巾
誠至通金石乾坤正惜君懷沙人不見脩古恨

空聞歿世能千載還山但一墳海山今夜月空
照水中雲
望望白洋水滔滔碧玉流白頭聞有是傾蓋忽
相投天柱峯常在神龍雲正浮悲歌掩圖畫淚
落不能收
英雄滿襟泪不灑兒女胸竊愁當盡夜浩歎起
秋風幾點星初落千峯日未紅高樓慵引望輿
盡一宵中
示景易



長鯨千里鬣靈物一生奇化成端有日潛躍貴
因時感應天終定早養命難期信知抱冤是安
事枯槔爲
題丁長官祠
千山多雨後百姓苦飢時老病無人問低回只
自知百感觀空盡扁舟適楚遲詩成遠莫寄分
付長官祠
漫筆
行年七十二七十一年非漁樵真有分語默各

因時比恨四愁且方年伯玉衰未行元屬我天
命更由誰

題釣巢卷

手把釣巢卷口詠釣巢詩向頭心折處碧玉夢
醒時夢將人待遠心與此君期想見千林暮還
同一鶴棲

寄張梧州克脩

還家臣職盡攝守郡符新心同端溪水跡比峽
山雲朝野無交續桐江有釣綸時無張刺史脚
扱但空閑



贈黃化州歸莆田

有客來何處多年守化州白雲秋自好碧玉夜
相接日月催人去行藏恨此休武夷洗足罷回
首望羅浮

枕上偶憶舊游南海祠因懷故友林緝

子覺饒英氣携書話此宮清祠無厲鬼大水有
真龍過客窺諸葛論詩病長公往來三十載羨
惡併成空

卧遊上游庄

上游何處是試唱上游歌入澗花迷路出門雲
滿義景勝開圖畫春香醉綺羅靜對南岡頂月
明秋更多

次韻荅鄭釣巢

飄飄八紘外遠意竟誰分我抱三年病天生幾
樣人十年營一壙萬骨掩孤墳休休莫復論局
促此乾坤

次韻遊上游黃雲山

繫艇黃雲下黃雲幾度歌登高雲壓帽度嶺雨
沾蓑瀑澗宵鳴瑟山花晝擁羅野人携茗榼路
打鐵橋過



荅容北溪見訪

曲徑黃雲外青山一路深卷為乘興地人間何
處尋白龍三畝水紫府萬回心錦囊挑不去千
峯暮色深

中秋撥悶用舊韻

踈星圍碧玉秋氣正平分共持今夕酒又減去

年人白髮來千丈青山忽數墳年光付流水萬物信乾坤

晩有悲秋意秋來此夜分可憐清夜酌盡是白頭人紫蓋終携病朱陵頗卜墳誰能天地外別去覔乾坤

諱日

雖貧還講諱玆事俗之常時節難虛度杯盤秖自傷五鼎終難具千秋敢易忘痴兒雖未了清白永流芳



迎醫寄左明府

帆開春鳥起篙響曉鴉連日出千江水風連一路煙病苦魔難敵情真事可憐平生左明府應惠濟生丸

贈陸醫士左明府遣來

山雨睡初醒門前報陸生手持王氏藥重是長官情分付一杯茗酬勞幾日程小詩何足謝聊以著佳名

寄東所

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

春日偶成

菊殘猶可對人老不須嗟水閣風低柳山籬雀噪花千門盡桃李十畝未桑麻大禹須治水顔回却臥家

競長家家柳齊開陣陣花春添新富貴人老舊煙霞敧枕黃鸝近開窓白鳥斜草玄無意緒呼酒對侯巴



病中詠梅

去歲誇身健尋梅到幾山酒傾崖影盡衣染露香還北斗今何向南枝半已殘下堂兒女笑老脚正蹣跚

孤山一片雪千古獨稱奇此外不能到人間都未知正嗟同賞絶又過半開時回首西巖下南枝映北枝

人生如逝水花發見南枝對影身猶隔聞香席

不移延緣看月久勃窣下堦遲坐恐考時暮扶
衰了一詩
何處梅梢月流光到枕屛江山都太極花草亦
平生閣冷香難即窓晴影似横凍崖妨足蹇藜
杖意高撑
隱几日初下東巖興復饒月高寒自照花近夜
相撩濁酒頻堪寫清絃豈易調羅浮在何處覓
夢與逍遥
水陸花何限梅花太絶塵如何開眼處不見賞



花人北塢風微動南梢月自真老夫前席坐得
意不無神
山閣數株梅山翁手自栽有花娛我老無計避
人開色映書帷淨香尋墨沼來庶幾吾服汝不
作委蒿萊
風月江山外乾坤草木間卷簾踈影動柱頰暗
香還約伴多爲地吟詩别作壇終南雖白閣不
恃小廬山
何處花堪憶江門水背過滿身都着月一片未

隨波高倚松爲蓋清連竹作窩白鷗嗤不去飛
入釣魚蓑
借如桃有實方朔不來偷山近重重見人無淺
淺休路經寒水断香被白雲留寄語林和靖江
門是一丘

喜康沛至 五言六句

三年念遊侶奄至廬岡曲睍睆枝上鶯相呼入
幽谷平生真淡意至老方耻獨

七言律詩



與友約遊仙井

仙井會容雙眼到病軀須着一笻扶春風有客
來相問何日扁舟進所如世道難交終索寞幽
居擬卜只虛無憑君寄語山靈道欲傍啼猿借
一區

馬貞卜築園中與容貫同處

何處有花堪結椽溪邊園裏樹相連一齋一榻
同燈火江水江花自歲年元亮高樓須避俗巖
青異骨合成仙東風兩岸黃鸝語我亦中流坐

我船

自斗岡還至汾水江値暮

歸舟欲背南風發別餞初開落日斜杜曲寄聲憑騶子是日景昜有信促歸武陵回首惜桃花東遊西泛經旬日揮翰留詩到幾家滿眼却愁歸路黑時從野老問江乂

弔崖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子陵

誰將此筆點行藏眞有乾坤日月光三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衮共低昻客星天上何須急老脚人間不浪長留得先生在台輔不知東漢可陶唐

讀張曲江撰徐聘君墓碣

杜陵煙艇曾來否相國銘章今在亡千古我餘生感激一碑誰可借輝光江波自映蒲輪返原草還沾絮酒香事異鑿坏終遠去鴻冥天闊道之常

桓靈而下使人悲却憶陳蕃在郡時何處公車還欲召平生此榻竟奚裨事機成敗我當筭天命去留人得知萬古江山一回首風清月朗聘君祠

知心未問陳蕃輩欲起先生在帝桓自古山林輕祿位至今朋黨惜衣冠尋常笑語諸公撫七十支離一老看誰道開元張相國重磨碑碣寫心肝



一木能支大廈顚栖栖徒只喻當年身垂白髮西山裏光射青牛北斗邊信史只今文獻碣淸風何日豫章傳狂歌亂耳不足獻依舊生芻置墓前

西南驛晩望

晩來花雨濕詩囊晩上郵亭望大荒南盡海旁諸郡淺西來天上一江長漁歌落日還孤艇樹

隔啼鶯背短墻料理憑高非一事樽前誰與共
平章

秋江漫興

能傾尾艬深深酒不盡秋江短短篇閑弄孤舟
移白日明閑兩眼看青天鷗遷遠渚眠何處雲
颭高風落此川野老隔波頻問訊可能無意向
神仙

送羅養明還江右

長寄湖西夢裡身扁舟春早忽相尋乾坤自古
悲離合伯仲而今辨亦深草色正催公子醉花



枝不稱老年心何須袖却驚人手更向滄溟問
我針
懶作人間賣卜仙紅蕖浪裡枕書眠詩篇到老
絕求世酒錢逢春不愛錢鷗鷺一群清似雪江
湖諸子遠如天扁舟忽報金牛信也得江花對
惠連

村中即事

山風處處聞松花江市日日來魚蝦高田一弓
走獵犬灌木幾株叢老鴉正逢元宵市燈好亦
有雜劇村鼓撾野老西疇急春事長揖縣官歸
縣衙

朓枕過金洲戲作

行人拍手笑天公十月江湖未朔風旭日上天
絕半赤晴霞照水忽殷紅注目九江來艇急回
頭三老著篙慵何須却是蒼梧道不道天公也
笑儂

清明前三日有懷亡友伍光宇無子

先生無骨葬蓬萊幽思憑高不易裁荒歲無竆



春易老清明將近雨還來皇天自失包胥定泉
壤誰與伯道哀尋樂齋前數株樹月明空有鶴
飛回

禱雨呈縣主丁彥誠

峯頂爲壇五丈升皇穹端合享精誠雨聲先到
玉臺寺雲氣初蒸綠護屏野老分錢須一虎病
夫獻茗走諸生年豐我欲招神貺絕壁高鐫令
尹名

奉陪趙提學崖山慈元殿弔古
信國諸臣近有碑一陵瀕海尚堪疑荒山野水
無人到落日輕風送我旗天地幾回人變鬼風
波萬里母將兒萋萋芳草慈元下邂逅漁樵問
舊時

李德孚輓歌詞
此翁白髮已垂肩猶倚滄波十載眠德孚己丑偕予自京師歸不復出至是十年而卒一舸載書同載酒幾家留戀更
留錢山陽笛奏西樵月西樵南海山名余嘗與任光宇同遊後有西樵山感舊詩即此山也薤露歌傳大石篇大石即德孚所居村名誰道
人生只如此兩行衰淚落江煙
別時已動東游興別後還深永訣悲夫子春秋
能六十故人涕泪不重兒身如南郭人間老家
有文溪地下師修短未知人喜戚天涯孤影日
淒其



題莊定山詩集
春風一曲有霓裳不落人間小錦囊今代名家
誰李杜先生高枕自羲皇乾坤兀兀中流柱風

月恢恢大雅堂莫道白沙無眼孔濯纓千頃破
滄浪

浴日亭次東坡韻
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
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顚影未須悲鶴髮貪
瞻可以献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去散入千崖萬
壑間

扶胥口書事借浴日亭韻
早春約我扶胥口今日進舟黃木灣使君已去
漫留諾水國獨吟空見山老向煙波真得地晚
來風日更開顏明朝去覔南川子與話平生水
石間



宿欖山書屋
一片荷衣也蓋身閑窓眠者乃何人江山雨裏
同歌嘯今古人間幾屈伸長與白雲爲洞主自
栽香樹作齋鄰山中甲子無人記一度花開一
度春

別欖山

羅浮山色眼中來老子心情不易裁高浪不驚南海船白雲聊共攬山杯未知竹徑留人否那問天公着雨催主人更道秋來好收拾黃花待我回

餘興

何處秋聲入短琴江邊蕭瑟起楓林空歌白雪兒童笑不負滄波老子心釣石摩挲雲氣暖睡沙展轉月痕深眼中昏嫁隨時了只有床頭竇大金

陳冕來遊白沙至仰船江遇石尤風舟覆

中流幾覆程夫子何況白沙門下人賢輩何曾負天道老夫正自恠江神仁義從回驚闊論利名何處不通津秪應歸拜庭闈日莫畏艱難不肯陳



羅一峯輓詞

今我何敢私一峯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知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踈一通天下何常乏知己我言剛與定山同

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爲官謾兩京既有光華爭日月那無描畫在丹青表章細事憑諸老悵望高風激後生千炑欲與蘇徐並湖水中央更一亭

芙蓉城下白騾還更見一峯何處山晩覺神仙眞妄誕肯留精爽一追攀高才轉眄交游內元氣驚心宇宙間此日迸空爲誰泣哀齡何意向人寰



杜阮看山容貫卜居之地

曾於海上看羅浮魂爽高飛未得收一片好山還入眼兩巡瘦馬更回頭青浮竹杪岡連峙紅浸花枝水曲流君若卜居須卜此澗邊黃髮是巢由

數家種竹已成林共有平生卜築心草木總偷春色早雲霞偏傍晩山深鶯聲早赴山靈約松蓋先分地主陰欲置一菴三級土結趺高榻對南岑

代簡答伍郡主爲莆田林侍御求草書

閉門一病九十日小草大草生荒蕪山癯須愛老狂客府主正逢賢大夫樂裹君臣眠處有墨池風雨坐來無禿管已馳林侍御如今雪繭不還莆

東亭奉別憲副陶公

父老連村擁畫舫東亭西日引杯長舊是宰官今憲副後來新會古桐鄉指揮戎馬能千里表裡山河捍一方太史但收能吏傳昇平不必問耕桑

蔣宗誼以厥考樵林摘稿及其所著續宋論見寄代簡奉答

江右詩書不乏賢君家父子盡堪傳樵林一摘幾千首宋論直窺三百年西漢文章遷史後東吳風月定山前乾坤隻眼知誰在不是楊雄不好玄

寄景星海上

妬花瞋雨迷千里隔水殘紅度幾車夢破三更



子規鳥香來一樹木犀花病夫老去頭如鶴稚子春來髮似鴉海曲傳詩意無盡更期何處問丹砂

次韻都憲朱公歸輿

當日頭顱也未然相逢休問買山錢葛巾旋把陶潛酒煙水將歸范蠡船嶺表他年須領畧桂陽秋月憶高眠大臣去就嫌疑絕還似嘉謨贊九天

命孫田

新開斥鹵走通川牘種烏稍益稅錢士不居官終愛國孫當從祖是名田幸生天下承平日屢見人間大有年從此不須憂俯仰菊齋何暇抱孫眠

辛丑元旦戲筆

酒杯不與年顏老詩思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長消十分春栖栖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鈞

與謝胖

柳市南頭望客舟青山無語水東流江花自對黃鸝晩風雨偏催白髮秋宇宙萬年開老眼肝膓一縷入春愁明朝日出波濤暖依舊忘機對海鷗

重贈張翊

風雨何人來款扉滄江烟艇疾於飛正將白首憐傾蓋不管春泥得上衣詩句與君爭出手酒杯中我自忘機傷心萬里滄濱水又逐長風破浪歸



酴醾將開值雨

相看無語只沉吟蓓蕾枝頭已簇金山雨不來昏晝景東君容有妬春心較量花品終何益茫昧天機亦自深明日陰晴還未定一尊何急對花斟

答梅繡衣見訪

一春煙雨暗荊扉繫馬憐君共落暉酒餞香風吹月桂硯池清露滴酴醾水中郭索嗔皆是塵上慈烏愛亦非天道不移人自異紅塵飛上釣魚磯

陳廣被盜張翊有詩唁之因次其韻

三尺龍泉八尺身書生膽氣欲驚人亦遣偷兒知我輩還將直道是斯民風連蜀鬼東方曉雨洗茶蘼昨夜春白舫望君心若渴清川照我髮如銀

曉枕

天時人事奈何窮睡破山窓正惱公幾點木犀三月雨一聲蜀鬼五更風青春有限年年老白髮無私個個同莫共老人論甲子閒閒稚子亦成翁



詠鶴

孤山赤壁兩茫茫踈柳江邊一草堂塵世事多黃髮老仙禽真對縞衣郎風回蕙帳聲猶裊月落芝田影漸長却怕茶煙生一縷等閑飛去碧沙旁

憶鶴

孤山有月好西湖只問湖中鶴在無頸關瘦軀三尺半聲搖殘夢四更初青田別去何由見赤壁飛來不受呼寂寞小齋誰是伴寒蘭香裊舊圍蒲

謝惠壺

江上花邊到一壺春風日日要人扶數篇栗里乃何趣五斗高陽非酒徒奇事無多花去眼老形已具雪添鬚醉鄉者我扶溪老白壁黃金惠不如



題閑叟

前村煙火熟朝炊正是先生睡足時身帶江山人在畫目窮今古世爭棋花邊擊鼓諸孫戲竹下扶筇一鶴隨應笑書生關未得白頭憂世欲何爲

游心樓爲丁縣尹作

城外青山樓外城城頭山勢與樓平坐來白日心能靜看到浮雲世亦輕高閣秪宜封斷簡半年方許讀西銘乾坤一照龍門意分付當年尹

彥明

次莊定山清江雜興韻

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中秋夜示江右李劉二生

勝會古來非獨今兩生尊酒喜同斟且看滄海中秋月莫動匡廬半夜心天道端須憐主客浮雲不敢弄晴陰堯夫獨愛梧桐上萬籟無聲意自深



辭修縣志

噓嗟文獻荒涼久著述圖經長老宜令尹高才應處分病夫何者敢闚知嘗聞司馬開班范直似家翁詔小兒史體所關無大小千秋麟筆寄宜居

寄李九淵

黃花開盡不持醪更對黃花讀楚騷江閣影流

西日轉海鳴聲引北風高大寒天地猶堪出番老筋骸總厭紛嘵我與君同甲子鏡中誰讓長霜毛

次韻梅侍御贈別

朱絃一弄白雲深山水何人共賞音老去布衾偏愛日春來花樹不宜陰雨端始復雖天道一體乾坤是此心扶病寒江遠相送古椰葉脫北風吟

贈同游馬玄真伍伯饒甥舊

江流東與海潮通江大湖來今古同岩洞風光詩卷裏天涯歲月釣船中老甥動止常隨舅小友心情愛傍公更約鐵橋殘險絕筆林琴匣未須封

立春日呈丁縣尹

浮生五十五回逢青帝來朝駕自東草色向江先自綠桃花臨路爲誰紅高堂滿獻曾孫酒小邑初移令尹風身着斑衣啼又笑老萊真個是兒童



元夕

欲將斗柄作番鈎高掛銀蟾照九州 皇帝萬年臨宇宙群黎無處不歌謳兩間和氣氤氳合五色卿雲爛熳浮一曲昇平人盡樂老夫林下更何求

賀冠者

都老門前十丈松采帷高映日曈曨賓迎一徑桃花裡春在三加酒琖中禮式未忘洪武化絃歌還動子游風主人不用投壺勸醉倒江門老石翁

寄高知縣

下疑河岳上星辰何處勾連得此身天子未憐強項令督郵多見折腰人青天白日孤城曉碧柳黃鸝萬井春澗底菖蒲真未有堪君服食更通神

次韻伯饒見示養內之作

小結菴居不化緣牽蘿架石兩三椽一函玉笈飛霞裡半枕華胥語鳥邊東老豈知丹是酒今

人多以管窺天市中買得參同契萬遍千週然
未然

次韻答伯饒見拉出釣

好共溪山結晚緣竹枝深夜響漁椽風清月朗
滄濱外魚躍鳶飛枕几邊茶竈煙銷田野艇竹
竿霜冷釣秋天少年孟浪東西走衰病于今耻
復然

苦熱

尋常衣汗濕青衿爭奈連朝溽暑何四象陰陽

分老少一年天地幾中和水枯尾沼鼃將徙日
炙山枝鳥不歌一事傷廉非得已竹林氷箪受
風多

寄林虛窓

蒼梧酒興未消磨又向江門鼓櫂歌鳥見畫來
高畫品我疑詩巧是詩魔輞川樹石愁摩詰語
可精神動老坡鬧眼也知真有益後來歲月悔
無多

畫睡

林木蒼蒼鳥哺雛江亭春與睡相宜風花已遣
新年醉氣候還增病叟癡塵世悲懽忘處了浮
生日月夢中移晨炊未熟無人喚正是飛雲曳
杖時

對酒

竹杪風輕尾雀衣葛巾蕭散步堦苔放懷自對
溪花笑好事誰携酒舫來白髮驚看今日老青
春剛到隔年回狂心被酒如飛鶴又逐紅雲上
玉臺

二仲爲儔蔣詡家蕭然鶴髮映烏紗春來歌唱
惟消酒老去園林尚種花蚤卜居廬依木石不
論日月住煙霞小齋半夜忘眠處三尺盆池一
口鼃

南歸途中先寄諸鄉友

我家久住龍溪上說著龍溪便有情荔子不將
梨顱美沙螺休與蟹爭衡江村婦女蕉衫窄市
巷兒郎木屐輕漫與詩多誰和我樽前忙殺馬
先生

不分賓主共林塘脫下朝衫作道裝酒爲老夫開瓮盌茗和春露摘旗鎗津頭水淵鴛鴦下墻背風來枳殼香何處與君揮坐久萬株花裡小蘂床

與謝祐

易生忽與謝生來小雨初晴到玉臺笑我十年皋席在爲君今日蓽門開古來委吏非忘曾世外高人亦姓回淵眼示人人不識更從何處話根荄

縣主丁侯約遊圭峯齋次以病不果賦此

笋輿欲出更夷猶病入西風汗未收書閣水雲聊自晚玉臺霜月爲誰秋主翁愛客杯盤大小吏鳴鞭道路愁我有平生筋力在不尋齋次碧峯頭

懷古

五斗之粟可以生折腰殆非賢所能卽生斯世須妨俗莫道前身不是僧廬阜社中期滾滾潯陽菊畔醉騰騰南山歌罷悠然句誰續先生五



字燈

荼䕷花開有懷同賞

看花何處發孤吟墻角荼䕷又破金紫豔照人今日態香風吹愛隔年心多情酒伴何來晚得意遊蜂入每深病起南窓坐終日獨憐涓滴未成斟

次韻林先生瀨連館中見寄

烟村渺渺樹成行社屋三間是講堂竹藥林中堪送老菊花籬下又逢霜膳夫間煮鯆魚美田舍邀嘗早稻香入社撚鬚誰最數共尋佳句荅年光

祖母年高令伯歸白雲丹陛共霑衣小臣去國身多病 聖主留心日萬幾一飯未能忘補報百年終是懶依違白頭恐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

夜坐因誦康節詩偶成

窓竹蕭蕭正晚風溪星耿耿又秋虫一瓢豈肯方顏子千首將無有邵雍恨月嘯花都大雅鳶

飛魚躍一中庸無人不羡黃陳輩高步騷壇角兩雄

家兄往東向村收蚕稲登舟後雷雨大作童侍坐貞節堂至夜分以爲憂是年甲辰家兄六十一未嘗有如意之求

花甲人間亦易回吾兄懐抱幾時開雲師暫引秋帆去風伯還將暮雨來社酒香消荷葉冷楚歌聲起竹枝哀天公遺我多愁事貞節堂邊妙夜雷



丁縣尹惠米時朝覲初歸

病叟山中觀物坐長官天上帶春回琴堂未必淹三考村酤猶堪共一杯彩翼雲霄看得意白頭供奉愧非才如今單父無裨補分俸何須到草萊

次韻張侍御見寄

吐月山前坐四更一涼何不献先生鷦鷯翅短那能去駿馬蹄輕只欲行見舞綠蓑知我醉聽吟素練是君清許尋舊雨江門下秋晚不來空寄聲

赤松黃石皆留侯回首丹丘是故丘明月波間休擊楫白蘋洲上有眠鷗誰家風雨花無恙萬古江河水自流百尺樓中朝引望望中去馬更來牛

聞張廷實辭病歸寄之

老夫衰病託滄溟不道滄溟亦有爭正是黑頭堪入仕初登黃甲最知名君當出我一頭地我更期君萬里程聞説朱明丹已熟扁舟同作訪醫行



偶憶夢中長髯道士用一囊貯羅浮山遺子戲作示范規

飛雲萬丈來冥冥囊括誰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髯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

九節之節手所持兩年衰病負幽期香爐瀑布還匡阜碧水丹山自武夷雞犬幾時同馭氣雲

霄無日不支顛可憐一覺羅浮夢不記長髯道士誰

羅浮道士說軒轅千古高風尚可覘枕上昨宵驚短夢人間何處覓長髯誰能愛酒過東老我欲凌虛問海蟾四百亂峯南斗下是誰囊括到茅簷

### 夜坐

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緼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

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除生滅黃老惟知養自然肯與蜉蝣同幻化秖應龜鶴羨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 次韻張廷實謝病後約遊羅浮見寄

滄波共擬一桴浮欲斫扶桑作釣舟箕潁舊知堯舜大留侯初伴赤松遊空中鶴爪拏雲上橋



下泉聲洗鐵流却憶平湖林縣傅僊山從我覓何由

胞中千頃着南溟何物岑蹄莽愛爭但得百千同買醉不曾三十便收名鶯花袞袞新搜句烟水茫茫舊路程莫倚芳容欺老病手扶青玉並君行

### 與謝胖

風波來往十年身舊事淒涼不可陳當道豈非鈎距手青山不問打眠人酒醒旅舘城南月夢破茆茨海角春何日定携妻子去水田稼好最娛親

### 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予參其間

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青油幕老我東籬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憐

公在蜀中嘗賦水調歌頭一篇其詞曰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西

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烱烱寸心丹對
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
一身閑蒲澗清泉白石梅嶺綠陰青子怔
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夢中
對菊坡論舉此詞故中聯及之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
頻登閣散髮從師懶著巾嶺海一星元屬李右
今全華總歸陳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



四傑

館廷實進士於白沙社率爾成章無呈丁
明府
壇有青松埭有花煙籠寒水月籠沙人間何處
堪棲鳳歲次今年正屬蛇樹杪看山橫半面水
邊尋路入三叉高軒若肯終年住應沒閑愁上
鬢華

廷實偕丁明府遊圭峯雨中奉寄
脚頭到處是天台多少風光在草萊花縣偶攜
明府去玉臺還少道人來清流赴海無千里白
骨封苔有幾堆對雨一樽須強飲爲君呼起鼻
中雷

次韻鄉人送酒
四時功德正恢台仲蔚門前十畝萊恨我未能
終日醉夫君又送一尊來江山雨過聊供眼書
卷年深設作堆午枕南風吹不醒可能破柱作
驚雷

廷實歸贈以瑞香之花次韻留別



是誰溪裡放船來溪月隨身上釣臺衰骨可供
連日語後生真有不羈才笑呼白鳥同詩社旋
掬清流當酒杯欲贈夫君何所有畫闌新帶瑞
香回

次韻任太守見寄兼懷賀克恭黃門
綠水青山置我曹江西遼左一神交短籬霜菊
誰供酒破屋秋風自補茆勳業都歸窓下枕行
藏更問易中爻痴兒多病慈親老不向清時嘆
繫匏

西良容君携孫來訪

不見夫君心緒亂忽過茅宇鬢毛班稚孫猶弄
窓前筆舫子忘歸月下湾衰病欲尋西華桃舊
遊半落北邙山洛陽詩酒耆英社分付江門主
客問

次韻定山先生種樹

東崦芳菲已碧桃更移紅杏占西坳每逢好雨
扶筇看不要先生抱甕澆與一野僧吟憩石無
諸俗事坐持醪不將物我來分別觀化于今是
幾遭



橋下泉流十丈窪橋頭草屋萬株花關關終日
鳥鳴樹歲歲春風人在家何處三杯歌浦口夜
來一夢在天涯尊前不見滄溟闊浩浩還君一
笑誇

花時風日美新晴北渚南坨迤邐行春色醺醺
薰我醉年光衮衮嘆人生竹林背水題將遍石
筍穿沙坐欲平容問定山何所有滿山紅紫數
聲鶯

題畫王太姥像壽家慈八十一

三元甲子不須論帝遣長生住此村花水前頭
瞻太姥雲霞裏面拜曾孫一天星彩分南極千
歲桃花發舊根擬從人間都未是壺中自有一
乾坤

至日病初起

至日哦詩起坐床梅花墻角為誰香暖臍一盞
金櫻酒降氣連朝附子湯旋整巾裳還客拜未
堪歌舞趁孫狂赤藤杖點廬岡石向晚猶須望
八荒



兩度書雲傍玉臺不才知幸乞恩回梅花果解
撩詩思弓影何須落酒杯四大形骸從老去一
年風日想春來眼前不獨南枝發未臘江桃也
爛開

睡足龍溪舊草堂晨開東牖望扶桑四方雲物
書同日半夜梅梢度一陽行不媿人貧亦樂藥
能除老瘦何妨春來試約張東所何處投竿弄
渺茫

山人家世本陳摶供奉何堪晚得官敍水可寬番老意江山不比向來看教兒別爽新年樂問客能飡老菜盤欲上飛雲更何日典裘沽酒掛驢鞍

殘菊寄蕉素 此翁自九江昇來

徙檻編籬與護持託根何謝九江時数花寂寞元高品一賞延緣有舊知把酒忽驚今日意飡英誰弔古人悲風霜未改微馨在看到玄冬復幾時



晨起将出尋梅

朝煙橫野犢鳴陂索杖山齋曬起時田父許留今日酒梅花不欠去年詩衝寒索笑來何處帶病尋香出每遲彷彿西湖夢中見水邊籬落忽橫枝

半樹橫枝太逼真暗香踈影亦傳神芝蘭失寵元無雪桃李生嫌更媚春老幹昂宜千丈石香風不動九衢塵相思滿眼天涯暮迢遞無因寄遠人

亂枝高望鐵橋開稟氣寰中寡所諧樵鳩夜寒花索酒山厨香近月橫堦何處畫圖空議擬他時美鼎絕安排相逢也恨孤山淺那得詩情到簡齋

村南人路細縈紆注目寒江不見花遠樹帶煙風裊斷晁稍離岸石鈎斜看來欲洗溪邊竹折去須乘水上槎買地結庵何處所老梅今擬作東家

輓勅總兩廣軍務都御史郴陽朱公



十年持節嶺西東奏疏金門月幾封都府清虛如到寺家徒冷淡不隨公瘡痍已拯人間溺經略還收戰外功猶與後時憂餽餉羨餘不以献重瞳

髮踈齒豁瘴天涯已逼頭顱事可知萬里忽聞徵召起九泉應恨亡歸遲事方年少常如鈇慮過時人忽似痴愛惜餉軍三十萬至今猶繫陝人思

楚天春望思難任生死交情秪自深豈有鵬程

高萬里故收駿骨破千金姓名叨入黃公傳絜
酒空懷孺子心拂拭孤桐向明月哀絃彈絶不
成音

太子少保誠齋朱公歸塋郴陽適會寃長
陶公遣生員陳諫偕景賜往祭其墓遂併
以公意作詩贈之

銘旌前日別金臺故吏門生安在哉黃葉孤村
荆桂老青山連騎越香來人思舊德聞吹笛烏
避新阡下啄苔欲了平生功德狀到時須打摹



碑回
黃金誰問買端溪筆祜殘碑我解題一飯可忘
公吐握千秋遺愛廣東西寒瀧急雨飛濤惡夜
峽啼猨哭月低不爲高堂兼臥病天涯絜酒肯
教携

讀張進士輓丁明府彥誠詩次韻

六年官守斃諸難七月孤兒護一棺作縣未逢
眞事會濟人初試小還丹思張公道多遺俗入
叙年勞不轉官今日桐鄉須愛我還公俎豆黃

雲間

寄莊定山兼謝藥鼎祭器

青燈白馬共延緣半樹梅花一大顚(謂大匱卽)色笑
親公剛一月江山別我忽三年懸車有病時將
晩辟穀無方意可傳祭器遠來人不見夜焚香
炷拜青天

易擲訃至乞書銘旌

三年不欵白沙扉病枕春來耗亦稀天地無窮
流水遠江山猶是昔人非群賢半逐春雲散老
淚還隨暮雨飛八字銘旌吾敢愛知君不愧舊



儒衣

謁諸墓

窗草荒墳秪自悲百年心事欲奚爲券堂有鼠
能穿地神道無人可假碑數口仍憂開歲給一
錢未領到官支亦泥淺土嗟何及早晩沐金盡
一揮

悼林琰

青湖山下抱琴回人道藩籬自此開濼雪果嫌

身抱柱井眠真有异呼雷壓埃衮衮羗書課鴻
鵠翩翩落酒杯多謝急難兄弟好爲收遺骨葬
蒿萊

扶胥早寄坐中身晩入黌宮忽四春放意自名
狂者事到頭誰是醉鄉人世緣可狗聊同俗習
氣雖陰殊喪真聞道平湖歸漸近相逢空有一
沾巾

景雲如郴陽未返懷之舊韻

曲江忠襄鄉先達過兩廟拜看留題鳥還英德



山當面人向芙蓉路更西盡頂拂霜嬴馬怯擔
頭衝雨跛奴低西風兩眼龍門淚洒向桂陽何
處溪

袁侍御夜過白沙

萬里心期共杳然春風何處酒相延霜臺白髮
三千丈草閣青燈十九年酩酊放歌閩浦口支
離從事説南川乾坤此意誰拈出盡是庖羲未
畫前

候緝熙

何日江邊艤畫航春風先客到林塘鳥性亦知
長傍樹人情莫甚久離鄉蕭蕭白髮春還短悄
悄丹心老更長不負平生袁御史嶺南無地著
秋霜

悵望春江醉欲呼諸君還契此機無花開小沂
供持酒水到香楊可繫纜暮景何勞方伯玉前
程端勿問平湖故鄉不似前回別江閣青燈對
老夫

寄張兼素



歸舟遠泝長江水信息初通五嶺雲此日山林
聊共病幾時風月許平分諸賢在位當扶世我
輩何人敢避群丞脱求丹還入海風濤淵地却
懷君

緝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韻寓懷

黃鸝啼破海山春萬里滄濱一片雲童子燒香
賓客坐老妻謀酒隔墻分閑花塢裏藏春色麋
鹿山中失舊群今夜蒲團空對我明朝煙艇不
隨君

草閣春風忽兩人坐臨江水看江雲尋常肝肺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裡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便離群孤舟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

次韻張廷實舟中寫興

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少見鷟高翥百歲當如蔗倒飡影響何勞空說夢切名眞個不如閒何人解脫葫蘆纏跳下漁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靑天幾塲世事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眞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吟風弄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水風吹冷綠楊烟望窮碧海三山路與渺羅浮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仙千峯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傳

白沙子卷之七 終

# 白沙子卷之八

## 七言律詩

寄太虛上人用舊韻

衆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曉星滄海遠一林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別力大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拚閒弄在甄陶

寄定山

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人豪但聞司馬



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岩徑無風松子落翠屏終日白雲交定山樣子從來別詩變堯夫酒甕陶

封博羅何孝子廬墓詩卷

春夏誰開發育功直憑天地閉秋冬三緘欲了西涯意諸作還經老手封活水有源終到海遊絲無力秖隨風肯將吾道千年計跳入羅浮四百峯

重約馬默齋外海看山

春風擬進赤泥舟曾約看山此共遊落盡忽過三月半先生能復一來不不堪老我痴猶在且喜嬌兒病已瘳想得渡頭楊柳樹清陰閑弄釣魚舟

代簡答黃大理仲昭

先生面目入中年海曲丹青不遣傳尺簡豈堪頻問訊兩京還說舊因緣餘生可試屠龍技畢嫁纔消嚮大錢九曲棹歌君莫唱千秋誰和武夷仙



代簡答林蒙齋用前韻

忽忽浮生又一年圖書老矣待誰傳人非爲已終無得我與先生似有緣六十懇辭兵部祿尋常亦欠酒家錢武夷九曲君應到爭向區區問學仙

次韻答林別駕

誰歃南濱一口清惠陽別駕不勝情春雲可待成霖雨空谷還來間朽生每恨功名欺老病閑將律呂寄新聲白頭滿眼知音少却愛夫君盖未傾

杖

一杖何妨九尺材白頭筋力小低回西崖拄月翩翩去浦口挑雲得得來原壤見之休扣頸醉鄉扶我且銜杯一生用底公須愛持贈山僧恐未該

與陳聰

秋風兩見甫陽子皂盖青節去復回眼底流年三十許脚跟行路幾千來未知世事真能忘初得家書不肯開若問江門何許見兩涯春雨長青苔



晚表侍御

九載宜興共太平長官能事閑生靈霜臺白筆宜當路北極中天拱列星眼底兩塗分淑慝手中三尺有雷霆却疑夜半龍川雨直爲高賢洗汗青

山齋秉燭話同遊十九年中酒一甌赤縣敢辭爲府召江湖先有廟堂憂諸公不意辰星少百

計猶須晩境休何處龍川子規鳥爲君啼恨五更頭

近陞憲副翁公以占城國主自海南來肯謁白沙索和李黄門諸公韻

炎氣莫近使君驂淸雨爲洗瘴天南聖朝簡畀公何忝長夏驅馳老尚堪林下朝朝還暮暮水邊兩兩復三三忽逢海上夷王過又把新聞續舊談

留朱甘節誠庵先生之姪也



早從太保學關西三十不官人得知到處自稱西楚客逢人只說李承箕百錢挂杖還雙屨千里低頭但一碑江上竹枝歌正好留君况是月明時

中秋與朱甘節白沙賞月呈甘節兼寄其從子玭

天壤與君分楚越中秋高坐白沙庵雖無絲管留人醉且對滄波與客談桂樹何年攀月窟竹枝今夜唱湖南外沙子弟通家舊一一煩君語阿咸

元旦試筆

六載虛叨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閭閻擊壤今弘治簡冊編年又戊申日色小薰穠李晝風光欲醉乳鶯春靥同此景誰分付也到江門不屬人

天上風雲慶會時廟謨爭遣章茆知儺墻旋打娛賓酒稚子齊歌樂歲詩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更有好花枝晩風何處江樓笛吹到東溟月上時



次韻李子長秪江門之作

江門之水流千春玉臺之山多白雲此山若解留人住此水應須與客分雲谷丈人終不老舞雩童子又成群去時若問來時見尋樂齋前對此君

送李子長還五羊

津頭看水坐成痴天地閑人我却知此日江山初見子向來風韻更因誰春波蕩櫓舟難繫繞

樹啼鶯枕欲欹江上明朝空引望白雲何處乆

支順

寄廷實用前韻

囀花黃鳥更狂痴報得春光滿地知千首有詩
都寄予一瓢無酒可干誰夜來極欲花神喜江
上長歌十柄欹還憶舊游三兩輩眼前今古滿
交順

得陳庸書寄莊定山

族子不須疑用舍定山休更問行藏千年天地



逢開闢一代規模見主張老惜筋骸雖伏枕分
甘蒸藿也高堂觀棋莫道無高着當局輸贏又
未量

約諸友遊圭峯文都報子病不果行

西望蒼崖意巳傾帷來天道與人情雲頭似墨
朝番幕雨脚如絲夜擁綾三約兩遺真未信百
憂千筭卒無成相看獨有南山老打硬猶堪逐
後生

與廷實同遊圭峯別後奉寄

弄罷飛泉下玉臺青天何處首空回城中春雨
君高卧竹下茆亭客未來坐隔談鋒終日笑碑
封丹蹟幾回開孤舟莫負秋來約同到厓門白
浪堆

千尋嶺上更登臺再到丹丘志却回雨歇山齋
人巳去月明江舫夢還來不折鐵杵磨針利豈
乏金篦刮眼開回首崖山多感慨英雄枯骨漫
成堆

用前韻寄文都暘日臺



君家暘日有高臺君坐臺中日幾回旁舍先生
扶杖過平湖縣悼寄詩來不知天道晴還雨屢
見山花落又開巳有高人來指點白雲何處路
旁堆

次韻李世卿雨中

南北東西眼欲連簷頭風雨夜鳴泉天低鄂渚
衡山外人在江門海水邊愛酒時時同李白論
詩稍稍到庭堅故人解致西山爽想脫漁蓑上
畫舡

李憲副若虛枉顧白沙別後賦此

江門相見忘平生何處長安盖已傾素壁龍蛇騰十丈清談賓主破三更鶯花舊領詩全好山水初經眼獨明不怕長風吹大舶使君一口吸南溟

偶成

秋月朗耀秋風清漁翁自歌還自聽却勉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賢聖當爲天下極何人不共此心靈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



與世卿閒談兼呈李憲副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泰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東溟

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作還隨漢事更世情迴與淳風別山色須看過雨明枕底白雲閑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酒醒西岩看月生此懷此夜向誰傾百年自信官情淡兩耳那聞世態更露飲秋蘭分楚客詩連石鼎對彌明五湖煙水能多少更整絲綸釣八溟

午枕清風汗不生鼻雷打到日西傾東西山色移床看六十年光轉瞬更廬阜白雲真太華玉臺高閣小朱明丹青若更開分別老子江門是一溟



草長津南雞後生陰晴天氣欲相傾短簷風暖偏宜睡古瑟絃高且莫更有客艤舟留信宿呼兒酌酒出黎明短衣江畔聊延佇又聽漁歌徹四溟

病裡風光如隔生涅尊名酒爲誰傾不將蓴菜還張翰也把茅根與季更松下白頭眠卓午沙邊赤脚步平明安期久矣無尋處知在南溟是北溟

獨立滄茫笑此生瘦筇幾尺也扶傾新傳隻履

無多售舊濫吹竽亦小吏往往詩囊隨李賀深深酒觥寄淵明世間未必如公足山有飛雲水

有濵

碧酒三杯春又生偶逢騷客各披傾楊雄識字終誰讓家媼知音却屢更舊管一題都迭蕩新收半卷轉高明封緘遠寄而宗老月在青天影

在濵

羞將白髮對黃生信未逾前意已傾門静客稀偏足話山迴塘遠不知更鷄鳴桑柘孤村曉日



出東南一角昭我欲與君同辟穀不携妻子住

滄濵

月下懷世卿時在南山

世卿昔赴南山召今見南山問世卿信宿世卿向何處一片南山空白青滄波脚底機全活勾滄囊中樂果靈且傍鐵橋携笛上亂峯明月試吹聽

寄外史世卿玉臺

兩崖樹石幾重衔富貴人間未足誇到寺客携元亮酒在山泉煮玉川茶高軒倘許重過我多病仍便久卧家對月不禁秋思得清吟分付一

籬花

病領詞官不到衙老慵無意向人誇四時好景偏留句兩腋清風每試茶司馬雖稱題柱客薛公猶在賣漿家近來山寺多高興更作詩豪對

浣花

城彫半掩吏休衙客子山中句可誇階下西風吹落葉僧呼童子掃烹茶著書歲晚堪援筆見



月宵來定憶家記得西颿舊游處滿舡秋雨木

綿花

江城吹笛月斜衙回首秋巖寂可誇世外一眠那有夢腹中三斗却須茶文衰東漢無高手詩過中唐少作家笑殺平原趙公子當年毛薛眼

全花

記旱用前韻

蕭管聲停刺史衙豊穰無復去年誇禾焦百畝還輸秫菊到重陽可泛茶儕壞兵戈悲此役隔

村煙火問誰家諸公果解憂民極肯筭腰金不鏤花

得鄧俊圭書

舞雩童子亦同遊陋巷高賢得自求漢老豈非徐孺子宋人何獨薛居州數莖雪報年華晚獨樹風驚昨夜秋書使遠來深有意白雲高情岸羅浮

九日李鴻兄弟携酒從予登舍北小廬峯四望書所見寄世卿圭峯



山交廬峯節愛名登臨家家到諸生千巖已見昏鴉集兩榼還挑大鱉行壠稻不收交馬跡寒花莫賞更人情玉臺此日秋風賦誰敵縱橫李世卿

六十一自壽

世間甲子是何年母髮雙皤子亦然十數曾孫羅膝下兩三杯酒笑燈前尋僧野寺花迷路吹笛江門月满舡　聖主萬年歌不足黃河清了鳳翩躚

孤子今來六十一慈親已過八旬三旌書門外題新榜拭泪床頭換舊衫少有留畲供俯仰不妨漁釣老東南些兒別作長生計岩畔丹書有兩函

侍御朱先生將還京再過白沙言別出示同寅周先生送行詩因附其韻

老大師門浪我推飛騰天路是君期兩淛須按兵民籍百姓當懸父母思燭剪山齋背舊雨蓋傾京國亦多時分携別作無言贈處處還君不暫離



臨安守鍾美宣同姓將赴任過白沙言別出示莊定山所贈詩次韻

崖門春弄海濤高太守當年共草茅山閣遠煩青眼顧世情渾是白頭交功名此去期當道風月何妨坐小舠敢莫千金收馬骨真成一笑擲鴻毛

夜半海風來最高江亭卷我三重茆一林月色曉還在四壁波光寒欲交皂蓋忽聞催驛騎綠

揚長繫釣魚舠也知窮達關天命誰把竹蔵管髮毛

廷實累約遊崖山不遂世卿在數千里外不期而同因亦有數次舊韻寄廷實

海中來覓羨門生雪浪如山故故傾盡舫兩期人不至詹崖一別歲頻更嘈嘈鼓笛轟雲下弄弄波濤到月明誰道青蓮李居士一槎千里共浮溟

和世卿留別韻



笑索南枝冷未禁詩情翻益別情深杯中淨涓知郊意手裡推敲失島心赤壁去看橫白鶴大崖不著買黃金山僧許借山房睡只許僧分月一尋

白首山中病不禁百年愚計謾成深四千客路旁人笑去位憂端各此心何限詩留何限意一囊人當一囊金江門細路細如線端爲高軒廣尺尋

代陳汝岳謝李世卿撰玩琴軒記

先子當年坐一軒軒中高榜揭無絃斯文觸目休論價世德流芳可盡年從此兒童堪我誦是何風韻與人傳道旁雖有崖千尺不得名家一字鐫

玄真送柑

溪園十月摘黃柑歲月將窮致小籃繞膝痴孫高起舞百年乳酒正開罇色香本出梨之右風味真無嶺以南不惜霜根傳藥圃白頭還解荷長鑱



讀丁知縣行狀申文後

州里懽騰此郡推揮毫今徹九泉知古來士論都元氣天下人心自秉彜太史書須凡例定桐鄉愛是長官遺憑君更向郊原問怕有人間未采詩

得世卿南安書

嶺客歸時一信通匆匆燒燭待開封心知別去千四折詩長從來一格工大意天開曾點識前塗誰貧阮郎窮世間浩浩閑來往除是青山不

負公

世卿寄示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舊律詩

復用韻荅之

山寺然燈客欲留客情到此淡於秋詩篇可續還杯酒行李無多共一牛峽水更看東逝急嶺猨那肯晝啼休舊題回首今如夢巢父猶應咲許由

將营土閣使人取材於海山颶作舟踰期始至喜而賦此

颶毋徒懷一月憂眼中材木稱心求老夫沌舒傾紅林秋浪來帆出白頭萬里滄波宜遠望四時風月欠高樓時扨版築休停手二頃陂田奉晚收



秋夕偶成小兒失解聊以慰之

崔顥賦詩黃鶴樓白雲黃鶴兩悠悠江山供眼不知老風月滿囊還是秋三試吾兒雖失解一花司馬未簪頭何人久抱遺珠恨黑黹抽成白黹抽

憶世卿廷實用寄景暘韻

東西垣竹影交歆坐到芭蕉月上時何處塵蒙舂試馬壁間苔沒舊題詩一杯脫粟吾將老萬里長風子可羈別有樵夫來歇擔晚涼松下一殘棋

永豊劉景惠持吾亡友羅一峯事狀來訪白沙道其尊翁程鄉宰肅菴顧交之意留余館中數日贈以是詩

儒官秋晚謝逕回林下齋扉不浪開顧我敢辭千古述故人真為一峯來風流想見雷封下消息通傳雪浪堆明發仙舟閑解纜屋烏情在莫頻催



贈潘上舍漢用前韻

東山月上暮潮回誰遣歸帆趁月開草屋肯留潘上舍玉臺還對古如來縱看溪樹交成幄又見秋沙卷作堆半醉贈君歌亦半教兒還覆一杯催

予欲為一峯傳而患無所本其子梁撰事

狀托程鄉令劉君肅菴肅菴以授其子景
惠至白沙寻捋考其事實爲傳無所復辭
顧吾文凢吾惧不如司馬可傳之遠景惠

行後梁兄弟以詩用前韻

北海真風夢始回誰將年譜到山開忽驚落月
神如在却對秋花咲不來雛鳳一群丹穴内殘
星幾點度雲堆春秋畫筆終難擬天地斯文更
着催

晩酌示蔵用諸友

何處氤氳到此溪香林高樹望中迷瘦藤拄月
秋山遠破褐隨風晩袖低廬阜亦開新洞府玉
臺還是古招提黄柑白酒誰賓主不放令朝醉
似泥

風清月朗此何溪幾個神仙被酒迷雲水此身
聊起倒乹坤入眼謾高低因過紫極聞丹訣旋
把黄金鑄水提問我何如蘇内翰夜觀赤壁踏
黄泥

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



三島近白龍天迴衆山低客携巻子抄詩草兒
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
沾泥

涪翁指點好濂溪老眼青天醉不迷五老峯連
湖月白緑荷風颭水煙低無窮光霽還相接太
極圖書謹自提懶與時人談此事風流真個隔
雲泥

賞音無代無須溪我爲諸君畧指迷開巻直疑
韓愈錯吟頭剛向孟郊低貪偷大樂遺真種爭
得刀圭出粉提晋魏以前無近體獨憐陶謝不
掩泥

東溪牽犬過西溪短屐衝烟步步迷秋竹苔深
人語静古壇松冷鶴巢低山花折去空盈把春
酒沽來不滿提咲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尚
蟠泥

屋上青山屋下溪溪山何處使人迷岩頭老樹
排風正門外番楊拂浪低東渚曉烟縈舴艋西
山夜雨落菩提消消却咲三江水未洗嚴光脚

板泥

漁翁向夜宿何溪月色蘆花到處迷蓬背風吹黃葉過船頭浪捲雪山低晚來竿綫殊堪弄老去干戈不着提自有平生烟水分何曾軒冕視塗泥

丹青不寫武陵溪只記桃花也着迷芳草獨行山路僻白雲相送洞門低喚呼竹笠前頭拜交付詩囊右手提風月滿山閑不住他時須用一丸泥



十一月梅開滿溪探花長是被花迷岩前老樹藤纏殺路上橫枝竹掃低香動酒巵羞欲軟影留山月不堪提逋仙此意還真否笑指江門屐底泥

贈朱玭還郴陽

君過衡山不上山祝融峯在有無間青燈此夜聞長嘆白髮何年許共攀碑蹟我留諸叔久酒杯誰放世卿寬明朝又別東溟去還着東溟畫裡看

得賀黃門克恭書

一封初展制中書萬里遼天見起居何處江山還著我斯文今古正關渠傷心入夜思賢母老眼當年識鳳雛濂洛諸公傳不遠風流衣鉢共團蒲

疊前韻寄逌子諮

少年誰授訪之書父子元來共廣居無極渾淪親茂叔西銘特達見橫渠各驅獨步空凡馬一鶚高飛失衆雛想得趨庭詩禮罷愕然木榻對盆蒲



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雪消爐焰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一一園花都傍暖飛江燕未將雛好春好伴須行樂東起松根七尺蒲

和元夕客中韻

人間樂事此宵同高坐春風一篙中無地張燈聊對酒是時聞雨不聞蓬推敲一字須公得剪刻千門亦女工厭見乾坤多事在紛紛萬有不

如空

次韻張侍御叔亨至白沙

生死遭逢未可知兩生名氏至今疑自陳多病廿年退肯與閑愁博得衰今雨侵人呼酒數瘦藤扶老看花遲繡衣未咲茅根秃來請延陵十字碑

舊事追惟喜復悲一生贏馬著鞭遲春來花鳥偏留賞老去膏肓更莫醫蘇子瞻家真一酒邵堯夫樣打乖詩同歌同醉同今夕絕勝長安別後思



次韻張叔亨宿別

春草江門綠兩涯隔江人唱浪淘沙好春剛到酕醄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僻地豈堪留客久連床端合拜君嘉明朝愛得酕醄別笑脫藤蓑付酒家

次韻鄒汝愚陽江道中見寄

幾番形蹟落堪輿我亦人間一腐儒遺我數篇風格別思君一夜鬢毛踈未知湍眼誰能恕可

復窮鄉自作孤十二窩中春自在打乖正坐不堯夫

春寒

江雲將雨弄春寒壞絮中宵褁作團二月北風還浩浩幾程西路更漫漫忽聞鶯語當窓沸想擬花枝翌日看天道陰晴也無定藥爐且可共泥丸

容一之飲僻家酩酊仆地戲作一之少有足疾扶杖

山人早挂十年笻勸率高低笑殺儂拾得旧中雙草屐知傾花底幾郫筒虛空筋斗何妨打造次文章莫浪攻見說綠楊津口月玉山先倒主人公



贈曹御史

吹斷南風雨一川畫舡到處是青天公程我枉聊經宿吾道君憂正百年東海病夫身自遠九霄孤鳳眼將穿不知詩史千年下誰與平章贈處篇

何宗濂書來推許太過復以是詩

後來鄉里不如前五百乾坤浪數年何地可投文獻駕平生願執菊坡鞭泰山北斗諸公地明月清風病叟天竊比聖門吾豈敢汗顏窓下讀來箋

題両山居士圖爲新淦李文光大貫

盤谷不知何處山君家真是兩山環萬杯春釀酒遺老一枕日高天興閑水墨殘巾感措大江湖前夢說邯鄲披圖一笑逢摩詰北沂南埪欲往還



讀林和靖詩集序

廟堂不坐周公旦到處山林有靡糜北斗收名千古獨西湖送老一杯誰鶴知好客來尋主月爲踈梅出併詩未肯低頭陶靖節掛懷身外五男兒

寄劉東山方伯用送緝熈韻

高山流水好鍾期不是西崖那得知舊雨僧齋勞枉駕秋風黻省近傳詩堂堂白日青天見眛眛蒼生赤子思神奬屢交終是夢幾時携手咲支離

寄謝天錫

不了從蕉病與貧小廬峯裡白頭新問誰肯我同精舍舊老思君是故人世事轉頭渾覺夢烟花過眼可憐春幾時來伴江門釣閑與諸孫講舊聞

次韻鄺筠樂哭子

八旬老眼爲誰枯泪盡家兒不受呼天下誰還禁此哭人間春巳背公徂肝腸裂斷詩能寫氣力傷多酒不扶正坐兩州消息好不遠家訓逐貧夫



次韻李子長至白沙

山轉黃雲信脚行西風吹袂五銖輕勝遊自喜多閑日衰病還堪逐後生白髮我因何事咲黃河人見幾回清看君合伴廬岡騁不獨能詩一技成

邀馬玄真用前韻

閑眠閑坐或閑行身老溪雲病亦輕客至正當

秋醲熟舡來莫待晚潮生江山偶得三人醉風
月還添一榻清昨日書來張主事頭顱空許老
無成

駐屐岡頭望且行轆轤閒轉釣絲輕秋風笳棹
來無遠夜雨溪毛剪復生精舍晚聞諸老共長
江東匯此門清李家子弟雖能賦浩浩之歌老
更成

再和示子長

名駒千里始能行何許雲霄一羽輕半個先天
無邵子幾回隔壁笑侯生李達　聖主重華理
遮莫清流徹底清手弄一丸無剩欠山林廊廟
總圓成

支離病骨此閒行搭颯短蓑何太輕人世萬緣
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秋還綠偷
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
康成

與子長說詩忽聞有談方伯華容劉先生
德政者因用韻以示



皇皇孔孟老于行公履何階是不輕萬有乾坤
渾欲動一波滄海莫令生閉門想見衡山大照
眼遙分楚水清肯爲蒼生留不去三年方岳豈
無成

候玄真不至用前韻

公來不來客亦行上江舡逆下江輕空聞此日
悲吟在誰問從前太瘦生竹月曉沉山閣冷石
壇秋老菊花清人生佳會真難必十度商量九
不成

野菊籬前引客行白牛拖轉小車輕風流有樣
看前輩笑語忘機接後生霜覺夜攤巖屋冷月
斲秋泛釣湍清東濱望斷漁翁地只費江門一
麥成

次韻羅冕

高笠短簑吾不疑白頭真結兩生知天生男子
非無事公是閒人莫廢詩十月酒多留客久千
峯月朗閉關遲夜深白弄江門遂驚起前灣白
鷺飛

送譚士直春試次世卿韻

山藤短窄製蓑衣獸錦長披力不支插帽有花羞我老鈎詩無酒送君遲相依綠樹聞歌鳥肯著黃金買侍兒草尾河南俱有識不知來歲狀元誰

種梅

晩從種樹作生涯十一月梅移帶花根著不隨風偃仰墻低惟信月橫斜夢中山我羅浮到雪裡詩誰處士佳君欲尋梅何處是江門樵路更旁叉



種樹

旱雨山泥滑展牙瘦藤扶路入雲斜東原綠映西原白一徑松連兩徑花實夜試看殘月掛春風須著短墻遮江門亦是東門地我獨胡爲不種瓜

長日山齋不弄棊只憑種樹遣衰遲小將梅逕分枳殼不怕松根奪荔枝帶雨烟光春淡泊隔墻花影晝離披等閑俗討休相聒拄杖來看又有詩

元旦次榮敷韻

謝梅開杏了何疑一節花應一節知拍岸綠波春映閣囀枝黃鳥日撩詩江山若惜閑懷早歲月偏驚聚首遲繫馬王臺重引望白雲閑與鶴同飛

輓黎雪青

詩草人收咏月亭先生何處獨登瀛山雲日暎新墳白齋榜空懸舊雪青到了有生還似寄尋思是夢不如醒祇應更坐蒲團破讀盡琅函幾部經



劉進盛書來勸著述用舊韻答之

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惟須酒管勾風光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遲青天試問東南上何處凌空拄杖飛

用前韻寄羅養明工畫竹

東西擧踵笑人疑種種邯鄲夢豈知風雨揮毫

千丈竹江湖回首十年詩數杯歌舞燕春淺高枕乾坤得老遲閒道一枝棲亦足剌天那肯逐群飛

玉臺次楊敷韻

咲倚長松咏晚臺三三兩兩共無懷人間紫府千回夢我共黃雲一路來鹿洞當年尋李勃鵝湖今日想東萊將軍夜半還能飲欲引東溟入酒杯

與楊敷投壺

矢戰輸嬴更不疑老年精力此壺知君斟大捷休疑手我放微酣好賦詩三舍避人心每下一床對此意彌遲乾坤妙用安排外肯放絲毫到奕棋

楊敷別後有懷

春潮渺渺獨來槎春雨霏霏別釣沙海味豈能甘此客華山真本屬吾家青畬綺陌千條柳紅脫荒溪幾樹花老脚尚堪遊走在紫藤高柱赤城霞



江門春雨送歸槎破帽排風落晚沙向暖野鶯猶戀樹感春遊子未還家山瓶免續沽來酒草閣空殘別後花明日越王臺上望白龍何處杳飛霞

贈趙日新還潮州

千里徵文到此堂東風歸棹夜相將雨餘帽頂天如洗花落舡頭水亦香耆德每勞休講席臨流覩爲濾椒漿潮人共宥文公教趙德文章獨擅場

送順德李縣幕岳兼呈吳明府

江上清風不卷沙山中濁酒未藏家數杯送客發孤唱半醉扶吾來小車莫使長官愁案牘當令滿縣種桃花敝居正在廬山下幸不來時路口又

春日偶成

鞦韆飛飛花映窓流鶯恰恰柳番江出墻老竹青十箇泛棹春鷗白一雙暖日暄風酣獨卧來牛去馬亂相撞江山指點非無句誰致先生酒百缸

贈余進士行簡別

行藏今古漫云云誰把姸媸鏡裡分鄕里論年多拜我雲霄步武不如君短檠課好都黃甲獨板門深只白雲欲識江門歸別意東風吹面酒微醺

雨中偶述效康節

江門何處遣詩懷風雨終朝閉小齋同社客來休見問臥家人懶不安排煙浮石几香全妙露滴金盤酒極佳半醒半醉歌此曲不妨餘事略詼諧



今雨還留舊雨蹔消襟涼氣似秋天偶因門外無來客得向山中作睡仙樽俎喜撤朝暮醉鶯花撩亂兩三聯只消詩酒爲堅壘肯放閑愁入暮年

、

山房四月紫棉衣無奈連朝雨欲欺老去杖藜終穩便朝來花酒又淋漓昔賢曾共骷髏語今日寧求俗子知莫笑狂夫無著述等閑拈弄盡吾詩

次韻李憲副留別

一莖白髮未生鬚四尺黃金猶帶身歸去且看湖上月相思還慰嶺南人情閑遠別詩難寫花不能言鳥爲申紫陌朱門天上事華山都道不如貧

次韻薛廉憲見寄 華褒之褒非所敢當惟喜詩律之嚴整命童子作越聲歌而和之耳謹依韻一首錄上不侯傾蓋之愛與區區傾慕之忱一寓于此惟高明容之

嶺表生民澤可涯九泉吾恐躍枯骸谿開天日驚人眼措點江雲詠此懷弄釣不生鯨尾浪入山休攜鹿門鞋松根坐滿廬岡月夜引壺觴埋泰階



承白洲李先生見惠白米鮓酒香茗諸品不勝榮感用韻以謝

含釣閑緘綠水涯偶來雲水弄衰骸即炊雪粒供朝饌便寫鮓漿放老懷海上旌旗頻照眼城中塵土未粘鞋廬岡此日還精舍賓主何時更兩階

次韻劉程鄉至白沙

七月紫蘭開我家是誰醉插滿頭花千峯有客同文酒三日無錢落盡又製錦手將龍補袞釣魚舡載月橫沙人生出處各有意敢向秋江問去車

九日小廬山示諸友

九月風光滿薜蘿一年天氣最清和泛花殘小潘郎醉擊壤聲高葉子歌東海傾心狂措大南山當面老頭陀謝生愛卜葵根宅說道葵根月更多



九日下廬山

秋風浩浩洗芳甤瘦盡千峯雁始飛南海一波長不定西山半面却疑非醉拈禿筆題蒼壁咲插寒花弄彩衣樂意滿腔推不去狂歌待得晚鴉歸

奉陪方伯東山劉先生徃厓山舟中作

且作東山管病翁乾坤今古笑相同高松落落都擎日寒水粼粼不起風附子大黃天下藥虫妖鼠怪世間兇數聲鼓角滄溟暮奇石舡頭鬼拜公

東山至厓山議立慈元廟因感昔者夢中之言成詩呈東山

海上一陵何處封劉翁今日問陳翁天翻地覆諸王世草死崖枯十月風慨慷尚餘精爽在依稀猶作夢魂通江山指點真還我棟宇商量更待公

元日有懷楊榮夫示陳東淵



今年酒不對榮夫來歲東淵對我無人結靜緣依嶺屋日浮春色上桃符哀鴻叫月今何向野鶴穿雲不受呼老得身閒須愛惜蚤馳虛譽費支吾

代簡荅林蒙庵先生

空山歲晚未逢君天許窮交只白雲賢聖中庸非我夢東南風月可誰分浪求去馬真堪笑欲報來鴻未有因千古遺篇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蒙庵問所著書）

次韻興化王太守諸公會飲顧通府宅見憶白沙聯句

兀兀騰騰且白沙鐵橋歲晚未移家子規枕上無人喚枳殼江邊有酒賒萬物有成寧免壞百年無喜復何嗟漁翁欲語滄溟外安得諸公共釣槎

次韻顧通府擬歸索和章

山居還有萬椎無童子朝朝告水符我得此生真得矣公知人懶不知予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惟有白龍池上月夜深來伴老樵夫

眼中魚鳥異飛沉天損真誰不受侵別駕何須稱我病諸公那肯借人深三年入報天官政再命來腰刺史金何許幔亭君欲去虹橋跨月幾千尋

次韻吳獻臣明府

白雲流出一溪開照見人間咲咲顏年少不妨投筆早路危須信著鞭難乾坤許我具隻眼名



利真誰破兩關千古伏波如白日等閑猶謗載珠還

千古聖賢孰與閑穎陽剛好對商顏看來彭澤都無累歸去紫桑便不難踏裏嬌兒方偃蹇登高羸馬怯間關思君坐歎江亭雨何處蒼煙鳥欲還

小酌次韻

清齋不厭紫芝貪夢裡衡山欲借春日麗好花花當妓水流孤月月隨人香醪數斗過伏臘高笠一流無主賓醉膽不知春事晚風飄紅雨點苔茵

散髮老翁歌飲醉飲醉天氣正初春鶯花歲辦千篇課風月天生一樣人不腆杯盤由老婦極疎言貌接親賓香輪不輾蘼蕪破又長溪頭幾尺茵

次韻世御贈蔡亨嘉還饒平

大崖居士此彈琴誰繫孤舟綠渚尋滄海我真忘僻遠雲山公肯到高深鼠肝蟲臂都歸幻雪

月風花未了吟淵眼欲知留客意廬岡孤月正
天心

林子逢至白沙作示之

舊雨還君紫薪詩秋風過我白龍池應看褒俗
人情破肯放中流柱脚欹弄影果誰非稚子請
纓正白不男兒人間若問逍遙化紫極宮中有
一碑

世卿赴順德吳明府之召五日不返詩以
促之



何處千杯一放歌楚雲岡好共婆娑百年幾見
都難說一日三秋不啻過索笑梅花催杖照
眠山月淵吟窩高栖遠卜衡陽下却到而今夢
更多

今雨相逢聽此謌江門漁父老婆娑紫霞酒琖
千回醉黃鶴仙人兩遍過這莫支離親藥棗何
曾造次出眠窩廬岡準備明朝飯小市津頭鮭
鯰多

一之夜歸自楚雲臺失足墜臺旁溝諸生
扶出之予聞大咲與世卿各賦詩唁之

力危掉却手中筇正賴諸公救得儂横加斷岸
懸雙足淵吸清溝到幾篙綿力不禁心轉怯襄
年長苦病交攻無端輕渡天機破能躍能潛果
在公

次韻顧通判夜泊江門見示

病裏春秋六十更酒杯無日不淵明還將白髮
供人事自許青山不世情版籍又勞今別駕風
花帶管老先生紅葉綠浪江門路肯放孤舟半



夜行

送羅服周解館

戀戀江門愧爾曹不離酒處見揮毫等閑歲月
抛鉛槧不賣聲名到桔槔幾個兒童供白髮一
年燈火伴青袍看花肯續春來約莫待黃鸝辭
碧稍

尋梅飲李鴻宅用服周韻

應有花神候水西曉林香霧隔窓迷君謀萊婦
肯沽酒我愛孤山來杖藜香影句中無樂府梅

花村裡有招提東風未到春先到莫向南枝着
眼低

次韻顧通守

到處能開觀物眼平生不欠洗愁杯窓前草色
爛凝緑門外波光月蕩開歌放霓裳仙李白醉
空世界酒如來春山幾幅無人畫紫翠重重疊
晩臺

留世卿飲用前韻

大崖居士且徘徊老婦家中喚洗杯園花當檻



春饒咲竹洞封雲畫不開一冬菜飯留君住萬
里風舡破浪來看此詩情似坡老楚雲臺是妙
高臺

與雷震東

何處黃公客欲還黃公山亦小廬山往來雲水
兩三葦粧點春風花柳間岳色晩行湘浦望湖
光晴到洞庭看有詩都鄙逍遥送九萬扶搖一
日摶

與雷震陽

近午黃鸝鳴樹樹深春紅雨落山山誰開燈火
書帷地卽在丹青畫幅間醉墨收歸湘篋富狂
詩抄與郢人看墻隈只欠梧桐樹高翼還隨老
鳳搏

與李巖

野鶴將雛到海還楚雲歸夢幾鄉山羡墻見我
三湘外歲月還君五嶺間杏苑不禁春意鬧羡
人爭捲繡簾看長安莫買乖崖醉太華長留睡
老摶



次韻顧別駕江門夜泊

雲卷晴波千里白帆收落日半江明遥看煙際
樓臺迥不受人間鼓角驚碧玉偶逢須着眼黃
花已過更揮觥眼中別駕如君少傾倒尊前接
後生

次韻伍南山賀碧玉樓新成

脚底江山不浪開小樓占此是天裁光流南極
窓前桃春滿東溟掌裏杯碧玉久亡今復見白
雲朝出暮還來梅花又報羅浮信月上江門載

影回

百尺空中天眼闊三更月底夢詩成安排枕几還公睡已有闌干信客凭鄉里過從盧行者海山或遇羨門生當年碧玉無留賦何處青雲更擬凌

再和碧玉樓韻

乾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着句眼空江海咲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盡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遶文川迴



讀世卿蓋卿挽五羊鍾狂客卷次韻

李家兄弟各才良誰爲酬知水鑑光天地好人還自好古今狂者豈皆狂碧油帳遶青絲鞚紫錦囊封白雪章萬里平江能送我十年燈火夢淮陽

次韻見訪

春曉不扃岩上扉遶闌紅紫欲開時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滄海壓爲雙帶遶青山高起百重圍赤堀居士來相訪袖取雲笙月下吹

飮酒

酌酒勸公公自謌三杯無奈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義一咲功名畢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到春來詩便多

君莫停杯我爲謌我今忘我是誰何避人懶弄舡頭笛對影非無月下蓑廬阜春雲眠華岳汀門秋水釣銀河竹弓挽住閑人手漸覺年來射鴨多



再依韻荅子長

罇酒相逢喜欲謌眼中人物又如何山光開戶青遶几草色停舟綠滿蓑東泛與公剛到海西遊去我莫踰河古今勝負彈棊手閑笑人閑局面多

聽到人間寵戚謌馬周無病謝常何江邊野艇眠依竹日出東山催著蓑自古或由詩入相如

公真有口懸河山樓盡日同揮琖花落黏罇晚
更多
逍遥華頂放仙謌華頂不登君謂何仰攀明月
天幾尺中借狂夫地一蓑亦見軒轅來鑄鼎不
聞夫子嘆臨河赤城路隔芳菲斷一醉碧桃春
更多

張主事報林縣悼歸過五羊用飲酒韻

太白峯頭太白謌太白不歸天奈何風雨驚回
一塲夢江湖拈起十年蓑山僧借喻葫蘆纏武



帝牧切瓠子河若道維摩元示病老夫當日病
還多

張地曹見和飲酒數篇復韻荅之

若比漁翁別調謌不将遺響弄陰何往來釣瀨
生春水多少歸人著舊蓑學士有戕飛紫禁（張東
白上疏乞歸）東山無計謝黄河（劉時雍修黄河）閑人只謾閑
料理春雨階前草文多

将至廬山有作和吳兆麟

欲翁還舒雲以之半陰半晴三月時君謌一曲
來陶謝我把諸峯坐武夷岸夾桃花歲釣石春
來江水入園籬孤山蕩破廬山影看到廬山幾
犬詩

和景孚遊山

樹底樵歌鳥欲飛澗邊苔色上人衣碧雲洞杳
春蘿合紫蕨山深舊路微問我行藏今老大伴
人遊走只童兒采芳莫道無年少領得濃香滿
袖歸
青雲偶共白雲飛白雲閑瞬山人衣一路風光



春淡泊隔林煙靄書霏微江山到我無前輩造
物磨人是小兒花下一壺休瀉盡明朝留得送
春歸

得世卿書訝其太略

曠年爲別此封書應是山人半醉餘海月闗鐏
聊復爾楚雲回首問何如春來幾處藩籬破老
夢千年木石居笑割衡山共君老黄公何處且
茅廬（黄公世卿住處山名）

荅世卿書

報荅還山第一書筆端有眼咲談餘行歲付酒君亦醉兄笫論文我不如髙榻忝同他両坐西山剛對此溪居因君料理安身處多少人間未結廬

追和劉文靖偶得韻

千峯贌月飽清真到處風花對賞新菊徑豈無蓮社酒遠師當與長官親經綸誰試期年手著述空嗟百代人安得畫師深此意不将朱白浪揩春



三復遺詩有訂頑月中顔色見松關頭顱本自成三極噓吸猶堪塞兩間老至不知何歲月古來無恙此江山莫輕語默論前代天與閑人賸與閑

吳明府約過廬山不果使人送菊酒至用世卿韻荅之

合是先生酒處偏菊邊月下不成眠兒謌野酌三杯後花近藜床二尺前大塊了空無極眼濂溪分付小圓圖長官觧記廬山否略欠廬山一日縁

次韻顧別駕奉寄彭司冠 序云別駕顧勉庵留司冠彭從吾先生得請致仕還莆賦近體詩二章賀之謂僕受知於先生者不可無言既示之詩尋又以簡來促因走所聞附其韻為和荅之詩非所欲聞於司冠者也

今代爲官到六卿閑中此老最光榮面前路闊身須退闕下人嗟代有名晩秫還家新釀熟溪鄉識手樂苗生相看不厭崙山好笑拂松根坐月明

二疏誰忝漢大夫都門今賣送歸圖豈無然濟酹當宁巳道頭顱非故吾自古功名閑寵辱幾人廊廟不江湖木蘭之水清無恙以配先生不可乎



嘉會樓用顧別駕韻奉荅熊侍御

遠之非有近非無草色花香造化摸伐頃咲談飛鳥過冊青樓閣爲公扶煙霞舊隠移匡阜水月新塋有鑑湖若個江山可歲拙幸來相賞莫相圖

壽王松坡用西涯韻 清戎王侍御父

雪晴驄馬自知津誰道梅花不是春玉節趍歸
生日酒松坡未了白雲身父子箕裘真有是江
山富貴小看人徃來獅子峯前路洞口榴花幾
度新

待黃太守見訪時當考績入京

端陽春好是公閑公莫朝天不放回肯來嘉會
留一日更傍梅花勸幾杯踏歌漁父江邊醉吹
遂仙童海上來問我擁旌何處客畫舡撑月此
徘徊



病中寫懷

世間賢智皆青瑣海上田家只白雲多病一生
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君諸公莫要進章說先
帝曾將短疏聞何處擁旌來勸駕買羊沽酒惜
殷勤

總爲功名歎白髮不將富貴薄秋雲雖然久病
無官況每拜名香祝 聖君九十萱親誰待老
幾竿竹主話空閑定山何處無來耗惹得江門
夢寐勤

送左秀才次韻

脚底千峯不作難天涯相望幾間關孤村水月
能看客一路梅花直到山畝畝未應同我病乾
坤那肯放人閑東南更有春如酒肯到明年二
月還

雲蘿處士挽詩

誰聞三畝卧雲蘿洛下元稱安樂窩風月尚留
詩卷在經綸只放酒杯多身將沙鳥還賓主情
擁山花當綺羅四十五年成一夢乾坤回首恨
如何



次韻汪御史留别

百代文章百代儒小將碧玉贊黃虞功名路上
多塵土桃李人間見此夫頃以高談知識量未
聞俗態是規模不因指示晨雞唱白日誰知有
兩徒

張生以詩來謁次其韻荅之

閑坐蒲團幾個穿晚留一影畫漁舡日長睡榻
千峯裡春近柴門五柳邊在處雲山皆我樂後

來友鉢是誰傳諸生莫有登瀛步爰結而今病鶴緣

八年春部書復至顧別駕以兩司之命來勸駕用舊駕懷韻賦詩見示荅之

恰恰啼鶯初變樹翩翩官騎忽穿雲杯觴花底杳迎客鼓笛樓前鬧送君老態一時都共見公評三疊敢相聞白頭空有丹心在北望天遥敢戀勤

名教可尊誰敢後少年空有氣凌雲得終殘喘



留將毋直擬孤誠死報君俗變唐虞今日討德光堯禹萬方聞太平何處無歌頌卧聽蒿萊擊壤勤

贈林府尊

收斂精神入太清糟茅無計遣書程兩三別駕風隨動十數花封月最明露晃江山無愧色攀轅天地有真情東風欲別仙城樹滿路啼鶯是頌聲

壽月溪翁爲順德主簿張如玘

花影搖溪水半篙晚風送上釣溪舠乘流曳轉波間綫擊楫歌翻月下騷元亮此生惟盞酒瑶池何日更蟠桃憐封主簿微詩急再拜江門致幣勞

次韻鄺筠巢早春見寄

城郭塵埃不到身扶溪看老百回春里中物態渾非舊墻外桃花只賣新此老直於三代見諸郎雖在一官貧楚天何處堪回首目斷襄陽不見人



次韻王樂用僉憲見寄

七十餘年未覺新鼾眠猶是向來人春杯斟盡啼鶯外晚笛吹殘釣渚濱人世謹防開眼錯此懷得恐到頭真青山果是無心出何處眠窩共卜鄰

次韻孫御史別後見寄

宾宾宇內繆相賓處世如撑石瀨舡赤土喜逢三日雨清談留到二更天山中宿鳥知投樹水底潛魚不離淵明日盡舡賓不顧襄龍翔鳳有

來篇

白髮滄波了歲年偶逢佳客話延緣鳳毛五色能驚世駿骨千金表好賢索莫杯盤津口月掃空雲霧水中天寧知此地千年下追詠能無千載前

次韻張侍御叔亨見寄

月出不局溪上門白頭漁父向人言扁舟自唱濯纓曲四海共知明主恩小飲未嘗沽市酒狂書時復弄茅根相思也有螢窓夢夢見當年住處村



家國不分無二門君今與我皆忘言五倫首重君臣義一體元同骨肉恩長養嘉苗休失實剪除惡木不留根他年我見張文獻異代風流嶺外村

北溪客球來訪答之

孤月正酣東閣驕清風又到北溪舡看君迥出諸容右問我何如十載前劍氣燭天堪引望桃花照眼未須憐山中碧玉仙家物已証先生作驕仙

三月風光遍海埏誰家園裏棹舦舡一身變理三杯內萬古乾坤半醉前幾度寄書言自愛何人挈榼荷相憐自從托契中山後却笑地仙是鬼仙

鄧後主喪兄慰之

每恨思君不見君一哀何處隔秋雲客來每及難兄問訃至那堪故友聞碧玉三年空枕塊廬岡四尺自封墳青天幾度看明月骨肉無言兩地分



次韻王叔毅弘行人見寄

駐覊花邊聽鳥音青山何處想登臨肩頭伊尹方能任脚板鴟夷未了心歷歷更宜觀往古炎炎何敢羨于今相逢杯酒喜共醉相憶詩情還自深

高棲何處可逃名說着衡山便有情不住三年思乃舅可無一字寄金陵麻衣豈是無高論着水還應作貴卿他日五峯供我粥不知誰是老

門生

次韻余行人瀕見訪

年富豈知行路永眼高猶喜問人多荒村古木雲長鎖白鳥青天水不波老竹忽看高鳳下短墻無弊小垂簾憑君寄語東山道神禹無功在九河

贈劉秀才

江門舊雨長公詩今日江西學者師弘治以前無此詔宮墻之内幾人知詩書豈但供時好進退多應與世疑百歲光陰同轉瞬老夫雙鬢已如絲



次韻荅張天祥秀才

一處尋芳九處空遠隨溪舫訪溪翁請還几杖歌春鳥學製綸竿弄晚風幾樹江山憐晚暮十年遊走羡兒童張生來問衡山道又問衡山孰我同

次韻孫御史擬弔崖

瞬息人間三百年尋常興廢不須憐崖胡此賊真無賴中國何年壞守邊信國不來知有罪胥齋當仕豈忘天太空不語乾坤病萬歲千秋老涓漣

容彥禮率諸弟同在館下彥昭彥禮彥貞相繼而逝彥潛今又卒感而有作

水光山色兩依然不見當年載酒舡老我交游跡後進君家兄弟散朝煙兩峯彥昭號脚蹟今安在彥昭常遊來豐一浦謁羅一峯於定山彥禮碑詩久未鐫未欲爲彥禮墓誌未刻莫道江門空識我千秋遺話及璣璘



悼彥潛用原韻

山樓耿耿夜燈然誰借東良一日舡泪逐花溝因暮雨愁迷鵲樹條朝煙養生有命妨新學入社無題後舊鐫坐次君將昭穆定九原新兆有東璇

次韻劉少叅嘉會樓

一曲江邊一小樓淌川風雨夜來收扁舟東泛桃花水香徑旁通杜若洲樓下脫蓑眠翠浪樓前揮袂揖浮丘公來二月春多少兩度詩筒向

此游

天氣初炎過此樓江邊春色未全收煙消垂柳初凝岸風遞平荷尚隔洲破屋數家還碧玉好山何處更丹丘兩公勝會真難遇結綺臨春是別游

寄李世卿

再過湘江踏浪過一帆西去傍煙蘿家臨漢水心無住人到衡山興亦多豈是兵戈愁阻絶不因婚嫁笑蹉跎白鷗肯信閑於我也解忘機浴遠波



湖北竹枝高自歌釣絲千丈引垂蘿煙霞脚底真曾到歲月人間頗厭多雲水與君終浩蕩題緘寄我莫蹉跎秋風脱駕衡山下共泛清湘明月波

次韻張東所元旦見寄

未到朱陵古洞門一封先荷沈公恩聽窮殘臘還憂病吟倚東風欲斷魂紫蓋不知誰是主青天無盡鳥空騫山人只合山中老一歲桃花種一根

再用韻答黄大參見寄

數篇何處好懷開疑是江門得意回嘉會樓前曾駐節芰荷香裡小持杯急呼童子燒香讀重遣黎生送酒來咫尺端溪不能到只憑清夢與徘徊

別來幽抱不曾開長夏思君日幾回使我能吟白雪曲須君共對紫霞杯彫枯老鬢尚未已狂殺春風肯再來莫爲廬山動高興紫薇花下少徘徊



答鄧督府

不見如今五十年賢關風韻想依然衰齡我有無窮朽督府公通第一箋頗托經綸均嶺海莫辭將相作神仙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

次韻臨汀鄔先生

水滿江門弄釣時一篇誰借病翁詩忽聞天外舒長嘯都與人間作廣基海月偶紆南斗望風

光未遣北人知欲知此後相思處千載神交在舞雩

贈童子父住侍父入京

還着小坡隨長公天葩未吐孝經通青襟誰不羡童子白髮我徒成老翁暴日家聲從此大凌雲氣魄蓋人雄曲江清獻鄉先達敢道後來無此風

三贈文都

小住江門四十年隔波相應荷相憐窓開四面客通剌酒覆三杯月到舡身上紫袍知有相書中碧眼亦真傳明朝庾嶺高四首萬里晴波正接天



靜軒次韻莊定山

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當説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真團蒲坐破千峯月信手椎開六合塵無極老翁無慾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次韻奉答廷贊別駕王先生見寄

年去年來年復年浮生此夢尚依然不知草閣千峯外坐到蒲團幾箇穿馬跡交時驚亦進鳥鳴哀處鳳還遷兗州別駕憐同姓不欠人間二頃田

次韻梁平樂見寄

江山吾愛艷陽天花柳青紅共一川眼底秪應無外物筆端何病不能圓幾番作夢因何事兩度傳緘莫有緣共語喜逢丘御史沉痾端爲長官痊



次韻答太虛上人

雨過山中百卉寒人間回首又春殘徒聞有病肱三折未試回生藥一丸石洞棲賢終苦節太虛持律最清端年來雖闢逢經教却與無言是一般

次韻沈督府見寄

誰是朱陵洞裡人世間此畫合描真一瓢未醉山中聖七字先傳筆下神青玉有期看我老紫芝無語爲誰春還公一岳一萬丈半點飛雲是

近儺
不住東南四百峯鐵橋山淺笑迷蹤喜闢世外
無塵地來伴巖頭掛月松鍊鼎便分煨芋火道
人元是賣鹽翁先生數上衡山頂紫蓋峯前望
白龍

壽吳黃門母

何處思親錦卷封荷花高映壽顏紅喜看還雜
來天上不覺依稀是夢中幾歲風光依北極半
簾月色見真容不辭頌禱遥相賀却對江山語
未工



用鈞巢翁韻兼呈翁

酒處能歌未盡閒還從酒處説功勞每因興去
開三徑日對花來醉幾遭春意滿腔成浩笑花
神觀面見揮毫南山向晚無真意只謾悲吟也
未高

邸報劉亞卿先生以今冬十月得請還東
山喜而有作

衡岳五峯青貼天諸仙高步碧雲巔特書八字
非常見遣告三生是別傳一壺想共宋陵酒七
字先哦紫蓋篇紫蓋山名今夜江門看邸報東山元
與岳相連

和答李子長見寄

賢聖由來病有之那堪一病屢移時心寬不怕
思眠早性慢終應得老遲白首喜同湛雨坐青
燈細話子長詩定山却喜劉文靖賢華如何都
不思

次韻莊定山曲阜道中



曲阜之民如崇陽五畝之宅樹以桑太牢不驚
天子詔百里豈負聖人鄉爭得綠蓑插羽翼可
憐白髮來羹墻先生也未忘洙泗獨立源頭一
詠長

次韻莊定山謁孔廟

六經如日朝出東夫子之教百代崇揆之千聖
無不合施之萬事無不中水南新抽桃葉碧山
北亦放桃花紅乾坤生意每如是萬古不息誰
爲功

卧游上游莊湛民澤

上游洗足意如何到我來時還放歌秋半寫空迷菊酒月明舞爛釣江蓑閑將野馬爲賓主笑把山花當綺羅人道上游真個好上游固好遇人多

黃雲之高高幾何黃雲山人發浩歌短響大雲白雪曲長裾拖地赤藤蓑黃鸝白爱歳深谷野鶴高飛出尉羅山路相逢休問訊山靈掩口笑何多



次韻張主事答鄧督府

萬古人心萬古天江門漁父笑空眠幸逢嶺外千山靜共荷臺端一老賢群趍豈尚班行羨美譽當今世代傳却憶東山天下望不留今日鎮三邊

撥悶漫書

撥悶江樓病有詩詩成即事且堪嗟江山莫嘆無前輩造物何嘗不小兒物遇歳寒形自性天于定後見真機大易發揮群聖遠碧玉山人近有詩

自怡堂爲増江湛演題民澤世父也

十畝林中半是塘一蒲團卧花中央百年真樂超人世萬壑清風在此堂洗足正當鐵橋水振衣小坐黃雲岡四百影斜孤頂月任是神仙也括囊

丁長官祠秋祭示里人

蒼凉月色皎秋晴海濶天高思已寘當日疲癃均乳哺于今畎畝盡謳羹一詞已表桐鄉愛列



傳還須國史成霜耀星華朱鳥上水涵山骨鐵橋清

夢莊定山遣使來問夢中以詩答云

定山歸後再清康夜半呼兒喜欲狂夢遣長鬚來問病故應早歳見羹墻文靖一生隨老筆太虛四大作禪床南北地殊生異世先生何處問行藏

曉枕

碧玉山樓曉枕眠獨吟樓上笑陽關人世誰爲

児女態道流空說化形仙衡岳開山秋正好春陵望岳地相連碧雲野路無羈絆五尺冊藤兩屐煙

答雪齋先生惠曆

滄波老父多閑日碧玉先生著破巾一榻久便深谷卧百年長借内臺春新書毎用知時令寵貺多應及里人鶴舞雲飛皆得意坐看百粤盡歸仁

次韻吾縣傅見寄

黃菊開時霜滿林山風吹冷薜蘿襟肯忘沂水歸時詠也到廬山酒處尋自得不須言有命太虛元只是無心白頭不作人間夢一笑江門邨亦深



次韻鄧督府見寄

眼看百物隨時過路有千岐到處多想見精神官裏坐不離文字手中摩白衣管領千峯醉黃菊商量九日謌堯舜浮雲無一點廬山何敢更差我

衡山和李子長見懷欲過江門

新詩把讀大開懐久病諸生擬到崖身上緑蓑都舞破雨中黃葉忽飛來酒逢菊日何人送月照紫關毎夜開廬阜歸來見東髮華陽巾好為公裁

秋來風月不開懐暮送朱陵百丈崖青玉拂開壇上舞紫鸞持入手中來野心雲水潜孤笑老眼乾坤病一開誰道李家無子弟紫冥句在不堪裁



再次韻答子長

懐極開懐是惱懐捉君手拍到天崖杖挑南極星隨去人到西山鳳不來久坐或聞仙馭過登高時見洞門開誰知山石書題遍笑倩何人為總裁

次韻汪鼎夫侍御壽毋生日

可恨白雲無羽翼白雲朝暮在江南君親於我皆無盡忠孝須君兩不慙錫命有封當第一折肱治病不論三高堂壽學重陽近又借黃花一

度酣

次韻吾縣傅登嘉會樓見寄

醉下江邊百尺樓浩歌一曲有陳留想當詩舫忘眠夜正是廬岡見月秋青紫要途何足顧江湖豪氣未全收去尋野馬氤氳地即是人間第一流

贈林教諭汝惇

舞雩聲響在春殘只隔人間幾片山偶此通名秋竹院共君弄艇蘆花灣常於嶺右觀諸夏剛被梅花送一寒普贈乾坤唯一點萬古長留宇宙間



贈鐫者何侃

一鐫一字一磨礱萬歲千秋感激同未蠶碑前元屬我到書冊後却須公萬里雲霄回鸞鶩瀨池風雨舞蛟龍不知費盡閑心力誰傍斯文與計傭

贈何侃如潮州刻三利溪記用潮州寄韻

咫尺荊州地肯容清光偏照草門中獨憐孺子才堪賞不道詩人巧更窮已見千門傳好事可辭東帛聘鐫公潮陽父老如相問爲說周陳共此風

聞緝熙授平湖掌教

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音書又一鄉溟海心情真自遠平湖風月可誰將山中舊坐香根老耳畔新聲木鐸長衰病未知何日起扶留窓下正抄方

詩羅憶世卿廷實用前寄景暘韻



東西垣竹影交歆坐到芭蕉月上時何處塵蒙春試馬壁間苔沒舊題詩一杯脫粟吾將老萬里長風子可羈別有樵夫來歇擔晚涼松下了殘棋

次韻廷實示學者

樹倒藤枯始一扶諸賢爲計得無粗閱窮載籍終無補坐老蒲團亦是枯定性未能忘外物求心依舊落迷途弄丸我愛張東所只學堯夫也不孤

讀茂卿次韻呈定山先生詩有夢入羅浮之句用韻寄答時世卿在白沙

鶴避茶煙信有之買田招鶴是何時百年睡息深華岳九曲歌聲斷武夷有客到齋言種樹呼兒揷柳當編籬誰知萬里東橋月夢破羅浮亦有詩

東橋茂卿住處

彼此衰榮更共之年過六十是衰時黎羹頗恨無萊婦卉服都忘在島夷水暖河豚吹細浪露寒秋蟹過疎籬江天好景無人畫每要先生藉入詩



太虛上人以所註定山種樹詩見寄喜而賦此蕪稿呈定山

四十年前從事勞老來萬首放詩豪這回種樹心全子若個山僧眼揔高米送定山居寺近書來南海與神交白蓮不結揚州社賓主依然是遠陶

追次康節先生小圃逢春之作

時物紛紛共關姸好春多在語鶯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逕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而今我是孫思邈自古高人方文圓

悼李九淵

九韶已死微君老我與深之事偶同此夜北風吹白髮舊時明月對蒼松聲名還許輩流上歲月忽消鉛槧中莫笑腐儒無厚業尊前又手鳳駒鴻



严子陵

羊裘不返道終疑玉帛雖來事可知天下君臣光武詔世間膾炙子陵碑故人不改狂奴態一事堪爲百世師九鼎漢家從此有聽歌山谷老人詩

桐江秋水來天地照見千年老鳳還太史直書形迹外先生猶在是非間交情此去投當宁年事何勞列從班欲向東吳問遺老江湖容有此翁閑

先生如此亦天民高坐桐江一水濱却到陵夷排亂賊方知名節是忠臣白鷗自去江湖遠黃紙向來道路頻徃徃見人東廡下傷心一代帝王真

過康齋與弼先生墓

桐園三尺聘君墳猶有門人爲掃雲此日英靈應識我斯文風氣莫如君吟殘老杜詩千首看破伊川易幾分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



弔鄒汝愚謫石城

少年爲意儘崢嶸謫死天涯二十零舊雨不留花縣榻秋風還問石城旌兒啼母絶家何處水宿山居路幾程人事每將天不定文章何用博虛名

江月無光江水寒角聲杳杳夜漫漫孤兒歲月初離乳夫子風流儘盖棺身後豈知名可貴世間長苦路行難鴟夷不亂當年計還得雲門枕上看

弱女孤兒哭作團歸槎渺渺倩誰看乾坤敬士此邦伯生死交情非長官遠陌不堪窮塹眼寸腸何直百憂端欲陳薄奠無由致園橋山巃領一盤

脩短榮枯分各該荒江落日爲誰哀詞林當日人如夢虎榜今朝馬又來功利紛紛難入手乾坤滾滾負多才若將禍福論天道顛沛如公豈理哉



留別諸友

臺書春晩下漁磯中歲行藏與願違鷗鷺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難將寸草酬萱草且著鶺衣拜袞衣但得　聖恩憐老母濔舡明月是歸時

崑崙西北是宮陂滅跡烟霞我自遲獨往恐逢江上雪相思還寄隴頭枝風雲想見千年會消息終還七日期總爲高堂難離別乾坤行道豈無時

要服松花一大車顛毛舊白齒牙疎非關聖代

無賢路自愛清風臥絳厨道人或逢人賣癡眼中誰謂我非夫他時得遂投閑計只對青山不著書

釣渚風長裊故絲水花含笑海鷗疑都將老子行藏意分付東濱水月知自昔盡從巢許後而今豈異 帝堯時憑君寄語張東所更與飛雲作後期

石門次林緝熙韻

與君傾蓋定前言來往青山十五年老我白知難用世勞君相送過貪泉清言晚對江邊寺離思秋生鳥外天留取西華一樽酒春風還擬上江船

孤舟昔繫飛來寺白首重來十四秋君看秋風吹彩鷁何如老子坐青牛留情世事終何補得意雲山亦易休見說夔龍滿朝著九重應許放巢由

不寐

一飯不忘溝壑心白頭氷雪更相侵妻烹野菜晨供飯兒點松燈夜對琴賦拙任留司馬壁碑成不責退之金無端昏嫁相料理獨聽踈更到夜深



次韻張東海

老去人間久廢談青衫不改舊嵒南道超形氣元無一人與乾坤本是三何物坐中春坱圠幾時鏡裡雪鬖鬖白沙詩語如禪語試著南安太守參

南安贈龍溪李知縣

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手中玉笔休辭醉鬢脚黃花別是春風暦流年供俯仰龍溪他日看經綸憑君若見蒙庵老為說于今白髮新

回岐道中

回岐接水樹冥冥又是朝京一日程兩耳如聞重譯語幾時不見五仙城朝無兒稚歌行酒夜有巡船臥打更欲識羈情多少在崑崙 白雲生

番陽丘先生遠示傑作二章仰仞垂愛之
厚感慰無極韋褒疾能鍾無足爲故人道
者勉擬來韻少布區區之忱耳倘過遼陽
之便假手錄寄以發克恭黄門一笑幸甚

昔從
天上拜
彤庭一別官河幾度氷豈有文章供史館湯將
袍笏對山靈數椽松菊猶三徑兩棹風煙又八
溟欲寫漁翁寄廬阜眼中誰解辨丹青




綠水青山置我曹江西邀左一伸交短籬霜菊
誰供酒破屋秋風自補茆秋葉却歸窓下枕行
藏更問易中爻痴兒多病慈親老不向淸時歎
繫匏

李憲副若虛枉顧白沙別後賦此

江門相見忘平生何處長安蓋已傾素壁龍蛇
騰十丈淸談賓主破三更罵花舊領詩全好山
水初經眼獨明不怕長風吹大舶使公一口吸
南溟

聽秀夫誦定山先生之作

高格英風忽兩聯故人耳順是今年誰還敢擬
三千首我也前知八百仙淡淡菊花秋滿把陶
陶松蟻日高眠定山倘許吾扳駕突過堯夫擊
壤前

廬阜書舍和潘百石

半畒還叨地主恩北來岡阜亦稱尊水搖荔子
紅當檻雨洗草蘇綠遶門飯後一床便獨卧晡
時三觥喜微溫何人爲借丹青手寫過書齋也




未村

一飯區區亦有恩千秋罍洗定誰尊先生終日
卧隱几童子幾人來掃門晴旭滿窓啼鳥亂春
寒如酒着人溫江門煙景還多少獨倚寒松望
遠村

青山別樣與人恩絕勝黄金買得尊從此往來
喬木下可人風日短籬門窓臨綠沼晴曦動爐
有丹砂伏火溫莫道我無徐孺子又同廬阜又
同村

滄濱看艇未還思又結廬岡上宇尊六十乃扶居士杖尋常不過酒人門江山儘放襟懷闊風日頻來笑語溫只欠一詩開道破無人走告定山村

城中借竹且蒙恩竹在崇岡竹故尊萬里滄濱都座下一條官路白江門長驅李白詩中逸不舍尧夫酒後溫笑問地宮張主事病翁今日住何村

程鄉學生鍾宏求社學記贈之



千里來携欠一函東南村構幾椽樹人扶世教何妨切老向斯文自愧踪雲谷許還徵國主周溪流到長官居秋風海上無窮意也向程鄉社學書

四言詩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吉

水流石間生兩松樹洗耳掛瓢無此佳處幸逢堯舜那無巢許

撥悶

久病在床展轉莫舒我欲觀化有握其樞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我病幾時我念西馳我行趦趄如飢思食如寒思衣動惟厥時匪亟匪徐魚躍鳶飛乃見真機天豈不知天偶遺之吾将尤誰我聊任之撥悶以詩

示湛雨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



誰掇

示黄昊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霸柄在手

五言排律

月桂自白石移來

金粟初分我花仙不吝人煙霞三畝宅草木百年身影入青霄舊香傳白石新爲誰工態度本自惜精神翠竹旁通徑緋桃正隔津生憂兒女狎莫摘老夫嗔坐久風回席行遲露在巾當時

尊王著平地隱氷輪收斂還真性生成荷大鈞相逢山水地一笑武陵春

貞節堂栢

栢下拜群孫年華栢旣尊皇風動高盖聖澤漑深根一事堪詩傳千年仗魯論撑空疑有力印月自無痕日出江門近春回海角暄細香浮竹院深色映籬門身謝看花塢家貧賣酒村陶然綠陰處高枕弄吾丸

景雲田葫尾

蓑笠堪從事少年農圃情乘潮打兩槳落日照孤城山廟題詩過汀鷗代鼓驚提携新耒耜寂寞舊棋枰挾被防春冷攤書讀晚晴兒曹依本分吾道在躬耕

旌節亭尾雀

尾雀喜亭栖卅青意自迷雨餘穿霰日花底啅香泥並語聲全碎追飛羽忽低悠悠去繒繳欵欵戀檐題卵育非無地兒群或引梯慣行書案上漸滿井欄西不美彫籠養真堪畫卷携由來親白首那更避青黎狎久如私昵喧多類滑稽行藏非社燕飲啄溷家雞度嶺千回歇排風幾寸躋冥鴻於汝華滄海一涔跡



七言排律

王僉憲問一設述

客來問我一如何碧玉高樓夜夜歌廬阜一壺開我酒江門八尺贈人蓑杏壇多士無顏子洛下遺書病首科且就玉衡觀轉運那曾珠斗見森羅古來相遇難如此無怪人間説夢多

南海祠下短述

虎門千頃雪翻騰中有長鯨鼓鬣行看弄漁舟移白日欲拋塵土住滄溟江西不得誇彭蠡李白何須醉洞庭天際有山皆古色水邊無樹不秋聲一春桃李風吹盡萬里乾坤雨洗清畫舫乘空書卷白晴霞映水布衣明不辭海上兒童識亦有祠前老樹精歲歲放歌來此地晚年偏喜不簪纓

代跡答五羊諸友

白頭哭子豈堪聞信有玄穹怨不仁精爽已歸千佛國玄纁未贈九原身求之夢後心如失病是愁中藥不神鬓脚又添今日白庭花何異昔年春東君此意誰分付又遣黃鸝喚向人

古風歌行

聽李深之說緑護屏聖池歌

天風吹斷雲冥冥陰崖露滴池水清牧童投竿蛟龍怒空山白日雷霆驚好事何人觧尋覔李生爲我言歷歷安得健步上崢嶸萬里直見滄



波横更憑猛手碎嵯峨一徑窈遠青松多池旁是我安樂窩近者青松遠滄波紅塵溷溷如吾何

除夕呈家兄

去年除夕色未槁今年除夕兄已老小第朱顏不如昨但說窮通無醜好山中茅屋二十年日月逝矣如奔川兄第五男弁四女啜菽飲水同炊煙慈毋年高白髮少二十孀居憂未了眼前黃口那得知爭覔梨栗相喧炊我年未老筋力衰耒耜即付大頭兒童牛生角禾登壠爲我且給通家糜

別蒼梧席間呈謝大叅段都閫

蒼梧城中三日雨暁坐肩輿辭兩府叅西藩者謝大夫枉與跂侯同出祖麻衣搭颰濫西席對坐一文兼一武三人相逢豈易得一金便作華筵主酒酣擁蓋田仙亭立馬蒼茫別容與

贈陳晃

南有滄溟水北有崑崙山我屋正在溪山間瞻



望不遠行實難白雲朝暮常漫漫桃花欲闌梅又殘問君此去何時還

過端溪硯坑

峽雲鎻斷端溪水白鶴群飛峽山紫獨憐深山老鴝鵒萬古西風吹不起安得猛士提千鈞亂石溪邊夜搥碎

行路難

穎川水洗巢由耳首陽薇實夷齊腹世人不識捋謂何子獨胡爲異兹俗古來死者非一人子

胥殂子自殞身生前杯酒不肯醉何用虛譽垂
千春

修外海赤埿嶺墓作

赤埿岡頭封馬鬣生荊死竹無日月晩生曾孫
賤又劣仰首蒼天泪派血載鉏入山日已决北
風吹我篙櫓折悲鳴中夜聲嗚咽曉踏荒山馬
蹄熱開榛伐樹切務捷指揮群僕口喋喋須臾
豁見天然穴高下山川甚蟠結西南諸峯青不
絶東北漫漫海波貼向來淺上悲惑裂再拯又
恐靈氣洩復以玄石置墓碣求示雲來千萬劫
人生貴賤那可必下山復作兒女别



釣魚効張志和體

紅蓼風起白鷗飛大網攔江魚正肥微雨過又
斜暉村北村南買醉歸

秋雨書事寄黃叔仁

嶺南氣候殊中土七月初寒乃無暑樹秋晝冢
窅窅雲簷前夜滴絲絲雨忽聞海上長風生卷
入寒城驛鍾鼓東舍今晨妥殮兒西隣昨夜夫

埋婦人間生死不可期慟哭蒼生奈何許

與黃叔仁乃父題東溪卷 并引昔今大父渭川府君居此溪上與黃氏故隣也去之六十年矣閱此卷有感而作

春煙漠漠溪溶溶鳥鳴終朝低竹叢桃花亂落
溪水紅白首一人扶一笻醉中忘却溪西東誰
載咿啞進酒篷朝歌昔舞煩兒童吾廬若在茲
溪上如此風光不讓公

憫雨寄叔仁

去年無雨穀不登今年雨多種欲死農夫十室
九不炊天道胡爲乃如此自從西賊來乞斥一
十九年嚴供億科徵不停差役多歲歲邊江民
荷戈舊債未塡新債續里中今有逃亡屋安能
爲汝上訴天五風十雨無凶年



得林寃副待用書奉寄

午枕起攀庭樹株見戴白笠送君書開緘快讀
不見字世事滾滾終何如傾蓋一談未可必悵
望萬里徒區區願言保此無壞身烈火不解燔
空虛

自伍光宇墓還登蓬萊絕頂

故人墳前澆我酒白日欲西回馬首磴危道險不可躋下馬長鬚扶两肘三步一噫五歩停引吭出舌肺腸鳴此時平地處顛踣仰首十丈梯崢嶸以手捉僕肩以足踏崖頸躋攀欲上分寸難又恐翻身落深阱山北鳴鵂鶹山南吽軥輈豺虎伏莽狐狸遊天地冡冡令人愁小童魚貫上復休絕頂始得岩巒幽開顏一望隘九州蒻水涓涓扶桑樛中蹇一杯溶溟派穹然青者吾羅浮神仙葛白倶蜉蝣湖西先生去十秋五羊詩客徒淹留數公陳迹或可搜死者已矣吾何憂後來諸生繼前脩努力莫倦蓬萊遊

有鶴寓懷先友丁彥誠邑宰

有鶴獨睍臨江樓雪衣迥映江天幽問爾莫是蘇耽流蘇耽一去三十秋人間膏火不可留欲往從之嗟無由鶴聞我言九回頭欲去不去増綢繆四野無雲風颼颼矯翮萬里須臾周顧我欲下非丁侯



題畫春草

蘭兮蘭兮翳灌莽棘刺蒲芽遞消長野竹抽稍一千丈巨石盤雲覆仙掌鸛鴒三三燕兩兩鼓翼飛鳴齊下上仰視玄穹極高廣稊稗尾覺皆真賞半酣一爬誰老瘦五羊城中鍾雪舫

答惠菊

玉臺山中冬酒熟玉臺氤氳開紫菊香帆帶雨來山家九尺一莖紛天葩主人持酒向花笑坐下無花詩不妙近者擊壤歌二千菊花之音如響泉陳村老人植菊手玉蘂金華光照牖世人有眼不識真妄菊還他晉時人一瓢酩酊廬山下萬乘之君不得臣

讀東坡年譜

坡翁春秋六十六脚債一生償不足黃州去後惠州來無何又向儋州宿瘴雨蠻風經幾時放歸便就毘陵木熙寧以下至元符中間老稚園舡哭婦女倉皇吏卒欺坡翁已就臺官獄平生幾冊篋中書一一旁搜付回祿西望眉山不知

處俯仰乾坤何局促假令坡翁活百年長領詞官稱玉局氣節文章古所難先知孰與愚公谷丈夫當自愼出處何爾啾啾蒙毁辱

戲題張千戶畫松

張侯畫松人不識松不盡横惟畫直上干青霄下盤石倒卷蒼龍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變化虛空了無迹不然恐遭雷斧鬪左手執弓右持戟取勝無過萬人敵侯莫盡松費筆力

夢匡廬



老年心折何處山昨夜夢鼓潯陽柁九天無雲瀑布飛聲落長江震吳楚望湖亭邊迎五老遠之近之無不可欲携五老還滄溟一囊又借長髯我

與世卿同遊崖山作

海風晝號山木折黑浪夜撼蒼崖裂有廟於此昭臣節吾昔大書吾腦熱天冠地屨華夷別萬古不使綱常墜角聲嗚嗚旗獵獵樓舡將軍過擊楫楚客傍觀嘿無說肝腸裹有三公鐵南山老人紅玉頰久坐松根待明月

題梁先生芸閣

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注脚百氏區區贅疣若汗牛充棟故可削世人聞見多尚傳恨不堆書等山岳舍東丈人號芸閣高坐松根自鳴鐸摳趨童子愼唯諾口授心傳爲小學孝經論語時參錯子史平生盡拈却寄以斯名聊自誰講下諸郎頗淳樸誰敢作嘲侮先覺讀書不爲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野鳥啼山花落



舍西先生睡方著

題馬默齋壁

屋後青山屛翳合簷前綠樹煙花匝主人閉門饑不納跏趺明月光透榻客來問我笑不荅但聞山鶯啼恰恰橙橘盈園野芳雜門外一江深映閣四時八風誰管押煙飛霧走龍騰甲拙者孤舟持酒榼成化十年甲午臘

偶得

衡山西遊何時還暫寄漁蓑水石間又恐風吹

江日殘扁舟打落蘆花渚教兒且築大雲山

可左言贈憲府王樂用歸瑞昌

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唾百年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齊覰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淵坐莫思量但高卧

贈左明府考績之京

六十花封一高要高要得公當不小阿衡事業世豈知天下經綸此中了百里萬里大小同語



默出處非殊調君今考績赴天官我只弄我江門釣

力疾書慈元廟碑記

此窓一榻羲皇前青燈碧玉眠三年慈元落落吾所憐兩崖山高青閣天崖門之水常涓涓一碑今爲東山傳虛言不扶名教顛久病江湖落日前嗚呼此意誰與言嗚呼此意誰與言

墜床詩

毋子之愛天所維廬岡數步爲幽扉近者夢寐常追隨墜身床下如僵尸把火來照我爲誰父病不死長命雖側身東面寬依依

六月十夜枕上

歲歲與年年幾見春秋過枕前有時自放春風顛堯夫擊壤歌千篇大醉起舞春風前碧玉不知今幾年望望衡山眼欲穿世御茲來何延緣

枕上

江門水上廬山顛蒲團展卧羲皇前洗手一弄琴無絃江門之水常淵淵月光雲影江吞天安



得古今名家如劉文靖莊定山題一言洞視千古如浮煙江門水與銀河連又何必栖栖向釣魚臺上來打眠夫然後信性氣果江湖行藏動星象同符羊裘老子未化之跡可見之形以爲曠世之賢而思齊其賢也耶

示諸生

江門洗足上廬山放脚一踏雲霞穿大行不加窮亦全堯舜與我都自然大者便問躍與潛守身當以藩籬先世間膏火來熬煎市朝名利相

喧填百年光景空留連丈夫事業何由宣昔者
綠鬢今華顛烏呼老去誰之愆

病中寄張廷實用杜子美韻

碧玉丈人天性直長以語人人不識胸中一部
蓮華經江雲浩浩江泠泠時取黃鶴樓中老鐵
笛倚崖吹之江神歛衽無人聽安得張乖崖來
分與衡山一半令日在衡山爲我作粥便是當
年事業成

與謝天錫



先生大事久未襄造次千人不啓齒先生老窮
旋渦佛滅頂驚心羅漢水麥舟遇我蓋非難凶
歲探囊誠未易佳城許讓白牛岡借助希微非
我意爲我寄聲謝韓子紛紛薄俗古今然所奉
男兒窮有志後山之後豈無人百丈中流看砥
柱

與黃叔仁題心泉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
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民澤自白沙館告還謁毋故以歸爲望
黃雲山人風韻奇擊壤亦唱堯夫詩頃者省毋
增江湄梅花雪月如見之西風千畝稻垂垂再
把葫蘆斬纏歸出門莫作兒女悲陽關三疊徒
噓唏黃雲乃民澤所居之洞也

贈黎申無呈克脩梧州

蒼梧夜床廬阜冬帆獨透夢中彩筆子須投海
上黃雲我當種短歌送子子合知無病呻吟何
足諷



感事示黃生叔仁

親老需耕軟家貧乏囷倉責文應不免爲恨故
難忘揮俗黃生激辭賓子覺剛齋書雖得罪無
愧在門墻

王樂用僉憲江門看病別後賦此

木葉吾衣草吾履鳥解唱歌花解舞天際虹橋
萬丈高袖裹青蛇三尺許破帽衝開華頂雲西
望衡山久延佇堂堂名教天命之六六洞天誰
是主五羊城中老法星日昨江門看病去

惠州葉從事夜忽于江門岙釣得二尾魚送山廚作饌戲贈之因懷舊釣伴張主事廷實

取適愛魚生取魚愛魚死所取既不同瀕江魚淵市何日歸來張戸曹明朝且去州從事



白沙子卷之八終

跋刻白沙子

衆梓是書既因呈諸吾師鶴阿高子請校焉遂顧衆曰世之梓詩文者多矣然或止乎詞焉而已者也何益哉吾欲維揚士究白沙子之心以達於濂洛洙泗故命尒梓之苟得其心者衆焉雖廢是梓可也不然又增一贅疣矣嗚呼會吾所以欲梓之心而得吾所以不欲梓之意是在二三子衆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其梓也其弗梓也無加損於白沙子也而以詞焉視兹書者其自病也甚矣衆敢不祗若子之訓若將終身焉於是退而跋諸此以告吾揚同志之士是歲孟冬望日江都卞衆謹跋

# 類博稿十卷

（明）岳正撰

明嘉靖十八年吳逵刻本

類博稿十卷、附錄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類博雜言、已著錄。天順復辟以後、奪門諸臣挾功驕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黜。正以書生支撐其閒、欲設計以離曹吉祥石亨之交。事不能成、反爲所中、至於竄謫瀕死。其策雖疏、其志要爲忠藎。及羣姦繼敗、又阨於李賢之媢嫉、淪落以終。薑桂之性、始終不改。嘉靖初、追贈太常寺卿。制詞有云、嫉邪已甚、受讒復深。左謫南荒、再編西戍。既而逆臣伏鑕、正士賜環。擬陟卿曹、庶僉言之允協。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難容。紀其實也。其文章亦天資倜儻、落落自將。史稱所草承天門災論廷臣詔、剴切感人、舉朝傳誦、足以見其一斑矣。是集爲其門人李東陽蒐輯遺稿而成。凡詩二卷、雜文八卷。又附錄二卷、前一卷載諸人誌銘傳贊等作、後一卷則東陽以葉盛所作誌銘多所隱諱、爲正補傳也。傳稱正晚好皇極書、故所作雜言二篇、皆闡邵子之學。而詩亦純爲邵子擊壤集體。東陽懷麓堂詩話稱蒙翁才甚高、俯視一切、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云云。蓋得其實。而傳乃稱以雅健脫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稱其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則不失爲公評。正統成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嘽緩之音。惟正文風格峭勁、如其爲人。東陽受學於正、又娶正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代詞宗。然雍容有餘、氣骨終不逮正也。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原缺

嗚呼此我外舅懞泉先生岳公遺稿也公在國
子時已名能古文歌詩然稿成輙棄去及□為
翰林著作甚富入内閣預機務攻曹石罪
禍幾死戍甘之行第宅為勢家所奪書□
棄不復顧比　召歸坐席不得煖又出
以去□文政家居檢閱舊稿存什一而□
屬婿　洽命拾遺文得於其從
刪略　次乃與公門人潘君
讀　殘草手自謄識越十九



卷屬公同年都御史張
□張公卒乃屬我同年知
□年名曰類博者存公舊也夫文
□世運升降而亦存乎其人顧二者
亦各以其盛者稱而莫之或兼固人
物者之所靳也公少以經濟自許天下
此望之在翰林雖以文顯而非其志及得
志奮不顧私再黜于外亦無暇乎所謂文者既
老且倦則斂其所欲為者以歸于文而又不幸

死矣故功烈震一時氣節蓋天下而文章制作
有遺力焉況於放失闕略之餘哉然孰是以白
于世固奇偉壯麗炳朗震耀斷斷乎不可沒也
可謂難矣且古之文章亦必其人有道德行義
始足以為世重今之世有如公者雖片紙隻字
人固當寶而傳之況其所存焯焯如此哉然則
公文之闕固造物所靳亦後生者之責也公於
書無所不讀棄文雅墓銘載經解數卷已逸去
著且極新說未及就惟深衣纂誤一卷藏于家



以俟續有得者并刻焉成化庚午夏六月甲戌
朔翰林侍講學士門生長沙李東陽謹書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談實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聞口論大事常閉戶夜草琬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若老毋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廟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

召見

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旣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趨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爭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

宣召賜賚絡繹于道公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

欽天監湯序言災異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闢若求之將人人自危凡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令給賞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禁誹謗柱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問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躬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



天神有未盡歟
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由直不辯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闒茸酷暴貪冐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傳

之遂有飛語指爲誘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漸以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
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逐者以私事
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
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
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貫氣爲
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
謂公曰梏有封印柰何公教之曰可燒鏊令熱
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乃去釘脫



梏剜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
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
得至戍時太監孫虎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
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
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
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
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
堂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　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
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
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譖逐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
然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
計興化地貧財不足用公察民間利權而操之



府於是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下諸縣
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購
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他如通津鐵河
猴溪諸橋多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實饑
民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頗多侵尅
公親爲會計且敎之納省其半費士大夫家食
利于官弗得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橫不可
遏惟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保其無他有条政
陳蕙者按閱其事皆有據乃止公亦厭苦吏職

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季鐸已
敗　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邢遜之二
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
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
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
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
五十月十日葬堅村世墓公於書無所不讀謂
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爲文
高簡峻核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



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鎸刻悉臻其妙嘗戲畫瀟
蓟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
未及就惟類博稿僅存十卷行于世深衣纂誤
一卷藏于家配宋氏西安咸寧人以賢明稱生
四子增堂皆慧而夭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
津右衛指揮僉事呂昇次適朱泉次適監察御
史李經次適今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次尚寶司卿李玠次順天
府學生李鉞六女者皆卒其甥女趙氏適公友

鄉貢士潘公流清子辰今為翰林編修經東陽
及辰皆公所自擇云
贊曰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
也我
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于宣德正統之世庶
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
復辟之初出膺　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
夢卜感槩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于天
下而爲權姦所構又厄於媢嫉投荒處僻竟不



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
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
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既去而
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
密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
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且手書一
通畀其從子坪從孫鴻臚序班梁俾遺其後之

人

正德五年正月望日門生李東陽著



故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吏部右侍郎吳郡葉盛撰文中書舍人長
洲李應禎書尚寶少卿廣平程洛篆蓋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　親擢其第
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
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
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
述所對答竭盡忠藎多稱　旨一日湯序言變
異以占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開求之將人人自
危況序術疏淺宜不足信
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慮其將來必不靖
因極言於
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
喏奸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
責戍甘肅之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

而　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
有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
嘗謫南京有　旨其勿謫命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君
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
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
知禮君君乃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
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
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



六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從內鄉縣人曾祖德
甫祖思銘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君前衛
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
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
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賞其文以為此吾輩
中人遂占首選　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
泰三年遷右春坊贊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
撰是年六月　命入內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
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音論灑灑動循矩度

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
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
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
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
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
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
之衆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子男二增堂皆
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埒朱杲生員李經
翰林編修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注



疏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
新意多儒先所未發壯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
類博稿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嗚呼美才如
君即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
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
先皇帝
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
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十日葬

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
其猶子坪培均垣墉長號緇孚乞銘孚為作銘
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
之長弗繫乎此



類博稿目録

卷之一

古詩歌辭五七言四十六首

擬獻
幸太學頌　營建紀成詩
代祀海濟紀成樂章　古樂府二首
竹枝辭　公子行
遊栢林寺　春日雜興四首
貞女陳若瑛未嫁死節
秋潦有感　感懷
哭堂兄　四皓圖
羲之觀鵝圖　桃源圖
瑞竹詩　題冬日聚禽圖
吳時極棠園　楊氏忠孝堂
張醫士杏林圖　題釣雪圖
直沽舟中　小屋
閒雲

卷之二

律詩絕句一百二十九首
小西湖　燕臺懷古
郊望　夜雨呈同志
哭文貞太師　毛素軒輓詩
李錄事輓詩　橘井詩
劉東周黃門歸自海外
送齊經歷還嘉興　送任方伯之湖廣
賀倪克讓侍講分題得禁窓引燭
送錢原博南京主事　賀楊宗器侍講

經筵初開有述　方氏貞節詩
宿張家灣用馬敬瞻韻
過鄴南辭先塋有感　至安陵和許閣老韻二首
八月五日獄中作　遊盤谷有感
遊崆峒山六首　重遊王母宮
和翟志恭大理韻　無題四首和馬伯庸韻
奉寄杜侍郎先生　送定西侯鎮甘州二首
得福建知府留別諸友
答孔宗文大理問出期
送王邦飭尹監山三首
彭閣老仙桃圖　盛子昭畫
李在畫爲葉與中作　王孟端枯木竹石
題宋刻絲唐詩　瘦馬圖
慕邵　景陶
卷之三
雜言上十首　雜言下十首
卷之四
序十三首
送楊孟平序　延從吉拜浙江經歷序

都門別意詩序　九日感懷詩序
壽吳景嚴翁八十序　送張鳴玉詩序
贈陳景常序　日新齋詩序
贈李景淵登鄉進士序
送丘仲深歸嶺南詩序
贈洪君僉憲湖廣序　送王德夫分教新喻序
贈歸德衛指揮熊君序
卷之五

題仙谿鄭氏義聚堂　莆陽迎春
南山登高三首　荔支
太古春　送陳教授之潮州
送周廷粲起復知饒州
送李行素茶陵訪祖　九日三絕
便面小景　紅梅
烏鵲　送俞士粟歸南都四首
題陳圖南小像　題陶穀郵亭圖
花鳥圖四絕　題蘭



題邢臺二十里鋪壁　過潼關
題金汝潛使甘肅　濯足圖
過東昌東徐太守　莆陽郡齋觀物有感十絕
丁亥九日二首　南山登高十首
南寺僧求草書三首　題邢太守梅花山水圖
題溢日觀滄海　送何中書歸省
致仕後戲作二首　漫吟三絕
雙燕二首　四皓圖四首
讀史四首　寄袁永州

序十二首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贈濟南楊同知序
送孫給事序
贈和振綱刑部主事序
贈龍叔旦先生序　浙水較文詩序
贈許節之奎文典籍序
送江用良南歸詩序　贈梁先生助教國子序
送丘孟博典教宜興序
送陳緝熙使朝鮮序　送衛叔正歸省序



卷之六
序十二首
張母杜氏輓詩序　壽石太夫人序
再贈唐縣丞宋公序　古歙曹氏家譜序
贈莊二尹序　送張都憲之淮揚序
永感詩序　送光祿丞沈公序
梅下彭氏家乘序　雙壽堂詩序
士林言別序　送釋華朴中序
卷之七

記書十四首
西深堂記　肋菴記
竹庭記　宜興縣學進士題名記
退菴記　桂山小隱記
江山秋霽圖記　湖山吟趣記
容齋記　漷縣奉　勑重建記
順義縣永濟橋記　邵武濟川橋記
代張瑾獻胡宗伯書　答徐成書
卷之八
雜文二十九首
鳳說　畫猶說
邵氏四子字說　讀書箴
硯銘　鬼谷子贊
老子贊　耿尚書小像贊
題羅狀元小像　自贊二首
石崖居士贊　祭外舅姑墓文
祭鄒指揮文　祭徐生汝瑩文
題王氏貞節堂詩卷後


題純素軒卷後　題筆陣圖帖
題趙仲穆畫馬　題二母致祭
跋親賢遺墨卷後　題趙松雪道德經後
題松雪書札後　跋山谷書
書革象新書後　書陳方菴鶴雁卷後
題唐賢夜燕圖二首　跋鮮于太常書
題二老遺芳卷後　題顏孝子卷後
題葉氏家藏卷後　跋仙遊鄭氏家範
卷之九
行狀墓銘十五首
關西宋處士行狀　給事中毛君行狀
前鴻臚寺丞劉公墓誌銘
鈍菴先生墓誌銘　瘞應元兒銘
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陳君碑陰記
邢六人郭氏墓碑　光祿署丞鄧君墓誌銘
楊景先墓誌銘　孔隱君妻王氏墓誌銘
岳母述　封恭夫人高氏墓誌銘
寧晉伯夫人葛氏墓誌銘

署正蔣公墓誌銘

卷之十

碑銘十三首

萬全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君墓誌銘

太倉沈孺人墓誌銘　邢遜之墓誌銘

御馬監太監劉公墓誌銘

琴樂先生墓誌銘　靜菴張公墓誌銘

琴樂羅先生墓表　謝君墓誌銘



# 類博稿卷之一

漷縣岳正

## 古詩歌辭五七言四十六首

### 擬獻幸太學頌

惟正統九年甲子春正月考國子之學越三月一日

皇帝親釋奠于先師立師生館下命儒臣講經以倡導臣以作新民臣某伏念生太平盛時又得服章縫從諸生後親被　寵光無任感激輒依據古體作頌一篇凡若干言詞陋雖不足以形容盛德然皆指事實錄具載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美庶幾昭示無極有在者其辭曰

天開皇明奄有下方垂百斯年中葉彌昌

太祖

太宗

仁廟

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

皇御八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鎔暨海
之南翳北之漠東夷西戎式歌且樂
皇躬不脩載譔載冲乃命司空新此學宮有嚴
廟貌威儀齋祼有秩觱堲椓禴鼗鼓笙磬廩次舍
偕作協興曾不閱月有司告成
帝曰噫嘻此實自我我不先焉何以率循乃命
太常魚牛豕羊鉶羹大胾有苾其芳乃命倌人
法駕是陳玉輅金根繹繹循循龍旂揚揚和鑾
雍雍我



皇戾止顒卬斯容玉帛煌煌鼓鐘鏘鏘我
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
皇於穆載宣經理龍行雲從秋斯鳴鼓德萬斯
年於樂辟雍辟水洋洋
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載拜稽首請作
頌辭干以祈嘏于以祝釐祚我
皇明如日斯升我
皇攸寧百千萬齡

營建祀成詩

天眷美營建也修焉創焉民弗知也
天眷　皇明誕命
高祖俯監萬方定都江滸如龍斯蟠如虎斯踞
以朝以會以享以祀遜矣厥謨欽于世世○天
眷　皇明亦啓
文祖爲厥孫謀聿又胥宇碣石之西太行之東
有嚴厥宮四海是同○維
帝即阼夙夜顧諟神既受職民亦胥祉迺繼迺
述乃經乃營戢此土工爲萬國宗○廼召大臣



出任子重曰某爾總曰某爾董役夫總總工師
促促鼛鼓鼛鼛人心慵慵○有赫朝堂有翼廟
庭瑣瑣公府欻忽偕興士方畊矣女方筬矣曾
不警矣奏功成矣○匪臣之功伊民之力匪民
之力維
帝之德帝曰匪予
文祖之志天相
文祖燗其營室

天眷六章二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代祀海瀆紀成樂章有序

嘉禮告成神載歆假雨暘輒應信如執符爰據威儀衍爲九唱勸之貞石用示無極布露悃愊稱答景貺詞之工拙不暇計也

北海詩

降神

神有生兮奠玄坤當一隅兮司帝藩朝淼漭兮汐瀰茸量厖鴻兮納汙渾含混元兮肆吐吞雲其蒸兮雨所歆佐媪神兮生物蕃遐明德兮報祀存神兮神兮降吉蠲



迎神

金節晃兮繽繙翁翠華搖兮巖嶷舉驂沆瀣兮駕筍始屛翳驅兮豐隆駛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雨香芬苾兮景悽靡羞洋洋兮如許語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鐘奏兮鏜鏜簫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璜粢熉熉兮爛盈箱黍稷芬兮有苾其芳簠簋飾兮厥文孔章鼎玄端兮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孚鼻絶嗅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越兮凝念慮答元功兮靡自媢貺明鑒兮嚮予意時雨暘兮醞和氣翁穰穰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霆震雷迅兮



神靡驚匕鬯安兮端不傾犧罇圭瓚兮兩楹大羹玄酒湛且明民與嘉貺國與楨千古萬古恒不攖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宴娭兮光耀燭宥帝青兮降釐祿柄予奪兮揭禍福失恒道兮殃品物陵爲波兮川爲陸稼不登兮人不育苦墊溺兮愐悠讟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臊膋芬兮酎酒醖罍尊彝俎羅繽紛明禋傑制
全本文既醉既飽神載忻嘉貺蕃釐乃爾分錫
息受命如有聞錫爾民人錫爾君八方維時百
穀賁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鶴吹笙兮鼉擊鼓長鯨清歌
老蛟舞河伯行酒御龍脯百神效順恩湛溥噓
爲清風噀爲雨風雨維時澤下土神兮神兮樂
何許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飆輪輾兮雲爲衢羽葆張兮貌化旗雷公蹕道
婢司師電母舉燎驅封夷千騎萬騎魚龍隨山
爲裂兮川爲移去矣貞與玄冥期神不厭斁民
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濟詩

降神

太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巔崟岫兮實神所宮
發爲沇兮溢爲滎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

澁濟功千秋萬歲兮報祀同

迎神

陰風颼颼寒景流神之來兮驂兩虯璸珠結佩
琅玕鍬湘靈作儐原脊儔先驅欲至妖氛收夔
魖斂跡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
登歌在堂庶羞盈俎兮醍酒盈觴神兮神兮爾
惟嘗玉帛煌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宮縞衣玄裳驂兩龍元精耿兮
貫白虹休徵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嚴百工爵
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絳雲密幬流蘇敷錦裀重匝鷫鷞鋪明靈妥兮
惟且娛慰我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
再奠兮誠已孚

終獻

漲鏘鼓舞忻且抃皝蜒嬉游隱復見羣靈百怪
紛變幻神載歆兮示昭鑒福我君兮壽無算觴
終貢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隆祥祉兮該九州導神和氣
迎神麻虎拜稽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
神羞兮予爾訦

樂神

吹管兮嗚簫鼓鐘兮伐鼖都盧漫衍騰神慹玄
冥足舞黔雷跳神載懽兮何所招休兆碎隱妖
祥消

送神

膏鳳輦兮秣龍馬鞔旌羽蓋紛布野赭鞭鞍山
山爲赭金戈指天天亦捺九垓八埏忽上下雲
飛飛兮神去也

古樂府二首

短短床太蹋促徙能坦郎腹未得展郎足縱郎
有意爲合懽床短安能薦郎宿



太蹋促短短床流蘇苦不長蘭麝無馨香郎欲
招妾妾不來可憐春色空輝光

竹枝詞

郎從月下看吳鈎妾向郎前問所由聞道犬戎
今未滅將欲西去覓封侯

公子行

刻絲袴褶雕碎瓊勒金叱撥行地龍青春挾彈
東城東翻身一發墮兩鴻蛾疲亂點障泥紅啞
啞血口噴腥風六街一顧千人空意氣誰論貫
月虹道傍半語隱喉中似聞讀莫犯乃翁

遊栢林寺

曉從招提遊同袍勝槩集中有緇衣流恐是遁
遠匹儒釋偶相忘賓主情更密飯我蒲香饌坐
我沉檀室相携歷觀覽纖目了無極載登大雄
殿俯瞰衆僧窟光輝互吞吐金碧委狼籍一區
足衆巧富麗難具述撫此百感生徘徊以終日

春日雜興和陳宣之韻

嗟嗟荊山玉璞中美不揚不殊瓦與礫棄置官

道傍一朝秦相固琢成龍鳳章沐浴獻天子千載仰餘光

其二

姣姣閨中女玉質世無並却嫌脂粉惡反爲顔色病况有蘭蕙心平生抱貞靜擇對嫁已晩卿家何日聘

其三

北山有梓材南山有橋木橋木卬以竒梓材俯且曲覩玆恒怵惕眙眙動心目庶幾日勉旃無遺彼羞辱

其四

煮革能成膠剝樹乃成漆以膠投漆中不見有痕跡古人不可作古道不可述忍爲纖纖徒熟路生荊棘

貞女陳若瑛未嫁死節

有女名若瑛義門陳氏子女紅中饋餘頗亦閑書史十九聘舒郞雙璧聯盈貯百年偕老期竟爲天所沮妾身雖未明妾心良已許豈無展轉



匹志奪妾所恥名既爲君婦能不爲君死我生尙氣節賦終毛髮竪

秋潦有感

積潦未經日誰敎水蟲遊薄暮積潦涸水蟲隨已休乃知造物者不獨於蜉蝣蟠桃三千年靈椿五百秋風霜既歷歷歲月亦悠悠自是由來除樂世鷥短修遂令得失徒浪喜還浪愁達人覲大觀委心任去留

感懷

黃金沽白酒買醉不買醒青春浪成老綠髮餘幾莖歷觀古今人誰許完好名相思復相念展轉難爲情中夜耿無寐起坐待天明

答李甥士常

李郞勳閥子被服作儒生年少膽氣粗俗尙鴻毛輕平視秦馬豪橫突辭賦營前聽聖賢域徐闖八九程譬如堂堂陳勢莫敢與爭又如虎負嵎可避不可攖况服聲利僞肯移跬步旋齊由尙功大畧以秉禮名在忽故辭偶于渭事親迎

道同千方合書組萬縷情詎謂林下窮可館世上英臨風歌玉樹促刺媲冰清

哭堂兒

我年五十四四次舉兒子阿增十九齡志業總可喜豈不慟其夭謂有堂兒恃應元與祖授孩殤且勿齒仁者必有後古賢範世語我詎敢爲惡堂兒竟童死失明固可譏不憂亦去理悲哉鳴咽聲懼成不孝爾

四皓圖



漢高騎馬鞭群雄駕馭不到商山中山中潛龍惜鱗甲肯與走狗同牢籠野雞宮中顏色老恩愛何人爲最好戚姬未寵惠統危鶴書急走商山道山中潛龍始一來楚歌楚舞雙徘徊撫圖令人長歎息歎息留侯眞有才

題羲之觀鵝圖

洛陽天子身衣青典午橫被清談傾群公各牧新亭淚諸王獨擅江東名王家子弟誰如玉郎君解坦東床腹內史由來是散階右軍未必非雌伏鞠花嗅罷倚高秋眼中懷祖齊舜躋癡兒斲據台司樹羽觴漫作蘭亭游填膺豪氣彌莫過肆於行草露稜角能雄百代翰墨場龍跳天門虎臥閣白鵝修頸西復東瀟灑頗與吾意同風情一點當時目至今傳寫畫圖中

桃源圖

小槳輕搖帆半斜仙山似有浮雲遮前溪後溪響流水千樹萬樹開桃花圖畫已成晉故事風俗還是秦人家退之元亮不可問小立空庭漫



自嗟

瑞竹詩

嘉定道士插竹籬花其末在地忽有生意蘇人異之稱爲瑞竹求余賦之

花谷嫵媚竹幽獨道人愛花不愛竹斫竹障花倒插地逆旅已分無生意誰料天公爲斡旋花榮不久竹反妍道人一見稱爲瑞昔者賤之今日貴世間此事紛如麻豈獨區區竹與花爲君短歌不成調落日掀髯空自嗟

題冬日聚禽圖

陰風吹天天欲裂混沌怕死方愁絕潛將元氣閉重淵化工倔強特偷泄附炎物態本尋常何怪衆禽爭向陽紅毛翠鬣莫指數啅眼僅識雙舒舒聲噤不聞鸜鵒語羽搖容易鵜鴣忙白頭毛翠鶯棲息黃口飛飛恣頡頏高岡梧桐結實未待爾招吾丹鳳凰

吳時極菜園

春風吹春春雨肥畦南畦北膩如脂日食都無萬錢費先生自有畦中芝朝爲羹暮爲餼軟蒸爛煑皆所宜撐腸拄腹卧不得夜半起舞還生悲可憐四海多瘡痍民財已竭民力疲烹龍炰鳳日不足肉食諸公知不知君不見咬得此根事可爲豈無大道能濟時先生莫守千甕虀要令四海無寒饑

楊氏忠孝堂

故人尺素來朔方邀我爲賦忠孝堂忠孝將軍身姓楊虎頭猿臂八尺長父兄子弟鎮邊疆門



閥上擬郭汾陽餘來分閫才三霜解使聲名如許香平生最笑馬與臧鳴劒抵掌無乃狂驍捷不數王彥章十万客僅許趙破羗前年耀兵青海傍犬戎恃强來陸梁鐵騎十萬請自當目眥礫裂鬚髯張彎弧射殺左賢王馬前繫頸單于降戰酣但見日色黃一身那顧七十創捷書星飛達未央　詔許赤紐綰金章吾聞功成名亦揚丈夫忠孝莫此良華堂傑搆摩穹蒼巍然千載留寵光

張醫士杏林圖

匡廬之山高幾許香鑪峯入青雲裏雲裏仙家傳姓張直向峯頭開草堂堂前杏林接原野盡是居人爲栽者東風吹春春不住千樹萬樹飛紅雨紅雨飛殘碧玉枝黃金子結何離離仙翁富此知何用年來半與貧窮共貧者不因病者痊感恩欲報良無緣但願花開復結實仙翁一住三千年

題釣雪圖

同雲布天天為黑潑染曾無煩粉墨自西自東
自南北溟溟濛濛昏四塞想天大興役修月併
工不暇收瓊屑小比人掌大比席千片萬片漫
空瞥霎時下土深盈尺豈無奇寶遣埋滅平田
狐兔迷踪跡縱是江山亦難別峯巒似堆水磨
鐵園林樹作鵝毛礫湖波徹底玻璨潔鉛池汞
結電砂液玉蓮花瓣銀潢蝦蟇龍改服霜絲學
吁嗟此景誰辨得郴州詩豪詩家絕此詩此畫
妙同格識者見之誰不悅我獨對此中腸熱罷
官歸畊歲三閱雨夏饑收十斛麥滿門良賤過
半百坐是横罹原憲厄强項嬾草顔公帖妻兒
笑我謀生拙邇來三冬幸一白来年来𪎊端可
測鄙懷小覺為之釋題詩聊遣遲遲責逸偶敢
爾攀前轍

欽州　令下太夫人宜有萬里之憂正以
不孝𨈏謝太夫人慨然自慰且有義命之
誠拜違之旦又戒家人以勿泣為送直沽
舟中韻以記之



臨別慈親意分明義割恩是非如可辯得喪豈
須論在汝須安命諸孫足應門古來軻母訓何
必勝斯言

小屋

小屋剛容我閑居怕見人蹉跎過半世疎散又
三春性嬾將成癖心安不覺貧廣堂雖可愛難
保得天真

閒雲

閒雲不作雨天際迯悠揚變化隨風勢浮華借
日光最宜真逸玩不慰老農望薄暮渾忘散依
依綴月傍

類博稿卷之一

# 類博稿卷之二

漷縣岳正

律詩絕句一百二十九首

小西湖

性癖耽山水甫陽不負吾林巒清欲滴城郭隱如無天險關形勝坤靈效畫圖全功些子欠我設小西湖

燕臺懷古

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秋風易水人何在午夜盧溝月自明召伯封疆經幾換荊卿事業尚虛名黃金不置高臺上似怪年來士價輕

郊望

神鼎當年定薊門輿圖便覺此方尊天文析木三河近王氣今燕萬古存水繞郊畿襟帶合山環宮闕虎龍蹲何須百二誇周漢一統今歸聖子孫



夜雨呈同志

雨中燈火夜堂深無限閑愁損客心獻玉不逢經兩刖屠龍學得破千金生逢鄧禹應相笑老學南陽秪漫吟滿目風塵雙短鬢為誰蕭索不勝簪

哭楊文貞太師

碩輔古來由嶽降直從申甫到今公玉堂望重文章伯金匱書緘社稷功一代偉人嗟已矣四朝元老更誰同可憐一掬羊曇淚灑向西風落木中

壬棻軒輓詩

丹詔曾沾錫虎符一官如隱臥三吳閒尋春色來黃嶺細詠周詩到白駒何必較龍終得雨須知鸞鳳已能雛不堪玉樹埋秋草欲弔無因致束芻

李錄事輓詩

不到龍門定幾時傷心寧忍賦哀辭一官老去方家調多病年來費莫支豈為荊山無玉獻秪應滄海有珠遺儀形尚覺風流在獨坐空齋有

所思

橘井

仙翁釀得洞庭秋一滴能令痼疾瘳石甃靜涵
雲液冷銀床光動玉華浮碧桃漫說來瓊島絳
雪虛傳出閬州我欲相從換毛骨不知還解乞
人不

聞劉東周黃門歸自海外乞私印石

玉節凌風度尾閭洪濤幾犯雪山如島夷路犒
羞魚饋國主郊迎服象輿歸橐避嫌無薏苡遐
荒諳俗有圖書滄洲文石堪鐫印乞取龍驤歷
載餘



送齊經歷還嘉興

吳越風烟檇李偏況依綠水況紅蓮誰能長揖
諸侯幕君更能無幕府賢 北闕朝紳歸未得
南州賓榻想下懸便君喜是吾鄉秀薦稿行看
到日邊

送任方伯之湖廣

五谿妖祲未全收七澤瘡痍久願瘳天欲吾民

躋壽域

帝令人傑監諸侯絳騶行郡湘江路黃鶴題詩
鄂渚樓應信隩春真有脚不煩宋玉更悲秋

賀倪克讓侍講分題得禁窻引燭

禁城儤直已昏黃忽訝 鑾輿到玉堂直欲跟
蹌趨几席其如顛倒着衣裳當窻蓮炬分紅燄
滿室蘭煤散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況將經術
侍 君王

送錢原博南京主事



金陵我昔經遊地天設東南第一州鳴鳳有臺
橫日表飛龍遺寢枕江流四方貢賦通京口萬
古波濤浸石頭此去故人官況好新題還肯寄
來不

賀楊宗器侍講

仙籍由來不易攀蓬萊高拱五雲間一朝拜舞
承綸綍十載清華任往還夜直篝燈書日歷早
朝簪筆侍 天顏莫嫌寂寞羈英俊秪是顏郎
鬢未斑

經筵初開有述

講殿弘開集縉紳緝熙
聖學載經綸黃封既醉天庖酒白鋌還頒內帑
銀自古明良難際遇方今魚水契
君臣龍墀接武皆麟趾未許駑駘逐後塵

方氏貞節詩

太孺人某氏贈兵科給事中方君棱之
配四川參議輔之母年十八歸方氏一
閱歲給事死于溺參議其遺腹孤也孺
人不辱其夫又能成其子卒享 褒封
之命故為詩以咏之

結髮初成燕爾婚已將心事許深恩陸後竟作
逝河別精衛長銜渡海冤孟母教還成令子趙
孤存不藉公孫高風千古清人骨貞節無慚號
德門



南圖

天順元年七月十一日左遷欽州同知十
四日出城親交無敢送者欽天監漏刻博
士馬敬瞻遺詩一首宿張家灣舟中用韻

被罪承 恩領外遊思鄉何處仲宣樓風霜萬
里蠻荒夜烟雨三江澤國秋不信功名成夢覺
豕聞富貴等雲浮令人却羨桐江叟長擁羊裘
把釣鉤

奉餞季方先生　馬軾

灤江江上水悠悠送客江邊莫上樓五嶺瘴
高烟敝日兩孤雲濕雨鳴秋豐城劍氣東南
起合浦珠光晝夜浮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
花外月如鉤

十七日詣鄭南爵先墓有感

百年家業恐沉淪冠綬承 恩愧此身敢望功
名光簡冊要將忠孝答
君親迂跡不解懲緘口愚頑終教犯逆鱗一去
南荒幾萬里未堪回首淚盈巾



至安陵與許國老拎舟岸行許有詩見投

依韻奉和

散步河濱夕照紅綠楊低拂岸西東寡妻亦解
愛周室漁父從教笑屈忠老去丹心能益壯愁

来白髮欲成翁休憐謫宦終蹉跌聞説王臣尚匪躬

安陵道中與岳季方閣老　許彬

門爕承天火尚紅詞臣被黜向江東斬蛟徒有旌陽劍報主空懐武穆忠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蒼蒼肯為生民計終遣端人輔聖躬

晩過德州再呈許閣老



蓼花映水夾堤紅蕭颯平原古郡東諧謔若無方朔智江湖徒有魏牟忠傍人見笑歌漁父弔客相逢説塞翁此意雖同吾更遠天涯盡處置微躬

八月五日獄中作

只合棲遲隴畝間情同毛義偶爲官謀身自信機心拙報　國寧辭行路難尚想珮環趨北闕可堪縲絏縶南冠坐來黙檢平生事談笑今朝死亦安

遊盤谷有感

早聞盤谷序昌黎今日追遊信馬蹄河出孟門知地險山連王屋覺天低時當春暮花爭發路入林深鳥亂啼高處不堪頻眺望邊城猶未息征鼙

遊崆峒山六首

兩壁微開一徑遙愁懐到此已全消鳥聲入谷成呼應山色迎暉欲動搖幾處懸崖頹復定千尋飛瀑墮還跳



聖恩若許寛羈紲願卜幽居作老樵

捫碎攀蘿捷似猱上方能到敢辭勞象王世界三千大鵬背扶搖九萬高露氣依稀成沆瀣泉聲宛轉奏琅璈憑高不盡登臨興悵望東南學舜號

金界品熒散彩霞白雲中是廣成家羣山繚繞青屏合一水縈廻玉帶斜古殿有基還草邑斷碑無字半苔花蒼松兩兩嵐光外疑見軒轅舊翠華

古殿金容鎖閒寥斷碑多是記前朝桃源已覺
茫無路蓬鬢誰能老不凋玄鶴幾年巢石竇翠
華何日度仙橋鼎湖龍去仙蹤遠留與山僧避
俗囂

好山多在亂山叢紫翠岧嶤出半空但覺鳥飛
青嶂外不知身在畫圖中人間車馬塵難到海
上蓬萊路或通最是多情雙阜鶴飛來飛去廣
寒宮

萬古崆峒勝不磨洞天天下數無多繚環闕阜
眉横黛重疊峯巒鬱湧螺石榻靜宜行倦臥仙
橋危待酒醒過廣成已化軒轅逝未煉神丹柰
老何

重遊王母宮

綠鬢朱顏一樣粧侍兒誰是段安香仙家設詭
長春在祠宇至來比舊荒武帝豈知桃核異穆
王空辦馬蹄忙烟霞不改回山色依舊蒼茫下
夕陽

和崔志恭大理韻



萬里書來拭淚看殊鄉兒女報平安家臨杜曲
雖云遠路比潮陽未是難世事竟分誰得失人
情何用苦悲歎
聖明兼見滄浪外莫為鱸魚憶釣灘

無題四首追和元馬伯庸韻

十載尋真到漢江偶因請佩識旌幢齊奴不吝
珠三斛延伯今擒辟丘雙琥珀夢凝含伏枕琉
璃光冷作當窗繅繭紙是仙家樂續得氷絃勝
玉琮

渦水無情火伏光賞眞人屬老披香搆成珠賜
通宵白浴龍金酬百餅黃宮婢貌難當萬乘玉
環心不在三郎昭陽殿裏熊皮席綠髮長迷赤
鳳裳

拾得星槎旋海潮兩姬來侍百花嬌朝臨玄圃
家應近晚過銀潢路始遙翠幄獲瞻天帝表霓
裳看舞月娥腰彩雲端裏剛風外聲徹鸞笙與
鳳簫

舜畫衣裳合命垂上林肺渴倩誰醫可憐鳳友

絲竹交夜不覺鐘鳴漏盡時真逸頭顱青未改隱
侯腰帶瘦頻移眉尖今古愁無限消得樽前酒
一卮

奉寄杜侍郎先生

文場昔日舊持衡玉筍班麾第一名交誼敢同
金谷醉宦遊偶伴玉堂心知散地淹豪傑首
在 先朝薦老成十載相違雙鬢雪不才今已
貧門生

送定西將侯出鎮甘肅二首

重鎮雄藩最上游三邊西去是甘州封疆出塞
猶千里人物 中朝第一流公暇含毫吟蟋蟀
日長麾羽練貔貅涇陽部曲今猶在應說風流
似祖侯

介老歸朝衆所聞（定襄伯郭登號介菴）登壇又見讀書人
先公向此開茅土五郡于今待撫循黃髮有謀
終可信蒼頭無賴不須親莫嫌潦倒多言語身
是三危舊逐臣

答孔宗文大理問出期



一自 先朝感賜環年來習懶漸成頑江河既
導宜宗海麋鹿難馴却戀山已覺夢曾驚虎口
豈知身復遂鵷班閑門不是圖高尚秖恐相逢
益厚顔

諸公會薦兵部侍郎得遷福建知府留別
京朝諸友

清朝求士渴思漿虛負諸公此薦章
先帝有懷曾賜召孤臣無命合投荒獨愁新路
開荊棘敢謂長才足廟廊關塞江湖皆萬里壯
遊心事却粗償

題仙谿鄭氏義聚堂

聞道松菴老達尊家傳寸地至今存一堂和氣
兄猶弟三世同心祖又孫燈火夜深歸院落犂
鉏春煖遍郊村莆陽人物應無算禮義人人說
鄭門

莆陽迎春

萬里飄風一逐臣
帝教再返牧吾民非才媿竊天邊寵病體難勝

海上春簫皷暫同田舍樂庖厨不減布衣貧故
園松菊應無恙總辦芳心待主人

南山登高和周太守韻三首

塵坱無端竟日侵招提快與故人臨龍山事往
成陳迹蓮社僧高識穢心嶺海此身千里外故
園回首五雲深何當棹郤扁舟去不問人間綬
與簪

羅衣不怯曉寒侵山寺追陪五馬臨總是龍山
遺俗會須知雞黍故人心歸田莫待桑榆晚為
客應慚歲月深寄語西風休落帽孟嘉頭已不
勝簪

無柰閒愁萬種侵重陽況在客中臨至今人愛
登高節自古誰知賞菊心齊國江山悲感後楚
王臺榭草萊深未能免俗聊隨俗也把茱萸上
鬢簪



荔支

水蒼火齊逗精光一道平溪兩岸芳競富石家
紅錦障賭碁康樂紫羅囊摘來硯磂砂初結嚼
罷冷漿露已霜郤念　天庖供御府孤臣無路
薦甘香

老梅一株枯槎新幹巧相附麗好事者盆
以貺予予既以太古春名之又刻詩其上
一首

幾年漂泊海天涯誰送清貧太守家一節自教
生意足寸心人作死灰誇維摩老病依天女姑
射新粧泛月槎好是東君消息近殘冬先著早
春花



送陳教授之潮州

莆陽十日到潮陽彼此同風即故鄉家近不憂
通問少官閒但苦作詩忙鱷堂日轉榕陰合馬
帳風回荔子香太守幸逢鄉曲好相過應不廢
檳榔

送周廷粲起復知饒州

憶昔同探杏苑春相逢半是惜春人我歸仍守
漁磯舊君去重分虎竹新贈別辭荒慚芍藥頌
功心切讚麒麟番陽便是登仙路莫向湖頭再

問津

送李行素封君携其子東陽編修茶陵訪祖

帝許南還著錦衣故山草木坐增輝路從白馬湖邊過身與蒼龍闕暫違幾處聚覩元獻雋千年爭評令威歸秋風肯念并州舊莫謂衡陽少鴈飛

九日三絶

木落江寒秋已賒不堪時節促年華抵應懷古成長嘯閒向空庭嗅菊花

菊花又報一年秋聊復憑高解我憂秋水長天那更得子安才調尚淹留

雨中籬菊破輕黃風外金橙試遠香欲上龍山高處望不勝秋色逼重陽

便面小景

小閣臨江虛欲流長松滿地烟未收孤舟何處晚歸急驚起波心雙白鷗

紅梅



玉質誰教吐絳英碧闌干外一枝橫只應春色濃如酒醉倚東風睡未醒

烏鵲

翩翩烏鵲來何處夜深誤落城頭樹風枝攪夢棲不成和月飛歸上林去

送俞士粟歸南都四首

勝遊眼界隘寰區如意聲高缺唾壺聞道上林花最好又隨春色到皇都

孤舟東去背西風數幅輕帆一望中飛盡蘆花霜欲下帶將秋色過江東

雲棧明日渡江南天上風情想盡諳記得霓裳三兩調等閒休便向人談

碧波猶映舞衣斑家住秦淮占一灣莫道紫芝隨處有鍾山元不是商山

題陳圖南小像

點檢陳橋已著鞭先生歸伴白雲眠務光不與人間事却浪相傳是睡仙

題陶穀郵亭圖

雪水烹茶詫党姬玉堂明日有人知如何千里
江南使又向郵亭製小詞

花鳥圖四絕

路入仙源世已迷洞門霞繞碧天低劉郎不解
春將老只爲思歸日夜啼

侍宴歸來簇絳雲夜深冷露透徑裙阿環喚醒
紗廚夢閒拂菱花照宿醺

霜來平江翠欲飛波心夜半度宓妃可憐一掬
蒼梧淚拭徧當年舊製衣



姑射仙人跨翠鸞風前環珮響珊珊玉簫吹徹
江南意孤夢回時月正寒

題蘭

曾倚東風嗅國香星軺此日度沅湘于今客裏
看圖畫搔首無言只自傷

至邢臺二十里鋪題壁

欲憑赤手縛頑鯨多少行人笑獨醒萬里玉關
何處是不堪飛夢繞親庭

過潼關

白頭關吏詰來情慙愧人人識姓名却說防秋
曾到處肅州盡是鎮夷城

送金汝潛使甘肅

我別甘泉又兩秋煩君傳語舊同游林泉不許
山人卧又遣朝簪簪白頭

莆守 命下有以濯足圖求題者感而有
作

踏遍天涯兩足存西馳未定又南奔人間有水
皆堪濯何必滄浪一段渾



過東昌柬徐太守同年

二十年前杏花春使君同是看花人一麾今日
東昌守莫把文章謫後塵

萬里邊沙恰放還玉堂不許著疎頑道途未了
東南債又向閩天去看山

莆陽郡齋觀物有感十絕

呼童乘露採松花巢鶴驚飛月已斜待久不來
眠不得爲憐今夜宿誰家

野鹿將羔晚飲溪溪邊草樹路途迷童奴採與

松花食只在吾家草舍西
石泓近日小魚遊雲起風生水更幽抛飯飼時
爭出沒胡僧過説是靈湫
覓兒求食緣階搖料是驚人止復行半餉不知
何處去依然又在落花坑
蚍蜉來往自行行借問何因有底忙試把糠粃
閒撒看紛然爭取穴中藏
蜜脾香引暖風微古木蒼蜂子分飛怪底兒曹
窓外噪隔林收得滿籠歸

山栢春深饒野蠶暖風薰拂已三眠待渠化作
飛蛾去拾取枝頭繭繅綿
蒼鷹尋食掠踈籬乳雀驚飛亂入帷自啓羅闈
放教去巢中黃口正啼饑
松醪味熟頻新篘性底青蠅雨日多若也無香
也無臭定應無意到巖阿
杖藜徐步小園春一日千回不厭頻野雉伏雛
隨處有公然都不解驚人
丁亥九日二首
海角天涯西復東十年心事苦飄蓬故園松菊
荒蕪盡却向潮陽號醉翁
異鄉多病未歸身無柰偏驚節序頻莫笑痴頑
不歸去只應直宰解撩人
丁亥南山登高十首
又是登高第二回功名心事已全灰此時償却
山靈債明日放歌歸去來
南山幽阻剩宜秋飛蓋時臨最上頭故國五雲
回首是不須重起望京樓

幾爲佳節是重陽旋買村醪旋撥忙爛醉已拚
明日了任他人笑使君狂
三年不去爲誰留十里南山似十洲心性已成
泉石癖去年風雨不曾休
漫隨時俗一登高回首鄉關正鬱陶贏得癡兒
了官事不妨樽酒對同袍
不是山人酷愛山忙中誰解覓偷閒昏昏終日
繁終夜百歲能逢幾破顏
南來作牧近三秋碌碌何曾展一籌不是滿篋

不秋熟敢因佳節出城遊
駑才又竭一年多里巷猶煩作謗歌賴有南山
山色在趂今老子未婆娑
悄悄幽懷幾日開須知一快在登堂白雲堆裏
停朱轂遲爾可人来不来
席間羣彥總金閨對酒何勞問日西抹月批風
三百首醉来一任壁間題
南寺僧人求草書三首
脫帽南山政事餘無禪本性亦如如前身不足



山僧化肯與山僧作草書
背懶投閒性自便山門纔到便欣然僧家卷軸
書題遍似與僧家再結緣
匹杂山人酷愛山山中猶只是人間不如跨鶴
凌空去心與閑雲一樣閒
題邢克寬太守梅花
美人家住古羅浮鐵石肝腸不解愁蘆笛一聲
清夢破也隨春色到蘇州
題范寬山水卷

巧將墨汁染谿溪遠勢高分近郝低憶昔天壇
壇上望日精東畔月華西
題溫日觀蒲萄
功力延年本草收忽將輕易換凉州我家家後
林塘畔誰惜西風一架秋
送何中書歸省
外史蘭臺早策勲
帝令家慶拜封君斑衣不是人間服五色新裁
玉殿雲



致仕後戲作二首
五十歸来謝世紛百年勞逸喜平分不應又受
先生號去與青山管白雲
雲山到處供詩料花鳥隨時換樂歌若說不貪
誰肯信世間此色我偏多
漫吟三絕
機於倚伏知消長數向乘除識後先此理世間
誰會得須知由我也由天
三仕誰非公議科就中情在我偏多一從忘我

求後奈爾人間當貴何
忘機鳥獸可同羣名教翻將彼此分試取古今人點檢中間幾許不云云

雙燕

小堂新敞未爲華雙燕頻来語似誇爾欲營巢無不可去年今日在誰家
道心秪與靜相宜燕子營巢未必知魚鑰不防歌舞夜閑門閑早啓閑遲



四晧圖

祖龍長策不知圖空築荒城遠備胡四老朝廷安一老當時誰得殺扶蘇
惠統安危覆手間都將鶴髮動龍顔元功空佩通侯印不及芒鞋一下山
誰云盛德格天難國本將危又復安試按楚歌

評漢祖沛公元不溺儒冠
避漢逃秦智慮周誰知亦墮子房謀可憐他日安劉囑不及留侯及絳侯

讀史四首

按宋史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辛丑受命禦漢遂癸卯發汴曰與實昭是夕匆匆黃袍竟被以此觀之點檢先策已有成圖授鉞會際乘而遂焉史曰陳橋發謀理譬不許不過北面三讓義耳思意此舉太祖本懷發於太宗成於趙普所以後來違母之據者不過尋兄之盟耳故紀以四絕偶讀靜修鄉先生之作曰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是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

宋太祖



家母素知兒有志他人却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牾後世那知費討尋

宋太宗

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杜后

阿母要盟畢竟爽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橋事似難

趙普

亦主開基失早圖判官作字太糢糊魯論本是
與王典只恐習中一字無

送王邦飭尹藍山

郎居官已拜星郎白髮門生喜欲狂莫惟老懷
偏感得身曾見賭紫羅囊
相逢未滿十年間相見煩驚兩鬢斑衡岳鴈飛
猶不過夢魂可得到藍山

寄袁永州

山不疑人人自疑蒼梧被枉已多時零陵召父



經遊地莫向愚溪强賦詩

彭閑老仙桃圖

度索山頭一種蟠彩霞晴映紫宸寒朝回帶得
春風面傳與人間作畫看

盛子昭畫

半世生涯落水鄉也曾輕犯橫波狂日西松影
長千尺閑倚秋空數鴈行

李在畫爲葉與中作

草草如荒蕪不荒雲根老樹帶疎篁摩挲二十
年前墨還有誰如李在狂

王孟端枯木竹石二首

九龍山人已仙去空有靈跡留人間到處若無
鬼神護雲氣何以時往還
鐵網珊瑚就老時龍宮未暇拾高枝若教王愷
當時有驚殺齊奴未可知

題宋刻絲唐詩

鍾王楷法盛唐風毫忽都歸組織中錯認鄭僑
稱學製經綸不數祐陵工



瘦馬圖

稜稜寒影屹如山正坐冥官秣飼慳縱使千金
求駿骨如今豈合在天閑

蔡邵

年纔五十便休官却向床頭學弄丸不覺蹶然
開口笑邵家生活這般般

早陶

歸去來兮不是詩陶家家數正如斯近來次第
旋行盡只欠臨流會賦詩

類博稿卷之二

鄮縣岳正

雜言五十二首

雜言上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為經橫為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



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操緯以遡經夫操緯以遡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不倍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逆順不同科外百家闢二氏勢也毋怪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為祟意藏於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於肝是為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於肺是名魄歸而至於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藏於脾矣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醫者死生寄焉學者之心主於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鬼神交焉學者之心主於敬敬禮之要

也非禮之方乎盡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僞乎兵所以定暴亂也學者之心主於制制義之施也非義之拔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決嫌疑也學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巫周公官之矣兵黃帝謀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磨道引服食醫之流也祭醮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讖緯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



首耳目口鼻舌外也上也兩手兩足外也下也心肝脾肺腎內也上也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內也下也耳肺之表也目肝之表也鼻心之表也口腎之表也首脾之表也五者天爾也天輕清成象親乎上故所入者亦輕而淸日之所入者五色也耳之所入者五聲也鼻之所入者五氣也口之所入者五味也而首無所入以耳目口鼻之入爲入猶脾無所專兼統五臟而爲臟者也

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於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衆星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以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

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
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
可謂尊矣其勾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帝釋之者
謂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夫一宮豈容二帝哉
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噫作
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
尻也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
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脉也岳臟也瀆腑也

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
雨雪呵也風吹噓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
而呼也潮呼而汐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
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
鼻也形而氣者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
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
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
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
摶恒益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
陰陽交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
者定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
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
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

之機也
乾為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
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
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之出也源於山其入也
瀦於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
之義也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
也故藏精精騰於上得陽象而為神光存於下
得陰質而為影日天之屬也故露光月地之屬

也故藏精日得月精而神月得[illegible]日光而影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毋而用七七乘
而四十九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
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
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
極爲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
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爲五十共
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
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内有陰即有陽皇極經世自
二而四以四爲極蓋二舍一一分二二分四是
一分二成陽旋陰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
離陰則無陰太玄自三而九以九爲極蓋二離
一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無成非易也玄知
數窮於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
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必傳也宜哉
經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子
承父也準玄者支繼統也

元亨利貞以爲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
也仁義禮智信以爲德金木水火土以爲行五
而四者也四而五者舉四以成一五而四者主
一以成四易之數也五非五也而潛虛起五玄
悞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
有爲者之謂事爲親爲義爲序爲別爲信是也
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
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常曰變曰吉
曰凶曰邪曰正曰虛曰實曰上曰下曰左曰右
曰前曰後曰内曰外曰小曰大曰長曰短曰厚
曰薄曰多曰少曰精曰粗曰淺曰深曰闊曰狹
曰輕曰重曰尊曰卑曰繁曰簡曰遠曰近曰肥
曰瘦曰誠曰僞曰是曰非曰利曰害曰往曰來
曰屈曰伸曰純曰駁曰曲曰直曰善曰惡曰姸
曰醜曰得曰失曰逆曰順曰同曰異曰彼曰此
曰開曰闔曰呼曰吸曰張曰弛曰勝曰負是故

二氣盡之矣

五數曰三曰二曰五曰四曰一五方曰東曰南曰中曰西曰北五運曰丁壬曰丙辛曰甲己曰乙庚曰戊癸五聲曰角曰羽曰宮曰商曰徵五色曰青曰紅曰黃曰白曰黑五味曰酸曰苦曰甘曰辛曰鹹五臭曰羶曰臭曰香曰腥曰腂五星曰歲曰熒惑曰鎮曰太白曰辰五帝曰太皡曰炎帝曰黃帝曰少皡曰顓頊五神曰勾芒曰祝融曰后土曰蓐收曰玄冥五性曰仁曰禮曰



信曰義曰智五倫曰父子曰長幼曰朋友曰君臣曰夫婦五事曰哲曰乂曰聖曰謀曰肅五體曰筋曰脉曰肉曰骨曰皮毛五官曰目曰口曰形曰耳曰鼻五臟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五液曰汗曰涎曰涕曰唾曰精五蟲曰鱗曰羽曰倮曰毛曰介是故五行盡之矣

雜言下

或問曰管仲鮑叔孰優岳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合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載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將安在其為優哉噫牙進仲而齊伯仲庀三竪而齊亂亂齊者仲而伯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邪

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於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辟之劇戲官府縱令逼真畢竟優耳其



後圓至者祖之夸詡矜款力與儒鬬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為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駁化於鮑肆則所憂也深矣

荊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荊公取而玩之或曰公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為之予嘗以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佳子弟頗有父風耳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

為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柳州書故耳謝疊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捨孝門銘而取此碑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靡者邪都不可曉矣

避虎以壑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覬其免也避饑以盜盜亦淵壑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

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賢人則嚴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

砮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鵲不觀天而知風蛇不察地而知水

黃鳥食之止妬鯊魚食之止驕鶡居食之不饑酸與食之不醉鮨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氣閉而藏橐蜚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鴟鴞晝盲而夜察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展季既三黜而非辜靈均雖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孫臏以同學相仇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傾

華子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忞家二門雍睦兩得其軌

華王避難王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王和居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阮嗣宗放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真放邪是可悲也



嵇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難乎觀士矣

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而兆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四法本於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爻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努者勒之竪也側分而爲趯勒分而爲啄爲策努分而爲掠爲磔努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知筆矣

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嘗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辯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陽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熄火去騫未遠而魏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予嘗以爲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博望取之叚白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此戍酒泉屢嘗販胡之乾名曰瑣瑣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庶或得之今此種處處有之獨滿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蕃葡萄曰蕃云者豈承襲瑣瑣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者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爲怪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歷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御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伯氏嘗客溫州金鄉城主魯拮揮家造墓開壙甚深中有舟檣卓立其木杉也去海尚遠又在山中不宜有此歸以語予予嘗奉使江行過湖口山半著峭半入江入江者石壁萬仞嵌以佛剎意其土壤已爲江水齧盡所餘惟石中有鐵猫甚巨太半化石二齒如爪鉤出石上二事與昆明劫灰無異由此觀之則邵子一元之說要自有諸也

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漢書梁冀傳冀有火浣布帨羹汚冀佯怒投烈焰中火滅振之色愈鮮潔又魏武不信世有此布既而方物有致貢者予聞姑蘇張諭廷義有之觴舟求觀得見如宋崇寧大錢者正白作縈色試之果然豈石絨歟東方朔十洲記以爲火穴鼠鬣千斤一丈者妄也



閩廣荔枝古今所珍歐陽永叔以花中牡丹作配予守莆時徧嘗蔡譜之美意謂北土蒲萄足以當之若此玉消香水自可北面土人護短不以爲然彼蓋未味妙品毋足恠也偶觀酉陽雜俎見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遽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信蓋先得我心者也

類博稿卷之三

# 類博稿卷之四

鄞縣岳正

## 序十三首

### 送楊孟平序

序曰黃頡淪而鳥文興矣歷數千載間變而爲大篆小篆爲分隸爲行爲草不翅數體古文爲之幾泯其僅存者又重之以後世之誤誤於俗誤於鑿誤於妄改於私說於忌諱固不一端嗟夫能不爲六經悼乎夫六經古文也古文不明



六經烏乎明哉秦漢以還其欲埤益古文者有蒼頡訓詁三蒼埤蒼廣蒼訓纂說文字林字苑書死字統之類出焉是非無功也然書愈出則文愈晦豈其人自爲書家自爲學之故邪四明楊孟平世攻篆籀慨然以字學爲任嘗曰古文之不明也久矣我將以我所得考偏傍辨俗正訂誤謬黜浮僞集諸人長成一家書以扶樹道教顧際於役而力爲未逮也今年孟平拜官南京印使印使之職所以同天下之文者也吾用

是知孟平之志果將有成而古文之明有待也孟平戒行酌以爲賀又從而致私囑曰書成幸以寄我

延從吉拜浙江都司經歷序

談者曰　國家承平近百年文德之化溢乎四海而閩越之醜徂武功之弛焉脫羈逸以跳梁踯躅於山林海島之間有以也使環衛之吏簡其士馬精其器械關險固而防禦周彼雖狂猘無以施其蠆毒所謂潛消暗讋其奸者也不爾



之慮俟其有警乃起而爲之圖不亦晚乎又曰爲今之計方鎭之將卒難得人藉其名號以令於下誠得智計之士如范孟博之於宗資岑公孝之於成瑨其於盜賊乎何有正統某年廣陽延從吉以鄉進士謁選天官量其材知其習於濟時之策也擢浙江都指揮使司經歷蓋都指揮使司者軍政之領而經歷者實幕典之尊也浙江之境腹百越而肱狡七閩七閩之盜方峽然崛起僭名號置官屬以轉劫州縣熾焰未滅

而浙越之姦間亦乘風而嘯聚豈非其功業建立之時乎夫盤根錯節斯足以分別銛利鷙悍之獸衆人之所怯卞莊馮婦方喜其得遇而爭攖之才與器固不同也況從吉生長京師游藝侯泮陟鄉貢士與予同游太學者幾十年其所見聞知識稱爲通材可也況其乃祖喜由臨漳尹承中都留守事軍旅之政得之家學其所以成范岑之功以副談者之望固可俟矣

都門別意詩序



別不見道也壯夫不言別別而有意必有以也夫自桑弧蓬矢之禮作而別爲丈夫之常故抱被入直顧婢子語不能休者君子譏之然人有同類以義而聚以道而求以心而契所賴者相資而成相觀而化相容與而樂一旦有彼此之適在進修者無以考德而徵行則孰與切磋在事功者無以並與而偕作則孰與有濟在心志者不能莫逆而忘嫌則孰與交生是以不能無離群去偶之思也是故梁山烝民之雅作於周

河梁驪駒之典作於漢南浦之歌作於齊陽關之調作於唐夫功德如吉甫豪傑如李陵文采如江淹王維豈區區爲兒女子態者何不安其常如此哉其所存雖有小大之殊然各有意也鄉貢進士劉寅仲今年舉禮部乙榜自以爲未足將欲豁襟抱廣聞見有慕乎太史公之遊也維揚寔父母之邦先壠在焉展祭之暇則凡太行之高碣石之雄呂梁之險淮濟之深長江之大又皆足以沃曰而厭心者於是白於親告於



友朋儐夫介李征馬在秣諸與游者知其不可遏而留也於是作爲歌詩凡若干首邀予爲序予觀其所爲詩皆取乎烝民深山之意不但知漢齊以下所作諸君又以義而聚以道而求以心而契非徒別者也故以是發作者之意

九日感懷詩序

人之於憂樂有可已若有不可已者可已者以人非憂樂之眞也不可已者以天憂樂之眞也九日感懷之作其憂樂之不可已者乎吾友姑蘇陳君緝熙家素儒者乃先君嘗坐累謫戍遼海竟殁配所緝熙慮非立身顯名固不足以致養其母樂其兄季昭蓋其考之不幸於是別母弟於蓋年流離蕩析辛勤來歸依舅氏太常少卿王公而學焉正統九年甲子用試於有司遂與計偕比進禮部得校官辭不就遂卒業太學提黃之後九日欲来坐圜堵以聽簡書於斯時也感時序之易流歎年齡之將邁抑鬱邅結之懷其能已乎是故風木勢變而死者弗作可憂



也時命方蹇而生者弗顯可憂也鶺鴒載分而兄弟弗守可憂也摽梅云實而伉儷弗時可憂也憂於心宣於聲音成於言辭暢於節奏而爲歌詩亦固宜矣嗟夫世之人未嘗無憂樂也窮則慽慽於貧賤達則衎衎於富貴所以爲憂樂者率以人也可已者也非憂樂之眞也乃若憂以天樂必亦以天致憂樂於不可已之眞如緝熙者幾何人哉然則君子之讀是詩也當知緝熙之憂樂知緝熙之憂樂果天也眞也不可已

也則亦當知緝熙之爲人矣詩以杜子美詩四句爲韻韻各八句凡廿有八章從而和之者又若干焉後之繼其聲者不與也正統丁卯冬十月望日比舍生岳正序

## 壽吳景巖翁八袠序

善養生者莫知老莊莊生論衛生之經也大都忘富貴遺情欲外形骸而任眞尚適逍遙委蛇同波於物則形全精復與化推移而壽考矣信哉訹富貴則心動恣情慾則心蠱飾形骸則心



感一有所著則其心受傷而不得其所矣心既不得其所將以偽汩眞以拘害適安能同波於物與化推移也邪故曰忘富貴遺情欲外形骸者非知足道者不能也吾姻家吳翁景巖世居都城爲大興著姓頎身蒼髯若厲而溫望之修乎若喬松勁栢獨立乎歲寒之表者也少丁艱虞嘗與母弟擔各立業後皆有成翁獨推與二子容斌而理之二子之才既皆足辦承顏順色雅副本懷遂於婚嫁之後不關世務閉戶危坐焚香習靜時或登高舒嘯臨流興嘆景與意會輒徘徊容與莫測所適以是占之非與予所謂善養生者類哉乃今年六月廿有九日值翁初度屈指甲子蓋八十年康強精健纔如少壯方來之算詎可量也凡我姻黨置酒稱賀竊原翁之所以得壽者果非富貴情欲形骸之累以戕賊其性靈而又得夫賢子孫以副厥意者書之使後之人知翁之壽非幸而致也

## 送張鳴玉詩序



軍法必世繼繼絕以嫡嫡絕以支支絕以同姓不奉上詔旨不得擬自免免者非國戚黨必左右大臣不爾亦親幸眷愛最貴重者不戚黨不左右大臣不親幸眷愛最貴重者冠方冠被褐布衣徒馮其所修掉三寸之舌談笑而免焉此其人也顧不可常乎哉張生名珩字鳴玉世居錢唐錢唐人有軍於黔者絕世無繼有司以鳴玉父爲同姓當往鳴玉曰奈何有親不得朝夕繼委乃令坐苦萬里戍邪請代以行主者以故

事育德郡將者不必遽造貢于大司馬大司馬上于
天子天子若曰昔者明王立賢無方尚旁求俊彥於汚賤而致拔擢焉顧可重辱吾士而內之尺籍哉詔近臣試其藝詔大司馬去其籍詔黜守臣罷其役生乃得復故將卒業待用當與游者樂生玆舉之盛相與送之作爲歌詩圖其大意彙次爲書謂臣宜序所以作者之故臣不佞竊頌



天子之德尊儒者之足貴而著士之所修果不相負如是也於是乎書

## 贈陳景常序

妻亡而不再娶禮乎曰非禮之經禮之權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將以傳繼嗣奉宗廟是固不可以不娶娶而不幸或亡則爲之原情制服服盡而再娶焉不如是則繼嗣不傳宗廟莫奉亦君子之不得已者禮之經也娶矣或中道而喪或垂老而逝不獨有子也而又有孫不獨有孫而又衆且賢也如是而復娶不幸而遇不肖之妻其不至於虐孤幽之戕骨肉產蕩而家破者不已焉然則繼嗣不絕宗廟有承與其再娶以亂吾家孰與不娶以全吾美此禮之權也西安陳君景常者家富而賢景常嘗娶於馮生二子曰志曰意而馮以疾卒景常爲之制服服已而誓不復娶有勸之者輒曰妻娶之奉人情也吾非惡此而逃之然高宗賢君也而以之逐孝已吉甫賢臣也而以之殺伯奇或出於人之所不



意吾所以上法曾子而下從王駿者殆以此也況吾二子者甘旨之奉常足吾安之而不知其勞諸孫之繼嗣者又森然未艾而烝嘗者之有其人也又何必急於自奉而忘利害之或然者哉今若干年矣夫富者心易蕩壯者慾易生若景常者當壯年處富家而不事再娶非達禮之經而以權行之者能是乎哉李穆氏者其親友也謂予言足以彰其美而請於予君子樂與人爲善則予言固有不可已者也

## 日新齋詩序

齋而有名非古也而又咏歌之以詩可乎曰可也舜登歌於堂禹書砥柱湯銘盤盂武王記丹書於席之四端周人於几於檻於杖於帶於履於鼎釜於觴豆於戶牖於弓劒戈矛莫不有箴衛武公耄矣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徽是而為之齋有名名有詩以發其義而因之以自儆也又何過哉延陵朱生世昌者善慶翁之孫繼吉甫之仲子也資性明敏踔絕而莊齒雖弱冠屹有成人之望嘗擇所居之勝別爲小齋羅以經籍環以圖史旦暮從事於中以藏修其業取尚書之義題曰日新示自勉也朝士大夫之能言者多爲歌詩以相勗其勤大篇短章炳乎其文婉乎其義渢渢乎其可諷而玩也嗟夫處於齋顧其名誦其詩而繹其義固宜惕然於懷兢兢自闖而不敢以怠心乘之也夫爲學而不敢有所怠



則終始如一得日新之道矣雖聖賢之域可闖而至矣況於功名爵位之餘哉陶侃曰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是則舜湯武之聖衛武公之賢且老皆可推而儆也文昌之爲是圖也不亦宜乎少司成梅菴先生與善慶甫有鄉曲之好喜故人之有後者若是旣爲之次其篇裒而成帙又命其門人岳正序而歸之正序

## 贈李景淵登鄉進士序

古稱燕趙多古豪傑之士自三代以還歷漢唐宋以其道德文章功業名世者可稽也或千里而一人或數世而僅見未聞聯有以立接趾而進者其故何邪若吾鄕也襟上谷帶滄景灤潞環於左恒岱峙其西奄全燕之腹心而有之自寇征東之外所謂道德文章者略無其人其又何邪謂山川不足以鍾人之秀而岳降申甫涉於誕謂土地不足以宜物之材而禹別貢賦幾於誣嗚呼孔孟生而鄒魯之賢盛程朱作而閩洛之儒起鼓舞於前者旣有其人而其勢不得不

與起於後故曰相觀而進之謂磨者此之謂也漷之著姓曰李氏其曰濟字景淵者又李氏之秀也始予游邑庠庠子弟如景淵輩皆願與予游景淵又嘗質其所疑於予是於予尤厚者也自予預鄉薦及進士第入翰林十三年為五科科不乏人乃今科鄉貢則景淵是也景淵素負氣任義好談論古今人事業時時有激烈之聲蓋其材固豪宕者曰予數輩登臺閣列部寺以自致心實好慕砥礪磨淬不少懈倘又得今翰林編修呂公為之師故其學愈進業愈成挾之進取一舉而售也同盟之士謂科目者實網羅豪傑之具景淵於是選而負有豪傑之名必與古之豪傑自處他日第進士官樞要而不大其功豐其業不止也宜有以贈而推予以辭予故述吾漷人古嗇今盛之由以為景淵勉則凡吾同盟而未進者未必不因之以自儆也

送丘仲深歸嶺南詩序

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貴古有斯言也使斯言



之果行則天理幾乎熄矣作者唱於前繼者和於後從旁而證之者又拾夫跖蹻孔顏而為之辭不至於瀰盧宇宙灰木心形糟粕仁義而不止嗚呼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微斯言吾見其誣天枉人相率而為盡滅之歸也久矣吾友丘仲深嶺南之進士也甲子之秋以有司首薦進於春官得乙榜輒辭不就蓋吞舟之鱗必洪濤巨浪始可以揚鼓其鬐鬣而尋常之溝壑有不能容者毋足恠也於是遨游太學友天下之善得麗澤之益為多再舉而再屈焉議者謂其抱高世之見擅逸倫之才之行立要津摛取青紫宜如俯拾芒芥顧乃徘徊逡巡抑而弗升虎豹之炳蔚未彰而章綬之服緇如也豈天道之信乖邪所謂貴壽者真不可必也抑惡知禍福倚伏得失乘除者乃天道之常哉或者天將玉吾仲深於大成如孟氏所謂授以大任而先困苦之以增益其所未至焉者但未能逆知之耳儒者如啓平柳子厚劉夢得之徒咸有天問

天說天論之辭子厚夢得不足道也如居子之忠憤亦假天而洩之吾恐仲深於此有不能忘情於天者也仲深將南歸瓊山省二親於故里所與厚者各為詩以宣其懷吾因推天人之理而為序以暢之

贈洪君景隆僉憲湖廣序

刑科給事中洪君景隆初以諸生釋褐法從受命惟謹遠近咸宜以才進也厥既蒞位功與職稱維父母妻允膺顯封以德召也今年之夏將



被寵擢僉憲湖南爵位尊要以名陟也其同好者廖鴻漸之愈盛念馬聯之暫達乃以紀事之辭屬予予不敢何足以當之雖然授簡實錄以寄勸戒者史氏職也予奚辭乎今夫 國家之官人也於法從郎署之賢簡其敭歷既久聞望兼著又必得廷大臣推而揚之無異同者然後得以貳藩臬統治外諸侯之理以當一面之寄是故其位尊其職專其任重且要宜其所選必如是慎也然而以賢而得者其行或不掩以能而得者其才或不勝以名而得者其實或不副是以公卿之位屢虛而褒擢之典常滯者豈善始者不必善終邪抑有之而媢嫉者不能容而拒之也夫軋乎名位之未達必思勉惕勵以為富貴之媒能不肆意放情於盈滿之餘乎損志節縱逸欲不能以收功名之高價也亦其勢使之然耳經曰祿不期驕位不期侈豈不信哉今洪君輟法從以紀綱方岳之政自卑而升高固有大用之榮違內以補外不無離羣之戚因其



榮或而為之憂喜者人之情也嗟乎榮與辱對去與來因喜其榮必憂其或辱惜其去必冀其復來辱必務去而思進於愈榮去不苟肆而志期於來復此僚友之至情贈言者之本意也

送王德夫分教新喻序

匡衡由文學以相漢揚伯起位三事而升自講道賈逵鄭玄之徒皆教授焉以遺其芳於百代然則師儒之職何負於士而士苦厭為之哉吾之為道果不足以解人之惑應人之叩成人之

德達人之才於是乎遜之而不敢居辭之以不
必就度力計分斯其宜矣乃若慕榮進羞恬退
逃澹泊趨勢炎舍吾弦誦俎豆之委蛇而甘心
乎簿書期會之冗長徒養其身以梁肉文繡之
倩美而不顧夫罪辜勞瘁之斧斤以戕伐其性
靈日念得失於目前眩榮辱於頃刻而無遠大
之求圖者也若夫修吾身適吾志安居所寓以
聽吾定命于天屈揚之位貫鄭之名初不吾覬
譬若睫不離目影不違形亦不能舍吾而他適



耳此則君子之自待也若王君德夫其以君子
自待者歟德夫名讓錢塘之士族胄也遊學郡
庠丁卯之秋用所學膺鄉薦來登太學而所得
益富今年春試於南省得乙榜慨然就之拜訓
導於臨江之新喻其信其道足以模範乎後進
者歟其能修其身順適其志安其所寓以聽其
命於天者歟其不汲汲乎爭得失擇利達於日
前者歟嗚呼進可以致輔相退可以流芳名者
吾於德夫見之矣或曰彼顏當時而鳴後世者

臣揚貫鄭而下世不多數也而子以為稱不幾
於迂且誣乎曰吾所謂君子者居約而泰困詘
為信如金之處煆而玉之藏山也挺正色於烈
焰騰神光於頑璞亦烏得而御之彼移於位弱
於養甘於暴棄而不知以自振塊然儕草木而
同腐者衆人之常也德夫有君子之容必有君
子之節吾安得以庸衆人待之哉

贈歸德衛指揮同知熊君序

昔作中軍謀元帥於趙衰而郤穀之進實以閱



禮樂敦詩書之懿是舉也雖足以仰高景行於
百代而不能以袪兵家之惑黜仁義尚詐力孫
吳之數也徐偃不忍鬭其民而走死成安泜水
之辱置奇而任正建牙分閫之徒往往藉口而
譏笑殊不知非禮樂詩書之罪抑不善用禮樂
詩書者之罪也是故御軍以嚴撫卑以仁使軍
以義料敵以智克敵以勇服敵以信稱善陳者
能出於此乎不出乎此而譏禮樂笑詩書以為
迂者雖得必失雖成必敗雖强必弱又安佐其

終鮮良將於天下後世嗟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尼父之談信矣始予奉使荆襄取道睢陽訪張許之遺烈而郡主將江陵熊君之子曰振者以予妻黨趙千戶遜謁我於傳舍與之坐而詢之其器宇言論藹然禮樂詩書之著也今年冬乃翁以疾謝事而振蔭爲歸德衛指揮同知遜方衛宿京師請予製辭爲贈予惟古之名將得吾儒之糟粕猶足以掀闔其事業振播其聲光而煒煒於今後又況於周旋乎禮樂詩書之間者哉振也席有累世之業遭 國家求將之時苟得志焉宜以古之善用禮樂詩書者爲法其毋使談兵者藉口而譏笑可也



類博稿卷之四

類博稿卷之五

鄮縣岳正

序十二首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正以罪去 國比入 朝七八年向之所與共事者十得五六而所謂同年進士者僅十數人而已此十數人者多在郎署不聞有所振拔又間有引而去者其在給舍纔二人而閩産潘尊用其一也尊用以天順八年之秋始用資序拜都給事中於吏科夫六科之任古納言之官也讒說殄行無世無之而後世風移俗薄較古尤甚如巷伯青蠅諸詩所言者當堯舜在上禹稷契益皐陶伯夷相師讓於下不能不資龍以保極盛之治後世領治之主欲比隆前古而不求賢給舍以任之豈不尤難乎哉

先帝在御乾綱獨運羣臣將順之不暇若吏部者又得老成心膂主之爲吏科者固無事可駁也然容生寬寬生縱縱生姦亦其勢之所不能

無者尊用受　命適承其弊初不以聲色動之而彼各自檢點以或有過之非懼若亦有矣夫楊綰之賢未足以格天動物而白麻一下雖以郭汾陽之元勳名德亦為之遜豩幹而下不足道也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者如此然所謂賢者於世多不見用用亦不能大大亦未必能久何邪蓋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若尊用者一官二十年循資緣例始得一調此巧宦者之所譏笑而正所據以知其為賢者也雖然一給舍尚能如此使舉而措之百僚之上則其事業炳耀上躋唐虞九官之盛其孰能禦之哉遂書以為贈



孫宗理拜戶科給事中序

當天下多事時屠釣權理商販傭隸之徒其建立功勛樹植事業分茅土於當時垂聲光於來世載諸前史者何其多也若空谷考槃之作乃或見於盈成之日者豈　非天下既定權制既立狃以犬牙脅指之勢雖　中才常流亦足以守之雖無大善亦無大失是故有賢豪儁之伏於坻厎者不得其機以進紙槁項轍鮒老死困斃於林藪壓淬之中而已矣當是時也得美官據要津執樞管以激昂時事可以聾警天下之姦可以建天下之利可以更天下之化亦豈非賢豪者之榮幸哉齊東孫君宗理今之所謂賢豪者也乃祖若父皆用才武從事為司牧之屬於外宗理績學邑庠甲子之秋應有司薦入太學為諸生者三年矣今年秋以名進士拜給事中於戶科夫給事者天子之法從不但專補過拾遺之任而凡政事之利病人材之賢否民生之休戚皆得以肆論駁議而無所諱此賢豪者之所願為而懼不能以必得也宗理以齊東布衣從事乎文字筆札之業一旦起而當之得以發蘊蓄伸抱負設施其生平之所學未必不思其時機之不易遭遇之甚難而以中才常流者之為恥也

## 贈濟南楊同知序

始吾取友天下於桐城得二人焉前戶科給事中今知應州章君廷言其人春溫玉潤不但其文之蔚才之敏也既又因廷言獲交今刑科給事中姚君景暘景暘之於廷言蓋符合而劑契焉若夫楚俗雖文其性慓輕此兩人者固非風土所宜得必有所自而然者意者其得師友之淵源乎不然何其鑊信而虎變若是也遡而求之得楊君必貴者焉君世家撫之崇仁以其藝雄於大江之西宣德乙酉魁多士於薦稿癸丑之歲始就乙選分教於桐城者幾十年而兩人者受業門下親炙最久咀味文翰之華濡染道誼之雅祛悟而性覺匪習而天成出能易售試必有功故治民者稱守令之術在 朝者得侍從之體皆楊君之力有以造就之也譬之觀器於市鼎鍾罍缶之制雖殊而小大高下皆中倫度然後知其出於一型一模而陶冶者鎔範摶埴之精亦可見矣此楊君去桐城以功最被選



陟爲魯邸紀善自紀善登上相爲長史有賢能聲今又改同知濟南府事蓋旌之也於是景暘既善其道之得行而於暌違之念又有不可已者屬予言以張之嗟乎古人有知其客而信其主者韓退之於宣州是也其或未知楊君者請觀於吾友廷言景暘兩人者可也

## 贈龍叔旦先生序

東里先生之高風足以淩駕一世天下所共聞者也曩在政閣所與游好者其在 朝則盡名公卿布韋之徒苟非鉅人碩士不直不得朝夕亟見以親道德之光雖欲望後塵而雅拜之亦未易也正時童丱受學門下先生以故人子嘉與惠之每佳客至未嘗不得見也先生之重客有若叔粲龍公公用鄉進士歷祠祭儀制主事公之少子今文選郎中士郁亦用進士為中書舍人正皆得游於其間當是時人皆以榮正正亦自後其所遇於朋輩中先生既捐館舍公亦以疾引歸正方抱羊曇之悲不釋也乃今猶得

與文選君日相追隨是以前年識公之嫡士熙士熙用薦分教於淞庠今又拜公之季叔旦竊歎公之門兄弟父子何若是之皆賢也嗟夫萬物者天地之委和也至和之氣絪縕磅礴其發於浮沉上下者猶足以為景星為卿雲為甘露為醴泉芝草為連理之木同穎之禾為麒麟白鳳元龜神龍天馬之瑞其精英之鍾於人家國者上者為聖次者為賢為能為技藝固其理也今至和之氣委於龍氏之產不能不賢譬之武庫之所藏大廷之所陳非奇寶重器不與也又何恠哉比者邑大夫以叔旦之賢薦於　朝朝議踐之茲拜湖廣按察司照磨東里先生之諸子尚寶丞叔簡太學生季桑諸孫晦之於龍氏固通家子而尚寶君又嘗館儀制公之貳室於叔旦為諸甥也故合其弟姪送之謂正託交於龍氏者久又以文字寓職宜有所述述東里先生之高風而龍氏與之締好如是使人可以遡是而知叔旦之為偉人碩士庶幾有以信於今



後也

贈和振綱刑部主事序

儒吏二乎哉不二也不二也而孰與岐其名蓋亦世之汙隆而為之歟夫儒與吏皆政之體也周以上世升而隆其政本於道而聖人筆之以為經周以下世降而汙其政出於術而法家因之以定律儒通乎經而吏明於律其本未始不一而岐之使二者道與術也然經之約民也大而疎律之防民也細而密密者之失必酷而疎者之弊近迂此其勢然也是故自入官議制之有辭治至于今從政者不能任經而黜律君子口資儒以為吏斯可矣陵川之著姓曰和氏世以宦業雄於山西振綱者又和氏之秀也大父好古府君通詩書二經嘗用薦領敎於廣平乃尊翁自鄉進士三敎於郡邑最後仕為王官其猷勃如也振綱傳其家學以明詩薦於鄉入大學學與行皆足以齒英胄而無愧今太子少保肅公為祭酒將以病辭去而振綱慨然倡六館

之士伏　闕請留之於是一時師生高其義頗識其風采締交暨好者恐後去歲取進士第觀政於秋官大司寇疏以爲屬拜福建司主事素與游者思有以贈之而屬予以辭孔子曰盡法無民豈非傷法之流於酷乎今之所謂良執法者大歸以能不遺於律而得稱也使犯者有隱情而不能以自明司刑者執律而臨之曰法當如是乃孔子所謂盡法者也如必以盡法爲良苟熟於簿書者皆是也何必儒者儒者必不得



已于是知不屑其所謂良寧自擬於迂者而不辭也振綱儒進而吏任固非自貶以狥俗者但名位權勢足以移人之守吾又安能爲之默默邪嗟乎前史所載者有曰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世務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蓋所謂資儒以爲吏者也然曲學阿世卒不能逃轅固生之譏則其優劣又可見矣君子之自處也可不愼哉

## 淅水較文詩序

文士之末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知文亦難矣莫加著者之文易詩書春秋禮樂皆載道之器語曰學者守一經皓首不能窮不能窮者不深於其道也道不深而强自誣曰我知文我知文何異乎審音以聵察色以盲其不白黑而濁清者亦幸中而偶得耳夫何恃而可信哉試嘗論之世之能文者孰加於周公孔子周公傳易孔子繫之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爲一辭之贊則知雖賢者猶不足以知聖人況以不賢而



知賢者乎是故皓首不窮之談非誣人者也雖然周公孔子不可尚矣漢以還作者甡然而獨名揚雄韓退之爲能文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劉歆覘之詆爲廢物雄之名蓋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爲文而爲舉世之所不好退之之書自宋歐陽永叔始以雄退之之作者尚暗於當時而有俟於後來又況其下者乎其或見推致與於流輩時俗者非借重於高與託筆於時名如左思之賦張

華之詩則亦下里巴人之唱和非知體道者其有所見聞而黑白清濁於去取之間也嗟夫作者代有而具目者不多見知文之難其亦信矣哉郭明郁彦文蜀之長壽人也以春秋發解嘗分教於晉寧古鄭二邑陞學錄爲今附馬都尉薛桓賓師授徒京師京師子弟各以其所習經求指授者未嘗辭之其處而稱達才出而擬巍科躋膴仕者問其所從游則曰郭先生吾師也予用是聞其名熟願見而未暇也景泰庚午之



歲明郁將校文於浙議者謂山之東西中原之鉅藩也而江南文物浙水爲盛明郁乃能歷持文柄其延譽於天下也又何博哉於是相與咏歎其盛形而爲詩詩成授予以卜氏之任嗟乎易之奇書之古詩之葩春秋之簡嚴禮樂之辯博其義奧其辭微其文未易以通也而明郁能指授諸生使之有成非明於道者哉夫既明於道而用以觀人之文是非美惡之辯有不能逃於洞鑑照之下者矣今天下之大不可謂無

所謂楊韓之徒者明郁自蜀來京師嘗徧閱全發放於齊魯今又南游兩浙其亦有所謂其人者乎使其果有而亦願見之否乎予嘗怪時俗流輩以知文自負者大歸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乃今得明郁明郁其亦有意於是其言乎則吾求償宿昔之所願見者而與之雄辯天下之文於楊韓之後矣姑書此以爲先容

## 贈許節之拜闕里奎文閣典籍序

孔子之道其大而遠蓋與天地等耳聞其遺風



被其餘澤企仰其末照者愚可以智怯可以强狂可以聖不肖可以賢雖夷狄亦可以華夏況不愚不怯智勇而賢者邪以智勇而賢之資得以官其家處其鄉里交接其子孫是入道德之府坐禮樂之場而為觀化之游其足以薰陶其性變化其質亦審矣其有不爲聖賢之歸者乎此君子所以為許君節之慶也節之名越世家究之寧陽大理少卿道中先生之仲子也節之侍先生居京師得庭訓而傳其家學㸌然之光

焜燿於外孚達於人人令襲封衍聖公彦縉得
而賢之薦之於　朝拜闕里奎文閣典籍　命
下之日與之游者相與贈之而屬予以辭嗟夫
天下之為學者莫不願學孔子孔子之書徧天
下其為言也似易而實難似近而實遠似淺而
實深譬之南金美玉之出於山夜光木難之生
於海聞而知之固衆人之所同苟非蹐萬仞沒
重波不能握而有之傳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
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是已今



飾之於兹行也蓋造孔氏之崑岡溟渤而居之
不患至寶之不得所患者不能高躋而深沒耳
若曰以今日之峩冠大帶得命服之榮為飾之
賀者豈惟不足以知道抑亦豈足以知飾之哉

送江用良南歸詩序

士之於志也不難於立而難於守耳登高而遠
望覽古而悼今事機觸於外而激烈奮於中當
是時也撫劍橫槊慷慨賦詩指天日矢衷懷可
以摩霄漢而摧金石雖萬夫之勇亦莫得而奪
也及乎歲月流邁功或不遂進無所援退無所
據言焉而不信於人行焉而不合於時貧窶淹
辱勢利勞苦之足以動其心者又困偪而拂抑
之則向之所謂摩霄漢而摧金石者日鑠月蝕
將燼滅漭蕩委靡沉淪終老而不能以振者比
比然也嗟夫挺孤標於百卒屹千仞於奔流歷
霜雪而愈勁涉風濤而愈固苟非持其志不暴
其氣者烏乎能哉吾友錢塘江君用良績學抗
卒志在科第自發解於浙藩凡三辭教職於禮



部優游太學者十年於兹矣凡所謂貧窶淹辱
勢利勞苦之足以動心者備嘗而歷試之宜其
不降志苟就以求速達也顧乃施施衎衎坦然
由之而不移逴逴焉淬礪刮劘如有程督之者
必欲得科第以致身而後已焉是蓋其立之也
非一時之感而持之之固又本於平日所養之
善其於取舍出處之際有餘裕者亦宜矣雖然
持其志固難而行其志尤難得之於貧賤者或
失之於利達得之於辛勤困苦者或失之於驕

奈偕修此又予與用良之所同戒者也用良既得奏於禮部以疾未登　大廷之對將南歸省其尊翁於故里凡與游者咸送之以詩而予之出處又頗與用良合故偕述其志以為序

贈梁先生助教國子序

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恩義兼主者師生也先王不作大道就晦君臣之際輔以典刑而或者罹刑以傷義父子之間本乎天性而或者違性以賊恩彎弓而向羿操戈而叛何者又何足怪哉



以令言之在上者提符信執教條皐比而坐以名先生於堂上在下者服章縫挾書冊鶩序而立以稱弟子於階下此天下學校之師生也徒以勢力假合而強為之號耳夫選一郡一邑之賢俊而聚之一宮有勇者有智者有巧者有能言者有尚氣而無所撓者其才氣之美固有不同者也臨之以勢齊之以法可以使其面從而不能得其心從可以使其貌服而不能得其誠服為之師者不其難乎順天府學學之宗也而設於京師京師之大賢才之淵藪士之游其地者得於耳濡目染之餘所謂智者勇者巧者能言而尚氣者蓋有不問而知不習而能者也毗陵梁先生惟介轉自武學教授來司厥政談者率謂凡為京學當從事於精練勤敏之間苟約束不嚴教條不密則貴游貨潰有以間之未見其可也先生方一切去之旦暮坐堂上而操其要領任真率意濟若無所猷為者然而智者忘其謀勇者失其強巧者閉其能能言者收其辯



尚氣者更其勁直而為和順彼此不忌而上下交好懽然其恩截然其義何其盛也今年先生陞助教國子京學諸君不忍先生捨己以去相率以情諗之於予予故述其所由以為先生贈云

送丘孟博典教宜興序

予與孟博居同處業同經相往還者幾二十年予濫竽文衡而孟博抑在乙榜縱孟博不忍咎予予於孟博能不忸怩於懷乎予負是來得往

疑孟博孟博之趾已造吾廬者屢矣予強以不敏謝過然口與心悟不能不躡嚅而齟齬也孟博騃然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乎夫今之科目異於古之鄉舉里選鄉舉里選任情科目任法法有疎密而士有淺深以疎密之法求士得士之淺者已云幸矣譬之竭澤河之網而漁於溟渤烏能使其不漏於鯢鯨者哉況所貴乎科目者為時所尚易於通顯而已上焉者藉之以行志道下焉者資之以取富貴富貴有命而



道之行否有非人力能強之者故孔子曰道之不行命也且吾受命於天而一食一飲已有定分少小學道已踰不惑其於得喪諳之熟矣猶昧之而不知所止者亦惑之甚矣吾子不量而以是見待又何過之之薄哉嗟夫子與孟博居同業同往還者若是久矣徒知孟博學問之富文辭之妙足以第進士今不見收於時為予過而不知其所養者若是之高也是得其粗而未得其精不徒以此增愧而又以此增懼曰苟用是以待天下之士能無失焉者乎士有養者必有所容有所容斯有所受若孟博者雖受之以公卿之大不憚其不能勝矣何止於一校而已乎此固無待論若予獨述其語以為態夫尤人者告焉

送陳絅熙使朝鮮詩序

昔唐殷侑使回鶻韓子稱其適萬里外國畧無惘惘離別可憐之色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考之於史吐蕃作厲與唐終始回鶻有國實界



厥場既曰於唐最親曾不能結鄰服貳以輸畏天之悃顧胡無人或昧所從所貴乎行人者宣倡大義以開道之俾之陳力就列云耳故曰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侑之知既不及此而退之贈言又無以諷之者徒以區區辭色遂漫焉以大丈夫許之大丈夫之所為也固如是而止乎哉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退之固不失言矣然而謂之非溢美吾弗信之矣

天順改元

天子以復辟詔天下特於朝鮮寵以侍從於是翰林修譔陳君緝熙載命以行時凡餞者各伸以詩詩成宜序正乃作曰方今內外罔不臣妾匪刺餘孽尚勤王師豈與唐之吐蕃者類歟若乃朝鮮爲國外藩衣冠禮義非回鶻比而勢據右臂掎角是宜投誠報效亦其時也如吾陳子士之通經知輕重蓋無忝於大丈夫之稱者嗟夫出境專利必有所處正安敢苟有溢美而阿其所好哉



送衛叔正歸省序

衛叔正君先驃騎大將軍左都督公之佺子令宣城伯平羌將軍公之貴介弟也始宣城公之鎭河西也求以自輔而擇昆弟之賢以請於朝故叔正是從今將東歸以省母夫人於濟南泰與游者期而送之猥以僕文最稱褒揚且紀事有序不誣走俾鎭夷以請既不得辭又不敢妄有所論譔乃詰幕府以竊覵其下風焉相見也而得其貌之恭相洽也而得其情之眞繹其言論而又得其中之所蘊也正而富嗟乎我先公嘗與都督公俱以勇畧致身　先朝班在右職以故予小子得與聞都督公之盛德大烈矣繼是濫竽館閣又從宣城公之後以事

今上者前後歷十有餘年宣城之厚博精敏用建有國其於都督公也豈祁奚之午歟所謂是父是子是也今察叔正之賢又如是其於宣城也豈叔向之銅鞮伯華歟所謂難兄難弟是也夫何衛氏之多賢哉天之委和必萃於德門故



世産賢哲亦其理宜也雖然史稱梁氏起江左有功在民本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其子孫之盛甚至八葉宰輔此論固不可廢然亦本其名德相望世濟其美所以發其源導其流而揚其波者各有攸在也或曰比諸公之與叔正好也久固不捨其去而予之述畧不及也何邪曰古者別而贈言言之善者莫如相勉以德德莫大於忠孝叔正之來也以忠其去也以孝以孝爲忠聖人大訓況所以報

君上承父兄慰交游道揚其世澤者於此乎在彼國士夫也其區區嫗嫗兒女子離別之談又可爲叔王道邪





漷縣岳正

## 序十二首

### 壽石太夫人楊氏初度序

石侯之先宋人也凡三世守鎮戎矣以武德將軍正千戶爲騎將至侯而名益著子投荒而来旣稔石侯之賢又因石侯晉見其母楊太夫人於堂退而歎曰戴逵之言蓋不虛也天順庚辰八月之望太夫人衣裼之辰壽筵載張英賢畢在於是麾師鄒君舉觴作曰河西塞垣要地也而吾境最居膚衛所恃以立軍威壯國勢銷讐敵情者非騎兵乎今石侯身任騎將練習是勤撫循惟力而仁形義色足倡有衆者寧無所自也邪先將軍公忠義勇廷譽上下勳未克成亟損舘舍當是時也石侯纔弱冠能以繼承爲計至于今幾二十年累世之業愈隆無替先公之慶可謂遠矣敢用是爲石氏壽又曰太夫人稱未亡人獨宗內務蚤夜是勤家日用裕石侯雖

賢徽夫人教導勢不及此太夫人之德可謂盛矣敢用是為太夫人壽又曰富貴壽考固人之所素願致富貴壽考以隆奉其親者又其願之大者也顧非知力之所能而有天者存焉豈非古今之至難者歟今太夫人登壽六袠康强無恙命服是膺享有全福悠久未艾以石侯之為子也又能舉榮為養甘旨是供初無纖芥愁苦入其心臆以損其天真之樂是致富貴壽考以隆奉其親者得古今之至難石侯之幸可謂大



矣敢用是為石侯壽既又顧予曰今日之舉不可無紀夫子能不有意乎哉予曰諸考之古昔閟宮頌僖公也既受多祉黃髮兒齒乃上及於成風蓋極頌禱之至情者無過乎此此舉也其庶幾乎况予雅知石侯者且嘗得展敬太夫人於此堂也其奚以辭於是乎序

## 張母杜氏輓詩序

大江之東有賢母曰杜氏莊靜柔嘉勤儉而多藝能蚤以父母之作配歸於毘陵張氏為迪功府君某之繼室鄉進士鑑之慈母凡若干年於正統戊辰冬以疾卒於家得壽六十有二鑑方謁選吏部聞母之訃將歸奔喪懷其恩德欲報之以祿養而終不能逮故涕泣而愬於人曰始吾父娶於姚生吾六年而棄其有家三年而杜母入繼其位自是吾父得以專事於公家而未嘗有內顧之憂吾宗服之親得其雍睦而未嘗有睚眦之隙吾家之僮僕未嘗不沐其慈而親黨未嘗不薰其善吾鄉閭之賢而未濟貧而失所



有事而不克即舉者未嘗不沐其惠撫育諸兒而教之以義無人己之別使吾父無吉甫之感今其兒鑑祿位垂及而為母者卒無以際方進之養則吾終天之恨曷其極邪維時縉紳之士有聞知之者莫不為之酸鼻而悖志焉良於言者又從而悼之以辭鑑掇而次之得若干篇瀆以為帙請序其首嗟夫假繼相合兼愛不謹而嫌隙易生以慈孝而全天性者在古昔已難其人矣以舜為子而不能使其母為不嚚以曾參

爲夫而不能自保其不蠱於再娶履霜之辭讀之令人可恨而可悲也是書也固足以見祉氏之賢而鑑也能汲汲於追報其母而亟為不朽計者乃爾亦孝子也夫賢母之與孝子史氏之所必書其有請也安得而不序

## 再贈唐縣丞宋公序

惟公佐唐以正統甲子之春報初政于京師燕岳正託姻生效區區之愛僭爲諷辭上之公受而讀之曰子之言良是是命之矣厥既親政廉



其操慎其事勤集其功和以處其屬恭以事其上仁愛以撫綏其民人又三載於茲矣唐人大悅相與謀曰令尹與簿亦獨何心乃不念恤我衆而相苦如此盍相與訟而逐之使去戴丞爲尹以主我於我甚便輟犂事徒步而來訴於

朝者幾萬人各懷狀首牒邀大冢宰喧吁叫呼求如所願大冢宰麾之曰衆姑退衆姑退吾方思爲若等地將亟聞于

上且命之矣然以例格竟不果嗚呼公何以使唐之人若是煦煦哉夫民之於有司也凡有名義之分者皆宜戴之如父兄而無所較矣何於彼也則逐之逐之惟恐其不亟於此也則戴之戴之惟恐其不果是其逐也戴也豈唐之人能爲之是非哉蓋在我之所爲合不合何如耳世有人謂凡天下之事皆可以詐力知巧欺而忠信仁義果無其效實不足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者其亦大誣也已雖然向者公於正既不罪其僭矣今正於公能不畢其情乎乃所願公不爲



是矜而少驕不爲是喜而少怠固其守以終其美則於超擢之柄雖賤而不與若曰大書特書不一書俟傳循吏者之采則有所不敢遜也公行矣正請操觚以待

## 古歙曹氏家譜序

曹歙望也族大以分載在舊譜太學生孟晟甫行役於甘生五子皆稱克家而曰文海者尤耕白習文海兄弟六人而同產居甘者五五人者出又六人而方來者固未艾也夫五人者固粗

知其所自出矣而六人者不能不有遺忘焉況方來者乎苟盡遺忘而不之知昭穆既遠已爲路人鮮有不入歐陽永叔之誚者矣況其子孫之賢者雖有志於親親如古之人合譜會族重宗盟置田建學以聯屬骨肉者何所據而行邪文海是懼請於孟晟孟成曰吾志也授以舊譜舊譜斷爛磨滅不復可讀討究去取僅得其宗於是定以居歙者曰八百承節兄弟爲始祖訖文海子姓凡十有二代中間疑信俱傳示有待



而考也書成視予且求序所以作之意嗟乎宗法廢而族譜興世之稱士大夫者家必有作不如是則不足稱詡於人驕心一萌援名貴冒門地妄哭他人之墓者無所不有矣曹氏之譜一皆本諸世藏於前所失者既無所蹈襲其制作之精又皆寓夫孝弟仁愛之意使其詩書之脉源源不絕必有如吾所謂合譜會族重宗盟置田建學以聯屬骨肉者出足以按圖而行其志矣文海名大淵以字行好古博雅用能書名於世君子欲得其爲人者觀於是舉可知也已

## 贈貳尹莊仕能之順義序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君子類進則治小人類進則亂亂與治其吉凶莫大焉其在乾也戒其無輔在坤也慶其得朋亦以是焉耳是故先王知之於國也則必建賢佐於家也則必擇賢配於己也則必資乎賢師友乃能大其功成其業造就其德藝所以有吉而無凶焉噫易豈虛設者哉順義去京師未百里其民



多鉅家世族貴人之宗其豪者習務交結攀附諸有勢力者爲之援佑而狡黠之徒又往往恃其所能挾持官府短長以利己私寬之既弊生嚴之又禍作嘗四年而逐其簿史惡風厲俗達之遐邇或官是者人不以賀而以唁嗟乎是果吾民之罪乎非也吾友古宋徐文煥假令順義將再考而其民戴之甚於慈母居則旦暮爲存視頌出則莫不奔走以求識其面嘗遇疾而爲之請禱者塞諸途又有辦香徒跣走數十里求代

於神明者聞其欲投劾去號泣而願留者動以萬計覬風者知而上之乃有旌異之 命成化元年夏予自翰林出守興化取道順義請文煥曰何以能致此也文煥曰是吾丞四明莊君仕能力也吾謀焉仕能斷之吾行焉仕能成之吾惑焉仕能析其疑吾誤焉仕能分其謗顧我擅其位而人弗之知也吾甚惜之向者欲假寵於吾子者良以此耳嗟乎順義一邑也丞與令道同義契足以化惡厲之習為友順之歸使居廟堂者皆有是心焉則古今無不治之國也吾於是有感於易之言書之以為仕能贈庶幾傳循吏者得之有以附載焉



## 送僉都御史張公守廣西序

天順改元羣姦售譏

先帝雅隆濬哲虛懷納荒全大義也彼乃務盈厥貫僉肆矯誕涑陽張公時為御史冒禍力攻竟為所中留戍南丹者八年

皇上即阼首 賜公環衮衣既歸登延可待擢于嫉娟長憲閩藩今又二年始拜僉都御史有廣西之 命談者之意豈不謂公伏潜厥邦多歷年所山川之夷險道路之通塞華夷之情性官吏之得失戰守之利害知之必周慮之必悉行之必無不當當公是任自廣逓西可無以憂其然乎哉公君子也語稱君子不器主之以德博之以才以德行才無所用而不效公在 朝廷志雖未遂而姦勢已沮今當方面道無不行吏畏于上民懷于下豈嘗預試其官而素遊其土邪必如談者之見非知公者也雖然炎涼殊態用舍異觀人情則然如公之德固足起敬而挾恃一時以事狎侮者蓋亦多矣憚公將莅或作不靖以相瑕撓不可不為之圖是又豈但不知公亦不知天者也先時姦黨凶勢虐燄薰拍天地尚不能以毫髮加公以有今日況區區者哉犯而不校又君子之量人皆知以君子處公者將無所事其忞忞矣都閫滁陽錢公於公最厚喜公道將大行斯有所贈而屬正以辭正於

公厚任鄉曲又出處頻煩而都閫公亦遭無妄
之禍而得於天者故予特列其詳如此云

永感詩序

登科之制錄及三代雖存沒有間而皆書之
之法雖立義不一而皆以爲榮其父母祖父母
存者曰具慶曰重慶慶幸也具與重又大其幸
爲之幸也父存者曰嚴侍母存者曰慈侍侍奉
也一親僅存既非具非重者可擬故變其例而
各以所存者書之曰侍幸其猶有可侍者爲之



幸也乃若祖父母父母俱不存焉若雖有祿位
其誰與侍是不幸也不幸而爲之幸故不得已
而婉其辭曰永感感者傷也永者無極之稱也
使人傷而至於無極其爲不幸也亦大矣嗚呼
永感之詩義其然乎景泰初科是爲辛未與榮
錄者殆二百人前監察御史今福建按察僉事
巴蜀年公實用永感書幸而公則弗自幸焉每
悒錄泣曰登科者先志也先志遂而先人逝將
誰榮乎於是與公同升而稱同年者多得公志
形爲歌詩所以褒公之賢慰公之懷抱而悼公
先世之不幸者悉矣公既帙而爲書乃述其故
以俾其屬燕山岳正著序之正聞公於書無所
不讀於古今上下事變無所不究知而通習自
職內憲至僉外臺以得體聞於天下也久矣顧
得與公論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道德事無
容議矣乃若王陵者從漢去楚楚得其母以招
陵陵母乃伏劍以固陵志有若溫嶠者勇爲越
石通使江左其母不聽嶠乃斷裾而往母死阻



歸竟違本志此二子者勳業忠誠登閣漢晉流
播今古君子曰未若徐庶者遺名以全親之爲
是也大都志節之士多孫情飲氣於功名之會
豈非累於親之存未免有所顧慮忌避乎哉且
如正者雖曰不敢擬公亦嘗忝冒科目承恩之
日頗以慈侍自慰及乎得罪播遷禍延老母退
而慕庶無嗟及矣靜言思之縱令得似二子成
功業尚不足以贖其終天之憾況區區者烏足
道邪又如公者當爲便爲無所顧忌所以道行

於一時他日功名之就足以班二子而無二子之遺恨焉嗚呼君子觀之政不必以仕而遠親不遠親者為幸不幸可也

送光祿寺丞沈公赴南京序

丹陽沈公與純先戶部尚書伯威公之世孫也景泰間拜陜西省幕左副都御史吾郡芮公時與方伯器公之才實用疏薦既登　朝籍典大光祿之簿比一考遽進寺丞尚書公之告終也以承重去位乃今服闋以來仍用故職從事于



南京從特格也戒行有日祖而送者皆同官同　朝卿大夫士之賢者邀予以辭且曰南京根本所在大光祿地近職親固曰重矣公可惜者捨劇就閒用違其利焉耳嗟夫士之修也其志類同其出以用世也功名之際乃有升沈小大成敗之殊者豈無其故乎哉長沙之傅江都之相此兩生者設以蕭曹勃噲倫而擬之豈但推而不居也邪彼將頳頸裂眥且耻且怒艴然而拒之矣爽考厥就所謂縢金鐫玉開國傳祚之業

曾不及刀筆屠販者之什一焉豈非格乎時乎雖然時之為義蓋亦博矣推遷不常之謂時景運遞禪之謂時偶會適遇之謂時乃若今日之時格者暫立條例以公進退不過權一時之制詎可久恃以待天下之士哉古今用賢自有常典顧主之者未暇思耳就如公等所陳公既以時格而去安知他日不以時格而升乎或者徒見董賈所就遂為時病非識時者也



梅下彭氏家乘序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自著世譜曰梅下彭氏家乘試嘗觀焉圖書兼舉義例精到且自序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信哉夫春秋魯史耳一經聖筆則大典行而天下治其史視者固陋矣安成之彭歷近四百宗指之繁族派之明德業名宦之盛公季父憲副公嘗得逸本考據類纂亦既成書矣然猶有待於家乘作邪蓋內外小大家固國殊至如齊治之本所以篤近而舉遠者未始異焉故處高者遠見

仁人用心不止其澤於一時也公身所學夾輔
兩朝旋登三事頌聲載道道亦行矣然而顧諟
厥本方將貽謀後来假譜垂訓仰視聖心將無
同乎為諸彭者其譜視邪而史視也公子延慶
趣旨是達圖梓壽焉請予序之予惟後世君子
其知咏歎公業者必欲推見所本以資體行讀
公此書思過半矣成化八年歲次辛卯春二月
既望公榜進士前史官致仕知府古燕岳正季
方甫撰并書



## 雙壽堂詩序

魯僖之頌風雅變也其情主於美美生於愛愛
之至則頌禱興焉閟宮諸什其義備矣光祿少
卿周君尚文淞人也尊翁樂閒先生蚤居京師
育德果行能修文學夫人胡氏亦以知書外聞
尚文以兩親為師託籍京學期於致用翰林學
士沈公民則其弟大理左少卿民望俱以能書
通顯尚文娶於沈傳外家筆法竟被　召入侍
文華殿拜宮中書舍人遷太僕丞進光祿少卿
比　推恩與樂閒受封中書舍人階徵仕郎
夫人曰孺人尚文既遂榮養於是作為雙壽之
堂堂成而公卿大夫士愛尚文者多美之以詩
其亦魯僖之頌乎蓋嘗考諸經傳矣莊公成風
不必賢聖頌聲及之孔子取焉正嘗比鄰周氏
親見樂閒夫婦居如賓友手卷玩讀溫顏怡色
盎如春煦固樂閒之常習也乃若夫人者濃墨
大書閒雅安和又閨秀之所難者食報碩果得
理之宜政恐詩家深旨此外未究不能如閟宮
諸什之實之備也故於序乎發之



## 士林言別序

莆陽林君汝和以進士拜官得南京祠祭主事
鄉進士之留太學者合二十有六人人別以詩
詩成偕来乞序于予予笑曰某嘗承乏公郡郡
諸仕寓　京朝者云云之聲尚未見息汝和非
莆産邪獨好吾言吾言之莫輕重于世也又公
等所知知自為汝和地乃不嫌同異之避抵冒
咻譟以附不令之籍均為不知矣甚者采芩作

而善類傷建寧之釁殷鑒不遠忘戒括囊而自貽伊戚其為累也非細故矣請以此辭彼二十六人者相顧而笑曰先生欺予哉妍媸有定而愛憎異觀雅鄭有素而好惡殊尚真贋有質而取舍異趣故曰兩目不相為視兩耳不相為聽兩心不相為謀且敘詩者汝和志也莆陽雖小未乏感明獨與西州乃生豪傑以是嚇吾吾等之辱也不亦甚乎嗟夫知者不得惑之以辭勇者不得聾之以死談利害於仁人之前吾固知其愀如也子用是矍然書之於珠玉之首以識吾過



送釋華朴中序

師鄞人能詩畫少遊京師余識之寔因今太僕寺丞金公本清本清鄞士之佳者舉進士未第與予同籍太學為諸生工詩雅好墨竹余性於詩畫亦小解故余兩人者皆樂從師遊景泰初元余以翰林史官奉使南服遇師於南都師時往住普福普福在吳錢塘與三竺角峙地據湖山之勝山林僻性登覽未遂慕師此行心羨難藥南都人士賦詩相贈今光祿少卿周公尚文時亦邂逅請序珠玉忻然不辭意在假託文字先容山靈幸或相歷庶幾不拒成化初元始自翰林出守閩郡東南山水無避處者而錢塘湖山則為尤甚何也蓋以陪遊者有兩可諸公主遊者又有師故耳余既得謝師復北來晤言京邸承接顏論師所造詣非復曩時豈獨於詩畫然邪史稱刮目待別信不虛矣邇者有大中貴嘗造大剎大司馬總督白公大總戎定襄伯郭公皆一代人豪亦與師善留師住之不許適上竺以虛席來請議者皆曰十剎增重須得佳士故大宗伯以師應之嗟夫三十年好一旦老別能不有感於情乎雖欲不言不可得而不言也



類博稿卷之六

鄞縣岳正

## 記書十二首

### 西深堂記

正統元年丙辰朝天宮成命堅白道人治之又五年庚申道人曰嘻陰陽之運且有消長況人事乎吾所居丈室固安之要不可恃以久有也盍爲菟裘之圖乎於是秉持節鳩神遲步求得佳地焉引領之際萬醜交集峽者峙者瀦者泓者屼者之高下嚶嚶噦噦者之有聲目觸而成畫心感而成詩野馬無馭萬化以嬉不能以心想描狀者又不知其幾許也道人曰嘻安知非造物者幻之以爲吾老乎乃卜吉斬茅鳩材肆工面陽負陰載經以營乃塗塈茨乃成垣墉巍其中廓乎其有容肅其翊暢乎知左右之竦立也奏功之日名曰西深以其去宮既西而深也吾嘗考古人之爲是圖者多矣獨於李贊皇有譏焉贊皇相唐有足取者其記平泉莊曰以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吾歿之後有力者欲奪去則以此言泣而告之也嗟乎物之晦明聚散固有素定瞑目之後身非已有靈光不能常魯景陽不能常漢臨春結綺井幹麗譙不能以常陳隋況一石一木乎道人去丈室老西深得矣苟以西深爲足恃吾將以贊皇譏之或曰彼知丈室之不可恃者將亦知西深之不足恃也已道人姓吳名大節鍾陵人官道錄左正一堅白其私號也

### 肋菴記

肋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已之未至乃謀所以增益之者作爲小菴聚經史圖籍於中因以所自號肋者名之客有稱知已者過而問曰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孟德所云雞肋乎哉何謂也生感然曰蓋亦近取諸身而已矣客稱爲知已曾不諗吾處事以爲行殖學以爲文者乎以吾自視雖無過於古人亦無甚愧於今人也奈何柔者謂吾強和者謂吾捩愿者謂吾狂通

者謂吾執甭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知者謂吾競同者謂吾別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致挫言斯召慝其爲辱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飲恨發憤屛舊圖新以否易泰用詘求信方且據菴危坐玩圖味書口是心然畧不嗟咨豈神靈冤拄左執陰迷顚倒揉亂役役于斯不然何好何樂而甘爲之不辭歟抑嘗思之吾之窘辱也實胁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胁之可惜故旣以自喩而又以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噱曰有是哉



## 竹庭記

吳松之西曰上洋上洋宜竹不種而生不殖而茂大者可椽小者可管細者可箹叢者可藩而編之可籓縱之長養而剪伐蹂躪之不加雖不盈歲歷年而翁乎成林不難矣用是其居人皆易而賤之有將定以寧者獨異其俗築館勝處環以萬竿號曰竹庭方其意與竹會則危坐命酒悠然獨酌泊然成醺叩竹而歌曰竹兮竹兮我依我侶富貴非我期抱爾以終始其友夏芳遠者造而問之曰子之所好上洋人之所易而賤之者也顧吾淞據吳越之交水陸之珍溢乎膺出而品具焉將無以充子之欲而獨於是者抑有辭乎以寧喟然作曰廣陵瓊花長安牡丹非不少且貴也昔人好之卒以亡其身而敗失其家國有如吾竹者虛中之謙圓外之和可食之養可器用之才四時而不易其色之節不灌不壤隨地而生之易洋之則堅麼之則曲之時



自江以南無地無之之有恒可謂全德者矣至如松雖清也而或汚爵於秦梅雖潔也而或濫名於殷尚不足以稱吾竹竹吾愛之非過也芳遠不能難問以告子子曰是欲逃名者是方飄飄然洗耳濯足以為高者詎可以口舌爭邪待吾以公事過吳淞為之走上洋徑造竹所試以三機觀之該則未可也姑書此為記

## 宜興縣學鄉貢進士題名記

科目之制尚矣肇跡於周滋蔓於漢棋於隋熾

於唐宋其所以尊榮主上敷施生民而整齊世
道之紛糾者皆於是乎賴我　明代興聿法有
道而於科目之選益加難焉雖其選者難其人
也士之致身得與於科目者不其榮乎當於京
師爲比郡宜興實文獻之鉅邑士之游學校以
登科目者𬊤然後先相望然而漫漶不彰無以
詔後於是邑大夫建題名之典而諸儒者師又
相厥有成維既立石請予爲記嗟夫貪夫死財
志士殉名是典既舉而宜興士子寧無奮迅激



昂而興起於功業者邪其必有有周踵武漢唐
宋之賢以休隆我　國家億萬年之定命者將
於是乎在矣或曰近名者學者之大忌上之人
實樹之名以提命之使之從從乎精進而不知
止毋乃於聖人之詔相背馳歟曰不務近名者
學士之自處而磯激以立教者蓋贊化之大猷
況名者實之賓也實則充矣而名奚以辭哉此
有司題名之意而爲士子者所宜深省也於是
乎記

退菴記

四明王生嘗籍於郡庠既而歎曰使居有廬舍
足以蔽風雨有田園足以供饘粥有子弟足以
給使令有詩酒足以陶情性抗神塵外放形物
表徜徉容與養性靈而保首領可也何必趨奔
歷漢跋山涉河以勤天下之館人而徇世之所
謂名與利者邪況吉不能嫵媚貌不能婉娩縱
使引之而上援之使升亦蹶而已矣於是去其
籍斷其業營建墅而居之指其靜修之齋曰知



進而不知退者常情也我之所知者惟有退焉
是用識我曰退菴以明志也夫士之生也遭明
時際
聖主所宜取青拾紫吐赤攄忠以求效於用顧
乃偃蹇名器盤樂自如而自謂之能退也邪且
天下之勢有進斯有退固未嘗進而何以退爲
也噫昌黎子曰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吾之退
未始不爲進生之退也其幾於是乎吾嘗惟夫
世之人未嘗進而進之未嘗退而退之不量其

力不度其德不思其分其所以招尤而速辱也亦宜矣由是觀之彼之進者而吾未之進也此之退者而吾未之退也生之所以名恭者其亦退之進者哉生名魯字希曾儀部郎中余公天祥之莫逆游也天祥爲予道其事且請爲之辭於是乎記

## 桂山小隱記

嶺之南其大都會曰廣州廣州之邑鉅而襟帶廣南諸郡者東莞也遡東莞而北嶺之餘脈斷而復續隱然而南翔崒嵂峭拔蟠屈數里其爲狀也騫如鳳翥藐如龍游騰如怒濤激颶而起伏如鷙獸攫物而蹲闢天軸地而雄峙於邑之盛西里者桂山也桂山之右有峯焉曰蓮華者千仞居出而晴嵐煙嶂四季不同山之左有水焉曰東溟者周遡無極而蜃樓海市萬狀呈露嶺南之大觀也有自南雄之凌江走廣州抵於東莞求邑之勝槩得桂山之陽右挹蓮華之秀左瞰東溟之廣屋而居之者蔡氏也蔡氏之子



其名冏字承訓者畊山之坪而食汲山之泉而飲樵山之木而爨蠶山之桑柘而衣羣山之麋鹿而友適也而釣於山之溪儵也而臥於山之阿有勸之仕者輒瞋目而歌曰軒兮冕兮其何物兮鑕兮斧兮孰僇辱兮桂山之樂莫余奪兮遂自號曰桂山小隱求記於予予惟承訓生際明聖時出以行道立事可也顧乃懷瑾握瑜肥遯於佳山水間而謂之小隱豈能遁長往不返之謂乎或曰承訓非真有意於忘世者也彼有子五人焉皆教之修治之術其次子某方爲弟子員以圖仕進此其兆也夫嗚呼是豈待善價而沽之者邪請誦小山之招隱而寄聲焉吾恐承訓不能終居此山而盤樂之也

## 江山秋霽圖記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從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瀲灩漫

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罛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廻者爲江潭鳧鴈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離而圍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絶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坡平巘嶢而壁立或障而屛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



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劒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岍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卧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兎跧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游其掩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

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晩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尙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魄不競以死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首承睫之間立致于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



心之爲用攻於此者必畧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伈伈眤眤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胷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故眞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邪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尙德者哉遂爲之記

## 湖山吟趣記

物相感而生事相資而成道也而知者鮮矣天地一五行也人具五行之靈秀者以此感彼而有以成位者之功豈但吟咏之間而已哉史傑孟哲者靈川人位百戶於大河之衛衛據淮淮之南其涘曰西湖其鎭曰鉢池山山與湖接孟哲家於其間而好詩詩得湖山之勝而益奇所謂相感而生相資而成者毋足恠也試嘗與孟哲論之河圖感而卦畫洛書感而疇第魯麟感而春秋作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疇第而範陳



卦畫而易著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範陳而天下之倫序矣亂臣賊子知懼則變得其正倫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天下治則醴泉出於水器車銀甕出於山嘉禾芝草出於地景星卿雲甘露出於天彼感而生此資而成相爲終始如循環然吾不知孰爲天孰爲地孰爲人一五行之靈秀而流通耳吾故曰成位育之功不但吟咏之間者非虛談而孟哲於此亦嘗究心乎未也孟哲知資湖山之勝以成詩其度越諸尋常遠矣吾將進孟哲而爲此說或者以爲近大而似誇吾安敢以知道與之哉

## 容齋記

[illegible]

雲中王君以寬用指揮同知守高臺千戶所嘗闢室爲燕居名以容齋且曰董安于佩絃以戒緩西門豹服韋以防急吾欲去吾隘以拓吾量使吾身處其室而日覩其名則庶乎有所感動而吾得資之以自修也客有過者難之曰理必自然物貴天性是故强作者未必久而揉合之



勢亦豈能保其不變哉且激水以機燬木以火非不能使其東西而屈伸也機不能以不敗火不能以不熄趨下之性曲直之形固自若也必如而圖坐於斯立於斯偃息恒不離於斯斯可矣乃今以三品之貴受托一方有上之當承下之不可以不理也一旦去此而接彼彼或非道以相攖無禮以相咈而不情以相干當此時也目既無所覩而心必忘其所謂戒以防者矣果能恬然處之而不芥蔕於懷抱間邪君不能對

而以告予予曰無傷也古之人皆用之也堯舜禹湯之銘武王之戒衛武公之箴皆制外以養其中由中以應乎外之道如豹安于者不可少也夫人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心也彼水與木豈有是心哉是故世患不自强耳勉勉不已至於自然故曰學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之謂也吾爲君記之使君口誦其辭而心惟其義則自修之功無間矣於是乎書

漷縣奉　勑重建記



漷縣附京師不百里永樂初置九屯募致徙者後荐沴相繼亡去纔今屯遺十餘家土著之民不滿千戶爲之代輸田疏鹵耕費而寡穫當南北水陸之會小有力者不業本輒傳輓載以逐利婦女盲於蠶織但饋饁以佐夫男加役重賦穰官吏因之以漁獵故邑無郛郭肆市小大公宇圮毀湫穢蕩如村墟郊民棚土茇茅以逃風日俗使氣仗節有怨報訐不爲死惜遠近傳爲配地選人得除目即抑首悵然賀者匪慰則嗒雖吾土人亦自陋無敢舉以誇詡他邑者天順初吾得罪西戎吾伯氏以書報曰邑喜得大夫甚賢而才比吾賜環已四閱歲始入吾境則戶有園圃屋有瓦甓積有庾廥畜有孳牲婦女老稚衣被鮮澤旣入吾郊則貿易有集溝渠有梁巡院邑治學宮棲神之祠崇祀之所有殿廡有廳堂有廟齋舍館壇臺重有倉庫徹有庖湢或崇而隆或敞而明或閎麗而華靚雄規傑制炳然一新且復興於廢易陋爲壯何爲而然也



詢諸父老曰由吾大夫賈侯也侯之始至寔恤吾民均徭役課樹藝誅游手禁浮費攻苦食淡以身先之曾不二年弱者以健踣者以起强梁者斂避而貪幷者縮朒侯度吾民之知方而可使也東西道瘀瀦潦没馬試坱而杠之應者如赴數日告成於是旋圖繕營若新若甓若木若石若磚若灰堊釘鍱丹漆若工之價役之餼皆以方畧致之旣具上聞　詔曰可天順五年辛巳正月經始明年五月公宇成十月巡院成又

明年城隍廟成又明年七月學宮成凡為屋大小者千有餘楹漷故州也殘之兵燹同知州事錢塘楊思賢氏初草具之洪武丙戌降而稱縣逮今百年其弊宜矣玆以甚困之邑欲成巨麗之觀不資財於公不藉力於私而吾久罷方甦之民如醉醒寐覺坐視厥就若吾大夫之嘉惠吾漷為吾漷人者宜何如其報可邪其意大夫之政已為御史所舉吾

君知之吾相知之當有旌擢之褒矣儁逸駕莫攀深仁何後子能辭而記之使嗣吾大夫者如吾大夫之用心豈惟是功也得以時葺而不壞將漷之人亦因是而有所求賴哉噫父老之言是也況吾亦漷人其能忘情乎大夫名貞字子固其先世居淮陽先君子宦于莒幕今為莒人當時相成大夫之志者則有若主簿光州楊先陽谷張傑典史維揚顏鏡邑大夫士某某例列之碑陰



## 順義縣永濟橋記

順義之東有泉焉源於嗚奴之麓秋不涸冬不冰春夏走潦溢不受詰屈宛轉南趨白浮若游龍然者四十餘里曰久遠里者順義之膏腴也適界其腹每歲梁以土木然而未成輒敗憧憧者弗之利也吾友宋人徐文煥者宰順義之二年久遠居人葛通率其同志鳩工斬石爲橋三虹高丈又三從五尋横損縱之半輔以欄檻飾以表望鬱爲一邑之觀焉通喜其功之克就乞記於予予拒之曰九月徒杠成十月輿梁成典也民不得以干之此其人以一橋而掠其令之美詎宜許邪又三年爲成化乙酉予自翰林出守莆陽假道順義通等復尋前約期必得而後已予召而問其詳曰橋之未作沮洳濘淖墊車溺馬於前有年矣予曰然則既有此水已有此害何爾祖若父不作之邪曰往者典田宅以應徭役鬻子女而償征負且不羞乞丐而謀逋逃又何暇於橋予曰然則爾輩能作之者豈原而徭蠲而賦資於公家邪不然何其費如此之侈而

爲之如此之速哉曰否彼徭雖供而吾力不知
困租雖輸而吾財常有餘也所以儉者給力豐
者予貲未半歲而告成不覺其侈而速也予曰
噫嘻爾来前吾明告爾是所謂君子之治不勤
民而民自勸焉者爾安知其所以然哉且爾之
力不知困而財常有餘者爾邑大夫之德政所
及俾爾得以遂所圖成所利也然則是擧也豈
非爾大夫之功哉皆曰然予曰物久必弊弊不
修必壞壞則爾之利不能久有矣吾爲爾命之



曰永濟之橋使後之宰是邑者究其所以然之
故能嗣爾大夫之政以福爾爾等得以時而修
之俾勿壞爾子孫亦得以世享其利於無窮因
以符我命名之義於爾等可乎於是皆叩頭謝
曰是所願也遂書以爲記

代張某獻胡宗伯書

年月日太學生張某齋沐頓首獻書大宗伯大
人先生閤下某聞事有可罪而情可矜者蹟之
於常人直非之而已耳惟大人君子則能閔而
恕之鄙人有病狂者家人莫之能禦也一旦被
髮裸裎手杖而詈於市且傷人之手與足其市
人不知其病且狂也乃奮然求理於官常執法
者必曰彼手杖人至於廢支體論宜如法不復
計其病而狂也其良執法如古之咎繇者在上
將蹙其額顰其眉愀然其懷而爲之析之曰彼
誠病狂也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者過也仁者
不以過殺人蓋直原之而已矣豈惟原之又從
而矜之所謂事有可罪而情有可矜者此之謂



也某之事不幸類是某有衰老父少讀神農書
明草木金石之情以爲業期以售諸鄉閭爲農
饁婦觸寒冒暑之需初無心於名達也爲有司
所薦俾給太醫事遑遑焉不敢怠若職者蓋三
十餘年于玆矣往年爲飢寒所困不得已而有
鄭伯之行是所謂病狂而陷於辠者也今爲州
司驅叱使来就役朝令暮遂急如烽星是不容
於常執法者也竊惟某父歲年七十癯嗽相仍
數步一息片言屢喘將不久於人世者也今復

使肩荷上道跋涉艱險必至於人子所不忍言者焉縱令航之使至輿之使來亦不過奔走院署供期會於朝夕而已矣其於王事何有哉恭惟閣下 朝廷之柱石儒紳之司命有海之量有山之德有棟梁之才有星斗之文章有銘鍾紀鼎之事業天下之士仰餘光而望下風者不約而同非所謂良執法如古之咎繇者歟然則上有如此之執法下有如此之罪人為罪人之子者豈忍坐視其親之困而弗之計歟因宜犯嚴冒諱涕泣往訴而繼之以死也庸詎知其不發其額蹙其眉愀然其懷而為之矜之也耶伏惟照察



答歸德徐晟書

正再拜徐君足下比者辱示手書稱僕送趙千戶序可與古人文字頡頏必今之古人也願交於僕得此甚愧雖然即此可見足下與人為善之心公且明也雖不佞交僕亦將求交焉況有儀物為之先容耶僕生長京師自省事來幾二十年所接見者若貴若賤若富若貧若賢若愚不肖蓋亦多矣求其如足下之心公且明者鮮此非僕以薄待人蓋嘗試而知其然也僕自植行績學十有餘年於此矣間以所得鑄而為文竊比古之作者私謂得其門戶未敢自信也於是嘗出之以驗於人人然而有非之者有笑之者有顧左右而若不聞之者間有曰小生新進而能然亦可也而僅許之者未有許之如古作者且足下與僕所處相距不適數千里之遠不識面不接談不知其人如何也而遽許許足稱情哉雖然人不必皆識面接談而知其為人苟見其制作之文則亦不害其許與矣是故見議論之文足以知人之造詣見謀畫之文足以知人之經歷見辯難之文足以知人之知識見春容之文足以知人之器宇見浩汗之文足以知人之問學見激揚之文足以知人之節槩人之沉靜者於婉微之文見之人之和平者於恬淡之文見之人之收斂者於縝密之文見之人之

豪放者於縱逸之文見之之數者足下不一吾見見若不過淺近之辭耳而遽許其可入於古人之境豈以我之文其淺近不能取信於特而故爲足相戲也哉其或以至淺者有深者寓至近者有遠者存而知之耳於是而能知之者蓋知文之深者也世豈無其人哉特以其私而覬之耳故笑者非者忌也若不閱而借許者昧也惟忌也故不公惟昧也故不明也然此於僕何有哉乃猶喋喋于喙曉曉于聲者庸以見足下之心有超乎人人者耳決有公且明之心超乎人人焉者雖在古之人世不相及者僕尚景仰欣慕而恨此生之晚不獲爲之執鞭況親遇其人而又有欲交之心者烏得而不願交哉此僕所以曰雖不僕交僕亦將求交焉者也雖然以足下之心之識求效於用決非區區泮水足以縶鮁龍之足者後會有期握手相歡毋論蚤莫玆以使者回便所宜奉酬嘉意第下第後情緒無聊賴於捉筆姑就足下所稱布露一二未得



盡言乞恕狂斐爲幸附奉墨竹數竿墨四笏聊充瓊玖之報外有近作數首願與足下商之足下覷其果爲如何正再拜

類博稿卷之七

漷縣岳正

## 雜文二十八首

### 鳳說贈劉文燦南歸

大海之外有丹山山有穴穴有鳥其德九苞其狀六像其文五采其栖梧桐其食竹實其名曰鳳鳳之爲物也靈且瑞故世不得而常有人不得以常見惟少昊時集於都虞舜時儀於庭周文武時鳴於岐山自後鮮出周公曰我則鳴鳥



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是已雖然世不常有世亨則有人不常見人和則見以今之盛宜其出如古時應世瑞快人覩也然而棲之不以梧食之不以竹則將隱於山藏於穴甘於無人之境亦豈肯屑見其所謂九苞六像五采者哉潛山劉文燦蓋人中之鳳也今年舉進士得乙榜而辭之以歸其出處又有酷肖之者於其行燕人岳正既說鳳以遺之恐其自信而長往也又從而招之以歌曰鳳兮鳳兮遭世之熙竹有實兮梧有枝可食而可栖毋翱爾靈兮毋晦爾儀式來集兮慰我民思

### 書葡萄說

畫書之餘也學者於游藝之暇適趣寫懷不忘揮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韻不在巧巧則工象則俗矣雖然其所畫者必有意焉是故於草木也蘭之芳菊之秀梅之潔松竹之操皆托物寄興以資自修非徒然也夫葡萄木而草約花而佳實重自上古故神農九種功力爲最至能強志益氣輕身延齡蓋中國之名果也二酉六帖



皆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豈未之考歟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故成式樂天遂附會之歟不可知矣魏文之詔以爲華果極珍盛讚厥美似爲知己然徒得其味而遺其德取其小而不識其大君子惜之予嘗論其榦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宜果而可釀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信以時

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宜與菊蘭梅竹並馳而爭先可也世無好之而盡者獨近代有僧日觀者始作之是又不幸失身於方外野人之手不無工俗可厭使夫徽懿弗彰悲哉予謫戍窮荒偶見一本因以新意製爲長幅用悼不遇兼暢幽情具目者苟矜其窮而取焉則亦未足其爲不幸也若曰是不象而工豈從不識畫格亦未有以知岳生者也



## 邵氏四子字說

邵勳望也希賢希哲者時以二難許之其邵之東壁歟希賢三子曰端曰整曰貞而希哲一子曰寧此四子者亢宗克家所謂蘭芽玉樹稱其家兒者焉齒及既冠三加禮成將以尊名筮賓命字端曰從正整曰從敬貞曰從吉寧曰從道所以重其成人者至矣希賢甫猶爲未備假予以伸其辭而致勉焉夫端之於義爲直爲正正重而直輕舍輕以就重者學者之志端曰從正者此歟整之於義爲齊爲敬敬體而齊用明體以適用者學者之業整曰從敬者此歟易以前民之用書實致治之本用莫甚於吉凶本莫要於言志易具貞凶貞吉之卦而貞當從吉書示道接道寧之文而寧必從道此其立言之旨不既深乎蓋亦足以稱其所以筮所以賓矣爲四子者宜何如哉生非賢聖善必資學顧名思義由義達道端非正不爲也整非敬不存也貞非吉不趨也寧非道不獲也豈惟不昧於所從不負其名與字以稱成人乎或出或處立德立功



雖曰躋域賢聖都位公卿使天下後世知有其名樂聞其字將亦無不宜者矣抑吾聞之漢有兩孟公而陳遵獨能驚座唐有兩韓翃制誥之命必與能詩使或身之不立雖有佳名美字不足以揚休一時又况乎垂播于千百世之遠乎希賢甫曰足以訓矣是爲說

## 讀書箴

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

變化氣質惟　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
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老子贊

老子道家者宗實見玄牝之根識者謂其知道
之體其作用自是一家其效至于乎宇宙而身
萬化不虛矣五千言畧示梗槩其流派則爲符
籙爲醮祭爲爐火爲導引服食於理也爲刑名
德也爲清淨行也爲柔忍和同冲虛澹泊嗟乎
衆矣後之言老者竟與釋氏並言以抗吾道稱



爲三教吾鄉道然比丘自釋究老請贊茲像贊
曰
握化機司命門搏日月兮倒乾坤谷神不死儼
常存噫嘻道士衆派分

自贊小像

有自京師来者傳
天語於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檃括
其辭題于上云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
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
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又一首

孔學不惑孟心不動汝年四十物理猶閑四舉
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試輒敗非萬全之用既不
能隨時以浮沉又安足爲世之輕重尚倀倀然
以執迷徒曉曉乎而自訟此蓋古人之所爲狂
而今人之所謂忝者也



尚書耿公小像贊

摧姦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用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已行
止一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
一班也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邈矣遺
像凜然

羅狀元小像贊

欲觀其人必觀其志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彼何
人斯國之義士科甲緫冠英豪章疏遽及大享

堅此盟而不渝矣古人之難至傑雖老矣尚能拭目以俟也

石厓居士畫像贊

眉宇儼然威儀敬止蜀中憲使臺端御史跡雖處乎廟廊心常恭乎黃綺是以自號之曰石厓居士若夫秉大節以事
上推雄才而致理服膺先聖之格言期與古人而儷美則居士之所蘊者非畫工之巧所能得其形似也



祭外舅姑墓文

維天順元年八月

天子以岳正有罪責戍甘州十一月二日道過咸陽咸陽者外舅姑氏之故鄉也於是備牲醴羞果之奠敬携妻女躬步墓下謹拜手頓首而昭告曰夫世之所謂有恩德者矜恤顧戀摩撫噓喣而已此兒女子之情大丈夫之所鄙也古之君子識士于未遇許人以難至情雖深而不以爲私事雖違而不以爲恥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死亦大矣而以爲報效之具不謂是乎正方髫丱拜公京邸一見之際情投道契既禮以客復妻以子其試于有司也雖三黜而公不爲羞其爲于　王廷也得一魁而公未嘗喜謂斯人之所就必碩大而雄偉正也何人而辱公賜顧當感激奮厲心口交誓使公知人之明待士之義播之天下而傳之後世也正之此行縲絏桎梏過公之鄉中懷愧恧雖然公治繫魯相如使蜀或約或泰奚榮奚辱知我者誰敢爲公告公之神靈必將判然而旁燭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鄒指揮文

文皇造攻遠近欵從時公先子及我先公俱在行間勲比業同公父死事公方在髫加恩孤兒公爵增高文孫出閣拔用英豪時我先公又師公曹公来于兹二十餘春拜公于堂我爲遷人公念疇昔遂失其勢推心待我如子如弟或同燕飲或同嬉戲駿馬雕鞍僮奴女侍曾不吝惜贈我如棄危疑得此實出望外我暫游廿談笑

而別云胡一疾幽明遽隔將飲聞訃遂成哽噎方慰窮途遽爲永訣能不思公涕泗嗚咽

祭徐生汝望文

某自童丱獲奉竹軒以周旋也屈指之間四十有年直道正氣勇扶言宜視履考祥將謂必得於天柰何一身垂老以獨是命三子既才俱壽不延彼蒼蒼者胡可信然嗚呼而姪既稱而子亦孱而志之篤而業之專徐門之興藉而之賢今而已矣誰則弗憐矧在而父悲可以彌而靈有知固當飲痛含冤於重泉矣幸諸交游合服義氣而父而孤安能無意嗚呼生也庶其少慰尚饗



題王氏貞節堂詩卷後

魯季敬姜亟稱於孔子君子曰以貞節也夫貞節之在古昔尤難况後世乎古昔盛時陰教行民彝正閨門之風宜無可疵者矣然栢舟之播僅見於諸侯之夫人而凱風之變不能安其七子之孝養鶉奔蝃蝀之刺疊作而不已焉所謂貞節也者豈不難哉彼敬姜者以妻也不辱穆伯之蚤死以母也能成文伯之令名此孔子所以亟稱之以示後世蓋亦有深意哉吾友王君執中之母太夫人劉氏有敬姜之貞節而其實則又或過之方太夫人稱未亡人之日裁廿有六歲執中生五年弟信生三年矣稟命既無舅姑而應門又乏僕婢徒以區區少嫠携抱孤孱厲志操於死生之外立門戶於殄瘁之餘遠嫌別疑吞茹艱苦萬狀千態有非口舌筆札所能既者非若敬姜婦於穆伯有公族之尊顯爲大夫之命室也教子積學獎勵戒飭卒底於成執中自郡庠入太學爲諸生登進士第拜官監察御史廷譽朝著而卿牧重任方屬望於時信亦端謹而稱克家於鄉非若敬姜之成文伯襲有父祖之成烈者也嗚呼家非公族之尊顯身非大夫之命室操丈夫之志成孤童子之名此予所謂有敬姜之貞節而其實又過之者非虛言也世之願學孔子者又宜何如其稱頌贊揚也

哉此貞節堂之詩所由作也詩旣盈卷執中授予以題其後予雖未獲登貞節之堂壽太夫人於座隅而辱知執中且久於是乎言若夫推封之恩旌門之榮雖所必有而非太夫人當時之本心故畧而不書

題純素軒卷後

素也者無所與雜也純也者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是謂眞人大哉南華翁之言哉無所與雜者自外而至藥物也不虧其神者自內而守鼎



爐也能體之者在我火候也夫聚藥物製爐鼎視火候以謹抽添如是而大丹有不就者乎雖然藥物可聚也鼎爐可製也其難愼者其火候之機乎羽士姚允中者名德純其先錢塘人仕神樂觀嘗結一軒而以純素榜之必有見於此者也旣徵予辭而又不我見豈泄柳段干木之流匹歟又何匿其名逃其形之深也予當造其所謂純素軒者叩其詳姑書此而歸之

跋葉氏家藏卷後

故人葉與中以其五世祖秀實府君遺事相視曰先祖丁元季所爲多義舉此其餘澤也正得而讀之見其規畫措置整整不苟足以知府君之爲人惜乎其言行之懿不多傳也嗟乎啖鼎實之寸臠味滄溟之一滴則其爲甘爲鹹者豈異乎哉傳曰仁者必有後與中以名進士給事黃門顯融未艾此尤足徵者也

題彭延慶所藏趙仲穆畫馬卷

松雪老自是經濟器而當時處之文學所以逸



氣失御露於畫馬道林養鷹法也仲穆亦好畫馬豈父子同一道邪今延慶以國老令子尚在士列輒復愛馬其爲俊物可知

題兩母致祭卷

兩母致祭甚多王母者嘗帙藏矣天順初元禍起不幸遺失劉母者婚姻家外得若干通不孝守菑之暇輒如王母者潢爲卷後又偶得王母者三通因附見焉首以劉母誌者蓋禍由不孝而諸公亦以不孝故特加垂傷耳爲岳後者不

可不知

跋親賢遺墨卷後

宋王庭珪作詩送胡忠簡忤逆檜貶辰州時與婿家書凡十紙內一紙云已巳冬作書與彭彥直云昭遠欲陷我而進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彥直以示同僚端修亦聞之莫不笑以爲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狀與昭遠無異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此我又何慽當有歸日矣翰林侍讀安成彥實彭先生家藏將仕所得外家瀘溪王先生遭貶時書問十紙其題跋在當時者四在元者二在 國朝者九皆一時名賢中間所論兩家事如寫真加毫神采增倍忠義起敬理也世俗好云當局者迷傍觀者淸又云目睹不如身歷皆非空談如二沈三年自是淸眼彼當局人方以狂言笑之且自孽不寘其道眼者必知之而不必期之切於利害者則加審矣瀘溪此法比與幸災樂禍者不科當以淸眼之外議之可也東里先生乃用道眼護爲漫語



嗚呼卷中人如劉忠愍者當悉予悲而世無巫咸誰則起之於地下與共語哉

題卞讓所藏趙松雪道德經後

尊經獲福慢經獲罪世之惑此久矣書家寫經故自有意智者知之矣卞氏寶此幾二百年又出書家意外嗚呼此家可謂世有人焉

又題松雪書札後

余嘗序卞氏世譜知其居汴者十四世自汴居當者又十五世其間文獻足徵不誣曰讓字退之者七世祖次山翁與松雪老有世契此其往復一紙而已其他名筆蓋不止此可謂盛矣夫盛而必衰固理之常能持其盛使不至於亟衰者則存乎其人觀者要自知卞氏世能有人



跋山谷書

米老云古之能書者獨得一面我獨得三面此書家入神語山谷此書三面書也其生差後亦能抗衡米老與蘇蔡並駕非虛士矣

題草象新書後

占天之學本聖賢大事業載與堯舜蓋有由也自愼竈之說行而儒者始術之矣其氛祲祥眚周官雖具至甘石星座其曰騶官羽林丞尉之類襲用秦漢名稱愈疑後學學者不屑用力焉殊不知經緯天地首務明時時苟不明終不能撫五辰以播四政矣革象談與十無一二皆爲曆設學者所當究心者也第以邵子之書不堪作曆致可疑焉皇極經世欠曆數用宋人雖有此談西山蔡氏以爲書不盡言者藏諸用也又



曰以當時日月五星推而上之得堯即位之日是即逆推法而不著其法者豈非藏諸用乎且數家以毫釐絲忽極於十百千萬如因影求形無具可隱況康節數學直繼孔子程子嘗言曆法主於日日正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差法攤其差於所曆之年以驗分數竟亦不審獨堯夫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差法遂定可謂冠絕古今此非虛語也又按邵學伯溫不與而傳王豫豫歿書殉劉道士杜可大購得於發冢之盜以授廖應淮由是邵學復出近世祝祕傳立齋琦皆傳邵學者　本朝宋學士先正最號博洽其序此書曰傳立極敬畏緣督謂其能發前人所未言不知立時曾見此說否也又論耶律西征庚午曆精妙絕出及元許王郭陳鄧諸公相與訂定授時曆可法萬代曾無一言及邵近舜江人余誠者爲予言邵學內外篇具見傳書而祕傳書又有內外集具天地人三元之學其天



元所論曆數極爲精簡意必具逆推法或伊川所謂冠絕古今者耳惜乎吾不得而時讀焉因并書之以爲有志聖賢大事業者告

書陳方菴鶴臞卷後

鸞鶴於羽族並稱鸞貴鶴高貴莫大於王高莫過於仙言德也然貴由天不可以强高由我而可以勉臞非鶴專也先生之臞必倫於鶴者以德不以形歟

書唐賢夜燕圖卷

楮河南大節過房杜太宗以文學處之何也使其發聞大政貞觀之美豈兩公專邪或者謂太宗以御李勣者御河南意或有之是夜秉燭書

又

不可得親跡辞記室品局如此豈河南向下人哉而事業止於如此何邪夫事業必得君以顯藉位以行而其名位如此不可得而親跡者顧如此邪明日又書

跋鮮于太常書



正數得觀鮮于太常真跡佳處率用立筆此卷吾同年友黃大參廷永所收大都有卧筆豈太常少年書歟至於轉指向背無不合作而妙處往往逼化雖非太常真跡自是書家手也

書二老遺芳卷後

仁廟即阼東里先生以舊學亟登台輔宣德中位望隆重可謂禮絕百寮矣䜣顏先生官史館爲編修舍東里　賜第忘嫌忘懷不但忘勢而已正時學於門下蒙昧寡識意兩先生者必同

歷久之乃知其爲知交耳䜣顏先生弟子湯瀫氏所收兩先生在布衣時往來數帖儼然向日所覩氣象西州門派不覺潸然雖然此是名教瀫能寶之不可謂非善學者矣

跋仙遊鄭氏家範

昔周公作周禮立冢宰之職上佐天子下統百官以總邦治自六卿而下至于庖犲之賤雖職異業殊皆冢宰之所統内外相承體統不紊周家八百年之基是禮實造之也向予備員内閣



嘗欲言於上舉而行之又自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或未正如天下何後出守于莆得閲内翰鄭氏家範上有家長以主家政自副長而下至於耕牧各以其職而聽命焉禮節明情俗備亦一小周禮也雖然周禮主法制而仁恩貫乎其中鄭範主仁恩而禮制行於其内以余觀之禮易而範難也然鄭之孫子果能博學以明其理集義以正其身則亦未見其難也嗚呼

國朝周禮鄭之子孫共可以行之乎余老矣當
歸卧丘園以俟

類博稿卷之八



類博稿卷之九

漷縣岳正

行狀碑銘十四首

## 關西宋處士行狀

處士姓宋諱義字子宜世居關中高祖諱禮聽延安路判官曾祖諱愷華陰簿祖諱希顏宜君尹考諱書武功大使娶竇氏生二子處士其季也宋本鉅族自唐宋來以文章政事通顯者刻在石書在郡誌傳播在人耳目者後先相照初



處士不欲自晦淬礪問學將致於用及見諸從籍仕版者迺曰宗盟繼業莫非惠連吾其以一丘一壑自娛也已遂絕口不道進取家有負郭田數頃督家人勤穡事歲以其入供祭祀賓客服食之需外則分宗黨濟困乏不使有贏餘也其平居淵默自守不妄言笑如不慧者至與人論古今黑白是非風生屑靡劃然驚座知者歡之仕輒指諸子曰是兒子輩事耳遣子廉補郡庠弟子員常自課其業廉拜禮部司務時馳書

誠諭之廉在官卒以清謹稱晚年戒諸子毋得
以家事關白但多植林時作醴酒故舊相過者
輒留飲期必盡醉醉則嘯歌爲樂未嘗以憂慽
嬰其心嘗曰人生行樂耳桑榆景迫誰能跼蹐
效轅下駒乎歲乙丑冬得疾迎醫弗瘳度必不
起召諸子姓會囑曰吾死雖無愧於生生則實
無益於世爾曹强爲善毋我效也廉歸以是語
之因瞑目不復言未幾卒時十二月十四日也
春秋七十有三配耶律氏元丞相楚材裔孫也

有賢行處士重之子男四人長郎廉次慶廣康
女二人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廉聞訃將棄官歸
奔喪慮處士之爲人無傳也乃涕泣而謀諸燕
山岳正曰不肖將以先人潛德託立言者壽於
文辭庶乎照耀今後可冀也子實宋甥敢以狀
爲累謹撫其實而書之謹狀

吏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君姓毛諱玉字良器其先眞定元氏人代多顯
宦譜逸莫能考五代時有爲河南刺史者諱某
以儒學鳴傳若干世至某仕元爲將作院使生
君高祖常州路推官府君幾子皆仕 國朝長
諱某吏部考功郎中次諱某監察御史季諱某
邵武府同知生君祖伯時號蘭竹先生生而失
明能誦易精潛虛學預談人貴賤壽夭貧富吉
凶無不應者被遇
太宗皇帝嘗以袁天綱稱之寵眷優渥賜召
之使者旁午久之以老乞骸骨 詔以中貴護
送還鄉以卒三子長諱某陰陽學正術次諱端

湖州安吉知縣次諱某隱居不出正術府君娶
葉氏實生君君生巳長大猶違侍蘭竹蘭竹撫
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耶及蘭竹赴 召正術
府君巳出敎陰陽爲之 勑有司毋以他事署
遣俾專意於學正術入謝得召見 便殿將大
用之旣而
上寢不果正術亦無意遠仕乃屬君曰爾其繼
吾志者君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補邑庠
生應正統辛酉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

學為諸生時祭酒古廉李先生典教事以作興後進為已任其碩偉逸倫者尤見奬拔君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交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益富知慮益遠矣未幾以正術憂當辭去古廉惋惜不已親為正術製墓銘雖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昌大望君君既去其故與游諸名士之在太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之聲譽益用修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二年戊辰登進士第充部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



常十四年己巳

今上即位復奉詔詔諭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有所糾駁彈糾務存大體略虛文言罷諸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歇濫舉停粥官免征逋負寬稅凶荒留養太學生徒皆

國體政本之大者

皇上勵精罔治君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見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間輒出出不數日而章奏屢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君已告逝矣時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壽止四十有二夫人高氏廣東參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人子某為嗣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部主事吳貴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為人資性明敏器度洒然雖好談謔而待人必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讟則慨然茹納未嘗以介於懷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愛既登第



即移俸致養及拜官遂輿至京師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營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彊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學於外硯席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奬勵焉為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為深故錄其槩為狀以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明故前鴻臚寺右寺丞劉公墓誌銘

前鴻臚寺丞劉公之卒其子進士樂亭尹晟奉
其所爲狀屬其友燕山岳正曰先子以儒業起
家拜官凡四十年小心供職未嘗少懈不幸齟
齬於時今人固有知之者如後世何子其爲我
銘諸正曰諾按狀公諱清字宗潔世居代之大
同懷仁安七二都高祖諱其曾祖諱濟川祖諱
旺考諱文義皆隱耀弗仕永樂初公以民俊秀
選爲邑庠弟子員用易發解代藩入太學拜鴻
臚鳴讚進司儀進右寺丞皆未及再考宣德癸



丑鄉人有以私干公者正色拒之其人慚因誣
訐以事會執法者與公有宿憾遂奏如法貴戍
直隸之隆慶衛或敎公愬曰公曰噫吾聞之莫
之爲而爲者命也使天道無知邪吾將順受之
其有知也必於吾子孫焉見之焉用愬爲時人
稱其長者嘗立二子於庭語之曰晟而繼吾業
昱而代吾役吾將徜徉以終餘年正統戊午晟
領京闈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又明年庚申出
尹樂亭昱代役亦圖進士舉人皆以爲公言之

將徵也歲癸亥公得疾昱侍湯藥不效懼乃刲
股糜以進之弗瘳戒昱曰語而兄吾生不德以
累後人毋厚歛毋飾棺毋作佛事毋歸葬以辱
先人之兆遂卒時八月廿有九日春秋五十有
四配張氏有婦道子男二人晟娶王氏昱娶鄭
氏女一人未醮孫男三人璽璧瑩女一人晟奉
官自樂亭來奔喪遵治命買地於居庸關之榆
河原卜是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葬焉嗚呼昔
宋王晉公以直貶植三槐於庭以識後嗣其子
果有相者今觀公之自處與夫其子之方仕可



量也哉銘曰
懽懽乎已也佗佗乎子也吁嗟乎匪公死也

明故鈍菴先生墓誌銘

鈍菴先生既卒將以年月日葬未有銘其外孫
金湜告于其友燕山岳正曰吾外氏位不滿其
德用不盡其才湜懼其無恃而稱於後世也子
爲我銘而傳諸正曰諾按狀先生姓薛諱士銘
字維清世居明州其先曰宋朝議大夫唐吏部

郎知衡州朋龜戶部郎淮東安撫使居實刑部
郎漳池守揚祖其祖曰江淛提舉子心能岐黃
術其考曰象山教諭敬有文章德行可傳到今
先生生而失恃鞠於象山之從毋陳比壯入郡
西山精舍學進士業業成不樂試用去學爲詩
又學琴於徐和仲已而復曰詩琴可以自恰而
不可以裨世又求治提舉之術通之永樂辛卯
用薦爲郡醫學教歷廿有餘年宣德癸丑白謝
其事又十三年正統乙丑月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八十有五娶周氏生一子應教養就立而死
二女嫁士人金寅翁王某有三孫种穲穰穰爲
邑庠生先生報陳氏之恩育生事死葬殫力竭
誠同所自出徐和仲有道而貧不自贍率諸生
舉爲邑庠司訓得就祿養歿又躬封其墓舅氏
王彥章死無所歸泣曰我王出也殯於我宜且
恤其孤貧民業海爲守者所捕爲之說而脫其
囚明地濱海疫厲時作每命醫分視掌示方旨
蘇活甚衆郡人德之曰吾職宜如是投藥愈病

以意而施皆獲奇應神之者多聲於歌詩笑曰
醫乎醫乎吾假之也而今尸之是遂之矣宜其
云爾其爲文立論邑達根據理趣無孟浪之辭
詩學唐人音律載在今鈍菴集者是也旣謝事
構菴以居且曰物利者用鈍者伏於此宜曰鈍
菴故士因而稱之卒之日奔走而致弔者必相
向而哭曰吾黨失典刑矣嗚呼正用是求附於
古之人賢而在下者得師襄醫緩柳下惠儀封
人之徒楊子所謂以仕易農吏而隱者歟銘曰



維詘乃信旣處而出閟眞祿光玩之以術世則
不知我銘于石吁嗟先生百世無射

瘞應元兒銘

應元兒者岳正季方第二子也兒始生值正試
三場於禮部報其外祖前歸德守宋公公曰乃
父奇士今應舉必魁天下宜曰應元比揭曉正
果第一內外忻然騰喜遂定名云生幾五月病
痘歷十有四日風搐不治乃死嗚呼傷哉兒方
面潤輔星偃月眉神完而氣清玉雪瑩而河岳

軒輊者也有日者兒之詩以李虛中之術曰戊日坐卯乙卯月令專官建祿引於癸丑時財命有氣大富貴壽數也又嘗驗於相工相工曰天庭高聳地閣廣厚魚尾潤而玄珠朝元法當富貴且又有賢行符於日者之言正竊喜告之太夫人夫人曰信矣吾事而父親見其爲善日不暇且其行天下事征伐活人多甚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其以是兒昌岳氏邪先君仕不顯家卒之日不餘一財子弟幾不自遣正自後



三年舉於鄉又十年始舉於禮部得一官祿不腆無以爲養惟旦夕致兒坐太夫人膝上弄之愉悅其意太夫人亦鍾憐之忘其子之不肖而恆恃以恬然也七月十六日庚子正歸自史館報兒已死嗚呼慟哉星者云不宜死相者云不宜死先君之有陰德不宜死卒死之豈正日所爲多大不善人誅鬼責强奪兒性命以陰示殛罰也邪何不得以兒慰太夫人之心益以彰正之不孝如是也抑正聞之凡物之生貴者難成

賤者則易亦其理也茨莽稂秕榛棘鴟鵂蠅蚋蝥蟫蚤豺狐猵狚雖力除之不能使其少盡至於芝箘嘉禾龍鳳神龜騶虞白澤之異世固鮮得得亦柔脆艱虞而不能必全其天吾意造物者閟秘吝澁其英靈不欲使兒掀播其奇偉於天下也將遣琴奴瘞於崇文關八里莊之原其母出弊衣一襲斂之而正復爲之銘曰

其生也孰爲之求其死也孰爲之讐木然而焰水溢而涸天乎人乎吾乎何尤



## 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陳君碑陰記

世有無妄之禍亦有無妄之福與時消息以聽定命君子能焉是故趙朔見攻孫武尋復卒爲命侯君子曰叔帶之德不可忘也詎非陳府君之前蹤哉府君諱潤字德潤其先本商氏爲嘉興人祖曰望梅居士賓字彥名有識度能說詩書元氏亂始變陳姓避地長洲居周莊周莊人禮之不敢慢其子弟從受二經者甚衆屬纊之夕有羣鶴盤飛廬上家所有禽鳥無故皆自斃

特人與之府君生一年而失父七年而失母爲望梅所鞠大嘗試吏部曹不樂竟罷歸屛居宣德初有李綜者守蘇蘇人苦其貪𢪛府君嫺屬彭士能欲犯之以計得陳氏僮誘使挾牒投告巡撫大理胡槩槩雅礙綜乃反坐彭以僮故遂逮府君及其結京師竟得白歸然綜方恨未報未得也久之槩復以便宜治姦吳下即皐此兩人抵以殊死幸　廷錄得減論編戍遼陽貴行留子鑑京師與訣曰天乎吾不負之竟負吾邪吾將於是乎卜之其在遼踰十年愈自檢不以困阨小變後一日飲親家酒酒半遽呼曰吾殆不復生矣吾欲囑吾家人以後事亟爲召至已喑不省所謂昇歸旦日逝矣初鑑留京師時方孱稚往依王太常一居一居奇之俾就學正統戊辰遂進士及第爲翰林編修既又進直講
經筵明年因使至遼舉府君之喪歸之京師至是贈如厥官階文林郎夫人沈氏封孺人有
詔特賜歸葬嗚呼府君之世行祭酒蕭公著之詳矣予獨論其以舊德貞厲之操而處不利不食之報乃見厥子於古有徵於今可勸於是乎書

明故邢夫人郭氏墓碑

邢夫人郭氏者襄陵儒者孟辰之女封徵仕郎翰林檢討茂政處士之配翰林檢討讓之母也惠心婉質貞淑柔嘉少資詩禮之習動從矩則未行能閑處士諏室占鳳而兆亟行媒焉委禽之旦孟辰甫廟而受之曰是足以當女矣君子謂其能以德容售聘有郝女之懿夫人既歸閨門修飭處士敬之不能疏愛之不敢褻動必見咨詢爲益友君子謂其能以賢知結主有梁妻之順夫人事先舅姑承顏奉辭務求愜適處士有世父老而無倚供養是歷至於忘其無嗣處士憐其劬愁問相勞曰子之爲恭也一至是哉夫人辭曰分之當然又何惜也君子謂其能以愛敬隆養有陳婦之孝處士爲義殊不顧家夫人恒別儲饒羨以供所需郭宗寔者

多賴全濟諸父昆弟之喪前後六舉不以爲煩
君子謂其恩及親疎有領母之義夫人性雖沉
重不苟笑言至於接納之際則藹然大和厮養
之賤亦被欵洽君子謂其德周良賤有虞母之
恩夫人三子業皆士習督勵所學卧起必偕至
於躬視湯茗以輔勤勞由是諸子感激孚底於
成其曰訓謙克家而文讓獨登仕列在侍從夫
人又能伻誠不特是以厥修彌飭方撫於用
天子嘉之推恩所自崗夫人於宗婦命爲孺人



君子謂其能以身教允膺顯封有陶母之風景
泰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夫人嬰疾考終於家躋
壽七十訓等從事禮殯北堂而以葬期赴讓讓
即棄職西奔於是與讓遊者各獻所述以須夫
人之盛而正也辱銘墓道之石焉墓在故關鎭
西平之原盖邢氏之世壠也其辭曰
史載獨行傳著列女古君子法織𦅸是與猗嗟
夫人俾兹巨麗楚楚良人惟晉之諝作配斯難
必我而侶我敬我愛我適厥脊凡百斯爲協我
而處或我有作亦莫我拒亦莫我拒惟善是子
或孝敬親或婣睦姻或困或貧僮隷里鄰急或
我濟如木得春三男三女名差實均季也最妙
爲 國寶臣 王寵敷錫龍及夫人弁翟褻褻
佩玉璘璘介此繁祉夫人之仁百世斯恂有托
不湮而在斯文

明故徵仕郎光祿寺署丞鄧君墓誌銘

維正統十四年己巳秋北虜逆天悖德寇我北
鄙



太上皇帝親提六軍往正厥罪八月庚申旋至
狼山權姦擅命妄執兵衡營於殃合之地越二
日壬戌賊薄我師將卒渴甚人人奮激欲決一
戰而虜請不許遂爲所潰於是 乘輿播遷而
一時扈從臣人亦赤手就難鮮有脫者若光祿
署丞湖南鄧君其一人也嗚呼痛哉君諱鑑字
惟明其先河南鄧人漢大司徒鄧侯禹之後也
國初始遷于黄之黄陂曾祖日新祖仁忠皆以
儒名於鄉父文消尤邃春秋學學者宗之以爲

楷式君傳其家學年二十四補邑庠弟子員求
樂庚子應鄉薦游歌於太學正統丁巳始釋褐
副嶺南之鹽課提舉庚申丁外艱解職讀禮於
家永樂癸亥改南京光祿寺大官署丞乙丑用
羨員罷　闕充部使者督公務於江西北歸再
改珍羞署於北京自筮仕歷三官凡十有五年
而卒卒年五十八矣配鄭氏繼盛氏鄭出子曰
瓊曰雲女適吳英次適孫伯昂盛出子曰琛曰
璣女幼在室君爲人穎拔精進志節抗爽直不



容私然崇尚義讓濟人危急雖空橐不吝也所
歷官皆有聲籍籍其副鹽課也嶺南其蒙多依
斥鹵衣食前後主吏比比與之出入君至𢀴汙
剔蠹鋤刈奸橫不少假貫而牢盆之利爲之大
修旁邑鄰郡服其公清詰而求質其不平者時
復有之及去職民不忍捨爲署丞於兩京皆能
取重於卿佐其使江西也鞭朴不施而事皆就
辦此其才智有足觀者而不幸遭此大變不能
掀播其功業於今後嗚呼惜哉其子雲等將歸

葬其遺衣冠於塘梨灣先塋之次奉欽天監博
士李君從善所爲事狀乞銘於予予按禮以死
勤事者在祀必祭在史必書銘奚以辭銘曰
堂堂鄭國漢元功首縣縣本支蜚英騰茂既楷
而柄光祿其胄爲士而力爲吏而懋績是乃式
無愧而后天乎禍與不幸云遘厥魂空山萬年
斯壽而無害殃爲孫子守

## 明處士楊景先墓誌銘

處士姓楊氏諱景先字景先世居燕山宛平之



仰山考諱成娶馬氏女生子男者三處士其季
也家有田數頃宅一區禾足藝而食桑可蠶而
衣歲食其力有餘則推以與宗戚鄉黨之貧者
被其惠者思有以報之則怫然曰吾豈責德者
邪而胡爲以利見汙也久之人愈欽戴言出而
信孚行舉而義聞鄉里無暴橫偷薄之俗蓋化
其厚也性頗嗜飲飲不甚多即泊然成醺醺即
席地偃卧鼓腹朗吟嘗歌曰我食我田我衣我
桑彼尸人者孰爲我臧識者聞之曰此堯民擊

壞者之流也一子名全中號純白道人生而風骨秀異飄然出塵不耐世俗事嘗以入道意諷於處士處士曰吾固知其爲逸足不可以羁勒御也縱之果大有聲於玄門景泰癸酉五月廿有七日忽得厥不語治不及藥而卒春秋七十有五配盧氏有賢行處士敬之二女長適侯與次適陳友皆里中士人也全中將以是年六月六日奉葬仰山原先塋之次而以墓銘請於予曰先君先生所嘗稱道者敢以不朽爲累嗟乎予舉進士時嘗與一二同志肄業於今延佑道觀得與純白交接處士數數也是可以無銘邪



銘曰

京城之陰有逕者岑處士之墳蓊然而林百世之下樵牧知欽

鄉貢進士孔隱君妻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諱昭字淵德家世北平撫寧人考諱伯與仕魯王府爲工正夫人稚處端雅卓絕工正府君異之曰必以與神明之胄既行得宣

五十七代孫信字忠伯嘗舉於鄉德宣　朝著卒養高林下稱隱君於鄉里隱君三子長曰賜進士公恂字宗文者夫人出也宗文初舉進士居京師與燕人岳正游好正嘗奉使南服輒取道闕里祗謁聖寢退而修子弟之禮於隱君之廬隱君喜曰是爲吾兒所嘗稱道者是用享正夫人手白醴醪擊鮮爲比正辭夫夫人降閤目送且曰子歸而傳語吾兒吾夫婦老矣苟愼進取以慰衰朽可也正驚曰此田稷子之母之訓也當是之時仰承儀度風教之餘正於夫人盛德之緒已竊見其萬分一矣計今已五年宗文方得第期以祿養而夫人之訃遽及嗚呼祐善莫徵天誣人哉宗文亟解官東歸而以誌葬之銘請於正曰敢以先妣不朽累子正念隱君人品不在鮑宣梁伯鸞下其所以能葆光含綱於明時者非夫人之內助何以成春賃鹿車之高也邪則夫人之賢宜與德耀少君相爲後先豈曰過哉乃若其恭順子良抑婦之委瑣者雖畧

之可也夫人之卒在去歲癸酉十二月十有二
日春秋六十有九遺言逞宗文歸窆宗文將以
今年景泰甲戌四月廿有八日襄事葬夫人於
祖林先姑氏之兆云銘曰
嗚呼夫人而止於此食報不盱身約名修子孫
之良而復廟祀

岳母述

天乎暑哉太夫人之顛殞不肖孫正禍之也正
守官不良得罪遠配家蕩人散衛蘇斷斷太夫



人身留京師怖驚憂危日就嫶冥旋至大故嗚
呼婦女之行不出閨門太夫人之葬正不忍死
以誌誰其知之者太夫人姓劉諱馥字惠馥世
居莒之日照我外王父諱長生有異表拳勇多
智元亂棄家從豪傑往來東海上天下既定匿
鄉大姓家大姓父韓丈人壯之妻以愛女生三
女太夫人其中者甫九歲外王父携以詣京北
至笑曰我田橫也尚戴面行邪乃自刑死外王
母頓悴失措太夫人能理大事躬自爲墳土雅

不毛一旦草木昌茂時以爲異我先君安遠將
軍輕車都尉同知府軍前衛指揮使司事府君
初娶於馬再娶於王王夫人不樂於先姑氏命
先君更娶諸之以兵作不果渡江得官客於馬
夫人家馬氏嫗本先君從母實居鄰太夫人悉
其賢能求爲巳女歸之岳氏以繼馬夫人位成
嫡志也自是佐先君至大官建有家生不肖兄
弟教以粗植爲婦稱母者凡五十有六年以天
順五年十二月廿有一日棄代得壽七十有六



而已初太夫人既生伯氏能言始知有王夫人
故留南京　賜第洪熙之歲先君扈從北上
上顧問曰爾挈家邪先君叩頭曰此非臣顧家
時也
上領之曰當爲爾致之宣德壬子有　旨舟迎
是秋至北京明年移居明照坊　賜第甲寅禮
喪先君命正圖進取正統戊午正辱有司薦稿
凡四舉得及第拜翰林編修用推　恩與封太
夫人階三品曰太淑人從先君爵也天順改元

述以修譔承之内閣旣而外遷同知欽州自念
太夫人已老今遠違膝下增以離憂告之宜實
言輿涙迸咽不成辭太夫人神怡色暢徐諭曰
此人臣之義不當爾邪時六月十二日也正辭
去六日黃華坊私第及所積俸於勢家又廿二
日逮繫　詔獄成貢戍鎭夷親友詿誤僮僕逃
散舉族蒼黃不知所爲太夫人猶步輿兒別勉
以大義言不及情且曰吾老及此殆佛書所謂
業障幸不死猶得見汝汝第往置吾吾安而兄
之養也正時身親三木形殘氣憊生理無望太
夫人辭雖外壯神實内傷居子同處得其禮太
夫人有子四人已出者二長卽伯氏名端字元
方孝友之聞無間中表娶吳郡陸氏系下男孫
曰坪女孫曰德媛適同郡進士王璲季卽延禍
太夫人者名正字季方娶關中宋氏次汝南周
氏系下男孫曰增曰堂女孫曰德媄德嫺德娀
德嫕其別子曰詳字仲方仕爲武德將軍正千
戶娶同郡楊氏繼袁氏王夫人出者系下男孫

曰增娶陳氏曰均女孫曰德婦適順義弟子員
張維曰德安從了而撫爲己子者曰海字叔方
娶上谷王氏系下男孫曰垣諸孫養爲己女曰
裕適同郡蕭琇曰淸適千戶陳暄寡而無子歸
宗于家能不辱其夫曰順適同郡吳斌曰禧適
大理少卿同郡崔敬以正累今左遷知惠州府
工旣被　旨釋逮太夫人疾猶未深冀得躬侍
湯膳少慰慈懷詎意行李未啓屬纊已施哭訃
於闕内受遺於柩前天地有窮痛恨無極嗟哉
天也嗚呼輀綍就引祔事有期乃以頑鈍鄙辭
模擬盛德加之憒眊曷其能悉擲筆長號不知
所云

封𦙶夫人高氏墓誌銘

天順二年五月乙巳令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
督府事苪公以都指揮使進驃騎將軍僉後軍
都督府事而夫人高氏之　制若曰其之効勞
致績而翼忠弘力陰助爲多其妻高氏可封夫
人輦翟之冠紋霞之帔鸞書玉軸崇極品式可

諷榮矣時計夫人生四十七年大歸者三十年
距今又十四年年五十九以卒四子一女長子
昕錦衣百戶次子昂武學生昊杲兩幼子各就
冠攻舉子業女善貴既受金吾左衛指揮使安
昇之聘三人者安夫人出相繼以亡昕昂稱有
立而類各再娶昕賈氏馬氏昂王氏丘氏四婦
出五女孫而字於夫人　國家內朝太夫人老
而夫人是行行承晉錫蕃而能約成化改元都
督公總戎川蜀夫人獨理有家嚴上寬下中表



謹賢附之二南桃夭其擬不幸偶疾竟至不治
以今五月廿有三日告終內寢都督公適罷蜀
鎮　朝廷遣官賻奠勅有司營冢墓墓成會葬
有期請銘於予按工部主事曾君鑑所為狀夫
人諱惠果其先蔚州焦山人也金吾右衛都指
揮娀娶沈氏生夫人於南京叅知自治動止矜
嚴別於常女比笄而歸孝敬愈勵佐都督公由
所千戶致位府督勳階崇極為國虎臣身膺顯
命恩藉恤典况垂絕之際親出教言語要義備

可為永法是得終矣法則宜銘銘曰
帝城之東有州曰通白浮之陽富豪有鄉靈秀
聿鍾芮宗所宮寧神先兆夫人克紹高墳橫出
步百其域儀章崇隆
帝錫有功牲帛煌煌　天語若驚詎榮一時有
續彌芳銘以載揚百世之慶

寧晉伯夫人葛氏墓誌銘

葛魏望居清豐者世婚
帝家其名端字克正娶劉氏者是為夫人之父



夫人諱妙聰行於
太祖皇帝子　伊王母　麗妃妃女弟美人為
娙於楚武昌郡主儀賓隆為妹於寧新昌王元
妃靖安郡主儀賓聅今襲孝陵衛指揮使杲為
姑生於貴富能抑故習不事驕侈而獨好女紅
又體貌都雅動止有度舉族愛之同里劉氏鉅
門也於葛稱通家而諱貴者寧晉人也必欲得
夫人伉儷寧晉家老疑非偶父曰爾意劉家兒
無厭不貴邪安知其異時不大貴也遂結長子

之好及笄禮成婦道修具內外駭譽人以爲難
寧晉季父太監歷事　累朝多積勞勣在大中
貴蓋稱首者家用豫大正統間寧晉嘗侍鎮邊
夫人獨理內政畧無小紛天順初寧晉日貴顯
歷位都督慮及盛滿簡約家衆去十之五至於
匹偶僮婢數百人裝資奩給去留擘畫皆出夫
人之手寧晉受成無戾本懷成化初太監　賜
老外第寧晉坐累謫廣日則務解憂夜乃祈天
夫祐誠動幽顯竟得開釋乃者楡林之役寧晉



是將致同顯封異時大貴卒符父言識者多之
壬辰之歲正月十有三日以病告逝得壽四十
有八四子長祿聘蔣氏定西嗣侯琬之女次祥
福禎幼未受室一女嫁吳璽爲清平嗣伯夫人
寧晉將以是年三月廿有五日葬之京城東通
州安德鄉祖塋之兆於予乞銘銘曰
婉婉夫人戚畹秀出寧晉起家如鳥而翼有封
斯植闢此大國大國奕奕百世無斁

故承務郎光祿寺良醞署署正蕭公墓誌銘

光祿寺良醞署署正蕭公諱宏字克寬別號居
敬考贈宣義郎工部營繕所正諱得成妣贈孺
人姓潘氏生公及弟定宣榮宗者五人宣義之
考諱貴玉世居錢塘松盛里洪武壬午宣義以
藝徵始挈家往籍南京永樂丁酉又從　蹕北
徙受廛於大興公以長男爪事宣德戊申起
營繕所丞甲寅獲　褒勑進階登仕郎正統丙
辰進所副毋歿奪其情甲子父歿乃得終制戊
辰進所正景泰壬申再獲　勑進階宣義郎贈



封考妣及配許氏天順丁丑進至令官食祿視
品高至正六比以年及請老既致仕之二年爲
成化庚寅入冬偶疾不治十二月三日竟以訃
聞得壽七十有六公二男三女長男珵輸粟冠
帶前年病死次瓚稱克家長女端嫁鄉進士翟
信次正嫁京庠生顧祐又次安嫁姚謹循子琳
琦而琳自鄉貢遊太學圖進士舉者最佳聚族
而謀曰家之大以伯父伯父蕭宗也葬不宜苟
重地得都城東通州安德鄉陳家莊原既准制

代域兆將以明年辛卯二月三日窀而窆焉中書舍人羅君仲祥琳友也狀君行云公甫冠即用材藝致位官五轉彌進餘四十年稱恭慎不有肳滲過失嘗刲股愈父劇疾算因致延者十年處二弟居同衣食同鬚眉各皤白愉怡交愛不但絕塞詐語於諸子不以彼此出異所教育歷毋父及定柴兩弟凡四喪務盡誠禮家難之示予乞銘而居予蕭比雅所聞然不誣可銘銘曰



昔去錢塘自宣義父承務建家大興是祖都城城東安德鄉原纍然者高承務公墳有赫其承視此銘文

類博稿卷之九

# 類博稿卷之十

潞縣岳正

## 碑銘八首

### 明故懷遠將軍指揮同知署萬全都指揮使司僉事李君墓誌銘

署萬全都指揮使司僉事臨淮李君諱綎字士章成化七年夏五月十有二日終于時厲訃至爲之痛悼不已今吏部侍郎葉公君其故節下也哀之且慰予曰綎可人也在某尚殊怏悒況



涉所感者耶卜葬有期信來徵銘按李氏自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濟當元季以行樞密院判淮鄉兵歸　國累功至廣信衛正千戶傳子庸庸致位僉陝西都指揮使司事終又再傳至君凡三世載勳方面君之考諱徵陝西府君第二子也功尤焯偉初由兄脩之職僉宣府前衛指揮使司事即用薦署僉萬全都指揮使司事事得專制一年以功即真拜昭勇將軍當時政績至今傳之未老即推位與君君於正統己巳入

官選典神機景泰庚午再退勅寇累進懷遠將
軍同知衛事天順八甲申巡撫李公舉署僉都司
事守蔚北葉吏部再出北撫謂蔚小不足君煩
移貳總司仍以屯田委焉上下方庇重任將歸
遽爾至此豈造物者閼滯下民故閼其生歟抑
其命也君生賦有至性尋常舉動亦世稱難者
陸安知州劉英以責戍宣老而失援日憂後事
君時童稚居講下請於英曰在三之義生之任
也昭勇公喜曰李氏有嗣矣爲之慎擇所從得



前遂府長史湯新新吳名儒也顧妻以女初昭
勇公志存開業範物以身家近千指各傳以事
主以弟衍而時稽焉如內外出入省定服食雖
古凶禮文亦具式度君與諸弟薰挹至和面忘
怫色比君專家遵用弗違讀書務究大旨與諸
弟相師友開軒蒔花退公輒入岸幘嘯咏或作
字投壺諸弟叅侍講誦苟無故不越中閾以此
爲常性不喜飲而好客客至多沽醉者交人遺
所短寬至不較橫犯俯納斥逐士人急者隨分

賙濟多難指數馮藉世貲處官清嚴人以御史
目之儀觀既偉又傳此聲似難近者即之乃溫
然如寒生焉得壽四十有七凡再娶入出前夫
人湯氏即長史女知書解筆札與君合德後夫
人胡氏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之姪府軍前衛百
戸瑄之女也既賢而烈成禮甫九閱月因侍疾
厲亦及之慟君之絕委頓乞死越七日竟死壽
二十而已三男稽和穆各未受室五女長適都



指揮乍璽世嫡顯次適指揮高寧世嫡鉞餘幼
未行君六昆弟長弟繙先逝次紳縝純經經予
婿也君所最愛者葉吏部所慰爲此耳去宣城
十五里曰沙嶺原李之先塋在焉將以今年六
月十九日穿湯夫人之壙內以君柩祔胡夫人
於左云銘曰
瀦以坎止溶沔而演陂決以氾不涸其窅盈溢
斯行孰我流遏我銘斯徵有竢中作

太倉沈孺人墓誌銘

沈孺人諱圓字妙圓吳太倉人也父叔寧母胡氏嫁鄉著溫氏爲璇字廷美之妻生二男一女男厚爲娶楊氏死又娶朱氏柔爲娶周氏女爲配鄉人戴傑育兩孫浩爲聘郭氏淳爲聘沈氏壽六十有二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某日卒其大卜其年月日葬之太倉城北石塘之原時厚即選吏部謀遂歸以奔其喪乞銘於予曰吾母慧巧絶倫吾外王父母爲擇對得吾父吾父禮之擬於賓逮事吾曾祖祖吾曾祖欲諸子以自



樹也異其爨以要其成吾母佐吾父以共吾祖勤不知勞而儉忘其陋家賴以裕吾祖父母親之如已出吾母未嘗敢恃以少肆凡飲食皆親飣飣已必親具或指爪觸盤盂輒驚惋曰毋乃徽翁姑所邪其恭慎乃爾比專家政加有姑眷娣姒姪甥各安其和下逮奴隸亦有恩意厚也受教初試於鄉吾母執紉誡曰吾爲而不憚製作誠取第歸以服爾比得捷書曰兒果能副吾計自今十有八年於進士凡七舉期得一官以

成吾母之志皇天不弔而吾母告逝痛哉生不得致榮養病不得侍湯藥死不得親殯斂而葬又不得名言以發潛德之光何以報吾母以塞吾悲也用是以瀆夫子何如予辭謝不能得乃爲銘曰

女之英婦者規毗夫成子桂有楮福履之綏約不敍天爲乘除數不欺庇爾後嗣克乎而

明故前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邢遜之墓銘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襄陵葬故關鎮西平原者冢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諱茂政娶郭氏生三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嫩胡宗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漫戲宗曰誑者何之又曾誰誑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果凶當信宗非誑者後遜之亦聞此

言怵易卦辭八月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
病幸間朝使董主事獻者過談移時去覺腹痛
不止翼日日將落就絕忽陰翳雷雨遶舍霽而
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遜之遺
言要銘於乎予尚忍銘遜之邪遜之幼能自拔
年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太學嘗居古廉李
先生講下與山東劉叔温並價年二十二登戊
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
先帝狩虜虜使請歸　駕朝議疑不答上疏言



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若不逆
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謂處分已
定虜使去度關無及臣愚以爲內廐饒馬追煩
一騎而已由此楊善等始有尾刺之使
先帝旣復辟獻密忠者爭自陳得賞並時承乏
內閣忠國公石亨嘗以上聞遜之時守制覓草
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之北監
從來不會饌師生餼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
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還

下號久不支數率見侵　盜白古廉柄學政始用
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　死貧不能存者多賴以
濟古廉亦用是爹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
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者輒曰如愧
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
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
次受給得此錢火熾鼎沸鍊就　詔獄遜之竟
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予言別曰
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坐



得錢槩當黜弟爲引伏全之古所謂有陰功者
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遜之已死
予出其近所寄詩與辯且遜之死不死何與人
人譲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眞邪遜之資度
寬敏外樸而內明㳄於藝作爲文字章句簡重
受咀嚼點畫淸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
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不爲搖撼者小動在國
子采用古法敎新士告不便者不易懒人始毁
之竟貽謗焉在官凡三出使奉　詔七考南京

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學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貲並不受時不雨代祀北嶽輒得雨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氏累受　封爲恭人三子震寀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四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平先塋銘曰

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悖不我負理氣妄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可以無愧

明故御馬監太監劉公墓誌銘

皇明御馬監太監奉　勑總督五軍神機三千十二營騰驤等四衛軍馬劉公永誠自以年老任重　兩朝七辭皆不　賜許成化丁亥八月又具

列聖所賜兩京內外田宅內侍祿米僕從工匠之類辭之亦不即許許解任頤老私第而已公謝

上不忍遽舍慰留久之比出隨頒物段覩御宸翰稱美懇曲妙如大造體物莫可形狀其藥石之資則有白金綵幣寶鏹百千怡壽之具則有組金龍衣珮玉鍍金雲龍笻杖公今年壬辰壽八十有二占疾日篤自度不起又具前辭未盡許者以辭疏凡三上

上感其誠許辭其半半聽處業成公志也自是醫問交道覲公復朝乃二月十有七日甲申告逝

上痛悼不已命有司給葬具工部造塋域僧道作法事大官給饌禮部諭祭賻及　兩宮金銀布粟皆累千百仍命太監白俊韋寶等監護異數稠沓國朝以來一人而已公魏人世家清豐留寧里祖諱八老考諱大老俱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祖妣杜妣馬俱贈夫人生於洪武辛未越十二年入侍大內長而頎身昂準虎步佗佗久職　御廐便習騎射當是之時

太宗皇帝用武靖難內外之臣多勤戰畧公嘗
共事又三　扈北征徧歷斗碎其於兵事習見
而閑宣德初元漢邸造逆公假使偵察　親征
功成於公多助大寧數叛三帥師討直擣兀良
哈而走之拙出僅以身免獲其清河元帥印章
俘馘生口類以萬計妖人李宣張普祥黨煽亂
磁相公往捕執即時靖肅
先帝踐阼得公綏輯南京中都衆心帖然甘凉
國門公出監鎮耀兵境外者二東出鎮蕃抵捕
魚兒海子西出西寧遠至大山之陰再拒寇虜
擊咩克来追北至亦集乃克之於三城兒元刺
入酒泉鏖於臨水堡擒其首哈三帖木爾等克
刺若出懼遁出塞躡至金塔寺乃還先是瓜沙
首領赤斤喃哥失刺哈真鎮南奔各萌叛志公
輕兵肆討先後衆之虜其全部四畜不遺景泰
辛未召還總督京師軍馬計今廿年南城之謀
公乃按甲獨以滿盈求退子姓受教辭去職任
不干戎政家口累千遣三之二杜謝造請泊如

素門先帝嘉念寵以肺腑至任將相謀或及焉
公二兒伯貴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
都督仲寬贈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俱蚤世
貴子聚即推　恩贈公祖父母者累勳進爵寧
晉伯子四祿祥福禎各幼未任女嫁吳氏爲嗣
清平伯璽夫人寬二子長珊百戶故子綱嗣致
正千戶次海正千戶故子紀嗣致指揮使俱籍
錦衣衛他如支屬麾下僮圉僧道鼎貴都位着
不能枚舉經事　五朝七十餘年動輒如意家
極貴富嗚呼固公福履天幸亦人品警敏在伸
能屈者歟寧晉少孤公所撫左報服以父加又
宗嫡實主公喪禮也葬以今年三月廿有五日
通州安德鄉北五里原公預卜塋田也前進士
陝西按察僉事唐封李君用實狀公生平寧晉
奉以問銘辭不可得爲之銘曰
兵國制命易戒勿用驕驕劉公督監厥谷三錫
是寵保有令終我最銘之詔告世忠吁嗟來世
式瞻方中

明故琴樂先生墓誌銘

琴樂先生年五十有八當景泰六年十二月九日卒於家其嗣子前戶部主事延津典史琮卜域於京城東南八里許高村里原將以其月十有九日禮而窆之其子壻中書舍人汪容宗海買石以誌其墓其表姪翰林編脩董緣大章狀其生平以求刻辭於予予及第之明年須巳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子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外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孫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亦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墓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既又自念漢志五星東井之聚不能避高允所陋身爲史官天文家不可不一知之也方圖就先生而學其所能不意先生竟失官而居予亦不幸丁倚廬之禍不獲朝夕以承見承敎嗚呼今以銘先生之墓其奚以忍也邪先生姓王諱羲字孟宜自號琴樂先生世爲吳人高祖某曾祖某祖茂華皆居杭不仕考文誠

妣斯氏先生生永樂中行役京師受廛亦將爲
大興人正統巳未徵隸欽天監丁卯拜官庚午
受褒典進階修職郎辛未而失之配張氏允宜
厥家嗣子一即主事琮女一壻中書舍人容也
先生爲人謹飭典雅博古多能好鼓琴每焚香
撫弄翛然有塵外之想然不善與時俯仰竟爲
邏者所中而失官云銘曰
京城東南高村里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告德
來世刻我銘文

明故靜菴張公墓誌銘

靜菴張公諱肅字思恭當成化六年年七十有
九十二月十有七日庚申以微疾逝長子義官
昇遣信其中東平知州昂昂既得訃即日如制
棄位亟歸奔喪比至於曆入明年爲二月是月
廿有九日壬申卜者曰吉將內公柩於公配宋
氏之封而問銘於予按張氏其先世吳人居嘉
禾之桐鄉祖諱茂實娶趙氏生公考諱景春公
母曰歸氏兄曰思齊思賢弟曰思溫女兄曰某
姒公考去吳行役思賢留守宗兆某嫁杭陳善
永樂己丑來籍京師自是析爨淪殞公乃買地
去都城迤南十里河曰安德鄉即原爲墓序葬
父母兄弟大興奠居自公肇矣公爲人恬澹淳
謹開產治生雅有方法又能處豐以儉貲用就
裕諸子守師趨指日加參焉中年入宮失儷志
存貞亦竟推家義官而以學成己志諉之東平
東平既請舉將得位乃曰吾願畢矣性頗好詩
似有以解居常手卷咏適倣户息想靜菴之號
有曰來爲公娶宋氏足稱公配繼宋者楊氏次
戴氏其出曰昊東平之季也凡三子三女長者
曰永貞適馬政其次永福適王讓又其次永祥
適毛睿睿讓俱錦衣衛百戶云銘曰
張初吳徙昆季侍父京城胥宇有耀厥世自靜
菴啓維丘杯土人莫我侮

明故樂閒先生羅公墓表

南京有隱君子稱樂閒先生者姓羅氏諱衡字
景伊成化六年年六十有九告卒其子中書舍

人麟解官南歸卜以明年辛卯從葬屬西之鄉先塋兆次公友竹軒徐先生者以麟過予請曰景伊少負奇質塾師金巨川異焉少長受經於盧爲巳顧仲衡學舉進士以父命弗試鴻臚少卿潘賜名能知人重惜不巳將强起之不爲動巳而兩親遘疾旣不時愈母服甫禫而侍父風痺臥起與俱者十數年患者幾忘病苦比處喪儀稱而情過觀禮者悲之生平篤於擧義若命於官斧局產弟恭出繼世父居北京女弟青蒨錢氏無出以死歲月勤恤虛不顧家宗戚孤嫠隨分周濟所經收養嫁娶殯葬者多可指數按作傳染雖門災之家亦不爲避賴以全活者凡若干人嘗游浙西共濟者擴其白金人口物在舟舟在與在訟當得之曰非不之知吾蓋隱其盜名耳其人感愧竟歸本金賢聲籍甚名輩願交如史公謹金文鼎謝孔昭諸勝皆不靳折行焉後進被奬爭相趨附而撫納之際恭遜彌加頗嚴疾惡所遇歷小不輕規方人目以介矣而



受之家有堂構樓居顏以壽梅夢萱挹翠之名名公卿士形之咏歎蔚乎篇章可據而傳也又曰羅徐俱自吳徙旣通家又止里相比某與景伊性頗近似某直景伊介謂士必勵志於物物植者竹性直而松體介故某名軒以竹景伊以松焉西崦將逼諸子旣立遺世存想琴奕詩酒得趣忘形故又更號曰樂閒云其所著名松軒樂閒集者言志也又曰童而游好壯而睽違老而懷思前後垂六十年中間嘗一會晤景伊所就旣成不易齊於有位生已無及乃今溘先朝露不有所託曰余以悲無益矣嗚呼貧不祿且蚤死易地皆然以顏頑禹世無孟子誰其信之史錄獨行載曲藝豈非不沒人之善乎竹軒先生直氣棘棘禮於公卿予所嚴事者使言或倍尚誰徵邪且予嘗因竹軒覩公文章字畫亦旣屢矣公子瑨將進士誼予中書麟又獲接交焉心迹家法之妙有如此者巨麗大書不愧矣乃若其世則畧之者已備僉憲吳興王公幽堂之

銘云

明故謝君墓誌銘

謝君諱績字世懋初號靜可學成因所居有王城之山更號曰王城山人其先宋經畧使鞅自會稽謫居黃巖九世入 國朝諱溫良世稱孝子者避地元季晦迹定居桃溪桃溪今隸太平君孝子曾孫也爲太平人大父諱原參儀光林下名泉石翁標白本懷父諱性全贍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雅志家法故號友松友松再娶皆



陳氏省復君母兄也省登甲戌進士兵部員外郎令知寶慶府復丞世其最季者濟君諸弟也君於學師父友兄弟貫徹爲經實際爲緯弗正行弗任以組織人詭以古迂雖屢弗恤也畢竟智者不能不踺之嘗就有司試者七不合擬令必合追期忽病病革遺言寶慶云仕當先然完名未及試五日竟不起年四十有四娶張氏出一女幼未有歸友人高廷美輩殯之杭郊訃達從兄世達扶護以歸 故孝友後母無出事不遺力與寶慶出 廿年各再歸省會即姜被夜談幼弟孤姪撫同所出族里孚服每以愧君爲畏諸從游者若從子令翰林編修鐸字鳴治鄉進士施槃其顯者製作有王城山人集吏官李賓之序之曰君詩初出入盛唐盡流麗之妙晚更步趨少陵其感時興物之意一出於正詩家曰不誣文選員外郎黃孔昭君知己也狀君之行甚悉旣追許其致用必効有可觀者天惜其卒困死以科目於乎予嘗謂古科



目人才未任尚有眞材世遠人嫌使如君者竟至此極抑君命當然邪可悲也已初寶慶且入覲本圖會君淛上遽意哭君之死廼命子彩後君卜用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君前山之原嗚治曰先師之墓宜得子銘爲之銘曰

生也淋壽而轂我匪跼奚其梏誰其欸天詰虐酷

類博稿卷之十終

# 竹巖集十八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柯潛撰

清乾隆刻本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潛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流風餘韻，蔭暎玉堂。嘗就後圃結清風亭一區，手植雙柏，數百年傳為古蹟，即所謂柯亭學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號，得入

御製臨幸翰林院詩，其名益著。惟文集乃傳本甚稀。據集首董士宏序，則原集在嘉靖中曾經刊版。然今福建所採進者僅屬鈔本。又據康太和序，知當時已多闕佚。今則并康序中所稱記孟氣序懸樂等作，亦俱未見。殆更為後人妄有刊削，彌致散亡。鈔錄亦多舛誤，彌失其真。今就是集所存詩文各一卷，重為訂正，并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中錄詩十首，文二首，為補遺一卷，附綴於末，以存梗概。其詩沖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蓋其時何李未出，文格未變，故循循軌度，猶不失明初先正之風焉。

# 竹巖柯先生文集序

自余束髮游庠時則聞莆先輩竹巖柯先生以掄魁官宮詹學士清德邃學流譽詞林私心實切嚮往比承乏翰苑咨訪故實見翰署之後有亭翼然曰柯亭有栢蒼然



曰學士栢徘徊瞻眺想望依依令人欲執鞭以從無由也歲癸丑其從孫司徒郎在告奇純氏余友也摟簡入京師以竹巖文集見示且屬以序余受讀而卒業焉其爲詩冲澹清婉不落畦徑庶幾登陶謝王孟之堂其爲文平妥整潔不事浮葩艷藻佶屈聱牙之習而風神氣格逈出凡近中間如陳情疏復郡侯書與夫記盆魚序愚樂等作尤見其主持倫常翊扶世道挽正風俗視媕阿脂韋以譁世取寵者



自較然覽者不必生同其時已可想見其人矣蓋公之生也實鍾八壺之秀大魁之年玆山先鳴其繫於莆者匪小令少需之遘泰逢陽翼輔 昌運其建樹必大可觀而官不過宮詹壽僅踰五十謂非數

爲之阨哉雖然公之聲華節槩載
諸　國史郡乘耿耿如存其不朽
者固自有在是集雖闕逸尚多然
鳳凰芝草以少爲瑞固知其必傳
於世無疑也奇純氏積學礪行克
世其家而蒐遺訂誤是集之傳實

賴之和生也晩步驟未能𨇾敢序
公之文哉特以鄉邦後學仰止之
私得附名其末爲幸云爾集凡十
八卷詩四卷文十四卷
嘉靖甲寅五月之望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
郎前掌翰林院事侍講學士春坊
諭德同修　國史會典邑後學康
大和謹序

竹巖柯先生文集後序

明興掄魁天下學士大夫仰之以爲異人者有如蕭 竹巖柯公予竊景慕久矣逮領符萊郡謁鄉賢祠公神盖凜凜然訪其家從孫希齋先生則先君同進士也因獲讀公集及吾師礪峰康先生首序益想見其爲人從而嘆曰公沒幾



何年遺文猶閟弗顯表章先哲非有司事哉乃捐金以佐鋟梓旣成士弘謹拜稽首綴于末簡曰昔者劉文安公評論東里芳洲之文東里若清廟九室寶瓚珠璺陳列就次玄酒黃流迭祼而可以爲古芳洲若森山喬嶽一舉千里長岡作郡短壟作邑而可以爲傑然則公文

其古歟傑歟愚不敢僭評則旣反覆展玩而覺之古也而非迂也傑也而非奇也蓋砥舫炳業體物賁藻吐之裕如晷無摸擬之勞纖弱之態偉乎鉅儒之備謨宗匠之貝規也其及第十年遂柄南宮文衡得士陳士賢拔第一歷官詹翰林學士握院篆兩教李文正林文安諸



公皆名臣前是被 命主試應天府過維揚有舉子暮夜投遺公付有司置于法鄉會程式之文士至今誦之每大篇出重於鼎呂故京師有柯家文章之稱隣郡柄貂氣焰薰灼欲得公一言竟不可致其文價之重似此內閣李文達公欲引其事薦海內外咸欝具瞻之望使

天假年以其文輝華綸誥藻飾禮樂足以弁冕於　先朝竹帛於來世雖文違菝之尊美矣抑予猶幸其立言者固在也夫翰苑爲司馬公孫冕董班楊淵藪而於公手植雙栢亭亭百年護愛之而曰學士栢栢且爾況文之美以愛以傳乎是集詩若文凡十八卷實希齋先生編校希齋先生謝病還山且三紀藩墻賓筆一意著作最關世教者有宋史新編二百卷其源委蓋有愛云

嘉靖乙卯春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勑整飭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前守興化郡晉陵董士弘謹撰



# 竹巖集目錄

## 第一卷

### 五言古詩

送編修黃仲昭赴湘潭知縣
對盆荷懷王廷貴學士二首
題張司業所藏陳大亨山水圖
烟寺晚鐘
漁村夕照
城西宴集分韻得菊字
竹巖清會分韻得故字代作
送仲弟邦紀任通州學正
題文魁叔畫蘭圖

### 五言律詩

送編修章德懋赴桂陽州臨武知縣
送檢討莊孟暘赴桂陽州判官
送翁侍郎赴衡州太守二首
謝給事孔公恂惠菊二首
遊靈雲寺
秋日漫興
題盧侍御榮績山水圖

題陳王事崇謙山水圖二首
遊梁溪
重遊梁溪二首
題林深伯商泉讀書室
竹巖六詠有引
貧樂軒爲何氏題
遊龔山寺
辟支巖
箕陽月波亭
挽太僕少卿金輔伯

挽括蒼周德儒處士
五言絕句
暑雨鳴荷
清風動竹
月林清影
菊圃餘芳
舟次桐江柬士華兄
梅
題許禮竹
第二卷
七言古詩
讀宋陳忠肅公傳有感
石鐘山
松隱巖
仙溪龍華寺
對雪作
題司業吳會川瀟湘夜雨圖
天風海濤圖
山水圖爲兵部郎中王恕題
鍾山射虎圖

牧牛圖
綏溪秋月爲工部郎中林時讓題
玉湖霽雪同前
隔竹敲棋爲鄧封君作
菊屏秋色同前
題四景
題吏部員外郎鍾景清古松圖
題夏太常竹爲御史鄭孔佐
畫竹爲袁指揮作
題鍾景清所藏過廷章薔松時鍾君以吏部

郎中擢閩叅政賦此期之
題莆蔔四景爲陳詹事兄作
題山林圖送林伯安還鄉
張祖年友翠軒
題士華兄竹
題夏太常竹爲國子學正蕭士高
畫蘭爲鄭孔瑞題
吟室盆荷
江樓晩眺圖
題僉事王驥竹梅百雀圖

伯牙撫琴圖
謝人餽荔

第二卷

七言古詩

蒲弄草堂
驄馬行春爲福建僉憲李顒作
贈李揮使
江湖取友歌
送長城蔡宗獻還莆
送都憲王世昌巡撫大同

送南京戸部郎中翁世用
送郎中王弘璋歸省
涵江叙别圖送知縣王玉入覲
送道士葉文慶還五年觀
送教授劉震還閩里
送莫宗元赴太平府同知
送巡宰鄭孔瑞之粤
送湖廣僉事鄧鍾英
送洗馬楊璡新省祭
送劉襄赴寶慶教授

送黎舉人還家
去思歌贈姑熟唐知縣
寄邦紀弟
壽林澹軒學士先生七十
哭同淵弟
來薫樓爲林尚訓作
世德堂爲胡謐進士題
梅竹雙清爲王氏題
歸田樂
題御史傅實進士畫像

題夏愼學詩後
古埢泉源爲鹽山令林維盛題
風木慈烏圖爲李侍御晃題
壽萱堂爲城東顧彥眞知事題
飲洗馬楊維新宅
挽贈安人劉節婦
烏石松濤爲陳廷威作
梅峰霽雪同前
送侍御嚴宗源
送處士吳祥著還莆

第四卷
七言律詩
遊普恩寺
和翁修楊維新天壽山道中作
謁陵途中作
重遊松隱岩二首
夏日遊西湖四首
遊甕山圓靜寺
燈夕宴同年陸孟昭秋官宅二首
題李侍御庄上
六月望日 賜玉桃作
裕陵挽詞和劉主靜先生韻
題山水圖
早朝雪中作柬曾川廷貴二內翰
歲暮
睡起
柯山人來云父親七月二日到家連日與客
會飲詩以志之
和周文玉除夕
和周文玉人日

喜弟邦紀至京
與弟邦紀夜飲
休菴爲大司馬王公題
題方廷獻西軒
涵江書院爲陳暄太守作
送行人司正邵震使安南
送燕都事
送宋儒僉憲考績還江西
送錢學士使安南二首
春夜餞別則源兄還柯山二首

送士華兄還柯山二首
送侍御王廷用擢四川兵備副使
分得玉堂講學題送張廷璽員外赴南京刑
部
送南京戶部員外郎林原楧先生致仕
送張璜太守赴太原
送鄭思恭赴蒲圻訓導
送進士鄧珙榮歸
送教諭林克廣先生致仕還莆
送王世用還歷城

送林彌贊赴餘姚訓導
送進士錢景通赴青州推官
送王訓導赴廬州經歷
送葉茂高赴廣昌知縣
送林允飛通判紹興
送侍講陳秉中掌南京院事
贈別封編修尹公還鄉
送湯生還吳中省墓
送戶部員外郎林長茂致仕還莆
送澄一清和尚還天寧寺

題太常少卿陳公錫草堂
分題賦得遊原仙隱奉壽尹侍讀尊甫先生
題陳可晦先生龍塘清隱卷
贈崔知觀
次韻寄綠野朱廷聘
次韻寄題士華兄別墅
無題四首和李義山
挽永新伯許成
挽漳浦陳松菴處士
挽靈濟宮邵以正眞人

挽吳時耕
挽黃惟鯤
挽建安朱文魯節判
七言絕句
五月二十日奉　東宮令旨代作石榴
客中九日
閨情二首
三月晦日作
題沈暉進士畫
題畫送陳公輔歸毘陵

題畫爲編修鄭逵夫作
水亭聽雨爲劉貢士題以下五首同
秋林停車
携琴步月
斷橋喚渡
棠梨白頭
梅茶山雀
題小景二首
題竹贈晉江柯秉上舍
夜夢家中盆梅盛開
雪中見梅花
第五卷
經筵講章
進講尚書
進講孟子
疏
辭日侍經筵疏
乞貸翰林院編修章懋等疏
陳情疏
議



議先賢熊禾復內閣先生
第六卷
序
春闈倡和詩序
會試錄後序
城西燕集詩序
贈御史應公陞南京大理寺丞序
竹巖清會詩序
送陸君廷治還鄞縣序
都門别意序
送考功主事楊君還莆序
贈徐學正序
贈知縣王君之淄城序
送泰州學正劉王義詩序
士林詩選後序
第七卷
序
贈陳君以道之任武邑序
送通判林君永羆赴任紹興序
贈韶州同知方君序

贈南京太常少卿陳君序
贈貴州叅議翁君序
贈大理寺丞吳君序
送同年周君本澄序
送安州學正宋君序
贈浙江叅政何君序
送黃門潘君使琉球詩序
贈戶部員外郎林公致仕序
送兄士華入蜀序
送試僉事陳君序



## 第八卷

### 序

送廣東布政使陳公致仕序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送司訓盧守道先生致仕序
贈司訓吳君繼學序
送陳君貴賓赴雅州學正序
送福建按察使張君序
送莆田知縣張君序
送陳李二生還金華序

送馬生歸德州序
送湖廣僉憲黃君廷儀序
和氏族譜序
句容曹氏族譜後序
送林廷榮赴南和教諭序
賀楊氏子加冠序

## 第九卷

### 序

送南京刑部侍郎廖公序
送鄭大尹序



送表兄戴君文弘之任序
送李景淵知潞州序
送王懷德僉憲序
贈副綱僧玉峰序
贈兵部郎中吳君天錫序
贈湖廣叅議曹宗衡序
恩榮三世圖詩序
贈福建僉事牟君序
瑞安知縣邱君赴任序
送大理寺副王君致仕序

第十卷

序

送林澹軒先生致仕序

贈廣州知府李君序

贈高地官赴南京序

贈陰陽訓術盧弘禮序

壽全歸應公百歲序

壽徐母吳孺人序

壽陳母蕭孺人序

太常少卿致仕陳公挽詩序



封刑部主事薛君挽詩序

海陽許西疇挽詩序

送岑溪教諭曾尚質序

送順德教諭黃君序

送浙江督學憲副劉君序

金牛思阡詩序

第十一卷

序

賀學士錢先生榮滿詩序

贈封司封主事張公南歸序

松菴居士鄭公受封序

愚樂菴詩序

嘉忠錄序

贈都督僉事翁公序

贈監察御史宋君序

華陽八景詩序

黃孺人壽詩序

教授黃先生挽詩序

金門述職序

五馬行春圖序



第十二卷

記

重修撫州府儒學記

思慶堂記

武昌府儒學進士題名碑記

重修蔡忠惠公墓記

重修慶陽府儒學記

重建光澤縣儒學記

鈍軒記

詒穀堂記

江湖清趣軒記

綠疇軒記

風木圖記

鼠記

移竹記

盆魚記

改建李忠定公祠記

第十三卷

傳

封大理寺評事方公傳

螺江吳氏二先生傳

樸菴林先生傳

韋軒林先生傳

贈翰林編修陳公傳

鄭處士傳

第十四卷

墓表

修孝王處士墓表

封太安人甘氏墓表

贈孺人顏氏墓表





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毛君墓表

河南道監察御史伍君墓表

第十五卷

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墓道碑銘

刑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誌銘

封太常寺博士熊公墓誌銘

大理寺左評事井公墓誌銘

處士楊公墓誌銘

三山黃君暨配林氏合葬誌銘

第十六卷

誌銘

亞中大夫撫州府知府林公墓誌銘

桂處士墓誌銘

直菴柯先生墓誌銘

賀斬墓誌銘

東洲林先生墓誌銘

壽光知縣楊君墓誌銘

鄉貢士王君時暉墓誌銘
監察御史龔君墓誌銘
第十七卷
誌銘
監察御史劉君世亨墓誌銘
誠意齋賀處士墓誌銘
工部局副邱君邦禮配陳氏墓誌銘
鄭母貞一孺人祁氏墓誌銘
叔母孺人何氏墓誌銘
亾弟雲莊處士墓誌銘
黃母陳孺人墓誌銘
張母柯孺人墓誌銘
第十八卷
說
曹氏二子字說
朱應宇志勤說
贊
拙菴贊
彭學士先生贊
考功郎中蕭元衷進士書像贊



深隱老人書像贊
祭文
祭張姑文
祭大父桃溪公文
祭監察御史鍾同文
祭柳東方先生文
祭封通政司參議劉君文
祭監察御史劉世亨文代作
祭赤石墓文
哀辭
涵江林移軒哀辭
倪汝敬哀辭
封孺人楊氏哀辭
書
復潘太守書
雜著
題李太僕詠梅詩卷
題王孟端畫山水
硯銘
補遺

贈浙江徐童子詩
遊囊山寺詩
重遊芝山詩
廷試策
謝恩表
族譜引
附錄
行狀　吳希賢
誌銘　萬安
祭文　李東陽

像贊　彭韶
梁溪勝會詩序　陳音
遊文峰巖詩稿跋　吳希賢

# 竹巖集卷一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五言古詩

### 送編修黃仲昭赴湘潭知縣

朝上金鑾坡碁陳忠悃詞感茲恩寵蕃報德安可遲
聖明擬姚姒直道詎肯遺重念湖湘民連歲遭困饑
遂令禁中士去去蒞瘡痍天寒歲華晚脂車向南馳



淒風起遙漢積雪明層陴去就奚足論所貴心不移
勗哉依終始節庶以慰我思

### 對盆荷懷王廷貴學士二首

炯雨初弄晴盆荷亂抽葉忽見兩三花似與故人接
清氣泛牕櫺幽芬滿衣袂散步下庭階賞玩意殊愜
何用若耶溪酣歌停蘭檝

其二

故人別我去空齋久懸榻何爲寄塤篪人生少歡合
見此盆中花問之不能答延首望層空長風起蕭颯
何日能重來金門同獻納

題張司業所藏陳大亨山水圖

霜紈不滿丈烟嶂何千峰瀑聲瀉絕壁雲光動遙岑
江村迷遠近芳樹蔚以深歸棹晴川夕隱隱滄浪吟
對此坐終日滿室生幽陰余意在邱壑因之諧夙心

烟寺晚鍾

禪宫鎖寥閴一鳥幽不鳴烟凝暮山紫萬壑皆鍾聲
隨風渡江渚數里猶鏗鏘野客破殘夢悠然孤興生
題詩付歸鶴寄與山中僧

漁村夕照

十里江上村殘陽有佳景蘋風吹斷霞歸鳥飛與並



漁歌遠近聲烟樹參差影白首忘機人閒情寄高逈
一醉臥黃昏蘆花滿孤艇

城西宴集分韻得菊字

委巷寡塵鞅端居念幽獨幸此儒林英迴車訪茅屋
眞意各忘形爲我置信宿鷄黍亦相歡何須厭粱肉
晚秋天宇澄露下氣已肅携手步空庭悠然見佳菊
豈謂淡無姿幽貞諧所欲展席面芳叢開樽薦醽醁
醉來發長吟聊以寫心曲淵明千載人相期繼遐躅

竹巖淸會分韻得故字 代作

泠泠凉風來皎皎山月吐伊人重交誼開樽展良晤
愛此竹巖幽更闌不歸去笑語諧夙心題詩發幽趣
吁嗟塵土人當杯恣歡醻偶因乾餱愆輒起風濤怒
我曹契斯文披肝見中素交道貴相忘寧論新與故
偉哉歲寒心相期永無斁

送仲弟邦紀任通州學正

旭日耀層漢輕風吹碧漪行程渺何許征馬焉可羈
當時送歸客中懷亦悽其況此骨肉親胡寧不傷悲
強持一樽酒爲汝陳規規去去登泮學冠裳肅威儀
履席坐淸晝橫經講軒羲愼勿嗜粱肉飮水足忘饑
勗哉繼前哲庶以慰我思



題文魁叔畫蘭圖

叢蘭被層阿浩露濯其英幽意識者寡含香雜荃蘅
疎篁亦古色相依堅素盟君子玩佳植勵志思有成
所履皆腥穢對此顔色頳願言保貞素允矣揚德馨

## 五言律詩

送編修章德懋赴桂陽州臨武知縣

獻疏黃金殿英英志不回遷官無媿色治邑有餘才
黠易臨溪閣橫琴坐石臺閒情幽賞絕猶似在蓬萊

送檢討莊孟暘赴桂陽州判官

鍾聲催曉騎寒色上重裘笑別鵷鴻侶遙臨山水州

直言非不用高志自難酬公暇閒吟處風清月滿樓

遥翁侍郞赴衡州太守二首

西風驚別意落日滿秋山愛國心常赤憂民鬢欲斑

節高星斗上名在鼎彛間暫向衡陽去行看又賜環

其二

草就匡時疏英英氣似虹立朝眞不忝得郡未爲窮

人笑謀身拙天知報國忠憐余素餐者長自愧高風

謝給事孔公惆惠菊二首

風霜搖落候惟爾尙高標有草皆先秀無花更後凋

寒香薰醉袖淸氣滿詩瓢欲共陶公賞飛魂不可招



其二

東魯文章客分根及草堂霜淸香有韻露冷淡無粧

人愛看孤節天留殿衆芳爲渠吟太苦羸得鬢蒼浪

遊靈雲寺

朝回天尙早騎馬到巖扉澗水流花去山雲載鶴歸

和羮芹葉嫩薦酒蕨芽肥適意坐來久空嵐吹滿衣

秋日漫興

莫謂茅齋小能容書五車字嫌多類俗詩欲自名家

湯冷爐無火籬香菊有花忘言成久坐寒日滿牕紗

題盧侍御崇積山水圖

遥山不可極佳氣日氤氳老屋涵靑雨晴牕度白雲

樹臨沙嘴盡泉到石稜分皓首淸閒者長吟送夕曛

題陳主事崇謙山水圖三首

危橋通別墅深竹隱柴關醉卧花間石吟看鳥外山

半溪流水響一塢白雲閒回首東華路從教鬭鬢斑

其二

秋光何處好都在野人家和露朝餐菊分泉夜煮茶

風淸天髮嶺溪淺月籠沙此景無人共閒吟步落花

其三

隔岸孤村遠臨溪一徑開有山都積雪無處不逢梅



地僻多詩景年豐富酒材敲門驚睡起報道故人來

遊梁溪

何以消煩暑臨流坐石苔塵教風掃去杯付水傳來

一鳥鳴芳樹羣魚戲碧苔淸懷浩無際欲去又遲回

重遊梁溪二首

酷愛梁溪景三旬兩度過芳樽從爛熳長日此消磨

石氣生靑雨泉聲透碧蘿吟詩有高興直欲倒陰何

其二

避暑芳林下流觴碧水邊菹抄香藻嫩膾切錦鱗鮮

雨氣凉巾袖鶯聲替管絃酒闌天欲暮醉倚白雲眠

題林深伯南泉讀書室

故人在何處借榻梵王宮燈影秋雲裏書聲曉磬中
山深飛翠雨花暗度香風莫怪林泉僻雲霄有路通

竹巖有引

余承召將赴闕賦詩十二首留竹巖中以謝山靈使知余進有　君命非酣豢乎富貴者他日來歸不至却回俗駕爾且錄一卷付之行囊將朝夕覽觀以無忘乎初志也

雲山元秀好草木漸蕃苞徑陡斜開磴簷疎旋補茅
穿渠侵蟻穴移樹帶禽巢最愛巖前竹分陰上枕坳



其二

蒴屋經年葺柴扉鎮日開竹蕃多迸笋梅古半生苔
窈窕行春徑高寒步月臺風光有如此便欲賦歸來

其三

物外羣喧寂山中四美兼列兒看畫譜教僕認詩籤
籬菊香薰袖庭松翠拂簷吟餘無一事高臥等羲炎

其四

滿園紛翠黛無地寄塵埃鶴趂春遊去雲隨曉釣回
奇花分品種名果着行栽更欲移椿桂交加蔭石臺

其五

眼前無長物便覺地寬閑夜月涵清夢春風上醉顔
牖刪當戶竹要露隔溪山只爲吟詩苦年來鬢欲斑

其六

天造羣峰秀還添一水奇賞心殊未厭赴召不堪遲
借月看梅塢留雲護竹籬更教雙舞鶴管領舊題詩

貧樂軒爲何氏題

我愛何君子淸貧白屋居葵香和露煮韭綠帶雲鋤
懶作投人刺閒抄種樹書長年不出戶碧草滿庭除

遊覆山寺

下馬松關外行行過虎溪鐘鳴知寺近雲暝覺天低



斷澗流泉澀平岡古木齊何時謝塵鞅此地卜幽棲

辟支巖

攀雲凌絕頂一望海天空野色斷橋外鳥聲高樹中
烟凝芳草碧苔襯落花紅萬慮都消却長歌送暮鴻

箕陽月波亭

不到箕陽久高亭今又新有牕皆面水無處可棲塵
苔古蝸留篆波空月近人夜深不能寐風露滿吟身

挽太僕少卿金輔伯

我憶金先輩翛然梧竹姿青年曾染翰白髮尙工詩
人共江山老風連草樹悲淒凉三徑裏孤負菊花期

挽括蒼周德儒處士

休休林下客心事付沙鷗有子宛應足無官生不憂影寒蘿逕月香冷菊花秋悽絕懷人處斜陽獨倚樓

五言絶句

暑雨鳴荷

水碧欲生秋荷清不知暑扶醉倚孤蓬湖心聽疎雨

清風動竹

適意步廻廊長吟看修竹商颷何處來吹墮半窻綠

月林清影

灝氣涵蚤秋月輪出東嶺林下悄無人行吟弄清影



菊圃餘芳

露下着寒英霜繁見孤節采掇晩歸來餘香未消歇

舟次桐江柬士華兄

艤棹嚴灘下相看兩弟兄溪風與山月都是客中情

梅

清絕無人處幽香飛滿林一輪溪上月長照歲寒心

題計禮竹

翠烟滿絕壁春風吹不乾娟娟含玉色千古照人寒

竹巖集卷十一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七言古詩

讀宋陳忠肅公傳有感 公諱文龍

胡塵捲風天地黑胡騎長驅淮南北匡山孤主知在無一夜愁心偏頭白丈夫恥作負恩生舉手擎天天巳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遺功勛成龍虎可羈



不可擾怒氣吹入山亦倒君臣大義心自明白日青天懸皎皎嶺海間關草樹寒四顧無人雙淚墮國破家亾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埋不爛萬丈虹光燭霄漢我懷往事悲復歌凜凜英風髮絲亂

石鐘山 在九江湖口縣

巍乎高哉石鐘之山不知幾千丈但見峰巒如削壁兮突兀巉巖倚天上陰晴變化忽殊異出没風雲有奇狀大孤小孤不可與等齊兮五老香鑪屹相向龍盤虎踞誰其使然兮謂是天作東南一藩障長江浩浩從西來疏派銀漢勢豪壯山根石罅搏風濤劈鬣

歌鐘出深浪大音閣碧兮舞幽壑之潛虬小音嘈吰兮徵逢汀之漁唱馮夷海若紛雜沓兮驚聽廣樂奏釣天不似人世尋常鼓盆盎古來騷翁韻士多品題坡老文章獨官樣懸厓石刻光騰星斗間見物護訶至今尚無恙名蹤異跡天下所無兮比之方丈蓬壺豈多讓兒有濂溪無極翁栗里陶元亮故居遺址皆在其左右兮流韻餘風可慕尚嗟我不得往遊觀兮凝睇遐天常怏怏縉雲大夫亦是山中人玉雪襟懷出塵鞅別家十載客京華魚鳥烟霞誰主張君當歸去覓舊蹤別作丹樓翠閣臨青嶂可以招鰲背之仙



坐詩壇之將我將買棹乘風徑造其間兮日日從君發長吟酣春醸醉時同上最高峰一覽乾坤氣捲滄溟漲

松隱巖

大山巍巍插天起小山參差如聚米長風吹我上高峰一眺乾坤三萬里禪房草木深復深危簷滴露生春陰白雲滿地石甃古老鶴一聲山月沉松牕坐久轉清悄詩思撩人不知曉我欲此地卜幽棲須待他年濟時了

仙溪龍華寺

寶幢山下烟霞古老樹如龍欲飛舞花氣薰成五色雲泉聲散作千林雨我愛溪山事事幽錦袍醉踏東風遊題詩淨掃巖頭石把酒還登竹外樓空門自與人間別夜榻焚香臥清絕明朝長嘯拂衣歸閒却溪風與山月

對雪作

去年臘月江南村梅花如雪飛紛紛今年飽看京城雪色比梅花更清絕繁絃急管是誰家流蘇帳煖傾流霞何如金馬門中客瓦鼎敲氷開煮茶玉樓稜層銀海動自笑書生能忍凍漏聲催就碧牕眠一夜寒



光照清夢

題可棠與曾川瀟湘夜雨圖

君莫說西江山水奇我莫說閩南好邱壑相逢且看畫中山與水瀟湘雲漠漠雲飛吹雨風濤惡客船盡向汀洲泊苦竹岡頭泣鷓鴣青草湖邊舞蛟窟雨岸人家浪打門夜半驚呼睡難着床床屋漏布衾寒欲走高厓泥沒脛我將誅豐隆濰海若坐令雲收雨不作積陰披攘見寥廓拍天巨浪忽銷沉陽光下照羣生樂君當就我破芽廬歌頌唐虞相對酌

天風海濤圖

醉登崑崙峰俯視寰瀛水馮夷怒觸陽侯驚雪浪銀濤拍天起壯如函關赴敵兵萬騎突出鏦刀聲又如雷公驅律令萬里轟轟天鼓鳴乾坤都入秋毫小灝氣冥冥失昏曉嗚呼風停浪靜會有時世事更翻幾時了

山水圖爲兵部郎中王恕題

玉堂清署春風前焚香看畫皆神仙畫中風物得真意峰巒隱約生雲烟大山如龍欲飛去小山盤盤如虎踞奔流一道破山來散作濤聲滿江樹遠村微茫三兩家古渡無人橫斷槎近村茆屋蔭榆柳門前沃



土饒桑麻別有高亭向洲渚斜日滿簾水會岳滄波浩浩欲吞天蜃氣昏昏變成雨初疑匡廬山下落星灣又似洞庭湖上之君山瓊宮貝闕倚霄漢無乃蓬壺方丈非人間我生慣識山中樂隨意雲樓與山閣故鄉一別今十年石洞梅花幾開落臨圖忽憶舊遊踪便欲沿溪上卯壑此身許國未應歸回首江天雲漠漠

鍾山射虎圖

壯哉非熊亦非羆胡爲來此鍾山陲舉頭爲城尾爲旂向人一嘯陰風悲金陵年少不敢射萬騎聞聲俱辟易中貴單公勇無敵眼中見虎如見石獨騎生馬出林梢笑挽強弓發雙鏑一發中其胸再發中其腹須臾虎死負虎歸道傍觀者猶動色昔時射虎裴將軍意氣高薄秋天雲公今繼之號雄武讀書況復能知文安得如公千百輩萬里橫行清塞氛

牧牛圖

千山萬山春雨收遠村近村烟草稠田家牧兒朝放牛穩騎牛背如乘舟溪南兩牛俱列犢食飽相依卧山麓溪北兩牛不畏人日暖沙頭戲相觸昔年縣吏督租嚴作程民日苦饑牛苦耕今年屢下詔書征稅



薄民有餘閑牛自樂牧兒亦解知帝恩拍手唱歌度林壑歌聲徹雲雲漠漠

綏溪秋月爲工部郎中林時讓題

秋天何處多明月延綏溪長水清徹灝氣逸酒牛女墟寒光直射魚龍穴林君家近城東樓湖山佳與常悠悠良宵見月不能寢放棹便尋溪上遊于今久作金門客纓冕留人歸未得小閣低簷不滿尋夜夜閒牕坐寥閴兒影還來照醉魂只欠溪聲與山色

玉湖霽雪同前

長湖浩浩寒無潮夜風吹雪聲蕭蕭平明日出耀晴

彩萬樹瓊花猶未消湖南畫舘松篁裏錦帳氍毹人未起湖北朱樓翠幙深獸炭紅爐酌香蟻竹籬茆屋是誰家瓦鼎敲氷自煮茶布衣多年冷如鐵蹇驢隨處吟梅花笑渠富貴總塵俗一味清寒貧亦足

隔竹敲棋爲鄧封君作

綠陰門巷何迢迢日午簷頭蒼雪飄手談偶發橘中叟不是機心猶未消坐來適意惜日短主人忘形客忘返到頭勝負置勿論一笑相看遠山晚

菊屛秋色同前

薄寒著人秋欲老粲粲籬花顔色好露香霜艶滿園



屛不肯凋零隨百草錦袍人是地行仙林下相依晩節堅好懷都付一樽酒醉和陶詩三百篇

題四景

石屋沉沉春睡足花陰靜轉闌干曲一雙好鳥何處來數聲啼破千山綠閉門著書今十年兎頴半禿藜牀穿纈藜光夜覚誰識擁膝長歌梁父篇拂衣欲掛扶桑樹豈合青山久留住風雷忽起卧潭龍我亦攀鱗上天去

其二

萬頃烟霞護深壑地空無塵倦揮麈屋山流過斷橋西知是荊簷夜來雨松風滿耳吹泠泠潭花撲硯留殘馨詩成草徧芭蕉碧餘興捲入蓬山青午凉拂拭簟氷卧八翼天門欲飛過隔林忽有採樵歌響徹聰樵驚夢破

其三

落紅滿地無人掃碧梧枝頭鳳棲老瓦盆昨夜新酒香一吸千鍾玉山倒渴思欲吞滄海波細雨小寒生綠莎縱歌拔劒時起舞氣岸直與秋天摩一朝翻飛向天闊江心空鎖魚龍穴五雲回首舊遊蹤閒却溪風與山月



其四

黃冠使者行令急玉龍戰退玄冥泣敗鱗殘甲墜繽紛青山變作銀山立寒光滉漾搖坤垠千里萬里空無塵誰家酒樓恣酣唱都笑茅簷偃臥人蕋宮逈與人間別寶樹瓊花正堪折凌風跨鶴試一登高倚瑤臺弄明月

題吏部員外郎鍾景清古松圖

古云不可居無竹我云無松人更俗鍾君標格松之清晝日臨圖看不足有時邀我話襟期謂我亦與松相宜氷霜老節長自保梁棟奇材知者誰白日高堂

起烟雨回首徂徠渺何許元氣淋漓宇宙寒陰風颯
爽蛟龍舞我因物理觀世情變態紛紛令我驚與君
且酌杯中物坐待松梢紅日出

題夏太常竹爲御史鄭孔佐

清卿寫竹眞奇絕墨花飛雨寒淋漓砯厓轉石勢萬
丈半空倒挂瓊瑤枝初疑嶰谷春深見暗翠濛濛吹
滿面又疑三湘雪後看勁節蕭森耐歲寒昔年與可
探造化絕筆無人識高價東坡爲記墨君堂從此聲
名滿天下文才愧我非東坡強把霜毫賦短歌歌成
不盡圖中趣其奈清卿好手何　仝



畫竹爲袁指揮作

錦袍將軍氣如虎禁直歸來坐深府焚香看畫白晝
長怪底簷頭飛翠雨雨冥冥烟漠漠萬玉寒聲起寥
廓心清自覺戶庭空縱有紅塵無處著乃知將軍眞
好奇厭看桃李暄春曦不然如何揮金買縑素只寫
砯厓萬丈瓊瑤枝

題鍾景清所藏過廷章畫松時鍾君以吏部郎
中擢閩臬故賦此期之

紛紛畫史何太俗點染春花媚人目錫山有客襟懷
清只寫蒼松倚巖谷東厓兩株龍虎姿風前吼怒寒
飅飀西厓兩株濃潑黛高拂層雲如翠蓋遶林無數
屈鐵枝霜皮雪虐猶猗猗丈夫見之須勵節不與人
間相推移鍾君愛惜此圖如拱璧粉署尋常展寒碧
陰森雨氣發晴颸颯爽秋聲起瑤席君今持向閩南
去均此清陰及黎庶笑歌我亦太平人作詩應比甘
棠樹

題蒲萄四景爲陳詹事兄作

風

空庭晝永天風清吹動虬髯縱復橫新涼一夜卷寒
碧佳實纍纍懸水晶山人收取三萬斛釀作香醪秋



正熟一斗傾來詩百篇無心去換涼州牧

雨

漢主離宮秋草碧貝邱山中暗榛棘喜見君家紫玉
堆清露凝香濃欲滴簷頭急雨生曉寒凌亂枯藤壓
蕭閑疑是鮫人泣珠淚十日西風吹不乾

烟

日高丈五烟漸收翠色滿庭凝不流枝頭忽露眞珠
顆寒光烱烱懸清秋草龍珠帳浪誇美未必其香有
如此主人珍重不肯嘗欲走筠籠獻天子

月

風枝裊裊羅簷前玉乳離離和月懸高昌佳品不易得漢使傳來知幾年夜涼吟倚東樓杆欲摘微茫薦芳爵驚見驪龍海上來抛擲明珠滿秋圃

題山林圖送林伯安還鄉

前山盤盤橫黛綠後山峩峩擁蒼玉一泓流水抱幽村百丈懸崖挂飛瀑竹籬茅屋白雲間縈紆石徑苔花斑斜川杜曲無乃是亦似青城烏石山君家正在山之下蓬舘崇軒總瀟灑喬林六月生清秋門外尋常有車馬旅食京華五六年夢魂常在水雲邊如今喜買扁舟去舊遊蹤跡還依然素餐我亦久爲客塵



上迷人空太息送君不及隨君歸一片遊雲望中碧

張祖年交翠軒

金陵佳麗冠天下碧水丹山總堪畫張君覩之心未厭植草移花滿臺榭白雲司理晚歸來入門便覺無塵埃草含古色上幽砌花有清陰護碧苔開簾對此良自慰呼取芳樽傾一醉人說秋臺多雪霜誰識君家有春意時時灌溉汲清波只恐凋零隨蘚蘿願君刑獄亦如此勿使民寃傷太和

題士華兄竹

生平愛竹如愛玉隨處敲門看修竹可憐十載走風塵萬紫千紅總粗俗歸來喜見故園春露色烟痕真可人滿懷清思浩無際縱筆題詩如有神詩成坐聽簷頭雨却憶蒼生困炎暑甚君折取拂雲枝揮洒清風均海宇

題夏太常竹爲國子學正蕭士高

蕭君昔在山中居門前種竹臨清渠涼聲滿屋不驚夢空翠涵窗讀書年來起作京華客坐想琅玕移不得故須好事爲寫眞挂在高軒之素壁短枝娟娟不可攀天聲遂在懸崖間長枝裊裊三百丈影落滄波寒蕩漾客中對此亦足清煩襟何用淇園千畝陰



只恐一夕風雷動化作蒼龍無處尋

畫蘭爲鄭孔瑞題

岸芷非佳品江蘺亦凡草芳姿獨有水邊蘭歲晏無人香自好曉風吹葉何猗猗夕露滋花更絕奇老天豈亦妬貞色故遣深藏荆棘枝蘭兮蘭兮久寥落飽閱冰霜在邱壑我將置之五雲中看爾揚芬滿臺閣

吟室盆荷

瓦缸滿注春泉碧穀雨晴時分藕植地切雲霄雨露多抽葉如盤高數尺薰風初試花兩三葉底參差紅未酣盛夏繁開十餘朶越羅蜀錦光相涵碧筒沉沉

捲簾幙紅塵不到炎熇薄逼人幽韻天上來絕品濃
香月中落最後一花開更奇玉碗寒氷浄洗脂世上
凡情愛桃李花中君子誰能知商飈且莫吹成苟留
取仙葩伴閑寂何當喚起濂溪翁共挹清芬談太極

江樓晚眺圖

日章山人老禪伯行脚江湖慣爲客客中飽看東南
山勝狀奇觀滿胸臆揭來飛錫登皇都適神畫手誇
絕殊解衣盤礴掃縑素貌得江樓晚眺圖樓上何人
捲簾幙徙倚迴欄縱吟樂落日低啣天外山殘霞斷
送孤飛鶩鯨波萬頃涵清秋黃蘆淺渚橫孤舟潮聲



捲雨聽來急鯉魚風起寒颼颼寒颼颼竦毛髮汀樹
重重烟幾抹振衣欲跨黃鶴飛長嘯一聲天地濶

題僉事王驥竹梅百雀圖

朱門有雀飽禾黍歌舞塵深流毛羽野田有雀常驚
飛健隼豪鷹思殺汝何如憲臺之雀清復清生長成
羣皆弟兄老梅枝上時相語翠竹叢中栖不驚簷頭
一夜風雪惡竹秀梅芳豈落雀兮雀兮欣有托縱
是饑寒心亦樂

伯牙撫琴圖

君不見雍門周苦調能使田文憂又不見商陵牧别
鶴凄涼不成曲伯牙之琴出成連古意妙契羲皇前
山中浄掃蒼苔石坐倚松風調素絃大絃聲遲小絃
急虬龍起舞鵷鸞集長河澒洞瀉出懸崖顛高山萬
丈峩峩倚天立舜文不作識者稀賞音惟有鍾子期
一曲未終白日暮適意忘形歸去遲我思古人不易
得恥共今人聽箏笛囊中亦有伯牙琴不遇知音空
太息

謝人餽荔

莆中有果名荔枝君家之品尤絕奇五月芳林濯枝
雨燒空火實垂離離摘下殷紅三百顆露葉風枝猶



猗儺可人風味不自嘗却走蒼奴遠分我我嗟十年
辭故鄉歸來見此欣欲狂笑剥猩囊香滿指片片春
氷冷敲齒東坡曾誇十八娘未必其香有如此我今
爲爾一品題千載垂名繼陳紫

# 竹巖集卷三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湖　重校梓

## 七言古詩

### 蒲弄草堂

艾軒先生鳴大宋絕世文才登天縱橫經講道倡莆中別構草堂向蒲弄蒲弄山高矗天起倒影平湖三十里渡頭頻繫問奇船門巷紛紛簪珠履一從觀化去不來舊基零落荒蒼苔高林日暮鳥相語廢圃春深花自開花開花落幾今古風教何曾委塵土綿綿昔澤猶在人滿邑絃歌比鄒魯我來曾過山之陬夕陽駐馬空回頭九原之魂不可作臨風一笑雲悠悠

### 驄馬行春為福建僉憲李顯作

青驄馬三花頸金環玉勒搖玲瓏憲臺之官氣如虹揚鞭隨處行觀風朝行行兮行不止要使陽和布千里暮行行兮行且休老稚喧呼遮道留但見山之顛木之際霧散雲消靄春意民不號寒草不枯獨有豪強屏生氣青驄馬勿還朝我欲秣爾以場苗今爾馳



驅疾如颷春在閩南長不消

### 贈李揮使

海上頻年紛甲兵李侯揚波洗却妖氛清海上頻年風浪惡李侯揮戈斫斷吞舟鰐憑高一笑鳴天風纖塵不飛雲海空貫星槎度扶桑外重譯人來日本東龍陽宮闕霞光繞無數仙山青未了胸次悠悠目力逢乾坤都入秋毫小侯兮侯兮才為天下奇揮思長吟清覽詩詩成鐫向懸崖石留作閩南墮淚碑

### 江湖取友歌

鵷鶵栖一枝鴻鵠志蓬萊人生須識天下人籠攬經綸誰與語年年去作江湖遊短棹輕帆隨處留豪氣元龍欲握手雄才王粲邀登樓有時醉踏魚龍窟水月搖光照清骨有時笑上青山顛手攀玉樹招飛仙故囊有金傾買酒得意相歡皆勝友歌聲激烈起天風劍氣森寒動星斗胸中但覺宇宙寬萬物紛紛盡芻狗丈夫如此真可奇肯學尋常兒囝叟

### 送長城蔡宗獻還莆

蔡君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皇威清海宇無事年年京國遊朝上西山頂虎踞龍盤真勝景暮登黃金臺悲歌弔古天風來居庸鎮關限南北盧

滿水接黃河瓜玉泉挂長虹變島貧鰲極九重宮闕簇雲霞萬井樓臺炫丹碧眼中形勝不易得一一觀之快胸臆忽思故土天一方攬衣便上南歸航到家時節秋尚早白酒新篘醉傾倒有人問訊玉堂官老竹岩邊被詩惱

送都憲王世昌巡撫大同

王君好文仍好武按節邊城走驕虜東風三月入朝天驄馬如龍氣如虎北門鎖鑰似君稀詔書又促臨邊夷旐日邊從青瑣別英風便向黑山馳餘花照人光皎皎萬里胡天眼中小陣前催築受降城帳底閒



看出師表折衝樽俎才最優桴鼓不鳴烽火收富臣解佐中興業聖主應寬北顧憂君行君行須努力白登懸崖高百尺劖石銘功耀無極

送南京戶部郎中翁世用

今日送君君未逢天涯只在通州橋明日思君君漸遠海闊天長目力短淮山高高淮水平楊子江空秋月清好風吹帆疾如馬片時便到金陵城金陵多是同鄉友銀燭高堂歡聚首紛紛世事置勿論且酌黃花一樽酒

送郎中王弘璋歸省

楊柳西風生小凉畫橋送客傾瑶觴作官不似還鄉好況有白頭親在堂紫騮驕嘶醉時別卸鞍暮宿通州月明朝撾鼓上扁舟遠過徐揚又吳越到家時節天正寒候門老稚俱歡顏舊賜龍章回日月新裁袍錦耀湖山登堂獻壽酌香蟻賀客如雲盡珠履絲管紛紛雜笑歌此樂人生能有幾昔年我亦拜恩歸歡娛未畢官程催違養雙親又十載春雲秋雨空徘徊送君不及隨君去愁心飛挂閭山樹

涵江敘別圖送知縣王玉入覲

尋常送客車馬稀今朝車馬紛路岐王君有德能感



之相隨遠到涵江渚不向鑪頭買芳醴只酌涵江一杯水江清水碧照人寒共指君心亦如此君去朝天萬里程雪花時節到神京銓曹品藻今循吏最績如君有幾名明年三月人如雨候迎又向涵江渚只恐榮遷褒德侯東風花底空延佇

送道士葉文廣還五羊觀

五羊道士顏渥丹紫霞爲佩芙蓉冠采芝曉度白雲徑步斗夜登明月壇昨日乘風朝帝所異香滿路蒼鸞舞擲劍常教化作龍噓氣應令變爲雨故人相逢東華東開軒談笑生春風羡酒千鍾不知醉神丹一

顆能還童空中忽下雙青鳥報道瓊花開欲了振衣
便向西南歸老鶴數聲天杳杳

送敎授劉震還闕里

纔從東魯來又向東魯去珊珊珂馬出津橋烱烱霜
花照青署人生不願多得錢亦不願有負郭二頃田
但願携書向東魯日與聖門孫子相周旋杏壇花煖
鳴素絃舞雩高詠春風前況君又飽公家粟書中吏
隱眞神仙嗟我京華長作客侍從無才竟何益幾年
欲作東魯遊塵土吹人行不得因君歸去起遐矚泰
岳巖巖倚天碧



送莫宗元赴太平府同知

月華墮地鴉聲起露色涵秋劒花紫行人欲赴于湖
城短堠長亭數千里丈夫從來輕別離浩歌醉吸黃
金卮有淚不洒河橋草有情不繫垂楊枝行行須重
乎生節清苦毋嫌嚼氷雪君不見古來別駕有王祥
青史留名長不滅

送巡宰鄭孔瑞之粤

草草復草草送客燕京道九月秋草黃雁聲何處催
寒早寒風拂袖塵冥冥夕陽返照勞勞亭人生聚散
風花管官柳凋零不堪折梢子江頭促去舟蘖苦梅
酸忍分別忍分別可奈何且醉杯中之物歌浩歌後
夜相思對明月粤山萬里高嵯峨

送湖廣僉事鄧鍾英

榜中舊友人中傑荊楚觀風著奇節悠悠湖海寄書
稀只聽芳名慰離別昨來都下喜相逢老竹巖前笑
語同論心未盡十年事又促行驄踏曉風風清如水
人如玉鳥錦廻光動晴旭明朝回首重相思江樹冥
冥烟草綠

送沈馬楊維新省祭

金闕曉鍾辭玉扆歸來鄉園悲復喜堂中慈母笑相



親地下嚴翁呼不起綵衣勸酒弟兄同滿堂春意壽
顏紅還將蘋藻薦邱隴淚洒楸梧起夕風郡侯銜騎
時來會雜還軒車擁旌旆霄漢久誇麟鳳奇鄉鄰今
識文章貴親恩似海不可量君寵如山亦未償爲忠
爲孝須兩盡山林豈得恒相羊明年三月東風煖禁
柳宮花照人眼此時翹首候君來東閣延賢正開館

送劉襄赴寶慶教授

長空無雲日杲杲行人曉發都門道計程兩日到瀟
川落花滿地春風老官舍深沉碧樹間紫芹香煖苔
痕斑遺經講罷諸生退自撚吟髭看遠山有時對月

坐淸夜一種幽閑天所借君不見州縣門中塵土深
辛苦猶遭官長罵

送黎舉人還家

黎君過我茆堂夕對坐淸歌快胸臆袖中忽取行波
箋索我題詩送行客客行遙向三山去楚山暝接淮
天樹風露生寒對月時星河歷夢傍舟處到家正値
秋凉新簡編燈火宜相親淸世功名有時遇莫謂文
章多誤身君不見紫袍優寵中書令元是新豐失意
人

去思歌贈姑熟唐知縣



唐侯唐侯天下奇磊磊落落才不羈淸如閬風玄圃
瓊瑤枝燦如華星素月涵秋漪昔年承恩判莆邑排
柔有業家家給里巷全無胥吏呼縣門不放權豪入
侯今一去年已多遺愛猶有甘棠歌思侯不見將奈
何挽侯不來奈若何君不見眼前傾肥歡相親去後
有思能幾人獨有吾侯繼何武誰道今人不如古侯
兮侯兮莫戀東吳民須念莆民久延佇

寄邦紀弟

碧天迢迢雲海隔兄弟三人兩爲客汝在揚州我在
燕俱繫塵纓歸未得季弟居家百不憂日奉高堂雙
白頭有時騎馬出門去隨意東園西野遊竹巖昨夜
度風雨巖頭老竹蕭蕭語凉聲滿耳不成眠起步迴
廊重思汝嗟我年來鬢漸稀思汝不見空依依我將
謝事還山去新築茆堂待汝歸

壽林澹軒學士先生七十

澹軒學士邦之彦落落胸中書萬卷錦袍絢日曉趨
班運炬揖光晚歸院閣世昇平七十年懸弧正値小
陽天凌寒松柏翠不改破煖梅花春最先滿堂賓客
皆珠履共酌芳樽祝遐祉常應載筆上鑾坡未許懸
車歸故里碧眼瞳矓鬢未秋壺天歲月還悠悠待看



整頓乾坤了始向湖山深處遊

哭同淵弟

我家華從伯秀鍾愛汝生來尤絕奇雛鳳翩翩出丹
穴華星燦燦涵淸漪只今年纔二十九恥與凡兒作
儕友窮經誦史日孜孜把筆摛詞不停手病來猶未
廢吟哦天不憐才可奈何昨剝纔寄青泥信今日驚
聞薤露歌歌聲滿耳令悽咽生死幽明千古別吁嗟
蕭艾多蔚薈蘭芷何爲蚤衰歇竹巖夜夜驚懷抱空
憶池塘長春草夜風吹雨不成眠欲哭無聲天地老

來燕樓爲林尚訓作

我愛姑青湖上頭薰風南來吹滿樓十二湘簾捲輕碧䆫櫺面面生清秋樓中主人坐當午赤日行天不知暑滿傾綠醑醉羲皇更把瑤琴彈舜禹嗚乎丈夫生為天下奇落落長才須濟時蒼生六月苦炎熱君胡為乎猶棲遲願言及早凌風起分此清陰均萬里

世德堂為胡謐進士題

寸壤積為山涓流滙為海會稽之胡稱大家積德絫葉知幾載省元飽讀五車書後來繼武皆師儒只今孫更奇絕連城美玉千金珠攀龍跨鳳凌天起籍籍香名滿人耳一門簪笏爛相輝世應呼作鳴珂里



君不見多田翁守錢虜不留方寸遺兒孫寂寞門庭蘚塵上何如世德堂中人與國同休億萬春

梅竹雙清為王氏題

我聞王猷之家多種竹門徑蕭森清不俗又聞逋仙之家多種梅雪花盈盈美如玉今人誰繼古人名獨有王家賢弟兄竹籬茅屋獨真趣手栽梅竹誇雙清梅有芳兮竹有節共向寒天傲霜雪主人自是出塵姿笑倚高簷閱清絕嗚乎主人兮抱幽芳與梅竹兮交相忘吟香弄影不出戶水邊林下空徬徨何如擿梅調鼎鼐折竹吹鳳凰坐令四海歌軒唐坐令四海歌軒唐

歸田樂

歸田樂十年塵土今邱壑劍在匣書在囊繞屋蒼山雲淡淡有田可耕圃可蔬春雨流青滿村落日長但喜睡無營不謂茆茨生事薄有時置酒碧藤陰白髮隣翁相對酌巖頭老桂吹古香木杪清風起寥廓醉看天地入秋毫拍手長歌舞孤鶴人生無如歸田樂

題御史傅賓進士畫像

扳龍快遂風雷起敷陳三策天顏喜黃金殿上拜恩來自慶遭逢堯舜理畫橋流水御堤平垂楊萬樹皆



鶯聲白馬銀鞍光皎皎踏花歸去春風輕藍袍袖帶天香煖一路笙韶雜歌板道傍觀者如堵牆謂是神仙出瑤館光榮如此世亦稀過眼繁華難久持要令勛業滿鐘鼎乃是磊落奇男兒君不見貞元龍虎榜中多賢俊天下至今欽仰之

題夏慎學詩後

大理寺丞夏君季爵久藏其先大夫慎學詩稿賢過伯魯矣余欲夏之後來者皆賢如君遂賦此使知重云

華箋細蹙湘波碧墨花淋漓含古色故家孫子重遺

文白瑩如山洁不得我一見之心眼明千霄老氣猶英英籛弄湖山不肯學居易嘲吟風月不肯希長庚上窺羲皇下姚姒欲闡微言教孫子精華湍幅光照人可是胸中有霞綺君不見東隣愚夫多買田西隣老翁多積錢筆硯生塵經史蠹有兒那得成英賢傾寫此詩三萬幅遍令浙水家家讀

古塘泉源爲盛山令林維盛題

古塘不識何年開但見泉源混混遙從天上來歲常吞吐日月變奇態有時魚龍出沒生風雷近塘有地皆種穀廣畮長原資灌沃黍離離禾彧彧秋來百室



樂豐登醉裏同歌太平曲林家有子只讀書不逐隣翁學把鋤欲分一勺清冷去化作甘霖沛九區

風木慈烏圖爲李侍御昊題

木蕭蕭風烈烈上有慈烏栖復驚返哺無由夜啼血李家孝子聞之謾愁絕白首雙親嗟死別昔年親在未作官家貧何以爲親歡如今有祿供甘旨親棒泉瑩呼不起呼不起將奈何寒雲碧草山之阿逢人欲語淚先下流作滄江千頃波縱教風停木静烏飛去孝子愁心終不磨

壽萱堂爲城東顧彥眞知事題

庭前不肯種凡草種得萱花長自好欲教慈母百憂忘期與萱花同不老壽堂沉沉春晝長母有歡顏花有香山中風味亦不惡頻羞魚筍侑霞觴今年暫與萱花別起應天書向金闕得官便爾買舟歸爲念倚門鬢如雪鬢雖如雪未足驚喜見兒歸衣錦榮從今百歲永相保日日花前笑語聲嗚呼人生老大兒可托不種萱花心亦樂

飲洗馬楊維新宅

小院深沉迷綠霞傍人道是神仙家春風吹綠庭前草夜雨新開屋角花花開如錦不長好草綠如茵易



枯槁與爾同堅松栢姿歲晏青青永相保

挽贈安人劉節婦 延平王事劉璋之母

劉家貞婦翁家女德耀其姜乃其侶夫在黃泉子在懷自掩霜幃淚如雨酸在骨兮痛在肝寂寞孤燈照影寒幽花不識春風面勁草何愁夕露溥于今埋玉蒼山側風雨年年土花碧芳魂已逐塵散亡苦節尤爲人嘆息人生何用計修促但得留名死亦足承家況有子讀書高步雲霄遊鵷鷺昨日焚黃邱隴前日月垂光耀九泉嗚呼守節從來處多有失節事人天所醜

烏石松濤爲陳廷威作

烏石山高不可躋梵王樓閣蒼雲迷長松落落數千尺短松亦與懸崖齊山中一夜西風作怒卷濤聲瀉秋壑夢回誤聽蟄龍飛便欲乘之上寥廓

梅峰霽雪同前

郡城有山似蓬島樓觀層層倚穹昊壽常秀色亦可人積雪晴時看更好斷橋流水石崖陰綽約梅花開滿林狂吟有客衝寒去把取清香薰古心

送侍御嚴宗源

鐵冠豸史青驄馬風節稜稜不凡者列郡湖山屬品



題一方人物歸陶冶遐來獻最趨金門錦袍五色廻春雲時時訪我清風舘對酒吟詩到夜分今朝又向城南別壯志何當作悽咽采蘭滿把持贈君要使清芬長不歇

送處士吳祥著還莆 處士希賢之父

翰林吉士登科早最喜嚴翁年未老春風迎養來京師長日怡怡在蓬島秋深忽憶故園山便向河頭買棹還隨雲瞑入黃蘆渚乘月寒過碧草灣到家想及隆寒候石膽依舊梅花瘦樽中有酒醉復醒塵世從教觸蠻鬬

竹巖集卷四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亭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重校梓

七言律詩

遊普恩寺

新開梵宇在人寰回首紅雲咫尺間寬作虛庭容皓月旋移怪石當青山貝多葉上佛書古薝蔔林中僧夢閒此日登遊信奇絕詩成滿載錦囊還



和編修楊維新天壽山道中作

紛紛塵土滿東華不似山巖與水涯疎雨池塘魚弄沫淡烟籬落荳垂花石巖僧老依孤鶴茆屋人閒點亂鴉昨夜西風吹雁過新京先已到山家

謁陵途中作

遶道無塵積雨收村村茆屋綠陰稠禾連廣畝多黃茂馬牧平原半紫騮山鳥飛隨霞送晚溪風吹入樹鳴秋此行敢謂馳驅甚得出城來即勝遊

重遊松隱巖二首

十五年前此地遊重來正值一天秋好山橫碧水窮

處落日流紅天際頭萬頃桑麻連沃壤數行鳧雁下平洲蒼茫遠景看都遍又向松陰濯碧流

其二

海天空濶絕纖埃此日登臨氣壯哉老樹如龍當澗立流雲似馬破山來閒隨野鶴行苔徑又跨天風上石臺佳境留人歸未得高燒銀燭倒金罍

夏日遊西湖四首

醉騎翩翩踏軟莎水村西去碧山多遙看湖上落花滿知是夜來新雨過近市有橋通石澗隔溪無路入烟蘿同遊俱是金鑾客吟倚清風賞芰荷



其二

天風兩袖下蓬瀛十里湖光照眼明行近荷花香滿鳥坐依苔石翠沾纓白雲飛去不留迹黃鳥啼來如有情野老亦能知愛客短筇扶過石橋迎

其三

上方樓殿少塵埃暇日尋幽得趣來坐久花陰移近席吟餘松子落成堆僧邀訪竹穿雲去鶴伴看山繞澗回忽有好風吹滿面趂凉騎馬度巖隈

其四

遠野蒼茫接近郊酒旗搖曳出林梢湖山佳處多僧寺雲樹深中半鶴巢瀲瀲清泉通石罅冥冥白鷺下塘坳夕陽未盡登臨興明日重來載酒殽

遊甕山圓靜寺 在西湖北

尋常只說西湖勝今日幾知有甕山曲檻飛花香冉冉小橋流水碧灣灣樹經千歲不曾老雲在孤峰長自閒痛飲一樽償絕景醉時騎馬月中還

燈夕宴同年陸孟昭秋官宅二首

高懷最有陸秋官留客看燈到夜闌漸覺酒邊春意暖不知檐外月光寒金蓮紅映琉璃幌玉膾香生瑪瑙盤兄弟從來皆四海笑談須盡一時歡



其二

賜閒共荷聖恩隆來醉仙郎畫舘中白雪陽春非越調黃柑錦荔有吳風帽檐斜挿金花重鰲背高張火樹紅人語闌珊簫管歇玉繩低挂鳳樓東

題李侍御庄上

清絕山居苔滿蹊茆檐常借與雲栖舊栽槐樹陰初合新種秧苗葉未齊流水一灣芳草渡暖風十里綠楊堤我來對景忘歸去吟得新聯拂石題

六月望日 賜玉桃作

聖主龍飛四海安儒臣濟濟侍金鑾內園新薦瑤池

果中使傳分翰苑官曉露凝颸香汗濕春氷敲齒玉
漿寒荷恩共許攄忠蓋免與傍人說素餐

裕陵挽詞和劉主靜先生韻

幾載淸班侍冕旒山中今日哭珠邱六龍飛去風雷
煩雙淚灑來天地秋月照明樓寒悄悄雲封玄壤夜
悠悠舊時鳳輦巡遊處花自飄零草自愁

題山水圖

遶郭青山分遠近薜蘿門巷絕塵氛庭空晴日移花
影沙煖輕鷗護水紋一葉漁舟歸晚渡幾家茆屋隔
秋雲看圖謾憶曾遊處欲把桐君訪聃君



早朝雪中作東會川廷貴二內翰

誰將豪句破天慳銀色平鋪仗外山閣道復連瑤島
上羽林盡列蕊宮間光添寶殿金蓮炬寒映龍墀玉
筍斑朝罷千官珂佩散宮壺偏賜近臣還

歲暮

坐倚東樓夜正長暗驚歲月去堂堂故園別後逾三
載殘曆看來只數行欲遣窮魔文未就將醫吟癖藥
無方多情白雪能憐我飛作梅花滿石牀

睡起

小閣低窗睡起時輕風簾幙燕差池水因氷泮流初

滑花爲春寒開較遲冒雨更無人送酒敲門應有客
催詩懶隨年少尋芳去坐對鑪熏讀楚詞

柯山人來云父親七月二日到家連日與客會
飲詩以志之

嚴親四月出都門暑雨晴時到故園流水一溪鷗鷺
集白雲三徑菊松存杯中有酒長邀客花底無人笑
弄孫嗟我未能趨膝下月明空自斷愁魂

和周次玉除夕

暖鑪香燼酒微消笑引詩魔伴寂寥漏滴寒聲催五
夜天回和氣入三朝玉堂冷署閒烹雪水部高才醉



頌椒明發趨朝陪御宴同歌湛露聽雲韶

和周次玉人日

金陵諸友遠分離獨有君來慰我思頻向客窓談舊
事又因人日寄新詩宮花巧剪迎春勝禁柳寒低近
水枝待得韶光濃似錦淸樽綠酒更相期

喜弟邦紀至京

杳杳關河萬里迢遞來深慰旅懷孤入門笑道親無
恙搔首翻驚歲欲徂風颭燈花吟對酒窗涵雪影坐
圍鑪愛渠意氣猶如昨欲從鵷鸞集帝梧

與弟邦紀夜飲

沉沉燕寢有清香飲酒何妨累十觴鐘鼓徐聲聽滿
耳鄉園舊事話來長常時枕上愁多夢今夕燈前喜
欲狂醉後共眠姜被煖不知風雪滿廻廊

休菴爲大司馬王公題

山斗名高玉雪標病來漸覺宦情消便呼童子囊書
去不赴蓬家折簡招載酒有時過竹院看山常日渡
溪橋笑他華髮龍鍾者猶踏青霜候早朝

題方廷獻西軒

故家孫子廟堂珍斗室蕭然寄此身竹色清含三徑
曉鳥聲啼送一簾春琴中風月常無恙書裏江山自



有神近已攀龍霄漢上夢魂猶戀水雲津

涵江書院爲陳瞻太守作

韶陽太守賦歸與重理江頭宅一區門外不教來俗
客座間只許着鴻儒芸香落盡書千卷烟翠使腮柳
數株想見晩京佔畢暇行看流水浴飛鳬

送行人司正邵震使安南

天王出震繼唐虞宇宙重新化日長要使車書歸一
統遠頒正朔到殊方碧天盡處通客管瘴雨晴時過
富良珍重平生清苦節莫將薏苡載歸囊

送蕪都事

何人能武又能文幕府元僚思不羣萬里江湖俱作
客十年京國兩逢君花邊聽雨秋聲早馬上聞鐘曙
色分去去若逢鄉舊問官閒頻自賦詩勛

送宋儒僉憲考績還江西

西江僉憲好容儀六月承恩下玉墀綠樹輕風分手
處碧梧凉雨到官時看山多上滕王閣訪古頻過孺
子祠按節更應周列郡清霜飛處有春熙

送錢學士使安南二首

詔選文才第一人遠持旌節賜藩臣暫教闕下辭鵷
鷺要使天南識鳳麟驛騎寒衝殘月曙官袍光動萬



花春錦囊應有如椽筆一路題詩泣鬼神

其二

東風二月出神京碧樹青山萬里程瘴雨盡隨恩雨
散文星遥傍使星明字多古意磨崖刻詩有仙才倚
馬成不遣歸囊添薏苡從來心事玉壺清

春夜餞別則源兄還柯山二首

客中喜見故鄉人況是吾宗骨肉親聽雨偶同孤館
夜看花猶憶入壺春清樽綠酒須拚醉瓦甕黃虀莫
厭貧明發又看千里別萋萋草色暗歸津

其二

沉沉春夜雨霏微草草盤餐送遠歸酒醒漸看燈影
暝話闌忽聽漏聲稀落花庭院香初散芳草汀洲綠
正肥早晚欲承歸省詔煩將此語報重闈
送士華兄還柯山二首
裊裊東風吹柳枝宦情鄉思兩堪悲誰知驛馬分襟
處不似連牀聽雨時祖席共傾官市酒行囊滿載翰
林詩無金堪寄為親壽只報平安慰遠思
其二
好是同宗兩弟兄相將萬里上神京東風又踏來時
路夜雨常關別後情船載灘聲過劍浦山連海色見
莆城故園父老如相問為道冰銜徹底清
送侍御王廷用擢四川兵備副使
風節臺官聖主知暫教建節撫邊陲洗兵雨度巴山
去執法星從益部移閫外何須資李廣軍中原只重
韓琦玉堂擬把如椽筆書汝磨崖百丈碑
分得玉堂講學題送張廷璽員外赴南京刑部
虎殿東頭鳳閣前深沉玉署擁羣仙藜光夜照圖書
府花氣晴熏翰墨筵應制纔成詩百首賞心又作賦
千篇儲才君已成梁棟媿我踈慵度歲年
送南京戸部員外郎林原樸先生致仕



秋風吹鬢漸成絲便賦柴桑歸去辭客裏久懷蓮社
約俸餘皆得草堂貲欲添詩景多栽竹恐惹機心不
對棋未老乞身眞自樂世間能有幾人知
送張瓚太守赴太原
鳴珂十載步天衢新綰麟符下玉除吏不催租無吠
犬官惟飲水有懸魚桑麻處處春耕雨燈火家家夜
讀書他日還隨丹詔起有人借寇臥攀車
送鄭思恭赴莆圻訓導
承恩初下大明宮人喜傳經有馬融酌酒盈樽須共
醉載書滿橐未為窮鳳凰山外雲生袂鸚鵡洲邊雨
打蓬遙想到官三月候一時桃李盡春風
送進士鄧珙榮歸
得意春風奪錦標寧親又喜下層霄片帆歸去江湖
闊兩袖沾來雨露饒花映驛樓香冉冉草連汀舘碧
迢迢榕城門外人無數共看鳴騶過畫橋
送教諭林克廣先生致仕還莆
欲隨鵷鷺上鑾坡其奈蕭疎兩鬢何杳杳離心懸海
月紛紛歸興滿烟蘿高懷山谷吟鷗社老節秋崖賦
薾窩遙想東軒方判府談詩無日不相過
送王世用還歷城

齊東有客賦驪駒歸去鄉園水竹居細雨落花香入
硯淡烟垂柳綠盈渠有時邀客觴新釀長日臨牕讀
舊書聞說郡侯能下士常乘五馬到門閭

送林賜贊赴餘姚訓導

林家喜有鳳毛奇滿腹文章欲濟時人擬劉蕡行擢
第天教胡瑗去爲師祖筵對酒仍彈鋏客路逢山便
賦詩月照姚江倘相憶雙鱗休遣寄書遲

送進士錢景通赴青州推官

曾爲龍虎榜中人新拜除書下紫宸要使門無投刺
客莫教庭有泣寃民郊亭酒盡青山暮驛路花明碧



海春名士未應淹佐郡孤帆早晚問歸津

送王訓導赴廬州經歷

碧山深處有儒珍閉戸看書甘自貧應詔起爲天上
客拜官去作幕中賓長空落日孤鴻影岐路西風
騎塵雪意濃時應到郡梅花清映玉標人

送葉茂高赴廣昌知縣

泮上分襟憶昔年都門相見欲華顛細談舊事連三
日喜拜新恩下九天舄化雙鳧春水外琴隨一騎夕
陽前優才況是山深處無事長歌白雪篇

送林允罷通判紹興

名郡從來說會稽湖山應冠浙東西知章高節齊泰
望安道清風在剡溪人去蘭亭春草合龍蟠禹穴暮
雲迷君才易了官家事偏訪遺踪醉品題

送侍講陳秉中掌南京院事

尋常玉署盡委蛇何況金陵事更稀閒逐春風看舞
鶴不須曉漏着朝衣翠微亭上題詩去玄武湖頭放
棹歸最喜家山回首近頻緘音信問庭闈

贈別封編修尹公還鄉

韋布辭家衣錦還都門祖道萬人看非因獻策干明
主只爲生兒拜好官霜落薊邱楓葉老風高淮浦雁



聲寒故園耆舊歡迎處笑道天朝雨露寛

送湯生還吳中省墓

吳門駐馬到家時不見雙親淚滿頤酒酒空澆墳上
土剗苔愁看路傍碑碧雲和雨湖山暝落日生風草
樹悲幽恨滿懷言不盡逢人只誦蓼莪詩

送戸部員外郎林長清致仕還莆

林君年方五十七辭祿歸余喜其勇退於流
俗有譽也賦以送之

懶騎羸馬踏紅塵鬢未垂絲早乞身楊柳曉烟迷祖
帳桃花春水漲歸津長辭天上青雲侶閒作山中白

莊人我亦欲携書劒去清風明月往來頻

送澄一清和尚還天寧寺

遊過名山憶故山藤筇半禿衲衣斑天邊飛錫凌風度江上浮杯泛月還薝蔔香中栖貝葉薜蘿深處扣柴關他年宦轍過常郡幸借空門半日閑

題太常少卿陳公錫草堂

白首歸田荷寵榮風流誰似太常卿烟霞深處開新業鷗鷺羣中覓舊盟溪瀉寒聲和夢杳山分晴翠入詩清客來頻問人間事呼取芳樽對月明

分題賦得蓬原仙隱奉壽尹侍讀尊甫先生



聞說蓬原水石奇仙樓溪館日委蛇有官不與人爭席無事常邀客對棋清影入簾雲起處凉聲滿澗雨來時身閒便得長年術何用尋仙采玉芝

題陳可晦先生龍塘清隱卷

先生白髮賦歸田新結茆簷八九椽半畝方塘寒浸月滿庭芳草煖生烟花前疎雨兼秋聽林下清風傍午眠從此無心塵世事一樽長醉大槐天

贈崔知觀

蓬萊真境任神仙近在城南尺五天一徑雲深無覓處數株松老不知年山瓢酒熟邀金母石鼎丹成寄偓佺我欲尋源花裏去碧窗明月共談玄

次韵寄綠野朱廷聘

朝天常聽曉鐘餘退直歸來晚漏初愧我無才叨近侍憐君有道只閒居山環綠野飛空翠月滿瀛洲照碧虛兩地相思不相見幾回翻燭寄來書

次韻寄題士華兄別墅

山下村庄十畝餘蕭蕭生計破荒初香滿細柳和雲種小屋低墻傍水居春暖行穿花徑杳晚凉吟倚竹窗虛陶然一笑新聯就起向芭蕉葉上書

無題四首和李義山



瑣窗聽起下堂來懶撥新聲繞殿雷楊柳蕭疎春欲老杏花零落燕初回踏歌盡愛芳卿麗咏雪誰憐道韞才愁思未消香已燼曉風吹散鴨鑪灰

其二

翠袖湘裙立曉風絳紗窗外畫闌東傷心玉笛聲初斷回首瑤臺信未通滿地淡烟芳草碧一簾殘雨落花紅年來但守芳心在兩鬢從教似短蓬

其三

夢斷高唐失故蹤景陽宮遠不聞鐘十分草色為誰綠百和花香空自濃閒向屏間描孔雀無因江上采

芙蓉暮寒何處鴉聲起添作愁城又幾重

其四

人在蓬萊欲見難重門花落又春殘鶯回遶夢猶語題就長牋硯已乾雲母屏前香裊細水晶簾外雨聲寒篋中舊製雙紈扇愁拂塵埃強自看

挽永新伯許成

當年仗劒去從龍手握金符蓋世雄萬里關河經百戰九霄日月照孤忠未饒韓信無雙士直比汾陽第一功如此英靈元不死蕭蕭宰木起長風

挽漳浦陳松菴處士



聞說松菴處士賢岩扉隨分老風烟青山對戶自千載白髮催人無百年蝴蝶夢中尋傲吏蘂珠香裏覓飛仙吟魂不逐西風散常在梅梢落月邊

挽靈濟宮邵以正眞人

虎殿當頭儼立圖舜眞穿破白雲堆只傳子晉朝天去不見蘇耽跨鶴來點易臺前空皓月步虛壇上半蒼苔鬼神長護青龍劒時有光芒映上台

挽吳時耕 號菊泉

可恨人生無百年儒英凋謝更堪憐花間久撤談經席湖上空餘載鶴船琴爲無人囊欲廢詩因有子稿還傳相知最是籬東菊愁絕西風暮雨天

挽黃稚器

深築溪堂賦考槃輕蓑小艇事綸竿胸無俗氣吟詩好家有清風遺子安巢鳳竹枯秋月冷臥龍人去暮雲寒悠悠往事憑誰問抱得瑤琴不忍彈

挽建安朱文魯節判

壽陽別駕晦翁孫謝事歸來水竹村明月斷魂何處覓清風高節至今存傳經期有兒登第問字更無人到門幾度傷心思故老落花殘雨又黃昏

七言絕句



五月二十日奉 東宮令旨代咏石榴

一夜西風破錦囊丹砂爲顆玉爲漿文禽知是天家物獨立枝頭不敢嘗

客中九日

小齋無地種黃花酒熟鄰缸不我賒惆悵無情秋已老夕陽高樹噪寒鴉

閨情二首

深院無人獨掩門一庭花影弄黃昏錦機織就相思字半是愁情半淚痕

其二

耿耿殘燈照不眠寶猊香燼夜如年可堪簾外梧桐雨絆惹新愁到枕邊

三月晦日作

斗室脩脩半掩扉一春多病賞心違東風不恐輕相別吹送楊花滿院飛

題沈畢進士畫

雲滿青山水滿溪尋芳人在板橋西江南佳景依稀似只欠春風一馬蹄

題畫送陳公輔歸毘陵

故人歸去碧山阿茅屋深深掩薜蘿一榻白雲眠未



起石闌干外落花多

題畫為編修鄭瑾夫作

霜滿扁舟月滿磯水波搖影上秋衣夜深猶在蘆花外不釣鯨鰲不肯歸

水亭聽雨為劉貢士題 下五首同

踏遍春山酒未醒晚凉還上水邊亭小童莫喚登舟去溪雨來時正好聽

秋林停車

短轅載酒覓奇蹤最愛秋林紫翠重昨夜清霜紅入葉又添山色幾分濃

携琴步月

白髮山翁住翠微薜蘿雲長與護柴扉抱琴無處尋知巳自向溪頭步月歸

斷橋喚渡

斷橋流水碧灣灣溪上春來花滿山無數尋芳人喚渡孤舟盡日不曾閑

棠梨白頭

開到棠梨春事休紅情綠意總堪愁雙禽無計留春住恨倚東風雪滿頭

梅茶山雀



絳蕋玉蕤一般奇共鬬濃芳雪霽時孥雀驚寒栖不定振翰欲上萬年枝

題小景二首

一色瓊瑤山逕深蹇驢馱醉曉駸駸誰家樓上寒吹笛落盡梅花何處尋

其二

萬雉危城壓大江疎鐘幾杵隔雲撞扁舟無數歸來晚滿載灘聲過釣矼

題竹贈晉江柯秉上舍

泉南奇士我同宗曉日分携鳳闕東持贈歲寒蒼玉

節相隨一路有東風

夜夢家中盆梅盛開

盆石蟠梅舊日栽一枝髣髴夢中開覺來迷却江南路獨帶寒香兩袖回

雪中見梅花

溪橋倚棹雪晴時一樹寒梅玉蕊枝我道梅花開太早梅花却笑我歸遲



竹巖集卷五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補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重校梓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seal]

## 經筵講章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進講尚書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這是尚書大禹謨篇伯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以告帝舜的言語吁是嗟嘆聲虞是度也罔是勿也法度是法則制度也逸是安也淫是過也謀是圖爲也百志猶百慮也熙是光明也咈是不順的意思九州之外其君長世一來見曰王伯益將進言於帝舜先發嗟嘆而後戒者欲帝舜聽之精審不可忽也如何是儆戒無虞言人君當天下安靜無事之時必常加警戒如未治未安之日可也

這無事之時當儆戒者有八件第一件是罔失法度盖法度所以維持天下若不儆戒便廢墜了必修舉之不使廢墜可也第二件是罔遊于逸盖安逸是人情之所好的若不儆戒便放縱了必禁止之不使放縱可也第三件是罔淫于樂盖歡樂是人心之所欲的若不儆戒便過當了必收斂之不使過當可也第四件是任賢勿貳盖賢人君子立心端正能輔國安民當委任他不可因小人之言離間了第五件是去邪勿疑盖儉邪小人立心不正唯求利已當退去他不可因惑亂之言而遲疑



了第六件是疑謀勿成凡謀爲的事於理有不安於心有所疑便停止了不要成就如此則凡百志慮自然光明第七件是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且如犯人有罪當誅此正道也却饒了要使百姓稱好便違背了正道即戒之不可爲也第八件是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且如畊者十分取一此民之常供也却暴征横歛以徇一巳之私便不順民心之公亦戒之不可爲也伯益欲使帝舜於是八者朝夕戒懼内無怠於心外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雖四夷之遠亦莫不傾心向化以盡尊王之義

而中土之民服從爲可知矣臣謹按伯益之言罔失法度以下是脩之於身任賢勿貳以下是脩之於朝罔違道以下是施之於天下是致治之功也四夷來王是致治之效也伯益推廣禹謨之旨其詳如此愛君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夫以唐虞之盛而君臣之間猶不忘儆戒況後世之爲君者乎伏惟 皇上誦伯益之言法虞舜之治則天下幸甚

臣潛進講孟子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

子是指戴不勝說薛居州亦宋臣善士謂端正之士王所是宋王所居的處所長幼卑尊長是年歲高者幼是年歲少者卑是官職小者尊是官職高者孟子又與戴不勝說道你當稱道薛居州是一箇端正的人使他居於宋王之所輔導宋王固好了若使在於宋王之所者年長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後之人皆如薛居州這等端正則宋王每日所聞者無非善言所見者無非善道

雖要爲不善之事將誰與之爲乎若在王所者年長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後之人無一箇如薛居州這等端正則宋王每日所聞者皆非善言所見者皆非善道雖要爲善事將誰與之爲乎如今宋王左右前後都是邪枉小人惟薛居州是一箇端正的人如何能輔導宋王使之爲善哉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竊觀孟子之意以爲爲大臣者欲正其君豈可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當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人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無非端人正士然後可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而致治爲不難矣



疏

## 辭日侍經筵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謹題爲經筵事臣向蒙 聖恩選爲經筵官更番會講今又命臣日侍經筵講讀臣自惟賦性凡庸學未知要薦承 恩旨實負憂慚旣知慚矣而不辭則爲怙寵人也視夫不知慙者其過尤爲深重是以冒昧上陳乞寢新命令臣仍舊會講得以竊仰淸光退而勉修常職以圖報稱此臣之至願也臣無任懇祈悚慄之至

## 乞貸翰林院編修章懋等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謹題爲納言圖治事臣竊惟國家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言爲職自宮廷以及內外百司庶府之政得失利病無不得言又慮天下四方之大可言之事非六科十三道所能遍知屢降 詔旨許諸人皆得言之所以廣視聽之聰明達四方之壅蔽期與治保邦於無窮追繼堯舜勳華之蹟於數千載之上也其或言之不當近於譏訕者亦不加罪蓋以其心無非忠君愛國之計特其識慮有未及在所矜恤且使直言敢諫之人知 朝廷有容人之量所知無不言所言無不盡



以陰折小人奸佞之謀滋長君子陽明之道也昨者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聯疏言事 陛下責其不知典故妄言謗議令吏部俱改調外任臣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無不尊愛其君子無不尊愛其父服勞趨事惟恐不虔何敢妄爲訕議觸冒威嚴以犯悖逆之罪取議於天下遺臭於後來哉懋等所言亦欲少效臣子尊愛之心但其識慮有未及不能審事體輕重之宜耳實非有他也 陛下謂爲君父者之於臣子不宜姑息少有愆過須加訓懲

然　朝廷動遵成憲未嘗有過舉之事而天下四海之遠聞其貶斥將謂　陛下過為戲玩之樂忌人之言故重為摧折之威鉗人之口相與驚疑駭嘆以為不復得見太平之治矣而凡懷忠愛之心有所見而欲言者皆畏避　天威卷舌自保　陛下復欲有所聞以資　聖德其可得耶伏乞　陛下弘天地之量追寢前命俾懋等循省自新以圖報稱且以開釋天下之疑勸激忠鯁之士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質本凡庸久叨侍從不欲使人以緘默譏及　聖明故敢冒陳所懷乞鑒愚忠俯垂



聽納臣無任祈　天俟罪戰越悚慄之至

## 陳情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謹奏為陳情事臣原籍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成化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父憂回家守制成化六年正月初五日繼丁母憂服制未終成化七年八月十三日本府差儒學訓導佘肆齋到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吏部照會為缺官事節該奉　聖旨學士柯潛便行文書取來欽此欽遵臣仰惟　聖天子誕膺景命撫臨億兆日惟緝熙　聖德選用才良以為制治

保邦之本以固無疆之丕基故褒顯臣工搜揚側陋每勤於　聖慮至如臣者亦在軫念之中可謂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者矣臣祇承德意揣分奚堪早夜究圖以為酬報之方者惟有效忠焉耳然忠自孝始未有不能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近代往往有奪情起復之說者是蓋有不得已焉豈經世之常典哉臣居常論議以為世必有負經綸之才任天下之重者社稷以之而安民物以之而育君子以之安於位而不恐小人以之有所憚而不為



邊隅遐圉以之而輯寧四海之外重譯之人以之傾心率服而不敢肆侮此書所謂汝翼汝為之臣詩所謂維屏維翰之士朝廷之上決不可一日而無者乃起苫塊以從一時之宜趨君命以慰天下之望可也若夫尋常庸陋之徒進不足為世重退不足為世輕豈可以不祥姓名上瀆冕旒釋衰絰之服以進公門哉臣自揣庸陋者也執親之喪未能盡孝而又輟棄几筵貪冒寵祿何能盡忠在野而知禮者必相與嗤笑曰奈何乎斯人之短喪也在朝而知禮者必執疏而攻曰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也為史官者將於

禮而書曰嗟乎短喪之人壞名教也臣以一身之微而受衆喙之責蒙垢含羞將何以立於世乎臣又竊謂人子之養親苟違曠於一時猶可補於來日及其没也惟有祭奠盡其敬號泣盡其哀而已若不待終喪遽爾違去後雖追悔復何所用其情哉此臣所以聞命驚惶措躬無地既赧於已又𧸖於人累日遲留而卒不敢就道者恃 陛下睿哲弘仁必能俯察愚衷不責以行不俟車之禮而寛鈇鉞之誅也况臣自到家憂病相仍身體羸弱煢煢在疚心死形存又兼左足風氣頑麻艱於步履將至爲世之廢人矣使臣



匍匐至京亦惟靦顔素食何能裨益於事以上副
陛下簡任之盛心哉伏望 聖慈憫臣孤嫠容臣在家醫治疾病以終三年不易之制免短喪不孝之名則 陛下俯徇曲全之恩廣大無方與天地等矣至於終喪之日幸而苟存餘息即當赴闕叩謝 聖恩退而黽勉供事竭盡悃忱以圖報稱於萬一臣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惴慄俟命之至爲此具本令男柯刖
齎謹具奏 聞

議

議先賢熊禾復內閣先生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 潛 昨承內閣發出禮部手本內開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具奏欲將先賢熊禾從祀孔廟照例行翰林院議擬定奪 潛惟 朝廷舉祀典以崇有德報有功寔治化之所關人心風俗之所繫古今皆愼之若孔廟從祀必其人修行足以繼往聖明理足以啓後人著書立言足以羽翼羣經傳之萬世而無弊然後得與於斯非止於一德一功之可稱者比倫此尤不可以不愼也熊禾福建建陽人字去非號勿軒嘗受學於朱文公之門人輔廣在宋而仕入元而隱其向道出處之



節蓋亦有足取矣然其姓名不載於史傳學術未造於精微所立之言雖間見於經書然羽翼之功則亦未甚著也今訓導游宣謂其學問與許衡吳澄不相上下而過於馬融范甯諸人宜亟升從祀之列此但見其略而未論其詳蓋晉漢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頼以不墜此融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有取也衡以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嘗爲國子祭酒敎化大行澄早以斯文自任著書有易春秋禮記纂言議論詳密造詣深微恐非禾所能及故自元

及今廟堂館閣考論先賢之能明道者不知凡幾人天下四方奏請先賢之可從祀者不知凡幾疏皆未聞有及於禾㒺非職此故歟矧儒先君子講學修行可與禾並或優於禾者尚多以其同邑言之有若游定夫蔡元定及其子淵孫模杭以其同郡言之有若劉屏山劉白水胡籍溪胡致堂胡五峰以其同省言之有若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黃勉齋以天下言之有若呂藍田謝上蔡陸象山金仁山許白雲諸賢皆不得列於從祀奚宜獨進禾哉宜令禮部通行天下考求先賢凡有淵源之學明道之功未曾入祀典者



明白開具實跡奏聞斷自　聖裏參諸公論斟酌至當允愜人心乃下有司立祠春秋致祭如一府有數人出於各縣者則就府城中擇閒空潔淨去處通立一祠如只一人則就於本縣立祠祀之庶免有司學校及四方士民累累陳章上瀆　聖聽而　聖朝崇儒重道之典有以溥及而無遺矣且於費用簡約亦聖賢教人節用愛民之遺意也潛區區之見未審當否伏希栽之

# 竹巖集卷六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熊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重校梓

## 序

### 春闈倡和詩序

昔歐陽文忠公在禮部考天下貢士以其餘力倡同事者作爲詩歌以宣底滯忘倦疲而又自爲文以序其意至今士林傳爲美談余在景泰間嘗兩與考士



早夜盡瘁或至廢寢食未有餘力及於詩也天順四年春余又以非才謬承　上命從事於貢舉多闕者之列於是稍有餘暇思欲爲詩以載斯文相與之情而修撰姑蘇陳君緝熙已倡爲之矣院中傳誦以爲奇逸之言可追古作遂皆和之君取彙歸稡爲一卷學士呂先生既爲之序而又需余言附其後夫古人之當雅會舉盛事也往往見於詩以傳於人況爲國取士尤事之盛者乎然詩者心之聲也必共心無愧作則形於詩皆敦厚和平悠揚廣大之音而傳之於後足以見君子羣居有從容道誼之樂爲可慕也否

則爲委靡爲哀怨甚而流於肆以咗皆適爲譏笑之資雖傳無益而況未必傳耶方吾人被命入院之時咸相戒毋附勢毋狥私而於交處親故之厚者或去或取一以直道裁之未嘗少置嫌疑於其間是其爲心庶乎無愧怍矣則卷中之詩皆傳後之羙談也尚何譏笑之有惜余詩不能中度在所當棄而君獨念其心能不擠於衆也故亦錄之

會試錄後序

皇上光復寶位以來天下事無大小咸早夜究圖更張倣𠑽以復祖宗之弘規而於科目一事尤勤于聖慮蓋以士爲治本科目爲得士之門重科目而精於取士則以天下才理天下事其致治爲不難矣天順庚辰春冑監之士及四方偕計吏以升者餘二千人禮部以聞請官主考會試　上以命臣源而臣瀞亦與焉既蒞事凡三試之得士如美木之宜材嘉穀之可薦食者百五十人蓋精選也仰惟　國朝列聖相承修明文教環九區薄海內外咸被　帝德光華士之生幸得其時也育於庠序陶於詩書而進以科目之榮士之出幸得其途也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賢且能者求之惟恐不及則士之仕又幸得其君也



負此三幸豈可徒自幸乎尚亦思爲國家幸也廉以宅心勤以集事百凡之奇我者寧勞焉不欲逸而我之取盈寧不及焉不使有餘斯幸焉然此猶以筮仕言之若夫蕩沐休恩躋于崇秩攄弘謨以贊大化使天下民物熙和上侔唐虞之治又非國家之大幸歟其或不幸有齷齪嚅唲以邀寵者有荒惰瞻眛以靡事者有逞心蓄目肆貪墨而喪名檢者皆爲士之羞也爾諸賢士將奉對大廷以有官序也用書此爲規且自儆云

城西燕集詩序

余性懶寡諧俗且居於城西最荒寂之處人非志慮淡泊而簡遠者鮮有及門今年秋秀水訓導林君公度汜永教諭黃君廷經皆以京尹之聘與鄉試文衡既撤棘聯騎過我蓬蓽有耀蓋淡泊簡遠者也先是鄉進士林君從寬以待擢留余所經兩歲矣四人者皆同鄉且有夙好於是朝夕聚首舉觴勸酬亹亹爲清遠之言間以善謔怡然忘其身之在客余自仕京師多変天下士遇風日佳時輒相聚爲歡然未有若茲會之適也蓋湖海悠悠浮萍流梗偶而相合豈若鄉里敘舊有久要不忘之情哉一日城南張家送名

菊數本列植於庭時天氣爽澄清香襲人因命僮僕具觴斝與諸君共賞之既而驩合之至余起而言曰勝會不可常也盍有詩以紀之乎遂分古詩陶然共醉菊花杯之句爲韻叠用陶字分而書之先置于盤人各探二韻以賦詩成日向連石各釀就枕翼日稡爲一卷余僭序於首簡各錄一本藏之後有觀之者將曰和性情於酒寓道義於詩眞君子之樂哉

贈御史應公陞南京大理寺丞序

談者謂御史居臺憲宜風厲踔發如烈日嚴霜使人凜不敢犯否則爲不勝任也居臺憲者亦有矯激軒



翔於風厲爲能事視他司皆無足與倫埒焉是蓋有所恃藉而然也御史爲天子耳目位不過七品秩而參公則隆建議有號召得與卿相伴立殿廷得以匡邑折權貴持法按詞獄得以禍福人有憑藉蓋如此而闇有痛自抑損不矯激不軒翔雖若於任弗克勝而寔勝焉其不爲瓌奇傑特之士與浙之淳安應公文明幼時已沉潛問學爲奇材賈勇文場擢高科爲名進士入內臺提綱肅紀爲良御史雖勢皆有可憑藉而宅心敦恕凡巨細事可則可否則否一切以聚愼裁之嘗奉命出按吾閩比又出按蘇松常鎮四郡隨所至皆以敦恕廉愼稱而風厲未嘗不著人亦未嘗敢玩而肆初何待矯激軒翔爲哉信能勝其任而爲瓌奇傑特士也茲陞南京大理寺右丞主事吳天錫來請言贈之夫以公之賢無施不可者於司平之職必優爲矣予言尚何足裨公耶然予閩人被冒公之澤厚矣且又喜國家掄選之公也喜司平之長得賢參與也喜天下逮繫者始于今可無寃也於是乎言

竹巖淸會詩序

竹巖在城西小時雍坊余寓舍之西別置室以棲客



者也當巖有竹一叢光翠滿庭戶客來遊其間顧謂有清致吟嘯徘徊不能去天順壬午冬十月初吉會於巖中者八人布席陳殽列坐以齒酒三四行和氣滿顏淸論交發坐有歌霜天留飲故情歡之句遂因以爲韻賦詩以相樂焉嘗觀古之人有當歡而悲者矣其見於詩率皆戚戚之懷是蓋淺丈夫內有不足而然也今吾人皆讀聖賢書趨向相合其出仕也隨職務而盡心焉宦轍南北則交致書問以廢情爲戒偶而相會也則各陳已之自盡無愧者爲勸世所謂聲利者無絲髮覬幸意而以分之所得爲安又焉有

不足者哉內無不足而樂生焉則形諸聲詩自有不能已矣而即其詩以考其志皆將有爲於世而終焉收名抱節完璐以歸彼淺丈夫曾有是焉八人者懷安訓導盧君傳洎弟泰和教諭守初南京監察御史林君從信洎弟鄉進士從寬秀水訓導林君公度分水訓導鄭君遷善汜水教諭黃君廷經其一則余也賦詩者七人余僭爲之序云

送陸君廷治還鄞縣序

刑部尚書陸君廷玉浙之鄞縣人也公兄弟四人長曰廷治次即公次曰某次曰某皆嗜讀書有懿性事



父母甘旨之奉終始無少衰更相戒飭不敢軋于私以生枝柱之隙鄞之鄙熏其德而易澆漓爲善良者多焉宣德間公舉進士第拜刑部主事尋陞郎中久而出寄一方爲布政使以舘閣公薦進今官薦膺天寵躋于六卿握生死之機以寄民命寔隆孝友者之所宜處其爲政以寬爲主嚴以濟之隨所至輒頌其賢蓋自孝友施之也今年春廷治先生來視公於京邸挾一僮乘川陸之艦無幾微怨懟色至則相深慰藉悲喜交于中既而安之娛然兩忘身之客也居數月將歸侍郎黃公仕儁重寮友之好而及其兄命予言爲贈予惟孝友庸行也天之所與聖賢之所爲教生人之所當盡於身者如此而已其於爲忠爲節爲公爲廉可以致勛業於遠大者皆自此始夫何古史傳之所論載與今人之所喜談而樂道者往往多摭奇行以駭俗或仰一人之喜而誣天下以不能援之於理則過矣如陸氏孝友之行人人所能到而可以致遠大者故書之以贈其歸使讀者有所感而興起也

都門別意序

翰林學士林先生子仲發侍養京師餘十載始以先



生之命南歸歸之日以就母有喜色而其去父也又不能不戚于懷予既合薦紳士爲詩論之又酌以酒而道余之私曰正統初予與君定交於東野鄭先生之門後五載行人方先生講學於城東道觀予與君又同遊焉及來京師早莫相親視昔之好不衰則予之交君久而相知爲最深也君性恬靜早起問安而外退坐一室翻閱經史或臨古碑帖矻矻不少休貴介公子請與遊輒辭惟朋舊數人間相往來而於予爲獨密視其色溫和可挹聽其言渾厚不露可繹而思則予之資君又最多也余觀今世豪健之徒詡詡

強笑語以相嬉一言不合輒反唇相稽而不能久或久焉亦惟飾於外而不足於內心志扞格而不能相知或知焉又不能相諭以義昇販婾追逐於勢利之域不至於敗僇不止何能有相資之益哉故予竊謂交道久廢而予二人亦可少復古風於萬一也君歸矣鄉之人來覲者出予言示之有析然若契於心者必非今人中人也可厚遇之且為我謝曰我將與歸

送考功主事楊君還莆序

去年春吏部考功司主事楊君宗羆以滿三載循例



拜命書贈其父循菴公為考功司主事封母鄭氏為太安人又告於其部之長冢宰王公欲陳疏請歸展省以伸孝思時 皇上初即位詔吏部考擇內外之百官賢否者而黜陟之蓋將嚴勸懲之典以清吏治康濟我兆民而王公方率其屬夙夜從事惟謹語君以為未可歸之時故君之疏已具而中止近以前事少間遂陳疏乞歸 上許之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為贈而委首簡於余向余嘗以省親歸于鄉其鄉姻者舊聞余至皆來會飲以寫夫久別悵怏之情或邀余緣高巖泛青湖追尋舊遊之跡飲酒歌吟以為樂既而促還京又相率追餞于河滸其老長者握手丁寧懇陳說法語欲予進德脩業毋貽父母鄉里羞非其心愛我之厚能為如是殷勤哉愧予疎惰自棄愒玩歲月迄今不能勉躡前脩以答鄉人之意每引領南嚮未嘗不愧汗而憮然也君在吏部謙慎自持而嚴於課績舉與奕奕起縉紳間茲歸也稱壽於堂燦黃於墓下足為父老之光華而鄉人來覲者稱嘆愛厚視予將加倍蓰矣因其愛而益勉脩以答其意乎於君深有望焉夫巳之所未能者而以望人豈忘於自責哉蓋君子有交相責善之道故予先為言以贈君



庶其有感於心而處我也

贈徐學正序

古之人以得位行道為樂或不遇時焉得英才而教育之其為樂未始異也孔子轍環於春秋孟子歷聘於戰國皆不得位于時者也然而以道為師四方相從之士闔閭秩秩相志於枕肱飲水之際誠樂矣夫以無位猶以教人為樂況乎有位者哉徐君時憲予族兄士華之妹婿也先世居東隴累累有顯仕者為莆名族自其大父某以從戎入蜀遂有家於成都君性穎敏少即知學問欲進用於時使宦業不衰稍長

進邑庠爲弟子員拔所有追逐羣豪試于鄉闈鄉躍就北者屢矣今年夏以國子生入試內廷君優等拜雲南臨安府寧州學正蓋爲師而有位者也師之道古今所尊雖有位而無簿書期會之責無奔走迎何之勞無叫囂隳突之驚晨早起整冠衣端坐堂上聽鐘待問隨所叩而鳴不擇倫類溥哉施也抵暮而退與僚友對坐光風霽月中陳觴列殽立子弟於左右酒三四行和氣藹容誦邵康節天心水面之句浩然飛思出塵表或自爲詩歌以載斯文相與之情其爲樂可勝道哉世率謂教官爲冷職古之所樂今之所



憂也故往往有却謝不欲爲者既爲思欲去之而不可得徐君蓋無是也承牒之日怡然若固有者予推其意必能樂古人之樂爲師道重也於是乎言

贈知縣王君之滿城序

同庠友王君恒盛少勵志攻苦歛淡務學爲進身之資學成走場屋餘三十年屢爲有司絀而鬢白殆半矣顧念命有奇而志不可中輟由是益自奮强竟以太學生得滿城令令之職有社稷有民人自古君天下者之所重而於士委任尤不輕君得令滿城其志斯亦酬矣余嘗患人擅長護短徼神焦思角毫芒之奇於羣豪之中以剛愎勝人爲快枯窮絀已爲可喜也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禍宜其困心衡慮老於窮矣今君痛自降抑未嘗以辭色忤人爲前輩怡然務出諸生後中之所存叩不能窮而自視若無有焉此國學者內反之功而爲人情之所疾赴名位之所速歸然且蹇蹇凉凉晩而始酬其志何也若夫以學爲質以文爲華布衣蔬食所守不爲變處今人中偉有古君子風斯君之自立者俛仰蓋無愧也使志卒不酬猶安於命尚何暇早晚之問哉君拜命將行人有謂君才行可旁驟而一邑之寄必有不釋然



者予故序之如此且以慶滿城之民得賢令也

送泰州學正劉士義詩序

永新劉君士義以國子生試于內廷中上第遂得官爲楊州府泰州學正翰林庶吉士十七人皆賦詩送之而以予爲序士義有三兄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依齋先生其長也次士敬刑部員外郎次士仁壬午中鄉試四人以家傳之學相磨濯以成其行粹其才而先生之子稼亦勵學中鄉試爲處州府通判兄弟父子一時並登名宦籍燁然有光華非獨今之人以爲難雖古史傳所載者亦鮮有若是之盛也予

以菲才竊第入翰林得從先生之後而吾弟江任通
州學正叨與王義同官通與泰地相隣音問朝發而
夕至或可假事相從談笑以爲樂然則四海之人居
異鄉之遠而同時出仕其有兄弟聲迹之相類如吾
兩家者又古今所鮮有也王義至泰庠舘下出予
言示之雖不敎亦將有感仰而興起者況王義之勸
敏篤寔不欲廢教以取素餐之譏哉又況泰爲宋名
儒胡安定之鄉而韓忠獻呂文靖范文正趙清獻岳
武穆諸君子皆嘗仕於此遺風餘烈沾被邦人垂于
今尚有存者其爲教可易成也王義庶幾於教人之



暇益博觀經史以增其所未至且以餘力登高山泛
太湖周覽清風文會五賢諸堂之故址其必得於心
而形諸賦咏者幸以寄我以觀君教學之功何如也

## 士林詩選後序

嘉興儴君鐵松居德化鄉之相家湖上上下山水穿
幽透深絕無他嗜好惟好古今人詩遐搜博取得之
如拱璧古詩既有集不復錄獨錄今詩積葉滿匭凡
又延致博雅之士共料揀其精者名曰士林詩選將
刻板傳于人而寓江西藩司檢校呂君得之來求予
序竊惟天地氣運有盛衰而詩之工拙係之我朝奄
有六合氣運之盛自秦漢以來所未有者　列聖繼
作以仁厚之澤涵育羣物而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
爲詩歌以彰太平之治其言醇正其音和平前世委
靡萎薾之風於是乎丕變矣先儒謂三光五岳之氣
分太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其信然哉君性狷介
不輕許可人是集所載皆作於當世之所謂賢者否
則詞雖工弗取也蓋君處江湖幽遠之地思欲與賢
者遊遨不可得乃取所選詩朝夕諷咏因其言玩繹
其意如與賢者對語於山霞水月之間又有以見休
明之身皆　聖朝至治之澤所及心甚樂也於是又



將刻之以傳推其心欲以所樂者與天下共之使或
出而有位其所施爲何如哉君名說字用和鐵松其
別號云

竹巖集卷七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重校梓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瀾

## 序

### 贈陳君以道之任武邑序

姑蘇陳君永錫爲御史有重名權吾閩僉憲時余在諸生習見其氣節問學政事皆出人上性好奬善良所至輙訪士與語語相契輙爲褒揚恐人不及知恭



惜之徒芟擊殆盡惜公休致之蚤弗克終惠於吾閩也閩之人至今思之而予之思尤深蓋予正統甲子舉鄉闈實公爲監試公見予文朗誦四三過顧同事方伯孫公允吉曰吾得士矣既出院累向人道予名不置洎予入奉　廷對誤被首選公聞而喜曰吾之許與豈苟也哉余每思欲南歸謁公門下謝知己且扣公所有以勵不及及歸而公没矣悲夫公有丈夫子以道風度凝重其學明易詩其爲詩文黜華藻其立心制行思逼古人人謂公眞有子也初意不欲仕以有司力薦不能已遂起爲徽之歙縣訓導以愛去歙人思之猶閩人之思公也茲以服闋改任眞定之武邑縣尚寶司少卿凌君尚義與之同鄉且有連索予言爲贈余喜以道之來如見公面以慰想慕之懷則其去可無言耶然以道之賢已飫談者之口固無俟予言矧予言蹇昧不足爲以道進也覩可進者莫若道公之出處磊磊在人耳目者使人知以道之賢有自而無愧於爲人師也於是乎言

### 送通判林君永晟赴任紹興序

莆九牧之林族最著其曰蘊曰藻二公尤九牧中最知名者永晟君爲藻公之後能務學飭行以光前聞



正統甲子秋予與君同應試歸道中談笑傾倒盡得其中之所存知爲世族子孫之瑰瑋者蓋前此未嘗交君交自茲始也既君以應貢登南京太學予幸竊祿于京師天遐水悠不相見者餘十載天順戊寅君來謁選吏部叩其學益進察其行益修僦陋屋以居抱經授徒衣粗食淡意裕如也貴寵之門絶無君名刺而於寒窶之士多樂與遊其尤號稱賢材者遊之久而心不厭焉觀今之處京師者率矯笑僞言低首降氣朝夕屈折於赫奕者之前以速進爲華以齷齪淹留爲辱致其中則古人所謂空空然其理若糞壤

無所賴者乎於是僉多君之爲人也今君拜通判去任浙之紹興人謂紹興劇郡也咸以難治爲憂嗚乎世豈有難治之民哉顧在我之所存何如耳君有學行不苟求知於人蓋靜者也以靜御煩沛乎其有餘矣又况其祖皆官民牧其庇民澤物之方君所素聞於家庭者挾是以往何紹興之民有弗幸歟戶部主事陳君崇謙與予餞君於城南之河亭酒既陳君謂予宜贈言故序之如此而申以四言詩一篇其詞曰鴻雁于飛亦集于逵猗歟倅侯云胡佗離載當其車載秣其馬倅侯有行于越之野越民笑言徯我侯來撫我育我俾我休哉先民有言靖共爾位從事於斯庶幾無媿



贈韶州同知方君序

方君原學永南人以太學生拜廣東韶州府同知予嘗從君之兄大行人柳東先生受業而及論辨其未明者於君也君行酌之酒而序以送之曰士之有志持身而無求責焉者最難於累世積德者之後而最易於凉寒驟起者之門族微而世晦所爲有一善焉君子輙驚嘆以爲能或有不至則未嘗以爲怪也若夫世家子孫於一言一行之間君子無不責備少有失則譏毀隨之豈不最難矣乎方自唐都督長史公琡以善植家傳至于今幾百年矣其間仕而最顯者有秘書少監公仁岳殿撰公天若著作公儀正言公彰少卿公廷實學士公信孺其文章德業皆赫然有動人者入　國朝來衣冠益盛而柳東先生博學有文辭言行皆可師表登進士拜官于朝不數年輙謝病歸里居後生小子考德問業者竟日應酬不厭邨邑大夫屢致禮於其廬而先生未嘗輕有干謁蓋誥慎爲序君子也君遊郡庠時與先生齊名累試鄉闈時輩皆退武讓鋒而有司竟失之既而升名太學僉



讀書飭行以求不辱其先他非所願也自予識君見其行而不倦久而彌篤君子之於君固無責焉予亦承荷世德自少篤意於學及今猶未能有所成就爲先世之光然則君之所以無責者不亦大可嘉尚哉方君入選時予意得留於朝庶朝夕相觀爲善以免君子之譏爲大幸矣今當別去豈能釋然于懷然予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君尚勖勖其來而有以慰我哉

贈南京太常少卿陳君序

余友陳君時英少侍父教諭桓玉先生宦遊南北熏

習詩禮聞事叉勵志於學屢至廢寢食聞從琮傑之
流聆其崇言偉論多有所得於中及長還家補郡庠
生倫輩咸服其能雖老長者亦易觀以待正統丁卯
鄉試中一名明年登進士高第擢爲戶部主事陞郎
中君理繁有餘力嘗對客爲清達之言其言以貧賤
爲羞以安分爲樂以勤慎爲守官之本聞者初未信
其然久而攷其行無不合焉則翕然稱之曰君子之
不苟於言有如是哉嘗奉　命往南圻審計諸部糧
儲隨所至指發宿弊老吏驚且嘆謂前此所未有也
自有官及今幾二十年矣橐無長物衣服無章華其



聲譽日馳而君自檢日益謹夫謹之於始者世多見
其人至於久而不變其志能如君者蓋鮮矣君比陞
南京太常寺少卿鄉之仕于朝者咸謂予宜贈言南
京爲國家肇基之地其諸司政務今雖簡約然　朝
廷必慎擇賢才以處之者所以固本也且君久處繁
劇之司當路者奇其材欲委以重任必先思以休之
故君遂有南京太常之擢予聞南溟有大鵬翅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蓋息而
復飛將益遠矣太常爲清望之司君其往休焉予將
覩其益遠之飛乎嗚呼此非予言士大夫之公言也

## 贈貴州參議翁君序

翁君世用吾莆清江人翁氏自唐有閩人工部尚書
郎諫議大夫承贊其尤振特者也至宋補闕郎中乾
度有六子俱擢科時士大夫名其所居之堂爲六桂
以著其盛而販夫孺子亦知六桂之翁爲鉅閥其子
孫皆務讀書慎禮度以承六桂之聲今贈嘉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竹所先生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贈
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醉菴先生則君之大父父也
江西左布政使前工部右侍郎世資則君之弟也初
君以父與弟俱仕于朝乃隱處林下治生事以奉祭



祀撫二少弟甚有恩酬應內外屬人咸當其則時時
閱經史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修於身化于家以及其
鄉之人遂二少弟俱成立復皤然起取進士於談笑
間是時醉菴先生教國子布政君爲戶部主事聯華
襲美爲當世所歆慕而君又得高第煒然更有增光
蓋以予兄弟一時同被寵命吾莆之人前此所鮮有
既而君擢爲南京戶部主事尋陞郎中治事敏而
衆皆以爲不可幾及而君自處周謹夷和若非有
者故雖聲稱之隆而人不忌且謂其必都高位以
其利於人非郎署所能久淹也屬者　朝廷命吏

部都察院考取布政使按察二司重臣去其貪殘及病癈不事事者十二三進才賢者補之君遂得陞貴州叅議初予聞君名在薦牘中意以君才與行均必將破資格而進預竊爲之喜既又聞當路者多君之行而不足其才僅處以叅議又使蒞僻遠易治之方則悒然嘆曰以兩京瓌傑之士常接於耳目者如此其於疎遠者可知也以門閥之顯有所承藉而起者如此其於寒素無階者可知也然予嘗觀之御爻按蹇徐行者神乃泰氣乃舒其終必遠到而奚行疾走者多顛踣不能及前君往蒞僻遠之地歛約而爲之沛乎其有餘也異時所到其可量哉



贈大理寺丞吳君序

伍庸衆而爲材也易羣豪傑而爲材也難碱砆魚目雜然前陳混片玉一珠於其中雖凡人孺子皆驚怪其爲奇至於羣玉之府萬珠之淵往往以多自病而抵鵲彈烏不能免也於此而非極其光華粹精者欲出奇以驚怪人不亦難哉舉天下之材拔其尤者爲進士進士固皆豪傑也舉天下之官拔其尤者爲御史御史又皆豪傑也吳君與璧舉進士爲御史羣豪傑以居非固於玉府珠淵者與年甚少又深自韜秘若無能者人皆疑其難出奇也既而君以文學餙吏事決壅滯芟叢劇自旦達夜而神不眩刑獄之腥膻階庭案牘之塵滯襟袖凝然而志愈清公有勢遏私有利求一皆斥去之而節愈勁也嘗奉　命巡按西蜀入境首訪大慝數人治以法餘皆私相戒飭易異爲良旬歲間剖疑獄以萬計隨所至囹圄皆虛官吏重足立凛凛如握冰而細民盎然皆春歌頌之聲丙起將歸老稚擁道留之既歸而思之至于今不忘也比以大臣論薦進拜大理寺丞寺丞視御史位益尊而澤之所施益以廣舉益以流始之疑者於是乃駭



嘆曰何玉府珠淵有如是之出奇者也何衆人之所難而君之所易也蓋君警悟絕人又多讀書餙於家行於國不以寡昧者自處而以磊磊明明者自期雖豪傑猶引首以觀其出奇也況於庸衆人哉孺子固之於古均爲玉也有價重十五城者均爲珠也有夜光可以照百乘者此非爲大奇耶以君視庸衆人君其可以止矣以大賢君子之所期望於君者不但此也君尚益進於大奇哉予與君同年友也友有麗澤之義故於贈言始雖頌而終以規

送同年周君本澄序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無錫周君本澄得官餘十年于茲而蒞事僅十有三日蓋君初舉進士　詔簡爲庶吉士讀書翰林及爲御史兩以親憂去中之懷耿耿者未嘗及一施也若塊讀禮以孝稱于鄉推之爲徇國之忠豈外是哉近自故鄉起復來相見道契濶外爲予言道路所見無狀吏嚼齒怒罵氣英英逼人兩眼盡赤既又言小民飢寒困頓之甚則蹙頞以悲予因問利害與革之策君據按指畫援引古人成敗治迹爲證皆章章然可行斯可謂之有志矣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盤根錯節有志者所不懼而畏忌顧



望欲舉復止者殆庸衆人也然古今有志之士亦多矣而卒亦鮮有成者時也時不可爲則徇道寂寞甘肯縱爲詭隨以廢志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懸日月之明洞燭萬方大舉慶讓之典以新化理使賢良者吐氣壬慝肆逆者惡縮不自禁行志達道此其時歟顧予處文字之伍竊祿無爲聞君之言知其負大志將蓄大業於盛時也慨嘆之餘書此爲送行序

## 送安州學正宋君序

朔風號寒飛雪滿坰野友人宋君汝勤裹氈束故書策羸馬挾一僮以隨西出宣武門有千里之役蓋北保定安州學正也鄉之大夫士與凡遊居之雅故者咸追餞于城堙酒四三行君揖謂予曰執事爲我之最故者其可無一言爲貺余以學正有師道焉道非予所能知者若之何爲君言知君之先有爲唐開元丞相者有登宋天聖祥符進士第者累世書香不絕至若翁沐晦訓導景勵先生學行重於鄉家庭之訓君既習聞久矣又奚待余言爲哉然君之意不可以虛辱乃爲之言曰　聖天子勵精圖治旁求英賢其資以取用者莫先於學校之士屢下詔令有司時加作新毋怠又慎選出科目之篤厚有文者以司教導



教而有成者則又進之以厚秩使人有所勸也於是而求以副　上意爲必如胡安國之訓說忠孝陳公輔之不交變倖斯可矣今之仕者多廢棄職務奔逐權利疎君子而親小人淪胥汚犯危難而不顧若教官有師道之重甚不宜然而亦然者蓋斯文之不幸也可慨也已君能近法若翁達師胡陳二君子以圖盡其職使安州之士皆就材賢駿駿焉出自科目爲　聖天子所資用而薦紳大夫將嘉嘆曰何斯文之幸有若是也則夫進以厚秩以勸乎人者于於君乎有待矣君其勉哉

贈浙江叅政何君序

余鄉友何君行誼舉正統戊辰進士任戶部主事尋進郎中其飭身涖事皆不苟爲尚書淮陽金公所重而僚友亦皆稱其賢嘗與侍郎蕭事不合奏調兵部職方司職方事最劇煩君治之有餘力凡時蒞古經傳者論前賢行事之跡以資益所未能既而稱疾欲謝去適巡撫兩淮制都御史關西王公入爲兵部尚書奏起君復任事與何王公以舉事多齟齬力求退居山中君雖皆與復有知而用之者然君于早夜愼勤求盡其在我者而人之知與否不計也盖君自入



官以來效職幾二十年猶低徊郎署視同時而進者亥亥登要津無所歆豔於中又嘗爲儉邪者排擠斥辱而處之裕如不少易所守此其爲人豈郎署所能淹哉比者吏部薦君爲浙藩叅政督糧儲伺署郎中趙君于安等求予贈以言竊惟君子爲政於法弛弊滋之際所貴能堅其志也夫法弛弊滋盖壬憝回邪以貪黷爲事者之所幸也君子閔閔焉欲張其法以祛其弊則怨言朋興譏毀薦至雖禍福成敗有天者存而人衆亦能勝之於是而益愼修勉盡其所當爲者無少惑焉及乎天定之時羣邪屛伏才賢行裁從

以其固守之志力行於其間將何所爲而不遂哉今君往涖浙藩使糧儲之政無弊也但守成規無俾廢壞足矣否則必將有所施爲以拂逆夫貪黷者之意則譏謗之言其能免乎不以譏謗爲阻行之益力而委禍福成敗於天余將觀君之志大有成也於是乎言

送黃門潘君使琉球詩序

吏科右給事中吾閩漳南潘君遵用奉　天子命有海外萬里之行盖封故琉球國王某之子某爲嗣王使悉藉我威德以君長其民也朝之能言者相屬爲



詩送之而以序委予方聞王遣陪臣來請命也　天子咨在廷之大吏愼擇於庶僚之中而以君將命往夫封拜之使特以宣德意而已非若排難解紛有折衝口舌之難也然必愼擇其人何哉盖海外君長之土鳥言卉服鴂佯不常之人所以重譯通道臣順乎天朝者固謂畏威懷德而來亦謂我中華奇偉之才爲可慕也潘君舉進士爲近侍臣風采峻說名留目對人爲滿遊之言齊齊不俗聽者解頤棄頑飾言事無所顧而貪鄙懷奸者爲之悚慄而奪氣也若君者所謂奇偉之才非邪茲而往也夷之人將曰會溪

賴鳳何幸而瑞我邦哉又將曰　天朝不惜奇偉人
使之涉遠道以來何其不鄙我夷人之若是哉吾知
由是而益有以起其向慕之心而臣順奉貢於億萬
年且無窮也然則封拜之使不吝輕畀而畀之必於
君也宜矣雖然予嘗閱仲山甫之入齊築城其責也
而贈詩者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意謂君子事
君凡可以効勤者皆當爲之不嫌於出位也君出畿
封歷徐淮吳浙以及於閩又浮大海以臨夷土凡民
之情州縣之政薄海內外之風無不見其不能見者
可咨度而知也使歸當疏其可張可弛可讓可廢者



懇懇焉爲　上陳之則視仲山甫誠無媿矣幸毋曰
吾之責封拜也吾何暇及他事以涉出位之嫌夫以
出位爲嫌在他司猶曰可耳君居言官有天下責也
其可乎哉予辱與君同舉鄉試又官同朝而知之深
也故詳言其宜於使命者終以期望之意爲送行詩
序

## 贈戶部員外郎林公致仕序

莆自唐宋來以人物淵藪稱科名接踵貴仕盈朝天
下之人咸曰莆一隅何其盛人物耶然潛閱先輩之
訓學者以名節爲本科名貴仕其末也故吾莆人讀
書儆行進必正退必力名節之著爲天下先而鮮曠
珍好之物可以快心目娛妻子者知不能勞力不能
取往往爲天下後粗觀其跡以爲迂疎徐攄其心之
所存於道或有合焉則夫科名貴仕天下之所共稱
者豈吾莆所以爲人物哉林九牧之裔原璞公進身
於儒官至兩京戶部員外郎父逸齋先生叔訥齋先
生皆被恩封弟戶部員外郎長清子戶部主事時肅
皆舉進士一門同時顯者五人科名貴仕之盛又爲
吾莆最矣公爲人直方視退如進年甫餘六十懇懇
辭位去士大夫設供張祖道都門外騶從塞途觀者



咸道其賢以爲猶疏傅之去漢楊少尹之去唐也夫
以公官五品秩加以通敏老練之才由是而進大位
蓋朝夕耳然毀瑩而進不若成全而退勁而得於人
之多不若靜而失於己之少此士之學也公之志也
況莆以名節爲天下先公獨偶旅出其下哉公戒行
潛以通家子弟借序出處之節所以著莆之人物不
在彼而在此也

## 送兄士華入蜀序

正統巳巳冬潛自國學歸省親而宗兄士華侍伯父
亦至自蜀伯父以戎役居蜀幾五十年矣兄生長於

蜀雖志欲歸莆然於潛初未有期又聞蜀之相距窮山際海行者非旬歲不能達詎意萬里之歸適相遇耶先是潛嘗寓書於兄悼殊方不能相及至於泣下則其適爾之會於心喜幸何如也既而潛趣赴春闈留二詩與兄爲别兄與羣從送潛於水南雖烈丈夫耿耿壯懷耻作兒女子態而兄弟之心亦烏能遽恝然耶自後不相見幾六年兄每誦言欲徒步訪潛於京邸今年春遣書來言曰吾已戒行李計及秋必見子矣既見問安否外剪燭對床共話風雨之夕懽然志其身之在客也昔莊漆園謂越人去國旬月見所



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况爲同宗骨肉之親而不止於嘗見哉向兄歸莆時留季弟俊代伯父之役兹而來京因語蜀中事而思及之入蜀之行蓋有不能已者潛故序其離合之懷宗盟之好者送之使蜀人知兄篤兄弟之情也然伯父顯髮種種日就衰老兄行矣幸遄歸以慰其思

送試僉事陳君序

聖天子用都憲李公之言　詔在廷大臣僉擧內外文行兼優者十有四人分督天下學校於是吾鄉人三山陳君守正自國子學正擢試僉事有四川之行刑部員外郎王君彦錫戶部主事鄭君克和皆其國學友也偕來需予言以送之予少時每讀李太白蜀道難輙嗟愕以爲人生得不入蜀爲大幸也及讀左太冲蜀都賦見其盛稱蜀中山川人物乃恨不得一往遊焉比來京師官翰林蜀之薦紳大夫多與往還而於江編修爲同年萬侍講周侍讀李編修爲僚友得以接手儀聆緒論而竊見人物之大槩矣獨其山川邈在萬里之外而時時見諸唱酬賦詠之間以慰其思然亦終以不得往遊爲歉也夫以余之不得往遊爲歉則君之行必有以得遊爲樂可知矣雖然君



之行所司者學校也所教者英才也孟氏嘗以得英才教育爲樂則君之樂豈獨往遊哉君爲人穎敏嗜學長詞章未仕時鄉人多從之遊及舉鄉闈爲新城龍泉二邑訓導又進秩爲國子師其於教育之方屢試而效矣兹而往也能無變易初志使蜀之人才彙進於時如古之楊雄王褒嚴君平陳子昂與夫范蘊諸賢揚休樹烈磊磊明明足以快人心目則夫所謂樂者獨君也耶余自過君於南臺及今幾五載蓋交之久而望之深也是以云

竹巖集卷八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湖　重校梓

## 序

### 送廣東布政使陳公致仕序

成化二年春四海臣工各以其職覲于京師　皇上命吏部都察院考其有廉慎之行強敏之才衆皆以爲賢者留之其不然者皆斥去之盖舉三載考職之典嚴勸懲之方將以與治保邦於無窮追紹勳華之跡於數千百年之上也廣東左布政使漳浦陳公實以賢留當復任公上疏乞休致于家　詔吏部議吏部察公去意甚懇乃爲覆奏得　俞旨公即戒行李其門人兵科給事中吳道本請予言送之公舉正統丙辰進士擢爲戶部主事戊辰陞吏部考功郎中天順丁丑以大臣論薦陞廣東左布政使自拜官逮今二十餘年廉懋之聲久而益著而公自處謙抑未嘗以所能侈于容信賢者矣以賢而留蓋所謂與治保邦者實有望於公之助也公何爲其遽去哉豈以古



人有挂冠毀車絕世以爲高而慕法之歟蓋君子之進退貴於爲世重也方人心屬望之時脫然辭去無所累也孰不欲挽而留之留而不得則必思之君子之爲人至於有足思焉可謂重矣於是凡在留者皆謂未能如公之早退益思修治其職以免戀祿尸位之譏其斥去者亦謂不能如公之有遺思奮修晚節以補前時可愧之失而鄉邦之士又皆相慶以爲有所考德問業而與起焉則與治保邦之道是亦有所助也此公所以去也使去而無助而但以絕世爲高公豈爲之哉余樂賢人之善故序公去留大節有裨於世道者爲天下言之若夫知止無辱知足不殆但繫於一身之私者不復云也

###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兵部尚書懿菴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五上　上始賜俞允且謂病已當復來　命下薦紳大夫共惜其去而其中有爲　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之尤深海內之士遊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頌其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孺子聞公去亦皆齋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憸邪怪巧之徒爲公所擢斥奮起側目思欲起

而不能者則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沮哉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巳未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巳巳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奸誤國之罪人擊死餘黨二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遂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荊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二城相山之高峻者爲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爲經久之計景泰庚午奉　命往淮陽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



擾淮徐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與棺暴骨於野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　朝廷聞民饑遣使助公理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　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及還朝　上念其功陞爲右副都御史仍蒞淮陽又上疏陳致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諷權貴人　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

貴人陰中其事罷歸里居無慰邑悉謝絕賓友閉戶讀書時出展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參贊軍機寇平復奉　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迎候不次歡聲徹達邇比就衙衆擁入羅拜歌呼連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如初去年以廷論擢　公爲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奸佞思欲修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與太平之治而早夜究心屢至忘寢食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寧爲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於懷所謂顛嵩岱而不能壓者故其去



也君子以爲憂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　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一二瓌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願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爲送行序

## 送司訓盧守道先生致仕序

正統間　詔起盧先生傳於莆水南將署以州縣之職非其所好辭不就居一廬僅蔽風日與弟守初恭壽母爲歡若將終身焉既而有薦爲教官者乃嘆曰

州縣徒勞人以教爲職日從事於俎豆之間是所願
矣遂起應　詔受福州之懷安訓導於是弟守初亦
舉鄉試得教諭任吉安之泰和蓋兄弟自少嘗問學
其父知縣公又嚴啓導之材器夙成使之居崇階負
大任蓋綽有餘裕者而乃冲默自處益篤學以求造
詣之深而以儒爲名以教爲事非斯人不可也先生
在懷安餘七載以母喪去服闋改任廣州之增城兩
庠少俊熏其德而畏循其矩度而正聽其言有章而
進於文掇科而仕多磊磊明明稱爲一世偉才識者
皆謂先生教有成當旦夕膺顯擢而先生以九載滿



秩輙懇懇辭老去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輕利
祿重名節又吾莆先輩相高之遺風也比有　朝使
自閩觀風歸爲予言莆何多致仕官出則冠蓋塞途
且又年皆未老知止不殆此俗他處所鮮有又累累
言於薦紳大夫相與嘉嘆以爲賢余聞之亦與有華
耀焉先生循天之道年未七十棄利祿如棄唾涕無
絲髮顧惜意窠宅山水與雲月相高先輩之遺風不
落莫矣未知繼自今以往者爲何如余故序之以贈
先生之歸且以示勸云

贈司訓吳君繼學序

同舍友吳君繼學性樸茂嗜書能勤發而爲詞章元
夫鉅儒咸賞異之景泰癸酉試鄉闈有名兩試春闈
俱列乙榜拜黃州羅田司訓去繼學家世以儒顯其
伯父彥實舉鄉魁登進士第爲禮部主事父與賢亦
發解爲南海司訓陞即墨教諭咸以文術聞于人其
淵源之遠所以陶德器暢詞枝者固與閭左驟興之
人大不相侔矣今春予忝校文意得士如繼學者不
啻縣黎夜光之珍足爲科目增重愧予鑒別不精而
偶失之豈直負　朝廷之任使而又負天下之士也
既出院見繼學不能無慚忸而繼學怡然綏凝然無



所動於中且謝曰有命者存利鈍非所計也予每讀
裴行儉傳至評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必反覆
誦之以爲名言因而陰考諸古計諸今則知夫文藝
之優者常多器識之弘者常少也若繼學於二者能
兼之其致遠亦何難哉繼學行矣異日湖湘之間有
昂然起翩翩焉而來者必繼學矣

送陳君貴爵赴雅州學正序

陳爲莆仕族而最顯者自宋丞相魏國公俊卿始貴
爵君爲丞相之裔孫自以爲傳序之遠務讀書飭行
以不落其世在郡庠時累應鄉試俱北然其志不以

哽咽而止餐蚤夜益進力於學弗輟也遊南京太學
餘十年當以序進得官於郡縣適　詔下起太學之
老成端謹者任學官君遂棄郡縣之職欣然應　詔
以來試于　內廷擢優等第五人拜蜀之雅州學正
其姻舊戶部主事宋君惟濤徵予言送之予惟郡縣
司政也學官司教也政與教爲治之不可偏廢也然
二者非一人所能兼　國家於是各設官以司之位
雖不同其責同也貴爵君去政而就教何耶蓋郡縣
之職用心於簿書期會之間膠膠擾擾或至廢寢食
而教官進退從容日與諸生講說經書以發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或臨風月挹光霽悠然於自得
之天以彼喻此果孰勞而孰逸哉雖然是猶以利害
較也夫爲政之失不過害於事而已若教化則人心
風俗係焉豈可任之非其人哉由此而言則教重而
政輕可知矣君擇其重者而任之其意非可以淺近
度也昔文翁興學校於蜀郡雅州蜀境也君之行余
將觀其爲郡不待有文翁者學校其大興乎

送福建按察使張君序

淶水張君騰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予愛其清儉簡
默內剛而外和論事詳其大而略其細於世之物他
人所競好者君未嘗有所抗動其中蓋臺憲之良者
也屢出按大藩郡邑吏有暴力者聞風斂軟而窮幽
僻伏顛蹐困頓之民咸欣欣然起立懷其惠不能忘
天順初抗疏劾權貴人言甚剴切權貴人懼陰中傷
以奇禍謫戍窮荒瘴癘之鄉人皆惜其寃而君意豁
如也　今上即位以臺諫之言復君御史於是公道
彰明士類增氣而君益感奮勵節以報朝廷之盛恩
去年冬福建按察使馬君負圖起爲南京大理寺卿
上命大臣論薦其屬之賢者代之都察院左都御
史李公以君爲言衆翕然曰是在　先帝時嘗直言



者宜擢遂疏其名以聞　上鑒疏曰是嘗直言於我
皇考者擢之實宜及　命下聞之薦紳則又曰有
直言者必有惠政吾人何其幸哉乃偕來請予言送
之君之飭身蒞事皆無愧於心延譽於中外予尚何
言哉然予竊有告焉福建去京師幾八千里其地僻
遠其民多士農其山海之利取之可以自足習於家
行於閭巷而達及於州黨多禮讓儉質之風訟於公
庭者官能斷以義即解而退或官有所誅求至凍餒
亦無甚怨言而言者惟士大夫是是非非之公耳是
其民俗之厚視他藩蓋易治也古之君子爲政者固

慎其難而亦不忽其易苟遇其易者而遽忽之其有不僨敗者能幾何哉君行慎勿忽其易而益慎脩以厚吾民則廷臣之論薦與　聖天子之委任庶乎為無負矣而君向時延聞之譽尚亦永有終哉

## 送莆田知縣張君序

莆之為邑僅百里自城闉之近以至窮山僻海之遠自世家宦族之顯以至閭左細畍之微其子孫多謹約而知學學成而仕者皆能慎重名節遺風烈於其鄉以興起後人或不能學者則務稼圃節衣儉食以自足於賈之可以豐財工技之可以施智巧者皆無



所役於其心故其俗重義輕利閭巷少爭鬭之聲而為令者亦無所用其才能熙然與民相忘於無事之天下謂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信然矣近歲蒞吾邑者不能因俗為治往往務更張矜小智眩是非以遂其私久而民不能勝始有呼怨爭訟以拂其令則艴然怒曰何此邦之難治哉甚矣其誣吾民也夫君子為政苟遇盤根錯節之地其民果難治也猶當訓諭而振德之使歸於善況風良俗厚如吾邑者乃不能綏以善政而反加以難治之名可歎哉張君肅浙江諸暨人其上世有曰萬和者天性孝友親沒廬墓二十年有芝草醴泉之祥　詔旌其門自是子孫相繼登宦籍皆耀聲績於世君承其緒讀書學為文以春秋領鄉薦會試累不中第益勵學未嘗有怨尤今自太學出為吾莆令吾知其必能行所無事以雪吾民難治之誣也遂書以送之而薦紳之能言者咸繼以詩

## 送陳李二生還金華序

去歲予以省親歸浙有二生陳善李俊裹糧束故書來從遊余謝不敏而二生懇懇焉有戚容且言曰生謝父母兄弟與鄉邦之人山行水涉冒霜露觸虺蛇



而來不少驚怛者以有先生也先生能勿麾焉生之幸大矣乃居以旁近之佛舍以靜可專業也二生晨起飭衣冠執經問難退而對坐一室相反覆切磋至丙夜乃輟可謂篤志善學者也惜予才非行秘書不能為果獵之酬對有負二生多矣期以還朝之趣與二生處不四三月又將為別則二生之志卒不能酬而余之去二生不能不耿耿也將行盡出所問為之言曰道載於書而讀書所以明道也志於道者覗功名若唾洟視富貴卿二生讀書果志於道則其進如川之不已也因而取功名囮富貴豈予之所敢知哉

二生行矣抵家拜父母問安否外出而見鄉邦之人有可與進者以予言語之其毋隱

送馬生歸德州序

德州馬生瑄嘗以所學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遂北走千里遊從予學于京師僦一屋尋丈許坐無氊食無累豆具蚤暮侍予問咨問疑難夜則懸一燈披卷諷詠咻誦聲琅琅達曙不寐予意其家素寒窶故厲志如是以務學也吏部員外郎苗勢遠與生同鄉為余言其家以貲名然不特此為豪子弟無大小皆就書業遇人恂恂執禮度鄉之豪者或訾是之不改也若生



又其中之特起者厥先生卒教之以成其志余惟世有千金之產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其子弟華冠服馳駒騎射孰知務學卒而貲產耗落衣不煖食不克有顑頷可憐之色雖悔晚矣今馬生出富家深為此懼伈伈焉去紈綺之習以就文儒之風攻苦茹淡不遂其志不止顧予廢學久矣不能出緜縷為生之資所恃者生有美質而又能勤其合有司何難哉雖然德以克諸內文以華諸身君子之學務此而已合不合蓋未暇計也生別父母久治裝將歸故予述所聞俾持以為父母壽且告夫鄉之豪子弟云

送湖廣僉憲黃君廷儀序

黃君廷儀為南安教授德卿先生之子浙江叅政廷承君之從弟也以名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鄉薦紳士咸謂予與君交最故宜有言於其行予少時嘗與君同遊城東鄭梅所先生之門時君學舉子業出語已驚人予每賛之以勵不及既而並充邑庠弟子員交益密余取科名登　朝著屡為君先天避水悠嘗以不獲請益於君為恨及君舉進士方喜旦暮相欲又輒去南京為御史自是南北睽違餘十年其間雖屡有幸會率匆遽而別不能盡寫契濶之情獨在



應天府主考鄉試時君為監試官得聚圍為稍久又皆慎於所事雖間置酒勸酧以休煩勞亦不能傾倒以相樂也然君子之所取以樂者不于外而于內不于小而于大行克於已文采㸌然外舒有官守為思效其職有言責為思盡其所當言使勛業著於一時而聲光被及於後世此其為樂者內也大也余方與君勉而從事於此為交道之光若夫握手晤言諤諤然敘離合於杯酒之間特樂之外且小者耳何暇計哉君今蒞湖廣其地之大足以博施其所持之柄足以奔走郡縣百司之吏其長山大川蓊然而深秀浩

然而奔放萬里者足以發人之才弘人之量則君之功名事業可坐而就矣其中之所樂寧有涯哉愧予衰昧不能策勵而進常自以爲憂將俟君休聲之至而樂君之所樂也故爲言以送之

和氏族譜序

和氏有家於陵川久矣初居池下族大以蕃累累有顯仕者然舊譜遺失莫能詳也在宋時諱思温自池下徙居石額之陽生居敬居敬生璧璧生中立中立生好古　國朝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廣平教諭好古生琦永樂乙酉得雋鄉闈會試中副榜爲房山訓導



改任河陰久而陞襄陵王教諭輔導有方爲君子所稱許今致仕歸里猶讀書不廢後生晚輩考德問業者沓至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陞浙江僉憲雄其子也僉憲嘗因父志倣蘇老泉之譜爲和氏族譜譜成以予爲其同年徵一言爲序嗚呼族之顯晦不專繫乎富貴貧賤也苟位極乎公侯貲雄於鄉里一時庸俗之人固相與誇詫爲顯族子孫矣然其子孫不善繼守隨以落莫則夫赫赫以顯著能保其不昧昧而晦耶然則何如能使之常顯而不晦曾叔孫穆子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和氏自思温公以來皆篤厚恭謹無一辱先者教諭致教二公及僉憲拓繼以儒學入仕其文章事業並有聞于時覘叔孫穆子之言蓋無媿矣和氏之顯其有窮乎雖然晉欒書之德非不盛也而黶以汰虐繼之竟仆其家由是而知世族大家雖由祖宗之賢有以啟之尤貴乎子孫之善繼也爲和氏後來者尚益勉之哉[illegible]斯譜之羞也

句容曹氏族譜後序

予觀諸曹之譜盡祖振鐸振鐸爲周文王第十三子封於曹子孫因以爲氏傳世既遠族派繁衍其間以



改姓以冒姓以他姓爲後亂其族者多矣祖振鐸其可信哉司馬氏作史記時諸國譜牒無存然燕世家召公九世至惠侯已失其傳次名諡況自周至今餘二千載而欲一一譜其世傳其名亦難已譜貴傳信遠不必強附異不必強合也歐陽譜書景達爲始藉譜書味道爲始豈景達味道之上無可書者以附遠合異爲可恥也故二家之譜確乎爲傳信之書可以爲修家譜者之法矣句容之曹多賢子孫予所及見者南京吏部尚書公子宜福建按察司僉事廷章中書舍人廷瑞也尚書公慨舊譜不傳閔焉更作新

譜書其所可知者以十五朝奉爲第一世不附遠不合異族厭蕪二譜蓋無媿也譜之總圖以世爲經以人爲緯從之則某父子也祖孫曾玄也衡之則某某昆弟也再從三從也一本衆支昭如示諸掌將使後之子孫知尊祖睦族爲斯譜之光也此尚書公之志也譜豈徒作哉廷章別録一譜隨所至持以自隨蓋能志公之志爲可嘉也故爲序之

送林廷榮赴南和教諭序

莆邑之林稱著姓居姑青塘上者爲唐司馬萍公之後傳十一世封承奉郎賜緋衣銀魚同年公益以義



善振其家迄今五六百年子孫益盛多讀書爲賢士有嬾耕讀老人者博洽經史高世不浪出遐適意尤極揮琴彈古調不爲流俗靡靡之音焉教諸子皆野而有文次子廷榮君遊邑庠舉鄉試有名隨計來都下人咸謂如君之逸才可以談笑取進士矣然而會試僅列副榜當得教官人又謂逸才如君退而益勵學以俟所舉則進士終可期矣卞和之璞使一獻而止孰知其爲眞玉也哉君怡然笑以爲有命存焉遂受順德府南和教諭以去鄉友楊君朝珍需予言送之夫進士固 國家重選而教官之任亦不輕故近歲罷薦舉專用副榜之士爲之及其教有成績則又抽擢大用之皆所以重其職也蓋教官雖非崇秩而所任者道也以道爲任而樂於受職豈苟爲祿仕者哉知 上之所重而重之也君行矣與時教化修明秀彥彙進則施師點之賜對賀肇之校書君將不能辭矣然君所重者道未嘗有志於崇榮而余必以是爲望者蓋以國家褒賢勸功之典所必至也亦將示夫凡司教者使知勸云

賀楊氏子加冠序

少司徒關西楊公有三環特子長時暢次某次某時



暢年十七公既自命以字曰知休而又醮賓爲之冠其三加訓辭悉遵文公家禮禮成議者咸謂君知古且亟知休之成人也來需予言爲賀古者生子三月而名既長而冠冠必以禮蓋愛而教之也世人之於子也方盛長之年加一冠於其首而衣以華靡之衣語人曰吾子成人矣聚隣里親故盛爲供具而飲餞酣歌呼笑樂覩古禮不知爲何物其子之賢不肖漫不加意謂之愛子可乎間有欲復古而考其禮者則衆相與竊笑之甚而譏訾之其有毅然不因之中止者鮮矣蓋積習之風難變孤特之情易摧惜哉公性

方介不隨俗浮沉視事之隙輒覩經史凡制度儀文無不攷中於禮而況冠為禮之大乎攷而有得不擅為己長即以告諸知學者而況於其子乎在翰林時累對僚友講三加之禮曰吾將以冠吾子懼不熟也至是行之竊笑者譏訾者舉不之顧曰吾愛吾子教其可止乎若公者眞可謂能自拔於流俗矣是宜識者喜而欲賀之也知休尚思盡成人之道以無負公之教愛使人不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而曰肆成人有德吾見繼是而賀之者未已也



# 竹巖集卷九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熊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序

### 送南京刑部侍郎廖公序

吉水廖公安止為人慷慨有大節好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而取其風節氣烈之尤著者以自期宣德丁未舉進士為刑科給事中累遷至大理寺少卿其為行益脩功益懋蓋稱其位也在景泰間嘗上疏諫易儲事其言甚懇切被箠辱死而復甦謫官陝西羌寧驛方其欲諫也人有力止之者而君以忠義所激毅然不能回及其謫也人又意其憂悴堙鬱形容枯槁將至於戕性而公排蓬藋為屋以居烹菽藿而食之取故囊中書諷味至理泰然如平時蓋其學之所至中之所主豈以竄斥流離而或遷哉　英宗皇帝初復寶位也輒召公還舊職仍往南京以旌其忠尋又陞南京禮部侍郎又改刑部　朝廷寵任之意屢加而公感激圖報之心益以至今以三載奏最歸刑

部郎中甯君員外郎王君偕來需予言爲贈夫任而任一職治一事非大有所關係者夙夜勉勉焉盡其力以求至於不廢君子於此與衆人固無異也其或事有係天下之安危言之而不諱任之而不辭衆相與非笑之而不顧至於嬰逆鱗遭譴謫無少懼而悔焉然後知君子之所爲異於衆人而其所至豈易易哉嗚呼若廖公之諫易儲蓋異於衆人者千百世之下垂光於史籍可知矣公歷官幾四十年其施爲之善多可稱頌然求其最著未有若此一事者予故序以送之使人知向往焉而予亦因以自勗也



送鄭大尹序

鄭君思賓之爲東莞令也客有過予言曰　國家重進士之科皆天下瓌傑士旣舉而用之宜黄門宜御史宜郎署以大究厥施奈何詘之使就治邑邑不過百里地思賓豈百里才耶余應之曰　天子代天應物民庶而事夥欲治而理之詎止乎一人之聰明故析天下爲諸藩藩有重臣懼其事大而於小者或畧也復析之爲郡郡有守又縷析之爲邑邑有令令於民爲最親民之所欲訴者非大姦元惡豪猾橫類鮮不之邑而之郡者故有争訟思令與平有寒餓思令與濟有劇歛思令與舒猶孺子焉非慈母罔訴非他人克當其意令之職不亦甚重矣乎近世爲令由他途進者非其才不能任重則爲利欲之軛于中蠧政戕民民何不幸而遇此也惟進士知進身之難思以全之知令之職之重欲以勝之且克於才不汩於利蚤夜孜孜焉以父母斯民爲心民何幸而遇此也以爲進士者亦何忍不詘就之以爲民之幸歟思賓方將思任重於邑以幸乎民邑之民方將幸其得賢父母而交相慶也以予之言豈思賓所嫌哉客謝而退



明日予與鄕薦紳追餞思賓于河滸因道其與客言者勉之且勉夫天下之凡爲令者也

送表兄戴君文弘之任序

表兄戴君文弘甫圭山人少有奇操家居喜植花果治蔬圃爲樂構一軒灌木之陰日與兄交耀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反而攷諸身惟恐爲不善之歸性不喜佛老而禪宫道觀以雄特名者多遊其中蓋以其有山水之奇可以發吾趣也君初意不欲仕郡縣聞其才辟之乃不得已起趨事藩司久而升名吏部以年勞得官去宰會稽東關驛予少與君同讀書日上下

追逐心甚適也既而予仕于　朝餘十載雖其間右嘗兩至京師執盃酒爲歡然席未及煖而驪駒已在門矣適以勤單車遠寓之懷也茲而相處幾兩載日以談詩鼓琴爲事間又連騎出城尋幽絕處班荆坐疊疊作清語竟日始歸夜則對牀聽雨怡然忘其爲久客人也某自計於心曰如是而能不去以終吾歸老之日其樂可勝道哉顧以君有必去之命而予欲強而留之不可得也予聞會稽多佳山水又多文人韻士生於其間君去而與遊將必有甚樂焉樂山水而忘遠道之別亦恒情也君果能不余忘乎則中之



所樂發於聲而爲詩者幸以寄我

送李景淵知潞州序

漷縣李君景淵自太學拜潞州知州其友大理寺丞董君某請予言爲贈予叨食於官方自咎之不暇而暇爲人言乎況未同而言昔人以爲媿而予與景淵未嘗相識尤不宜強有言也董君之請不置乃爲之言曰凡奉　天子命出吏于土者比至驪闈者傳語相告近而郊遠而牧又遠而垌野提攜往來趨候于道左及受代則視之如途人甚則孥然哧之唯恐其弗亟去也何哉方民之久困催征悴抑無告望救之殷奚翅執熱之待濯一旦新代者至莫其能施善政而有以生已也奈何生之無方而困之滋甚欲民之不我詬得乎間有欲留之者率皆貪祿狎昵之人於窮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民也官猶父母民猶子也父母失恩於子子猶離之況官失政於民耶景淵至潞州使民安也刑卧治之而已矣民或困焉當早夜盡瘁施善政以生之毋使民我詬也觀今之人類喜設言心竊非之夫求言而欲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也故予於景淵規之如此異時治洽于民聲聞四達尚爲好辭頌之



未晚也

送王懷德僉憲序

王君懷德蜀之榮昌人王之門多佳子弟而懷德尤英爽不凡早遊邑庠以書經舉鄉試有名得乙榜拜雲南石屏學正石屏之教事久廢不興與自君始迨九載滿秩進監察御史俾執法以正臺綱人曰懷德儒者也教雖優而或短於法去其所優用其所短欲不顚仆鮮矣先是教官進御史者往往以迂滯廢事爲臺憲之羞故人爲君懼而君居臺憲餘六年持正不阿治寃訟無少戾法意累奉　命出按諸藩威行

於吏而利澤及於民聲譽落落響人耳人又曰懷德
誠儒者哉治一事不能兼衆長世儒之病也懷德誠
儒者哉蓋君先世多官達而其爲人又喜交聞人故
於天下事非其家之所素聞則出於外之所習見稍
衆中推君爲通才其於政也宜無施而不可矣茲又
曆擢去爲湖廣僉憲僉憲與御史皆執法之官以
御史爲僉憲是猶衞輕車驅熟路神閒意定不見其
爲勞也雖然官怠於宦成古人之所戒也夫人之所
患者怠而止爾惟不怠而止其進孰禦之哉君僚之
長趙公某浙人嘗叅佐閩藩廉慎有爲閩人思之至



今君去而旦暮相與周旋一堂之間將必有裨益矣
蓋朋友麗澤之資君子所不廢者遂書爲君之官之
贈

贈副綱僧玉峰序

郡有僧綱司司有都綱副綱皆官也州之僧正邑之
僧會暨諸名山之叢林咸隸焉往歲予歸省時嘗過
遊莆之叢林而學佛之徒能脩檢以不墜其教者百
無一二其室宇亭館登眺燕賞之處多就頹廢湖山
林壑昔賢品題以爲最佳者汙闕枯悴令人觸目興
懷獨叢山一寺猶存舊觀其僧又好儒術學作詩書
爲可喜者近亦聞其紛更廢弛殊不類往遊日也是
豈官非其人不能爲之領袖抑亦其教之盛衰固自
有時歟鳳山永福禪寺僧玉峰連江黃龍溪吳氏子
幼聰警過人有才具而性淡泊雅好佛氏之學遂去
父母爲僧苦心禁欲能出一頭地於輩[illegible]又好與吾
儒遊而吾儒亦重其行往往造山扉歌吟笑樂竟日
忘歸玉峰焚香瀹茗陪從盡誠欲客之久留不厭也
大理寺評事張君時繹在泮時嘗寓於其室與玉峰
交最好至于今猶不忘則玉峰之爲人可知矣去歲
諸叢林之長者以副綱缺員僉舉玉峰補之玉峰方



盛年而爲叢林所推重如此由是而益勵所學寧不
振其道於廢墜之餘哉余因是有所感焉吾儒之道
與佛殊途彼之衰宜此之盛而卒未見何也豈學者
之志不篤而爲之領袖者亦若彼之非其人歟推轂
攷時宜盛而不能盛可慨也已玉峰得 朝命還張
君求予言爲贈予愛玉峰學佛能嗜儒遂重以吾且
寓所感者以諗吾同儕云

贈兵部郎中吳君天錫序

淳安吳君天錫少聰警學春秋得其予 敘之法能品
題人爲科舉詞章艱深之題衆所焦思悲吻不能成

者君操筆談笑而就自游邑庠時已有名雖宿學重望者咸驚詫以爲罕得及舉鄉試升于太學學益進才益茂而名益馳余時亦從君於筆硯之伍早暮相追逐於羣豪之中甚相好也既而同登進士第君拜兵部主事以廉懋稱用是遷郎中進階大夫予喜君被擢而於交道爲有光也進賀於其門君曰子賀我耶人之負羅物也輕則逸重則勞我方懼其勞而憊憊爲何以賀爲予爲之言曰君視事之暇理舊學以進新德其負荷於後者將有重於今今之懼將如後者何昔孟子加齊之卿相而不動心君獨不能爲古



人耶雖然君之心未可嘗也凡古今天下事未有不成於祇懼而敗於率易也墮淵谷溺風濤皆狂傲之人而戰兢自持者曾有是哉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聖人之所以教我如是如是而學如是而仕孰勞焉而不爲逸也君能操此心而不變焉將見其負重任而達到也不難矣予以菲才處優閒之地愒玩歲月竊祿無爲嘉君之祇懼爲可進而愧予之怠肆爲自畫也君笑而謝曰　明天子在位賢俊登崇吾儕不可徒自棄也幸相與勉之

贈湖廣叅議曹宗衡序

吏科給事中臨海曹君宗衡少時侍其尊翁宦遊閩中而讀書于莆故今與莆之薦紳多往還而於予爲同年又特厚也玆有湖廣布政司叅議之命其同官者皆來言於予曰宗衡于最厚者能不言於其行耶宗衡皆好書業每旦退直據槷披卷對聖賢語晝登忘寢食倦時策一騎覓勝流清語爲歡過貴寵之門未嘗見其下馬坊巷儇利子過諸途絕不與言家事廢不治僮隸有以事關輒麾斥使去蓋靜重者也靜重者取物不苟御民不煩俠見以往湖湘之民何其幸哉湖湘密邇雲南貴州廣西方今三處皆戍兵



虞寇盜其饋運之費取自湖湘者累歲矣而又饑饉相仍民不飽煖者十八九以不飽煖之民供饋運之費蓋不勝其煩悴矣於此而有靜重者施善政以安之猶慮糊民之未能而况貪婪輕肆之輩又從而擾之耶予嘗攷之古史傳所載凡循良之蹟多靜重者所爲因之俯仰長嘆謂今之能靜重者何絕少也於絕少之中而見宗衡則宗衡必能大有所爲以惠湖湘湖湘之民何其幸歟歐陽公有言事患不爲蓋戒夫才足有爲而廢怠者也宗衡行矣能不以廢怠爲心則予日望其好音之至以告諸素所往來者喜交

道爲有光也

恩榮三世圖詩序

莆九牧之林自唐時以鉅族稱其子孫事書業擢高科以登仕者惟韶州刺史復蘷之後爲最盛 國朝永樂初有曰永傑者爲刺史公二十二世孫以楷書選爲兵部司務歷行在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子克昭登永樂甲辰進士孫貴寶登天順甲申進士觀政都察院鄉之薦紳大夫喜其父子祖孫相繼登朝命工繪恩榮三世圖以慶之又各賦詩贊詠其事進士楊君朝珍陳君漢榮持以屬予序于上方自昔貴寵之



家其子孫非仕之明學之篤而特立不羣者往往溺於所習以至擺落故父有官而子能繼之者鮮矣父子相繼間亦有之至於孫又能繼之者鮮矣祖孫相繼間亦有之而皆能舉進士馳與於文翰之林者則又鮮矣若今林氏一門三世接武於朝而貴寶父子又皆以進士顯見不獨莆人榮之雖天下之人聞之者亦莫不稱嘆以爲不易得也予竊嘗觀諸天而驗之人又考林氏之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蓋天之眷祐于人而使之貴盛光顯者以有德也德不足而倖倖一時者有矣其能保有於長久乎林氏自刺史公以儒學忠義著而子孫世篤其行不墜永傑公居官極清貧克昭公自幼在侍稍長晝則辛勤具甘旨爲養入夜引燈讀書三鼓乃就寢至舉進士猶持清苦不少變尋奉 命榮歸卒于家時貴寶生未彌月鞠于大父甫六歲而大父亦卒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無托孤寄命之友顛躓艱殆莫甚於此既而貴寶崛起於稠衆中如陰崖絕壑偃蹇枯朽一旦乘春陽勃然而興鬱然而復茂矣蓋以其刻志勵學能脩世德於中微也貴寶繼自今將日被 厚恩躋顯秩尚推其志以及於民使不失父祖之所傳者則爲家之賢



胤一世之偉人而後來子孫又將襲其餘慶沾被國恩於無窮豈獨三世而已哉余與貴寶有連姻且相好故既述世德以褒之而申以祝望之意云

贈福建僉事李君序

福建按察司僉事李君公爵爲太學生時與予同舍君嘗爲予言人不能讀書擢高科取顯位以大施惠於民使聲譽徹九重之深而勛烈傳千百載之遠非夫也予最知君而奇其言然志於鄙近者多竊笑以爲迂後君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屢言事不畏權貴人雖睥睨者多而所持不少變 朝廷以爲賢遂有

斂事之擢其始莅事也嚴明果毅貪吏暴夫皆屏氣然後稍霽威以布寛和之政不旬歲令行如清風惠行如膏雨諸郡民咸相慶以爲幸見太平官府而四方往來賓使多稱其名因之聞於　朝於是縉之笑者乃大驚曰烈丈夫之不可侮有如是也薦紳大夫亦相與言曰使天下憲司皆若人則刑措而民安矣今年夏君來獻最造　朝廷命卿相公議天下藩憲重臣之賢否而黜陟之予竊謂如君之賢者無幾人必在抽擢之列君亦自許平日盡心於所職使得抽擢蓋無媿也既而吏部但以常例列奏俾復職予乃



悒然不能平者累日豈司政柄者明於他人而獨闇於君乎將以闇之民方於君重愛戴焉不欲遽奪之乎抑時尚奔附而懷耿耿者類多屈蘊乎予皆不能知也豈以君之宜大用者將使排風霜歷歲月之久以盡其材乎使其意果出此則君必不久淹於世而愛戴之者不獨闇一方也君歸尚脩職以俟來者

送瑞安知縣邱君赴任序

惟成化戊子自春徂秋四方多以旱災聞　聖天子惻念斯民重罹于咎凶　詔有司大發倉廩以賑恤之既又謂民之休戚惟令之臧否所爲乃召吏部臣諭之曰予仰荷皇天眷念撫臨億兆民顧茲土宇遼遐以予一人勞于治厥惟艱哉肆用付畀爾内外大小臣工共圖永寧惟邑令於民尤密邇係於治道非輕其慎簡擇之惟仁義是崇惟敬恭是與用茲莅政惟民之辟俾我民永治于治時乃功其或用否德荼毒我民余則汝罰吏部臣稽首拜手受　命退而相與謀曰　國家立賢無方惟進士之科得人爲盛嘗用以治邑幸能勤撫綏以彰舉於遐邇今茲應　詔亦惟進士是先遂選二十有二人以聞而吾鄉邱君安重與焉　上皆命爲令出涖于劇邑而安重得溫



郡之瑞安安重襲琴東書以行予往送之郵而爲之言曰君子之仕罔不以治邑爲憂邪亦以爲樂肆惟百里畿土民生庶繁君能皆富或困窮君能皆有弗廸于理茲弗均弗教民乃流亡寔惟令之咎令將弗終厥位其君能不憂于心昔先正有言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至哉閔念元元之心也惟我人克廸先猷以敷于今夙夜孜孜圖教養之理俾困窮託于富壬慾悉洗滌化于良令乃寧其益務飭修厥躬以保終我祿位仰而對越于有昊俯無愧心茲之爲樂其君能踰　國家亦永賴以孚于治以固無疆之丕

甚於戲其敬念之哉安重謝曰敢修厥躬顧交勉之遂再拜抗手而別

送大理寺副王君致仕序

大理寺副廬江王君惟聽年方六十陳疏引疾歸里居　天子初欲留君顧以貪進之俗方殷有如君者可以激之遂徇其請　詔有司且復其家以示君臣相體終始之意其僚好宋君弘澤陳君夢祥皆來徵予言送之王氏有家於廬江舊矣先世累累有仕者君少即有志篤紹前休日就書業不廢長遊邑庠屢試鄉闈俱不售時薦素推服君材者往往先得路去



然格櫝長材自有定價而談者不敢以售不售妄致優劣於其間也既而升太學業益進才益茂遂拜大理寺左評事進今職在官餘十年按覆彈射悉中法意欲有疑輒就輕典人皆謂徐杜復生幸有若是也則夫進以厚秩以勸乎人者余於君乎有待矣君其勉哉

# 竹巖集卷十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序

### 送林澹軒先生致仕序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澹軒林先生自宣德庚戌舉進士第三人官翰林迄今三十有一年歷編修修撰春坊諭德庶子尚寶卿學士以至今職皆古所



謂清衙今之人所仰望如凌紫霄遡青冥而不可到者然君子猶謂進用之遲常有位不稱德之嘆而先生則澹然無所慕獨於古聖賢之學日孜孜至老不廢入朝進止有常處行于途不遊目而視退坐于家非對客寡笑言其事上肅而和敵已以下皆降色與之為禮由由不忍去所常往來者益久而益親故人無貴賤長少舉尊之不敢犯稱之無少異言易所謂謙尊而光先生有焉為學士時嘗上章請老內閣諸公謂如先生之老成人不宜使去位共奏留之越三載今　天子嗣位有　旨褒進翰林春宮之臣嘗侍

經幄者先生拜今職未逾月又上章求去蓋年至是七十有五矣　上方眷任舊臣以先生去意甚懇切遂從其請鄉後進之在朝者僉謂潛宜有言於其行先生於景泰辛未考試天下貢士潛以疎謭幸在選中尋入翰林得從先生後早夜愼修圖不辱所事以報先生之知而先生亦不鄙屢有教言以導其所未至然則潛於先生之歸能不耿耿於中耶潛嘗聞古之士大夫請老而去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然受恩特厚者圖報之心詎以既去而忘哉故宋富文忠歸洛國家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趙康靖居睢陽有諫



林之獻先生歸矣異時必多讜言嘉猷之於朝以繼富趙二君子之踪使潛亦與有聞焉或慰相思焉而後之去者亦將有所法既高其節而又不忘其爲忠也

贈廣州知府李君序

嶺南有大郡爲廣州州有貪泉名之不知何許時泉一也由其正出曰檻泉側出曰洗泉湧出曰濆泉又有應瑞而出者曰醴泉而獨貪之名未詳焉夫泉水之始出者其利澤物類乎仁其清鑑物類乎知趨而就下隨崖石曲折而周旋類乎禮剛無貪性也不名以所有而以所無辱之泉亦何罪哉或謂廣州多珠璣犀象石英鍾乳百貨之產又其地在嶺海去天子國不翅萬里凡吏于茲者率相承樂肆爲貪墨民號訴無所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昔吳隱之嘗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千世而泉亦嘗雪其冤矣自後廉吏不作迄于今千數百載而泉又復始名世因論隱之飲泉事特矯激以爲廉耳是非知隱之者也凡事之係乎天者不可以力爭也若貪可使廉係乎人也一洗弊陋而新之獨不爲賢耶隱之知之審信之篤奮而一試飲之使人



知貪廉由已而泉無預焉信賢隱之也矯以沽名豈隱之謂哉杭之李君惟用始由國子生授同知歷漳州真定二郡澤下於民泉之仁也明周於物泉之知也磬折下士若嗜慾然則又泉之禮也既九載名不一沾刑錄吏部署其行曰廉署其功曰懋用是有廣州知府之擢予知君之往也過貪泉一試飲之必大著其廉名而泉得以復雪其貪名隱之得以遂釋其矯名矣故說泉以贈

贈高地官赴南京序

進士高君彥才去金陵爲地官主事其同年秋官主

事彭君鳳儀來需贈言予惟金陵自古稱雄勝外控長江大河之險內抱湖山園林之奇其登覽宴遊之地多出天成而先賢流風遺跡在在有之士大夫好幽尋而樂勝選者不得一遊其地則以爲恨焉予往年奉 命主試應天秋闈意者茲遊之奇絕可以冠平生也方畢事雨連日下不能達出城中之景雖見其大都而於佳絕處不得極意爲樂至今猶悒然于懷每想朝月夕誦謝玄暉江南佳麗地之句未嘗不興思於龍盤虎踞間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淸寧平夷



然後理達而事成則遊者君子所不廢況有金陵之勝哉此人所以常恨於不得遊予雖遊又恨不得盡其樂也以不得遊爲恨則高君之行豈不以得遊爲樂哉或謂地官最爲繁劇旦夕勞悴以畢其事且不能矣而暇於遊乎蓋高君嚮問學才識出人上於治繁劇綽乎有餘裕也以餘裕之力試升高而寓目焉仰高山之矗盤俯長川之不息則因之修吾德業與日俱新不獨滌煩疏壅而已也異時復來京師予將就而問焉問而有得又奚恨乎不遊

贈陰陽訓術盧弘禮序

士以仕而得行其志爲樂仕而不出其鄕又樂之尤也 國朝定制任名司縣吏者不于朝則于他省惟教職與凡猥曹碎局得以食祿於其鄕而山行水涉之勞風霜瘴霧之患衝波峻坂傾舟蹶馬之慮人所甚憂畏者舉不我加也父母昆弟朝夕與居有疾痛輒相扶養無跬步去左右斗釜之祿足以供甘旨蓄其羸又足以備壺觴餽遺之具出而接親朋故老怡然娛笑於東阡西陌與夫名山秀水之間雖仕也亦所以隱也所謂樂之尤者非與漳之龍溪有盧殷號雪澗者有氣節不慕榮進構堂於湖山佳處曰員嶠



精舍傾囊金多而書史戒諸子弟肄業其中正統間次子弘淸以家學之經領鄕薦爲廣之東莞訓導三子弘禮篤學有辭行守令交以賢良起之弘禮不欲去墳墓謝故土之樂辭弗就旣又以陰陽訓術舉弘禮曰此可以隱於仕也可以食祿於鄕也人之可樂者衆矣而吾得其尤焉其又可辭耶茲而詣 闕受職歸監察御史張君用弘重姻故之雅來請予言爲贈予未嘗治陰陽事無足爲弘禮言者然喜弘禮隱於仕有樂之尤故序之如此云

壽金歸庵公百歲序

地有崇山巨川其鍾靈毓秀渾厚純固居其間者又能敦仁行善垂裕于家以延及于人而其人之生也又際治理亨隆之日備此三者其爲人必賢明秀偉多享壽祺於無窮是固理之必然也然亦豈可多得哉封江西按察司僉事黄岩應公尚節永樂初監税太原陞王府教授歷教登州廣平二庠正統戊午以休寧教諭致仕自號曰全歸歸之日橐無長物以素風清節訓勵子孫遇鄉子弟必恂恂執禮不以老長自居蓋德善人也其生以洪武己酉迄今滿百歲配宜人李氏亦年九十有男六人欽舉景泰辛未進士



爲監察御史兩陞爲福建按察司副使廣平丙子鄉人濟寧學正鋐壬午舉人孫男二十二人曾孫男五人其福可謂盛矣蓋應氏之居當黄岩山川勝處其先累世樂善好施予有惠澤及於鄉而公之生又當我　高皇奉天建極之初和氣之所薰蒸仁澤之所漸被歷五朝而治化益以昌盛凡圓形穹壤間者靡不順若而况公有德善者乎則其獲盛福也豈偶然哉夫福以壽爲先壽而至於百歲則唐人所稱九十爲人瑞不足言矣以人爲瑞則夫嘉禾異木祥麟威鳳不足言矣朝廷展詔有司存問高年而年過九十

者又賜有官者之冠帶以榮其身是其所重以爲瑞者固在人不在物也若公之壽及期頤又人瑞中之特異者於此有以見應氏世澤之長　聖朝治化之盛予其可無述哉遂爲序之而申以詩曰

高皇啟運登崇俊良燮調元化民物阜康我公肇生適際其盛率履弗衍克篤其慶學優而仕名遂而歸尚羊邱園邦人是依迨今耄期而康而邑封命薦錫以彰有德德稱其服君子所嘉匪家之光維國之華自今伊始益隆壽祉與國咸休曷其有已

壽徐母吳孺人序



浙錢塘徐君克明與弟克勉遊京師且十年矣克明既得官爲工部司務欲請歸爲其母吳孺人壽以築仕未嘗少効勞不敢遽言其私乃歸克勉代之克勉飭行李以予辱與其兄交好來告別余爲之言曰人孰不欲父母之存然存焉者寡矣存焉而又耳目聰明康強無恙樂孰大焉予之歸爲母壽也將解囊取千金雜以遠方文繡綺麗之物以示富厚娛母心乎曰無有也將闢園池築臺榭錯植花卉爲四時玩好之具天和景明板輿以嬉遊於其間乎曰無有也將烹鮮擊肥陳籩旅豆宴酣樂作和聲洋洋曾不知天

地間何物可以踰此樂也寧有是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兄壽母也果何以遺子曰昔歐陽詹未仕時其父母雖無離憂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詹才行高乎古人吾兄所素慕而學者幼而學于家壯而行于國閔閔焉夙夜盡瘁將以進取勳業流聲實於無窮也此吾兄之志吾以是歸爲母壽則何如予聞而喜曰足矣古賢聖之教孝也養志爲先子之兄蓋養志也志之樂者身必泰壽必隆而况儒人有德善宜爲天之所眷祐者哉詩不云乎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子歸矣善致養以俟



## 壽陳母蕭孺人序

同舍友陳君宗謂舉進士第奉　命歸榮於其鄉過予言曰吾先祖中篤學績文以詩經魁永樂戊子鄉薦典教鹽城先君讓世其業志未遂而下世吾母蕭氏居煢煢能以禮自閑以義方教子故我以孱弱能不墜前休今年六十而十月二十三日長生之旦也計到家適際其期願得執事一言奉以爲壽以樂吾母之心其爲惠盍大矣予惟宗謂能奉母教取進士以歸是足以樂母心矣奚待予之言爲哉雖然進士之科士之有志於用世者特資以進身耳故古者賢父母之教子不以得此爲能慈賢子之養親不以得此爲能孝而規規於得此以爲慈焉孝焉者世俗榮利人也蓋必處劇而理任重而勝隨險夷而一節使忠名巨伐磊落掀天地昭燦揭日月播之人口傳諸方冊而無窮則爲父母者將曰吾子賢吾子能顯我矣爲人子者將曰此吾父母之教我者吾其勉成之而天下之人亦將曰爲父母之慈爲子之孝孰有大於此哉蕭氏持共姜之節効軻母之教蓋女婦中之賢者必不以世俗榮利爲樂而宗謂少所樹立使嶄嶄出等夷長領鄉薦入太學與天下士尚論古人



多有所得於中必不以今日之樂母者爲自足茲歸也不久當復來尙祗服厥事使有名焉而稱忠有伐焉而稱巨則所以樂母之心者不在是乎宗謂持予言歸爲母壽退而質諸鄉之先達或以爲未足而他有所言焉其來也幸以告我

## 太常少卿致仕陳公挽詩序

棠軒陳公浙之餘姚人初以文學起家爲杭州府學訓導正統丙辰入爲翰林待詔歷典籍又歷五經博士己巳陞學士進南高公薦爲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景泰癸酉遷太常少卿歷官餘三十年清文雅業傳

播於人年六十八致其事以歸留家于杭築別墅西湖之側時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太僕寺卿王公榮布政使夏公時參議黃公順僉事陳公浩知府龔公蓁陳公敏政皆歸老于家與公爲恩榮會月一置酒賦詩以歌頌聖天子待賢優老之盛德邦人榮之其別墅有晚節堂錫老堂留春閣芙蓉秋水軒蒼貞塢聽雨逢春韭軒觀稼雪香天香三亭皆當山水佳絕之處烟朝月夕公未嘗不在而騷人韻士未嘗不從也方其適意時劇談大笑視世間事無一芥蔕於其中浩然直與造物者遊其心之所樂從之者不能知



雖公亦不能自言也今年三月初三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其子通政司右通政世用將歸葬大事持當時士大夫所作哀挽之詩示予使爲序竊觀世之以官爲家者老且病多留位懷祿不能歸或歸矣而酬劵之餘厭苦淡薄其於烟雲水石可以資高明滌煩滯者皆不能知其爲樂也或知之矣又處於遐區僻壤無賢人君子相與詠歌唱酬以發胸中之趣徒與樵翁牧豎相爾汝於荒寒寂寞之濱雖樂而不能深也若陳公仕而歸歸而樂樂而又與賢者共之其所得蓋亦多矣則其沒也豈復有遺恨哉然而士大夫猶作詩以哀之者蓋寓懷賢恭德之意耳而予爲之序特詳其歸老之事者將使尋常溺於富貴而不知止者有所愧也若夫世次行治已見於詩及墓誌碑銘不復述

封刑部主事韓君挽詩序

封刑部主事番禺韓君子常年六十有三以正命卒其子刑部主事殷聞訃將歸襄大事薦紳大夫咸作挽詩貽之使授執紼者歌以叙哀焉夫人之大可哀者死死而有可名于時傳于後愈久而愈不微者猶生也故夫戚戚然懼其不能久生於世而以死爲可



哀者特庸腐之流耳非奇丈夫也君讀書飭行思與古賢哲同歸初欲出仕以父患足疾不宜去左右遂息心隱泉石間父母沒喪葬一考禮行人勸之用浮屠法不聽請與宴遊輒號泣以辭既終制猶柴毀骨立惻然有餘悲處兄弟無絲髮間言訓戒子姪去豪習以就儉約鄉有義舉必先倒囊錢倡之至於重交際不以夷險易念人比之范巨卿云正統間海上寇發都憲楊公總戎董公聞君名延至戲下論計多見采納侍郎孟公又檄往鍾村鎮招撫活窮民以萬計有司論功以君當有官固謝不就後以殷貴得封今

官里巷之人皆以爲君榮而君淡如也蓋君好義輕利雖不仕而能澤人飭重撝謙雖有官如服帬布推其志蓋浩然而特起者可不謂之奇丈夫哉嗚呼君雖死不死矣奚容哀爲其哀君者蓋懷德企賢之情不能自已此詩之所以作也乎猶作詩者意也故以不泯之詞備序於首簡

海陽許西疇挽詩序

四川順慶府檢校號西疇許君一初潮之海陽能潮市人貧直氣齟齬晚始得官官不能馳驟遂以老乞歸歸之日囊無長物里中豪子弟皆竊笑之而識者



嘉其賢閉門課舊書教子孫爲樂公庭上絕君蹤迹有司欲屈洽以事輒以疾辭有就見者繳與言細故疾苦及蠹弊之政侃侃不少阿而家事因循未嘗自陳遇風日佳辰策一騎尋湖山覓絕處班荊坐引觴自酌醉即拍手歌古調嗚嗚之聲徹林表道上行人愛其衣冠朴雅雖不識者皆知敬焉卒之時里人哭盡哀士大夫咸賦詩挽之其子鄉貢士嘉謨序以求余序余觀今世之仕者不量才當否務馳進無少媿恥心凡物可以供娛玩充濯飽者棄身求之而於官家事脩廢漫不省及衰暮龍鍾不能事事衆側目覩

識議斷斷猶不肯謝去而竟老死於官或子孫不肯不能歸其喪久而暴骸骨於凉烟敗草之墟可嘆也已然則君之蚤退得正首邱其爲賢追古人過今人遠矣君未仕而守及仕而施所可稱者頗多乎獨述既仕而退者爲挽詩序蓋取其古心脩節廉激頹風云

送岑溪教諭曾尚質序

曾君尚質家素饒於貲能讀書趨禮以入勝流爲郡庠生屢試鄉闈不利退即勤問學不休今年春應貢入太學造吏部奏天下教官多缺員宜選試應貢之



才敏者補之於是君在選中試優等遂拜廣西梧州府岑溪縣教諭岑溪去京師幾萬里其山聯亘不絕榛莽蔽人前後咫尺不相見其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虎牙森立奔湍急洑震動如喧雷其舟馬之進非更歷寒暑不能至則風土氣候之變難遣人民謠俗語言飲食之情難達豈人所樂居哉君治行李就道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色容有謂予曰士之窮學修志久而後得陞太學顯官厚祿可坐待之曾君棄此不圖輒受教官以去教官世所謂冷職也而又樂居夫人所不樂之地何歟予曰昔夫子嘗欲居

九夷又嘗爲乘田委吏矣聖賢安土樂天何往不自得哉今岑溪爲王邑地雖遠而非夷也教諭爲儒官非乘田委吏比也居王邑守儒官談聖賢之道以淑諸人何以怨懟爲哉矧今教官之倬倬有賢問者多伸於知巳居顯官食厚祿矣曾君在流教有成績寧無知巳者伸之乎吾知岑溪僻遠之地曾君不久淹也客謝而退秋官主事彭君鳳儀求予文爲之贈遂次其與客言者貽之

送順德教諭黃君序

黃君廷經才敏而嗜學學成儕輩皆推道之天順改元以鄉貢進士除汜水教諭汜水學政久廢士無所資仰以成其才君至請於有司即後圃爲屋十餘間擇秀穎士肄業其中朝夕視其勤惰加勸懲焉自是歲貢禮部者皆中選應舉得儁者四人蓋前此所未有也兩京鄉試皆聘爲同考所取士皆鄉里素推優者君遂因之有聲稱於縉紳間蓋勤於育才公於擇士此爲師儒者之職也而君得以有聲稱乎於是重君之爲人而又嘆夫世之能盡職者何其少哉去歲之冬君以九載滿秩吏部署其績爲高等當陞府教授近　制由舉人爲教官者得與知縣之選吏部又



考君之文行曰此於任知縣爲宜及引選又抑不問但以常調除順德府教授衆皆以爲尚書李公侍郎崔公與君之叔翁爲同年進士以是有所嫌故避之或又謂爲政於一縣不若司教於一府爲利澤及人之多也故以多者委君由前而言則爲私由後而言則爲公二公握持銓衡方以公道待天下士將使內外百官皆得才賢理庶務以上佐聖天子與太平之治豈肯爲其私者哉君行以教汜水者教順德使及人之利澤果多此君所宜自盡也爲公爲私其得失在人於君何係哉

送浙江督學憲副劉君序

安城劉君仗和登景泰甲戌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日以讀書績文爲業於他事未嘗干遇人恂恂寡言言必中理予與之遊喜其篤於行也既而以纂脩國志成授監察御史愼持憲度臨事毅然不可回屢奉　命巡按福建及圻內諸郡不爲煊赫聲既去人皆思之予於是又喜其優於政也蓋君爲翰林侍讀贈學士忠愍先生之子建寧知府仗德君之弟先生在翰林有文名嘗上書言時政十數事皆他人所不敢言者其氣節落落可尙仗德又能自立以不落

其世初爲中書舍人陞兵部職方員外郎皆有聲稱及知建寧其聲益弘以逹君少服父兄之訓而又勉學不怠宜其行與政若是懿也屬者以在廷大臣公薦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夫學校所以育才治道係焉朝廷設教官郡有教授邑有教諭而皆副以訓導浙爲郡十一爲邑六十九而教官之衆生徒之繁皆總于憲臣督之其職不謂重耶在正統景泰間置而又廢者再至于今蓋三置矣予觀其初置也擇之者出于公而任之者亦知殫心以副　朝廷寵任之意誠能重其職也及其久而弊也庸者怠其事



而已或秉心匪猷者又從而撓之則所謂重者反輕矣不亦其可悲乎今以君任之吾見其職將益重矣君行其勉之哉

## 金牛思阡詩序

壺公山之南崗蜿蜒十餘里復起一阜隆厚而長與舊柯所居山相對名曰金牛山其東南之麓林木蓊深土石清潤則吾伯祖雪軒公之墓在焉公没時子文翁方十一歲無他兄弟能自奮於孤蹐之餘遂有成立既而生四子烑燉燿焞皆教之修禮度玩詩書使不辱前休則於爲子之道可無憾矣然猶以親不逮養爲恨時時往墓下瞻拜彷彿泫然流涕以泣今且老矣而哀思猶不衰宗黨人爲名其墓原曰思阡志孝也夫人子之所以爲孝者何止於思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豐其飲食以致娛養之誠無非孝也然此親存時事也親没而養無所復施則惟有思而已爲哀爲忌爲禋嘗皆生於思也志焉繼之事焉述之遺言焉而服行之思之至也思之至則親雖没而猶存吾雖不獲養而猶養也竊嘗觀夫事親之孝蓋天理民彝之根於心歷古今萬變而不可磨滅者自世衰教弛重以暴秦焚燬經書廢絕庠校上之人既無以



化導之而下之人又皆凡陋不能自振以趨於善故凡人倫之屬皆不知厚之以恩至於其親亦疏薄而不知養焉即能養矣而又不能思即能思矣而又不能終其始流風餘弊承襲既久則天理民彝蕩然無復存者此大賢君子有志於扶植世道者常拊膺而興嗟而於天下四海之人聞有一善輙表揚之以爲勸庶幾根於心者其後有所感而興乎然則思阡之名亦所以勸也豈獨志其孝而已哉今年燉隨計至京舉進士中其第奉　恩命將歸需次于家求諸薦紳大夫爲賦思阡之詩而輯録之蓋其志將朝夕觀

省繼孝於父而移忠於君乎故爲之序以從臾其成
云



# 竹巖集卷十一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梓

## 序

### 賀學士錢先生榮滿詩序

翰林侍讀學士東吳錢先生以三年滿秩士大夫相率載酒殽進賀於其門騶呼屬路城東人爲之廢市蓋館閣學士諸先生實倡之也南陽李先生賦詩一首以志雅會凡能言者皆和之錢先生集以示潛使序其端潛惟燕飲之樂先王所不廢也所貴者止於禮耳韓子亦謂樂而不失其正爲樂之尤然則當朝廷休明之世以職務餘閒飲酒賦詩叙斯文相與之好其於義固宜也况於儒學侍從之臣尤爲　天子寵遇而不煩於細事哉而其賦詩又皆正禮節寓勸戒不爲世俗譏罵諛媚之言所以見士大夫習尚古道足以敦化於今而後之人稱叙人物仰慕流風又將考於此也先生爲人英爽氣高力厚發爲文章押落尖新直與古人爭雄詩肆而密操含自命不拘常

律蓋中之所存者正故發之於外者奇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陡起而高翔直可以敷宣帝謨弼成化理豈特擅名文詞而已哉在絅之詩蓋反復推其志高其才使人知先生之遇合在朝夕也潛猶賦詩者意也故借爲之序

贈封司封主事張公南歸序

廬之南巢張公公裕少有大志讀書飭行爲鄉邦瓌傑人永樂間舉人才拜湖廣武昌令爲政寬不縱嚴不苛吏畏之重足立無所肆其奸而民愛之如孺子之於慈父母也後改山東蒲臺其政如武昌而流譽



益遠人咸期其進高位益昌厥施詎意以詿誤謫戍龍門單窮遠寓垂三十年筋力衰憊鬢髮紛然白照人而其中之所存尚耿耿也凡世之物可以沉酣溫飽者視之如棄唾洟獨念初志弗克終俛仰間不能不時發一嘆屢貽書其子行敏曰善讀書以成吾志吾老于窮無恨矣行敏擯棄百事蚤夜窮經史或至忘寢食業成試鄉闈有名又試春官得高第進士拜吏部司封主事尋進員外郎此公之志行敏蓋成之也既而公循　恩例起謫籍有主事之封入謝　休命退語行敏曰貴不可恃惟惕厲可以保完名爾其圖之吾歸老于巖谷追逐雲月取清致爲樂足矣將道之日縉紳士謂公將爲鄉榮咸賦詩送之俾予序其首夫判窮達爲兩途而休戚因之居世者之恒態也其有爲於自守不戚窮不休達如吾張公者豈今人中人哉茲歸也吾知吏于巢者必曰吾之政有所諮也晚生小子必曰吾有槼矱可度也閭左爲無良者必曰慎自檢無使賢者知也則公之歸有益於風俗多矣豈獨爲鄉榮哉

松菴居士鄭公受封序

松菴居士鄭公恒淑儇遊鳴山人鳴山有佳山水居



士隱處其中無所求而樂今年幾七十矣向余歸省時嘗至儇遊慕居士之爲人欲訪其處請問所以樂者沮淋雨弗果獨與其子廷綱遊於縣坊數君子家而返既而上京廷綱亦赴會試中進士第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居士不遠數千里來視之因得往來晤言以遂平昔慕見之心居無何欲辭以歸廷綱留不獲余亦邸爲之留居士爲余言某在白雲芳樹之下結茆數間足以蔽風雨課童僕耕數頃田足以輸官而飽妻孥當天和景明之時幅巾藜杖隨意行阡陌間往往與耕夫樵子遇譚笑相忘或憑高而眺或揃流

而飲或招洞雲山露而與之俱無非爲可樂者其最
樂者天寒欲雪深巷閒無人聲閉門燒榾柮集諸幼
稚於前煨芋栗其食之又取清醥酌數杯耳熱氣和
頹然就枕不復知有身外事我之所樂者如是何用
留我爲哉余聞而憮然者久之蓋羡其樂欲從之遊
未能也居士既去之明年廷綱除翰林檢討又二年
今　天子嗣位以孝治天下詔在廷七品以上官有
父母存者皆予封乃廷綱得拜　勑封居士爲翰林
檢討母吳氏爲孺人於是有以居士素不求貴顯而
得此非其所欲者余謂山林隱遯之士未嘗有慕貴



顯之心非惡之也惡夫居貴顯而不能兼山林之樂
也居士之得封命既貴顯矣又得不去故居而所樂
者猶自若也亦何不欲之有哉余知其邱壑之中日
與老長者談笑詡詡詠頌　聖天子之仁又訓敘他
子弟使皆繼廷綱出而效用於時以圖報稱然後於
心爲安而所樂爲無窮也鄉之薦紳大夫以余言爲
然請書諸縑素寓歸爲居士受封之慶遂書之

愚樂菴詩序

愚樂菴在新喻縣北溪山佳絕之處處士傅君邦本
所營以自燕休者也余聞菴之制輪廣僅尋丈門逕
迂迴杳不聞叩門之聲然不甚修除草深沒脛苔蘚
斑駁滿庭階花數品竹數十竿枝葉交蔭常習其人
衣蔬畦藥圃津津有生意處士日居菴中裹方巾讀
古經史有所得於心俯而笑家人問生事輒斥使去
舊所與遊者多得官煽熻於時累以書招處士謝不
起因有粟囊有錢常以貸人人之所有無絲髮覬倖
意里中少年見其樸雅無欲譏以愚處士忻然安之
曰我誠愚者我將樂於愚以終身焉遂以愚樂名菴
薦紳大夫多賦詩題其壁其子翰林院庶吉士瀚錄
爲一卷持以求余序嗚呼知與愚異名憂與樂異致



使以愚爲可樂則以知爲可憂矣處士豈誠愚知而
樂愚哉蓋世方矜技能事巧佞以求售於貴近者之
門冒榮竊祿籠勢赫赫可畏四方餽遺珍奇之物日
塡委於庭其爲知孰加焉富貴無幾何而憂患隨之
小則僇其身大則夷其家欲求爲韋布孤寒之士不
可得矣愚者於此時芳林白屋之下飽而嬉倦而臥
于于而起俯仰而歌吟視知者所得固不及遠甚而
其所嬰觸亦何有哉此處士所以寧爲此而不爲彼
也然則處士豈眞愚者哉古云大知若愚又云知者
樂處士蓋有之矣余亦愚者嘗嘆行多齟齬於今因

請卷中之詩又竊喜於處士爲有契也遂爲序之而不辭

嘉忠錄序

廣東西峒蠻起爲寇其始爲害猶毫髮武臣忽不加備久而滋蔓四出遂至不能禦列郡之民淪胥於死亡者多矣　皇上愼選在廷大吏之有威略可撫民命者得都察院僉都御史葉公與中授璽書以往公至咨訪利病本惟郡邑無狀吏所爲即斥去其尤饕誕者奏擇才良補之於是高要葉君禎以太學生拜廣西慶遠府同知蒞政之初輒訓練丁壯誓不與寇同戴天必盡殄乃已屢督兵出捕能以寡敵衆拯民於阽危獨旗山之陣偶失勢長子公榮死之移檄於知府黃振把總都指揮黃鉞皆無以一兵來援者復自集義士逼與寇戰又失勢與庭官慶並死之其夜雷電交作雨雪深尺許寇驚駭遁去棄所掠千餘人郡之人無老稚皆哭君若失慈父母聞于　上詔贈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錫之　誥命以示褒崇又爲立祠使民歲奉嘗不廢其德比者廣東參政劉君某僉事張君某以事來都下持公所集褒忠錄使予序而按察使夏君宗成亦走書致公之意曰序必以子幸勿



辭嗚呼君職民牧其所當爲者布德施惠而已至於陳兵旅攘寇暴則武臣所宜効力而君亦任之誠不忍坐視民之遭荼毒辛于婭臨艱危委命鋒鏑之下當是時凉烟白草之墟積屍如邱身幾何而不至於湮沒無聞乎幸都憲上體朝廷褒忠遂良之心懇懇爲表章之使天下之義夫烈士咸有所勸而貪懦畏事者泚顙而愧心焉然則君之志雖不就而忠有餘身雖没而有功於世蓋甚著也初余聞君死欲作文以吊之而未悉其事乃今得觀是錄竊幸世有偉人而又悲天下之爲君者不多見也故爲之序而系以詞曰

飭行爲吏冠裳委蛇弗究於武政以禮施及遇醜徒乃奮英烈謂民可哀於已奚恤　帝錫寵章奎璧之文以昭其節以賁其墳吁嗟乎君人之殊品後千萬年清風凜凜



贈都督僉事翁公序

同年進士三衢鄭君孔佐以名御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將行過余言曰往歲予奉　命按治兩浙至松江忽發背疽幾不爲世上人而卒以愈者備倭蘓州都督僉事翁公繼武之惠也初公聞予疾即資遣良

醫治以善藥旋又馳驅至番禺郎邸所視病淺深論左右人使扶持毋怠既愈乃去既去又使人往來候問不絕于途力辭之乃止自予還朝而公之惠我者無日不在于懷玆有福建之行道出於蘇見公且有日矣願假予一言以道余私公好讀書寬衣博帶進止詳雅未嘗識公者卒遇之不知其爲武人卽與居雖久不厭蘇之文學士與凡四方往來之賓客無不樂與遊聞人之窮餓輒與錢而以病來告者亟遣醫治之況君乎 王命爲一方之倚頼者哉孔佐持憲度凛凛有風裁所至鋤强扶弱大有利澤於民方其



病也民相率禱于神奔走塞途有告神願以身代之者況公信厚慈和素以生人爲念者哉始君之病也公懼無以慰民心故急欲起之非私於君也而君之德公也謂公之急於爲民爲可念耳非私於公也是皆仁人君子之用心可以示人者愧予言荒陋不足以張之因君之請不可辭遂書此以爲公贈

## 贈監察御史宋君序

蜀之資縣宋君顯章少負奇氣讀書多自得不甚資倚師傅同學者因力窮日夜不能及縣長佐皆材君起爲學校弟子員未幾舉鄉闈聯登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夫御史憲臺執天子法不可以卑縱弛事不可以刻暴殘民君能處寬嚴之間有所決遣咸稱平焉 朝廷議大事君從公卿後溫溫不妄出言言必中度快人意嘗奉 命按治湖廣暨眞定大名諸郡所至吏驚畏凛凛如履冰而民戴道遮留恐其亟去及去輒皆歔泣以思盖君子修於家行於國窮達不倍故其效宜然也若夫保祿庸庸所施非所守者曾有是哉君歷官滿三載 朝廷賜勑命進階文林郎以奬嘉績又追贈其父爲承事郎山西道監察御史母爲孺人薦紳士常所往來者咸晋賀於其門



君謝曰國有重恩報不可後也奈官卑何又曰 國恩如此榮不逮也奈父母在地下何言未已賓有戚戚容賀者退以語予予曰忠孝人之大節不難於其始而難於其終五十而思九十而謹侯度古之人已稀聞矣況後世乎君居家事親篤於孝移而爲徇國之忠聲譽奕奕馳四外有其始也茲而受 命思報又痛念父母不獲生被恩寵推其意將不替於其終歟嗚呼勉企古人吾不意今人中創見君也喜幸之餘序以張之

## 華陽八景詩序

去福城南七十里許有地曰華陽處士李君伯廣居之環所居之山水稱奇勝者西有峽江爲全閩要津江有浮磯天將雨則鳴居人常驗爲雨候東南有巨山狀如樓臺者爲臺山林木鬱深靈氣鍾焉由臺山之麓迤邐而東一峰特起江山常静夜月初生光射崖石燦爛如銀爲銀峰又有砂窟橫江心春潮衝齧或隱或見而沙禽水鳥時時翔集於其間去銀峰二里許爲岩數十仞飛瀑奔激下注于巨潭有龍伏焉進居之東闊百十武有怪奇之石盤踞如龜竈旦得日金碧絢麗可愛臺山之北爲梅峯樵人往來臨風長哄不知其爲勞也臨峽江之東甘棠載道居人專魚蝦之利煙朝月夕飲而醉醉而歌嗚嗚之聲微遏



適處士得諸耳目而樂之於心雖聽鈞天廣樂觀霓裳萬舞酌以大兕列珍鼎而食之未能踰其適也間求善畫者圖爲八景大夫士多賦咏之其子進士宗達以處士之命又屬余爲序余聞易有之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是觀物以修己也又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是觀物以治人也苟徒娛意於物修治之功闕焉豈君子之謂哉處士因峽江而思廣其量因臺山而思崇其行因銀峰之月砂窟之潮坐觀造化盈虛消長自然之機則知夫富貴榮辱吉凶存亡皆非人所容心也以至睹岩瀑則思自强不息睹朝陽則思盛大而輝光睹漁樵之各有業則思勤於事而肆志素餐爲可愧也夫樂而不至於荒所謂脩己者得矣投竿而起釋耒而上征余將觀處士推澤以及人也雖然君子之所積而施者不于其躬則于其子使處士以爲泉石膏肓閉距不復出余又將觀宗達之大有爲乎夫獨善與兼善者殊途其在父子則一致也宗達審有爲焉則處士之所自樂豈果於忘世者哉



## 黄孺人壽詩序

孔才君在宋門爲佳子弟得黄孺人爲之助益以賢稱孺人性警慧剪裁之工裙襦間傳玩以爲不可及慮事能出人意外然不欲以才加其夫深自屏抑若無能也自奉極薄至鮭菜細瑣人不能堪然不欲以儉事舅姑衣必整食必豐久而匱之不繼屢竊假具未嘗使之知也以勤治貧積絲粟以至裕實然不欲以財自侈而食饑衣寒藥病賻死惟恐後也初從君遊宦京師無何謫居荆門嘗艱茹苦越十五年始得宥歸故里及歸而君卒孺人力支阽危既壓而復起

者數矣古謂妻道無成戒其專也使所遭如孺人尙嫌於專而不爲可謂賢乎然則宋門何幸有孺人之賢豈天之報善偶不及君之身而使孺人昌其施於無窮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爲孺人始生之日年益七十矣鄉貢進士林君貴實其婿也求諸貴卿名士賦詩寓歸以將祝願之心而委予序貴實少孤貧孺人愛其才以女歸之又資其百費貴實遂得肆力窮經史入豪傑之流及來會試其女卒孺人又爲撫幼稚年雖老而忘其勞則孺人之賢豈獨宋之幸亦林之幸也詩凡若干首頌德之詞爲多於以見孺人之



壽非倖致云

教授黃先生挽詩序

城東黃德獨先生沒既一終其季子廷儀君以家學之經登科甲爲材進士踰月吏部以南京御史缺員銓君試其職將行過余別手出一編詩甚鉅皆達官要人哀先生而追挽之者授余序言予自操筆學爲文時凡應人挽詩若序之求惟道人之死爲可哀於行治十不一二詳也豈故爲是使闕而不傳耶蓋其人多非素識而有不能詳者就或識之亦生平落然無聞而有不可詳者詳之非情何足以示遠也先生少所樹立便入通儒碩士之目永樂初由邑庠生舉鄉試有名既而會試得乙榜拜廣東揭陽訓導敎人不後辭章務窮於理士類多就才賢彙彙然起科目循嶺南而下學校以修舉稱者莫之或先九載陞東莞教諭先是學舍摧廢無以居儒生先生至力白有司新之而教法一如在揭陽時起科目者蓋增倍也又九載陞江西南安教授無何以母喪歸朝夕啼號抱憂鬱成疾而竟不起時正統癸亥十月十四日也嗚呼先生篤於爲儒教人隨所至有成卒而以孝死是不爲無聞余早知趨其營禮事先生且於廷儀君少



同學游邑庠後同舍則其識先生也不爲素耶故於序詩并直哀其死而行治又特詳焉使讀者有所感而興起也

金門述職序

國制天下臣工三年一朝陳其所任之事吏部總而覈之考其治行孰優孰劣具差等以聞天子詳加延訪行褒譏黜陟之典所以勸懲于有位者俾咸懋脩厥職以敉寧兆姓隆化理於無窮也莆台王君玉治裝將北行以朝庠校諸俊士謀繪金門述職圖爲贈求予言書于上方蓋君揚之高郵人其家世以讀書

為業擢科名蜚揚仕路者往往有之君得爲京闈貢余考其文於簾內余固知其問學之專矣往歲來令吾莆莆爲衝劇之邑前令多以庸儒廢職間有謗訐智者則又馳騖於瑣瑣徒勞憊而無成君至循職而理不爲沽激爭訟者燭其情決一言而服負租逋稅不勞敲扑而輸遇旱潦輒禋禱其效隨應政有疑多以質於賢士大夫未嘗以偏執誤事供億之物措置有方閭巷小民稀聞號召之聲暇時按行阡陌問疾苦存䘏窮𤼵過耆舊者之鄉必致禮於其廬以爲爾賢俊士者勸豪貴人有所干屬不姁嫗以從爲民直



誣枉或持金餽謝棄黍不受上下之間交口贊譽之余於是又益知政事之優蓋過尋常世吏遠矣政茲以往雖羣處於冠佩如雲之列必嶄然特出擢優職於吏部膺慶賚於　明廷天下之人皆稱曰莆賢令與古之卓魯齊驅則國之光也莆之幸也而余又竊喜與有知人之名焉雖然萍鄉好官員必過知忠定而薦擢之君至京出吾言以示司用賢之柄者願借張希顔以終惠吾民則又莆之大幸也

## 五馬行春圖序

世儒語吏治以觀遊爲敝政政之敝果於觀遊係乎否乎蓋觀遊非能敝政也敝於忘爲民也古之爲國者欲節民勞逸作靈臺以登欲宣上德意作豐樂亭以遊皆爲民者則夫觀遊之事可少哉吾莆有某者取漢制郡守有五馬之貴繪五馬行春圖將以爲廣西平樂守黄公獻見者咸謂行春觀遊事也事觀遊以敝政公豈賢者耶余聞而笑曰天以春生物君子以仁生民公之行春治勸民以體天者耶公嗜問學負奇邁氣起家爲廣東都帥經歷用儒飾吏以文濟武不兩載大有聲稱蔚爲幕賓良既而用賢而有位者薦擢廣西平樂守守四品秩位柄之專能奔走人



加以才敏出人遠甚而一郡之地可臥而治也公之心則曰事出於思或有所遺委於聞或有所蔽遺與蔽爲政者患之故方時而春也巡行郊陌樂與娛黎俱不自知其身之勞與五馬之貴也憚勞而矜貴私於己者之恒態公能兩忘之非重於民耶夫民狃於習囿於土風遭於年之水旱不能皆遂其生貝其性公於此閔閔焉躬諮訪而爲之所務使一郡之內物物皆春此公之心公之仁也豈觀遊敝政者類耶余每讀古良史傳必三復想見其爲人何意今人中幸見公也故不辭某之請而題于圖之上方公名崧濬

之龍溪人



# 竹巖集卷十二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户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守　重校梓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 記

### 重脩撫州府儒學記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上意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眎學舍皆敝陋大懼廢墜教養遂會諸僚佐以公錢脩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齋舍之齋舍倉庖廩之所工善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爲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子璦以書來告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大曆二年刺史范令誠立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爲可久也願有記予觀理財聽獄興化起廢決滞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爲才者也然

非爲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爲逸去難以爲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作至於脩身爲家國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綱脩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得其十其居常也闇闇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不可摧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後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褎然爲首稱也周君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



向者不暇爲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爲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貴家所記第一流人物將復出矣乎於斯時尚有以頌君者始爲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 恩慶堂記

進吳城閶門可里許泰伯廟在焉有司歲有祀事而主廟不專以人故自廢徹之餘鷄鼠跳號烟埃翳集大非所以禮神也居隣廟曰宗榮者爲泰伯九十六世孫請于　上欲自主之以時修除　詔允之仍復其家宗榮入拜休命退而謁予言曰荷國恩承先廢可無記耶敢以累執事泰伯德蓋天下後世宜爲天下後世之所崇尚而不替也漢封爲至德侯官其四十三世孫允承爲奉嗣侯東晉加封三讓王官其五十世孫皐孟爲昭衍公迨我　太祖高皇帝命有司每歲春秋修祀事未嘗加以侯王　皇上又復其家而不官之封錫之典殺漢晉遠甚然崇極之意則非漢晉人所能知蓋泰伯以天下讓者也讓以天下而侯王之豈其心哉祀之可也以讓德傳世而官其



子孫後將有利榮名而紛爭者起紛爭之衅以貽先賢羞盛世之君爲之乎復之可也祀之俾神安復之俾不爭崇尚之禮鳴呼隆矣宗榮何慎修厥德於爾祖無愧則恩與慶殆相與爲無窮也

## 武昌府儒學進士題名碑記

湖廣按察司僉事同年劉君叔容以書來言曰巡撫右副都御史白公偕脩武昌儒學巡按監察御史江君元勲實贊畫之既成又欲取郡士登名進士者刻諸石以傳不朽敢累子爲文記之予能不辭士何如其爲幸也乎惟進士起於隋盛於宋至國朝爲尤盛

其間勵名節樹勳業煥然屹然與日星爭光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待金石之傳也而猥陋無聞倏如烟雲之飄盡者雖金石豈能固其傳哉况物之有形者必有敝金石有形者也而欲托之以不朽其可乎歐陽公嘗言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信然矣雖然國朝取人非一途特寵異者進士耳刻石于兹使後之學者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而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古人勸學之遺意也夫爲政能用心於勸學可謂知本矣是不可無記遂記之

## 重脩蔡忠惠公墓記



成化六年春四海多以災沴奏聞當宁　皇上既自省躬又召內閣儒臣其圖治理以爲莫要於選人臣巡行天下凡民間利病可興可罷者皆許便宜行之庶幾格天心召和氣以康惠億兆民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公自明在選中乃奉　璽書建節以來吾閩首訪百司吏以貪殘著聞及衰耄庸懦不事事者皆斥去而褒獎廉勤慎厚者使益修其政與太平之治以上副　聖天子敬天勤民之心既又周行諸郡過興化僊遊之楓亭見道傍有巨碑刻云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神道慨然嘆曰此非嘗爲四賢一不肖詩世稱直臣者耶遂下馬周視其墓蒙翳榛蕃中亟發從吏馳諭分巡按察司僉事周君謨俾督所司脩治之於是周君與知府蔣君雲漢計其所需木石幾何匠役幾何凡既備乃以夏六月始事先封塡頹壙次作享堂及兩廡儀門繚以周垣又復旁近地入於豪家者樹植緐木以障風雨礱石刻歐陽文忠公所撰墓誌立于堂中而以冬十月畢工方其經始也或謂公墓在赤湖蕉坑而此爲非是按墓誌載公葬于莆田縣將軍山豈當時地屬莆田後屬僊遊因此近有古將軍墓故名將軍山今鄉人呼爲蔡山則



因公姓而得名又况有碑石題識可据則此爲公墓無疑赤湖蕉坑去此六七里則其父母之墓文忠公亦嘗銘之所謂其里慈孝其岡平井即其地也歷歲既久地里紛更爲子孫者尚亦遺忘况鄉里之人得於傳聞者安得不謬誤哉任其事而考視詳審者莆君協力而成者同知習君襄推官李君俊莆田縣知縣王君玉也既成合言屬予記予惟昔趙清獻公知杭州請脩吳越國王錢氏墳廟盖以其能保障一隅臣順朝廷故也若忠惠公持行端直學博而粹於文立朝爲謇諤之臣在外有神明之政風聲氣烈蔫被

于遐邇使忠義者增氣讒邪者愧心其有功於天下後世過錢氏遠矣而墳墓不治行道之人皆爲之興嘆況吾徒沾被其膏馥者乎此滕公所以倡爲於上而諸君樂相成之蓋其事雖若緩而實急出於尋常世吏之所不及爲而有以激吾人景仰先賢之心遂爲記之以告後之嗣政於此者知謹視俾勿壞

重脩慶陽府儒學記

慶陽府舊有儒學廢於元季兵燹而更新於國朝洪武壬子實通判吳士英之所建也歷六十二年爲宣德甲寅知府裴知教授李潮海復繼脩之又二十九



年爲天順壬午知府張君翔以廟學之脩皆狹隘且歲久日入於敝謀諸分巡按察司僉事張君紳出公帑買民地以廣其基而明倫堂及學舍敝陋尤甚遂先作之成化丁亥復率同知陳敬通判李誠薛祿推官李榮教授劉盤訓導郭春索睿各出己俸作大成殿與夫兩廡重門饌堂庫廄庖湢皆撤腐以爲新締構堅密制度弘麗加于舊觀多矣其樂器及祭奠之具昔所無者今皆備焉既成學之士皆以爲喜屬湖廣按察司僉事趙君銘來求記予惟學校之設非徒使士習詞章于世取祿而已蓋有弦誦以陶其心有祭祀飲射以謹其容節有出兵受成告訊論獄之法以習其材諝果於振起而自脩者有勸或悖傲而不率焉有懲至於摩揉陶涵之久皆能明義利惇彝倫進而列於百官隨所施爲無不得其宜焉其才行之尤鉅者使之握持鈞衡談道禮樂於廟堂之上出而秉節鉞遵揚天子威命於荒裔之外而天下萬國之人舉被其澤歌咏以嬉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咸願見而傚藏之旂常鍾鼎傳載其聲烈以播之於無窮其爲教之極效如此古昔有國家者未嘗不以興學爲首務而我朝尤眷隆焉蓋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



明命之初輒詔天下府縣皆設學而列聖新飭教規以作興士類者屢矣慶陽之學自始建及今不廢而才之見于用也往往以勛業名寧非有司之奉　詔命者勤歟知府張君以爲吾繼其後不可荒惰以廢其成乃與諸君篤志脩舉而又歉不及民其爲才賢豈尋常世吏可及哉予嘉之而爲之記且示夫凡有司之廢慢者使知務云

重建光澤儒學記

光澤邵武之支縣也儒學舊在縣治東南南向宋慶曆四年建元天曆二年縣令況逵因廢址建雲岩書

院至正六年縣令朱潛虛教諭陳文通復建廟學尋燬于兵燹二十三年縣人劉廉龔永其建崇仁書院二十五年郡守楊希古增修之國朝洪武二年縣令劉克明撤書院爲廟學以應　詔令永樂十一年縣令曾成烈教諭陳子良重新大成殿正統二年縣令盛勲訓導余儼重新明倫堂然皆因舊址爲之地側而虛其規制又隘而陋歷世既遠莫有能出意見而改圖者比者奉　勅提督學校僉憲豐城游公大昇相度山川面勢於東向爲宜乃與郡守無錫盛公旿望共謀改建經始成化五年冬十月以六年春二月



畢工前臨鳳沼鷄山後據貴峰天馬其左右有鼓山筆峰皆若踴躍而來趨拱而朝氣象雄深方位亢爽蓋一邑之勝處也廟自大成殿及兩廡重門學自明倫堂及講誦讌饌庖湢之舍咸備以固其費出公帑羸錢及好義之士來助者未嘗斂及於民其制弘敞華麗加于舊遠甚董其事者縣丞陳隆相協之者主簿陸義教諭陳源訓導孤安也盛公以書來屬予記其成竊惟光澤之爲縣儉於百里併在萬山之中岡坂阻絕居人鮮少朝廷建學設教與他郡稱雄麗者等蓋不鄙其民而期待之厚也縣之人士亦厚自待服儒衣執經書來學者常及額數不欲自外於教化也然其間未有褎然號稱俊才者出當前之爲郡者無作興之功如韓昌黎所謂博士弟子咸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抑亦如曾南豐所謂有聰明朴茂之資而無教養之漸故人物若是之曠疏也今盛公爲郡輕徭薄賦尤厚於爲儒之家游公提學先德行後詞藝庠校選革得寬嚴疏密之宜繼自今游於學者必求道德明秀才學克博出而用於世偉然有勳名可頌而傳則朝廷之所期待與二公之所作興教養者斯不負矣光澤之士尚懋勉哉昔僖公修泮



宮於魯詩詠之文翁興儒學於蜀史贊之使光澤之士果懋勉焉克底于成則豚贊韙予所未能當勉爲二公作也姑記之以俟

## 鈍軒記

天順丁丑進士林君治一室於右長安之僻巷高廣尋丈許華堊不施僅僅風雨每退朝宴坐其中披卷對聖賢語侵夜不能休疲外事一謝絕不問而自號曰鈍軒大書扁于室客有疑者過予言曰金之爲器利者用鈍者棄鈍之名於幽岩邃谷之中困躓淡泊者所宜取也林君方雕蔬釋屩班榮薦紳日駸駸於

用也謂鈍可乎使誠鈍也鑠以火淬以清波而磨以他山之錯夫何患不利乎曰古君子厚處已而廉取名樹于文章絶古今而名其所寓曰愚溪朱子明道學爲儒宗而自號曰晦菴蓋寘浮於名也林君性頴嗜博極羣書而尤深於子史操觚爲文詞能洗削陳腐以復太朴之風居家爲佳子弟出遊庠序爲秀民入貢勇捷文場爲名進士叩其有不能外而能內任以事不能小而能大鈍者能如是乎顧世方競於儇利舌如簧兆咨睒闞務趨步揖讓于于綏綏覩權龍所在不啻水就壑而下猿猱木以升兎之走而鶻



落也同者喜之異者疾之諛者疏之笑者怒之寘寘爲蹈貽危而卒陷敗僇蓋不勝其醜矣此林君所以恥今之利樂已之鈍進而放古之愚與晦者不爲名而務其實也不然鈍之名雖髫髫之童猶不欲受而彼獨安之乎客謝而退予筆問答之言於簡藏以自儆他日林君來求記其所謂鈍軒者遂舉而授之君名樂字從信新會令東洲先生姪子少從先生學而資麗澤于君也故能言其心云

詒穀堂記

君子有穀詒孫子詩魯頌之言也雲間丁君孟威取以名其所居之堂蓋其詞意實而勸戒深古今稍知讀書者無不道此以爲子孫訓況賢如丁君哉竊惟穀之爲義善也人之善天之所詒天詒之而我又將思以貽於子孫則所以存之者旦兢兢而夜未嘗息也使夫力之所就未毫末而遂以丘山之心承之幾何能有益哉然則謙者存之盈者不能也寡欲少取可以爲安而貪慕之殷禍斯集矣然則廉者存之貪者不能也失畔而怡愉枉步而迂徐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謙者存之而爭者不能也謙而戒盈廉而戒貪與其爭而得於人之多孰若讓而失於已之少此



丁君所以存也抑所以貽與丁君宅幾數畝無宗墉廣廈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日坐藜床披閱古今圖籍亹亹忘倦有勸其務生殖者輒麾使去閭左閭咸以迂目之而士大夫交口道其賢子溥善承家訓行稱其文舉京闈第二人聲譽欻起將進登顯仕取寵命以光榮其親視夫谷量山積之家不旋踵而子孫廢敗其賢否相去何如哉溥予所取士也今自太學歸省過予爲别且以文請遂記之

江湖清趣軒記

洲之建德有隱士曰士衡者姓滕氏始祖膺宋僕射

尙書贈銀靑光祿大夫其後相繼業儒有顯仕至隱士負高節屛跡山澤中邑大夫知隱士有過人之才欲起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浙東西凡水石佳處無不遊騷人韻士及四方往來賓客之賢者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凝然無所較于中與人言以詩酒爲娛以窩山宅水爲生事而於聲利淡如也嘗遍閱古今史傳紀載人物考志意與已同者一儕望耳遂襲其號曰江湖散人晩歲隱于遊作一軒於家之旁隙地題曰江湖淸趣日邀客賦詩詩語頗淸絕蓋江湖之景觸于目契于心者之所



爲也旣而因樂甚顧其身自少至老得優游於太平無事之時皆君賜也思欲爲報則駸駸乎老矣遂遣季子志學讀書劬勞于時志學今已舉鄕闈升名太學炳炳有才譽其所以承父志以報君賜者可見哉夫安窮約而不移於物者節也處江湖之遠而不忘君者忠也節與忠皆予所喜談者爰述以爲江湖淸趣軒記

## 綠疇軒記

春坊大學士嘉禾呂公逢原退自禁直過潛言曰吾婣友朱孟寬構軒於所居之前以時休息名曰綠疇吾向時屢遊其中愛其勝或飮淋漓或歌激烈或謳覩微步徙倚旁皇得於耳目而樂之於心窮日夜而忘返也今別數載而孟寬死矣重其人而思之非文不彰用屬子記之因問其人曰性冲靜不妄言笑治家肅如公庭與人交傾寫肺腑凡事謹然諾未嘗食言常長萬石民有逋負多假之雖倒廩不惜故身雖韋布而惠澤及於人問其軒之所有曰經書子史古今名畫與凡樂賓之具充牣於中敞其前爲庭植以奇花美木有山水佳致問其軒之所以名曰軒有周垣疏其南爲牖以臨平疇漫野方禾苗秀碩爵靑綴



綠之時而軒之構適成斯所以名也軒之景其指如此若夫烟霏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晴晦變化之不齊雖有知者亦莫能窮其狀而名之潛惟山川不必皆廬阜洞庭也以人而勝愚溪雲谷僻於偏州下邑而天下聞其勝非以人耶人不必皆貴仕也以德而重嚴光周黨之徒隱于巖壑老死蒿萊而天下聞其名非以德耶綠疇特一軒耳誠嘉禾之勝者歸之豈嘉禾之勝盡於一軒以居軒者孟寬而重孟寬者公也昔柳子謂地雖勝得人而君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其信然哉潛未嘗識孟寬而於公之

德則厭服矣知公之所重者必非凡流故爲記于軒壁

## 風木圖記

烏山鄭君重光孝愛出天性事父樸菴母唐氏能咍頤指既而擢秀于鄉去爲浙江平陽訓導欲迎致父母就養官所顧川浮陸走非筋力衰憊者所能堪乃積俸金寓歸付其弟重華具膳羞爲朝夕養又作一軒植花卉於庭日奉父母遊玩其中以爲樂也天順丁丑正月七日唐氏歿重光歸守制未逾年樸菴又歿則戊寅六月二日也方唐氏歿重光猶幸有父在



堂可以致養不意又奄逝矣可勝痛哉重光服闋當謁選吏部求善繪者作風木圖持以行寓思也既抵京需予言記之昔孔子聞皐魚哭甚悲問其故對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遂立哭而死嘗時以孝稱垂名于今尚不泯也重光今之皐魚寧不有感於木上之風乎夫欲靜者木之性而風不止則天也欲養者子之心而親不逮亦天也天吾如之何哉付之長慟而已矣慟而死者上下古今數千年獨見一皐魚豈他人不能也顧其孝猶有大於此者故恐慟以圖之使一宛足以盡孝孰肯不爲皐魚哉蓋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聖人嘗以是爲教也　國朝凡臣子能移孝爲忠大有勳勞者皆封贈其親使有榮耀重光尚益勵教事使賢才輩出與古蘇湖並稱異時進大位以取褒贈之典爲泉壤之光則沒者不沒而不養猶養也風木之思於是乎可少慰矣姑爲記以覩其成

## 鼠記

有故人來自洛中惠胡桃一簍藏之置于臥樓之側爲羣鼠所竊未之覺踰數日命僮取供客僮走以殆盡告謀張擭掩之是詭遇之術奚宜爲將發其穴盡



取而聲罪以誅之窺其穴四出繚而曲窈而深通墻基之下西延于壁莫知止極用爾不果墻之而已絕之而已毋俾其復來也及暮而入臥故穴又通嚙簍聲作擲礫擊之鼠乃散走明夜復然執燭覗之鼠羣然據穴而集詬叱之却而復前唧唧然聲愈急若有怒容若有欲訴而非人類不能言余復叱之皆遁去又明夜復然乃退而思之反覆而揣之是鼠爲穿穴以居俾人不能獲計之獪也竊人之物詬叱之不懼是玩侮也且怒且訴其意何居豈以世之獪計玩侮者多乎而欲訴之以自釋乎彼其蠶食於民政事不

洽懷奸以附勢逅賂以祈名雖爲民之父母而實爲
民之仇讐此司郡邑者之饞玩也德澤不流幽枉不
達喜將迎疾廉直貪饕無厭坐糜祿食此任諸臬者
之饞玩也至於持粱齧肥躍馬疾驅峩大冠曳長紳
揖遜廟堂之上而能進賢退不肖者幾何人徒依附
以固籠縱肆以逞威陰陽愆而不調民生僇而不救
盜賊起而不弭夷狄橫而不攘俾天下疾目而睨欲
恨而不敢言此又饞玩之甚者也夫人靈於物有羞
惡之心所爲尙一至於此況鼠爲微物何能有知乎
鼠之所欲訴而不平者其在此乎此之不訴而獨彼



之訴乎訴之可去何所顧忌而不訴乎訴之而不聽
徒激之而愈滋雖訴亦何裨乎嗚呼已矣乎其將若
之何乎標籤三嘆作鼠記以自戒

移竹記

置小居植花卉數十品光翠可人然猶以無竹爲未
快乃就丁仙官與明處移數莖植于軒後開北牕以
臨之又就童丙翰大章處移數莖植於軒前前後相
映皆當花卉之中竹之清標雅韻類大賢君子他植
物宜環拱承順無或抗也移之日適烟雨霏微柯葉
鮮潤翼日輒揚發布綠欣欣然意若以爲托根得所
而予因之滌去凡累益增曠懷蓋人物兩相得也昔
人謂移竹必用辰日又以五月十三日爲醉竹日移
之多蕃殖以予觀之高山出雲而雨澤降此移竹時
也若必濡滯於日而適遇旱魃爲虐水涸土焦幾何
能蕃殖也況士者之居不可一日無竹方意之所欲
得而猶趑趄以待日時猶欲用賢者旌帛已具而曰
時未可也姑徐徐云爾其可乎哉若夫席珍待聘進
必以時在賢者不可不自重也作移竹記以自觀省
亦欲以聞於操用賢之柄者云

盆魚記



竹巖有瓷盆養小魚數尾其一稍大者時時奮躍投
于地意若不能安升斗之水適予見之歸之盆中一
夕風雨作又躍出翼旦退朝歸視之則鱗鬣傷敗困
頓甚矣遂別取一盆深以淸泠竟不能活嗚呼人之
不能循常守分而妄意於外求其不至爲此魚者鮮
矣哉

改建李忠定公祠記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
教授徐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爲之記其後遷改不常
以至於廢迨我　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

址吏部尙書王文端公爲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
歲春秋享祀蓋因敎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顒
同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唯謹又訪其後之秀
穎者進爲學生且盡復其家以稱德意旣而盛君又
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生請以學
旁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爲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慫慂
其成方謀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
不果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
公忠義風厲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植李氏墳墓且
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



卽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
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祼獻安侑如法郡之人士來
觀咸欣躍以爲宜焉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走肇
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
下重望以一身去就爲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
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傳至于今雖齋
夫俗子猶能誦其勛名欲跂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
王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
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
言蠭起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
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
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信任忠賢以爲長治
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膺
公所爲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
君此潛之所以欲見於言也況茲改祠非特表崇忠
良爲可紀而不惑異端不費民力皆世之爲政者所
不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寓潛景慕
先哲之心云

竹巖集卷十二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貢組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傳

### 封大理寺評事方公傳

公諱智士學其字也姓方氏號拙翁其遠祖閑自莆城爲石山徙杜塘宋時有峻嶠兄弟相繼登進士俱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時號金紫方家公峻之後也公



生未冠父母皆棄背去兄又從戎西蜀家之索甚不能支公彘自樹立不十載即完舊業乃曰百頃良田不如教子之賢每歲禮延名士于家塾爲諸子師資給之費雖至傾囊無吝色性純敏不隨俗似出僻者畏其直歲凶發粟濟隣里不責其償貧者懷其惠常修水利陂洫延壽楊公諸橋多用巳貲士大夫高其義至於公府有所修造必延公督役功成民不知勞兩官稱其才無異詞也兄自蜀遠省墓微亊之如父及去厚貲送之後數歲念兄以遠奔馳萬里道慰兄子寓邸踰年始歸居家好修潔祀先會客之堂與夫庖湢之所皆整比可觀别構軒於灌木之陰坐臥其中或誦詩或讀書至老不少倦尤好觀通鑑綱目對客道古今人物賢否治亂成敗事傾珠出囊纚纚不絕有識見善處事宗黨人咸咨以決疑有司之政不能通者往往延問故居雖泉石而門巷若喧衢然其心則淡如也公負高節未嘗仕以子貴封文林郎大理寺評事天之錫予善人其信然哉長子述發解鄉闈拜潮州同知季子達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諸孫皆秀異知向學公之慶蓋未艾也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卒以天順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得壽七



十予嘗從公杜塘上爲山水之樂又與同知同遊太學而於評事又官同朝故知公之善稔矣用詮載其事以傳使人知易貧爲富與夫不仕而官皆非倖致也然公之爲善初非有所期而天自應之或者善有未至而先懷覬天之心不亦妄哉

### 螺江吳氏二先生傳

閩之螺江有吳族舊矣世讀書寄跡於耕其入仕則自宋廸功郎日新公始仕而顯者則自今工部右侍郎克禮公始克禮公又荷　恩典贈其大父伯宜父從善二先生皆工部右侍郎祖母王母陳繼母鄭皆

淑人於是吳之門益大而世德之美益以流聞伯宜
先生諱義號清隱天資疏宕家有貲捐以卹人人之
所有毫髮不苟取名人巨士過其門必留飲傾倒竟
日或以爲煩先生笑曰吾欲使子孫侍左右習聽淸
言其可畏煩謝客耶或勸之仕則辭處烟霞寂寞之
濱淡如也從善先生諱順少事父以孝聞父歿治家
一遵舊訓獨稍闢田產慮子孫日多無以爲服食資
也庭有荔樹森碧可人日坐其下引觴酌數杯歌古
詩詞音節琅琅徹戶外間乘竹兜子尋湖山佳絕處
洄槃引觴爲樂有俗子過與言輙却謝性嚴整好面



長短人理有不直者多就正焉螺江之上至今業柰
有敦風嗚呼二先生皆有德善可稱惜其皆負節不
起不能有及遠之澤而僅化乎一鄉也然克禮公偉
有祖父風烈出而遭際明君致位顯融其施之及於
遠者果孰爲之哉嗚呼嗇于身而裕于後二先生可
無憾矣予觀世俗之所喜談者奇絕難繼之行也以
爲必如此然後可以獲天若吳先生父子同被 龍
命泉壤有光獲天之報厚矣攷其平昔所爲皆人人
可跂及者故論次之以爲世勸

樸菴林先生傳

樸菴先生諱勤字克廣林姓唐孝子攢其遠祖也曾
祖睦祖善同元省試第七人官泉州菁院山長父士
敏舉洪武癸亥鄉試陞太學擢署大理少卿改戶部
郎中歷任南京淮安知府嫡母柯氏母曾氏先生風
度淸遠嫺於詩文求者屨不絕戶外山水佳絕處無
不遊遊必吟號終日不知倦其持行尤高故詩文益
固以重士敏公入仕時先生年尚幼侍柯氏居家旦
慕上食飲外坐藜床翻閱經書街童巷子迫與言輙
麾使去年二十四舉永樂甲午鄉試時士敏公已歿
柯氏嬰疾奄奄在床不敢去左右及柯氏歿始赴禮



部會試分教浙江嘉善嘉善乃新創之邑學舍百事
未備先生諭大姓聚財爲之不二年而就緒教諸生
有矩度先後出而仕者不乏人秩滿丁曾氏憂服闋
陞江西奉新縣教諭其所造就之士視嘉善尤盛先
生老益進學屢應聘爲文衡同考鄉試者二同考會
試者一得士皆一時名人年七十以老辭位去去之
日囊無餘貲惟縉紳大夫所贈詩文數軸自著詩文
二藁古琹一張書數卷而已人或憂其遠道無以爲
資先生曰吾雖老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存所至必有
合矣予贈詩有高懷山谷吟鷗社老節秋崖賦菊窩

之句先生撫掌大笑曰子得我趣哉遂飲酒盡醉而別抵家三日以微疾卒先生之歸莆若舊方喜有所與游而後生晚輩咸幸得見老成人以爲觀法詎意天奪其年惜夫子念士君子淸才雅操如先生無幾人不可使與鬻諛輩同泯泯故述其平生大槩爲傳貽子孫使傳焉

## 韋軒林先生傳

吾莆九牧之林有號韋軒先生者諱珪字崇信居城東烏石山麓高祖諱尚孫祖諱囊興化府學訓導父諱應鳳世以文儒名至先生之兄絅齋公永樂丙戌



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修撰遷侍講其文儒之名益振以遠先生幼從公學甫冠盡得其所傳遂開門授徒年二十四五大肆詩文下筆輙驚老長者工楷法間爲章草皆可觀嘗侍公遊京師縱觀山川之勝及歸才益奇而學益入於老矣泉州守胡器聞其名薦爲其學訓導泉素無賢師士子多廢學先生至力奨誨之自是往往有登科第而仕者庚子秋湖廣聘主文衡所取士皆衆所推讓後多階顯融公没尋便歸爲之經理葬事撫諸侄無間言先生性嚴整於人寡諧偶然遇才賢者溫溫與言惟恐其不親已也在官得疾昇歸卒于家實癸卯二月二十二日也卒之時泉諸生皆來吊祭哭甚戚里巷間累月有嗟悼之聲蓋其平生有行檢故爲人所感仰如此配黃氏後六年卒子男三長統甲戌舉進士選爲御史辭不就除龔州知州以廉惠得民陞淮安府同知次緒次紀皆知學愼禮節女二人長適訓導李純良次適方定孫男七人茂榮茂春茂昌茂蓁茂華茂奇茂達

論曰絅齋公天分甚高學甚博其爲文甚富而奇一時擅才敏者皆以爲不可及而先生能繼之並有聲稱可謂難矣然公擢掄魁入翰林其爲學得施用於



朝廷其歿也人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所藴矧先生竟老於一庠之教哉悲夫

## 贈翰林編修陳公傳

陳公諱潤字德潤賓姓商其大父諱賓號望梅居士遭元季之亂易今姓自嘉興避地于長洲父諱驥母丁氏公生尚幼父母相繼歿鞠於大父稍長自知攻書業業成郡強辟爲從事持已廉愼有惠利及人得官且有日然非其好竟謝去日與淸勝者上下山水爲樂里人趙子華將嫁女遠方公聞厚貽以貲收女育之及笄嫁爲彰德府同知翟某妻其他藥病賻死

賙貧恤孤之事甚多人初疑其特勉意一時要名邪
蕢久而知出於誠乃嘆服以爲難柰人多媢佛求福
田則益施錢至傾囊不恡公獨無所與常曰彼爲勇
敎吾學儒者可尙之耶宣德初姻家彭士能狀郡守
李𥿄不法愬於巡撫胡大理胡私𥿄罪彭誣及公併
械赴京師竟白以歸既而胡復奏　命治暴民者仝
與彭爲所執論以死法及　廷鞫得減謫戍遼東留
長子鑑遊學京師挈妻及幼子以行至謫所閉門讀
書雖貧困不苟取將士皆重其賢至以先生稱之
以正統己未二月七日卒距其生洪武癸酉八月八



日得年四十又七藁葬于蓋牟城南後十年鑑舉進
士爲第二人擢翰林編修進修撰博學工文詞歷京
經筵講官多所輔益君子稱公爲有子也爲編修嘗
拜　制命贈公如其官使朝鮮過遼因啓士奉公柩
歸葬于吳縣伏龍山之原予於鑑爲同僚又多交吳
中薦紳士得聞公之行最詳故爲傳以告于陳之後
來者使圖不辱云

論曰公性峭絕少容人然於大賢君子遇之未嘗不
盡禮可謂士矣方其被謫也單窮遠寓如水中浮苴
人皆謂其落莫將不可復振孰知有今日哉蓋爲善

獲報天道非可誣也彼能援人於死者勢赫赫可畏
其覆敗不旋踵嗚呼世之人觀此宜亦知勸懲矣

## 鄭處士傳

處士諱瑄字文圭鄭姓鄭故懷安之斗門村名家元
有曰沙里者爲閩清山長其四世祖也曰德光曰信
者俱隱于儒其大父父也處士爲兒時寡默端重屹
然如成人十歲喪母事繼母孝愛天至雖屢被呵譴
而旦暮承奉彌勤母竟感而憐之甫冠又喪父哀毀
骨立幾不可生時家甚單窶辛勤萬狀始克襄葬事
撫弟妹婚嫁俱不失時中歲念舊業凋耗徙居郡城



南力治生事積數歲家用裕饒歲節哀祭豐品必致
豐潔曰事死如事生也遇鄉耆老恂恂執子弟禮曰
見父行猶見吾父也人有以不給告者輒賙之曰仁
同類以全吾天也永樂間會府鼓造錢幣有一役夫
以稽程日被拷掠不能自存處士衣食之以終訖工
好讀老子書與人談多用書中語蓋其性幽靜默有
契也晚益愼持寡諧偶疾世之競爲僞利者雖親故
亦遠去嘗賦詩曰世人皆巧我獨拙巧者徒勞拙者
逸但願子孫拙似予世澤綿綿永無極因自號爲拙
老日惟挾僮奴過一二三知己處飲酒談笑時爲歌詩

以自適卒時年八十有五奔吊碰者塞門巨由其平生表表風節有足以感人者彼世之挾鉅勢負高貲其聲赫然死之日一客不至亦獨何哉嗚呼於此可以觀處士矣處士生三子賜濟建建秀發好學舉宣德庚戌進士　詔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既而出爲郡判陞浙憲僉事隨所至著廉問人謂有父風云

太史氏曰士君子責忠於有位而幽岩遂谷之士無譏焉鄭處士杜門養晦拳拳焉以賙貧濟患爲心又勤訓子使出而效用于時是所謂懷忒畝之忠者矣彼有位而尸素者眞可愧哉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亭重校梓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 墓表

### 修孝王處士墓表

修孝王處士諱俊字廷彥號懷德常之武進人爲福建延平府同知友諒之孫兵部武選主事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守正之子今南京翰林院學士偁之兄也母朱氏封太宜人初兵部以選入太學處士年纔十一留侍太宜人于家幹蠱勤勞蚤夜能不廢書業羣兒誘與戲劇謝不往獨從耆彥者遊言談進止偉若老成人延平父子相繼爲廉吏無殖產處士以儉薄承之家用不落久而積有餘嘗出以賑窮乏而尤厚於姻族之人兵部年逾六十即致仕歸性最樂客雖不喜飲酒觴客必至醉或一日客不至處士必分命子弟邀致以適其歡營構凉亭煥館羅布別墅兵部與客時吟笑其中怡然忘其老也兵部沒事太宜人益謹郡大夫聞其孝嘗下其廬而處

士未嘗輕至公庭有所干焉成化改元學士君念母
老求去南京便迎養既得　命即遣子沂奉迎太宜
人初不許沂請益懇乃治裝處士自外來見之泣數
行下悽然竟夕介諸姻友寓書學士君勸止之太宜
人遂不果行明年處士遘疾久在床蓐又明年太宜
人病癱家人臨閉不令知閱數日頗覺即長號强起
欲往視起而復仆者三太宜人癱雖瘥而處士自是
疾甚不可爲丁亥七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又三
其鄉友相與叚其行私謚曰修孝謚雖私而施之處
士則無媿君子以爲公也處士初娶楊氏再娶孫氏



皆先卒子男四曰晉敍而知學爲邑庠生曰浩尚幼
其二皆早夭女三嫁薛琮卞訓沈鳳儀澄卜以己丑
三月某日葬處士于邑定安西鄉裴巷村先塋之次
以楊氏孫氏從焉學士君頃來京師請予爲文表其
墓向予嘗過處士之門挹其容温而恭聽其言簡而
有章觀其酬應外人無貴賤賢愚皆中節所治軒館
臺榭竹石花卉之屬皆修整有方左右侍御之人竟
日供事雖勞無怠意於此見處士之賢足以有爲而
爲之僅見於家不及施用於世爲可惜也然猶謂天
必昌之以年使其修於身者老而益進以善其鄉之

俗如庚桑子之居畏壘蓮舜賓之居應山則又何必
仕哉嗚呼今其已矣既不得于彼而又失之於此此
學士君所以欲見於文以長其聲而予以相知之稔
亦欲有所述遂表之

## 封太安人甘氏墓表

豐城游氏有號雲山處士贈刑部福建司主事諱爾
思者配封太安人甘氏爲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豐城開國伯伯禎之裔孫處士伯祥之女母
孫氏生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天順戊寅二月九日
享年八十又二葬邑之楮山南角楓源坑之原子男



六長懋次麗次明次盛明舉進士爲刑部福建司主
事陞員外郎又陞福建按察司督學僉事其季成旦
庶出也成先卒女四皆嫁爲士人妻孫男十六直邦
貞理舒英寧賢彥靜榮京操幹勛立俊邦貞郎雲山
墓銘所載名正者以鄉貢進士任湖廣應山教諭理
亦鄉貢進士英榮俱早卒女十四曾孫男八女三太
安人性淑慧爲父母所愛歸游氏厚資奩然不以驕
其夫屏華崇儉愼以禮自閑相夫事舅姑能盡孝敬
撫諸子均嫡庶無異心毋推有餘以賑艱窶而尤厚
於內外姻屬雲山好下士一時號名勝者多從之遊

太安人日治酒殽務豐潔以承夫意晚歲以明貴承荷　褒寵鄉里皆榮之而家人未嘗見其有喜色嘗寓書誨明愼治職以報國恩明亦善遵母訓飭身涖事不少忽于度士君子稱明之賢必及太安人則太安人雖没猶不没也明近自福建來獻最間語予曰學士安成彭先生旣爲吾母銘于幽坎其墓上之石未有文屬意吾友久矣幸勿辭嗚呼古先王之治有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雖遐區僻壤閭巷女婦有一善言嫕行皆得章顯於世傳之無窮自漢唐以來朝廷之所褒異者惟貞烈奇詭之婦至於温柔勗愼秉執倫行之常者多湮鬱無聞遂使天下皆趨異厭常而中正之道頹廢殆盡不可復也故予於太安人特表之使有感而興焉



贈孺人顏氏墓表

贈孺人顏氏廣州府南海人贈文林郎邵武知縣月菴居士諱某之女南京兵部主事諱宗之妹香山醫學正科贈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陳公諱某之配生以洪武丁卯六月初八日卒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又一墓在番禺永泰里佛塔崗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有男四人長騏次驥次駿次驊女三人顏氏爲邑令族孺人自少習詩禮婉娩有容飾性慧女工不資訓而能及嫁陳氏也其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食寢不能甘其舅姑曰自吾得此婦吾家益順辭焉其夫曰吾遊求祿不失孝於父母者以有吾妻也至生子而成爲士能振其家則又曰吾母能慈誨我也內外族親若州黨之人皆以其父母舅姑夫子之言爲信而凡爲女爲婦爲母者無不慕法孺人之行其爲之不及者則深以爲媿也孺人卒旣十一年爲天順丁丑騏登進士第爲大理寺左評事尋得推恩之命又十一年爲成化丙戌騏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來告予曰騏少多疾甫冠患滯下經四旬不能食吾母朝夕焚香哀祈于天及愈而母兩鬢皤矣騏以不肖多詒母憂又不能昭母之善於世悲痛奈何敢累執事爲文刻置墓上傳示永有傳則加惠于我存没者盍鉅矣予與騏寓邸相隣出入於朝恒相遇得以扣其胸中所存而知爲賢理官又重其思親既久而悲不衰爲孝子故勉爲序次之以慰其思而系以詩曰

顏之淑女陳之嬪婦成於好惟振振　帝嘉其子列朝紳有煒　寵命賁幽窆世日以遠善不湮後有考

者視茲珉

## 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監察御史常之無錫周君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四川之叙州官舍得年四十又七明年右司爲驛致其喪歸葬于故鄉某山之原其同官廣東郭康民旣爲之銘又明年其子楫走京師持事狀謁余言曰銘之藏以永吾先君于不朽不若揭之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吾先君舉進士於執事爲同年敢以請君諱清字本澄蘭臺其號也曾大父諱賢大父諱興皆仕元爲萬戸至 國朝父諱福不得世其



職例以介胄之籍編戍南京江陰衛生君于戍所幼穎自取書冊從倫輩之長者習句讀父異之遂令學爲場屋之文不勞師訓而能年十六克應天府學生正統丁卯得雋鄉闈景泰辛未中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尋歸迎父母就禄于官朝夕歡養無違禮越二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其持身莅事無一苟者逆虜犯邊君奉 命守小龍門飭將士甚嚴虜不敢近時天久旱君齋沐禱于神雨霈三日禾大熟民以無飢連遭父母喪哀瘠幾不能生服闋調南京浙江道嘗以公事宿會同館夢人稱冤者三詰其姓名曰我孫四也傳道其妻姦惡事覺而錄之所察餘半載始得其人執訊即引伏城中驚詑以爲異天順癸未奉 勅往四川淸理軍政具奸獘數事以聞朝廷榜行天下咸稱便其卒也蜀人多哀之至有出涕者配某氏有淑行生楫克邑庠生生二女長嫁殷昭大在室嗚呼君同時入翰林者劉幼顯王廷貴吳滙川尙廷参戚文濡張邵齡呂景熙王惟臣劉紹和俞振恭商世英楊維新董大章張振烈樊景瞻林孔滋張廷圭金尙德鍾景淸田尙賢章翔鳳楊永明張廷璽彭中孚劉世亨江東之及余凡二十八人方其相



聚飲酒論文賦詩爲樂不自知其爲幸旣而沒者六人幼顯廷参文濡孔滋世亨及君廷貴景熙世英廷璽相繼去南京邵齡廷圭翔鳳永明相繼遷外任滙川以病歸惟臣景瞻以憂去尙賢以事廢其在京師者予與紹和振恭維新大章振烈尙德景淸中孚東之僅十人又各有職守鮮會合顧念疇昔之樂不可復得俛仰人世感然以悲而尤悲君之沒不得大發其中之所蘊也故爲表之以慰君之思且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 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毛君墓表

君諱吉字宗吉浙之餘姚毛氏子少負傑特以敏學
名於鄉景泰甲戌舉進士中第天順改元除刑部廣
東司主事披奸發伏不少怵於權貴之勢以撓其法
同儕多勸君以稍縱以違禍患君毅然持其直不能
改也辛巳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凡獄訟經君判決者
人皆謂不冤嘗分巡嶺東道盜起潮郡君部分軍士
捕獲其尤強者餘皆散去既而高雷廉三郡盜大起
復以君而平巡撫葉公上其功　朝廷降勅褒獎陞
副使君益感激以圖報稱適惠之河源報流寇殺掠
人君即簡兵赴救歷七晝夜與賊逼力攻却之未幾



新會又告急君乘夜發舟至其境平明縱兵擊之斬
首數十級賊奔潰君復麾兵追之不及俄而賊餘黨
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指揮閻華等戰
死從吏勸君馳馬從間道走君怒益督戰而力不支
遂遇害實成化改元三月一日也時雲霾四塞雷雨
大作賊驚駭遁去越八日麾下士始得其屍以殮顏
面如生柩至廣城弔哭者屬途有司具以聞　上爲
之嗟悼　勅贈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驛還其喪遣行
人諭祭于家仍命其子科爲國子生以俟錄用嗚呼
廣東西烽警餘十年連數十州皆爲榛莽之墟生民

流離顛踣殆無遺類矣將臣屢奉　命出師御之稍
剪其枝葉輒奏成功冒取封賞而盜之縱橫猶自若
也君方奮力効忠遽死鋒鏑之下使其志不就民不
獲休安是孰爲之哉蓋有不可得而知也君之世次
履歷浙江按察司僉事會蒙簡具誌于幽坎余徒述
其在廣之事以表其志節且俾夫貪功竊祿以苟生
者知所愧焉

河南道監察御史伍君墓表

伍君諱驥字體馴吉安府安福縣忠孝里人也景泰
甲戌中進士第觀政吏部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持邦



憲以綱不恪號臺憲之良奉　命按治浙江有百戸
驕名善者老不任事于死惟一孫尚幼弱令從姪鎮
代之鎮死其子誣名善之孫爲故兵部樂姓者子抑
充兵役因世奪其官事久不能白偶有以事告君者
君廉寔拔其孫於行伍中還以官僞之民樂姓者有
無賴子強汙其母憤甚以計誘殺之有司處以法君
謂其情可原矜力爲論奏得減死及歸滿三載秩都
御史及吏部尚書皆署其行績曰最而君益慎脩其
職不敢怠尋丁繼母艱服闋調任河南道又奉　命
巡按福建行次建寧聞上杭民嘯聚殺掠徑趨汀州

且檄三司官以兵來會兵未至君先以單騎赴上杭
詢出沒之處道遇邏俘賊女婦數人械繫苦楚甚君
悉縱遣之召一鄉老與之偕至賊壘諭令來歸君留
宿道旁致仕教官家以待明日賊自壘至者十數人
又獻遣之令道諭　朝廷寛貸之恩於是賊相率來
歸決旬得萬餘人今有司厚撫恤之其首惡猶擁衆
不下君躬督戰士挑賊出與戰別遣一將從間道入
焚其壘賊勢窮蹙且潰且降上杭遂寧已而建寧屬
縣盜起君又督兵往平之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君謝
曰此臣子職分耳何敢言功竟不上君因討賊出入



萬山中冒瘴癘得疾循徧歷諸郡緝奸吏以紓細民
代歸踰年疾益甚卒成化乙酉十月十四日也享年
五十曾祖諱洪洪武辛亥進士祖諱述經父諱晃樂
清縣知縣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彭氏繼母
黃氏元配彭氏繼配劉氏俱贈孺人子男三長希閔
天順壬午中江西鄉試次廉習舉子業次游早夭女
三長嫁劉廷用次嫁歐陽某次尚幼君少穎異力學
年十七克邑庠弟子員已能服倫類樂清公沒官所
匍匐迎柩歸于正寢哭奠之里俗以爲嫌君弗顧也
既而卜葬薦紳大夫及邑人重君之孝會送者至數
百人事從父有禮處兄弟有恩家之合食千餘指洽
三十年無間言與人言必信賙人之窮匱不責其報
里有訟爭以義解之多悔服所至咸樂與之親然皆
以禮交際非苟合也其脩於身施於家以及其鄉者
如此則其移於官而理也宜哉惜乎無年而沒不得
踐通融以大發其中之所藏然所立亦已偉矣君之
卒也惟從子刑部主事希淵在側經理其喪至明年
春希閔始來奉柩歸葬于故里弓念與君嘗往還又
德其平上杭之盜得不蔓延我鄰邑遂取君之內弟
翰林編修彭彥寔所述事狀表其大而可章示于後



者貽希閔使刻石置墓上

竹巖集卷十五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碑銘

###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墓道碑銘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武陳公以疾卒于家訃聞　上惻然遣官諭祭並營葬事其子復以君恩父德皆宜有傳乃專价致書來屬予爲文將伐石刻于墓道以彰示來世予少慕公名及登朝接公偉論加敬重焉請老歸予送至都門外握手歡言以忠義相期許抵家又寄詩申前意則予雖晚進辱公之知深矣玆文何敢辭按永豐知縣黃永從所著事狀公諱泰字吉亨姓陳氏幼鞠于外祖曹從其姓至爲都御史始請復焉曾祖祿一祖子祥俱不仕父汝桂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吳氏封恭人公儀度修聳言簡而有章淹貫經史喜爲詩永樂癸卯發解鄉闈宣德丁未會試乙榜除直隸安慶府學訓導以育才爲樂正統丁巳廷臣交章薦其賢擢江



西道監察御史累奉　命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奕奕有重名在貴州都指揮官聚素桀驁聞公至不敢肆其奸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向導將士或失利輒殺土兵以爲功公奏罷之夷人仰戴如父母越數月　召還調陝西道諸道有疑獄皆以决於公無或稱冤者在山西會南北圻旱澇相仍　詔下求言衆皆以爲天災公獨援洪範庶徵咸由人事由是罷大臣不職者凡數人公又奏山西藩憲及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之法在山東以藩憲多匪人陳疏懇懇數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爲治本　上嘉納之擢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不踰年蜀大治鎮守都御史寇深忌公才名陰諷所私叅議陳敏劾奏公杖殺人遂下刑部獄其人實自溺水死久而始白復官己巳虜寇内侵　命公協同將臣守備紫荆關及巡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陞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羊口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荆倒馬等關及沿河關口三十六處公早夜究心畫計忘其勞虜知有備遂遁去又考察大名廣平順德河間諸府衛官吏去貪殘當人心既而三上章辭位不得　命益勤勵以圖報稱甲戌陞左僉都御史疏理

徐州呂梁二洪及臨清濟寧諸處河道丙子巡撫蘇
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蒞下嚴而不苛爲政清明吏
不能高下其手以侮公法天順改元以讒言左遷廣
東按察司副使連丁父母憂壬午服闋復左僉都御
史加賞賚巡撫四川蜀中老稚皆熟公名聞公至奔
走相告曰曹憲使復來吾屬其將安以嬉乎州郡吏
望風解組者數十人甲申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陽
等處兼督漕運軍民皆安之成化改元上章乞歸詞
甚切　上念其効勞有年賜允薦紳大夫咸餞于都
亭車蓋塞途都人聚觀以爲榮家居五年卒實己丑



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永樂改元二月十九日享
年六十七配王氏封恭人先公七年卒子男一復讀
書飭行有父風女二長適吳孟誠次適蔡官高郵葬
去家五里許卒之明年十二月吉葬公天性孝友常
慕鄉先哲李忠定公之爲人平居謹默如不能言在
　朝廷論事纚纚如倒囊出珠指斥權奸無所顧忌
累奏　命保障重地積有勛勞未嘗有矜擬之色聞
官吏無行撿者怒目切齒必去之乃已以此被譏貶
斥其志不少回致仕歸囊無長物閉戸理舊書里巷
之人罕見其面間出遊山水間哦詩酌酒自適而忘

其家之陋也學士安成彭公嘗與予論人物予謂
清操如公閩中少有彭公笑曰何止閩中予又嘗於
廣坐中聽人論時貴賢否至公無少疵議蓋公之志
行素孚於人故爲公論所許無間言士君子方望其
大用以究厥施而公未及致仕之年決於引去此其
始終全德古人所謂知止不殆者尤爲世所高焉方
遘疾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無足悲者慎勿舉僧道追
薦之事庶以化鄙俗也翼日正衣冠肅然而逝所著
詩文有拙菴集奏議若干卷武陽志藏於家塾銘曰
緊陳之先世有顯聞公也嗣興益振其芬鄉有先賢



曰李忠定公仰遺風持行醇正儒術發身司敎泮庠
以道率人多就才良廷臣交薦乃陞柱史論事風生
聞者竦乜再陞憲使在蒞蜀川威行澤沛一方晏然
少卿都憲累躋峻秩　帝心孔嘉寔賴汝弼將　命
于外歲靡遑寧撫民禦虜所至有聲中遭讒言仆而
復起　天子聖明保公終始公竊效績仰報　休恩
惟恭惟敬夙夜弗懈名遂身退乃天之道徜徉林邱
以佚其老年六十七以壽考終　錫祭與葬蓋旌其
忠君子之榮匪德曷有刻辭于珉式昭永久

　刑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李公旣以天順辛巳十二月初六日葬縉雲縣北西湖山先塋之次越五年爲成化乙酉公之妹婿且嘗從學者監察御史趙璉至自南京具公官世行治介其鄉友吏部郎中鍾景清請予求銘以作公碑蓋予傾慕公久矣而得托名其上之石以傳是所願也故爲序其實而系以銘公諱棠字宗楷姓李氏號裳齋其先自永嘉之獨山徙仙居至公曾大父諱德大仕元爲縉雲美化書院山長樂其湖山之勝考宅以居遂爲縉雲人大父諱瑞父諱襲俱以公故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大母黃氏母



應氏俱贈淑人繼母楊氏封太淑人公篤學通諸經尤深於易宣德丙午舉鄉試爲易經魁庚戌中進士第　詔歸進學於家執經門下者甚衆遭父喪一以文公家禮從事處苫塊中悲惋之意久而猶新正統丙辰爲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治獄寬而不縱有善譽於時己未廷臣建存省京儲之議詔六卿減部屬官其法當視才優劣而進退之尚書施公懼賈憎於人以入官先後爲去留公遂需次南還事太淑人甚謹置別業多植佳花木而菊爲多扁曰菊莊時嘯咏其中悠然有陶靖節之趣壬戌以刑部尚書魏公薦

復起爲其屬魏去淮陽金公代之性嚴悍公與論事侃侃不少阿金始不悅旣而知其賢遂愛重之薦爲員外郎凡獄有疑必進公相可否以公言而決者十常七八乙丑　朝廷陞欽恤之典令法司妙簡公廉詳愼者出錄囚于外金以南圻地廣而獄多遂以屬公公行道逢故人有贈遺悉却之有沈姓者以一銅蟠螭爲淸物強置於舟俟其去徐棄諸水所至廉察幽枉賴以全活者衆畢事方還京復去南京辦重獄絕不以勞勩辭丁卯陞江西司郎中有千戶劉姓者爲部下兵誣告謀逆一家俱逮繫疏戚之屬連坐者



幾百人公悉爲直之劉不敢私謁謝率家人望門羅拜而去有兄毀其弟家產直二百金者公論其罪比常人減三等衆以爲失出譁然笑大理亦齊不允公援兄殺弟律喩之乃驚服己巳陞侍郎奉　命巡撫廣西持法明愼小大有司皆畏威不敢肆侮其民民歌呼相慶如執熱就凉出陷嚙而履亨途也朔望詣學宮謁先聖退揖諸生親爲講說仁義忠信其言親切有味聽者無厭斁景泰辛未嗣猺出爲寇居民竄匿道絕行者公督兵捕之民用以寧止　朝廷嘉其能有白金綵幣之賜仍　命提督征蠻軍事公益務

勣以圖報稱至或忘寢食尋奉　勑簡黜按屬吏之
無狀者人服其公都指揮王竑侄殺士官知府綱並
綱二子盖挾其衆之悍鷙以為無敢誰何公執置于
法竑陰遣人賂用事者以計脫公忿鬱不能平又冒
瘴病成疾甲戌陳疏乞歸少假息于林下既歸更號
嶺南病叟日奉太淑人遊菊庄上怨怨有愛日之誠
間從樵隱鈍齋二從兄洎二三知已者出遊山水間
或即田夫野老相爾汝貿然樂中心所懷有悉發於
詩詩成輒自歌聲出金石如是者六年以天順庚辰
十二月十四日卒壽六十一配鄒氏累封至淑人子



男二長醇次儷國子生女二長適進士樊貴次適朱
河孫男七女五公為人嚴重即之與言則温然和為
文簡而有法有蒙齋集藏于家其持行不苟衣粗
食淡終其身鄉人多化服之不獨其子孫也初予聞
公有行諳而已既而壽光令楊元齋示予以公為其
父所撰墓誌又知其文之精乃仰嘆曰有德者必有
言信矣哉方其歸也予猶與公復起為治朝之光而
世之有力者無能知公或知之又忌其高行難合不
復以為言而公竟弗究其施以卒悲夫銘曰
吁嗟李公質厚而醇服今之服其行古人有昭其聲
颺于郎署進貳列卿豈謂不遇乃將　帝命出鎮兩
服民歌以嬉吏震而肅蠢兹猺獠為我邊壖公殲其
魁醜尊馭亾　帝曰嗟哉嘉汝不績賚予之顯以勸
羣辟公益思奮瀝肝披誠倏遘疢疾堙鬱不寧乞骸
以歸白駒空谷翠壁丹崖清風穆穆今其亾矣吾誰
與從琢辭于石以賁其封

誌銘

## 封太常寺博士熊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太常寺博士熊公德善蓋一鄉其卒也法
應得銘于監察御史元吉以銘屬予予謝不敢當元



吉曰子與我為同年子不允銘孰宜銘言已涕絲絲
下甚戚予亦為之惻然以悲嗚乎置巧命拙元吉昔
有利於其間哉公諱原字宗本成都資縣人父諱應
姓至公欲復之以未請於　朝故猶公王而私熊也
母某氏其先有單特者與王氏結契為兄弟因從其
初公居戎伍手一卷不廢以儒號介胄中家貧能積
漸以至克濟人急難有求必隨力以應未嘗避名上
過其家率厚款及得路絕不復通儀一室於迥絕以
居元吉而督之學集鄉舊賢子弟與同處聘宿學端
行者為之師元吉遂登甲科為名進士拜官太常以

直聲進堂諫公用太常最得　恩封與配蘇氏孺人偕老享榮養天之錫予善人其信然哉生洪武甲戌七月初七日以天順庚辰七月初十日卒于京得年六十七卒之時諄諄作仁義語意態如常蓋公平生疑性情絕嗜欲死生之分預定於胸中異乎人遠矣元吉奉柩歸故里葬用辛巳十月十二日銘曰

不癈義於窮不易志於貴貞以持之僾夫所畏此予所以悼公不可作而銘公爲無愧也

大理寺左評事井公墓誌銘

致仕大理寺左評事井公以天順六年十二月初四



日卒于京城官舍公卿大夫相吊於朝坊隣之倚公以生者哭出涕道路往來人咸嗟嘆曰善人亾矣其孤淡等卜以卒之月二十四日葬城西玉河鄉豹卑之原先事以錦衣衛都指揮使李君明達所述事狀介其友錦衣指揮僉事胡君廣川來請銘公諱田字九疇順德府邢臺人曾祖澄仕元爲總管祖清甫嘗以武功顯尋棄官歸里居號碧潭人因呼爲碧潭先生工書山水求者屨不絕戶外父濬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母陳繼劉俱贈孺人公爲人謙厚少爲邑庠生領永樂某年鄉薦歷任戶兵禮三科給事中言事達大體而畧細故時稱其賢且德間　朝廷選其子曰源者尙　仁廟嘉興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公遂以持恩進大理寺左評事俾就優閒日惟坐靜室披閱圖書問從騷人韻士爲觴咏之樂世所謂利者絕口不談長年居京城意處簡逹如岩壑中人囊中金取以資親舊盡乃已隨有所積復然遇人無賢不肖皆懽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衣服無章華持淸愼以終其身卒之時訓諸子一從文公家禮治喪事又從容言守官居家之法乃瞑目生於洪武丁卯四月十九日得壽七十六配張氏封孺人子男六駙馬都



尉其長也正統巳巳秋奉　命征北虜督兵長驅偶失勢不屈而死追封鉅鹿侯謚榮愍次澤次潑錦衣衛指揮僉事次潤從長兄死於陣次洪次泰孫男二楚材楚英嗚呼公累膺　光寵而有德以將之淡然若寒素者又有賢子以忠節死國事其可無銘以詔方來銘曰

有華其秩而端其趨德既厚矣而慶有餘其慶維何篤生令子荷　國之休聯名戚里出入　帝廷夙夜匪躬殉國而沒史載其忠維子之賢維父之教吁嗟乎公君子是傚豹里之封公之攸寧垂裕奕奕公德

有徵

處士楊公墓誌銘

君諱錫字允嘉姓楊氏建寧府建安人享年五十九以成化元年十月某日卒其子仕儆以鄉貢士赴禮部會試聞訃哭甚戚既而持事狀請予求爲銘文將歸刻之埋于幽向予嘗謁君愛其儀度修整長髯飄拂出言簡而清無世俗烟火氣別既久猶慨慕之而仕儆與其弟仕傺又辱相好則君之銘惡可辭遂爲序而銘焉序曰楊氏遠有承緒及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文敏



公榮乃大振其家而累贈其曾祖福與祖達卿考伯成俱至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蔭敘其長子恭尙寶司丞又進少卿君爲公第三子少從翰林編修同鄉楊壽夫學能通諸經書大義及來侍公於京師又師事翰林修撰張洪其學益專而進廷臣有欲薦用之者非其所好謝弗就久之歸省其母劉夫人數年以公位望日重而年日老復趣京師事公動無違禮公甚愛之公歿既襄事乃去舊居之西別搆一室極邃幽與兄讓奉劉夫人以居能順適其意有疾焉兄弟侍湯藥惟謹而飲食不能甘公

嘗以金銀羅一篋付之曰此以壽而母及劉夫人歿悉分諸弟無所私方公歿時幼弟貴通甫七歲撫之甚厚遂長而有成歲時供祭必躬視牲滌器子弟或請代曰事死如事生其可忽耶燕居未嘗去冠服時時誦經史之要言以訓諸子其莊敬之容及幼賤非獨貴而尊者賑貧卹孤雖疏遠者弗吝非獨姻族之親也其自奉甚儉約大布之衣至敝不忍棄朝夕飯家人具累豆擇其一味之甘者餘令徹去至奉賓客則不以豐盛爲嫌屋傍隙地十餘畝悉以藝果蔬麻枲之屬或勸之蒔花卉以供娛玩曰娛玩豈吾人事



哉正統間沙尤盜起滋蔓至甌寧有良民五人避亂山中爲官兵執以規賞公急赴軍門爲之辨賴以不死里有豪使酒者疾君遇之嚴嘗毀辱君君不與校其人卒愧悔爲善人君自謂生於世德之家苟一肆逸則君子之尤我者當倍於庸人又懲創他之處富貴者多以侈縱債敗故痛自抑損於人無所爭至於見義勇爲雖力能生死人者不少爲之奪也娶詹氏卒繼娶劉氏子男五長仕儆次仕傺登進士第知無爲州次仕儀學方成而夭次仕僎次仕佲俱秀敏而知學女四長嫁劉浩次嫁黃梃餘尚幼孫男二冕旦

女二墓在某山之原葬用卒之明年某月某日銘曰
慎於禮弗華以隳克其才斂而弗施世所競好者嶷
然自守義之所在焉躍以趨之嗚呼以是詒其子孫
也楊之門其興將無期乎

三山黃君暨配林氏合葬誌銘

三山黃君閩之隱君子其卒而葬也法應得銘某官
某既爲之銘矣其子國子生嘉慶過予言曰願攺石
累執事並吾母林氏孺人銘之孺人先君卒葬未有
銘嘉慶追念母德葬於父宜並傳不朽故有請焉嗚
乎黃氏有家於三山鳳池里舊矣　國朝永樂間數



仲公舉進士歷官至正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嘗拜
恩命封其大父仲康父泰俱爲大中大夫資治尹湖
廣左叅政大母母俱淑人蓋黃之世至是益大以顯
君諱雍字伯徵別號永和山翁數仲公之子也母陳
氏君爲人寡言笑澹然無所好獨好窮經史及陰陽
星曆之學事父母極孝敬撫諸弟有恩族姻鄉黨皆
處以禮無一　非間之者邑東有佳處曰前嶼築室其
間以耕稼爲樂歲入之餘悉以分諸艱窶者無吝意
天順己卯二月十三日卒距其生永樂癸未九月十
七日得年五十七葬用卒之年十二月初六日孺人
爲名家女言若不出口女教内則諸書悉讀而通其
意縫紉烹飪之事不待習而能年十六歸君以勤儉
佐理家政自舅姑以下咸宜之天順丁丑十月十一
日卒距其生永樂乙酉七月二十日得年五十三葬
用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子男四長嘉慶次文慶次陽
慶次士慶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皆卒次適林
橙士慶與適林之女皆側室薛氏出也孫男七繼崇
繼韶繼祥繼寅繼英繼昇繼忠墓在永和山之陽銘
曰
嗚乎山翁隱逃名玉雪其標儀邱壑情有賢主壼淑以



貞素儉從翁德善并永和山陽氣粹靈同歸吉壤安
且寧利汝後嗣千億齡嗚乎山翁此其銘

竹巖集卷十六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誌銘

亞中大夫撫州府知府林公墓誌銘

林故爲河南固始名族五代間避亂入閩去福唐城南一舍家焉因名其地曰林浦至宋有曰霆者知柳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公其裔孫也公諱鏐字元美曾祖吾卿祖俊俱業儒而隱父觀剛方重義鄉人愛慕之雖殁不能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南安府上猶知縣母蔡氏贈孺人公自爲兒時穎異不凡讀書日記數千言既長諸史百家靡不究窮永樂庚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拜 詔歸榮于家無何父母相繼殁公哀毀踰節治喪事一於禮宣德丁未服闋還朝觀吏部政尋除上猶知縣先是縣民以負租多逋亡公爲請于朝蠲之民乃復山峽中多寇盜時出剽掠公且捕且撫盜息而民安九載以治最聞 朝廷勅褒獎其父母妻因有贈封之榮正統辛酉陞山東



寧海州知州寧海舊置兩軍衛守禦海寇討伍卒多於居民武官率相習爲暴州官稍拂其意輒黨合排擊之公至密條其不法數十事以聞黨合者皆被罪州以安寧有二妖僧自他州至以術惑愚民公執之熟視其容曰此越獄盜也訊之果然民以爲神歲凶賑恤有方且爲陳奏蠲其賦九載滿代去老稚相率追送至百里外乃歸天順丁丑陞江西撫州府知府甫三載境內大治民歌頌其賢庚辰述職于京年方六十乞致仕舟還道撫撫人迎拜道左不忍舍去薦紳士贈以詩以寫去後之思抵家輒新先祠修譜牒以尊祖敬宗爲心時與耆彥者出入山水間追逐雲月怡然忘其老也性至孝遇父母忌晨悲咽不自勝祭祀必躬親視物品致豐潔在上猶寧海任滿兩陳疏乞歸展墳墓少所問業師羅宗讓殁服心喪三年請銘於楊文敏公以彰其賢遇其子孫始終不衰所歷州郡處僚佐未嘗有睚眦平生不事矯飾於人無或欺人亦以誠待公加愛敬焉致仕後五年遇 今上登極恩進階亞中大夫鄉邦人咸榮之公生洪武辛巳正月二十日以成化己丑五月初六日卒享年六十九配鄭氏有淑行封孺人前公二年卒子男五

入長曰潞早卒次曰瀚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
士次曰潊其季曰淮曰渭側出也女一人適何鐶孫
男若干人瀚以成化庚寅十月某日奉公柩葬于樟
山之原銘曰
猗歟林公蓄德之敦才亦茂矣仕克有聞由令而守
官以常調愈持謙冲罔或矜耀亨途坦坦餘三十年
完璞而歸宴嬉林泉孰有儇夫志得而驚驟陟夸榮
旋復傾仆視公恬怩公問益彰胡不期耋七十而亾
有不亾者寔維公績爰列于辭以詔無極

桂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桂者諱廣字士弘其先有諱某者仕唐爲司
空封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曾祖諱德高仕元爲兩
淮都運司提舉皆爲江西貴溪人今家于四川之成
都者則自祖諱伯華始也伯華早遊學四方晚乃抵
蜀獻王聞其賢命授文事於三護衛介胄之家尋終
賜棺具葬之父諱士禮能世書業以儒名于鄉母劉
氏處士爲人謙冲博雅綽有父風與人交初不甚歡
久而有味禮賢士於家塾爲子弟師厚給貲費不吝
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拒避士有落魄
不偶者必厚遇之得路絕不與通雖其親故多貴顯

亦弗輕以事委也性尤好讀子史悉貫穿古今事變
無遺人或叩之了辨如響此其凡也至於事親篤於
愛敬處兄弟無枝梧聲內外百爾姻屬不相抵隙此
尤倫行之大可嘉尚者世豈多見其人哉處士生永
樂乙酉十月初十日卒景泰甲戌九月初一日享年
五十配余氏子男二人長茂之舉進士觀吏部政次
華之女一人慶衢孫男一人善緣女二人善惠善貞
茂之將歸襄大事以自著行狀求予銘墓隧予於處
士弟山舉進士爲同年而居又與茂之相密邇視弟
知兄視子知父則處士之賢有足徵矣於其沒也惡



可辭銘銘曰
人華其廬我以仁居人伉其門我以義趨維安維舒
遺于後已孫如矣抑何恨之有餘耶

直菴柯先生墓誌銘

柯氏世載休德聚族垂五百年而子孫益蕃以賢有
曰直菴者自少勵行至老死能不累素風葬之時其
族姓屬爲序而銘曰先生諱常稔字本耕直菴其號
也高祖榮老曾祖以潤祖肅敬興化府儒學訓導博
學有文尤長於詩賦有采薇集藏于家父原方母方
氏先生性孝愛永樂初代父補戎役於成都自總戎

以下見其方直無他腸咸愛之有機務必咨之介由
之士皆敬讓不敢齒嘗於通道得遺金亟訪其主還
之不受報處行伍能易艱爲亨所假者父母之老無
他兄弟侍養每食輒不下咽既歿哀痛之恍至老不
衰正統間以季子俊代役挈長子榮買舟還更葺假
廬修墳塋與凡先世舊物皆收復於遺廢之餘嗚乎
先生之承先緒從兩無憾也洪武辛酉六月十四日
生天順丁丑二月二十三日卒壽七十又七配林氏
先先生十四年卒子男三長榮次齊次俊女四長適
陳次適徐次適吳次適周皆莆仕族寓成都者孫男



四拱宸拱宗拱北拱寰女五曾孫男二楷相墓在金
牛山之原葬用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七日銘曰
少入蜀父勞以服老歸莆世祀以續先生之行此其
大者銘以示於邦族

賀漸墓誌銘

翰林學士永新劉保齋先生命予銘其鄉人賀漸之
墓且曰漸有才夭宛宜壽其名以銘吾子幸勿讓按
狀漸字期進遜菴居士之子母某氏少即出頭角稍
衆中喜讀書不事遊戲稍長已能離經味奧理雖祁
寒盛暑亹亹對聖賢語不休下筆爲文千萬言可立

就里先輩有學行者咸師之獨師艮齋劉先生父子
爲最久學既精熟又出其贏以訓人執經問難者常
滿座上性嚴靜處家斬斬中度宗婣故舊有爭鬩悉
與可否使平歲荒糴穀減常價之半人賴以不殍或
傾囊出金爲貧者輸負世皆以爲難遜菴嘗爲鄉人
誣訟于郡上書白父罪以歸邑令祀先聖愆于禮度
期進以直言爲令所銜誣以他事繫獄連坐者懼期
進曰無爲爾理可勝也訴于憲司竟釋之正統丁卯
景泰庚午癸酉三試鄉闈不利及丙子始得捷天順
丁丑試春官下第歸愈勵志以圖再舉遭祖母及妻



之喪悲痛成疾疾革寐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從容
作仁義語呼諸弟諭之曰我後不可絕因詣文信國
笥弟詩親喪君自盡猶子視吾兒之句翛然而逝天
順戊寅六月二十一日也生宣德庚戌二月二十九
日得年二十九葬本里鏡口不食之原女二人槐瑞
粟瑞銘曰
何志未將何命不長嗚乎期進孰不爾傷我其銘之
以傳播于無疆

東洲林先生墓誌銘

先生卒之明年其二孤寓書于京師謂潛曰吾父子

師也子吾友也處師友之厚而銘其墓也於予實宜
潛時方膺 命往南京主試秋闈不果作既畢事復
命又得歸省之請率遽就道又不果作及抵家具狀
偕哭先生於靈次而二孤又速銘乃退而薰沐謹序
而銘之曰先生諱蘭字廷芳行十九姓林氏世爲福
清栖林人曾祖君正祖宗大號榕齋丁元季騷動與
弟肇避亂于莆田里鄭塘尋徙谷清里後許父震號
省菴又徙于安樂里橫渠世不仕皆以地理學鳴于
時母宋氏城東德吉女先生少負大節嶄然出頭角
于稠衆中年十九習舉子業二十四補邑庠生從游



林侍講林公遊問學深於造詣爲文章務擯落尖新
蔚然成一家言公亟稱其力學可畏又自喜其得起
予之人凡在公門者亦交慶其得佳友也時家甚單
寠而門戶又多廣先生力貧支之不至落莫永樂甲
午貢太學丁酉秋以書經領京闈鄉薦明年春登李
騏榜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辛丑拜廣東廣州府新
會令下車首謁文廟退視學舍皆就傾壓庀工相材
不旬歲而新還不踰之民以克弟子員日加訓勅司
教事者坐收成功邑有守禦兵恭民久矣先生約以
法而民始安初民爭水利每以兵梃相殘先生至治

其尤無良者餘皆私相戒語不敢復有爭富民康某
二姓訟田久不能平先生判出於公皆悅服而退舊
俗吊喪必歌飲爲娛聞先生嚴教令而罷宣德丁未
以母喪歸後令至政尚苛蠹民困敝不聊生耆老談
鼎恭[illegible]道等數百人不遠萬里走京師上章乞先生
還治 詔許之遂去後令趣先生起苫塊中以慰民
心時方編造民數有黠民數輩遺百金乞藏戶口都
不受發人入貢道經于邑上夜遇盜奪其貨並訴于
縣急捕還之發人叩謝去凡神祠載諸祀典者悉易
敝爲完費出於公而民不知役力出於傭而民不知



勞自是民益愛之如戴父母也先生素以廉辨稱然
疾惡太嚴竟爲暴悍之徒所誣歸爲林下人歸數年
邑民李觀華等累致問安書兼以厚貺邑雖有新令
而愛慕猶不衰於先生也舊居狹隘別買地於東淵
上築以周垣垣之下取果木植之而荔枝爲多中構
屋以居自號曰東淵叟日惟讀書大游肆於六經與
夫百氏子史而時又寄興於詩詩雋永深得晉魏體
學者自遠方而至屨不絕戶外縉紳大夫竦然想見
其爲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即之與居愈久而愈
可愛聞而傾吐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性孝愛遇父

母忌晨追感涕泣幾不可生撫兄子敦徵榮如已子榮秀發尤其所愛者嚴於訓勵今成名爲材進士葬叔祖肇伯父嚴兄莆從兄應從弟芊與肇之配袁應之配方凡七喪人難之治家不爾而嚴喪葬事絕不用浮屠法至於巫覡符呪之術痛疾之如仇讎先世譜牒失於兵燹先生考其所可知者系之觀郭崇韜畟墓之失而有狄武襄却像之賢晚歲益沉潛理學坐一室凝重如泥塑人稍倦則朗誦習觀人詩音節諧金石琅琅可聽遇風日佳時輙楚步徐行於東阡西陌間蒼鬢皓白老氣英英見者咨嗟以爲今世中



見古人也生於洪武丙辰閏九月初七日以景泰乙亥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其棺槨衣衾皆嘗所自檢者而殯殮有遺命一遵文公家禮云元配浦坂鄭氏繼蓼江楊氏俱先卒繼廣東儋州時氏側室宋氏子男二敔楊出讀書善詞翰次斁時出頴悟絕人以詩經領癸酉鄉薦女七長適黃次適王俱鄭出次適徐次適余次適吳俱楊出次適張時出次適邱宋出孫男一浦未晬而卒女二恭惠尚幼墓在惟新里龍泉寺榆林之麓坍用天順丁丑十二月十五日也溍少時及門三年荷先生教愛之恩出於尋常萬萬

既去而入官思爲先生報者在建勳立節以副平生之期愧德薄才鮮未即遂耳仰止山斗屢欲一歸以請益未能及得歸而先生逝矣俛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是宜有銘鑱諸石以垂永遠庶幾寫溍與二孤悽惋之懷銘曰

道之蓄諸身也不澤于世則淑諸人以傳古聖賢皆然也先生方進而紲澤于世者百不一施而其淑諸人以傳者浩乎未涯噫雖死其奚悲

## 壽光知縣楊君墓誌銘

君諱昕字元暹姓楊氏先世居福建之長溪宋淳熙



中有龍桂者從其兄宗旦客瑞安講學陳止齋之門久而卜居邑之汀灣遂爲瑞安人則君六世祖也楊氏世爲儒未有仕而顯者至君之伯父諱景衡舉進士累官福建左參政始振耀其宗曾祖諱瑜祖諱良皆以景衡故贈福建左參政父諱季號豁菴前母曹氏母李氏君自少負氣節嗜讀書郡守何文淵奇其才選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四試鄉闈得偕計吏以升累入會試俱不偶竟以太學生擢松江上海知縣上海民多富饒其豪右者往往以厚利餌縣官因肆其惡於細民君至擯私謁爲政寬而不縱不數月暴

力銷軟境內晏然尋丁母憂去民遮留不獲相與泣
而歌曰縣楊侯兮蒸良惠我民兮無適亡胡爲遽去
兮有母之喪誰復惠我兮我寧不悲傷又歌曰楊知
縣爲政淡然民自便我民聚錢數十萬泣送楊侯侯
不聆服闋上天官道華亭缺知縣其邑之薦紳大夫
及斯民之在都下者俱上章以君爲請遂除君任華
亭華亭亦松之屬邑其賦稅獄訟視上海尤多君理
之有餘力常蒞學校與諸生講說道理時又集邑中
之賢者諮訪民隱故施之於事無愆歲嘗大祲郡司
督租甚急君力阻之不聽具狀以聞悉蠲逋按御史



以名薦於　朝召試都察院例當得御史侍郎廣宗
崔公嘗巡撫南圻素重君於是累累向人道其賢都
御史順義李公與崔有隙且忌君不阿遂擯不用以
原職改任貴州之壽光下車輒諭民凡懷不平者得
自陳親與辨理犂然當人心遂衣食於官者數十輩
邑以大治有羣盜發民倉總兵官捕獲論以死法君
曰此饑民不得已之爲也力爭得減死人有所饋遺
雖菓菜之微亦不受居官餘十年衣粗食淡意豁如
也享年四十又七以天順甲申三月三日卒貧不能
歸其喪妻子常有飢色其屬民封太常少卿劉公某

廪給以薪米遂以不飢數日其弟時至始發喪歸葬
于其邑之集善鄉西卑山之原寔卒之年十二月十
七日也元配胡氏繼配張氏范氏子男二堂璞女二
長已適人次在室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輒發
剛氣雖力能寵辱人者不爲之撓其治政之暇輒把
玩經書探求性命之奧又旁及史傳攷法古君子立
心行已之方性喜吟咏雖困劇不廢爲文皆達無險
僻之語類其爲人卒之日壽光人叫號彷徨若無所
依華亭上海二邑人聞之皆哭出涕又預合錢付數
人走萊州迎于水次候喪至皐而賻之蓋其治邑時



所至必力去民病而施其所欲者故爲人所哀思如
此予辱君交幾二十年知其才行之優而嗜學不倦
重愧不能及也其筮仕得一邑意謂朝夕當有遷以
大其施旣而入　朝輒斥斥不久而死以君安於義
命固無慊於其心然仁可以壽而夭才可以達到而
中止此凡識君者皆不能無恨也矧予又知君之深
者哉遂攷君之官世行治誌而銘之以遺其姪貢士
某使刻而納于幽以寫予之哀且傳君之美於不朽
焉銘曰
謂君爲窮兮乃有位而祿謂君爲亨兮胡不遐以趣

嗚乎天不可問兮埋辭于麓俟後之興兮君子有穀

## 鄉貢士王君時暉墓誌銘

予在太學時浙士之賢者多追逐上下爲歡後皆相繼得官行其志獨寧波陸君厚希載張君環廷貴王君賜時暉三人以困頓卒而時暉之卒尤可哀時暉客久無餘貲卒之日舊相交厚者與其門徒合錢殯之殯于城南僧舍其弟時明踰年始來發喪並以其妻女歸乃偕主事吳君天錫進士潘君某詣予索銘嗚乎予其忍銘時暉耶時暉風韻疑遠讀書能爲章句援抉幽微其於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



詳至以趣深厚爲文能於閒肆中出怪奇直欲追蹤古人恥作軟媚語狥時好也五六歲時出遊市中見所表科第門閭歸悉書其扁之字于壁指以告其大父曰他日期至是也稍長益嗜學不倦初治尚書後讀詩得其趣遂專業焉正統丁卯舉鄉試有名明年會試不利登太學交天下豪傑士錯礪以大其成時年二十三公試常出等夷奕奕起聲譽六館中既又兩入會試不利乃嘆曰天之窮人有如是哉遂試政於禮部嘗作五葵賦以見意觀者駭愕以爲不可及天順改元又會試終不利退益勉進其所未能無幾微怨懟色而其窘迫至是爲甚然未嘗向人作悽楚之態以取悲憐烹葵擷靡意淡如也初僦屋以居極湫隘翰林編修王君廷貴愛其賢治室居之而文人韻士偕至其門藹語移時不能去蓋其性悃愊善交處久而益親其學以經爲主又旁出百氏子史及賦詩酒餘以傳衆長其才雖逸出橫陳能痛自降抑而人不忌既而吏部知其書法遒勁謂可庶之誥冊錄命將聞于　上授以中書舍人而時暉適以疾卒時天順己卯二月十六日也生宣德丙午七月十四日得年三十四其先世有仕唐爲侍御史者曰珙仕宋



爲僉判司戶參軍者曰頁爲吉州文學者曰自然爲樞密院通判者曰休大父曰順父曰璡皆不仕母某氏時暉號棠菴娶崇安王僖同邑朱韶之女生三男皆夭殤惟一女尚幼嗚乎天之生才將以用世也何奪其壽而使之弗克以施才也壽也天固不能兩畀於人耶或者時暉之爲學辛勤萬狀而以勞自促耶是皆不可知也時暉能安命分不爲窮達得喪所移獨其志無以自見將不瞑目於地下矣是宜有銘以惻冥漠之思銘曰

雲蔓蔓兮不能雨苗芃芃兮不能秀既遏于而躬復殲厥

後此予所以悲時暉之窮而卒無所歸咎也

監察御史龔君墓誌銘

高郵之龔氏有起進士爲監察御史諱謙字廷益者年四十三以疾卒于京師之寓舍是成化改元三月二十六日也其曾大父思誠大父文禮俱遁跡聲利埋意山水間父銘任淳安知縣有惠政被薦去官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張氏封孺人君娶馬氏先卒生二男禎祥二女長適畢紹次適朱琰君少侍父于淳安官舍其儕輩率袨服甘酒縱奕射以爲豪君屏與俱君卻謝閉關坐一室繙閱經史雖祁寒盛暑不



少休時從邑中鴻生碩士與之上下其論久而積有成發之爲文辭炳如也既長益貴謹飭學益勤及爲御史雖小法未嘗不慎然不爲察察於人有所咎民有強梁人之婦者久繫獄其婦在要路更數吏皆姑要欲縱之最後君當讞或語以前故君曰國法以徇情吾不能也竟置之法時大稱快尋奉　命巡兩浙治鹽法豪猾與之民有沈姦者肆持鹽利扳黨據固恒自以爲莫敢誰何君首擒治之餘皆私相勸悔不敢冒君法於是浙之人咸驚歎曰法舉與清前此所未有也還　朝丁父憂服闋又奉　璽書清理軍政于湖廣時鎭守中官恃　恩暴橫甚君至一與見後不復與往還中官怒欲撓之弗克又錦衣旗校相屬出詗事于外勢赫赫能生死人官有不媚悅之者輒文致其罪君絕不與爲禮而愼法自防卒亦以無事踰二年丁母憂哀毀成疾治旣愈至京以勞於事疾復作遂卒翰林編修楊君維新爲狀其官世行治付其子禎等使藏以傳永久而禎復持狀求予爲之銘蓋將奉柩歸葬于其鄉之某山而以銘納諸幽也銘曰

匪肆而難匪苛而簡匪默而侃侃匪誕而悃款是爲



臺憲之良宜休祉之來反也噫胡不百年而促以短我銘以悲之亦以咎彼蒼之板板也

竹巖集卷十七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重校梓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誌銘

監察御史劉君世亨墓誌銘

海鹽劉君世亨天順巳卯七月二十三日終於京師之寓居予哭送其柩出東門十月某日葬某鄉某山不食之原明年其同鄉友禮科給事中張靖之具事



狀持示予曰世亨有遺言必得子銘非我敢以煩子也予與君置聲利爲道義之交自聯業太學及今十四三年矣則君之銘非予所宜辭者乃爲序而銘之其序曰君姓劉名泰字世亨爲人中介外和能不以物累志讀書窮日夜寢食失期不踰年學識暴起出人上其爲詩文清俊可人間以餘力學行草書亦精好正統甲子舉鄉試乙丑戊辰兩試禮部皆不利景泰辛未始舉進士第以愼選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於是志益明業益習對人論天下事無不盡而當世所謂善人君子者尤惓惓也既而拜河南道監察

御史執憲度有直聲嘗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所至吏畏威而民懷之淮上有不法事君廉其實乃亂政所爲者即馳奏劾之卒移其任徽郡有大獄累歲不能解君決遣於立談間無一稱寃者太平村民俗歲殺犬賽神奸吏訐告民壓呪守守怒捕甚急民驚駭不知所爲或自縊死君適至即置告吏于法使人遍慰民民相率詣君謝更生歡聲滿道其明決有爲多類此人謂君負大器不日可至通融而意遽以疾卒悲夫卒之時猶强支餘息諄諄作仁義語書一詩付其侄珉曰非知我者勿示之詩有清白肯爲兒女計



疏狂曾作國家憂之句未嘗識君者誦此足以究其所存君生永樂壬寅八月十五日得年三十八其先大梁人高祖愉元海鹽教諭因家于官曾祖彥芳祖廷佐父鳳贈監察御史母某氏配某氏皆封孺人二女許嫁沈某俞某皆士族也嗚乎士既有名于世雖死可無憾矣然賢者夭而不肖者久存將使人無以佑其爲善此君子所以咨天予奪之昧茲而悼君之不遠到也銘曰

以君爲生耶何幽壤之下杳不聞其聲也以君爲死耶何干霄之氣尙砰砰也嗚乎君有奇才川騰海湧

君有貞操玉絜氷清此所以雖死不死卓乎爲人中
之英也

誠意齋賀處士墓誌銘

永新有賀巽者請予爲其父本誠墓銘而以其鄉人
劉昱偕來昱吾亡友編修幼顯之弟也予痛幼顯不
可復起而不辭巽之請者喜見昱如見幼顯也本誠
諱孟淳號誠意齋其先世居田東後徙城之東郭曾
大父祥卿贅居琥溪大父希文父行用世以儒名于
鄉母羅氏處士少孤年甫十四已能以直義出大父
於寃獄奉母以及其兄長撫諸弟以及其族屬之幼



者咸得宜自其祖父時積有厚貲處士能殖且損約
至餁菜瑣細人不能堪然有義舉輙出囊金不惜也
治一室多積圖書日與兄弟講論其中未嘗輕出庭
戸或赴人之難則昏夜倒屣以行儉夫利曳見即趨
避不與言而才且賢者雖髫髻亦敬禮如上客縣官
聞其賢強起之使治錢稅公私稱平惜其所用者小
而未能究厥施也洪武戊寅七月二十二日生正統
乙丑正月初四日卒得壽四十又四初娶陳氏生一
男曰觀再娶周氏生一女適士族左魁三娶吳氏生
二男曰巽曰坤孫男三人女二墓在萃嶺其山之原

葬用卒之年二月十五日嗚乎處士性洞達有大節
居鄉多惠利及人其卒也里之人皆悲之或有哭而
出涕者是可銘也銘曰
去利取義行與日升胡嗇其壽而不使成桂植蘭芳
有賢孫子天所厚者庶幾在此

工部局副邱君邦禮配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諱祥字淑慈世居延壽里涵江爲隱士
德和之女歸同里邱氏爲京局副使邦禮君之妻舅
早喪常以不逮事爲恨事姑旦暮上食飲無違意客
至具饌殽以無爲有人不知其貧治女事甚勤月積



歲儲久乃克稱性和而善教子女各就業無廢惰者
從邦禮君居官百貲視官祿上下豐儉得宜又斥其
餘以貸鄉里游寓之貧者即不能償置不問邦禮早
起趨公所抵暮始歸一切事孺人皆以勞自當不使
之知初余入京舍其家未嘗聞其出疾聲戒諸子相
禮遇甚厚始猶疑其勉強一時乃至久能不變也
及邦禮君請老歸家事種種就緒於此可以安坐享
富樂矣而孺人猶履儉約食不累豆服飾出洗刷以
爲新人難之是知人之造家必內有佐助者之賢否
則幾何不始立而終敗哉孺人生於洪武丁丑六月

十四日卒於天順巳卯八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又三生一男曰讜其曰諒曰讚曰誠曰譖曰謙皆側室出二女皆適人孫男四曰忠曰寔曰恭曰恕皆幼塋在延壽里奎山之原葬用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諒舉鄉闈有名會試辭教職卒業太學今聞訃將歸守制來求予銘銘曰

不疚其艱勤以自悲不利其亨而戒傾蹶此女婦之所難爲孺人之所易我其銘之非獨關九泉之思將以昭示于來世也

## 鄭母貞一孺人祁氏墓誌銘

去年夏莆城東鄭東野先生以書抵潛視其緘題有異於常驚怪失色亟讀之知毋孺人祁氏没且葬矣乃南面哭揮淚沾襟袖尋又以書並緘孺人之行狀來使爲銘嗚乎潛童丱時從先生學孺人愛遇實隆其於没也宜爲銘況有先生之命乎孺人潛同里人諱淳字淑清號貞一生於祁氏爲稼翁女嫁鄭氏爲力夕公之妻初鄭氏擇婦偃蹇十數家無可其意者最後聞孺人自幼薰染詩禮閒事絕異他女遂聘焉既歸事老姑能喻順指姑甚愛之治家斬斬中度媼御輩畏其嚴而懷其恩無有後言者公爲人好義舉



收疏族之單寠者畜之擇其賢者勉使讀書孺人積少累微以助其費及公以郡庠生貢入太學人謂義舉將廢孺人益勉爲之盡竇奩中物無悋惜意公卒孺人年未四十煢煢然以儉治貧左腕乳稚右手縫緝身勞而心不怨也是時先生方十歲頗敏知學孺人教古事之可爲勤者無不爲既長學行有成欲取科第出與天下士馳騁當世顧孺人年已暮不可違去遂斂志爲林下人時時從博雅者遊學益進行益修遠近宗從登門講義室內常無坐處孺人訪其飢者與食寒者與衣曰吾寧忍人以貧困廢學耶名士往來其家無虛日燮人既治具孺人必詰問今曹幾乃進曰客可疎薄禮耶嫁孤姪女及姪孫女二人葬從姪及其婦之無後者二喪修先世墳墓之廢於榛莽者數所至凡族中廢典者皆取錢付之先生爲借蓋至是家稍克饒不欲以財累後人而以素風高義遺之安也生洪武癸丑八月十八日卒天順庚辰八月初十日得年八十八子男一曰芹門人稱爲東野先生女四人長嫁東鹿知縣黃遜次未嫁卒次嫁太學生方公璜次嫁宋鼎用孫男二曰習禮習樂太學生卒曾孫男二曰鳴球鳴鶴女一墓在瀨溪石龜山

孺人在時營以葬其夫者卒之年某月某日先生奉
孺人柩合葬焉嗚乎卑婦職之常而能支傾以就安
者可尙也未可異也至於事有關於名義而學士大
夫或以爲難而不爲乃安行於房闥不亦可異哉銘
曰
石礲之山鄭母之藏邦人往來孰不指楸梧而徬徨
蓋生平嶷嶷起人之敬仰何間存與亡也

叔母孺人何氏墓誌銘

孺人何氏莆耕新里錦江人曾大父道夫號淸修大
父允恭號東隱父宗樸號願正道人連世不仕以行



義重於鄕母郭氏初孺人之姊歸柯氏爲我叔父之
室有賢行方逾三年卒叔父聞孺人賢如其姊復遣
媒妁聘爲繼室姻屬多勸爲之言久而始從及歸事
我大父母承顔色敎令一信而順於叔父得輔相之
宜於凡內外屬人上下適其分其自奉皆薄其推以
及人者無或吝其收恤孤貧子女皆厚及長又婚嫁
之使不失時時人皆謂賢孝慈仁必享壽考乃以天
順八年九月十一日卒僅得年五十一生三男曰深
曰混曰澧其一男曰渊及二女皆側室鄭氏出也深
居喪不出庭戶朝夕哭盡哀來弔者憐之且謂非孺
人之敎不能然也墓在醴泉里斜山棘州坑之原葬
用卒之又明年丙戌正月十一日先期深以書來告
潛悲弗獲臨兆從事顧以所能用情者執筆爲銘文
埋于幽以長其辭而已銘曰
柔而嘉愼所履意度汪汪無恤其宜永年宜遐祉方
陟其亨倏而止吁嗟乎天何爲爾琢辭于石昭厥美
垂于百齡無已已

亡弟雲莊處士墓誌銘

予有弟二人季曰澍字時雨姓柯氏雲莊處士其別
號也莆田縣安樂里人性鯁有幹治才才可用不求



見於世以奉二親嬉玩湖山爲娛樂比數年苦於痔
疾枯羸其屢用醫竟弗能效以成化巳丑九月十一
日卒得年三十二其生則正統戊午六月十七日也
曾祖居寔祖德平號桃溪耕叟父原朴號南軒道叟
封尙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侍撰母戴氏封宜人配王
氏子男二宗璧宗璜女一俱幼墓去家五里許里曰
醴泉地曰東汾山曰翠林丁向卒之年十二月十二
日葬明年十一月始克爲銘刻于石追而納諸幽其
詞短其哀長吁柰之何哉銘曰
吁嗟季弟何喪之亟傷我母懷哀恫朝夕母亦旋徂

酷禍驕仍我心如割我淚如傾翠林之嶧歸汝于阯天地有窮此哀曷已

黄母陳孺人墓誌銘

婦道無成先民語常以著分也不幸而夫亡子幼於是而能有爲焉之而能有成若黄母陳孺人者蓋處變以復其常也豈戾先民之則哉孺人諱貞信揚之江都瓜渚里人嫁同邑儒醫黄存禮孺人父母皆賢自幼嫺柔詩禮聞事紀異於他女存禮爲醫未嘗內顧念孺人亦能以廉佐之故其惠益遠而名益彰存禮沒孺人方盛年誓天無他志或曰生事疎薄奈何



曰恭柔儉廉足矣或曰子幼不可恃奈何曰棄子尚不可況其幼耶遂屏脂澤綜理家業躬勤自剪裁工巧至妝澣煩瑣之事皆躬爲之預計有無衣食願其他人而有不立絲髮覬幸意則遺自己出雖貧不顧人讓之時叔祖姑史氏姑王氏俱年八十餘以有孺人之賢而忘其老及卒殯殮葬祭惟謹不隨俗用浮屠術遵黄氏家法也撫諸孤教與愛兼稍長每飭從賢後者遊且令習醫以成其德次子璟業尤精起爲太醫院醫士高恩偉譽布聞大方家人咸譽孺人之善教也存禮季父継正由給事中遷長史卒于官孺人遣人歸其孥居同室食同釜歡洽無間言育從子玘恩與己子均長子琮嘗遇溺死人于河滸乃舟人所棄者趨告孺人亟命舁歸于家早暮飲以善藥既愈復資遣之不問其姓名後琮之武昌有一夫拜且泣曰吾于義也微若母吾即是錄久矣淵湘人迄今既誠其事孺人有苦節終始五十年無可訾者耆老屢白郡邑上其行請　命旌其門孺人因謝曰譬不可再恒事耳何以旌爲遂已天順己卯七月六日以疾卒距生洪武庚申五月十八日得壽八十子男四長琮先卒次即爲醫士者次珍次瑚孫男十一頫



頤頎頭用頊頡頲景童秋童萱童女七曾孫男五廷康永康得康休康志康醫士君將歸守制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江西山劉岡諸子泣請銘焉醫士君之賢予所雅重者也覩予知母愚可辭銘銘曰

婦方烈而能夷家方傾而能支職曰無虧何卒任之寔爲處變之宜也嗚乎惟其然卓乎女婦之賢其可以見其夫於九泉矣

張母柯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柯氏莆安樂里柯山人桃溪耕與禮平公之

女封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編修原朴公妹而瑨之姑也年十八嫁同里横渠張氏爲遵約之妻有子男四人曰續爲郡庠生曰統曰絲曰緻女三人長適林次適鄭次幼孫男一人曰洪猷孺人生永樂丁酉六月十八日卒景泰癸酉十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以成化戊子十月某日葬某山之原柯與張皆鉅族傳世皆有矩度孺人既嫺習家庭之訓故其嫁也舅姑雖嚴能循其法以爲安自佩服櫛珥凡資巳者常出於儉自待賓奉祭以及歲時餽問姻隣之儀雖甚費不以爲侈家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方一不以煩其



夫督教諸子使各就業絲縷及幼女皆側室出也撫之均其恩意內外屬人稱其賢虛無異言其卒也皆哭而思之前葬續以書來謂瑨宜爲銘瑨臨書泫然泣下屢執筆不能成章既而念曰非此無以慰冥漠之思遂强序平生大槪而系以銘辭曰

孺人歿時諸子女尙幼越今十六年男有室女有歸而幼者亦皆能自植曾不獲享其養以酬字育之勞其可悲也夫其可悲也夫

# 竹巖集卷十八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重校梓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 說

### 曹氏二子字說

嘉名美字殷以前未有也有自周始其意欲爲子者因之儆于心以善其身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畜幣不以隱疾必於信義而擇淑令焉後世日趨於浮靡



僭擬爲高則堯舜夔龍立奇爲異則星雲麟鳳下此則蘭蕙珠玉志愈陋而名字隨之甚非古人教子意也錢塘曹某今寓京師生二子皆穎異可教而成因名其長曰政字尚賢名其次曰潤字尚德非所謂必於信義而擇淑令者類耶脩撰董君大章于戸范君叔大皆其舊契也喜其不僭擬不立奇有古之風而又懼其弗克稱也偕來請說於予使之日儆于心予方自儆不能有成而於二子尙何言哉請之不置則曰昔郢相貽書於燕相誤筆舉燭二字燕相推其說行之燕國大治夫所推之說非郢書意也而能爲燕

國之益今求有益於二子亦以燕說說之可乎天之生賢將以爲政仕者事也人之脩德將以潤身學者事也豈曹氏之子欲其長者仕以治人而次者學以獨善其身哉蓋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二者相資而不離也尙賢果欲仕乎則務學可也尙德果已學乎則出仕可也兄弟尙交勉之以無貽斯名字之慚

朱應字志勤說

朱氏子名應其父和卿命之也和卿卒之幾年應年十八其伯父士寬將爲之加冠于其首來請予字並爲說以敎之予與朱有世姻且居相隣比情義之洽



有不容辭者遂爲字之曰志勤稽諸古訓耘而不息之謂應不息非勤乎勤於耘農之事勤於學士之事也人生天地間不爲士則爲農工商非所宜道者况爲之耶爲士而勤於學若書所謂遜志時敏則日進高明而德修矣爲農而勤於耘若左氏所謂是應是蔉則百穀用成而歲稔矣是則士農之業不同其要一皆志於勤耳若夫滅裂而學鹵莽而耘亦何能有所得哉和卿之名子以應豈敎之爲農蓋欲其志於勤以務學也古者敎人爲學多取譬於耕耘之事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孟子曰五穀種之美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皆喩學也應其朝夕誦此而加勉焉非士不爲也非聖賢之道不學也學而志於勤不迨于成不止也此而父命名之意而予之所以敎子者若怠其志廢其學而請學耕耘吾將謝曰吾不如老農

贊

拙菴贊

韶州敎授體行先生宋魏國正獻公之裔孫見世之巧於求進者多至僨敗乃題其所居曰拙菴所以示儆也予亦拙者喜而贊以詞曰



世方利口而我期期世方疾趨而我倭遲視珠玉以爲土芥遇虎豹以爲犬貍貧不能求去官不能騶馳人之笑我也我以爲喜人或譏我也茫無所知此先生所以自號拙菴曰天之賦我者非人所能移也若夫經不絕誦史不停披鈎章棘句迎意而解聖淵道海洞見其涯博古通今之迹大肆文章之奇然則先生之所謂拙者殆大成若缺大盈若冲而無媿於爲人師也歟

彭學士先生贊

其容春熙其神天游其介也非絕物其謙也非同流

於物無所取也抱靜虛而自得於書無不讀也欲遠紹而旁搜長江大河其才之富良金粹玉其行之修以正學輔　眞主以清文煥　皇猷有志乎扶世教而厚風俗無心於矜名譽而快恩讐凝然負一時之望隱然懷四海之憂噫是爲安成彭可齋先生吾嘗於古人中求之也

考功郎中蕭元裹進士畫像贊

是惟泰和蕭考功初舉進士時之像也其神清揚其貌和暢才以多學而克氣以善養而壯叫閶闔而呈瑯玕賸蒯華而承天眷拜官曹司持身廉讓有知人



之明有容物之量將由是而進事業於伊呂之間抗聲名於房杜之上使天下之人沾被其餘澤想聞其風望然後退而休焉呼吸雲霞吟弄風月其於樂蓋無盡藏也

深隱老人畫像贊

瑩然玉立之身湛乎秋水之神厲其操非絕俗和其容非同塵風窻雪案攻苦食貧文咀其華道嚅其眞泓涵演迤肆於外者彬彬進而明經於世隨屈而不伸乃退而休焉曰維命之迪構深隱齋以待盡著乘薇集而獨呻廣延士類以陶以甄蓋將以施之未竟者淑諸人以輔　王而澤民噫是所謂心在廟堂之上而身居湖海之濱也歟

祭文

祭張姑文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夏五月某朔客金臺姪柯潛謹方哀告于橫渠張舍亡姑之靈曰潛羈跡京華去親舊幾五載矣方此傾仰而一陟凄風忽自南來遽覺有愴然氣無何吾姑之訃音至矣嗚乎哀哉追念潛家食時凡骨肉之親俱保完無虞歲節聚合歡慶於一堂之上其樂可勝道哉詎意不旋踵間没者四



人先大母繼以吾妻又繼以吾妹又繼以吾姑仰而哭俯而思推究禍之由則吾家深仁厚澤奚宜有若是之殃咎也嗚乎天其可問耶惟姑之生其性聰慧其行慈良于焉婦焉妻焉母焉靡有不宜者夫何天奪之早使子未有成女未有歸榮榮然早夜叫號前孰之禁後孰之侶哉度姑於此既不能瞑目九原潛之於姑病不及問死不及吊尤其飲恨而吞聲也睇南山而與嗟瀝肝膈以陳詞臨紙荒迷涕泗交墮嗚乎哀哉尚饗

祭大父桃溪公文

惟景泰六年某月某日孫男溍聞大父之訃於金臺寓舍不勝摧傷之至謹爲位會哭薦以酒殽而告以文曰嗚乎昔哭大母今哭大父其間哭妻哭妹哭姑不敉戢而遭喪者五也嗚乎天乎何降罰之深而使我居不能安食不能甘病不能愈也嗟唯大父在稼而孤耿耿乎若向曙之星纍纍乎若幾絕之縷也比長有知乃辛勤立門戶而備嘗乎艱阻也幸而既壓復起者以氣節之奇志慮之大寔舉中之翹楚也始貧而之終富而餘以勤儉所積非暴橫所取也載脩祠堂載修先塋而其餘力又營治乎屋宇也壺山之



陽槐溪之曲窅乎其幽深者棲遲之別墅也明月浮渡涼風入室灝乎其淒清者四時之儔侶也惟勢炎炎人所趨而我所拒也惟貧無告人所棄而我所與也積善以遺子孫而諄諄垂訓者惟恐爲人所笑侮也操謙以待鄉鄰而形於進止者無敢或愆於繩矩也人皆謂天必佑善而若我大父者百歲可佇也柰何壽止七十有四而歸骨肉於坏土也屬纊之日閭里爲之罷歌而飢貧者自痛其失所也況溍爲孫尤所教愛者當何如其嗟苦也嗚乎天乎恩不能酬言不能極徒南望號呼而揮涕之如雨也嗚乎哀哉嗚乎哀哉尙饗

祭監察御史鍾同文

維天順六年歲次壬午五月某朔越二十又二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監察御史贈大理寺丞鍾君世京之靈曰嗚乎鍾君死於　國事久矣而人猶謂稟有生氣何哉盖君之所學者博而明所守者確而正遇事而發也浩乎不可拔奪方建儲之疏上陳固已知逆鱗之難嬰矣雷霆之下雖於獨當顧惟正　國本植綱常臣子分內事也而況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於是而脂韋汩沒苟合偷生



人將號我爲無義氣丈夫內有愧心外有愧色將焉用久存於世爲也古人有取日虞淵執言不屈卒而下塞簾之拜大事以定而天下安意者忠以報　國誠以格天古之道或可行於今也夫何羣陰蔽塞天意難回鳳禁麟囚窘辱萬狀而死隨之死固不足惜　國本未能正綱常未能植爲可惜也然君之孤忠大節磊磊落落並日星而耀明後天地而銷歇視夫未死而奄奄若九泉下人者大有間矣君平生廉慎自持非義一無所取既死妻寡子幼貧不能自存人皆謂君委骨於京烟白草之中將終爲燕薊不祀之

冤悲夫幸逢　聖天子復正大位舉顯忠遂良之典贈君有等秩褒君有美詞又錄其子將擢用之亦旣明君殉　國之忠矣及今子有成立間關數千里道負骨南歸又有以全君首丘之義矣嗚呼君之死復何憾哉某等辱爲同年愧不能從君以死其歸葬也奠以卮酒侑以簋殽千以寓哀慕之忱謝不敏之咎也嗚呼尚饗

祭柳東方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三月辛卯朔越十又四日甲辰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門生柯潛謹以淸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行人司行人致仕方柳東先生之靈曰吁嗟先生吾儒之琛持行純正積學弘深進士高科其志斂遂官不滿德韜光早退芳林之下碧水之潯容止端莊冠裳委蛇求諸古人孰爲軌轍洛社高風香山偉節考德問業邦人偕來時雨所化罔不爲才至於遐方亦沾膏馥瞻仰斗山委心而服年餘八十進德彌隆俯仰無怍以壽考終屬纊之時聞者洒涕謂玆哲人胡爲而逝如潛愚鄙受敎良多幽明永訣悲痛奈何醴酒于觴登肉于俎薦此哀誠揮淚如雨嗚呼尚饗

祭封通政司參議劉君文

士之木石與居者視天下之事漠然無所介於其胸公雖自晦而篤於敎子使出而用世也深懷誠忠之忠士之幸被寵祿者自以爲得志而暴聲威以隆隆公以子貴雖衣有章華養有厚祿也猶若寒素而謙冲嗚乎觀公所以自處者質之古人盖同符而合轍也使其食祿無窮益進於榮壽人將謂天之佑善昭昭有如此也乃倏爾傾殂而官不公卿年不耄期是何理也自公之喪聞者莫不欷歔况某等辱交令子而傷悼之懷曷其能已有酒在觴有殽在簋䟽陳辭



以告恍庶英靈其歆只

祭監察御史劉世亨文代作

嗚乎世亨君果死今究君之心㨿君之事盖有未可死者天何奪之遽也惟君聰識之大資秉之強肆力問學其進曷量未可死也官居臺憲偉有殊調志所欲爲方試其兆未可死也家有慈母筋力衰邁老淚紛如恐割恩愛未可死也弄璋而毀梳蘭而萎身後寂寞竟無一兒未可死也嗚呼未可死而死君其瞑目於九原耶夫天之生人而不能事天者遽死可也力於事天昭昭不昧有如君者亦死何耶其有不能

事天而尊榮壽考雖至人不能及者抑又何耶嗚呼
君其瞑目於九原耶某等官忝同朝情深交契咨天
之昧茫悼君之早逝薦薄奠一觴以訣永世

祭赤石墓文

維天順二年歲次戊寅五月朔越十又一日某甲子
裔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濬謹以牲醴致祭
于四世祖某妣某氏五世祖某妣某氏之墓告以文
曰惟祖宗之積德流慶澤之悠長自五季以迄今衍
孫子其爾昌登華躋要雖晨星之落落佩仁服義謌
絃誦之洋洋濬以菲陋之質幸承世德之芳鞏龍鱗



而附鳳翼登金馬而步玉堂勉忠孝之兩盡期於先
爲有光歲丁丑之秋暮春 恩命以歸鄉惟報本而
追遠敢于中其不忘睠赤石之佳兆爲先世之所藏
哉登邱阜戴薙榛荒儼神靈兮如在揮涕泗兮徬徨
酌一觴以薦誠冀垂佑於無疆尚饗

哀辭

涵江林穆軒哀辭

穆軒林君紹冉爲邑庠生才學方著而沒君子其
惜之既三十年其子公望來遊都下介其族弟鄉
貢進士崇颻持貴州按察使洋城林先輩所撰墓
銘過予求爲哀辭予既憫君賢而弗壽又重公望
能孝慕其親也輒不辭爲書之如此

瓓唐縣尉孝行不匱永錫其類些迨于穆軒實惟雲
孫質粹而温些斂而嗜學從于先覺嶄嶄頭角些肆
爲文章江河湯湯觀者揄揚些執經庠序其學益藤
燁有令譽些行亦無從孝友兩全父母安焉些族人
鄉比兼盡恩義靡有垂戾些人皆曰嗟是惟國華宜
大以遐些登仕有日遽淪于疾永歸玄室些蒼天不
傭降此鞠凶躋爲軗春些冥鴻在渚方將遐舉孰折
其羽些騏驥之良方將服襄厥足用傷些嗟彼凶逆



乃壽而逸理焉可詰些惟裔其身載豊後人有子振
振些予仰休德竟爾弗覿寧不愴惻些

倪汝敬哀辭

汝敬倪君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倔強有大節景泰
間以直諫斥嶺南孤身遠寓摧困幾不可生不悔
也比荷 聖皇賜環之恩遽以病卒予走吊之悽
惋累日猶不能釋故作詞如此

嗟君之才兮海湧川盈嗟君之烈兮電掣雷轟嗟君
之志兮星輝日明嗟君之操兮玉潔冰清悃愊兮大
廷之諍壓壓兮臺中之評謂尸祿兮可恥何逆鱗兮

難嬰下霄漢兮馳驅嶺海謝鵷鷺兮委命鯤鯨抱金石之粹兮遭烈焰而愈固標松柏之節兮飽風霜而益貞幸　聖明之復辟兮搜遺才於荒遠遂離幽以依光兮叩閶闔而輸誠方將昌厥施兮昭勳猷於宇宙豈期二豎之爲怪兮竟弗起於九京雖修短之有數兮何怨何戚顧有母之衰暮兮寧不鍾情嗚乎天兮何冥冥嗚乎天兮何冥冥辭曰荃蘅消歇兮灌莽敷榮鳳麟遠逝兮鼯鼪嗥鳴遡悲風兮咽無聲招君不來兮我心怦怦

封孺人楊氏哀辭



悲流歲之倏忽兮灝零露以瀼瀼嗟背萱之烈謝兮嘅於邑而無芳閟閶闔兮憭慄掩帷箔兮宎涼維姆德之貞順兮宜壽考而不以胡爲罹此殃戾兮汨長夜之茫茫遣巫陽而筮予兮恐離散而或後也乃不招於四方兮竟澌盡其莫救也豈騫翔以上遊兮邀瑤池之無路也將搖佩於湘皐兮稟風濤而非所處也嗚呼已矣兮軋予心而弗瘳將鑿椒以爲糈兮掇蘋芳以薦羞載訏貽其莫及兮渺巴雲之悠悠增惝怳而惏悽兮潛泫涕之如流辭曰蒼茫無端兮孰從而欸仁必遐齡兮胡不我宜顧哀榮之兩全兮世不多有嗚乎全生而全歸兮夫復何咎

書

復潘太守書

近蒙遣白衣遠餽果物感與愧并承手帖論伐樹一事反覆玩之蓋深有未合於理者夫爲理係於一心而已使心之明雖處奧窔之地而邪正得失洞察其微況一樹之植耶心苟蔽矣雖屢蔫伐之墓亦何能有所見耶一樹之去留固於府治無所損益而足下惑術家之說決意去之是豈知爲政之大體哉足下廣人也廣有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卒以廉稱此足下素所稔聞者何不效隱之故事術者曰去之我必曰留之使人知政之通塞無預於樹足下之賢追古人過今人遠矣僕向時語告足下欲留之者蓋以此樹爲先輩林環侍講所植侍講博學有大名後人思之見其樹猶侍講之存足下於此固宜益加培植以起俾人見賢思齊之心乃反爲術家所惑竊謂於足下不取也足下又謂府治爲一郡生民休戚所係學舍不過爲一邑育賢之地此又失輕重倒持之柄也邑雖隷於府而教則先於政爲政而後教化欲民之去成就休戚無此理故文翁治蜀首務興學一事史載

之至今傳誦不忘足下篤學志於古者也志於古而乃行今人事其可乎哉僕又聞足下近日飯僧供佛以求福田利益此固吾儒所羞道者而足下乃躬爲之究其爲盛治之累與伐樹均也故併告之先儒有曰務是邦不非其大夫僕固不能逃避此律然郡守之勢重在他人有欲言而不敢言者僕僭恃同年之愛故敢言他人之所欲言倘以爲不悖而嘉納之則治化之行可翹足俟矣屢端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玉不宜

雜著



### 題李太僕詠梅詩卷

梅峰李公　朝退之暇詠梅花律詩百首用馮學士韻絕詩百首用馮學士題發乎情根極乎理駸駸乎風雅門堂盍造而工非窮也甫近時多作家人人完長卿之壘鼓秦系之偏師出奇角勝未聞有摧陷而退降者公坐觀於旁養奇蓄銳欿然若無能一旦馳赤電舞豪曹衝突於羣雄之伍而偃旗棄甲敗北者多矣雖然甫一鬪耳詎知天下無敵手乎今試揚麾挑戰以觀其勇怯如何滑當策駑駘揮寸殳爲公之偏裨也

### 題王孟端畫山水

王君孟端爲中書舍人以書爲職又能畫山水竹石與書俱精四方之人求其畫者足相躡於其門而君負絕藝非清流不與則在當時得之者已少況於今耶予每恨不獲見君觀此畫林巒水石皆揮灑絕塵其中之所存可知也嘗聞君於月夜聞鄰有簫聲心甚適翼日呼其人貽以畫竹一幅其人來金爲酬君怒曰我固以爲清者而乃鄙俗若是索畫毀之昔閻本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若君者其可以畫師辱之哉



### 硯銘

剛其德也方其質也寧剛方以異不媕婀以隨衆其監汝蚤夜以思直焉惟汝知之枉焉惟汝規之然則汝寔爲我之畏友何但策勛於場屋效事於文翰耶

## 詩

### 贈浙江徐童子（名霖五六歲精於書法因贈以詩 出郡誌）

徐家之子眞奇絕風骨自與凡人別神駒矯矯步天衢雛鳳翩翩出丹穴前身可是張文舒不然年纔五六那能書當筵握筆不停手驚風颯颯蛟龍走掃盡鵞箋三百張鐵畫銀鉤大如斗君不見東隣老翁生一子癡絕無才事紈綺從來紙筆不相親見此奇才應愧死（此詩集中失載居長鄭能誦之云見時磨稍川會書此與之也）

### 遊囊山寺 出郡誌



借榻雲深處風窓夜不扃興來吟弄月睡起坐聽經鶴舞松陰碎龍歸雨氣腥明朝賦歸去山色爲誰靑

### 重遊芝山 出郡誌

眼底皆親舊相邀訪白雲好山看不了名酒飲都醺晴旭移花影輕鷗護水紋莫談塵世事詩思正繽紛

## 策

###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爲道爲德爲功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尚雖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悉其制作之會通大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惓惓於心



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茲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甘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導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敎盡作天下懦怯之兵以奮征伐使各消阻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而無或外於治當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可庶幾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號之

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茲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穪惟一而無隆殺之別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已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既承有司賓興而來其具爲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本亦莫不有其要蓋先明諸心則事得其本遠稽諸古則事得其要聖人之治天下固莫不稽諸古以爲之要而亦曷嘗不明諸心以爲之本乎本諸心以治民而政化隆本諸心以教



民而民性復本諸心以養民而民生遂故曰心也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道德功者固不外乎此心後世之所以法古爲治者亦不外乎此心孟子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董子所謂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知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居五位之尊以纘承列聖妙一心之用以中興家邦涸車書文軌於八紘來玉帛冠裳於萬國治化可謂極其盛功業可謂極其隆矣然猶不自滿假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欲達求皇帝王道德功之懿以大施今天下治教養之仁臣有以知　陛下之心其卽大舜好問好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與欲聽而行之非以布衣微陋不足以與天下之計姑以此試之也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謹因　聖策所及而條陳之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所謂道莫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者非謂皇有是道而帝王莫能與帝有是德而皇王莫之及王有是功而皇帝莫與並蓋皇帝王隨遇而施其所宜非謂長於此而不足於彼也夫三皇之世其



民皡皡其俗熙熙雖無二帝之孝弟以導之而民自無不親不遜之患雖無三王之征伐以救之而民自無塗泥炭火之虞其所急者在於道焉者也民未知所以養伏羲始結網罟以敎佃漁神農始爲耒耜以敎耕耨敎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黃帝則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於是民始得其所養所謂道莫如三皇者此也其事之著於易者如此逮夫堯舜之世開物成務之道已大備弔民伐罪之功無所施其所急者在於德焉蓋民既得其所養而巧僞日生不可逸居無敎觀其克明峻德愼徽五典而帥

天下以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敷五教在寬於是民始得由其教所謂德莫如堯舜者此也三代之時承伏羲神農黃帝之統紹堯舜允執厥中之傳其所急者獨不在於功乎蓋洪水爲害於先桀紂爲虐於後聖人不得不任其責觀其修和府事而致萬世永賴之休取彼克殘而收四海永清之效於是民始得安於治又非所謂功莫如禹湯文武乎此其跡之存於書者又如此觀于易書則數聖人所以爲道爲德爲功無非隨遇而施其所宜然究其心術之精微欲以治教養於天下則一而已矣勢有不同故道德功



之施先後異宜理無或殊宜治教養之方古今一致是故耕桑貢賦養之所由出學校禮樂教之所由興征伐刑辟治之所由舉此古聖人已行之迹萬世之所不能外者也　陛下嗣登大寶夙夜惓惓于心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此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臣雖愚昧豈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海嶽涓埃之助　陛下誠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臣願　陛下心古聖人之心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俾人人有常生之產而禁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徒則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矣制節謹度輕徭薄賦俾四方咸惟正之供而凡所用者有養所養者有用則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矣如是人皆得以衣食其力膏肥其體而失所養者無有也誠欲盡導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臣願　陛下心古聖人之心大興學校愼選模範躬行道德以先之使爲師者知所以敎弟子知所以學而時無不可化之人崇重衣冠敎尚廉恥修禮樂以導之使人皆知禮義之可貴鄙陋之可賤而世無不可



變之風如是人皆得以復還其善移易其俗而違於教者無有也誠欲盡作天下懦怯之兵以奮征伐使各消沮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盜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恥臣願　陛下亦惟以古聖人之心爲心結之以深恩厚德使人之於見危也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臨之以信賞必罰使人之於赴鬪也至死不變而臨難無苟免生有効死之士斯下無反側之心矣道民以政不若道之以德使知入則孝出則弟下不敢犯上卑不敢踰尊齊民以刑不若齊之以禮使知少事長賤事貴耕者必讓畔行者必讓路下無爭鬪

之謚斯上有可措之刑矣如是人皆得以消沮其兌祟尚其耻而豈有外於治者哉夫治教養之方臣所陳於前者　陛下不用則已用則必臻其效既臻其效則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德功奚不可企及之有哉在力行之何如耳伏羲神農黃帝開物成務以道導天下者莫大故稱曰皇堯舜漸仁摩義以德宰天下者莫先故稱曰帝禹湯文武弔民伐罪以功濟天下者莫急故稱曰王曰皇曰帝曰王其稱號雖殊而其心則一曰道曰德曰功其事業雖一而其勢則殊故世之有皇帝王伯猶歲之有春夏



秋冬非勢使之然乎　陛下誠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隆殺之别臣則以爲惟當明諸心而已心同則無所往而不同矣蓋以是心而治民則征伐有道刑辟惟中即詩所謂王猷允塞易所謂明愼用刑是也以是心而教民則學校振舉禮樂興行即朱子所謂建學立師以培其根周子所謂陰陽理而后和是也以是心而養民則農桑之務舉厚斂之患無即詩所謂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書所謂財賦底愼庶土交正是也臣願　陛下始終此心則始終此治始終此教而始終此養矣冽　聖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勤是心以圖治於先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勤是心以繼續於後太上皇帝承之神此心於淸穆之上　陛下嗣而守之運此心於九五之尊達而祖述於前古近而憲章於　祖宗登用賢才啓沃廊廟制作禮樂綏和天人復隆古之盛治恢中興之大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安得專其美於前哉此固　陛下已自勵於心者臣應有司賓興而來幸得立玉階尺寸地安敢不罄平日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己者懇懇焉爲陛下重言之乎若夫阿意以求恩逢迎以徼寵則非



臣之所學亦非　陛下求言之本意也伏惟　陛下俯垂睿覽臣干冒　天威不勝怖懼之至臣謹對

表

及第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値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疏遠之才自前代以來惟我朝爲盛布帛菽粟渾然一代之遺月露風雲陋矣六朝之體蓋必先擇之有司夫然後獻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敦求之意至于　文孫恪守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呫嗶之間以歲以月遊息範圍之內

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並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遠辱　九重之清問榮隨寵至感與愧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稟上知之資居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明好問而好察邇大有作爲之主行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雖其偕矣方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披體皆不求而至其何德以當臣等一飯不忘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于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崇永保　天休之滋至臣無任忻忭踴躍之至



引

族譜引

吾祠之譜其來久矣重修於國初外翰叔敬公至永吉公又續修茲且百年其責在潛顧日夜思維以家乘與　國史同潛藉吾祖宗善慶忝職史官𢇁與二三元老嚴實纂紀而家乘寧異是哉序不失倫實不溢美上光祖宗下示來裔所繫詎不重歟環聚吾譜者業已具蕃弟析派分支邇在隣郡遠居遐方皆由一脉而分須緣派廣求編註入譜昔人所謂不至相視如路人也且潛意出家爲僧者不錄以其自絶於祖宗也干憲發遣者不錄以其自棄於祖宗也爲他人後因冒其姓者不錄以其自外於祖宗也此爲信譜始可以傳永久而無弊且欲得瓊山邱先生序弁諸首簡容領日並所著葉菜奉吾宗諸老長參詳裁定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竹巖
柯公行狀　翰林院脩撰門生吳希賢撰
公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巖行四姓柯氏先世石晉時
大理評事公寶自泉之晉江遷莆田武盛里生宋戶
部員外郎峽戶部生進士長陽尉濟長陽生潮陽令
璿令之孫贈承事郎昱遷本邑安樂里族日以盛其
所居山至今號爲柯山承事生海豐令新之海豐令
生海陽尉嵒由海陽至公之父原村九世皆不仕公
生有異質周歲家人示晬盤一無所顧惟取書展玩



久之若有所悟者祖父異之曰是兒必以文學大吾
門十歲就外傅善賦詩十五能爲舉子文時林知縣
廷芳方行人瀚二人以葩經名郡中公從之遊能盡
得其奧旨正統癸亥徵補邑庠生明年甲子領福建
鄉薦當赴禮闈以未忍離親弗果行戊辰試春官弗
第爲國子生景泰辛未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公丰神秀頴資性持重言笑不苟其所與
遊必斯文雅議至傾倒無間非其類雖達官要人氣
燄薰灼遇之不交一語當是時翰林諸老多爲之引
譽自是凡　朝廷有選任有制作公皆與焉壬申四
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五月預修歷代君鑑癸
酉書成　賜白金文綺甲戌會試爲同考官是歲五
月預修地理志書三載秩滿進階承德郎封父原村
如其官母戴氏爲安人贈封其配戴氏繼室俞氏皆
安人丙子五月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七月　命
往應天考試舟經淮揚士有暮夜投公爲私者公叱
之曰爾急去毋自速罪戾其人謂公陽却之固以請
以所賂遺公前公怒命執之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
屋肅然錄成稱得人爲天下先還　朝乞　恩歸省
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司少卿兼



職如故仍許歸省戊寅十月還京己卯二月奉　旨
修玉牒庚辰　命偕呂學士原考禮部會試十二月
命充東宮講讀官進階奉直大夫加封父中允公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壬午呂學士
卒　英廟御文華顧謂內閣臣李賢曰呂原卒內閣
容命之地今翰林院文學之臣誰可嗣其任者賢首
薦公曰具官臣柯潛清德粹文於今罕儷　上然之
已而弗果用癸未二月復　命偕陳學士文考會試
未竟會場火而罷甲申　今上即位以侍從　恩陞
翰林院學士三月有　旨選進士十八人李東陽等

入翰林爲庶吉士　命公教以古文詞學希賢不肖
頑執業焉八月　上御經筵　勅公兼經筵官九月
奉　旨纂修　英廟實錄成化改元八月主考順天
鄉試九月玉牒成　賜白金文綺丙戌　殿試與讀
卷是月再奉　旨教庶吉士朴瀚等二十四人十月
賜新刊貞觀政要一帙十二月　詔吏部臣簡文
學之臣堪入內閣掌密命者數人以聞吏部王尚書
翔復首薦公又不果用時　命掌翰林公辭投公正
人心帖服八月進英廟實錄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十月　賜大明一統志戊子二月侍經筵



講讀時禮部左侍郎缺位吏部臣既乞以今閣老彭
山萬先生及公充之二人皆極翰林一時之選且意
階見可後大用名既上公復不果用七月　詔下議
慈懿太后山陵事公率僚屬上章論合葬於禮爲
宜詞甚剴切既而文武羣臣又合詞上請　制可之
十二月　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公已聞少
卿公喪即其家　賜之既而有司爲少卿公請祭公
陳情且乞營葬或謂公乞葬於禮非宜公曰人子忠
不能厚葬其親吾盡吾心而已得請與否非所較也
幸而獲請雖死且不朽　上念公經筵勞併與之葬

蓋異數也公受　恩感激銜哀就道抵家擇葬地于
祖居東一里許和溫山公既奉几筵弟岡繪形式付
其弟通州學正江黃成之時母太宜人在堂庚寅正
月太宜人屬疾卒　朝廷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
詔起復時祭酒員缺久難其人　上知公剛方將用
之公聞　命具疏辭乞終制大畧言奪情非令典忠
君者必自孝始未有不能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也　上覽疏許之初公素無疾至是以久寢苫塊
感左足風痺比免喪久之猶未平而寒疾繼作矣公
自必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而逝時癸巳年八月十



八日也距其生永樂癸卯十二月初六日年五十一
娶戴氏先卒繼娶俞氏前南京禮部侍郎綱之女側
室王氏子一宗文王氏出公早有二子皆不育洎宗
文生遂吏部爲公入閣弗獲　命學士永新劉先生
戩謂公曰入閣與有子孰多公笑而弗答女二長適
饒州府學鄭教授之子邑庠生叔寬次亦夭俱戴出
俞宜人有賢行事舅姑內外無閒言撫宗文如己出
公身後可無憾矣公平生負直氣操行介特發而爲
文峻整有法類其爲人尤長吟咏興至舉筆立就清
新微婉有風致所著有竹巖稿若干卷性尤喜遊

供職之暇偕諸知巳窮覽勝槩雅歌投壺分韻賦詩
儻度諧如也旣綜院事修飾公宇卽詞林後圃結淸
風亭鑿池蒔蓮決渠引泉 公退宴坐其中又翛然若
眞登瀛洲者至於遇事感發言論侃侃揚榷古今毅
然自負噫如公者可謂動靜不違守之以正者矣故
雖官庶僚巳繫天下之望位日通顯望日隆重雖嘗
以聖賢之學經濟之謨啓沃 聖心而未見柄用夫
用不用非所以論公也公孝友天性愛二弟無育從
子始終無間因念季弟之早亾也悉以先公所播穀
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學正君別作室于都縣之



東西以儉約自居而其睦族人也尤篤恩意先是族
有戍邊塘者父子相繼死歿一子淸尚幼未有知識
公聞之惻然亟取以來以長以敎洎有立始遣歸其
行義大都如此公之卒也巡撫福建都御史江浦張
公以閩宗支遂以某年月日葬公先期遣人走京師
乞銘表於當朝鉅公謂希賢故門生宜有述希賢想
不肯聞公將北上方以晨夕得親炙爲慶奚忍遽聞
其訃而與之永訣耶又奚忍執筆而爲之論撰耶雖
然師生義重不可終辭敬錄公履歷之大者如右庶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云

故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公墓誌銘
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君山萬安撰
公姓柯其先泉之晉江鉅家右晉時大理評事寶始
徙莆田之武盛里寶五傳至宋承事郞昱又徙安樂
里昱九傳至君實君實生德平德平生原樸公之曾
大父大父父也原樸娶戴氏生三子長卽公次江又
次澍公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十五能爲擧子
業時巳嶄然出朋輩矣其祖父喜曰是兒後必以文
學光吾門從同邑知縣林庭芳行人方溯受經悉得



其底裏正統甲子領福建鄕薦戊辰會試中乙榜得
校官力辭入太學與海內士相切劘無虛日景泰辛
未會試中第十二廷試第一擢翰林修撰聲名遂聞
天下公入翰林甚從諸老游益自淬礪學與行日有
進諸老亦器重之每爲之引譽壬申春選任 東宮
官陞右春坊中允仍兼修撰癸酉修歷代君鑒成受
賜賚甲戌同考禮部會試丙子修天下郡誌成復受
賜賚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是秋考應天鄕試天
順丁丑授尙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公恒以久曠定省
爲念至是乞歸展覲明年還京又明年考禮部會試

未幾簡充　東宮講讀官甲申　今上嗣位以侍從
恩陞翰林院學士授奉政大夫詔庶吉士李東陽等
十八人俾進所業　上初御經筵勅兼經筵官賜銀
幣織金襲衣文綺成化乙酉考應天鄉試詩以備玉
牒成賜宴文華門兼賜銀幣文綺丙戌充廷試讀卷
官復　命敎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是冬以內閣
缺員　詔銓曹簡文學之臣二三人以聞而尚書盤
山王公九皐首以公薦不果用乃命掌翰林院事丁
亥與修　英廟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
賜宴禮部兼賜銀幣襲衣文綺是冬遷禮部左侍郎



缺員銓曹薦公補之又不果用戊子　特命日侍經
筵會有　詔議　慈懿皇太后山陵事時內閣首揆
議以合葬言公繼率僚屬上章極論宜合葬已而文
武臣工亦合辭爲請　上御便殿召諭而從之冬初
賜講臣冠服于經幄是時公聞父喪解官遣使即其
家予之有司援例爲其父請祭公乃懇乞營葬　上
念公年勞俯與之蓋異數也公感恩銜哀即日奔程
既襄事晨昏詣几筵奠哭已乃侍母宜人問安視膳
以養日嚴踰年母宜人繼卒號哭幾絕有司以聞
上遣官諭祭辛卯　詔公起復爲祭酒具疏力求終

制辭甚懇切　上覽而允之公因遭連喪寢苫塊患
左足風痹久未平一日寒疾作遂不能起亟召江屬
以後事語畢而逝實癸巳歲八月十八日也巡撫都
御史張公瑄以聞　上深悼久之命禮部諭祭工部
營葬域一時卿大夫莫不哀而惜之素相厚者又發
之詩歌以泄其悲嗚呼公存心也端而厚持身也廉
而介發爲文章峻整有法度詩詞清婉有風致初在
考應天鄉試過淮某夜有投公爲私者即執付有司
俾繩以法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其掌院章事鉅細惟
公是處僚屬至今稱頌之其敎吉士日抗顏課程之



嚴以成才者凡幾輩及修史則紀述詳而予奪當其
侍經筵則以道德仁義陳說仰期啟沃　聖衷公歷
仕雖久然恒以文學在侍從故見于職業者若此使
天假以年則　朝廷必有大付託公亦必有大樹立
而今已矣卿大夫所以哀而惜之夫豈矯情也哉公
天性孝友事親始終有開友昆弟少長一致尉病躬
爲視湯藥比卒殯葬悉從厚又將先公所築室讓其
子宗榮而與江別搆一室以居族人有蓮戍瞿塘者
溺死遺子清孱弱無託依亟攜取而敎育之猶有立
始遣歸及見困於貧乏阨於患難者往拯卹之惟恐

不逮其見于行義者又若此凡卿大夫哀而惜之又豈矯情也哉公生于永樂癸卯十二月六日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巖所著詩文若干卷亦因以名篇享年五十有一嘗荷　恩累封父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母爲宜人而其配戴繼室俞亦累贈封宜人子一曰宗文副室王出女一戴出邑庠生鄭叔寬其壻也宗文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公于安樂里和溫山之原乃具公履歷之槩遣人詣京往請修撰吳希賢爲狀徵余銘墓石余念與公君翰林餘二十年纂修接席進講則連袂同被　命陞學士歷詹事而內閣禮部之擧又皆與公同則知公之悉者莫余若也今公之葬非余銘誰銘而余銘之亦豈矯情也哉銘曰

蓄德以爲車兮秉文以爲旗鸞飛黃棲迹于玉除兮方瞻望爲邦家之基展所蘊以弘濟乎海隅奈倏歷于天衢兮俾人懷耿耿而徒曰傷吁

成化甲午夏六月望日



## 祭文

門生李東陽撰

維年月日門生翰林院修撰吳希賢編修謝鐸焦芳陳音倪岳李東陽檢討傅瀚張泰謹以香帛牲醴之儀再拜造祭于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竹巖柯先生之靈曰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隷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嘆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托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詞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綸鑰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才暑山靜川澄冰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趨徙之　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遲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舁哀累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遠謂公一躋而至于斯也嗚乎悲夫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

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墻
之愛而已哉

像贊　　　從吾彭　韶題

高材逸韻清標粹學掄魁之中嶄然頭角玉堂賓詹
欽博施約四海望之北斗喬嶽若究其用庶與禮樂

梁溪勝會詩序　　　門生陳　音題

竹巖柯先生起　殿魁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平生仗大節不少貶以徇時其與人處和
厚怡愉未嘗以賢貴自遠其從父文魁有別墅在莆
山之南旁有溪曰大梁水來自山中縈石潛漱溪上



佳木蓊鬱魚鳥相忘於指顧間先生愛其清絕嘗合
宗姻朋舊十餘人遊賞於其間投磯而坐命童子傾
壺效昔人曲水流觴之趣飲微醺各揮毫爲詩凡若
干什題曰梁溪勝會文魁公愛而藏之頃其子在德
携至京因其從兄大理寺副在亨君請予序于首簡
于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嗟夫浮生易度盛會難逢方
梁溪之遊人未知此會之難得也先生既沒而此會
不可再矣自古山溪清致如蘭亭東山赤壁之類皆
因名人以有聞于後梁溪得先生一遊爲之品題以
增重于世幸矣諸君子得與先生徘徊觴詠以盡一

時之樂又得以其所作詩章附之是卷以傳獨非幸
歟先生所志遠大未嘗以文士自名然胸中自彪於
外詩文筆翰清新高古出於天趣之自然不假敎琢
而成盖號文士者所不能追文魁君得藏于家以爲
其子孫傳世之寶其幸又何如音始從先生遊瞻仰
道德之暇心亦慕其文詞以爲徐求而得之未晚也
不意先生沒雖欲其隻字不可復得則覽此卷得不
自鳴其不幸歟雖然此子之私也先生之沒天下以
爲不幸者豈以其文之得與不得哉

遊文峰巖詩稿跋　　　門生吳希賢題



竹巖柯先生以文章雄一世最在翰林嘗奉　上命
以文事教希賢輩庶吉士十八人希賢愚不肖先生
不鄙所以相汲引甚至先生爲人風度凝遠胸次灑
落故發之詩篇率清新俊邁如登千仞之崗天風颯
至爽氣襲人而此二章乃遊文峰所作時先生約王
君原雍偕行王君以事弗克赴既歸錄以示一時登
覽之勝字畫高古實先生所自書先生於人少許可
獨雅厚王君亦斯文之情味有同焉者詩之錄夫豈
虛辱乎哉王君求識一言希賢獨念先生負天下之
望進不得爲伊爲周道業以弘詎意別去數載九京

不可作矣觀此會令人徒抱無涯之悲嗚乎其無涯
之悲也夫



竹巖集續補遺

詩

遊梁溪

濟濟英集相歡話故情雲連山一色人與景俱清
新雨收炎熱凉風解宿酲倦來猶不寐坐聽石泉聲

石牛山

怪石巉巖狀似牛不知一睡幾千秋著苔發背疑毛
長細雨微沾恍汗流野草縱生難下口蒲鞭亂打不
回頭欲穿鼻孔無穿處天地爲欄夜不收

及第賜宴詩



瓊林宴罷醉陶陶笑坐金鞍意氣豪自喜負龍千載
遇須談汗馬一身勞杏花風暖香吹帽楊柳烟濃綠
映袍一派笙歌歸去路無人不道讀書高

送翁世用赴貴州參議　淸江翁君世用赴貴
州參議予既爲文送之而又重以詩者感平
昔愛厚故不覺詞之多也第愧以砆石混珠
玉襲中壓損奚奴希君勿以爲怪

綠楊高館畵橋東駐馬銜杯醉臉紅湛湛　皇恩雙
闕下緜緜達道萬山中客懷休訝山原異夲俗須教
禮樂同想見褰帷行部處棠陰滿地動春風

題樂義樓二首
古來佳致說蘭亭誰識壺南水更清欲使山中添故
事石崖高處醉題名
其二
捐囷捐廩事堪誇到處人傳尚義家褒詔一函頒鳳
闕壺南山水倍光華
序
壺山翠峰精舍圖序
莆之中有壺山屹立乎穹壤之間高出乎培塿之上
一方之巨鎭也山之陽延袤數里乃翠峰之東坡土

壤饒沃樹木繁翳山之餘氣所鍾也輪鞅不入塵囂
不到通州大都不相隣偉乎棲遁之所也於此不之
居將焉居乎伯永余先生篤學淸脩隱而不仕嘗炻
其地別構數椽其制維度其飾維素匪斵匪雕爰蔽
風雨雖未免爲世之務華靡者笑而實爲識者之所
取蓋由其性之簡朴心之閒靜而然也故夫百工之
役於藝有不暇爲焉商賈之趨於利有不屑爲焉有
宅一區植花竹以自娛有田數畝力稼穡以代食或
投竿而漁於溪或執筐而採於山無非各適其趣而
已暇則開南軒面壺山澹之爲烟霞淸之爲水月無
窮之佳致舉集目前於焉氣以爽而神以淸體以舒
而情以暢怡怡焉愉愉焉有不知戶庭之外而吹人
野馬之玆如也予聞而異之曰隱者乎棄珠玉於錙
銖視軒冕如泥塗安於逸而不欲勞適於靜而不欲
擾甘於澹泊而漠然與世無求豈其心之所以自處
者然乎抑亦時勢使之然乎方今　聖明之時樂畎
畝者茅茹而征邇巖穴者聆望而出而先生獨且棲
遲於衡門之下優游於田里之間蓋其身之所自處
然也委之時勢則非也先儒所謂一世之高士微斯
人其孰與歸今者往矣其子木石君嘗求山水圖一

幅裝潢成軸題曰壺山翠峰精舍豈非心乃翁之心
而用彰厥美於不忘乎一日介於賓月崇伯以文屬
予夫隱之道遠引物外與予之志雖不同也然隱而
克善其身亦不害其爲隱也不可以不嘉遂書以貽
之復直賦然而爲之歌曰
壺山之阿兮維翁之居茅茨不剪兮甕牖繩樞逕不
通人兮庭不容車有田可畊兮有畦可蔬一瓢自足
兮於心澹如葛衣綦巾兮優游里閭名有不之慕兮
利有不之趨載舉盃以歌兮而永矢弗渝既非放曠
之士兮亦非趑趄之夫殆所謂不戚戚於貧賤不汲

汲於富貴兮鴻荒太古氏之民歟

邑乘藝文志載竹巖公文集五十卷希齋公校訂時僅得十八卷豈誠如礪峰康公所云鳳凰芝草以少爲瑞乎惜遭兵燹並十八卷原板無復存者先子愢季府君有志議刻每嘆獨力難支庚戌歲偕族子當塗令懋三捐刻大宗族譜續又校刊竹巖公文集並創建官祠奈事甫竣而懋三逝矣越數年先子亦下世茲奉　部檄內開續修文獻遍考覈徵求各直省名賢文集竹巖公與焉余小子竊喜先德之表揚有自因再以所見詩數首序一



篇並附於後非敢曰續前人所未備亦庶幾無負先子與愚三之志云爾外尚有勉學文一篇四時讀書歌並四時孟雲飛謌各四章册中傳誦甚多今因訛重訛莫辨故不敢槩登諸板

七世從孫邑庠生應元謹識

跋

世多稱吾家學士公之文尚矣先考暨兩先兄皆嘗議刻宦所竟中輟者以稿多逸且訛未遑定也維騏自乙酉告歸耕釣之暇訪諸文獻舊族采諸宇內圖志參諸從祖蒿齋君所手錄讐校編次凡十八卷自媿三十年臥家食貧曷由畢先志哉甲寅夏后峰董大夫索覽是集曰景慕素心表章亦吾任也遽召匠給之直刻于烏山草堂以便覆校顧其費頗鉅不敢重溷有司乃貽書留曹姪本兼諭從弟麥胥共成之嗚呼公去今八十年文章始克流布設程公篁墩在



豈僅一記入文衡耶或謂公在當時恥以文士自名奚計身後之傳與否然因文考世忠孝介直之懿在焉爲子孫者庸恐弗傳乎且其語學必曰明道語仕必曰勵節公寧不欲永傳之爲子孫訓乎董大夫之倡茲舉崇賢也亦勸孝也是可以知政矣

嘉靖乙卯春仲之望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百拜謹識

潮少時聞 諸祖竹巖公一二軼事心竊異之嘗上元夜里有陳姓者仰見空中火燭熒煌一人袍笏於馬上諦視之公也是歲公遂以進士及第第一人逮騎箕之辰有石匠遇公于壺山騶從甚盛公命匠至其家取直至則屬纊數日矣蓋公爲嵩高降神巋然負命世之望匪屢屢掇取科第以爲榮也公在翰苑日手植二栢于堂後久而蔥鬱李長沙課庶常以學士栢命題復自衍長歌一篇館閣諸公爭屬和之輯成卷帙以詒公之子俾藏于家長沙故嘗與十八人同承詔受業于公者感公汲引之深故爲詩以識不



忘而薦紳大夫讀公之詩若文莫不欣歎想見其人尙民部希齋公距公八十年所矣蒐羅散失補正闕譌離爲十八卷版行于世其用力既勤且久惜遭兵燹燬燼不存曩潮承乏于湖將購求元本重付開雕而簿領塡委未之逮也比謝政旋里從藏書家獲見副墨亟借鈔以歸兼參之近時族人所録詳加讐勘弆之篋衍因念公之文章流播遠邇非可祕爲一家之私更閱歲時互相傳寫不無烏焉亥豕之虞而海內欣嘆欲覩之情亦莫由克慰夫孰尸其咎耶爰謀諸族長者文學愧季翁各捐若干金鳩工鋟梓幷附行狀志銘祭文於後族中同志咸謂是盛舉也相與踴躍從事自惟謭劣不足以窺公之深顧公之精神歷刼不朽其所撰述雖經蠧蝕紙敝兵戈水火之餘決不遂令湮没此潮所爲知公而無疑者既竣事敬綴數言於卷末後之君子追思公之文采風流而恨不生其時循覽是集庶亦可以得其槩已雍正癸丑壯月之吉族孫潮百拜手謹書